

AC Zoku Gunsho ruiju
145
G856
1923
v.13
pt.1

East Asia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續羣書類從

第拾參輯上

東京
續羣書類從完成會



AC
145
G856
1923
v.13
pt.1

續群書類從第拾參輯上目次

文筆部

卷第三百三十九

天陰語錄

卷第三百四十

默雲詩藁

卷第三百四十一

日下一木集

卷第三百四十二

幻雲稿

幻雲詩稿〔新補〕

月舟和尚語錄〔新補〕

幻雲文集〔新補〕

卷第三百四十三

角虎道人文集

卷第三百四十四

三益稿

卷第三百四十五

三益艷詞

卷第三百四十六

松蔭吟稿

卷第三百四十七

冷泉集

續群書類從第拾參輯上目次終



續群書類從卷第三百卅九

總檢校保己一集

男源忠寶校

文筆部廿三

天陰語錄

法語

梅林昌香禪尼下火

何須焚箇返魂香。昨日不存今不亡。五十年間殘夢破。綠槐風度送微涼。

共惟

梅林大姊。性稟柔順。德稱溫良。蚤喪匹耦。空世相於深閨舞鸞之鏡。晚歸宗乘。澄塵心於禪齋夢蝶之床。錦綉綺紈寧掛眼。藥爐經卷不離傍。將譚諸子團欒。獻壽於榆景。何知二豎作祟。閉影於萱堂。即今蹈裂九旬之禁網。高唱一曲以還鄉。說什羅泥丸一路。論什羅寂滅道場。雖然。猶

是生死岸頭衰。更問那邊轉身去也。咄。五月榴花紅吐火。丙丁童子放毫光。

正順禪門秉炬

即今四大忽分離。正是虛空消殞時。錢汝一聲無孔笛。順風吹了逆風吹。

以火把打圓相云

這箇是。父母未生已前。一段大光明。在

聖不增一絲。在凡不減一絲。若能宣下薦取。生是非生。雲駛月運。滅元非滅。舟行岸移。正與麼時。見正順禪門。倒騎鐵馬。抹過五須彌麼。騰火把云火裡蠅螟追不及。紅爐煉出赤烏龜。

吉山性真禪門秉炬

生佛未分前一著。太平寰宗有誰爭。幻塵滅處幻身顯。月在峰頭夜々明。

共惟

吉山真公禪門。內外惟直。始終持平。行古道則可稱。鄧子產。算甲子則足比周老彭。敬佛歸僧。常修白業。奉主對友。克竭丹誠。加之。聞般若於空生岩。不妨散天花以讚歎。凝專念於清泰域。

（城則）

只願從寶蓮而化生。雖云三祇果滿。全在一念圓

澄。於是。抹過煩惱苦海。跳出解脫深坑。性火真空。塵々無碍。性空真火。法々現成。

以火把打圓相云

向這

裡急進步。莫涉途程。

（下火）把云

舜若多神入火光定。

焦尾菸菟突出眼睛。

慈雲性等禪尼下火

看々平等大慈雲。作雨叢林草木薰。忽爾天晴沒蹤跡。西山依舊掛斜曛。

共惟

慈雲等公禪尼。如斯薦取去。青天白日。祝甚。男女相異。凡聖路分。色身即法身。在手名捉。在足名走。穢土是淨土。於眼曰見。於耳曰聞。或時作

法喜妻隨維摩詰。或時變娑竭女稟釋迦文。只箇真如實相之理。何遠治生產業之勤。是故雖無所生之兒。付家事於類我螺贏。常觀如幻之法。空世相於富貴聚蚊。全機獨脫。不墮功勳。百年一夢今日覺。津送句子說似君。

（下火）把云

紅爐焰裡雪紛紛。

堅德祥貞禪尼下火

元亨利貞其乾德。常樂我常是佛德。等閑透過兩重關。撒手那邊始可得。

共惟

堅德祥貞禪定尼。生從何處來。死向何處去。纔出母胎治生產業。常被聲色纏縛。丁是時。一靈心性未曾埋沒。孤迥々。明歷々。真境現前。一機瞥轉。忽然四大分離。丁

是時。一靈心性未曾打失。峭寥々。白的々。生實非生。木馬驚回白玉鞭。死實非死。石麟咬斷黃金勒。是故不變女身。唱南方無垢界。具四八相。無移當念。生西部安養國。起十萬億。如斯薦得。

未爲極則。不思善。不思惡。廋行一句。如何著力。丙丁童子笑舒眉。火裡大虫生兩翼。

說庭宗宣禪門秉炬

舉火把云諸人都聞丙丁童子。宣說無量妙義廣。喚作色身敗壞不是。喚作堅固法身不是。別々八角磨盤走空裡。共惟

說庭宗宣禪門。性兼剛柔。面絕慍喜。初夏伏枕。藥積如山。斯日易簣。淚落似水。與予講交。暑往寒來二十年。棹臂往去。電光石火三千里。昨日捏聚虛空作五蘊。即心非心。畢竟不是心。今朝打破五蘊成虛空。以指譬指。爭似忘其指。迷之則演若尋頭。悟之則。會子曰唯。如斯會取。則縱是刀山劍樹當念滅却。秋風摧芭蕉。寶池華臺當念出生。春月耀桃李。雖然恁爲。猶是生死岸頭事。陽關一曲如何唱去也。千秋已過中秋未。正當好箇時節子。一輪明月不虧圓。莫認光影作自己。

聯芳院殿壽岳淨永大禪定尼秉炬

岳呼常祝壽無窮。永訣何知此日終。五十餘年碍膺物。一時吐作大虛空。共惟

聯芳院殿壽岳淨永大禪定尼。能全婦道。暗合國風。論婚姻於崔盧。共出華族。擇姬姜於齊魯。蚤嬈鉅公。諸子團圓。變如鳳凰。將九子。一門鼎盛似麒麟。長毛虫。夢歸南國。寒砧雖經楚戶之霜。心守貞節。身臥北堂。玉簫獨吹秦樓之月。首如飛蓬。一疾不起。百計無功。脫却百年塵勞羈鎖。裂破九旬禁網羅籠。衆生諸佛。々々衆生。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皮袋一靈。々々皮袋。同中有異。々々中有同。如斯薦得。則鑊湯爐炭安養國土。火樹刀山。親史天宮。雖然恁麼山僧。即今代諸子爲阿母。舉火把云擎這鉢釘飯。供養盡法界無主亡靈。不見飲食。皮骨連立底去也。不借釋迦文威力。何用目睫連神通。別々。把云爲下火問取丙丁童。

瑞泉院殿密海理嚴禪定尼秉炬

妙莊嚴有一夫人。投佛出家離俗塵。別有不傳真妙訣。電光影裡轉機輪。

共惟

瑞泉院殿密海理嚴禪定尼。身存貞節。心抱慈仁。雖稟婦女之質。不受五障繫縛。信受佛僧之說。預恐六趣沉淪。視生死於蜃樓起滅。等榮華於蟻穴婚姻。白年是夢。今日方醒。爆地折。卒地碎。一人歸真。十方消殞。當處融。即處泯。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牢關一句如何指陳。把云火中放出玉麒麟。

前若州太守英仲道雄禪定門下火

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曰。獨坐大雄峯。奇特事且不論。那箇是大雄峯。喝云大雄峯。靠倒了也。山河及大地。全露主人公。

共惟

新捐館前若州太守英仲雄公禪定門。雖處塵俗。自號野翁。內外不覆藏。如當臺明鏡無瑕翳。規模貴悠久。似在簾洪鐘乎發春容。青眼向人。不忘舊要。丹心奉主。無代忠功。黃塵烏帽。門外如

市。碧友紅朋。樽中不空。受鉗鎚於峩山門下。粗諳洞山曹山有賓主。戴衣孟於堆雲室中。遙慕應庵密庵住天童。昨日捏聚八萬四千塵勞。遊戲器界之中。謁鹿奔陽焰。今朝打破四大五蘊假合。撤向鐵圍之外。木馬吼天風。乃父去日是十三。此翁去日亦是十三。與言法華所謂十三々々。爲別爲同。掉臂便行。大悲千手遮不得。轉機就位。摩醯三日覓無蹤。諸人還見禪定門。在火把子頭上。放大光明。照徹十方刹土麼。把云焦尾菸菟吞大虫。

天心菴主鎖龕

無鬚鎖子兩頭動。舜若多神笑展眉。先被秋風知此意。雨寒十日折殘枝。

共惟

天心大厦柱公菴主。前朝遺直。後輩嚴規。奉主致誠。人僉榮。子孫並顯。撫民如子。誰不惜筋力漸衰。況遵佛制。克圓僧儀。八十年不離般若。二六時無違毘尼。建寺度僧。不肯武帝之問。生天

成佛。竊笑靈運之詞。這箇是庵主。平生脚踏實地底。如何打破生死牢關去也。鐺鎖鏤釘跳上梵天去。落木蕭々風更悲。

同起龍

活中有死。々中有活。瞥轉一機。虛空崩裂。即今試問大厦柱公庵主。趙州昔日訪庵主。々々豎起拳頭。趙州乃出。未審兩家還有優劣。若云有。珊瑚枝々撐著月。若云無。五鳳樓前山突兀。縱直下薦取去。猶是棺木裡。瞠眼未離舊窠窟。以手拍龍云

圓成寺殿心鏡照公大禪定尼收骨

火滅灰飛儼不移。靈光照破四坤維。紅爐煉出黃金骨。片々梅花雪一枝。

共惟

新圓寂圓成寺殿心鏡照公大禪定尼。具關睢德。協內則詞。屏開孔雀。褥隱芙蓉。生尊貴家而不墮尊貴窠窟。殿宿鴛鴦。樓巢翡翠。示婦女相而全無婦女風資。豈啻詠壽母於魯頌。宜乎歌碩人

於周詩。韓家桐樹布陰。深闔蚤應君子之聘。田氏荆花泣露。外家更深兄弟之思。肩伽梨而陪六和清淨衆。手貝葉以稱五戒優婆夷。加之。育諸子而翫蚌胎珠。雖云六人成大器。主正法而播烏頭毒。別有一佛盛化儀。北堂萱早。人皆喜暮齡無恙。西山日斜。誰不惜慈顏易衰。縱送閻浮八千年。暑往寒來電光石火。况丁臘月三十日。鐘鳴漏盡。地角天涯。心如明鏡臺。打成一片時。無內無外。脚下紅絲線。斬爲三段處。絕毫絕釐。十方消殞。四大分離。成道先古釋迦者一朝。何夫速。行脚後老趙州者二載。未爲遲。說甚全是不是。論甚有爲無爲。且道動轉歸風。暖氣飯火。骨這箇歸那處。咄。直下會取。勿涉思惟。虛空開口叫希有。月裏嫦娥淡掃眉。

金仙寺殿全室安公居士預修奠茶伊勢寺

官焙東風第一春。安心是藥洗根塵。舌頭若具金剛眼。冷暖何須更問人。

共惟

金仙寺殿全室安公居士。唯有真實。能知果因。

卓爾風標。堪稱桃花后裔。霽然和氣。僉曰喬木世臣。鹿轡汲百尺古井。汲古軒前常引青雲之客。午昇聽十里松風。聽松室內思侍白頭之親。網奩碾香。競貴宋家龍鳳。槍旗論戰。誰畫漢閣麒麟。禮六朝帝師而戴衣盂。嘗遍曹源一滴。招四海衲子以分床座。勘破風穴三巡。芳聲數車。配彼北苑題品。殘夢一枕。笑他南柯婚姻。善哉師蹟於玉局翁。捧雪乳而供養十六尊者。矧亦傾誠於金仙氏。指澡餅以降伏八億波旬。抹月批風。謂之造物無盡藏。揚塵簸土。揔是毘盧清淨身。妄想顛倒。沸湯沃雪。生死涅槃。烈火焚薪。昔曼殊大士拈起玻璃盞。問無著曰。南方還有這箇否。無著答無。看々曼殊手中盞子。落地成七八片。無著因什麼曰無。若是山僧。一踢々倒捧爐神。雖然恁爲。々居士點出味中真。拶只爲皇天多雨露。繁榮何讓八千椿。

鷓鴣子掩土

炯々流星双眼開。萬人皆曰羽群魁。今朝搏向西風去。盡力高聲呼不來。々々々兮去何處。暮雲慘々景升臺。撒土殺盡衆生無可殺。向虛空裡被活埋。諸人還知落處了。巢中誌公笑哈哈。

若赤松兵部少輔公。養一小鷹。愛惜過常也。一日忽斃于架上矣。公爲之惻隱也。埋於誓願寺彌陀佛之前也。其意令渠結清泰城中勝緣也。彌陀經曰。彼西方之土。有孔雀鸚鵡。白鷦鷯之類。作念佛念法之聲也。然則雖一禽之微。豈非先佛分身乎。昔文王葬枯骨。萬民歸其德也。雖然未施拯濟之法。今公向一小鳥。如斯其深切也。天下聞斯風者。何人願授命於幕下乎哉。嗚呼公之仁心。發於妙齡者乎。因系之拙語云。

岷子爲父寫金剛經求一語

般若元無說。紅爐一點雪。解空第一僧。眼中著

金屑。

釋迦牟尼佛安座點眼

因幡州若櫻鄉總持庵住比丘尼明真等。命工造本師釋迦文佛之像。安之於正室。就愚覓拙語。夫造像之來久矣。昔佛爲母昇忉利。說法者三月。優填國王不堪渴仰。命毘首羯磨天。擇香木以造之。斤斧之聲。徹三十三天。聞其聲者。佛授菩提記。是即釋迦木像權輿也。又造像功德經曰。於末法之中。造佛像者。慈氏佛初會。皆得解脫。當知爲三十二相之因。或以鑰鉛銅鐵木。或以泥土。或以草木指筆。造之畫之。皆以成佛道。然則造像之功大矣哉。矧今總持庵。恒產菲薄。尼衆乏衣煖資。忘己身。敬本師。其志可崇。因賦一偈。以充供養云爾。

看々一隻頂門眼。點出光明照大千。

觀音并毘沙門天不動明王開光

過去觀音出世來。多聞無動嘆奇哉。請君劈破面

門看。那箇众生眼不開。

茂先祐林居士預修秉炬法語

佛住雙林祖少林。東西密付只傳心。舉火把子云分明舉似君須會。遍滿十方亘古今。

共惟

茂先祐林居士。去華取實。枉尺直尋。問其氏族。則同多田翁稱呼。治生產業何違實相。見其意氣。則等千戶侯富貴。少欲知足。不勞胸襟。飯依二尊院而乘戒共急。崇敬八幡宮而祭祠惟欽。顧茲三界火宅。誰送百歲光陰。以故七分全得修身後法事。九品往生待聖衆降臨。雖然恁麼。本源自性。無生無滅。不昇不沉。若能一棧瞥轉。天堂地獄。一拳一踢。佛界魔界。七縱七擒。喝散釋迦彌勒。叱退彌陀觀音。居士如何保任。咄。活火爐中鍊紅雪。拈來大地是黃金。

青岳宗見禪尼預修秉炬法語

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和箇佛見法見。東作一堆爛枯柴。燒却以拋二鐵圍之外。始覺洒々落

落。脫却凡聖羅籠。擺落男女繫縛。是故三世諸佛。在火焰裏。轉大法輪。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未審說底是什麼法。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咄。莫々宗見禪尼。眞聞無聞。一得永得。元無煩惱菩提。何有天堂地獄。聖火試問火把子唱津送一曲。

歲月堂々去無跡。那箇是本來面目。虛空拍掌笑呵々。火自紅兮灰自白。

友石道壽居士秉炬法語

此閻浮提人。壽命不定。上壽百二十霜。中壽八十霜。下壽六十霜。此是世間壽量。至吾道壽。與虛空同其甲子。與法界等其陰陽。空裏花似有起滅。元無起滅。水中月似有存亡。元無存亡。共惟友石道壽居士。烟霞痼疾。鐵石肝腸。耳聽獄訟。心憂國家。至哉公之忠義。手攤典籍。胸涵雪月。美哉公之文章。鐵畫銀鉤書法。爲天下摸範。孤蓬盤石確綸。正朝廷紀綱。乃父在應永々享之。

間。鳴以和歌道。斯翁出定家々隆之後。登于風雅場。或時延禪林耆宿。帙筵聯句。或時逢友社舊知。典衣舉觴。皆言一月二十九日醉。說教百年三萬六千忙。處世俗諦而明眞。普賢著象王袴。現居士身而示病。維摩臥獅子床。所恨事生未盡節。切誡驕人以招殃。嫌他王且臨終除髮除鬚。身後遺訓明歷々。怪得曾參喚人啓足啓手。本來面目露堂々。山野執交。寒來暑往。今朝決別。地老天荒。公案現成。雪覆千山。孤峰不白。因緣時節。梅入五月。烟雨已黃。論甚生天成佛。快哉破夏遊方。塵々沒蹤跡。處藏蹤跡。念々非思量時好思量。居士如何定當試賦一偈。劈破爐炭鏝湯去也。三世佛平吞火聚。十方世界放毫光。紅爐焰裏抽荷葉。付與山螢弄夜涼。

長壽寺殿默翁宗久居士掛眞

六角三郎。就江州慈恩寺開維。

門前三萬頃江流。洒作淚痕猶未收。一口被罷公吸盡。風波不起月如秋。 共惟

長壽寺殿默翁久公大居士。并忠與孝。克剛而

共惟

柔。大守常致螺贏類我之祝。居士豈無慈烏反哺之求。昔三位賴政射怪鳥於洛陽殿而振武威。公始爲其的裔。後四郎高綱度名馬於宇治河以爭前陣。公今稱其孫謀。風標瀟灑。頗耽雅趣。操履端莊。密事清修。豪氣湖海亢龍。勤除綺紈餘習。文章江州司馬。不廢詩酒勝遊。將謂如長壽天而保甲子於萬劫。元來生堪忍土者。等身世於一漚。是故二十四郡舉聲慟哭。百千三昧盡底罷休。開書云真容可觀。居士何在。看々楞嚴壇上。裂破安居禁網。圓覺海中。蹈翻濟度慈舟。雖然如是。猶是光影邊事。別有大人相。各請著眼。恁麼々々。芍藥花開菩薩面。不恁麼々々々。櫻欄葉散夜叉頭。

持地院殿阿州太守達卿泰公大禪定門預修
火

國家無事泰山安。只爲匣中秋水寒。更有還鄉那

一句。木人唱起萬年歡。

某經霜老栢。在谷幽蘭。名川三百。支川三千。源出細川。兔浮象截。廬泉第一。惠泉第二。流入和泉。鵬蛻鯨桓。四海昇平。必賜第土。諸子盛大。共直金鑾。應仁文明之戰。挈孤軍據一方。九鼎安盤石。紀伊河內之爭。修鄰好鎮兩國。獨砥障頽瀾。富貴功名如說夢。閑居靜退似無官。今無天女散花。丈室稱居士之疾。而嘿坐。時有孺子跪履。一門以老人之禮而相看。無爲以治。不屑烏獲扛鼎。至老益壯。猶思馬援據鞍。守君臣道。上下合宜。鳳凰翔朝陽以覽德。與阿兄家。始終如壹。鵲鳴夜雨而急難。拈百八珠忘夕陽晨。炷一鉢香到夜色闌。日照高嶺。讀華嚴易。窺見聖人奧旨。雲覆千山。參洞家禪。不受邪師欺瞞。待三會於兜率。付百年於邯鄲。預令山僧拋火把。想彼天帝下玉棺。蹈翻佛界衆生界。拶破真觀清淨觀。咄。紅爐焰裡碧波漲。江上芙蓉露未乾。

華嚴淨觀

有機緣。

瑞雲開基高林栢公禪師預修秉炬

高林有木不知年。枝葉根莖曠劫先。莫作菩提一株去。清陰直自玉芝傳。

共惟

某行兼言稱。福與德全。天瑞五色雲。愛吾廬而逸老。曹源一滴水。嗽其流以栖禪。昨在東山。作聖僧侍者。打二時齋粥之椎。久居北國。逢有緣檀那。陪四事供養之筵。衆攸依賴。誰不乞憐。生不知生。謂之生大。死不知死。謂之死大。生也死也。如晝夜無變遷。幻夢空華。獼猴捉潭底月。塵勞妄想。蝦蟆坐井中天。別々。即今轉無生曲。作長生曲。諸人還聽取麼。燭火把云優鉢花開火裡蓮。

梅隱崇梁禪門下火

大厦俄雖失棟梁。玉樓新搆白雲鄉。以吾爲隱吾無隱。滿院秋風桂子香。

共惟

某風姿濯々。意氣揚々。出積雪層氷之間。賦性

率直。鍾千岩萬壑之秀。吐詞溫良。遠承藤原而祖先皆挾春風和氣。近入柳營而父子共沐雨露恩光。建梵剎於莖草。賓慧日於扶桑。密付慕鷲嶺遺風。何讓咲花尊者。參禪傳熊峰妙訣。不肯立雪神光。三十九歲償業債。百千三昧不覆藏。草間之石全非虎。壯年沒羽誇膂力。孟中之弓豈是虵。今日作疾入膏肓。閑却咽喉唇吻。不咬著一粒米。分張骨肉骨髓。忽靠倒四大床。到此。說甚夢幻泡影空華水月。談甚涅槃生死地獄天堂。富樓那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々々々々。即今壞了也。那箇是清淨本然底。咄。火裡芙蓉紅朶々。看來白露結成霜。

銅文殊菩薩開光供養

打圓相云。這裏是清涼山裡金剛窟者。入此窟。縱是頑銅鈍鍤。化作百鍊精金。無不放光大光明。指佛云。七佛之師來也。掌內握金剛智劍。頂門開金剛眼睛。玉兔挨開碧落門。左眼半斤重。金烏啄

破琉璃殼。右眼入兩輕。正與麼時。于闐國王開

活眼。王一四天下。善財童子開活眼。巡百十城。

金毛獅子開活眼。起奮迅三昧。翻擲五百里之

外。見者自然長威獰。有無情同時成正覺。此土

他土各自唱太平。雖然如此。試入衲僧惡錯錯下

看。正令當行。拶。

大日本越前州沙門周思。平生深信根於曼殊大

士。處々靈蹟。僉杖頭翫具也。嘗擇豐原南谷。新

構文殊堂。以莊嚴佛土。山野紀其事涉五千餘

言。頗以爲詳悉。於是思上人信根確乎不拔。重

募衆緣。命銅匠。鑄大士聖容。于闐善財侍左右。

光明赫々。殊勝中殊勝。奇特中奇特也。文明甲

辰初冬念二日。就新豐精舍。設防風粥。以伸供

養也。昔日文殊現粥鉢上。無着以粥鉢打之。今

日上人爲文殊設粥。爲同乎。爲異乎。具眼者辨

取之。請山野說拙偈。漫賦一章云爾。

萬鐵爐中百煉精。具根本智度群生。毛端百億活

獅子。大地山河吼一聲。

常德院殿起龕

長享三年己酉四月九日就等持院開維

金仙昨日降王宮。挽綈今朝哭相公。生是非生滅

非滅。殘花飛盡鳥呼風。

共惟

新捐館常德院殿。一品內相府悅山大居士。天子

前席。蠻夷蒙弓。鳳凰未離巢時。文章壓倒羽族。

虎豹已出窟後。威風走却毛蟲。故將軍。今將軍。

父子並貴。左丞相。右丞相。爵祿何窮。晬々狄門

桃李。鬱々韓家梧桐。烟花一万重。調和陰陽於

醉裡。翰林三千首。吐出風月於胸中。僉曰。加以

數年。必觀四海混一。不謂俄嬰二豎。覺了五蘊

皆空。昭王不返。君問水濱。豈非千古遺憾。武侯

欲卒。星殞營上。惜哉一世英雄。念々諸聖來迎。

日用不隔十萬億安養。時々無常迅速。甲子暗合

二十五圓通。別有向上活路。急湏進一步去也。

拍龍云。驀直々々。日上扶桑若木東。

寶珠開基藤隱守柔首座尼僧下火

溫柔鄉裡脫塵緣。戒鉢水清五十年。天地無情秋
又老。北邙雨過夕陽懸。

共惟

某修身深雖痛割。判事密鍊潛鞭。蚤離南海之
鄉。不戀桑下三宿。貧賁東隅之日。自稱栗棘八
傳。久臥病床而聽秋蟲鳴機促織。快擺情緒而憐
春蠶吐絲自纏。隱居靠七尺藤。學粥僧行李之
樣。月窟攀一枝桂。備選佛及第之員。雖然恁爲。
細聽我盡底說示。須知他不隨言詮。不去而去。
不來而來。殘暑齒出鐵佛汗。幻生非生。幻滅非
滅。震雷驚起木人眠。論甚男相女相。談甚天然
自然。万象之中獨露身。李四帽簷短。兩箇相似
一箇影。寶入布衫穿。這箇且置。其日耆闍窻山
有小女子。於須臾頃。便成正覺。其名曰華鮮。擎
寶珠以上佛。價直三千大千。禪師別有一顆無價
寶珠。即今和盤拋面衆人面前。試付丙丁童子。
一槌碎去也。喝。看來百鍊火中蓮。

城所肥後前司道賢居士預修秉炬

却名賢却是何時。過現未來曾不移。一陽々繖生
死海。百千諸佛豎降旗。

共惟

人々脚跟下。有一段大光明。因什麼不覺不知。
十地果滿。不減纖芥。六趣凡夫。不減一絲。治生
產業。不與實相違背。無明煩惱。只是夢幻去來。
茲有在家菩薩。名之肥後前司。爲主盡忠。作興
六代先業。敬神如在。密邇一官靈祠。割田園以
以歸伽藍。如須達營給孤獨。擎世界而入丈室。
維摩臥毘耶離。不拘律縛修戒定惠。雖處愛欲斷
貪瞋癡。地獄天堂。元來同坑無異土。空華水月。
各處立生涯。止々象骨老師道。三世諸佛向火
焰上。轉大法輪。跛脚阿師道。火焰爲三世諸佛
說法。郭象注莊子。々々注郭象者。還他兩箇老。
古雖只如三世諸佛吞却火焰。々々吞却三世諸
佛。居士如何提持。擲火把云。看々倒騎鐵馬上頂
彌。

後藤備前々司春溪性榮居士預修秉炬

一樹四榮四枯異。鶴林春色何祥瑞。木人拍手笑呵々。雖示生死無生死。

夫非大乘根器。則不能決了此事。是故世尊欲付涅槃妙心。拈一枝花。令迦葉破顏。初祖欲傳見性成佛。坐少林雪。令神光斷臂。且道喚什麼作見性成佛。居士或時。被堅騎肥。轉槍頭直入敵軍。不涉善惡二念者是也。喚什麼作涅槃妙心。居士或時。臂蒼牽黃。腰羽箭出遊獵場。通達罪福諸相是也。向親盡孝。禮佛惟勤。立身興家。能事畢矣。實際理地。元無生滅去來。建化門中。且有貪欲瞋恚。浮生如幻。一聲鐵笛起江樓。万象絕蹤八角磨盤走空裡。即今撒手那邊。法住法位。一句如何舉似。鄧火把云。木馬嘶風。火牛入火。

七觀音點眼

東山副參清源。爲人謹慤寡言。持身嚴肅。六十餘年。不渝素志。聞鐘登殿。裝點香灯。洒掃甌

瓦。于晨于夕。面無倦色。闍寺稱美之。前南禪伯師和尚室中一等也。頃者減衣糧之資。倩佛工雕七軀觀音。以致瞻禮之誠。又平生有護身辯才天女之像。安之於菩薩之間。見者怪焉。余笑曰。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羅尼經不云乎。誦持大悲神咒。不得辯才。我誓不成正覺。然則以辯才天女。插入觀音隊裡者。免老韓同傳之誚乎。一日副參擊來雕像曰。願師吐一語。以豁開八萬四千爍迦羅眼。余輒感其至誠。點凍筆以說偈曰。

大士有千眼光明。一佛尙爾況七佛。上下四維光映光。無晝無夜方十剎。小鐵園兮大鐵園。暗處見百千日月。照刀山則刀山摧。耀劍樹則劍樹折。人天鬼畜蒙此明。天魔外道拱手立。非妙用又非神道。直從頂門一隻出。號曰毘盧清淨身。又名甚深波羅蜜。有天女持如意珠。頂上白蚬色如雪。豈啻福聚海無量。辯才無碍熾然說。東山行者有盧郎。自謂本來無一物。忽命佛工刻此

形。一二三四五六七。刀頭未下以前看。七六五四三二一。撰擇圓通者何人。往問清涼大菩薩。

大智院殿久山大禪定門鎖龜

一夜客星天象變。兩年人日萬民憂。餘寒鎖斷洛河雪。水亦多情咽不流。

共惟

去年人日慈照院殿

大智院殿準三宮久山大禪定門。中原一寶。濟川巨舟。入真入俗。圓融無碍。飯禪飯教。遊戲自由。季方難弟。元方難兄。懷彼友于上台並座。周公拜前。魯公拜後。榮哉父子。同日封侯。聲色堆中。不爲煩惱被絆。夢幻境裏。別无菩提可求。師通玄長者之蹟而餌十顆棗。著華嚴論。勘破五十三知識。受普明如來之記而拈一枝花。傳正法眼。超越千二百比丘。綠毛丹頂。將謂齊千萬歲日月。白髮蒼顏。何知透五十三春秋。無常迅速。雨後電影。四大本空。海上蜃樓。阿鼻之業一吹吹滅。毫髮不立。指頭之禪不傳々來。針芥相投。拋下鎖子云。看々箭已離絃無回返勢。死路頭是活

路頭。

統宗院石地藏開光明

大日本國延德三年辛亥三月十七日。大功德主慈雲院殿大川禪翁。就阿州勝瑞里統宗院地藏殿。備香花灯燭茶果珍羞。集現前清衆。颯演大佛頂首楞嚴神咒。命山僧換却青蓮之眼也。茲承。數年之前。久雨彌旬。江河泛溢。渺々不見平陸。大功德主出以遠眺。水上有黑團者。蓋黑虫無數。因雨各失巢穴。集于石頭以待天晴者也。及水退。見黑虫所止者。乃石地藏菩薩也。大功德主。以爲希有事。築壇以安之。造堂以覆之。命一道人以主香燈。扁于楣。曰統宗院也。大功德主未剃染時。有鍾愛佳兒。神駿穎脫。出一語則蒼年宿德卷舌以退。飯之於釋氏。欲紹佛種。乃髻鬣以天矣。實宗門不幸也。其諱瑞可字印月。以統宗爲院號。雖然有其號未有院。是故擬此堂安此像。于晨于夕。資嚴印月上座報地也。父子

天性也。誰無慈愛乎。見聞者不勝感歎也。地藏本願經云。是菩薩。於閻浮提。有大因緣。如文殊普賢觀音彌勒。變化百千形。尚有畢竟。是菩薩教化一切衆生。劫數如千百億恒河沙。每一世界。化百千萬億。每一身。度百千萬億人。一稱一禮者。壽命長遠。衆苦斷除。離生死至涅槃。是乃

在忉利天。直受佛勅者如斯也。宜乎。大功德主皈依此菩薩。超昇吾亡兒也。清涼法眼禪師遊方之日。遇雨休午一寺。有老僧不知何人也。讀寺額則曰石山地藏。乃知老僧桂琛禪師也。指庭下石。問法眼曰。此石在心內在心外。法眼曰。在心內。老琛笑曰。行脚人著甚來由。安塊石在心頭耶。法眼無以對之。乃留決擇。遂嗣地藏也。此堂所安者一片頑石也。與石山地藏。相去多少。心內心外。不因黑虫群集。則大功德主不得逢此菩薩也。可知黑虫亦爲菩薩百千萬億分身。人只知黑虫爲菩薩分身。未知頑石亦爲菩薩。人只知頑

石爲菩薩。未知印月上座亦爲菩薩。人只知印月上座爲菩薩。未知大功德主亦爲菩薩也。一身清淨。則多身清淨也。一眼開則衆眼開。諸人還見石菩薩。豁開頂門一隻眼。與印月上座握手。教化一切衆生。報現在父母深恩。麼若未悉。試聽山僧演說一偈。

百億分身此菩薩。與吾檀越有因緣。六環錫挈闍浮界。一顆珠擎忉利天。慈意如雲高且廣。願心似石久猶堅。結筆一點云盤陀上點青蓮眼。放大光明照大千。

學庭授藏主秉火

我未曾說一句以授汝。未曾舉片言以受我。不授不受時互作主賓。忘自忘他。共同起臥。雖異老兔生菸菹。全非螟蛉蠅羸。北風雪散著鞭。何先八旬老爺。東山寺寒栽松。莫作再來道者。舉火把云三十四年之先。只者箇。三十四年之後。只者箇。々々是什。擲火把云破也々々。隨也々々。紅爐

鍊出鐵梅花。丙丁童子來求火。

播州捍西郡浦上莊播法禪庵釋迦普賢文殊
三佛安座開光法語

稽首人天大導師。出興今不待三祇。看々萬德莊嚴相。滿架薔薇曉露吹。

明應丙辰之春。山野自洛來。弛擔於高安先廬。其西村乃浦上莊也。一日真幸歎山野之室肖也。自幼居浦上播法庵也。國歷兵戈。菴化丘墟矣。釋迦普賢文殊三像。軍卒掠取之而去也。其餘折脚鐺斷耳鞋。亦何有哉。國家今屬昇平。僧俗稍復舊趾。吾儕亦誅茅以蔽風雨也。菴乃布施氏某墳寺也。爲其孫謀者。至今不忘外衛提誘之心。可嘉焉。浦上之莊屬赤松戶部公之封內也。幼其幼。老其老。一村因之民皆安宅矣。有菴有僧。々々而無佛。則非三寶乎。於是真幸不擇縑素。勸信心之人。得二

萬錢。命工造三佛。以安之於庵內。晨香夕灯。生難遭之想也。雖出諸檀施主信心。獨井口某助緣最大哉。戶部仁心。布施外衛。井口助緣。得此三人。以增三佛光明。所祈者。諸檀福壽綿延。頓證佛果者。雖然未安其座。未點其眼。和尙今在此邦。願賜一語。以黃金色上添黃。言畢袖出片楮。再拜而出。山野笑以應其求云。

播州飾東郡東光禪寺藥師佛慶讚

播州飾東郡琉璃山東光禪寺殿裏。安大醫王佛。靈威如響。舉郡皈依之。文明十六年甲辰之冬。但州兵入國。佛廬僧舍不免兵燬。皆化灰燼。見之聞之者無不慨喟也。住持大法演公老人。大雲門下的裔也。壯歲隸名於南禪。歷應仁之亂。皈隱琉璃山。欲與東光遺址。慨然曰。有僧無佛。則不墮三寶之數。趨京師。命七條佛工。刻藥師如來并日光月光二大士十二神將之像。莊嚴研精。

光彩奪目。出於上人之願心也。七佛藥師經曰。其一乃光勝世界善名稱吉祥王如來也。其二乃妙寶世界寶月智嚴光善自在王如來也。其三乃圓滿香積世界金色寶光妙行成就如來也。其四乃無憂世界最勝吉祥如來也。其五乃法幢世界法海雷音如來也。其六乃善住世界寶海勝慧遊戲神通如來也。其七乃淨琉璃世界藥師琉璃光如來也。起十二願曰。我來世得菩提時。身如琉璃。內外清徹。光明廣大。鐵圍幽冥如白晝。見我光明者。悉蒙開曉。有二菩薩。日光遍照。月光遍照。亦有十二夜又大將。各有七千夜叉。以爲眷屬。造彼如來之像者。七軀各置七灯。而四十九夜光明不絕。以飲食供養佛僧。則國界安穩。雨降順時。穀稼豐饒。無病長命。從白月八日至十五日。誦咒者每日一百八遍。心不散亂。我於夢中。即自現身。隨其所求也。大法老人信此經說。明應五年丙辰小春初五日。昇醫王像。就于大昌

院。開齋筵以伸慶讚之儀。余不覺合十拜三讚。言曰。時丁末運。輕賤三寶。蔑弃四恩。販佛毀寺者。處々有之。今老人減衣孟。闕齋粥。現東方淨琉璃界於大日本國播州飾東郡。可謂末世光明幢也。卒唱伽陀一章。寓隨喜展轉之意云。稽首東方大導師。光明照耀碧琉璃。衲僧不借夜叉力。使得閻浮十二時。

宗玉上坐下炬

宗玉々々。頻呼小玉。呼不回頭。驀直々々。昨日我一十三。來此鄉見汝總角。今日七十五。來此鄉逢汝行脚。今日非今。昨日非昨。脚跟下有一段光明。要見即見。毫釐有差。天地遙隔。皮肉骨髓。還虛空來。那箇是本來面目。咄。火裡蠅生三角。

本翁性源居士秉炬

本源自性天身佛。幻化空身即法身。此是永嘉閑絡索。一回拈出一回新。共惟。

新物故本翁源公居士。薦人及物。責己飯仁。傳一卷兵書。則要進泥中履。陪四方賓客。則可稱

席上珍。見其標格端正。知爲股肱良臣。一門叔父之家。並蘭玉於美作浦上。九州牧伯之長。連瓜葛於薩摩島津。攀金華之嶮。未曾動步。嗽瑞泉之流。何能沾唇。肉眼見三月之後。預修亡父十三年法會。行脚在數日之先。不值舊主一周忌靈辰。兄弟成鴻鴈行。僉羨友愛不變。慈母卜烏鵲喜。俄驚訃音茲臻。居士々々。汝名性源。字本翁。那名詮自性。果知前因。還識得本源自性。若能識得。即是人々具足底天真。只因忘想顛倒。不免諸趣沈淪。已離憎愛。何有冤親。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一機瞥轉。三世共泯。舉火把云。空劫以前。箇殺人刀。火焰赫々。槌之不碎。咸音那畔。有箇活人劍。折成三段無點塵。太平寰宇。一夏九旬。咄。火裡蓮華擎玉露。木人拍手喚閻々。

月溪宗善禪尼逆修秉炬

箇善女人真丈夫。曾從山野受衣盂。何須此外求成道。擊破南方婆竭珠。

舉火把云。

試聽丙丁童子。說示人々具足底。一段光明。寬廣無碍。如虛空無晝夜無方隅。得之則爲

諸佛智。失之則爲衆生愚。元無三從五障。何有四趣三途。今日撒手那邊。轉身自在。空三世於一念。付萬劫於須臾。四大本空。處々白骨觀五蘊不立。箇々紫金軀。少林以之印揔持。靈山以之記耶輸。直下薦取有什麼者也之乎。咄々々。五月榴花紅吐火。風吹片雪入洪爐。

十三佛開光

播州佐用居住孝女。法名妙玉。明應三年甲寅五月初八。伏迎先妣義庵明信禪尼一十三年忌辰。捨淨財命工。刻一十三之佛。以酬罔極之恩。始于初七聖無動明王。終于十三年虚空藏菩薩。金色煌々。百福莊嚴。使見之者合掌讚歎。以結成佛勝緣。況先亡之靈乎。必轉凡身成聖果者決

矣。功德主并乃子乃孫。現報當報。所得殊功。豈可測乎。就山野求開光供養之義。漫賦伽陀一章。所冀念々諸佛出世。塵々說法度生者也。其詞曰。

慈母誰歟信義庵。捨財離佛報分甘。孝心一片無終極。三十三年今十三。

雲松真慧夫人預修下火。

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々々後如何。僭々黃花無非般若。青々翠竹盡是真如。舉火云。人々盡有光明在。逼塞三世充滿十方。悟之者成佛成祖。迷之者作馬作驢。如雲松真慧夫人。琢磨心地。如面對鏡。整頓夫家。似髮有梳。曾扣北禪瑞溪之關。針芥相投。三拜而去。今入東山天隱之室。雲松爲號。一揮以書。即今示汝飯處。切忌佇思躊躇。本無男相女相可差別。豈有淨土穢土可親疎。生是非生海底走馬。滅是非滅山上釣魚。於是直下薦取。抹過十善十惡。不移寸步。吹滅

八寒八熱。何用一噓。諸人還見雲松夫人。不往南方直成正覺。手擎寶珠。乘駕大白牛車。壓堅固法。身元不壞。火中開遍玉芙蓉。擲火把。

天慶宗遵禪門下火

月運雲行六十年。這邊透過更那邊。秋風吹碎旅窓夢。幾劫黃梁未熟先。

其惟

某 雖住安境。不染塵緣。損威光而行古風。寔哉猶存祖笏。和顏色以交當世。僉曰。不使爺錢。會友盡歡。準擬脫轄投井。爲人救急。彷彿褰裳涉川。車載馬馱。積善之慶不及筭數。酒肆魚行。平生之跡何隨言詮。歸依法歸依僧也。好致信心於木刻絲繪之佛。不是心不是物。不定師承於印板冊子之禪。會得則世諦流布途中受用。薦取則直指人心教外別傳。掉臂即行。不與孟參軍賞龍山九日佳節。見機太早。寧同李三郎浴驪岫十月溫泉。度生赴他。補處觀史宮中主。却來觀世。喚起長安市上眠。經不云乎。清淨本然。云何忽生

山河大地。即今山河大地變壞了也。未審喚什麼作山河大地。喚什麼作清淨本然。燄火把黃金滿地。羽花露。練出紅爐煇裡蓮。

興本月仙居士修諸法語

鎖龍法語

舉鑽子云。這無鬚鑽子。上無攀仰。下絕己躬。橫拈則直三千刹界。倒用則遍十方虛空。能爲萬物主。不與萬物同。月仙本公居士。還知這箇廣。萬里一條鐵。內外玉玲瓏。

掛真法語

月裡神仙降世間。英姿颯爽髮鬚寒。僧繇只寫志公貌。莫道管中窺一斑。共惟月仙本公居士。內秘菩薩。外現宰官。一生不變青眼色。十分惟肖赤肉團。盡大地是月仙居士。向那處露出他面目。因。重々擊破君自看。

起龍法語

世上浮榮乾闥城。百年未滿夢先驚。涅槃生死百

雜碎。月在青天夜々明。共惟

月仙居士。不容擬議。正好示呈。凡身佛身皆爲妄境。淨土穢土總是假名。擡脚踏破精靈窟宅。翻身超越解脫深坑。拍龍云。直下是々々々。莫向如來行處行。

奠茶法語

舉盞云。草頭木脚是何人。吸盡西江不濕唇。惶々著也惶々著。瞋睡呼醒北焙春。共惟

月仙本公居士。天然種草。古道勞薪。風霜鍊心。辨別時俗苦硬。夙夜事主。嘗遍人心甘辛。撼樹處會得仰山一下。啜芳時勘破風穴三巡。蟹眼過魚眼生。開正法眼而照十界。龍團大。鳳團小。決大疑團。以不立一塵。豈不見雲門大師喫茶之次。敲盞子云。三世諸佛聽法了。鑽入盞子裡去也。未審鑽入底。法身乎。報身乎。應身乎。咄。八角磨盤空裏走。中心樹子轉機輪。

奠湯法語

碧瑠璃界有醫王。細抹虛空作藥方。別有家傳禪
本草。流鶯聲裡一丸香。

舉證子云。此非新羅附子。又非京師大黃。除閑枝葉於

六根門頭。則洗空人天痼疾。妄惡芽孽於五蘊山

裏。則換却佛祖肝腸。明々百草頭。明々祖師意。

塵々刹々不能覆藏。昔日七佛師。問金粟如來

疾。到菩提坊。迎諸大薩埵。各坐獅子床。未審各

各聞何等藥誨。得如許舌頭廣長。咦。不學長生。

學長不死。桑變滄海。々々變桑。

下火法語

本來面目露堂々。凡亦不存楚不亡。誰道絮飛花

謝去。遊絲百尺繫春光。共惟

月仙本公居士。爲人朴實。稟性溫良。少日憩黃

梅門庭。供香灯而消磨歲月。累代趨赤松幕府。

擁旌節以凌厲風霜。風虎雲龍。君臣守義持節。

雪鴿寒鴈。兄弟並影成行。雖今日恩榮如許。奈

當來業障未償。信闍羅老子赦書。斥魚食舉菜

餽。守普廣菩薩遺訓。刻佛像持經王。四大分離。

妄心真心如空華無生處。五蘊非有。現報當報似

小雪沃沸湯。且道呼什羅爲地獄。名什羅爲天

堂。正與麼時。丙丁童子從火光定起。說津送一

章云。巍巍不動金剛躰。火裏蓮華朵朵香。

起骨法語

擊骨云。此是月仙本公居士。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

千毛竅。即今入紅爐焰中而現十八變。出冷灰堆

裏面作大神通。已是暖氣歸火。動轉飯風。那个

是居士主人公。夜々月落西。朝々日昇東。

越前河合莊岩坂三十三所巡禮觀音安座點

眼法語

善財童子歷南方一百十城。參五十三善知識。可

謂巡而禮者標式也。日本國養老年中。和州長谷

寺有威光上人者。病而氣絕。入冥府逢闍羅王。

王曰。日本國有觀音大士靈場。其數三十三也。

過飯本土。告之令人結善因。只恐人不信之。乃

賜三十三印。各有三十三所之名。上人蘇生。徧告國人。然後收闍王王印於攝州中山寺也。其後二百年。寬和二年夏。寬和上皇厭世相。幸華山寺。脫屣資位。薙髮以著畛服。法諱入覺。時年十九。與世尊出家同其年也。天下靈區。徧印足迹。聞三十三所靈異。一夕巡而禮之。至尊猶爾。矧庶人乎。矧沙門乎。爾來巡禮之人。溢于村。盈于里。背後貼尺布。書曰。三十三所巡禮某國某里。關吏譏而不征之。舟師憐而不賃之。或推食々之。或推衣々之。始于南紀那智。終于東濃谷汲。歷國者八九。送日者數旬。觸熱衝寒。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如大禹治洪水之勞。以故途路而化草莽者。惟夥矣。皆言與其生而造罪業。孰若其死而結善因。欽仰大士者。如渴赴水。飢赴食。其源出花山上皇也。自寬和二年。至今明應八年。已得五百餘霜。巡禮之人益熾也。越之前州河合莊岩坂護田寺慧均監院。乃洞春定光之徒也。平日皈依

觀音。自減衣孟之資。又勸緇白之衆。命佛工雕刻三十三身以安之。莊嚴畢具。光彩奪目。一稱一禮之人。不起座不移步。南而那智。東而谷汲。巡禮了也。拈闍王玉印。作諸人心印。豈營三十三身十九說法而已哉。山河大地無非觀音入理門。其功廣矣。其益大矣。雷山野安其座點其眼。山野身居洛陽。言及越前。與不起座不移步巡禮者。無二無別。因賦拙偈一篇。以充法供養云。八萬四千諸眼睛。塵々刹々放光明。山河肇出金剛座。澗水松風唱太平。

贊

贊觀音

端嚴妙相。法身大士。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攝三十二爲一身。分一身作三十二。如春在花。似月印水。示無作之相。施無緣之慈。夫謂之過去正法明如來者也。

朝陽

朝々向日。補一布襖。工夫綿密。不知寒到。雖然。衲衣下事。如何商量。待汝針鋒。頭上翹足。即向汝道。

對月

依文解義。三世佛讎。離經一句。如同魔說。離經不說。依文不解。一句全提。眼睛突出。咦。不知却問天邊月。

不動明王贊

開阿字寶殿。駕憾字月輪。現神通於十八變。掃魔軍於一由旬。夫謂之入不動三昧。以護一持之人者也。

又

手提利劍。掃蕩魔塵。生々加護。如影隨身

又

握金剛王而坐盤陀石。入火光定而轉大法輪。現慈悲於忿怒之相。垂擁護於持誦之人。謂之如來使者乎。名之大日化身乎。左右相隨兩童子。三

千里外掃魔塵。

書朴堂畫不動明王像

吾邦桑門頌德。繕描大威怒王像者。雖有數家。威驗赫爾者。野山有弘法。園城有智證。鳥羽而僧正。龍峰而慈聖也。斯四大士。神通遊戲之餘。旁涉書畫。獲者以爲護身之符也。前南禪朴堂和尚。亦以繪事續四大士之絃。最善細字。於爪甲之上。書般若心經一卷。與彼書國泰民安四字於一麻子之上者。豈可優劣哉。余屢從和尚。司侍客局於東山。執侍衣役於鶯峯。以故熟爲其人。造次於不動。顛沛於明王。嚇殺天魅束縛瘡鬼者。往々可徵也。和尚有兄。苗而不秀。乳媪哀瘠失度。兄靈托人曰。勿痛哭。三歲之後重來。不信兒言。則發墓驗之。媼如其言。則空棺之中。一劍爛然而已也。遐邇傳以爲奇也。居三星霜而母亦產焉。乃和尚也。密者言曰。八葉蓮華上。有寶樓閣。々々上有寶盤石座。々々上有感鉛字。々變成

劍索。々々變不動明王。然則明王其斗間紫氣乎。異哉明王鎮鄒。又變成朴堂老古錐。吁可怪焉。和尚去歲四月廿四日。示滅於越之舊梓。行年八十七也。藤氏某寄此軸需一詞。披而拜之。明王入火光三昧。二童侍側。劍中有如牛毛者。慈救神咒也。末書歲月。曰嘉吉元年。々々和尚此時六十九。解東山之印後四年也。凡今至四五十者。昏花醫眼。和尚双眸。夫爛々岩下電乎。

釋迦贊并序

名公鉅卿。善寫花木翎毛山川人物者多矣。徒以悅目而已。未足爲菩提之資也。李公麟初畫馬。圓通秀師止之曰。他日必墮馬腸（悲）。於是改畫佛菩薩。又趙松雪以書畫喧海內。逮其晚歲。書經畫佛。以爲日課也。二公宋元名儒。猶憤徃愆者如斯。可爲殷鑑矣。細川讚州太守源府君。修文偃武之餘。遊心於繪事。天機之妙。直造玄奧也。今雖畫院得名者。其豈望青雲後塵乎哉。凡以草木

指爪。戲肖佛像者。皆成正覺。矧起愍重之心。描紫磨之容者乎。令瞻禮者。頓入聖位。其功其德。增壽算昌門蔭者。非譬喻可及者。是吾太守救濟一端也。癸巳冬。營中多暇。圖迦文老師之像。命余題其上。峻拒數四。不賜允容。綴拙語應嚴命云。

稽首本師大覺皇。其名寂默。其姓能仁。一相具足萬德。四土現起三身。受記萌於然灯。殘菊殿重陽之節。授補處於彌勒。早梅回十月之春。三祇果滿。天荒地老。六年无坐。雪苦霜辛。拈波羅花而惑亂迦葉。坐菩提樹降伏波旬。不如三界見三界。眼在眉底。欲度衆生無衆生。鼻掩口唇。是何天魅。教壞人民。前二千年。波斯匿王。用黃金以鑄彼容。變眞作僞。後五百歲。讚州太守。摘素練以寫茲像。變僞作眞。看々金剛不壞身。煒々煌々。巍々堂々。向太守筆頭。出廣長舌。轉大法輪。

天神贊

延喜賢佐。蒼家直臣。夢松而卜丁固十八公之兆。愛梅以分放翁千億化之身。衆口銷金。難保丈夫節。群經折軸。遂觸聖主瞋。回頭於北闕月。竄跡於西海濱。七日翹足立彼高岳。一朝作箋訴于上旻。平生之淚如雨。欲浸本國。多日之憤變雷。速斃諸人。風馬雲車遊戲自在。無邊刹界不隔一塵。迨夫登双徑傳圓照之法道。猶如入庵與佛光有舊因。喚之作吟詩佛乎。稱之作護法神乎。善哉補袞調羹手。撥轉如來正法輪。

又

號降七字。身具五通。詩名鳴於延喜之朝。百篇吟破風月。靈德光於元亨之史。五彩粧點虛空。讒人紛然爲鬼爲蜮。賢佐難哉非熊非熊。昨日吾非今日吾。化胡蝶以人圓照夢境。出乎爾者反乎爾。變毒蛇而蟠時平耳中。一怒發則脚底雷轟電掣。百憂生而髮邊霜積雪融。後吾佛者一千餘

年。不赴大集經會。陪諸天則十八大梵。直登忉利天宮。兆民所歸綽々餘裕。平生奉主蹇々匪躬。折得梅花香滿袖。扶桑震旦一春風。稽首南無觀自在。朝々紅日海門東。

不動贊

坐金剛磐石。稱無動佛。入火光三昧。現大神通。驅使三十六眷屬。指揮萬五千兒童。提兔角之劍而斬天邊月。把龜毛之繩以縛空裡風。夫謂之毘盧使者。群生依怙。太平奸賊。亂世英雄者也。

達磨贊

細川龍安寺殿仁榮居士畫太平國雄求贊。

香至國王之季子。支那諸祖之先驅。降六宗而不費纖毫。有角謂之牛。無角謂之馬。接二祖而嚇得隻臂。長脰未必鶴。短脰未必鳬。將謂黑面叟。元來赤鬚胡。少室峯前閑坐九年。老却二株之桂。楊子江心瞬息萬里。踏斷三束之蘆。無孔笛吹順風了。吹逆風了。一隻履。在東土乎。在西土乎。內心無喘心如牆壁。是何語話。絕樣絕模。

項。太平世界元無事。容得千年老野狐。

前建仁寶洲和尚慈像贊

水霜肝肺。鐵石精神。松筠之操。經年不撓。薑桂之性。至老益辛。四十年寓玉府。不離單位。兩三載住金華。撥轉法輪。懃懃夜寒。猶憶蔣山舊隱。菊籬秋晚。自稱栗里逸民。雖臥半間才。如臨百千英蔭。不蓄一莖菜。接得四方來賓。齒齒障頽。瀾於佛海。可謂填抔土於盟津。劈破虛空相見了。僧繇漫寫詰公真。山花澗水都無隱。莫問色身兼法身。

右予年甫十歲。肅入師室。執驅烏之役。晝夜蒙賜拳頭也。予年而立。師膺北山圓應之牒。命以行。於是初離左右也。侍巾篋者殆乎二十年也。文明甲午。予僑帝城。一夕暗中遙想道容。宛在目前。自寫頂相。命畫工彩色。附歸便以呈之。請予綴贊語。蓋知師顛末者。莫予如也。不拒以書。蓋揚家醜以代報恩一句云。

又

清貧徹骨。大法寄肩。單々提撕衲衣下事。著々拋出金剛圈禪。學柴桑而送殘生。歸瓢栗里舊隱。從赤松以遊方外。吟破金華風燭。翁也視吾如子。吾也視翁如父。自卯歲奉侍左右。屢觸却老拳。佛海之門。譬諸狂波獨砥。曹源之派。忽然中流失船。卜六日於歲云暮之月。加三霜於古來稀之年。蹈破虛空打筋斗。正宗滅却瞎驢邊。

右前住建仁寶洲大和尚。文明甲午臘月初六。示滅於播陽栗里慈恩。行年七十有三也。其翌年徒弟宗淳藏主肖慈像。需題其上。老拙自幼入師室。熱喝瞋拳。無有虛日。可謂恩大難酬也。忽披斯幃子。不勝感喟之至。掩淚以書云。

春溪慈榮大婦肖像贊

其子與雲廷瑞西堂求之。

靄然和氣。肅爾風姿。媚居抱節。如經霜竹。婦道存誠。類傾日葵。深閨幽獨之床。蔑視浣紗石畔越女。一門宴集之席。任呼內家叢裡吳姬。善哉栴檀圓頂。老矣桃花面皮。金沙灘兮白花岩。豁

開善門境界。黃閣簾兮紫羅帳。剖破洞下藩籬。敬法供佛于朝于暮。教婢誠奴有矩有規。暑往寒來。一春已過古稀之歲。風悲雨苦。二月偶同涅槃之時。名世雖有跨竈子。生天獨賴出家兒。嘆。興雲施雨吉祥氣。綠葉成陰子滿枝。大姊戴洞家衣孟。二月十九日逝矣。廷瑞今居吉祥寺。

右文明丁酉之春。吉祥廷瑞禪師發越入京。居無何。聞阿母訃音。不勝追慕哀慟之至。暗自寫真。令畫工描之。命余題其上。大姉平素事業。得之於（圖一）師之口也。拈以掛一二云。

寶鏡中興壽林保公書記肖像贊

眉目秀潤。襟懷粹溫。直傳南浦宗旨。堪稱東海兒孫。拈續翠之筆。潤色禪林風月。挑大光之燈。照耀佛國乾坤。寶鏡未磨先。鸞愛影而臨秋水。古帆已掛後。驢喫草而臥後園。楞庵讚之於前。周失之於舒。秦失之於急。栗里唱之於後。凡未足爲亡。楚未足爲存。振起家聲有英俊。待看一

躍上竜門。嘆。莫喚正法眼作破砂盆。

壽林乃正眼大光古佛三世。南浦國師玉裔也。曾在竜山。據外記之位。秉拂提唱。遐邇傳布也。前南禪楞菴大禪伯。爲其同門友。故製其肖像讚詞。其像失之於應仁兵燬也。神足秀甫俊公西堂。不勝追慕之至。重命畫工描之。請余題其上。來命不可拒。以塞其責云。

前住本住雲澤竜公記室禪師肖像贊

語言澹率。胸次冲融。判事則晴天霹靂。對客則和氣春風。雅量可容數百人。安得萬間廣厦以庇寒士。暮齡過八十載。況有一片閑田之傳祖翁。跨楊岐驢子。助監寺化儀。悟頂實悟。攀積翠龍鱗登書記班位。功到無功。據曲肱而坐斷曹源佛海。提數珠而擊碎虎穴魔宮。以翁爲師兄乎。雪峯鰲店鵲鳴雨。以翁爲受業乎。古靈佛堂蠅子鑽窓。面目依然冰枯雪老。大事了畢歲盡年窮。生滅去來常住相。衆星拱北水朝東。報恩一句揚

家醜。驀路相逢面發紅。

天錫秦公禪門肖像贊

北舍南隣來往俱。能知此老莫過吾。蒙恩曾曳三千履。唱佛常提百八珠。夢想裴公遊綠野。名同禹錫在玄都。今年七十猶強健。家有佳兒德不孤。

右田根周防前司天錫久秦翁。一日袖其壽像。扣默雲叟曰。吾先伊豆國狩野之孫也。食萊於江州田根。因以爲號也。亡父自關左來。居甲斐氏麾下。待以國士。托以庶政。沾嘉惠者不少也。近年萬邦不廷。群臣割據。吾亦老矣。與叟卜隣者三霜于茲。豈非幸乎。綴贊詞其上。以結他日之好則可也。

說法東山左邊。聽長安半夜之鐘。喚醒胡蝶夢。面少林九年之壁。驚散野狐禪。鴉薦只上於小剎。牛刀未試於廣筵。五色瑞雲吹法雨。兒孫沐德幾年々。

妙印童女肖像贊

心初妙印童女。年始八歲而夭矣。父母不勝哀悼。寫幼質。手把鬼灯花。前有小紙狗。蓋童女平日翫好之具也。余見斯畫。以悼彼蒼者不與其壽。況父母之情乎。因題禪八句一章。以永充玉峯庵香火之供云。

法身大士現童女。此界他方誘彼愚。年與姪姝纔閱八。性於狗子只言無。靈鴉能忍猶揮淚。玉良難忘好入圓。手摘鬼燈供把翫。願成慧炬照昏衢。

太田垣作州太守德叟禪門肖像贊

傍有彌陀觀音勢至來迎

彌陀補處觀音。々々補處勢至。公與之把手共行。金粟後身維摩。々々後身老龐。公與之並肩以出。銅鉦徹天雨花蔭々。白鬚吹雪清風颯々。不謂濁世衆生。有此在家菩薩。作巨川舟楫。則輔英主於五朝。爲大國藩垣。則振威名於萬卒。

禮蓮社之六時。則遠公豈非吾師。慕竹林之七賢。則嗣宗幸有佳姪。今年已雖同端明六十六。暮齡必超方朔七百七。

右太田垣作州前司。法諱宗收。以德叟爲雅號也。壯歲侍鳳軒巨川源公幕下。始終如一。今受顧命輔幼主。以鎮備之後州。可謂喬木世臣也。賢婦光久公命繪事求拙贊。蓋平日公務之外。衣布褐敲銅鉦。以唱安養教主之名。以故圖樣如斯云。

前住傳燈寺笑堂閻首座肖像贊

小師心澤求贊。

氣岸磊々。量陂汪々。住花藏拓開十界。居板首坐斷兩堂。手中竹篋鑄一團鐵。眉間寶劍吹三尺霜。傳法灯而燈々相續。賓慧日而日々增光。六十四年雷奔電卷。百千三昧地老天荒。嘆。深山大澤龍蛇窟。今日與家有此郎。

前住傳燈寺乾英曇禪師肖像贊

小師演瑞求之。曾隸天龍寺。驚

峯晉明金剛長樂有機緣。

面如秋月出雲。高下齊照。心似春雨潤物。枯槁發生。蚤登龍門。知波瀾無二。直承鷲峰。吞雲多以并。於普明古佛受懸記。與釋迦老子同其名。雨吹擊演。今徵六瑞之事。傳廣續聯。重增五灯之明。無端喚起金剛定。長樂曉鐘花外聲。

前南禪說溪和尚肖像贊

充觀音寺瑞雲庵像。在圓相中。

年高德高。福足慧足。住瑞龍而轉法輪。放金鳥以翥若木。出圓通入圓通。逢古觀音塞却耳根。相如是性如是。爲老釋迦翻案法脚。法齡抹過七十人生。雅量蓋覆三千佛國。瑞雲五色太平祥。遍界不藏真面目。

白扇贊

依稀雪裡芭蕉。彷彿炎天梅蘂。團々明月無瑕。颯々清風匝地。

畫龍贊

一條拄杖黑皴皴。化作蒼龍現大身。吞却乾坤無寸土。吐成天澤物皆春。

龍安室中有龍子。諱才。其友需立別稱。夫山岳之產。櫟楠杞梓之材。不蒙上天雨澤。則挺秀惟艱也。字之曰春澤。所祝者。振起先人天澤餘烈也。又出畫龍扇面。請措一詞。予因說春澤命意。是故不拒以書之云。

赤松野州政秀公壽像贊

古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夫忠孝兼全者。今昨所難也。赤松野州前司源政秀公。廼自天六世之孫也。稟性溫潤。民服其化。與之交則如坐春風之中。不覺和氣襲人也。嘉吉初元。天禍赤松氏之家。舉族去國者三十年也。應仁丁亥。逆徒陷京。公獨單騎而入播州。所向倒戈以迎之。作州

備州聞風響應。雖然群議囂々。各欲立其主。公知天運之所歸。率大軍而屬政則公麾下。政則公于時年纔十三歲也。於是群議遂定矣。一舉而建中興之業。豈非忠臣乎。雖處富貴鼎盛之地。以宿世根熟之故。傾誠於佛門。切想三界可厭。文

明庚子春季。入精舍修法花五種法師之行。余應其招。講經王者旬餘。公亦著佛衣誦佛經。清齋勤苦。不減吾徒。寺門松梢屢現異光。見之者以爲聖灯。公不勝感泣。留群衲者兩夜。續五種修行。其一爲現在之母。其一薦過去之親。推己及親。豈非孝子乎。命工肖其像。請題其上。公法名性喜。字歡岩。受雪村寶覺禪師衣孟也。拈香之語。述公之德。是故今粗狀其行。以擬史傳。其贊曰。

赫赫赤松。公爲其宗。慶傳孫子。風虎雲龍。

自贊

峨子求。

他是阿誰。不識々々。嘆導岷江於濫觴。激曹源之一滴。

前住赤松山寶林春庵禪師肖像贊

牛身。

家風素朴。操履端莊。參大龍堅固身。頓了先師公案。展五鳳修造手。肯司書記文章。登松山隨侍七佛而行道。住保壽推出一僧以開堂。大寂定

中。雖無三祗百劫。閻浮界上。纔閱六十餘霜。欲知此老跟脚下。不覺全身在帝鄉。

持地惟馨德公書記壽像贊

中峯派。萬壽書記。今居東湖楞嚴寺。今年

七十

道風岸立。心地坦平。據圖頭老之位。笑他書記無骨。誠文章一小伎。稱天目祖之孫。未必維那欠人。作佛妄以言聲。新篁老竹獨存者節也。旃檀葡萄惟馨者名也。陽春白雪登琴臺而奏一曲。鬧市紅塵辭輦轂而樂殘生。梅花湖邊結茅廬。眺望千里萬里。松風江月坐蒲團。斷送四更五更。云何忽生大地山河。知楞嚴大師悟處。如是勤苦橋梁沙土。學持地菩薩修行。今年七十加三。古稀之言豈不感臣甫。當來十字添口。跨歷之言猶可過老彭。看々虛空無相々。眉毛吹亂雪莖々。

月溪戒圓淨尼真贊

三十六載。羅髮爲尼。八十三載而亡。其子真如覺增教主謂之。

韶顏春暖。標格冰清。玉綿金針。蚤歲雖誇妙手。衲衣經卷。晚暮謝絕浮榮。處愛欲而粗了煩惱舊

債。持戒律而不陷解脫深坑。往南方變成男。二千年之後。親見靈山會。對西日常觀佛。十萬億之外不求清泰城。笑他嫦娥奔月宮孤坐。必有菩薩擎金臺來迎。六々之歲判一生入釋門。頓備苾芻清衆。九々之時添二年歸真境。誰是茉莉後生。青々翠竹真如躰。一子出家振盛名。

土屋越中前司豐春公壽贊

齊桓公任夷吾。九合諸侯之兵。威振五霸。臣而不臣之。喚作仲父。蜀先主起諸葛。二上出師之表。功蓋三分。相之大相者。諡曰武侯。風雲際遇極于茲而已。古今君臣有如斯者不。土屋越中前司豐春公是也。維昔祖父爭萬騎先。隕命於京之內野。在今子孫誇五馬貴。得官於越之中州。鬚髯如青松帶雪。面目似蒼隼橫秋。身在源家。氏是平家。衆色歸虛空。々々容萬象。人稱垣屋。自號土屋。四河入大海。々々無異流。智略可以當八面。朋輩爲之避一頭。張弓掛扶桑。宋玉大言

何讓。攬轡清天下。范滂宿志無差。王事無盥。聞鐘晨起。公餘多暇。秉燭夜遊。所恨不見大明翁。黃梁昨夢吾生何晚。只喜常陪遠碧老。青雲後塵。恩大難酬。加之傳南浦宗不說而說。矧亦唱西方佛無修以修。室無維摩法喜妻。行李不異霜櫛。家有善賢長男子。弈葉能紹箕裘。今年已丁朱會。禁五十富貴之時。行看壽考無窮。一門全盛。明哲保身。自在自由者也。

櫛橋字溪居士贊

昔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惟肖者斯可矣。勾踐鑄金爲臣。丁蘭刻木爲母。蓋感其忠致其誠也。櫛橋左京亮貞伊居士。法名觀阿。號字溪。隨父伊高陣于和州。永享四年壬子十二月十九日。伊高戰死。貞伊身被數瘡。氣息已絕。輿而以歸。數日之後。始知父死。常恨不隨父於泉下也。其後十年。嘉吉辛酉。及播州城山之陷。與其主入勢陽以隕命。貞伊之族同日自殺者六人也。實閏九月

廿八日也。行年四十一。皆惜之。其孤則伊公。于時九歲也。不記父顏貌。食則見於羹。立則見於牆。聽阿母說亡父丰標。乃命畫工以肖其像。請余拙贊。展以見之。則眉目畧類則伊公。但鬚髯疎而已。以是推之。則阿母默識不謬者乎。嗚呼無公之孝心。則豈能令人見英雄之表乎。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也。其贊曰。

忠也孝也。其門惟同。有父有子。天下英雄。

櫛橋萬善居士壽像贊并序

魯司寇曰。三軍可奪師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夫忠臣義士陷死地。如遊園觀者。于古所稀。況百餘年之間。累數世而守節死義者乎。實世所稀也。延喜聖主第十四皇子曰具平親王。々々十四代而爲赤松圓心。々々六葉而爲今政則公。々々家臣有豐後前司藤原則伊。法名秀算。字萬善者。其父曰貞伊。嘉吉辛酉在勢陽。其主自殺之時。與親族六人同日自殺也。貞伊父曰伊高。永享壬

子陣于大和州。交鋒於南軍以沒也。伊高父曰伊範。明德內野之戰。爭萬騎先以死也。伊範父曰

伊光。赴于攝之中島。戰于赤松霜臺以斃也。伊

光父曰伊朝。國家草昧之初。屯峽內孤城。遂曝

骨於沙塲也。自伊光至今則伊公五世。不括橫

枝。僉爲主致命。凡爲櫛橋瓜葛者。或兄弟。或叔

姪。被瘡隕命者。不知幾百人。所謂苦瓠連根苦。

甜瓜徹蒂甘者乎。則伊公隨父遺命。自幼歸釋。

寬正乙亥。天下糜爛。赤松氏舊臣在諸州者。一

呼以屬政則公麾下。再匡王室。不欲墜圓心之素

志也。於是政則公曰。已興吾家。何嘗一日可無

櫛橋哉。乃召則伊。以甲冑其身。冠巾其顙。遂奪

其志也。文明己卯之歲。守備州福岡城。獻捷者

數矣。單身以歸政則公於京師。克繼其家者也。

不變匹夫之志者。一世猶以爲稀。矧累五世而守

節死義者乎。論其功則畫之於麒麟乎。圖之於凌

烟乎。世無漢宣帝唐太宗。只寫三尺素練之上。

爲可惜矣。則伊公寄壽容并亡父遺像需贊。見亡

父像贊者併案焉。讚曰。

百戰功高祖父名。忠肝義膽鬼神驚。只祈公壽如

金石。從此兒孫見太平。

扇面白鷗贊

凡畫白鷗者。必於野水一碧蘆葭渺瀰之際。獨影

泛々。使見者興閑似我之嘆也。此圖獨不然。青

松並立。白鳥相群。歲寒有約。意態閑適。畫師夫

有意乎。萬里楊先生賦松上鷗。其詞曰。偶聽松

梢撲鹿。知是沙鷗來宿。然則松之於鷗。不爲無

表據也。同門惟川侍史見需措一語。漫筆之。他

日若話江湖。以爾爲鷗鳥。吾已忘機。鷗胡爲不

得馴乎哉。

前圓覺一受和尚贊

浦雲棟
首座求。

和氣藏春。仁風被物。遠住鹿阜無動脚頭。直承

驚峰不差毫髮。透無門關則函谷鷄鳴。奏高山曲

則洞庭龍出。麾斥豪族。視毒燭於深盃。調護衆

人。救窮鱗於涸轍。七十一年。空華水月。真相無相。塵々刹々。書棟朝飛南浦雲。門（マカ）闌和氣猶霽。

文溪和尚贊

劍淬越水者。其氣射斗。玉產崑岡者。其價連城。前東山文溪大和尚。崑岡連城之器。越水射斗之精。妙年進取之日。如金盆盛牡丹。爭覩風流人物。晚暮閑退之時。似玉繩拱太白。皆推叢社耆英。問禪問道。和聲以罵。或詩或文。出口則鳴。君向臣々視君。傳家句法盡底揭示。我不渠々是我。過水話頭脫躰現成。以暗鳴叱吒爲佛事。指規矩法度喚無明。肩（ツカ）上伽梨。莫是承洞上諸祖直綴（ツグ）ラ。手中弗柄。拈作量天下長老權衡乎。擬菟裘而開瑞樹之基。花竹有和氣。膺鸞薦而董黃梅之席。鐘鼓報新晴。去來自由。破前半夏以行脚。出入無碍。入那國土而度生。嘆。鳳栖不在梧桐樹。一曲新豐賀太平。

朝倉英林雄公居士贊

越前敦賀津神書作角鹿。

威名蓋世。剛義衝天。任霜臺官而面目嚴令。秋霜葉隕。生日下氏而富貴崢嶸。春日花燃。越前之嶮在角鹿津。匹夫守關可禦百万。朝倉之號出但馬國。一身興家以當三千。七寶不求來於八蠻外。單刀直入爭彼萬騎先。階庭蘭玉齊名。得此諸子姪爲足矣。池塘芳草續夢。況有二難弟以併焉。謂之示人以病默居士。過於嫌佛不做老枯禪。腰插羽箭。頭戴兜鍪。視之以作名大將。則罵倒四七二三諸祖。全機獨脫。手搯數球。身纏掛絡。呼之以作閑道人。則指揮九萬八千軍神。直視無前。自鄙魏曹孟德。旌旗雖蔽空。不免爲奸賊。竊慕漢張子房。帷幄中決勝。遂從事神仙。或時受洞山付托。辨五位於君臣。嘉瑞符（金瑞）青鷹夢。或時聞濟水宗猷。分一喝於賓主。正眼滅却瞎驢邊。嘆。更有丹青描不得。一門桃李幾年々。

右。朝倉景冬公命工圖阿兄英林居士英姿。以見需贊辭。其命不可拒。筆以塞責。

前南禪秋柏大和尚壽像讚

誰年隨洋嶼。雪江五葉嶼崖之孫。

承付囑於佛源佛智。振宗風於建長建仁。乃翁應千光王。懸識出百餘歲之後。此老與五葉祖。故家度八九會之人。謂之類瀾獨砥。寔哉化國潛珍。少日爲楞嚴會之先鳴。品論光風霽月。暮年在表率位而提唱。一曲白雪陽春。長者長短者短。公評不隱毫髮。是曰是非曰非。面折何憚喜噴。洞裏桃花新吟。聲成佛事。庭前柏樹舊話。名爲實實。稠人廣衆典刑惟正。單丁獨弄豪氣未泯。住安國而匡徒。紅樓院中應制。隨洋嶼而置問。黑竹篋下翻身。龜谷八字已圓公案。龍門三級徑登要津。八十五歲起居輕利。所願壽算綿々轉正法輪。

贊不動明王像

坐火焰裡。現大神通。長繩縛日月。利劍斬虛空。未行正令。擊碎魔宮。侍立其左右者。謂之普賢長子文殊小童者也。

安養心月禪師肖像贊

心月孤圓吞萬象。乾坤何處不光明。彌猴鏡寫青天影。師子筋彈白雪聲。法嗣石湖誇跨竈。名輝玉府價連城。溪東牧了溪西牧。鞭起牯牛何輟耕。

右。信州安養心月禪師昔在玉府之日。與俗兄天與大禪伯。鴻鴈並影。人以爲一家盛事。爾來旋鄉里匿蹤跡。今茲已迎三十三回之忌。令嗣前興聖東牧西堂。命工肖其像。就余需措拙贊。因題川八句一章云。

常德院殿悅山大居士尊容贊

鬱然金華洞。圓心輔尊氏將軍。一統天下者起於此也。霜凝劍戟。岩彼白旛城。則祐護天山相公。再入洛陽者起於此也。風捲旌旗。瞻彼碧溪青嶂。可謂金城湯池。共惟常德院殿贈大相國一品悅山大居士。天人眉宇。廊廟羽儀。喚正八幡而爲祖宗。神武雷霆。歸佛歸法。父準三宮以承。

前訓。和氣春風。大慈大悲。顏彩輝々如九霄月。胸襟汪々似萬頃波。才學廣涉史書。弓馬城郭平家源氏。醉中常談文字。花鳥風月和歌漢詩。天生會禪。視生死如遊園觀。寬仁大度。忘物我剖破藩籬。只有五馬渡江之日。不見萬騎歸京之時。將謂以兩八千而爲壽。奈何至二十五而有涯。凡稱義士忠臣者。聞其風者有不慷慨追思者乎。義士忠臣對遺像。如事生者爲誰哉。張良所慕有赤松子。傳一卷書作帝王師。

赤松兵部少輔政則公。頃者居播州金華白旂城下。于時野納來爲旬日之客。出常德院殿畫像見需讚辭。嗚呼昔圓心則祐兩祖翁。舉義旗輔等持鹿苑。二代大將軍。削平天下。司兵馬權者。豈非起於金華白旂者乎。今兵輔公披尊像。焚香稽顙。如視兩祖翁向二代將軍以運籌之時也。可謂國家再造嘉兆也。是故不辭以書之。

城所肥後守壽像贊

肥後前司久資公。本貫作陽一宮。屬赤松麾下者已六世也。父道久尤善騎射。普廣相公集天下弓馬得名者。以作射犬之遊。道久中其選。馳譽於一時。嘉吉辛酉。赴伊勢與主併命。可謂忠義臣也。以故今赤松兵部。以喬木世臣待公。又付廐馬司牧養。得王良之名也。今年已迫耳順。命工描壽容。需以讚語。其請不可拒。書其涯畧以還之。公法諱道賢。號進翁。曾入天龍門下老宿之室云。讚曰。

胸無崖岸。面有陽春。累世肥州前司。雨露恩榮。如九州伯。本貫作陽望族。山川氣象。緣一宮神。巴江之字寫於旗幕。以集同姓。伊州之曲入於管絃。以祭亡親。受歸戒戴衣孟。自稱黃梅會裡俗漢。約始終誓帶礪。不愧赤松府中忠臣。久掌群牧。能擇圉人。渥水雖出入尺龍。無良御則辱奴隸手。冀野今有千里駿。得吾公而知聲價新。讀

相馬經能辨水草。擬安驥集常忘昏晨。穆王三十
二蹄。走遍瑤池桃花之雨。明皇四十万匹。陷翻
錦里海棠之塵。幸哉今逢英雄主。所喜再見太平
辰。醉後壯顏不覺年迫耳順。專祝壽算齊上古大
椿。

文殊贊

把鐵如意。鞭金獅子。抹過五臺山。翻擲五百里。

魚籃

弘誓深如海。魚從何處來。嘆。古人所謂積行菩
薩。龍門曝腮者也。

馬郎

未開一卷經。音聲遍十方。求男者得男。求女者
得女。可怪不能接馬氏郎。

保安寺季陽藏主壽容贊

一自頂門開正眼。跏趺擁葉且藏身。卜隣北野梅
花雪。記舊南禪芍藥春。禿筭拈來天失色。孤帆
未掛海揚塵。森羅萬象熾然說。撥轉先師最勝

輪。

播之保安寺季陽藏主。廼正眼大光國師之遠
裔也。祖父竺源禪師以醫救人。余也生髮未
乾。竺源屢見分藥劑。至今年六十九。眠食猶
佳也。豈非慈濟一端乎。以故乃翁祖室老人講
交者不淺。然則與季陽藏主累世通家。其後霖
叢佐侍者寄壽容需贊。不辭以書之。

布袋贊

閻浮都率。百億分身。豁開布袋。分付主人。
文明六年甲午孟春初三之夜。播州網干村有
人。夢赤松野州前司政秀公。與岳林寺長老布
袋和尚並座談笑。兩身如一也。和尚時々分飯
入政秀口中。覺後以爲奇也。其年網干村大倉
屬政秀公。益信夢事有徵也。其後國家大亂。
公不動聲色。分衣糧於數萬兵卒。再收復國
家。豈非和尚所分之飯乎。庚戌小春。謁公於
鹽屋之第。出斯畫像以需贊詞。因記其事云。

龍源寺文溪禪師像贊

龍源元是大龍宮。流出曹溪一滴中。闔國權雖飯俗弟。宗門德已屬禪翁。姓於金華洞仙貴。諱與茶陵山主同。面目堂々不遮掩。夜濤吹月萬松風。

右。祖芳宗知藏主。廼文溪禪師神足也。出禪師遺像以需贊詞。余曾隨令弟赤松野州前司政秀公之請。寓龍源精舍者旬餘。以故晨夕欸語。知心不淺。因題拙語。以充万松院供養云。

天神贊

清客蒼官。以營爲氏。刹々塵々。圓通太士。

題扇面范蠡泛像

越大夫范蠡。爲越王欲滅吳。得西施以獻之。吳王築姑蘇臺極紛奢。遂滅吳以償夙志。於是蠡也一舸五湖。西施從之。越王思其功。黃金鑄其像。君臣之契如斯者希矣。宋文正公姓范。胸中有數万甲兵。人恐之。雖然慕其祖爲人。以何言之。題

翠峰院詩曰。翠峰高與白雲閑。吾祖曾居水石間。

千載高風應未墜。子孫還解愛青山。院乃范蠡舊宅也。鴟夷泛湖。文正愛山。其志在物外者。易地皆然乎。所不墜祖風者。有文正乎哉。

降龍羅漢

手持水瓶。

人々一顆寶摩尼。咄箇畜生亦有之。一滴未傾餅裡水。大千世界雨淋漓。

伏虎羅漢

赤手生擒大虫。颯々匝地清風。尊者伎倆如此。此外別現神通。

明叟常光禪門贊

泉壘天王寺屋主人。

言行兼備。名實共彰。眞箇在家頭陀。一口吞却三世佛。由來有力檀越。全身靠倒四天王。提百八珠誦持聖號。著五條衣彷彿僧郎。屋裡販楊州不屑小利。胸中吞雲夢猶有餘慶。子々孫々大乘器。刹々塵々常寂光。面目依然不遮掩。今年三十又三霜。

達磨半身相書于少林寺。

汝已歸葱嶺。吾今居少林。對面不相識。日照又天臨。咄々々。失却一隻履。脚下爛泥深。

金色扇子

金有五色。以黃爲長也。黃而黃者。莫超於閻浮檀。以閻浮檀比丈六金身。則墨汁不如也。是故金色弟子侍佛邊。則如鴉之在七金山也。以之可觀想巍巍堂々紫磨金容也。今披斯扇。則刹々塵塵莫非金軀也。扇子已破。金容在那處。咄々々。動則清風颯々。開時初日團々。掌中別有天地。擎出七金山。

秀林幸公居士贊堤三郎兵衛。

吾桑域踐萬乘寶祚者。伊勢遙々玉葉也。今藤氏登三公泰階者。春日の々金枝也。盖因二神庇廕。各闢萬代洪基。是故秀林居士兄弟。胥率依伊勢之太守。祖宗有靈。以春日爲本支。壯氣猶存。趙雲一身是膽。精神可掬。莊宗兩頰多髭。朋

輩皆虛左以致敬。藩鎮遠通使以求知。戴顓春遊。載酒聽鶯。平生樂事在此。莊生曉夢。欹枕化蝶。人間浮榮胡爲。掃地焚香常待賓客。澆花種樹如護嬰兒。惟昔賜族興家。築湖堤而學戒和尚。近年信法結社。入廬岳以隨遠法師。六十加五。鐘鳴漏盡。萬事皆空。舟行岸移。凡身即佛身。別無觀想。穢土是淨土。不涉思惟。畫幃展來如有語。一宵風雨隔三祇。

自贊

天隱翁來也。唯々。大雲門下四世禿丁。佛海派中一个渡子。說法五六會。滅木上坐之威。應緣七十年。弄絲傀儡之伎。紫衣纏身。金襴搭肩。阿々。似則固似。是則未是。

山僧居東山丈室之日。小師龍岷首座命工畫陋質。以需拙贊。即書數語應來意。其後十年。又寫像。請書其上。一个幻身。無安著處。依樣畫葫蘆。爲什麼不待他人點檢。因自許云。

雲岳宗秀大姉壽容贊

孀居久矣。擺塵累。標格巍巍。老比丘。南浦草香。遙仰德。北堂萱茁。自忘憂。元無五障。猶修善。唯有。一乘何外求。福壽康寧。諸子喜。摩尼百八。是春秋。

不動明王像贊

外現忿怒。內秘慈悲。觀根機而度上中下。把劍索以斷貪瞋痴。魔軍退倒三千界。童子追隨十二時。

昔承和五年冬。智證大師一夕夢中。金色不動明王現形。手把劍索。足蹈虛空。威焰赫然。夢覺命畫工。圖所夢像。此圖樣是也。堀出雲守秀世公與山僧講方外交者。五十年如一日也。此冬寄素絹。求圖其像。山僧雖不解繪寫。隨其請筆之。以爲護身之符云。

題扇

篋與扇。其名異其製同。自關而東謂之篋。自關

而西名之扇也。摺疊扇出於日本。非外國之製也。吾邦之人夏月開之。以除熱中。冬月摺之。以代手中笏。以故外國貴之。蘇頌演詩曰。扇從日本來。風非日本風。彼邦之人珍之者可知矣。勝雲詞伯需拙語。此便面其樣摺疊也。畫之以兩團扇。々々之中畫之以山水也。扇中有扇。畫中有扇。無盡重々。々々無盡。昔清涼國師外環十鏡。內燃一燈。鏡々相照。灯々相照。表普賢毛孔之刹也。此扇一揮。則八極清風颯然而臻。三伏酷暑忽然而退。豈不快乎。扇而有扇之謂乎。萬里江山不速而來。九天日月不麾而同。畫而有畫之謂乎。非灯非鏡。擎無盡重々。刹界於掌中。可謂勝雲詞伯神力也。初秋季夏末。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要看頭角新。

前真如香隱和尚贊

諱竹。即休察名。大統鈞文和尚之嗣。

佛運喚鹿苑相公爲難弟。曰宗曰姓。覆蔭天下。即休指虎岩老人稱阿爺。有禪有師。扶樹法門。竊顧

此翁付托。足配古宿評論。古柏庭前。同時聯芳者芝蘭玉樹。高節亭下。歲晚結交。即梅花山礬。俄任外史。擊鼓秉弗。可謂選佛及弟狀元。豎天龍指。法沛雲行雨施。跨金猊背。機弁電卷雷奔。綱宗句逢人拈出。鎖口訣即處掀翻。起東海而釣文王。叱退盲龜跛鼈。入北山以謝逋客。問訊夜鶴曉猿。幻化蹤跡于彼于此。本來面目不亡不存。噫。六十四年能事畢。行看龍子產龍孫。

春谷量榮法師像

姓從北闕。賜先祖。身在東山。侍相公。五十餘年榮辱境。秋風多破大槐宮。

春谷量榮法師。其先王孫也。事慈照相公者久矣。相公曾命畫工。圖翁之面顏。其寵眷可知焉。延德四年壬子五月廿五。嬰二豎以逝矣。實五十四也。孝子某不勝追慕。足成畫工所寫以作全像也。季秋初五。丁卒哭之辰。介于人需題一語。聊綴所傳聞者以塞責矣。

前天龍九峰大和尚肖像贊

俗系新羅三郎也。

灑々落々。堂々巍々。生武田武庫之家。遂作宗門偉器。倡佛光佛國之道。直傳遞代信衣。衆難爛熳望塵倚賴。諸檀雜還稽首歸依。在玉府則夜光明月。價聲幾許。登琴臺則陽春白雪。賞音者希。昔九峰作疏勸大覺住山。德重叢社。後双徑承詔對理宗陞座。名施京畿。可謂名實相得。實是後昆所睇。光明十方。三足金烏不得近傍。嗟峨万仞。八部天龍盡屬指揮。閉戶養痾。老驥伏櫪。虛襟齊物。白鷗忘機。問甲子則過九々之年。千釋迦不前不後。入清涼而領三々之衆。一文殊無是無非。夫謂之癩十如基以安普廣相公遺貌。承三郎後以增新羅明神靈威者也。

寶泉院殿豆州前司日山大禪定門讚并序

唐郭汾陽際遇肅代德三宗。平安史之亂。其功居人臣第一。以身繫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八男七婿。諸孫數十人。年八十五而薨矣。富貴壽考。前

古不見其比也。又宋范文正公材兼文武。胸中有數萬甲兵。拜慶州太守以討賊。其子純仁。德孺。孺從弟中濟。兄弟三人繼踵守慶州也。涪谿所謂慶州名父子。忠勇橫八區者也。日本安藝州有英雄。新羅三郎十三葉也。膂力過人。長弓大劍。如鬼如神。枕戈據鞍。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勝定普廣慈照三代將軍。以西事任之。隱然万里長城也。十男十女。諸孫森々。蘭玉相輝。春秋七十六而終矣。英雄謂誰。寶泉院殿豆州太守日山大禪定門也。長男長福寺殿信榮公。永享年中陣于大和州。受普廣相公之命。談笑討大敵。相公喜甚。割若狹全國。以賞其忠。子孫至今襲封爵。人皆謂有是父有是子。信榮公易簀之日。仲男大通寺殿信賢公立焉。與弟玉華院殿國信公連璧共被。應仁京師之亂。兄弟被堅執銳。百戰百勝。名振天下。信賢公不傳其子而傳玉華院殿。傳弟則傳弟。傳子則傳子者。五帝三霸之法乎。寶泉院殿

盛德大業所覃也。郭氏八男七婿。公之十男十女。富貴壽考。突過郭氏也。范氏三子相繼守慶州。公之三子亦相繼知若州。自三世至萬世幾葉乎哉。夫郭范二家。戰閔武勳雖盖唐宋。未聞一子歸釋氏。公之一男。興禪居大鑑之宗。諱光。號月甫。居東山司藏鑰。堅精進幢。撚新羅箭。可謂英雄有種。一日袖先考遺像。就余雷題拙語。聊采掇口碑所傳者書之。讚曰。

新羅玉牒。賀茂八幡。誰繼神德。十三葉孫。寶泉衮々。河出崑崙。于藝于若。甲斐其源。十男十女。玉季金昆。於戲盛矣。桃李一門。尾州人毛利入道前豐州太守和翁春公贊大江其姓號和翁。心豁春風靄々中。百八輪珠轉諸佛。抹過地獄與天宮。

文殊贊

這一卷經。未分題目。七佛之師。無繩自縛。

諏訪信濃祖秀實翁居士壽像贊

諏訪大神印跡於吾國者。天孫降重之始也。如元氣在天地之間。未見其形。其後百七十九萬三千餘歲。神功皇后庚辰之歲。蒙古酋長欲吞吾國。皇后御之。幸肥前松浦縣。官軍七千餘人。戰艦四十八艘。蒙古五十萬人。十萬八千艘。以吾較彼。則滄海一粟也。不知幄籌所出也。於是諏訪住吉諸神現形先驅。大風起焉。黑雲揚焉。沙飛石走。擲乾珠則海涸成陸。撒滿珠則陸湧變海。蒙古舟船粉碎于濤山浪岳之底。不施寸刃以斃五十萬人者。吾神國可畏者也。其後一千餘歲。蒙古雜種操六百萬艘。又襲吾國。軸艫相啣。人馬往來如蹈平地。艤于西海之岸。實後宇多院弘安二年己卯季夏也。大神變大蟒。頭枕築紫。尾挽信濃。其間數百里。腹腰鱗甲隱于雲霧之中。如銀河掛秋天也。人々舉頭見之。嘆奇哉々々。東北風來。簸蕩蒙古船。如神功皇后之時。匹馬筋輪無反者。是皆諏訪諸神威靈昭々者也。其餘不

讚皇祚衛護佛法者。詳于諏訪十二卷緣記也。凡國家有武事。則治兵振旅。必祭之以爲軍神也。神之顯於科野國者。人皇卅二代用明天皇佛法東流之時也。有八歲童子。其名爲有員。隨神以入信州也。大臣守屋拒之。童子率兵神以力戰。守屋敗績。弃甲以走。童子追之。就守屋城下。搆神席。於是神又現形。童子製御衣以獻之。人號之曰御衣木脫童子也。神宣言曰。神無形。以祠官爲躰也。爾來有員子孫作祠官。不齒他姓也。或曰。大神普賢也。有員文殊也。二聖並化。開跡顯本者。非雷鷲嶺之會而已也。等持院殿仁山將軍握兵馬權。以指揮六十餘州。入夢窓正覺國師室。參究宗旨。旁涉廬算。國師曰。信州諏訪神孫。有圓忠者。臥龍也。將軍欲治天下。宜召圓忠。廼圓忠於信州艸廬。因屏人諮之。以興復之道。應對如流。將軍大悅。恨相見之晚。無晨無暮。出入蓮府。其言可采者夥矣。將軍創天龍巨

利。諸國師爲第一祖。命圓忠監土木之役。修鳳功成。牧牛衆整。將軍賜手簡以褒之。三會塔下立圓忠靈牌。約龍華之期也。平生最善和歌。其警策之詞。載在千載。後拾遺。苑玖波集等也。柳營春日百花盛開。將軍指庭下信濃櫻唱句。以命圓忠續之。蓋唐文宗柳公權唱酬遺韵也。武弁僉榮之。圓忠乃御衣脫木遙々華胄也。今信州前司從五位貞宗。沂圓忠則五世也。事慈照常德。泊今相。始終一節。忠與孝并焉。名與實兼焉。延喜之式。建武之式。成敗式條。貞觀政要。無不通曉也。欲不墜圓忠家聲。家有十二卷諏訪緣起。看盡讀詞。則不移蛙步。坐知一年七十五度祠祭也。今年六十双。鬚髮蒼然。壽者可卜。寄壽容就予見需拙贊。再三辭之不獲止。采錄諏訪氏之承於神者。以系詞曰。

赫彼諏訪。其德明々。威及赤縣。恩覆蒼生。夷狄襲罔。罰以神兵。子孫世々。以神爲名。

惟吾祖秀。忠孝兼并。評歸月旦。年及耆英。判斷訟牒。一言息爭。普天卒土。信受奉行。

前寶林茂叔和尚慈像贊語

神足晦菴求之。住攝州光明寺。

藏巧於拙。慎行與言。嚴規守己。霜風肅々。談笑向人。春日溫々。海會雜華。胸中雖含容法界。寒灰槁木。默然以賓送晨昏。居東山后板秉拂提綱。激起曹源一滴惡水。董西州名藍上堂視象。豁開寶林十刹化門。編光明藏。橘洲文字。猶在傳太極圖。茂叔名實共存。二十年前單丁住持。布衲遮寒。自誇董天之富。三十年後一子親得。銀盃盛雪。忽報忘日之恩。且道喚什麼爲一子親得。咦。謂之得晦岩於罵天四世之後。以評品五家啓迪後昆者也。

前天龍肅元大和尚讚

自明國持寶蓋。寄天龍寺。

十分相似。一毫不差。寔是明國丹青所幻。全非日域金碧所誇。惟師也籍甚聲價。黃金爲之失色。溫然道良。白璧元自無瑕。蚤歲寓東京關藍。

出門紅塵紫陌。中年移西洛名利。開窓翠竹白沙。操梵音而發揚衆中首唱。起勝定以拈出向上鼻巴。航于真丹者三四回。蔑視南天閑達磨。居于太白之第二座。度越東土小釋迦。熊野之詩。先師公案未了。龜山之命。丞相恩渥何加。塵々建立化門。施毘耶五百寶蓋。念々莊嚴報土。課永明萬部法華。涅槃之後。大人真相忽然示現。空劫以前。法身應用何有周遮。示靈夢於傍僧。摧枕喚起莊生胡蝶。求陋讚於山野。援筆塗抹小德暮鴉。爲眞乎爲假乎。是夢耶是覺耶。恁麼恁麼。不恁麼々々々。不愧七朝帝師夢窓正覺克家者也。

右。天源肅元大和尚之像。南遊之口。大明國能畫師所筆。如明鏡寫影。見者無不叫奇哉者也。和尚瘞履之後。入神足旭峯寅公首座夢曰。可求讚語於天隱叟。以故就予請題其上也。旭峰所傳不可容疑咒於其間。乃綴數語以

塞來意云爾。

神農圖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德不以形。是故伏羲氏虵身人首。神農氏牛首人身。皆不害爲聖人也。神農氏王天下也。在伏羲之後黃帝之前。斷木爲耒耜。教民耕作。嘗草爲藥餌。救人疾病。然則飢而有食。病而有藥者。豈非神農之德乎。其後黃帝命雷岐伯。著內外經素問之書。應病施藥。病多則藥亦多。神農之藥有百二十種。後人所加至一千八十二種。於是人身安國脉調者。實自神農所製耒耜。神農所嘗藥餌而出者也。佛書所謂東方瑠璃世界有大醫王如來。施八萬四千法門之藥。治八萬四千煩惱之病者。豈異人乎。(之藥)見牛首人身之異。勿起輕易之想。今之人。其形乃人也。其心乃獸也。以何言之。奪農時不令民耕作。爭國起兵。互戰互爭。戮無辜之民。見天傷不施醫藥。飢而死者。傷而死者。年々有之。日々有之。

可謂人面禽獸也。苟見斯像者。豈不愧於心哉。

達磨半身

皮肉骨髓。分付他人。那個是汝全身底。嘆。楊子江頭楊柳春。

赤松別所大藏少輔則治公壽像讚

赤松別所家譜。從月潭圓心而出也。以何言之。大將軍等持院殿尊氏。貞和五年。以播州佐用豐福之村賜赤松右衛門敦範。其詞曰。任祖父圓心讓狀。然則敦範爲圓心之孫者明矣。今別所大藏少輔則治公乃敦範之裔也。文明十五年癸卯冬。但州之敵入播。軍失利東西分馳。備州作州亦屬敵軍也。明年甲辰正月。但兵遂奪播也。于時則治公承太守政則公之命使于京。聞播州太變。單身蒼惶赴泉州。二月九日。擁政則公入京。窺身於旅舍。不令人知之。密運籌策。聞于東山相公慈照院殿。請平但軍也。始政則公在櫺櫓之中。再與圓心舊國者。東山相公謫謀也。以故馳羽檄

於隣國。爲政則公助順也。於是播備作三州精卒介馬架箭。以夜繼晝。謁京之旅舍。欲達首丘之志。文明十六年十二月二日。政則公發京留攝之有馬郡。以待春也。十七年三月入播。金鼓振地。積屍亂麻。但兵陣于西。播軍壘于東。相持不下者五年也。長享二年戊午七月十八日。但兵弃甲夜遁。備作二州不旋踵以平矣。赤松氏兵威復振也。再復舊國者。雖爲太守指揮精卒忠勇。是僉出于則治公籌略也。於是政則公感則治公忠勤。割膏腴之地以封之。又令播東八郡屬麾下。可謂君臣道合也。忠于主者孝于親也。則治公喪母以來。逢其忌日。則印法華經王一部。以施僧俗以讀之。見聞者誰不感激乎。山野久講友許之交。命畫師寫壽容需拙贊。因書其涯委。以冠其首。讚曰。瞻彼豐福。佳氣鬱葱。圓心諸子。扶桑掛弓。遙々華胄。得則治公。事親奉主。惟孝惟忠。

文明大變。大哉其功。指揮八郡。居播陽東。壽容惟肖。頎然英雄。金湯佛法。壽算無窮。

題扇面西湖圖

西湖有三。曰杭。曰潁。曰惠。以杭爲第一也。環湖則三十里。而遊人患之。翰林蘇公築長堤。以通淨慈靈隱之前。插之以芙蓉楊柳。望之則爛然如錦繡。景彌勝路彌近。遊人喜之。自作詩。譬之淡粧濃抹西施。又曰。杭之有西湖。如人有眉目。指境爲人。有蘇公乎哉。畫僧雪舟南遊之日。屢遊西湖。執筆自寫晴好雨奇變態。予介人求一本。於是圖於絹素。自防州寄之。予起臥對之。以彷彿想餘杭勝槩。天地之間。別有何樂乎。鳳裔侍者從何得之。以上于扇畫。所謂名畫通靈。羽化登仙者乎。

前住建仁廷瑞和尚壽容讚朴堂之詞。今在吉原。住芝梅。千山雪。萬國春。建仁入門句。

語言反朴。襟韻不塵。乃翁爲聖無動明王再生。

直傳金剛寶劍。此即稱大吉祥菩薩補處。撥轉根本法輪。論甚始覺本覺。不妨前身後身。心空登及第之場。(免職)司毘盧法寶於三藏。首唱臨楞嚴之會。制如來禁網於九旬。黃梅密付雖試初步。翠竹真如適記舊因。西海經年之行。兩鬢霜。孤舟月。東山入門之句。千山雪。萬國春。踢倒曹源滴水。以浸三千刹界。不度天台石橋。而撈五百懸真。庶幾與先廬於一木。等法算於大椿。久挑慧灯照昏暗世。且飯故里待太平辰。

本住開山天柱濟和尚像

佛海嗣子。大雲孫謀。官位纔止建仁板首。遺德猶及高安灘頭。要見拄天一柱。俄停中流孤舟。山僧不受然灯之記。滅後未添麴多之籌。雖然恁麼。住兩處古刹。董一瓣兜樓。非報平生恩庇。蓋償宿世怨讎。誰知父子不傳底。彼此難遮滿面羞。

師滅後四十九年。永享三年辛亥。山野年甫十

歲。薤髮備徒弟之員。蓋慧文之承龍樹。薦福之嗣雲門之謂也。雖不見師面。命工肖其像。以永充播州揖東郡高安山本住禪寺晨香夕燈供類。令住持江心岷首座。知授受有自也。

華屋曇公座元肖像

兩耳卓朔。双眸炯然。不蹈京華塵。生長越山川。承道山雲山之後。唱佛源本源之禪。勝定相公贈長老榮號。寶嚴夫人結養子夙緣。真觀清淨觀。檀越欽風而護正法。人相衆生相。工夫忘我以任安眠。據曲录木床。收萬象於叉手。搭金襴伽梨。擔大法於半肩。日用法身向上。行道威音以前。金剛窟是文殊境。住世應機八十年。

善甫賢公座元壽容

標格端肅。語言溫純。宗猷由良古佛。俗系新羅明神。作興先廬。如韶石有古塔主。荷擔古法。思慮早出遠上人。初中後皆善。少壯老共遵。鷺嶺一枝之花。吾無隱爾。熊峯二株之桂。德必有隣。

插莖草則建賢于梵刹。傳伽梨以擬達磨屈陶。鐵網漫天。今迎如來九十日之法歲。銀盃盛雪。已過祖師二百年之忌辰。殘膏剩馥潤色後輩。春風和氣露出天真。福壽康寧能愛道體。脩齡何讓楚南大椿。

佐々木六角祥光寺殿源忠貞贊

宇多天皇之後。無愧遙々華胄者。賴朝大將之時。所謂佐々木公也。奉使向洛陽城。其他楫原度駿馬於宇治河。高叫萬騎先陣。承詔守近江國。想彼秀里斬大蛇於勢多橋。同稱一世英雄。不辱先烈者。夫吾源忠乎。嚼齒討父兄之讎。山川復舊。嘗膽雪臣民之恥。草木靡風。到處得六角稱呼。霖雨思賢佐。累代襲四郎官爵。山河誓始終。或時彈琴詠歌。奏乾闥婆王音樂。或時焚香默坐。現維摩居士神通。梅花樹下有髮之僧。學詩跳出豫章窠窟。芭蕉葉上斷腸之雨。參禪入得勝定室中。衣冠劍佩。外雖現俗諦。竹樓蒲團。

心常栖梵宮。是故了知生死。如遊園觀。放下身心。似處虛空。生前早了因果債。福祿必在子孫躬。五色祥光今亦古。氣佳哉鬱々葱々。

達磨贊

片岡山下。少室峰前。要會西來意。麼。對面隔西天。

前天龍九峯大和尚肖像讚

如是我聞無說々。廓然聖諦不傳々。脚跟下事難遮掩。春谷花開月在天。

右。東山春谷葩公藏主侍前天龍九峰大和尚巾匣者久矣。執筆自寫之。十分相似。就余需題其上。余已作大和尚贊語數百字。今又何言哉。卒賦一偈云。

前開善古雲和尚遺像贊

額髭蕭颯。風搖碧葦。神氣清高。露滴金莖。長二三尺之時。脫襁褓而出信陽故里。年十四五之日。吐文詞而驚洛社耆英。強記兼人。經書過目。

成誦。談論無敵。座席虛左相迎。風月滿囊千首萬戶。夜雨閑窓一灯五更。種十箇竹印歲寒心。工夫霜荒雪老。拈一枝花示正法眼。說法電掣雷霆。萬里師翁期之以西駕神駒。常試天步。一條台衡譬之培風鷗鵬。難測雲程。古雲續北峰箕裘。異代同稱。大鑑傳東山衣鉢。正令當行。嗚呼雖住金園以拜丞相鈞帖。所惜不入玉府而殿提佛祖權衡。別後已經七周寒暑。相逢何隔一段光明。幸有龍孫龍子在。入荒雲自一噓生。

前開善古雲和尚。余忘年心交也。其生知學知魁偉傑特者也。家曉戶知。不俟余瀆告也。長享二年戊申之秋。知命之年嬰風恙。迨仲秋初九以逝矣。嗚呼命哉。裝褫遺像。謁予製贊。再三斥之。今茲適丁七周忌辰。不勝追慕。掇其涯畧書之。以贈令嗣梅渚全龍侍者云。

題曇侍者遺像

東山西華曇侍者。前弘祥子敬西堂季子也。爲人

謹慙。如老成人。九齡之時。命予剪双髻作僧童。相從者三四年也。父母只有斯一男。以故撫之如掌珠也。十九歲之冬。出衆問禪。拈華堂中。聳動群聽。至今稱焉。予亦竊喜新豐門下一佳衲也。明應癸丑十月十一日。二豎作祟而亡矣。嗚呼天乎哉。其夕津送。予俄唱秉炬之語。蓋不忘少日同床也。今茲小春。父母入寺。供佛齋僧。營一周之忌齋。畢出一小軸曰。頃者檢故紙之中。獲箇片畫。其眉目乃吾兒也。伏承和尚戲筆之餘及之。是否焉。願賜一語。掛壁上以供香灯也。予今不記之。雖然開之熟視。則西華竹馬之年。予見其兩頰豐盈。戲寫之以爲調笑者也。不付于爐中而藏于篋中。平生誠心益可見哉。不覺老淚承睫。西華二十四而沒。予今七十三而猶殘。彭殤不齊者。吁可怪焉。古人曰。戲言出於思。戲動作於謀。發於聲色。見乎四支者。夫是謂乎。因賦一章以慰父母之感云。

昨夢無蹤萬感深。何知片楮尚存今。雖吾戲筆却揮淚。料得朝來父母心。

寶光院玉章和尚壽像

胸襟純粹。操履端莊。向人春風和氣。責己烈日秋霜。晨誦夜諷。祝檀門而掃蕩魔軍。眉間掛三尺冰。霜辛雪苦。興先廬而安置佛祖。肉髻放百寶光。笏室寥々。不管市聲塵枕。經書快々。從教月色侵床。黃梅山裡祖師昔賜法雨宸奎。直付遞代衣鉢。白花岩前菩薩今現慈雲懺主。豈非吾宗金湯。故國水隔雲遮。示生緣於南方佛法。往事星移物換。唱正宗於西山文章。景德臨川。應機舉揚宗旨。長安洛陽。隨處把定封疆。大枝大葉大根大莖。瓜瓞綿々及後。如琢如磨如切如磋。珠玉琅々在傍。茲記昔年一葉舟中。伴我以吟過阿波之鳴渡。何知今日數尺絹上。對翁而坐看福山於鎌倉。此外別有大人真相。森羅萬象巍々堂堂。七旬加二顏猶壯。歲々梅從雪後香。

前住建長玉章和尚壽容。其徒如琢玉侍者持來。請題拙贊。予不辭之。隨其求者何也。予常陪慈雲大川禪翁座。必令和尙爲光伴。(亦作)檀信敦者。目擊以知之。興祖塔於應仁逆亂。盛道化於故國臣民者。其功居多也。延德辛亥三月二日。乃永泰院殿一百年忌辰也。予應普說之命。發京師赴阿波。又辭阿飯京。海路往返。殆乎一月也。與和尚同舟。以涉鳴渡泊岩屋。此兩所天下絕嶮。吾邦瞿塘滬瀨也。如琢侍者亦揚帆擊楫。同嘗艱辛。到今不能忘之。然則知和尚者。非一日之雅。其求豈可辭乎。因綴蕪詞。兼述舊遊云。

浦上美作守壽像讚

天下稱英雄者。或雖專攻伐。不能靖禍亂。或雖盡忠勤。不能謀悠久。漢高帝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者。子房也。(蘇則)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者。蕭何也。連百万之衆。戰必勝攻

必取者。韓信也。此三人皆人傑也。東三傑以爲一人者。美作前司浦上紀則宗平。以何言之。嘉吉辛酉以來。赤松一門不振者。殆乎三十年。則宗撫育松泉院殿從三品政則公。爲赤松的嗣。以待時也。應仁元年。諸侯爭權。天下瓜潰。箭入昭陽。笳吟細柳。則宗與細河右京兆勝元公。飛羽檄召諸將。固壘深塹。十餘年之間。百戰百勝。西蕃東鎮。皆豎降旗。於是收復播州備州舊國。以再興赤松之家。豈非天下英雄乎。京師陷沒之初。應仁丙子之秋。大內左京大夫黨子叛。以向京師。則宗往攝津州猪取野防之。兩軍交戈。積屍亂麻。則宗不芥蒂于懷。逐西軍以入京。陣洛東岩藏。敵襲則斃之。其冬十月。敵焚北京相國寺。猛烟已及柳營。則宗介馬出岩藏陣。且行且戰。入北京以護赤松之障。官軍吐氣。精神一倍也。然後誘越前朝倉彈正左衛門尉屬將軍麾下。因是金穀自北而通也。洛南山崎。西國咽喉也。

將軍命則宗居之。敵日々盡力攻之。城中力疲矢盡。失守以出。則宗不移時日。鼓噪又攻之。敵皆弃甲而走。一日之中復讎者。古今未見其比也。京師太平之後。召則宗領御史之官。刑賞中度。奸盜潛蹤。有烏臺威風也。文明十五年。但州之兵犯播州。其明年。長男少男。春夏之交。代君父以殞命。僉曰。有是父有是子。長享元之年秋。常德院殿摩諸將。以屯江州也。江之甲賀郡豪傑所聚也。則宗破其巢穴。然後分諸將以陣之也。先欲誅山內宮內太輔。召則宗囑之。平明圍陣。梟其首以獻之。常德院殿乃割膏腴之地以賞其忠。辭以不受。聞者賢之。自慈照院殿。至常德院殿。直賜手札以賞其丹忠者。溢積盈箱。秘之於家。以爲子孫之寶也。明應五年。從三品政則公逝矣。人心凶々。群吻不閉。禍起蕭牆。東西鴻溝。國如

累卵之危。以斯夏聞於相府并右京兆。講和議於東西之衆。撰日會盟。舉盃一啖。浮議氷釋。黎民安宅矣。則宗爲人。鬢髯颯々。霜雪紛如。眼睛活動。益老益壯。人指以爲洛社耆英。見飢凍者。脫衣々之。推食々之。迎上客招名士。宴于花詠于月。未嘗語亂神怪力。及其臨大節決兵容。如竹節迎刃以解。凡逢祖父親眷忌日。則供養佛僧。諷誦經咒。府中多暇。則設連譚之會。忘老將至也。近年有勅選。名其集曰兔玖波集。則宗所誦者三句入其集。可謂武弁之榮也。稽其譜系則人皇第九代開化天皇玉裔也。紀武內。紀貫之。公祖先也。延喜聖代有古今集而出。其序貫之所撰。其詞曰。歌以和武夫之心。寔哉。公嗜和歌者。承祖先也。山僧與松泉院殿。有師資之緣。是故諳公行實。就山野見需題拙讚。鳴〔下闕〕

續群書類從卷第三百四十

文筆部廿四

默雲詩藁

絕句

宮井轆轤

睿思殿東金井清。轆轤曉轉似車聲。宮娥夢破梧陰月。引者不知聽者情。

埜渡橫舟

用則滄溟舍葦叢。濟川事業屬篙工。渡頭潮落無人繫。弱纜空期萬里風。

花時典衣

白髮逢花惜老年。春來好與綠樽眠。脫衣欲典杏村酒。百結懸鶉不直錢。

秋雨書懷

連朝積雨意如何。萬恨空令雙鬢皤。(只曉)桐葉芭蕉猶未破。秋聲偏向小窓多。(北)

池館晚涼

山水元供仁智遊。府君池館割滄州。何知九陌炎塵脫。繡戶珠簾探借秋。

公餘惜春

春事難留生有涯。偶逢休暇惜年華。幽齋日永朝回枕。夢遶故園曾種花。

贈接花人

此人手裡轉洪鈞。白々紅々接得新。莫道種桃無

李實。一枝分作兩般春。

雨中送春

陽春有約赴飯程。陽雨打疎簾難耐情。想是堂々行不得。殘紅濕處鷓鴣鳴。陽

隣寺鐘聲

溪北溪南擁梵宮。寒鐘互答五更風。此聲若比隣人笛。思舊情多殘杵中。

醒醐看花

暖日和風已涉旬。芳遊誰不賞心新。良宵秉燭花前醉。一任明朝雨洗春。

春山雨意

前峯欲晚失斜曛。濃翠空濛看不分。行雨神娥戀花否。春陰淡々楚山雲。

爲竹移居

茅屋雖低不可輕。四簷竹與主人情。夕陰若早侵書帙。除雨三竿招月明。

贈下第人

紫陌春風擇婿車。恰君白髮獨飯家。短衣荷鍤蔬畦雨。換得長安一日花。

春寒寄人

春陰吹雪洒茅檐。料峭寒從昨夜添。只恐狂風捲花去。晚梅院落下重簾。

次夏菊句

群卉無顏酷暑天。一枝金菊獨秋妍。夢魂欲入風霜國。自採斯花作枕眠。

天街曉雨

聖主恩波與海寬。曉來作雨洒長安。蕭々更覺春寒退。碧瓦今朝雪不殘。

贊陸放翁

詩到茶山續者難。劍門細雨塞驢寒。吟身何啻爲梅化。又作蓮華博士官。

讀三國志

鼎分天下立乾坤。正統獨推劉氏孫。若達臥龍三顧志。魏吳虎犬被并吞。

高麗松霜

遠人貢扇月團々。只織松膚無製紈。手裡南薰涼一味。仁風元不隔三韓。

贊陸龜蒙

松江秋雨損閑田。又作散人操釣船。把菊一叢澆不盡。留得後賦屬坡仙。

竹陰暮聲

翠竹四簷暮。誰。丁々又見夕陽移。清陰好付巴園叟。想是橘中聲不宜。

仙洞曉霞

霞彩染來王母袍。群仙開宴洞天高。曉風一抹吹殘處。遮却碧桃作絳桃。

竹窓聽雪

賢主開窓叢竹間。北風碎玉雪聲閑。曉來不恨竿竿折。明日定添梢外山。

洗竹見山

窓含竹色晝常閑。除雨三竿欲見山。捲却佳人雙

翠袖。檣頭高擁綠雲鬟。

同

竹外有山初得逢。雨餘脩綠幾重々。吾廬莫道少詩興。昨日千竿今萬峯。

山房雨竹

憶昔何山夜雨中。醉時寫竹老蘇公。閑房此夕看如畫。窓外蕭々玉一叢。

同

自愛山房竹一窠。又吹春雨洒簷阿。去冬雪壓數竿折。今夜蕭々聲不多。

春江浴鳧

作歸當年入漢廷。紅塵點污翠毛翎。飛來一洗春江。新沐將雛眠晚汀。

同

傍母鳧雛無力飛。東風吹綠洒毛衣。暮春我亦裁春服。與汝雙々去浴沂。

同

雪盡春江綠正肥。雙々浴罷蹋波飛。猶餘漁父滄浪水。付與沙禽濯翠衣。

山齋讀書

山齋客少鎖烟霞。攤卷何人泳聖涯。暮史朝經寸陰壁。掩窓閑却一春花。

春寺殘鐘

鐘噓百花深處樓。亦知僧夢有閑愁。春宵自與寸莖短。月已沈時聲欲收。

官居聽雨

茅齋臥雨幾黃昏。聲入殘花獨斷魂。今夜玉堂聽不厭。四簷滴々是天恩。

掖花春雪

左掖東兼右掖西。春寒紅瘦暮淒淒。明朝若有催花詔。好把雪泥成紫泥。

松軒春雪主人南禪菊澗寮開。

千尺松應支萬間。雪晴蒼色映南山。東風一夜虛檐滴。疑是髯龍行雨還。

溪溜梅萼

數聲牧笛碧溪灣。片々落梅春晝闌。花亦年來心不鐵。暗隨流水滿塵寰。

葉底殘紅

老紅片々已辭枝。風雨暗嗟年易衰。萬木陰中春一點。纔殘花似未開時。

宮漏出花

待漏院前花似烟。萬官立馬欲朝天。峭寒夜澁銀龍水。百刻聲遲紅濕邊。

秋燕如客

西風作客羽差池。舊國烏衣天一涯。衰柳枝疎秋社雨。旅愁獨有雁賓知。

宮人拜月

廣寒宮殿碧雲涼。遙拜嫦娥獨斷腸。只願君王如此月。恩光夜々照鰥床。

扇面柳燕

垂柳陰々春雨纖。一雙新燕認誰簷。風前無力差

池影。知是佳人未捲簾。

稚竹可人

竹有佳兒漸老成。(同1)新梢超母玉莖。此君於我四時好。夏聽雨聲冬雪聲。

又

標格何慚梅與松。(三若木詩)能全大節在嚴冬。只應相敬不應侮。一雨明朝必化龍。(同1)

久雨思友

一月終無一日晴。階前履跡綠苔生。故人欲識愁多少。請數虎檐點滴聲。

城外春遊

黃塵烏帽不宜詩。城外春風吟髭。八九人家雨過後。看花自愛蹇驢遲。

折枝榴花

堪咲當年漢使臣。星槎遠載一枝春。東山自有榴花洞。朵朵紅雲獨避秦。

新綠可人

萬木陰從春去青。可人嫩綠畫冥冥。南薰吹度黃鶯路。還勝花間四雨亭。(同1)

驛樓聽杜鵑九洲和尚赴澧州

驛樓投宿夢頻驚。月向杜鵑啼處傾。去者躊躇留者恨。一聲今夜是千聲。(同1)

贊安期生

六王囚入祖龍居。獨有安期不仕渠。玉舄留蹤歸去後。鐘疎蒲澗夕陽初。

夜行觀星

風掃纖雲玉宇晴。大星影映小星明。微涼渡處月離畢。想是來宵聽雨聲。

漁村殘雨

烟樹微茫雲半遮。忽看片雨渡平沙。漁翁罷釣滿身濕。定識簑衣付酒家。

松間楓葉

青松紅葉色交加。霜後猶勝二月花。此夕如期官駕至。盡將錦繡飾山家。

歲暮話舊

一夜寒窗剪燭談。梅邊風雪舊同參。人生易老只須樂。屈指明年四十三。

春陰欲雪

薄暮春雲合又疎。惱人天氣意何如。明朝欲出瀟橋上。醉後呼童秣我驢。

又

薄暮定應聽雪聲。朔風入竹颯然鳴。春陰俄頃變成雨。失却書窓一夜明。

僧院新涼

(應問)塵間何處避炎官。松院尋僧夜色闌。莫怪劇談身不汗。贊公白雪使人寒。

掀篷梅圖

梅花^(設)逢底一簑翁。身在橫斜踈影中。漁笛聲々昏月後。暗香吹度打頭風。

秋熱喜雨

應是南訛長養功。炎雲夾日未西風。蕭々喜聽山

窓雨。汲引秋聲上井桐。

山寺槐花

邇英閣下不成陰。滿樹黃花山寺深。漏却斜陽秋景淡。一僧歸處暮蟬吟。

村校夜雪

師道不傳難決疑。青衿手卷雪殘時。諷聲緩度燈窓竹。今夜程門侍立誰。

中秋遇雨

天上月從何路過。狂雲吹雨妬嫦娥。蕭々打盡廣寒桂。來夜清光定可多。

又

一年一度待中秋。月與人心風馬牛。白髮豈無今夜恨。燈前聽雨不登樓。

招溫泉人

人在南州何日來。飯期雖近首頻回。好分一滴溫湯水。浴此寒村雪後梅。

欲發溫泉

杜宇聲々客夢長。山房借枕一旬強。征鞍欲發頻回首。今夜他鄉是故鄉。

山寺晚櫻

(後城)
落花飛作馬蹄塵。山寺晚櫻初占春。堪笑閑僧被鶯惱。風前蹴雪洒烏巾。

松陰納涼

上是青松下綠苔。晚來避暑暫徘徊。清風洒面冷於水。猶記深冬掃雪來。

涼雨留客

不是茶瓜留客遲。西窓涼雨共論詩。家貧愧我無盤味。只使秋風染鬢絲。

竹鶴障子

不宿松梢一片雲。竹間清唳出雞群。芝田歲々雞皆好。玉立標標似此君。

雪裏早梅

雪裡何處覓橫斜。一兩枝春野水涯。薄暮支筇迷望眼。瑤瑤滿樹似無花。

花多晚興

片々殘紅減却春。晚風覓句岸烏巾。扁舟夜返山陰雪。未見花前興盡人。(過イ)

夜坐有感

滿地干戈何日休。寒衾亦不夢刀州。多情夜々霜天月。照見幾人枯燭頭。(全イ)

新居移松

青山圍處著華軒。剩挿松苗固本根。春雨他年高百尺。好令老鶴養兒孫。

又

數寸松苗雨後青。移來聊欲壯門庭。新居不乏長生藥。上有菟絲下茯苓。

池亭賞月

牢落逢秋雨歲間。今宵豈謂寓斯山。素娥亦以客蹤否。寒影隨波暫不閑。

次開爐句

(開イ) (不イ食説イ)
圍爐譚食不譚禪。布被蒙頭瘦入肩。何管天寒樵

價貴。丹楓如火四山燃。

雨中見楓

丹楓何處最堪看。鴉影鱗鱗落照殘。可惜深山僧舍裏。數株憔悴雨聲寒。

冬夜談懷

殘生無幾髮。又見三冬亂裡過。爐火漸消談未了。半輪雪月半干戈。

扇面棘梅

花從雪後早知春。寂莫何辭野水濱。荆棘叢深攀不得。一枝難寄隴頭人。

池館避暑

細川典厩亭。

池臺臨水藕花香。盛夏披襟忘日長。賢主胸中有霖雨。晚來吹作旱天涼。

書齋晚涼

書齋寂寞傍軍營。每遇故人先說兵。莫怪新涼拋夜讀。弄如士者魯諸生。

春寒花遲

舊臘寒從年後加。尋春薄暮問君家。爐邊擁被無他語。屈指梅花與棟花。

春雪勝會

諸公詠雪鬪才華。高會今宵似謝家。銀燭燒殘看更好。不春花勝海棠花。

賀探花郎

金榜名高登第人。曲江開宴漲車塵。寒梅耐雪三冬學。入手日邊紅杏春。

渭水垂釣

八十年光渭水流。纔存兩齒欲抹周。晚風吹亂釣絲影。有待文王來上鉤。

首陽采薇

夷齊獨得聖之清。蔽滿春山娛此生。義氣一襟誰繼者。菊籬秋老晉淵明。

新綠迎夏

一雨一晴初夏天。林梢漸欲聽吟蟬。吾廬只爲柳營近。綠自將軍樹上連。

泉亭勝遊細川讚州亭。

主人雅量幾山河。築作青巒疏作波。泉上俯看亭下影。吟詩誰不百東坡。

雨後秋山細川典廐亭。

看山何處快移床。尤好秋光與夕陽。奇觀不渝黃落後。欲紅楓葉待新霜。

雨後綠陰

万木成陰一雨間。公庭無事鳥聲閑。夏深猶可添新綠。竹色映苔々映山。

楓林暮鴉北禪和尚曾在此處。

曾爲先師住此村。秋光山色典刑存。霜楓吐出胸中錦。鴉影未乾殘墨痕。

約客見楓

花時風雨負春遊。九日又過黃菊秋。天以霜楓今付我。與君吟到夕陽收。

官暇茶話細川右典廐亭。

酌盡金樽九醞霞。餘酣煮雪嗽雲芽。主人迎客笑

相語。風味似僧唯蜀茶。

雪裡問梅伊勢殿題。又立春前一日。

先識春從明日加。數枝帶雪玉橫斜。一寒欲問山林士。何處遺賢似此花。

又立春前一日。

春在明朝花較遲。一枝綴玉雪中籬。主人勤問梅消息。只爲和羹不爲詩。

雪夜無酒

對雪無詩酒亦無。風前撚盡幾吟鬚。向人誇說屈原後。天地獨醒梅與吾。

九世戶圖

天橋佳境世皆聞。松影連邊海色分。想是神龍行雨罷。擎灯又出曉堂雲。

花院碁聲

花外丁々西日傾。兩鬢無語對碁枰。風前蹴落數枝雪。知是春禽驚子聲。

陳搏睡圖

鳥啼花落華山春。一睡駒_レ々連十旬。五年興亡夢醒後。黃袍新擁屬豬人。

驛樹蟬聲

驛樹連邊暑氣收。暮蟬代我說離愁。佳期在近北飯日。莫送漢宮黃葉秋。

秋菊佳色小補會岩栖。

髮華閱盡光重陽。獨怪黃花老益香。只爲一枝佳色在。短籬亦是魯靈光。

松上宿雲

先人曾種一株松。清蔭重々雲半封。自此吹成春夜雨。門庭養得光鬢龍。

花院書聲

春院晝閑花影移。誰歟對卷獨吾伊。晚風吹落鶯梢雪。窓似孫康夜諷時。

民家殘梅

殘梅瘦在野人籬。何異仲尼居九夷。黃菜花邊風雨後。暗香疎影德其衰。

六月不熱

蓮已迎春麥送秋。朝寒猶擁黑貂裘。路臨官道勢將熱。此夕初登消暑樓。

秋水芙蓉細川右典藏殿。

合在寒江寂寞涯。一叢何意托豪家。初秋開到風霜後。晚節無羞老圃花。

折枝桃花

青春無賴去忽々。忽見桃花雨後紅。好插佳人玉釵上。一枝吹折五更風。

鶯邊繫馬（次一）

亂後柳衰鶯亦迷。長廊繫馬雨淒々。春風又遇昇平日。百嘯聲中振鬣嘶。

花下醉步

可惜庭花漸欲飛。鶯邊移步共褰衣。主人勸客々酬主。月下履聲扶醉皈。

春江白鷗蔭涼會。岩栖在座。

紫詔求才漁客稀。弃如泥土綠簑衣。雙々可怪春

江雨。漏網沙鷗停釣磯。

御溝春漲

雨過宮溝暖綠吹。源高天上鳳凰池。(春)秋波何似春(秋)波好。一葉不浮紅怨詩。

春雲出谷

朝廷有道舉才能。雲亦春來出碧層。終日爲花催雨去。無心却羨半間僧。

上林春獵

雲氣寒輕五色車。上林曉日映紅霞。鶯聲似記宸遊昔。呂望非羆處々花。(能)

開窓宜月

黃岡雖有六宜樓。爭似君窓月下遊。今夕祇緣人意滿。半輪寒影即中秋。

臘月栽竹

臘天移竹補東墻。夜々關心雪與霜。寒玉蕭條疎亦好。晚風不隔早梅香。

折枝梨花譚州隱畫。

知學梨花製玉盃。樽前先獻一枝來。醉中不識東欄雪。默々寒樹社後開。

折枝長春

夢裡年光易感人。羨看月々此花新。東風不老燕脂面。暑雨秋霜一樣春。

野步尋梅

閑步閑吟寺亦閑。尋梅終日不知還。路逢車馬無由避。手把橫枝遮醉顏。

冬後日長主人自明朝還。

愛惜書窓駒隙忙。主人和氣挾春光。圍爐細說南遊舊。親見漢宮紅影長。

新居會雪

長安雪自亂來頻。未見韓堂定策人。今夜莫談戎馬事。有梅有月況居新。

春初偶作播州書寫山下先禪僧。

山無殘雪水無冰。處々乘晴遊事增。可識一村禪刹少。春來十日未逢僧。

山寒花遲

山園水遠梵王家。半雨半晴寒意加。獨步尋詩驚勝事。暮春初見早春花。

細雨催花

細雨連旬未弄晴。催花日夕有春情。朝來添得千林色。簷滴聲應羯鼓聲。

新居移竹主人天龍僧

華館新開雨霽時。涼風與竹似相期。主人自躍龍門浪。作枝不須投葛陂。

烟寺晚鐘

寺自何年住翠微。疎鐘殷々又斜暉。杵聲漸斷山村暗。鴉已歸時僧未歸。

花徑暗水

深花挾徑晚風勻。暗水聲從雨後新。今夜春衣若投宿。滿身香露枕流人。

春陰護花

名花易作馬蹄塵。更喜輕陰能護春。一片欲飛風

不動。鶯梢雲是主林神。

古洞薔薇洞春會。余時開大昌舊跡。

東山近卜半間雲。雨後薔薇滿院薰。洞縱屬君花屬我。一般春色合平分。

瀟湘夜雨

斑竹叢邊夜雨聲。湘江漁父夢頻驚。船窗濯足聽蕭瑟。惆悵滄浪水未晴。

山市晴嵐

山郭迎春颭酒旗。市人半散樹陰移。溪橋欲晚馬蹄閑。要及歸雲未合時。

漁村夕照

茅屋參差簷不齊。沙村竹樹路常迷。漁翁日暮未收網。山遠斜陽西又西。

遠浦歸帆

天際青連何處山。歸帆浦遠却如閑。風蒲十幅弓彎影。萬里東吳一餉間。

洞庭秋月

岳陽樓上倚欄干。萬頃滄浪孤月寒。吳楚東南隨水去。怪看七十二峰殘。

烟寺晚鐘

孤塔雲埋古梵宮。疎鐘幾杵落山風。明朝定可江村雨。聲噓濛濛烟霧中。

江天暮雪

江天欲暮雪霏々。罷釣誰舟傍釣磯。沙鳥不飛人不見。遠村只有一簑歸。

平沙落雁

渺々平沙蘆葦風。幾行旅雁渡秋空。前群欲下却驚起。初月雲間影似弓。

贊程伊川

宋有醇儒稱二程。伊川獨得逸民名。門生夜侍講帷雪。滿座春風想阿兄。

詩寒似雪

詩兼吟鬢雪皚々。一夜陶漲凍不波。灞水蹇驢聞亦冷。圍爐灰裏撥陰何。

畫雪學書山中諸大老雪中見過東山方丈。

柿葉芭蕉學未成。中庭畫雪字縱橫。東風千古莫吹盡。一々細書來客名。

風篋軒

華構新開梧竹疎。鳳雛托宿出巢初。似知軒主拜天詔。彩羽啣來五色書。

醉農圖

連年秋熟粟陣々。村社香醪喜味醇。鳥奏管絃蛙鼓吹。大平象在醉農春。

適意齋

百年何用抱深憂。細大相忘共此遊。九萬里鵬風在下。晴窓翹暖小蜉蝣。

修蓮池

古甃傾斜損綠荷。乘涼換盡一池波。蛙聲渴待夜來雨。淺處泥乾藕不多。

秋聲軒

紫極吟秋雨謫仙。續貂無愧只庭堅。西聲此夕華

軒下。詩律追回唐宋賢。

同根竹

一節無移唯兩竿。友于情義共平安。釜中相泣同根豆。可愧此君盟不寒。

松濤齋

松間老屋小於舟。陰嶺吹濤近枕頭。喚起十年塵土夢。髯龍夜々捲寒流。

指傍草

堯揚側陋佞臣藏。怪得新芽數寸長。似指丹朱元不肖。春風吹綠露華香。

天神畫像

營神夢裡叩禪龕。參到無參始是參。爲法不須雙徑去。有梅北野即江南。

合歡橘

侍臣擘橘獻三郎。從是木奴傾李唐。忽出蓬萊宮裡後。一朝變枳蜀山霜。

畫眉鳥

黛映紅花翠色深。聲々啼處欲春陰。當時有恨十眉裡。不畫東風枝上禽。

睡鴛鴦

萬頃碧波是睡鄉。雙々相倚對斜陽。沙頭若有合歡夢。好付鰥魚慰夜長。

同

不逐朝廷鸕鷀行。江湖栖穩黑甜鄉。海棠只有一春睡。爭及沙禽雙夢長。

梅花灯

知是佳人把笛吹。寒檠花落夜將移。讀離騷罷光獨暗。挑盡南枝又北枝。

以頭梅

欲掛杖頭無百錢。幾回枉過斷橋邊。山窓照卷橫斜月。還勝青黎半夜烟。

金花牋

當年白也筆頭花。影落金牋五色加。展向春窓寫詩看。烏絲紅溫滿欄霞。

長生草

小草何知歲月迂。葉成靈藥養神仙。侵階嫩綠連朝雨。悶過蟠桃春九千。

雙頭蘭

自愛幽蘭綠艷稠。同心同德又雙頭。可憐一種春風裡。並蒂芙蓉獨待秋。

蓬萊硯

曾聞弱水不勝船。此石遠從何處傳。霜兔汲波無點滴。墨池知是變桑田。

曝古畫

古畫塵昏誰所摹。山疑百越水三吳。晴窓一々從頭檢。腸斷渭城朝雨圖。

遊箕山

未冬何雪洒林端。相近縣泉一派寒。楓葉盡隨流水去。夕陽後倚畫欄看。

藥畦梅

半畦是藥半畦梅。一日吟行幾百回。只恐冰肌年

後老。長生秘訣授花來。

翠羽簾

南船何年獻翠禽。御簾編羽暑無侵。海牛風度玉樓晚。誰記荒巢在葦林。

溫泉作

湯出岩間吹暖烟。兩崖如削屋簷連。馬山却勝驪山否。不使胡塵汚此泉。

春市圖

橋邊柳色路傍花。村市繁華蔑以加。酒價還低蚤價貴。斜陽扶醉各歸家。

醉農圖

言語侏離鼓腹歌。老農此外樂無多。村醪雖薄有風味。昨典鋤犁今典蓑。

同

秋社過來薄々新。抱孫喚婦會諸隣。何時兵器化農器。一醉長爲堯舜民。

贊天神

文章泰斗仰蒼君。求法遙凌徑塢雲。傳受金襴歸故國。梅花變作桂花薰。

寄景徐藏主

歲暮城中戶々忙。閑吟消日是吾常。故人不問寒村雪。瓦硯冰生殘夜長。

幽居菽

荒菽莖々屋數間。幽居無徑似深山。秋來悔種一叢綠。着得西風夜不閑。

快晴見花歌題。

花時風雨總連旬。斯日快晴尤可人。萬朵紅雲看未厭。莫將白髮愧青春。

醉農圖

秋穫今年過去年。翁々日々醉陶然。傍人可喚殺風景。一斗終無詩百篇。

宜雨樓

竹瓦樓高山雨鳴。浪々如助讀書聲。灯前今夜聽無厭。一滴誰言白一莖。

筍皮扇

錦籜翻時得扇材。手之日々障炎埃。不須更畫乘鸞女。一掬清風鳳自來。

寄藏春

花時吟盡幾春風。世亂天涯各轉蓬。會面無期身已老。一封寄淚北歸鴻。

畫龍眼

蠻煙蜚雨染成時。佳實累々□荔支。不入金盤亦何恨。廉州曾受大蘇知。

賞春晴

餘寒連日雪兼風。適遇快晴心欲融。春被主翁吟事役。村々花柳指揮中。

畫榴花

海外移來入漢宮。開花歲々殿春風。愛看五月梅霖後。嫩綠連村獨著紅。

牧飯齋

青山斷處是吾家。回首柳陰西日斜。罷牧飯時橫

短笛。一聲吹落暮天霞。

花埋苔歌題。

花落埋苔連夜風。掃來又不課山童。可怜穴蟻尋歸路。引子晚迷紅雨中。

鶯近齋

心無機事氣如春。非管鷗馴鶯亦馴。艷曲隔花鉞俗耳。暫雖飛去不過隣。

畫白鷹

玉爪金眸空羽群。毛衣驚落雪紛紛。脫韉若逐飛禽去。認作秋天一片雲。

試燈檠

懶生宜送露螢秋。忽把燈檠照白頭。老眼有花書卷暗。挑來幾度又添油。

同

莫嘆燈檠二尺纔。文光皆自此中來。明朝有喜君知否。一點膏花落又開。

三咲圖

道冠儒履晉風標。蓮漏晝閑聲半消。五老蒼顏先一咲。三人閉目合過橋。

和靖像

天到咸平生偉才。詩如東野字西臺。醉餘獨愛湖邊宅。封禪無書唯有梅。

橘苑亭

北野人求之。

菅席寧非后土神。橘花孰若玉梅新。黃鶯有語泉亭雨。天下無雙北野春。

醉墨齋

爲蘭者校才。

世皆嗜酒我何閑。一醉未醒圖畫間。更有平生掃愁帚。惠崇烟雨郭熙山。

竹雀圖

雌雀未來雄雀呼。新篁嫋々日將晡。幽栖得所自相賀。葉密叢深好養雛。

獨鴛畫

野渡雪殘波未春。沙禽無友影相親。朔風吹葉葦林薄。今夜難藏獨宿身。

同

鴛不飛來獨有鴛。北風雪晴小池塘。夜寒顧影又何恨。夢在佳人被底長。

睡蝶

粉翼雙收入睡鄉。花陰暖處草爲床。南華若似南柯夢。栩栩飛來誇蟻王。

幼鳳

春宿梅花秋宿梧。羽毛染出九苞雛。何知鳳凰德衰後。又以來儀遇大蘇。

瑞柳

枝々吹綠映金門。知是唐家雨露恩。一樹春風有榮辱。柳江柳屬柳宋元。

詩瘦

造次於詩顛沛詩。秋來稍覺帶圍移。曉窓吟落梧陰月。身似積瓊銷骨時。

鶯琴

餘寒舌澁凍絃愁。幽谷東風聲未柔。花外一彈清

怨曲。瀟湘飯雁爲君留。

春星

烟々影連春曉霞。纔名一二指天涯。歲星曾作東方朔。看盡蟠桃幾度花。

同

煌々列宿映晴空。數點隔花西又東。牛女只應他夜夢。鵲橋約不在春風。

秋笛

蘄竹入秋天律加。聲々吹落暮樓霞。從教三弄度新曲。柳已無枝梅未花。

春泥

暖雨挹成塵與沙。隨流膠著綠芹芽。禽聲滑々醉飯路。屐齒挑來半是花。

凍鷄

牆頭有柵雪參々。雌喚雄驚拍翅三。縮頸不歌中夜後。一村閑却漏司南。

燕泥

燕々含來何處村。半粘柳絮半芹根。東皇把作紫泥詔。封得烏衣舊子孫。

夢雪

假道華胥洗暑埃。滿山寒色似冬來。今宵更喜化胡蝶。片々飛邊得近梅。

荷雨

田々亂葉雨霏々。風送清香陂水肥。薄暮舟過青蓋破。沙禽打濕翠毛衣。

同

雨打新荷夏亦寒。聽時葉底響珊珊。晚雨洒下鮫人淚。散作露珠跳綠盤。

同

五月湖邊雨似烟。清香吹滿采蓮船。亭々若不張青蓋。翡翠閑居作漏天。

墊燕

弱羽避寒岩穴中。三冬墊臥與龍同。一簾杏雨來何暮。雪已發聲泥已融。

螢鑑

孤螢如鑑映窗紗。不忍寒儒照鬢華。腐草秋來有生意。一池涼雨結菱花。

寒鐘

姑蘇城外古招提。風送寒鯨夢欲迷。知是道人呵手打。寸莖聲帶曙霜低。

春冰

積玉稜層寒不開。曉風漸解覺春回。池邊洗硯小童子。戰々兢々履薄來。

送別

風翻一葉暑初收。此日何堪告別愁。壯歲可動書萬卷。山螢照雨舊房秋。

稚松

春雨移來鶴未知。主人保愛插藩離。萬牛他日難回首。十里風聲數寸枝。

客至

吟詩終日岸烏紗。風聲蕭々興不涯。稚盡西窗娛

此客。花香竹色借隣家。

江梅

春浦潮生香暗浮。橫斜載得往來舟。一聲吹落漁翁曲。片片白邊難辨鷗。

野梅

雪老冰枯寂寞濱。東風隔夢玉堂春。待看綠葉成陰後。佳實留歸版築人。

春棹

素纒乘春汲井華。低昂影裡夕陽斜。機心恐被老農喚。不解灌園還灌花。

廢榮

照書閑却可憐宵。憶向僧窗聽雨挑。墻角多年無用處。一燈已付嶺南樵。

凍鶴

賀人官。

雪壓澗松巢半傾。曉來無夢到蓬瀛。主人已在仙班上。蕙帳寒深夜怨聲。

淘井

雨後煮茶泥滿鑕。何須淘井待清明。九霄月在銅鈺底。始識來源今夜澄。

漁灯

寒灯欲上已黃昏。何處漁家未掩門。罷釣歸時沙岸暗。殘光一點映蘆根。

洗苔

暴雨過時溪水渾。土花新綠一無存。喚童忽刮深泥去。要記來人屐齒痕。

春潮

春潮挾月氣如秋。擘岸東風晚來收。一雨過時高幾尺。掛猿枝繫往來舟。

宮漏

花遶深宮殘月移。銅龍水凍曉聲遲。閑僧不結朝天夢。獨刻芙蓉禮六時。

招人

傳得芳聲欠接顏。兩年聞說滯鄉山。東風綠合王孫草。香滿春衣人未還。

試筆京師大亂翌年。

新年人是舊年人。珍重千金各保身。只願山林無一事。看花共樂太平春。

凍筍

山房引水遠連筒。雪後涓涓凝不通。水底今無疏鑿手。禹功未到一竿中。

閨扇歌題。

扇製輕羅寶月圓。宮人遮面露嬋娟。玉階夜色撲螢夕。次第秋風近弃捐。

鬢星

天上白榆蒙我頭。風吹不落曉猶稠。寒芒爭色馮唐雪。數點添光潘岳秋。

夏草歌題。

徑路無媒草遶廬。薰風添色雨晴初。山窓莫割叢叢綠。好化秋螢照夜書。

畫鷗

隻影隨波雪片輕。相依共欲送殘生。懶眠難穩葦

林夢。日暮寒潮拍岸聲。

睡燕

歲々寄身王謝堂。烏衣舊國黑甜鄉。古來花鳥氣相類。並影春風睡海棠。

孤螢七夕。

一點孤光纔照窗。熒々未足代書缸。今夜恐被美人唉。影似双星不作雙。

試筆文明丁酉。

白頭要見太平時。十載青春亂裏移。鴈雪定應農事早。好銷兵器作鋤犁。

畫鷹

新霜猶未洒平蕪。架上蒼鷹漸可呼。萬里晴空頻注目。老拳欲繫大鵬雛。

同

野鷗乘秋試羽毛。風吹枯木殺聲高。金眸烟々雲霄外。狐兔草間何處逃。

蘭竹

竹裡風香覺有蘭。誰能歲晚寄平安。楚雲湘水人何在。幽珮無聲翠袖寒。

官柳

〔後校〕柳橋無不帶啼鶯。雨過御溝春水生。一辱一榮君莫笑。五株憔悴老淵明。

寒松歌題。

歲云暮矣一株松。永夜無聲雪半封。老鶴出巢期萬里。〔前〕髯龍閑臥臥三冬。

快意

今年六十已平頭。心事具陳君聽不。夏則無蚊冬有炭。滿園花竹送春秋。

臥梅

月落參橫畫角哀。老梅猶臥碧溪隈。莫言胡蝶不相近。夜々尋香入夢來。

謝人惠菜把

平日素餐常自慙。朝盤況得野蔬甘。遙思春圃摘來處。黃蝶飛邊携小籃。

送人之相陽

話到長安半夜鐘。羨君此去問名蹤。飯時詩擔更應重。吟雪扶桑第一峰。

赴南泉舟中

春半如秋蘆葉黃。歸人爭渡語聲忙。舟師不解公程急。有酒民家移夕陽。

宮女按曲圖

雲鬟霧鬢繡羅裳。手撚銀笙學鳳凰。只怕新色人聽得。洞房深處按伊涼。

仙人觀碁圖

松下石盤苔色蒼。手談相對兩仙郎。午陰未轉洞天日。落子聲中海變桑。

趙昌杜鵑花

畫家樵者雪侵簷。戲寫一枝名托禽。萬里蜀天春夢遠。此花獨可識皈心。

孟郊看花圖

嵩陽處士拜朝宮。輦路吟花駐馬鞍。可惜春遊遠

舊約。藍關風雪故人寒。

別古梅侍者(史)古梅即心田和尚姪也。

四海名高聽雨師。吾曹何幸屢相隨。秋風洒淚黃花雨。絳帳門生又別離。

春雨移蕉苗

連朝積雨未吹晴。分得芭蕉綠數莖。誰以愁苗插庭際。簷花餘滴亦秋聲。

雨中寄故人

客館雨聲秋一橋。何堪獨臥貯愁聽。蕭々葉落五更後。不縱思人髮豈青。

陳平佐刺圖

隆準重瞳互斃秦。刺船去作漢皇臣。把筭四百年天下。不佐烏江失渡人。

次長上人韻

夜剔殘灯肩聳山。喜公若學伴清閑。胸中若不著千卷。他日歸鄉可汗顏。

廬山夕陽圖

憶曾坡老過江州。未午廬山雲物收。爲問何人能默禱。紫霄峰霽影涵秋。

烟簑春釣圖

春江烟起欲黃昏。釣艇東風簑袂翻。半醉飯時花岸口。青簑似宿雪乾坤。

人日移松栽

大龍菴作主人雪村寄雪村行卷曰峨峨集。時也。

遙憶先師行道踪。峨峨西嶺有孤松。春庭移作後人表。鶴未巢時枝已龍。

招越之瑯林

別後魂消夢不安。佳人何處駐征鞍。淹留想得詩多助。越鳥啼邊紅棹殘。

仙人鍊丹圖

閑誦丹經小篆文。功成欲謁玉宸君。刀圭聊試飛昇術。犬上青天雞白雲。

夜涼疑有雨

夜靜四簷山雨鳴。髮邊秋色覺涼生。蕭々聽罷推窗看。月在銀河淺處晴。

春盡雨聲中

殘春欲盡氣如秋。簷雨聲寒夜色幽。昨暮樹頭新
綠未。今朝地上落紅流。

春雨移藥栽

非藥何能染髮絲。新苗插塢雨薰時。寄言紫朮蒼
蓼外。種竹須令俗士醫。

高雄山口號

紙窗晝暗覺雲過。石磴重々攀綠蘿。一月徑來岩
下路。樵夫面熟不誰何。

同

五月山深蚊未飛。曉寒猶擁臘餘衣。檐頭帶雨賣
柴女。日暮歸來掩竹扉。

寄東湖春坡

夏初猶記過君時。荷館清談午景移。一別天涯窮
望眼。潮堤秋雨柳無絲。

招津陽玉英

傳聞平氏舊都城。兩岸人家宜月明。知向秋風思

往事。寒潮夜蒼琵琶聲。

招江左霖甫

一別佳人髮欲絲。幾勞曉夢到天涯。飯舟未棹暮
江雪。半爲梅花半爲詩。

官舍賞春雪

春入公居雪尙殘。吟詩許否野人看。微官夢遠青
雲上。灞水橋邊驢背寒。

海棠春烏圖

海棠雨後壓枝低。何處珍禽來擇栖。春睡未醒紅
欲落。斜陽影裏盡情啼。

六橋烟雨圖

柳遶長堤靈隱前。始通南去北來船。蘇公一別西
湖雨。不過斯橋十五年。

招丹陽希聖後號雪嶺

佳人告別赴丹陽。鏡裡新添兩鬢霜。一雨鶯邊春
過半。飯驂何不爲花忙。

招丹陽惟林

聞說君鄉仙所栖。碧清青嶂路高低。子規夜叫松梢月。莫愛葛洪丹井西。

雨後行蓮塘

似到餘杭十里湖。芳塘過雨藕花鋪。水禽見客驚飛去。綠玉盤傾碎露珠。

張良歸山圖

欲伴赤松辭世間。運籌不用動龍顏。丈夫進退與時異。四皓出山公入山。

范蠡泛湖圖

曾獻西施忽滅吳。扁舟販去稱陶朱。子孫誰續滄浪志。髮白淳熙老石湖。

新居移碧桃山中諸老問陋室。

曉來添碧洞天霞。染出桃樹々花。只爲仙根在斯地。茅簷變作羽人家。

林處士畫像

香影詩成屢岸巾。夜寒冰鎖硯無春。梅花肌骨潔於雪。不染東封玉輅塵。

魏花非老伴

花擁春風百寶欄。時人可咲老人看。白頭官冷一犁雨。獨愛劉家黑牡丹。

竹齋迎故人

竹有好朋松與梅。幽齋春淺雪猶堆。主人爲客開三徑。清似此君須往來。

對花憶故人

禪居天與和尚渡唐。未歸朝。

故家喬木又東風。此日相逢說阿翁。憶得春來歸夢切。江花何地繫孤篷。

桐葉封弟圖

封弟無圭戲剪桐。最先入賀獨周公。紛々世上閱牆者。(安)秋雨傷心一葉風。

淀河舟中作

臨水漁家盡白茅。碧波影與竹光交。斜陽欲落微風起。翡翠飛來立葦梢。

同

無雨無風喜快晴。雇舟十里趁行程。篙工向我面

相熟。指點佳山細問名。

招泉南輝夢

別來夢逐一帆皈。立盡柴門幾夕暉。未必江南勝江北。梅花雖早雪飛稀。

次勻寄明白

春色三分過二分。遙傳佳句未逢君。不圖書信落吾手。飯雁影孤天際雲。

招江南慈航

亂後灰心不到詩。忽尋風使督皈期。南人若問洛陽事。只有秋色似舊時。

寄江左明遠

白顏只恨見干戈。諸友如君告別多。好向江湖投老去。紅塵何處不風波。

題山谷畫像

江西詩祖髮如霜。謫在黔南天一方。可怪晦堂清話後。愛梅僧愛桂花香。

新正逢故人

雞狗雖過日未人。交情於我與新年。相逢意足今宵會。一醉探支九十春。

仙人春睡圖

阿母池邊酌九霞。宿醒未散夕陽斜。鼾聲變作春霆去。驚起蟄龍雲滿花。

苦熱念西風

百事相違人世常。早時望雨熱時涼。夜窗早欲親灯火。不管鬢根秋有霜。

公子春遊圖

領取各園處處春。華筵一醉動彌旬。金鞍玉勒桃花馬。啜盡民膏其此人。

同

臂鷹日夕事遊畋。馬上誰家醉少年。四海兵戈不關意。夜歌月下畫花前。

同

不業詩書業酒盃。醉顏日夕玉山頹。笙歌雲熱宿花夜。路有貧民瘦似梅。

喜色皇居近

佛寺金銀近禁廷。笙歌聲裡課殘□。春來花下聞人說。僧亦宮中一客星。

扇面墨芙蓉諷州。

江上芙蓉紅似霞。秋光無幾感年華。天公知欲換凡骨。搗盡玄霜染此花。

仙山樓觀圖在南禪閣坡居作之。

鰲背青山隔弱流。琪花瑤草不知秋。仙家亦有文章伯。十樣蠻箋修鳳樓。

初冬遊村寺村在蘭坡橫川來。

孤村短日報初冬。適伴翁々喚庾笥。吟興未闌斜照後。烏巾立盡寺樓鐘。

曲江春宴圖

白面新郎宴曲江。才名天下稱無雙。金樽酌盡杏花月。功在十年螢雪窗。

雨後白長春

〔片之題〕
殘花月々雨纖纖。愛著幽香捲却簾。莫道四時春

不老。數莖白自曉來添。

從人覓菊花

秋光何處似陶家。好覓金英插髮華。紅紫雖佳非正色。朝來虛在待斯花。

賀重立皇居

一統乾坤闢鳳闕。九重日月照龍顏。茅茨宜復帝堯昔。莫學阿房赭蜀山。

溫公教子圖

溫公七歲講麟經。不墜家聲此寧馨。遺訓霜嚴通鑑上。洛園花竹鬢星星。

招以清佳丈

夏初伏枕到秋深。何識佳人遠別心。欲繫一封憑去雁。胸無風月不成吟。

雨聲來不已

雲自夏初推不去。晴從前月挽難來。山童莫擲舊蓑笠。纔過迎梅又送梅。

題李白畫像

不擇金鑾與酒家。春風一樣醉巾斜。脫靴忽奏清平調。捧硯誰歟解語花。

梅花齋畫軸

(圖一)

梅花四面水侵籬。欲到咸平得句遲。寄語橋邊討春客。除香除影可言詩。

雨後杜鵑花

非管紅深況有香。杜鵑泣雨駐春光。斯花閒說出西蜀。知是佳名並海棠。

福祿壽畫像

(圖六)

相并一壽遊如許壽

首與身雖分一半。福兼祿共得雙全。有人若問壽多少。屢見黃河五百年。

過新居惜春

廣廈縱容天下士。長繩難繫世間春。往還路熟曾遊客。花未飛時欲卜隣。

富士牧獵圖

富士峰前遊獵秋。曾家兄弟密相謀。腰間一箭匹夫志。射鹿飯來報父讎。

招勝雲侍者

去冬分袂到春風。解後纔過霜葉紅。雙鬟添絲君識否。兩年強半別離中。

招竹圃侍者

相公在北山別館。

菊老楓衰暫別間。佳期杳杳幾時還。洛中近事有人問。宰相聽松未出山。

仙人教鶴圖

鶴與群仙不記年。花前聽曲雪翩跹。雙翎似舉郎當袖。舞盡蟠桃春九千。

招伊州安芳扇面

松風入座十三微。每聽伊州淚濕衣。玉笛休吹落梅曲。暗香留待美人飯。

寄越慈視院于時在清涼野。

福緣淺薄衆攸輕。愧我東山稱主盟。屋漏廊傾僧亦少。暮鐘猶似舊時聲。

盆菖蒲著花賀童子作僧。

九節九芳俱不常。銅盆換水弄幽芳。莖々影瘦風

前葉。似見仙童綠髮長。

江樓會客圖

樓臺倒影在江流。簾爲看山半上鉤。雨過岸花春欲晚。遊人繫馬又留舟。

秋初謝故人訪

咫尺牆連北與南。秋來十日始清談。從今四壁蟲聲夜。若不迎君何可堪。

官暇僧房論詩

休日來尋春寺僧。爲詩挑盡五更燈。篇々談到盛唐上。最是贊公賓杜陵。

淵明醒酒石圖

烏巾漉酒醉陶然。爲解餘醒石上眠。日暮飯時山路嶮。擔來好置北窗前。

李衛公行雨圖

早年說劍慕孫吳。形入凌烟閣上圖。一滴天瓢貞觀後。吹成霖雨酒虬鬚。

讀皮日休桃花賦

久隱鹿門人不知。看桃花賦托餘悲。李唐欲晚戰塵暗。亂落桃花紅雨桃。

春初賀人赴舉

諸公袞々上雲梯。蹀路春風萬馬嘶。他日看花題雁塔。莫忘村校對寒藜。

讀五柳先生傳

村酒漉來頭上巾。襟懷蕩々葛天民。東風盡屬寄奴草。柳獨義熙年後春。

讀樂天登第詩

白起曾孫不習兵。貞元花下以詩鳴。弟兄並轡青雲上。二箭穿楊觀者驚。

虞邵庵戴笠圖

京國多年情不堪。遙思春雨暗江南。蜀人戴笠古今一。宋有雪堂元邵菴。

送友溪歸玉川

遊學三年別故山。白雲其下想慈顏。驛樓聽雨蛩聲枕。不啻衣斑髮亦斑。

在播州寄京友

檣樵爐邊送暮冬。又無雅思置吾胸。可怜夜々茅檐下。入夢霜天輦寺鐘。

春夜留客論詩

良宵留客共論詩。始遇梅花一字師。大曆以來吾不取。晚唐風骨與春衰。

東坡泛赤壁圖

玉堂仙子謫黃州。兩度來遊赤壁秋。一葉扁舟江萬頃。飄然天地寄蜉蝣。

春雨移荔支栽

先人遠出七閩鄉。丹荔非香維德香。封植有心春雨後。一庭新蔭是甘棠。

在因州聞洛信

洛東古剎半成烟。獨怪吾廬猶熾然。聞說諸僧盡星散。朔風鐘磬夕陽邊。

上巳梅花未落

二月梅花漸少看。重三怪得數枝殘。晨妝如醉朱

桃面。應愧冰肌玉骨寒。

雨後看杜鵑花

一庭春去雨霏々。帶露杜鵑紅欲飛。偏管別離何雷柳。此花亦道不如歸。

重九喜故人來

君若不來閑却秋。東籬采菊作吟遊。賞心樂事今宵盡。一任明朝蜂蝶愁。

王右軍墨池圖

蘭亭勝事永和春。曲水傳觴跡已陳。一自昭陵埋□帖。烏雲龍去硯生塵。

重遊洛東舊屋

曾自洛陽移播州。十年今又喜重遊。欲尋舊夢花無語。前度劉郎猶白頭。

同

不向東山十餘歲。薔薇院落近何如。橋今再渡寺曾宿。松竹依然擁舊廬。

早春雪中聽鶯

春纔三日有啼鶯。雪屋閑人聽得驚。天以金衣爲木鐸。東君號令在斯聲。

就人索治聲酒

謀醉心非解宿醒。要聽春雨打花聲。故人應笑覓狂藥。俗耳硃鍼莫過鶯。

仙人乘蓮舟圖

一葉蓮華是野航。手坡仙錄渺滄浪。定知天上是官府。來作人間風露郎。

聞友人自津陽回

津樹嵩雲兩地心。忽聞回駕慰離襟。奚囊想見添風日。久向江山佳處吟。

春初問梅野幽人

梅花面々雪生涯。豈謂門留二妙車。道今宵欠三益莫。清如松竹若人耶。

裴度宴綠野堂圖

黨分牛李欲傾唐。拋紱飯來綠野堂。腸斷北門承詔日。春花入夢午橋莊。

明皇廣陵觀灯圖

隋帝荒宮在廣陵。當年螢似上元燈。三郎不誠前車覆。夜陷虹橋和月登。

春初寄桂林侍者

連日惱人春雨織。閑愁白盡數莖髭。峭寒又釀山山雪。燕未呢喃深院簾。

戲古雲侍者微恙

玄晏一生多病侵。從前爲不去書淫。安心是藥君知否。午睡背花春院深。

次勻悼宗岷侍者

相逢肝膽向君傾。此別何知隔死生。一自夜臺秋已晚。風聲月色不關情。

春宵宮宴王母圖

碧藕冰桃金母盃。春宵獻壽御筵開。又鞭八駿赴西極。三十二蹄馱醉來。

送祖兆藏主之越

學業難成年易流。鄉山雖好莫淹留。阿翁已老阿

兄逝。料得離愁不耐秋。

讀杜甫秋雨歎詩

百草秋荒留決明。凜如堂上老書生。誰與此歎少陵後。白首吟秋馬正卿。

箕山次勾岷侍者

岩際相連三十房。往還路曲似羊腸。朝來忽聽行人說。楓葉添紅昨夜霜。

司馬溫公花菴圖

洛瀍閑居度歲華。深衣春宿一菴花。門前群吠熙寧犬。獨待堯夫小小車。

岷子赴日州未歸。

山雨催寒木葉飛。日州聞說雪霏霏。簷頭風暖鶯聲喜。今日快晴歸未歸。

寄江左春英佳丈

洛城幾日觀昇平。草木風腥萬國兵。顯晦有時宜道跡。九夷何陋讀書聲。

立秋日見蛩有感

東風回首又西風。南北隨緣羈旅中。昨雨送涼秋意早。虫聲催老綠莎叢。

寄泉州雪溪書記

萍迹東西屢避兵。數宵奠枕話殘生。渡頭猶記送吾處。斜日留人櫓燕聲。

寄南州春暉年少

月色迎秋欲十分。西風百草亂紛紛。來春波暖有飯雁。君繫音書寄北雲。

寄因州岱雲老人

一別五秋雙鬢禿。寸心兩地尺書稀。遙知古寺暮鐘後。飛雪房々掩竹扉。

寄江南汝雪侍丈

去時恨不帙離筵。未卜飯期心黯然。想得江南風雪夜。寒灯對影鵲鴿連。

寄津陽浦雲佳丈

津陽元與播陽隣。吾昔還鄉經過頻。亂後江山無恙否。憑君傳語早梅春。

招若州勝雲侍丈

薦天大雪滿京華。北路不通寒尙加。一夜春風吹盡去。忽々鞭馬可先花。

招和州子龍少年

水遠山長野馬臺。自春經夏尙遲回。舜絃聲斷無知己。人與南薰挽不來。

和某年少試筆句

美人未面信先通。鬱々心追春律融。手把佳篇消永日。餘寒花瘦鳥聲中。

和南雲年少試春句 遠山派下人。

遠山潑綠雨開時。掃出佳人鏡裡眉。好卜春宵來秉燭。定知標格過於詩。

和試子春

無賴青春纔是二。歸鴻將北燕將南。梅邊定可餘寒重。雪送飛花似鴛嵐。

和松隱句

遠屋長松雪始晴。萬年黛色蔽重城。美人有約風

清夕。往聽寒梢仙鶴聲。

和萬年叔賢句

十二樓高接五城。群仙宴處彩雲晴。春遊不許凡間客。入夢珊珊玉珮聲。

和試筆句 南禪悟溪。

不盈七十是人生。豈以閑愁自築城。花亦易塵風雨後。只須吟到曉鐘聲。

和萬年檀溪句

寺近皇居氣象饒。九衢爭唱太平謠。可怜白髮杜陵客。花底吟詩獨退朝。

和試筆句 南禪文川。

十客敲門九不迎。懶眠日夕賞春晴。餘寒院落喧鶯未。要聽催花羯鼓聲。

和南禪悟溪句

青襟男子氣衝天。五鳳修來十樣牋。花影滿簾春夜月。詩名定到玉皇前。

和南禪春芳林

尋詩未見小車來。獨對松明覺睡催。誰問海南蘇學士。夜深屋角綴珠煤。

和万壽純華句

柳未絲時燕未來。早春天氣淡陰催。若非好句起余懶。一字何曾得及梅。

和季玉少年試春句

汪々胸量見深潭。每話斯文要指南。他日若論僧史筆。參寥覺範與君三。

和梅莊句

早覺青春入睡濃。擁衾不聽玉樓鐘。蕭々今夜寒窗雨。明日簷前花幾重。

和湖月句

雪滿烏巾歸去遲。暮年無夢達龍墀。漁簑有約春湖月。萬頃滄波送櫓枝。

和南禪春蘭句

蒼蘆漸稀琴上星。又無雅曲洗塵聽。與君欲秉夜遊燭。鏡裏霜蓬再不青。

和萬年季曇句

懶困韶光被睡催。名花一咲好懷開。相逢意足春風面。誇與詩人陳墨梅。

和萬年文屋句其師居今是菴。

昨非今是共難分。我有斯疑欲問君。天下蒼生待施澤。老師何事懶於雲。

和天龍某人句

君今妙歲我華年。兩地迢々樹色連。西望凭欄誦佳句。片雲鐘度夕陽邊。

和清公春首句

碧漢珊珊青帝珂。人間一夜得春多。餘寒漸退官池雨。水下潛魚欲擲梭。

和文瑜句

惠子多方書五車。從今問字過君家。諷聲緩度碧窗竹。挑盡春灯夜々花。

和南禪少年試筆句玉室。

愧我東風入鬢華。羨君雙頰抹朱霞。從今可作忘

年友。和月春衣夜宿花。

和南禪鳳英勻

梵宇森々冠洛城。離宮聞說昔華清。東風入夢前朝事。一段春態訴與鶯。

和相國健中勻

四山玉立薦餘雪。半樹紅癰年後梅。此是東皇詩世界。佳人吟作一聯來。

和南禪惟玉勻

好詩在壁欲籠紗。雅思淵寸鍛鍊加。更喜與君同譜系。紫荆春早一庭花。

次惟賢雪夜勻

孤鶴梅邊凍不飛。果看微雪洒吟衣。黃昏溪上一痕月。似待詩人來掩扉。

次梅隱春首勻

楚雖三戶遂亡秦。況以皇威掃虜塵。待見長安雪晴后。家々楊柳盡迎春。

次玉峰試筆勻

兀坐終朝似懽融。宗門愧我不成功。嚼花百鳥去無信。送雪春陰又晚風。

次玉宵看花勻

薄暮看花吟興長。山村曲路踏羊腸。竹房過雨鶯啼處。怪底梢々雪有香。

次濟公年少勻

欲寄佳人敲凍泓。我心何日得能平。茅簷坐待社天燕。春雨送寒巢未營。

次花岩年少勻

春遊莫過洛陽城。九陌泥融車馬聲。天氣惱人猶未定。花邊吹雨柳邊晴。

次汲古試春勻

愧吾年老辱宗風。容膝城中地一弓。瞑坐蒲團春晝永。隔花啼鳥說□空。

次某人勻吉少年。岩栖子。

年少哦詩句法新。典刑似見老成人。一家和氣東風早。陰合鯉庭桃王春。

次筠公童子句

隨師學道一年間。月裡蟾枝定可攀。只恨無由見
登第。君今了角我衰顏。

次崇公尊君春首句

律應東風星北辰。乾元一氣逐時新。小□羞擬麟
經筆。吾始先妻王與春。

次同山神童句天統青山孫。

花圍柳遶玉樓臺。待看寶坊隨處開。大法中興卜
喜運。雪晴山色送青來。

次廷章雅句細川阿州之子。

花弄初陽雞喚晨。東風一夜物皆新。故交獨有阿
翁在。來往眼青三十春。

和洞春芳春試春

駒影惟迂十二辰。年々送舊又迎新。洞仙何識朱
顏老。日永碧桃花下春。

和潤英少年試筆句

風送餘寒雪意催。煮湯欲浴膽餅梅。若無年少來

求句。薄暮爲誰門半開。

次惠峰興周少年句

梅早杏遲春不齊。風光漸聽杜鵑啼。城南他日尋
君處。名向芭蕉葉上題。

次仙友試春之句

灯宵過後少芳辰。寒食清明是暮春。一日何曾擲
吟事。滿顚宵身鏡中新。

自住吉赴泉界道中

日脚穿雲海水明。淡山隔似翠眉橫。吟詩不覺松
林遠。策策芒鞋沙有聲。

遊城南尋一路僧借船

日短城南黃落秋。尋僧借取渡頭舟。他年有約逢
窻雨。共著漁簑伴白鷗。

春初謝故人訪兼賀迂官

餘寒未退隱人廬。陋巷俄驚長者車。今日青雲傳
好語。鶯迂喬木雪消初。

賦聽松軒送人販關西

人已催飯殘月西。風松夜永舊幽栖。蒼髯有語君知否。野鶴巢時聽馬嘶。

次勻人爲父設忌齋

年光閱七古墳平。唯有孤兒如事生。手掬寒泉成一慟。空山裂竹杜鵑聲。

奉悼萬年小路相國公

佳城可惜閉滕公。製策平生繼國風。月滿屋梁殘夜永。吞聲慟哭似途窮。

讀東坡戊寅歲上元詩

取笑海南春夢婆。端門榮遇十年過。可怜黎舍上元夜。獨剪寒灯待小坡。

春初賀人赴舉

定以文章動帝畿。村々雪霽馬如飛。爲君不綰離亭柳。新綠染成登第衣。

遊高雄山和三江藏主句

家住白雲深處村。軸簾山色在晴軒。今秋相約楓殘夕。若訪君來莫掩門。

謝雲巢老人惠梅栽

驛使傳來春晚時。暗香移在野人籬。山窻吟斷五更後。添此橫斜月亦奇。

錢惟孝藏主歸東湖

連旬積雨漲湖灘。夏潦今年添幾竿。可恨同遊不供日。青螺影落白銀盤。

寓高雄山雨中憶舊院池荷

雨後新荷抽幾莖。夜深想得亂蛙鳴。蕭々夢破山房竹。認作綠盤涼露聲。

次古雲侍者勻悼春谷

世間誰又百年存。身似空華無蒂根。一失斯人擲吟事。黃鸝三請不窺園。

次藏春詣營廟詩勻

北城佳境是仙村。古廟年深烟雨昏。借問近過營相日。傳梅花外有何言。

送東隣三江藏主紀州

自嗟世事與心違。離別常多晤語稀。翠竹白沙新

月夜。君今去後送誰飯。

雨中過少林寺寄雪溪

淹留十日已三過。來往江村雨一簑。春意似欺飯
隱未。松風吹老白頭波。

賦聽松軒送九庵飯博多

多歲松齋與鶴栖。風聲謾々夢魂迷。虬枝他日向
東指。可待扁舟來自西。

謝益藏主惠紙

筆法未知書八分。數番雪諸屢煩君。醉中寫字展
來見。恰似風鵲點暮雲。

次古雲侍者賀新井

幽谷避音慰我情。清談孰與井華清。今宵初有秋
風信。梧葉陰疎漏月明。

次古雲侍者立秋句

三徑欲荒歸去來。白頭元亮獨賢哉。可知栗里秋
風早。菊未着花籬已頽。

樵夫

(自序)
日頭翁々山是家。賣薪飯處夕陽斜。樵頭何日不
秋色。半帶丹楓半菊花。

雪中過石頭庵尋梅

獨木橋東小徑開。尋僧雪後獨徘徊。吟筇不忍石
頭滑。透得梅花公案來。

和正宗首庵自濃州見寄

相思幾度日飛鴻。不謂音書落手中。往事關情東
洛寺。看花歲々蹈春風。

同

老去山林頻寄夢。亂來風月不宜詩。挾宗他日期
君在。和色莫令雙鬢知。

武藏州太田江戶城靜勝齋

藉々威名關以東。又知天下有英雄。鼓聲不起邊
城靜。驅使江山入轂中。

奉和相公看楓和歌

楓林裘寺白雲層。山色霜餘氣象增。紅葉忽經台
覽後。滿廊不掃夕陽僧。

上元前一日值立春佳入十四歲也。

老去偏驚郎序加。釵頭彩燕受風斜。佳人更似今宵月。十五未盈光勝花。

題扇面送東嶂赴越

越山無雪暮雲晴。知是江神護此行。風送征帆波浪穩。一年三度趁歸程。

送明喆侍丈赴勢

柳未吹烟桃未霞。青春可怪赴天涯。鄉山此日緣君去。野綠村紅亦落花。

却老丹

疎得金丹神始通。刀圭聊試九還功。愧吾凡骨醫無術。鏡裡吹霜滿鬢風。

飯播陽寓書寫山下旅亭

曾別茲鄉辛卯春。十年京洛馬蹄塵。江山滿目雖吾土。客舍寄蹤如旅人。

次勻送少林雪溪飯泉州

忽々君莫賦飯哉。解后彌稀亂以來。慚愧老懷無

雪月。數宵對榻不談梅。

次聽雪軒主秋風屋破勻

遙思杜甫在成都。破屋風吹茅亦無。挑盡孤灯閑聽雨。乾坤何處不一處廬。

送禪金人赴大明國

秋風欲晚勸離盃。萬里南遊志壯哉。一葉舟中天地闊。載扶桑去載唐來。

招四州靈芝山巖陽書記

海南留滯又秋風。叢社期君來東功。何意長安收復後。青山未起采芝翁。

和玄齡楓林

突過石湖兼後村。先人詩泣宛然存。寒吟徹曉楓林雨。句々都無斧鑿痕。

尋友人山居兼記去春雪

去年投宿此寒溪。綠樹排簷鶯亂啼。更有一奇今在目。雪埋林杪暮鴉迷。

天與座元南遊之明年。佳姪云公年少。有試

春之作。奉和芳押。

叔父方袍司馬迂。興來百紙落雲烟。知君別後添詩瘦。葉盡花飛又一年。

興雲朴堂老人。嘗以庭柳兩株見惠。予愛其

枝柔其花繁。爰栖芳老和尙聞而求之。乃分

一株以獻。遂製佳篇見謝。謹奉（和詩）其尊押。

愛看稚柳受風斜。移得尤宜彭澤家。人爲詩翁添雅興。枝々吹亂雪耶花。（更一）

古梅侍者去歲自越之客簷。寄以尺素。然鯉

信不達。侍史回轅之后出其詩。且見需拙和

也。此日飛雪。懷不可擲。漫依（更一）勻末云。

飛雪山々似越岑。故人詩興動飯心。春皇付我以花鳥。雙鬟易霜何不吟。

次勻雲屋老人寄西隣直指翁。予亦走筆擊

兩翁之節。

霜雪頭顱風月襟。兩翁相逢擁單衾。午鶯啼送簷花雨。春事將塵莫廢吟。

畫松

鐵石老柯千尺高。對之頓使懦夫豪。風聲鞭起髯龍蟄。平陸吹來八月濤。

畫軸

竹爐煎茗命山童。清話忘懷只兩翁。水有新荷牆有柳。開窗四面盡涼風。

扇面

罷釣歸時日正斜。春潮渺々失平沙。繫舟（北一）北地欲投宿。近岸孤村定有家。

同

危峰聳欲墮中流。遠樹何村暝色收。一夜長江添雨後。林梢剩水送扁舟。

畫軸爲關西文岳藏主。

竹邊松圍江上廬。雪時吟興若爲除。寒窗未掩黃昏後。似待簑翁來賣魚。

畫軸

林塢秋風木葉疎。山容帶瘦薄寒餘。朝霞定可夜

來雨。又上江亭收舊書。

同

扁舟數尺不施篷。來往何妨南北風。千古江山無定主。上天付與一漁翁。

同

野水無人掩短篷。暮天橫笛柳陰中。出波恐有老蛟聽。一曲吹殘渡口風。

扇面

黃葉飛邊懸水鳴。柴門日夜著秋聲。閑庭苔厚嫌人踏。縱抱琴來不出迎。

同

逋仙舊宅沒蒿萊。聞說今無千樹梅。收底吟翁碧波上。畫船載得一枝回。

同

野岸迎秋古柳疎。扁舟數尺是吾廬。先生未洗儒生習。不手漁竿猶手書。

同

岩腰細路擁青松。得夕尋人入亂峰。西日已從鴉背落。天邊暮色逐孤筇。

〔右以元祿三年版本（與本書多出入蓋異本也）加一校舉〕

續羣書類從卷第三百四十一

文筆部廿五

日下一木集

法壽在大四館主

大隅之法壽現住梅谷禪翁入洛。今春有王命。特賜禪師之號。而錦旋矣。可謂華袞之榮。山僧拜宸翰。不堪感幸。謹賦賀頌以祝之。

錦旋去問海南涯。今亦勝遊有所期。宸翰新揮真華袞。萬陪十四字禪師。

借宿乎海南之臨潮菴 單五作。

昨出危邦今放遊。朝迷澤畔暮江頭。風蒲獵々蜻蜒立。孰與人生不自由。

寄江南友人萬松老人

違却平生知己酬。亂來無處一書投。急流曾退遽

如許。不信君無問白鷗。

吾土之永林開山玉淵老禪。於日州都於郡一乘教院戰化矣。四十餘年後來于此。諷經一上之次。作詩充燒香偈云。

諷經一上忽沾巾。草鎖荒墳跡已陳。生死涅槃與雲散。山青水綠本來人。

日州之道場廣照寺之上人之慈母善佛尼逝矣。長持閑翁見需哀詩。仍作詩悼之。

定識來迎生九天。般舟三昧謝塵緣。雨華地動萱堂上。沈水風薰荷館前。

扇面藤花掛松梢。一乘院小童求之。

枝々蔓々着花新。風激乾濤起紫塵。捲却珠簾看
逾好。君家別置瘴溪春。花落絮飛春暮時。紫藤
百尺綠絲々。女蘿可妬長相倚。掛在木公連理
枝。

閑翁號并序 前永平永安和尚。

永平前席閑翁和尚。旺化乎日南。永正丙子之
歲。視篆于本寺矣。假道乎四州。致禮乎五臺
之次。見枉駕于弊廬。得相看焉。今夏有九州
之行。以一日之雅來扣籌室。待者甚敦。一日
告予曰。賦一小偈證閑翁之二字。雖不文。逼
嚴命而卒綴蕪詞。竟汚華牋云。

這禪和子續宗猷。雲伴懶庵山更幽。終日忘機所
何似。比來天地一沙鷗。

鏡翁號并序 長持現住永智禪師。

日陽之妙龜山之小。朶永明禪院主盟鏡翁禪
師。立五位之檜旗。而起六派之門戶矣。實後
昆之龜鑑也。仍檀命俄降。匡衆乎本寺。頃日

運錙斧。修造山門矣。不日唱輪奐之美。時哉
時哉。予入此境將謂。而今天下承焚蕩之餘。
而十寺九百廢矣。當此時三門一新矣。不意復
觀法社中興。初知佛法今東漸。不孰歎艷哉。
予以事急他適。迫俶裝之日。翁引袂曰。偶得
奇遇。吾有號無頌。々之幸也。予薄識云。乍入
云。辭者于再于三。翁請不已。竟賦拙偈。塞其
責云。

掃空妍醜絕圓方。任手磨甄亦不妨。自己光明豈
遮掩。森羅萬象露堂堂。

確翁序不衆 龜早前住。

樵夫夜半度江行。大庾嶺頭殘月明。孽及兒孫分
南北。西湖衣鉢有誰爭。

大幢并序

古語曰。勝幢翻日下。金刹聳雲端。良有以哉。
日下有一禪刹。曰定德。々々則龜山之六院之
一也。主之者號大幢。々々盛立法幢。吁日下

勝幢。雲端金利。左右逢原者也。可併案。予發軫之日。見求號題。卒然賦伽陀一篇。頌曰。

扶起宗風立法門。機前電卷又雷奔。龜山自有巨靈手。法旆依然日下翻。

雲峰號 閑翁和尚之法嗣。諱寶。

日下有一人。名曰永鷲。院號樞鷲。老拙南往之日。初識面如故舊。異哉。分袂之日。告曰。留一偈證吾二字之號者。以爲他日之話本。不獲峻拒。頌之祝云。

今日相逢日下荀。論交如故豈無因。聲名掛在龜山上。法施風人又雨人。

天用 文永寺周祐藏主號頤。

蒼々鬱々又恢々。乾德無端破九垓。叢社中興翹足埃。緇林秀出棟梁材。

巨發井序 伊東嶺下臣荒武三省居士。

荒武藤兵衛尉。日下一人之忠臣也。文經武緯俱備。忠肝義膽兼存矣。被堅執銳。百戰百勝。

全矢石汗馬功。是故以武鳴世。名合實。々合名者也。又從二樂院。傳六義風。遊倭歌藝。得倭字之書法。加之能探聖蹟。且窺宗猷。僉曰。風流佳士。冠巾和尚也。老拙遊州日。來求別稱。々曰巨發。々々之。字不虛設。可併案。頌曰。

大機大丹現前來。戶牖無端快豁開。這裏依然泄西意。回春五月一枝梅。

蘭圃 常春主盟三英坐元龍弟。諱玄翁。

常春室內。有一寧馨兒。初以翁呼之。後以蕙名之。可謂春蘭秋菊。易地皆然。加之南窓北窓。見月讀書。孜孜好學。於戲名實相合。必爲後進之秀者也。主盟使予字之。雖爲不文。難拒其命。稱之曰蘭圃。拙偈一篇係其下。以祝以規。

寧馨秀出是君家。待見芳聲有數車。長向春風能保護。擅其美者可斯花。

梅心

諱玄坡侍史。法壽之弟。安國僧。

西湖有瀟洒僧。其名曰玄坡侍者。々々令兄某人。與予朋好。是故侍史亦顧予敦矣。今見需雅號。不獲辭。稱以梅心。一偈證之云。

雪後諸峰吹霽時。林間君子弄妍姿。橫斜疎影西湖上。月在波心說向誰。

有文

常春院僧。玄固侍司。

予頃日寄跡平日州。容膝乎春院。而與龍源翁之神足玄固侍史。同窓而居前席而話者有日。一識如故。異哉。就予求字。々之曰有文。賦燕詞贅華賤而已矣。

錦心綉口自彬彬。翰墨場中定絕倫。努力勉旃螢與雪。僧郎班馬是何人。

前相國長林師翁。吾徒多年待歸駕乎洛下。然而不見清月之生。皆以爲憾焉。師翁是歲搜勝境乎海南。偶爾如逢涼風之來。誰不肯喜哉。覓之彼而獲之此。可謂奇遇也。予春之季。南

遊之日。跨一葦登五臺。且訪翁。々時在粉社。不能陪慈誨。予即寄燕辭以聊述鄙懷。頃者辱賜和章。城之壘也。壁之耻也。夥涉之沈々者也。喜懼交集而已矣。嗚呼自今篋笥吐光。馬援謗再起耶。異域摺紳爭售。雞林價猶增耶。予若致暴富。師必分餘波。祝々。謹呈唐體一篇。以索一咲。云爾也。

雲山入夢海南天。咲摺袈裟即上船。到處新添詩氣象。蒼烟白鳥亦欣然。

瑞佐拜稿

東樵禪翁者。承天之柱礎。而法社之模楷也。今茲庚辰之春。再辭東京。將朝中華。假道乎吾州。繫舟乎某浦也。一日。入臺山而禮蒲衣童真。詣祖塔而拜蕉堅大士。禪翁賦詩告別。手之罔措。吟玩終日矣。慰籍老懷者惟夥焉。因記昔吾蕉堅師祖南遊。召對英武樓賦三山之詩。洪武皇帝御製賜和焉。後明人序其藁

曰。禪文詩俱熟。何知海東有此偉人。雖吾中州之士老文學者不是過。且無日東語言氣習也。深得全室之所傳也矣。爾來蕉院秋暮。門戶清涼。與劉氏者誰歟。歎息而已耳。予雖承芭蕉之末葉。更無薝蔔之餘香。豈慙于心乎。抑公平日。特承王命而侍便殿。講經賦詩。僉曰。非常之寵也。所恨前年不繼。英武召對之芳躅焉。佳期必在此度者也矣。公嚮在大明日。所著詩文。諸儒搢紳競借而謄錄焉。

通事舍人鄭公記其事詳焉。又近歲琉球國人

到大明。夕人問曰。正德某年。日本遣僧號東

樵者。(傳略)蓋是倩朝鮮之人以來之歟。何其文字氣

脉與吾國相似也哉。其說傳播日隅等之間。予

今來此地。而得親聞也。嗚呼蕉堅祖一百年

後。能使其道晃耀于大明日本者。誰不歎艷乎

哉。雖然夫詩也文也。禪餘之閑具也。於公分

上者。一小伎而已矣。一土苴而已矣。所祈南

舶無恙。東藍却回。施法雨於承天之上。揭佛日於廣照之後。焦芽敗種。齊潤其澤者。翹足竣焉。然則予亦附驥尾。再入雒陽。視盛事者必矣。仍塵所賜之芳韻。贅以蕪辭。所謂東坡面前之論也。恕宥垂仁。采納改正。

江月易陰梅雨天。碧芦灣口繫官船。顏如紅玉瘴烟裏。始任平生養浩然。開筵坐月夕陽天。滿座吟揚藥玉船。真个斯遊忘逆旅。歸來一醉臥陶然。

龍集庚辰夏五下浣日。

遊鷗鷺戶山

日州鷗戶寺六所權現。

地靈境勝絕氣氛。神代濫觴從是分。六欲無端掃空去。海潮濯月亂於雲。

右次韵薩州大願寺之某僧之前題。

題油浦之梅濱之名花

自大唐來佳品云々。
一樹分千朵者也。

真个此花天下魁。團々弄影見奇哉。方知餘習放翁化。千億分枝一樹梅。

和東樵和尚

老禪久嚮狀元魁。地若無花可到哉。寺似慈恩僧
太白。炎天醉賞綠英梅。

次韻 東樵禪翁梅濱前題之詩

梅岑元是屬南州。佳境喜今從此遊。見到炎天猶
可愛。花含西嶺雪千秋。

雲岫

常春禪院之侍真周瑞典藏。就老拙見需雅號。
號以雲岫焉。今茲庚辰之夏。彌旬不雨。人皆
苦旱矣。油浦之靈水亦半涸矣。頃者僑居于
此。日望雲霓。未見一片之油然而起者也。焦
心不展待旼雨者可知焉。又所祈者。典藏他時
法施雲行雨施於太平山上。刻日竣焉。雲岫思
之。祝々。

太平有象豈無心。降澤何時濕鬱襟。枕上陽臺眞
昨夢。旱天今日汝爲霖。

梅仙

梅濱遺老羽圃禪翁。一夕延予乎隱逸齋中而
涼會。一洗煩襟矣。傍有翁之上足。其諱曰英
逋。介者告曰。今得半面之雅。請與二字之號。
予卒然而告曰。逋其名而居梅濱。況又傳西湖
衣鉢。左右逢原矣。以梅仙呼之可乎。逋也諾。
竟書二大字。賦一小偈贈之云。

孤芳皎潔幾回春。依約西湖寂寞濱。匿咲桃花避
秦者。何如姑射一真人。

汝陰

妙莊嚴域有一僧。諱曰英叔。々々廼羽圃之寧
馨兒也。平素于雪于螢。學詩學文。僉曰。必續
羽圃之芳躅。可嘉矣。一日寄華牋求燕辭。不
免應需。證雅稱以拙偈云。

千古文章得美名。歐陽永叔一先生。熱時猶記雪
時會。人亦風流入品評。

蕙室

雲岡老禪之徒弟慶德外史。奇遇乎海南之油

浦焉。來往于予僑居。每問起居矣。一日告曰。此村有一老翁。曾有令子。今則亡。是故翁見吾猶子。頃者染沈痼。請今一偈以與之。竟綴法語應命。即日謝以珍惠。出于不意矣。吁蓋有夙因乎。記室未立字。々之以蕙室。予旅中之贈也。可咲。頌曰。

秀而春草在門東。兄弟花開清氣同。虛白堂前明月夜。坐來真个木犀風。

虎岩

梅濱之名藍。榮興之小朵。醍醐庵之主盟祖文記室。頃日與京國之杏林座元。以事相會矣。杏林一日告曰。其友某人未立字。々之可也。予遊其寺。未面主翁。以有憾。今幸得此媒。不可辭。則以虎岩稱之。爲識荆之起本而已矣。記室逾年有目患。從今以往得此號。猶如虎視眈々者決矣。祝々。頌曰。

喚起三應大小空。未爲一嘯忽生風。人天眼目今

猶古。想見僧中柔易隆。

華岳

日南油浦之梅濱。有一禪院。曰慶雲。々々者榮興五院之其一也。庚辰之夏。老拙居此地。榮興之諸公數輩來見雅號。（讀號）雖不文。一々書以應其需矣。慶雲主盟諱玄養書記。稱以華岳。一偈證之云。

秀色嶸崿東又東。懸崖萬仞聳蒼穹。眞非眞是雲無帶。五季興亡一睡中。

一恕不录序 妙嚴之弟子灯忠藏主之號。

大元大極露堂々。君子哉萬僧此郎。勲業勉之名實合。希顏慕蘭是南陽。

明窓 龍源寺智昭書記號。

永正庚辰之夏。扣市木之龍源丈室。主翁出迎敦待矣。予作詩述懷。翁和者兩篇。接一宵之話。實如十年故。異哉。昨之夕。其徒弟智昭書記衝暑遠來。其志可感矣。袖一片帄而告曰。

日之昨爲予所稱之號。願書以與之。予答曰。公之老師大手筆也。何求于他哉。記室請不已。竟筆之塞其命云。

豁開戶牖絕纖塵。若木枝頭掛日輪。小碧紗前月如畫。讀書猶有未眠人。

東樵老禪賦川八句。見送予西歸矣。次韻留別云。

維公今日狄仁傑。北斗以南唯一人。望則餘風同古德。近之如雪絕炎塵。大明國裏再遊客。廣照門中活佛身。匪啻梅花入師室。相隨應對虎能馴。離筵惜別難分袂。況又南遊送故人。此地暫時論雪月。明朝依舊逐風塵。三千里外少知己。七五雲間一老身。野性可憐歸臥後。山林只有鹿群馴。

次韻洛社之松溪雅伯見寄東樵禪翁之詩。每會故人俱記君。清談何夕掃胸紛。西家胡蝶遠勞夢。南國飛鴻近失群。有待佗時施法雨。無心

平日都行雲。方知新語得神助。鍛鍊尋常在旭暝。

梧館新涼

於安國夜聯後不起座作。

涼意先生咲語中。梧桐秋早畫簾風。離愁一夜轆轤劫。月轉清陰金井東。

遠客悲秋心欲迷。梧桐樹下夜淒淒。風聲索々夜如語。一葉南飛一葉西。

同

代人。

報秋蟋蟀近吾居。金井梧桐葉戰初。昨夜新涼入灯火。就床欲了讀殘書。

星夕寄湖心老人

喜昨君來問起居。誰言多病故人疎。料知今夕曝書處。三萬牙籤驅蠹魚。

勝雲

崇因畫僧號。

崇因上人者。京華人也。頃日將南遊。且西泊矣。庚辰之夏。奇遇乎志府之龍山。可謂風雲際會也。予於日南之西光古刹。拜佛鑑祖之

尊像。予告上人。願謄寫以與之。歸程後三日。遠來就于僑居。寫其真。無堪感戴。何以謝之哉。上人曰。字予可也。迺以勝雲稱之。以爲涓埃之報而已矣。頌曰。

陽臺夕上謁荆王。自是和愁易斷腸。飄々片片無定止。被風吹去出扶桑。

一基 智德藏主號。 立之 宗久藏主號。

月嶺 永照知客號。

皆龍源之徒弟也。

遊西光寺作 拜佛鑑肖像并戊食法衣。

江南佳處一禪扉。今喜拜翁兼拜衣。勿怪相過忽辭去。行船解纜念催歸。

重來有約再敲扉。留我君今莫挽衣。明日錦旋無愧色。袖中携得一篇歸。

(遊峨) 於市木龍源寺

寺在翠嵐漁市南。詞源久嚮此龍潭。熱時逾好雪齋下。月白風清似剡庵。

歸去蒼波白鳥南。天涯萬里隔雲潭。可憐幽獨五臺下。澗水松風月一菴。

題宜釣齋 次韵桂庵和尚詩。野邊時監公求之。

此郎兩髻未成絲。義膽忠肝進退宜。取捨功名五湖上。孤舟載月伴篙師。

銀鈎鍊畫寫烏絲。筆力精神字々宜。四海九州文武譽。他日定是動京師。

大田井山極樂教寺作 與英祖會。詩歌會。

南極會開八福田。此中至樂幾千年。井梧葉戰秋聲動。涼會忘歸日暮天。

松岩號頌序不承 賢秀書記。

老禪聞說出吾門。猶喜孫枝覆後昆。一樹靈松天下蔭。九州四海本同根。

茂溪號同 松岩徒賢陵知客。

參天蒼翠柏森々。固櫟深根自作林。奇石怪岩江南地。老松共守歲寒心。

志府之永泰主翁次韵 寄詩答之。

能度群生慈濟舟。老禪氣象潔於秋。江湖鴛子靡風走。打破葛藤提話頭。

竹庵

臨江寺玄香書記之號。

海南之油浦有寺。曰臨江。々々廼空岩和尚開基也。現住玄香書記。爲人其性如破竹。庚辰之夏。予借窓居者逾月。遠寺皆竹。清陰蓋四隣。不知三伏矣。夫竹之爲竹也。春夏秋宜人。故古人曰。一日不可無此君。又少陵曰。脩竹細々香。今取之。以竹庵爲書記之號。可併案。頌曰。

寒玉數竿居更幽。海南卸笠半年留。暑塵不到江村寺。分得清陰瀟灑侯。

聯秀序不录

玄芳知客號。竹庵徒。

爲祝前程日下人。德馨郁々在梅濱。二株嫩桂久昌識。五葉聯芳少室春。

萱儔

玄永侍者號。同竹庵徒。琉球人。

朝鮮異產識斯人。多日同居如有因。至孝從來天

所感。奉承堂上白頭親。

昔匠石斲鼻端塋。宋元君欲重試之。石曰。臣之質死久矣。夫斲塋眞兒戲。然而爲貴公子不妄運斤。盖所以待其質也。晋阮瞻善琴。人多願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夫琴者君子之樂也。然而對凡庸操雅音。盖能與世低昂也。二子之設。心不甚遠也哉。予是歲春之季。出泉陽赴此地。駕一葉之扁舟。凌萬頃之滄波。或時聽雨蓬窓如泊碧湘之夕。或時賞月匏樽以泛赤壁之秋。豈無詩興之萌于內。雖然未嘗開口吟一首詩。殆類郢工之斤有待質者歟。可唉矣。待雨老師夏之孟。避土州危機。遊日州名區。船來之境。陸來之地。殘山剩水。無不蒙清賞。奇花幽草。有多經品題。且又携帑提軸。乞詩需雅稱者。雜遝滿門。和尚即展紙吟諷。則口吻生花而簇々。磨墨揮洒。則筆端霧散而霏々。自旦至昏。不見倦色。殆與晋人之

琴同其趣者歟。可尙矣。是以圭竇華門亦揭銀

馴。

鈎鈇割之勝。璽牖繩樞也。掛飛鳥驚蟬之書。僉

永正龍集庚辰夏之季下浣日

云。山川氣象爲之一變矣。偉哉。予聞之。喜而

門生瑞佐頓首印

語人曰。嗚乎。安使叢林少年之徒。皆如師之心

跋聯句

焉。抑又聞其風。以有立志者也耶。如予亦加

前相國待雨老和尚產于土州之津野氏。眞而

鞭勵驚鈍。至見芹泥之汚怪而欲斧斤。況於師

祖蕉堅師。俗而父哦松翁。吾儕視和尚猶如

以爲質。豈可箝口也哉。師近作已積成卷帙。

師。々亦視予如友。蒙推獎甚過矣。是歲春夏

名之曰日下集。予拙語載其中。蓋杜集偏嚴詩

之間。兩人相繼來于此地。會于此山。可謂韓

之謂也。何榮加焉。頃日師枌里捷報。頻督歸

雲孟龍之際會也。日昨主盟月渚老人。卜晝而

駕。庶幾此行入洛歸吾山。爲國演法操海印之

開筵聯句。卜夜而秉燭賦詩。凡預斯會者一十

妙。指洗滿堂箏琶耳振。國師之遺音。吐東

三人也。嗚乎其聯也。句々飛動。不屑侯劉之名

坡錦綉腸。是實和尚之職分也。何可徒効三語

鼎其數也。類文富之輩。作會於洛陽之古剎者

椽乎哉。謹唱唐律一篇。以擬三疊之聲。敢請

也。寔非千載之談乎哉。主盟請記。其歲月東

慈削。點鏡成金焉。

樵瑞佐書之。

家聲籍甚高宗姓。元是吾門第一人。頭爲吟詩纔

永正庚辰閏六月下浣日

有雪。心因洗易點無塵。囊中風月二三策。海外

於日州安國寺大平山會

梅花千億身。來往逍遙聊任性。白鷗浩蕩豈相

一基 龍渚之徒弟智純藏主號

庚辰烏藍盆前三日。一僧飄然來。問之曰。龍源室內智純藏司也。予曰。日昨師兄智昭書記遠來。無幾公文至。何其諸公省予甚敦哉。典藏袖書詩兩篇紙一片曰。詩者翁之所送。紙以予有需。又携一幅來。披之則淵明遺像在前。後有歸去來詞。仲和書之。翁之所送也云々。不堪忻悅。則書雅稱二字。和佳篇詩韵以爲謝云。證一基頌曰。

僧有此郎名智純。求書雅稱遠茲臻。桃紅李白梅資始。天下江山從是春。

次韻答雪齋之雅趣

淵明遺像載舟中。歸去來辭益慕風。莫怪秋來動鄉念。黃花有待一籬東。

深謝二公尋客居。秋生旅館鬢蕭疎。同風千里絕閩蜀。尺素寄來双鯉魚。

春浦

玄珠侍者之號

玄珠侍史者。安國會裏之玉人也。其行也如琢

如瑳。佗時異日玉振金聲乎青雲上者。拭目可覩。勉之。就老拙需雅號。々以春浦。回少林之春。攀洛浦之例者。以祝以規。

湘水綠肥莎草香。鷓鴣啼處欲斜陽。烟波春暖江南地。沈睡白鷗紅海棠。

如溪

祖真藏主者。醍醐之主盟虎岩書記之徒弟也。寄紙求字。日之昨老師就予需別稱。今也典藏亦如此。夙因之所致乎。不可辭。一偈證之。

不隔靈山會上秋。廣長舌相即清流。如々正跡無遮掩。翠竹吹香日夜浮。

月谷

名長春。和州長谷寺之勸進聖也。

長春行人者。大和長谷寺勸緣之聖也。捧幹緣簿。回遍諸州者二十年云々。頃日遊歷日隅薩矣。庚辰秋。來于予僑居而說來由。予平日專仰此尊。書彼驗記。行李中到處讀之。殊將西歸。專求大士之慈救。今得此瑞。歡喜無量也。

行人求號。夕日月谷。尊棲嚴頌曰。一輪明月浮流有。正躰如何向外求。个个面前觀自在。人々具足大悲心。書之爲號頌者也。

立也 宗久藏主號。

宗久藏司者。豐城人也。掛錫於市木之龍源禪刹矣。一夏美解。頃日將還舊梓。自恣後來告曰。聞回棹乎四州。然則同乘扁舟而往豐城。載船尾隨行云々。日之昨於雪齋下有一日之雅。約而卜日。臨歸求號頌。走筆書之。謝遠來者也。

松下吟哦人姓崔。乾濤聲裏獨徘徊。知君草々理歸楫。豐嶺霜鐘喚夢來。

寄臥隱老人 湖心朝臥隱。

見月秋來歸故山。黯然濺淚別離間。休言爲羽期重九。王母桃花猶是閑。

一夏寄蹤南海涯。客愁萬斛髻成絲。而今贏得西歸日。別鶴離鸞總不知。

香月齋之主人忠秋公者。大陽寺殿雪溪忠好老翁之令子也。予於洛陽奇遇矣。是故今茲庚辰之夏。航一葦來九州。而會于雪溪之金昆玉季。豐州太守敦待有令弟。曰典廐。曰武庫。二陸也。三田也。武庫能文能詩。入俗入真。一日和予詩韻。詞翰兩絕也。頃日東樵作詩寄公。卒依韻末述所懷云。明人寄詩美島津之家。風流想見翰林花。武庫森然蔑以加。南舶載詩須寄與。明人幸是識君家。

次韵 東樵之詩。以美忠秋公之才。

文經武緯此忠秋。彷彿文章蘇子由。明日西歸有遺憾。不陪夜雨對床遊。

三請號頌序不录 野邊盛貞公求之。

和漢兼能人姓平。吾朝烏髮此盛貞。春風日々靈山會。花外黃鸝三請聲。

重次前韻寄野邊將監公

有文有武況同田。人似能詩楊太年。蕪袖高樓摘

星手。聲名掛在九重天。

竹浦

志符永泰寺末院法雲
住持整石藏主之號

湘孫涓子滿禪林。烟鎖琅玕翠色深。也足軒中無
一事。主人清氣此君心。

次韵

釣雪齋送立之詩

錦心綉口識公才。自咲吾詩寒似灰。吟斷佳篇忘
逆旅。老禪頻爲寄書來。

萬里雲山一錫飛。陽關唱作斷腸徽。爲問囊中詩
幾首。分付西湖風雅衣。

次韻謙仲藏主送行之詩序不录

鯨波萬里入燕京。相逐俱君且意行。洛社故人翹
足竢。歸來幾日會耆英。

再會期君是帝京。寄詩尤喜壯吾行。料知俱日積
勲業。說教談禪老蜀英。

次韵南州藏主餞詩同

家在蓬萊仙闕東。殘山剩水任難通。孤帆未掛遲
留久。日夕臨江挽好風。

頻問行船吾欲東。君來喜昨禮圓通。甘閑何地樂
生理。萬國兵前草木風。

（邊歎）

鸞岡老人茲奉王命。將朝大明國。夫通國使
命。佛之所戒也。確然結兩國之歡。而致萬民
之慶。則王之使。即佛之使也。公平日召對
便殿。講經賦詩。非常之寵也。況今選於衆膺
斯舉。非吾門之光輝乎哉。唐體一律。以壯其
行色。且祝遠大云。

梯航萬里遠朝燕。文采風流屬世禪。公句快於山
吐月。吾才窄似管窺天。早辭豐葦雖遺憾。再入
中華豈小緣。待見歸來開法席。金欄映日寺門
前。

又

江文通曰。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況秦吳
兮絕國復燕宋兮。有良以哉。予爲東樵老人再
遇。俄出江東。遠來日南矣。打話者纔一夏。頃
日將西歸。豈無離索之愁。仍重依前韵述老

懷。嚮者所謂秦吳燕宋。吁爲予預言之者乎。
可併案。

兩地悲秋宋與燕。天涯誰共對談禪。嗟君異姓陳
驚座。唉我同名果罵天。蕉下傳衣慙譜系。葦間
舞棹任黃緣。這回想是定攀例。召對題詩便殿
前。

畫軸贊

上有蜂逐蝶。下有蝶捕蟬。
日州橋間某人請。

彩軸寄吾求贊畫。口燕胸棘不佳篇。夕霞散處蜂
追蝶。朝露乾邊螳捕蟬。草解忘憂穿土美。花知
衛足向陽妍。趙昌放出一頭地。朱墨到今猶宛
然。

三舟一月

庚辰中秋夕。於
安國聯句後會。

月落蓬窓夜色深。清光各自照人心。三舟撐入交
蘆境。識霧吹晴點不陰。
雲散太清秋不塵。虛舟个々載水輪。見時可識是
非見。逐浪隨波弄影人。

寄龍源之忠敬公。以索雪翁之一唉云。

西遊最喜遇公師。況又寄吾歸去辭。每向秋風收
柿葉。廣文遺韵唉題詩。

野村宮內少輔忠綱。其先近江州佐々木氏之
孫枝也。中下九州邑食。而今爲島津豐州刺史
幙下臣矣。前匠作雪溪忠好老人。愛其才稱龍
臣。雪溪入洛日。從而上京。々師連歌之邀頭
宗祇來會。居士執筆書之。宗祇歎美焉。爾來
名喧洛中。老拙與雪溪偶爾相會。是故居士以
識其面。今茲夏來于茲再會。今歷卅餘年。實
如夢相似。日之昨以刺史之命送行而來過。挽
分袂曰。請爲予名與字書以與之。吾願足矣。
舊知也。豈可辭哉。即安其名曰宗綱。稱其字
曰希張。々綱文紀居士之起緣取之而已矣。
張綱昔日獨埋輪。氣象如同此老臣。三十年前俱
識面。相逢記得洛陽春。

以久序不录 謝長祿司號。臨江請之。

威音切外幾春風。鶴算龜齡分與公。法雨澍時蘇

敗種。昌々懸識少林蒿。

東樵和尚。孟夏已來。以事留滯日南。同門待雨老和尚相次光降。謂余曰。東樵南遊不可不面別。是以俄然而來也。高志可見矣。吁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不虞涉其地焉。人皆以爲鸞鳳栖枳棘也。惜哉。雨師今欲歸鄉寺。樵叟作詩見錢。又使予屬和。不辭者其命維嚴也。仍奉錄呈金猊下。以壯行色云。運斤。

英乘拜

不似四州幡百洞。此間何著此詩人。槐陰過夏門無迹。桐葉正秋庭有塵。陸海潘江分末派。顏筋柳骨是前身。滄波遙想東歸日。隨處護舟龍亦馴。

以心

但州稜嚴寺僧昌安之號。從弟周苗請之。

星遶月宮心字開。瞿曇容易叫奇哉。梅花漏泄西來意。少室春風忽挽回。

楞岳

外浦小月庵之主永嚴藏主求之。

夜途北斗在南州。生死岸頭慈濟舟。要見棲嚴壇上佛。松風蘿月滿山秋。

千□ 外浦居人求法名道號。名以道載。

月浸芙蓉秋水涯。五湖烟景不如之。一輪分影萬波上。想見圓通大士姿。

今茲庚辰秋三五月。安國主盟月渚詞伯開雅筵而會洛社友矣。寔旅中之一快也。主盟會裏有一僧。諱曰周勢。字曰秀峰。々々之二字嚮予之所命也。英敏好學者也。主盟使於聯。揮筆而搥顏柳袂。吐句而拍韓孟肩。東樵翁擊節嘆美曰。此郎後進之秀也。歸洛之日。必致九京之上。聞此言者無不欽羨。東樵告予作詩美之。其命之嚴也不得辭。卒次韵公之題月佳篇者二篇。前以美其才。後以述離懷。詩曰。筆力千鈞掃硯塵。風流想見有斯人。讀書宜伴南窓月。翰墨場中見出身。

三五清遊胸不塵。雅筵憶作伴騷人。九州風月繁

華夢。萬里烟波一葉身。

春疇序不永。但州之周苗藏主講。

布穀聲中雨一犁。農夫報以及春時。東坡界破華嚴界。餅餌龍紈遮眼來。

一華在序無頌。慶園藏主號。

如雲。壽慶藏主號。同國人。

送慶如雲之行詩曰。大陽寺掛錫云々。

却是佗鄉勝故鄉。報言努力夢商量。主人若問吾行李。心似葵花傾太陽。

日州東海醫王寺勸進疏

日向國曰杵郡東海浦有一教院。號醫王寺。々廢

燬者數矣。寺產承乏。堂宇未備矣。因小比丘起

大願力。謹捧短簿。以求少財。其詞曰。

寺臨東海。^{トウミ}夕陽照而現紅瑪瑙坡。村屬北方。^{ヤタカタ}

水滿而湧碧瑠璃界。將謂十二神將。元是七千夜

叉。聞名號者衆病悉除。致歸仰者三願成就。要

建一字藥師殿。遍扣十方檀那門。各爲樂施。必

獲勝報。謹疏。

永正龍集庚辰秋九月日

半日走筆乘船者

長齡。妙慶尼號。日州醫王寺之慈母。

日州東海有尼。其名曰妙慶。々々適醫王寺之現住某人之萱堂也。予西歸之日。卸笠此浦。借床當寺。聞某人能奉承白頭親。予竊感之。問其字。々未。因以長齡爲其號。所祝益保長慶之春秋矣。頌曰。

產出傳灯大法師。々能至孝奉承之。平生服得醫王藥。又稱慈心東海尼。

器成。玄瑚書記號。東海人。

庚辰之秋。予將歸西州。且留東海。々々有僧。號意芳軒。々主玄瑚書記也。就老拙求別稱。々

曰器成。々々之字。瑚璉之器云哉。一偈證之。

大器從來貴晚成。好將瑚璉作其名。良材合用廟廊上。投老山林寄此生。

梅溪 祥林藏主號。東海知音寺之肩院。

東海有小月大士之靈區。歸之者猶如山林有市。有所必應。如影如響。予詣之者三日。靈感有日乎。傍有一把茅店。居之者曰祥林藏主。一日袖紙來。需其號。々曰梅溪。々々取之於大士所居之梅檀林。々藏主圖之。大士端居東海濱。仰之个々感應新。此中至樂無塵事。卜得白花岩上春。

栖芳有序頌不記 與州妙覺之少年名周隣。

祖林同 同州妙覺之後住周意書記號。

能壽之徒三人與號不記。

常賢 中平左京亮之號。以良佐有頌。

於吉祥與號者三人於

於日州油浦男女壽炬法語

法名道參 號安竹 六月亡。九州與號者五十余人。

三界無安豈久留。善哉拂袖去閻浮。自然坐致清涼界。脩竹千竿六月秋。

某生涯航海。平居枕流。生前緣失令子。老來只
有此愁。繫念乎九品淨土。歸依乎一个比丘。每
值皈正。持齋禁酒。幾回夕陽。罷釣繫舟。田園將
蕪。有記三徑舊。江山投老。猶輕萬戶侯。或時得
魚買市中米。或時聽鷄添佛前油。家人扶醉歸。
秋社近桑柘地。漁翁同宿語。明月照芦葦洲。迅
速無常。白駒過隙。涅槃生死。蒼鷹下韞。此是平
日閑事。即今轉身處委。悉麼又不到這裡。出沒
無碍。去來自由。元無三途可怖。豈有十地可求。
雖然如此。送行以一瓣妙兜樓。

同安竹妻女妙證 號以明 有孫無子。

明鏡當臺點不塵。無端露出本來人。何須拂拭磨
鑿刀。自己靈光面目真。

某尾生守約。孟母遷隣。抱孫不抱子。仰佛兼仰
神。不羨耀前暴富。只脩滅後善因。冷啖文君畫
黛。愧視越女嬌顰。勸業豈紡績。無心爲婚姻。觀
夢幻於槐國。致歸敬於梅濱。上來閑落索且置。

正當與麼時。末後一句如何指陳。舉起火把子。看々丙丁古佛在火焰裏。撥轉大法輪。重說偈曰。

壽筭綿延。一以何似。大椿長保八千春。

香室月清女火

竹夫人有聖之清。細々和風香氣生。一節不移賢女子。終身能守孟光貞。

某身具三善。家無一嬰。常嘆白髮映鏡。不貯黃金滿竈。九州室多親族。四海元爲弟兄。平生自厭五障垢穢。至心唯念九品佛名。自修滅後勝善。不願耀前浮榮。此是禪尼五十八年間受用底。五十八年後轉身換骨底。如何施呈。強說半偈。送濟靈於雲程。清淨法身燒不盡。火裏芙蓉三四莖。

蘭心妙薰女火

某具丈夫性。得貞女名。平生唯有慈愛之惠。終身更無貪欲之情。久在南洲而獨居住。每向西方而求來迎。殘夜易覺鰥閨夢。百年難同鴛衾盟。

幸誕孝女之美。何言後胤無榮。年衰慵向菱花影。夜靜獨聽竹枝聲。甲子須臾。星移物換。末後時節。漏盡鐘鳴。某在棺木裡穩坐。豁開金剛眼睛。不妨超出迷䟽。無端遊戲覺城。雖然恁麼。而說偈言。

門東有草到春秀。火不能燒這個精。

梅湖妙林女火

日南人。

湖上愛梅人姓林。橫斜影裏朗胸襟。老婆心切來求法。黃葉止啼非是金。

某老而益壯。樂而不淫。雖無金昆玉季。猶有鐵腸石心。下視失寵。班婕妤託情乎扇。匿咲聲對。卓文君挑夫乎琴。日々心念九品蓮臺。專唱無量壽。時々手持一顆木栴。每禮光世音。造化小兒見戲。生死大事云臨。謂之薪盡火滅。鐘鳴漏沈。到這裏論甚真非真是。說甚無古無今。元無聖凡優劣。豈有罪垢淺深。淑靈會麼。淨土有己身。莫向外尋。咄一咄。滿野秋風吹夢破。夏天雲散月

無陰。

賀室妙慶女火

自知返本又還源。法施健時修善根。餘得家中一人慶。連綿令子又令孫。舉起火把云。看々勝熱婆羅門。即今在火把子頭上。忽現火光三昧。爲某宣說寂靜無盡法門。直得拔罪根於閻浮界。證妙果於菩提園。噴恚愚痴百雜粉碎。煩惱業苦一時掀翻。眞諦俗諦是何物。男相女相不足商論。臨行說偈言。唱起無生新一曲。北邙烟盡月黃昏。

清心妙泉女火

萬境現前方寸中。瑞岩喚起主人公。々々々本絕名稱。莫認三星遶月宮。玆有一个丙丁童。呵々大喚出來。口說脫空。其來也生嶺晴月。其去也吹花春風。生也不道。蛇吞鼈鼻。死也不道。虎咬大虫。不道々々。上無攀仰。下絕己躬。一塵不立。八面玲瓏。十方無碍。三世圓融。山野曲指說性。

叨示臨終。拋火把。爐中吹翻雪千點。鍊出梅花一朵紅。

古云。四六難能之伎也。其法自南朝徐庾始焉。如宋司馬公。亦稱不能。寔難矣哉。佛果老曰。雪竇會四六文。七通八達。又法雲曰。攢花簇錦四六文章。須乞洪兄始得。由是匪唯孔孟已後。聖賢出乎吾門。雖詩人文士。往々歸于此矣。

頃日待雨老師見示家集。竊披而讀之。其詞皆出天性自然。不勞彫琢。句句驚人。篇々膾炙萬口。猶如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采備矣。世之駢四儷六。抽青對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豈其得窺一斑乎哉。嗚呼乳峯之遺詞。筠溪之墜緒。振起于日域者。非此集乎。師請書其後。不獲止塞其責者也矣。

時永正庚辰孟秋吉日

東樵瑞佐

續群書類從卷第三百四十二

文筆部二十六

幻雲稿

柴桑釋 壽桂 月舟

疏

蘭坡和尚住相國江湖諱德。二十三歲作。應仁亂後。

開精藍乎古戰場。有懷貞觀太平之日。

回翠華于上林苑。無愧至德中興之時。

嗟惟叢社老成。際此朝廷嘉運。

某 蠻箋修鳳。蜀錦織鯨。

讀易以配華嚴。理窮先聖。

評詩而譬林際。道契至尊。

稱首於前輩風流。望塵者同時學士。

如蒲室校百丈規範。

似雪竇會四六文章。

舊遊龜臺風光。蟠桃結九千年之實。

遺愛龍塢春色。牡丹着十三月之花。今年閏月

不分上生下生。既被一命再命。時爲上院主。

晴光綠蘋淑氣黃鳥。江調可聞。

陌塵烏帽湖水白鷗。社盟未冷。

應仁丁亥兵亂已來。今上征柳營。此時長安收復。還幸禁中。奉勅讀三昧詩。前往臨川又爲正持庵主。

統正宗住聖福諸山

風騷壇邊。譬項羽公爲山東將。

宗派圖上。猶洪駒父稱江西甥。

蓋才學識之惟全。在智仁勇之兼備。

某 胸涵雪月。氣吐虹霓。

靈源觸晦堂拳頭。餘毒尚在。

臨濟得達磨骨髓。正宗大興。

旭鍛鑠鍊陶冶後生。岩瞻斗仰冠冕前軍。

語默動靜無非佛事。恂々如似不言。

呻吟警咳皆成文章。綽々然有餘裕。

昔聞白馬廬寺。今見青牛出關。

九州更有九州。雖分異域。

中國自爲中國。冀合諸侯。

公山東望族。而爲江西師姪。聖福乃日本最初法窟也。

前安國子才和尚住建仁道舊諱鄭。代默雲翁。廿四歲。

先佛開運。成正覺於臘八之星。

後學求師。譬發心於初三之月。

尙斯天花吹雪。既亦道樹回春。

人焉瘦哉。時其至矣。

某 僧中龍種。天上鳳毛。

乃翁論大乘詩。詠五言擬稜嚴圓覺。

此郎居長男位。分八卦配文殊普賢。

寒松結蟠桃花。古栢布甘棠蔭。

安國賜沈香之座。處々伽藍。

清涼抽雜華之書。重々法界。

青山忽逢知識。濁水況現摩尼。

慶曆五陽熙寧一陰。愛日初暖。

開元三人建安七子。耆年稍稀。

文明十五年癸卯臘月三日入寺。公心田長嫡。栢庭令孫。心田軒曰松花。栢庭諡號曰佛運。

舜澤和尚住天龍江湖諱蕭。代默雲翁。

兜率之顏如雪。待三會於閻浮。

少林之宗爲冬。倡單傳於震旦。

要圓栢樹子公案。願度桃花色人民。

某 掉鞅文場。探珠教海。

虎丘典藏主職。長嘯生風。

漁隱評船子詩。獨釣對月。

維德可被後學。其位矧超先人。

翠微人深。熊秀才尋西山之隱。

青雲去咫。烏大夫空南涯之廬。

開堂既迫展重陽。法雷俄動盡大地。

芥千金履萬乘。誰測活機。

襟三江帶五湖。忽忘盟社。

公嗣某上司。久居真木島對月。先師塔曰少林。

輝伯賜首座住肥後清源諸山有序。代默雲翁。

肥後州高瀬山清源寺。廼永明克家固山祖翁

插草之地也。文明乙巳秋。寺之檀越聞于相

府。陞位齒于諸山。府帖輒下。時命祖翁五世

孫慧嶠第一座輝伯賜公禪師。徃以開堂。可謂

臧孫達有後於魯。方此時。檀信益敦。輪奐增

美。與大方巨席相抗。禪師整頓叢規。中興祖

道。寔在斯舉。於是我同盟之在洛東西者。協也。脇

心削。以致厥賀云。

九州珠寶百寺樓臺。作新梵刹。

万谷笙鐘千山鱗甲。振起宗風。

邦君負弩先驅。梵王捧蓋後擁。

某探禮樂緒。挾風雅軸。

胸中百卷書。永明如王良執御。

眉間三尺劍。佛日似項羽用兵。

當此叢林下衰。凜乎菊花晚節。

執玉班五等爵。雖涉階梯。

登第拜千佛名。何論甲乙。

霹靂舌叱退魔外。海潮音聳動人天。

以夷召夷。以華召華。宜化異域。

在秦爲秦。在楚爲楚。勿違同盟。

公鐘谷孫。先靈曰佛日山。清源山門曰潮音閣。

前真如仁甫和尚住建仁道舊代默雲翁。

韓霜露。李日月。孰存老成典刑。（或傳城）

謝丘壑。庾廟堂。難知丈夫出處。

平居雖不作虫豸。維時足以警鯨鼉。

某襟宇挾春。機鋒衝斗。

栢岩如孔丘有顏閔。易地則然。

華藏似山濤合孫吳。望崖而卻。

畫子夜集。尺璧非寶。朝妍暮醜。圓鑑當臺。

翰墨塲中。臨永和八百本之帖。

風騷壇上。削大曆第二義之詩。

天瑞現千年曇華。道香開五月膽筍。

鐵則干莫。木則椅桐。群才不乏。

人有堯舜。物有松栢。晚節益堅。

公蚤歲好學能書。中年隱退者三十年。長享二年三月入寺。

廣慈航住萬年山真如山門延德元年己酉十月。

茂材登科。西都過堂。東都放榜。

妙唱應律。南斗鼓琴。北斗吹竽。

出世曲答萬年松。選佛塲攀兩枝桂。

某 口絕臧否。胸分賢愚。

惠辯大殊。證悟雪峰。難窺梅陽宗旨。

機用已苞。法材覺範。曷抗薤室文章。

苟非後裔興家。忍看先緒墜地。

嚮化有緣檀越。衛公置甘露仁祠。

證果談薄杜多。舒王遊鍾山古寺。

蕙帳夜寒稍重。菊圃秋容未衰。

既展鵬圖。敢慚鸚鵡。

三代以前無佛。願聞玄談。

大雲其下有賢。仰祝寶算。

仁方仲住越中興化諸山延德元年己酉。

馬子長遊龍瑞之宮。登會稽探禹穴。

駱賓王隱鷺嶺之寺。觀滄海對浙江。

山奇水怪。足稱靈區。物換星移。尚憶往事。

某 中規中矩。有祖有宗。

東坡論圓明禪。得第一等人於天下。

西院服慧日德。驗五百員僧於堂中。

蓋時至則道必行。況源濬而流益遠。

月林散清影。忍見祇樹秋風。

寒松無時花。忽回故家春色。

拈出七尺兔角。簸弄一顆蚌胎。

說六國爲六國。頓退魔軍。

樓諸侯代諸侯。宜興霸業。

月林。圓明。慧日。皆公之祖也。寮曰回春。

春岳東首座住越之前州善應山門有序

越州路瑞聖山善應禪寺

山門 茲審

吾山一百年前 定光師祖創業之地而本貫

也。師戢化之後。大檀越天山相公命的嗣 玉

岡老人。整頓叢規。凡寺之所宜有者大備矣。

雖然未齒于諸山。頗以爲歉焉。延得己酉冬。

准三宮喜山相公特降鈞命。陞位于甲刹。蓋天

山遺愛也。越明年。征夷大將軍親受准三宮末

命。鎮撫諸侯。升降百司。公務之暇。傾心吾

宗。遂舉建仁第一座春岳東公禪師住持本寺。

闡衆歡呼曰。禪師產于吾鄉。而主于吾山。與

定光祖如合符節。可謂公侯之孫必復矣。於是

爲國開堂演說。法不贊天子萬安者。右伏曰。

普天下無非王土。拜將以撫四夷。

五岳外別有他山。加秩以進一級。

僉曰從郭隗始。信知使祖生先。

某 筆勢縱橫。襟懷磊落。

青氈復舊。大陽道如程杵立孤。

白刃無前。罵天禪似蘇張好辯。

不翅位明功々明位。蓋夫人待境々待人。

万年縣接第五橋。記長安南唐路。

二載秋迎閏八月。詠拾遺北征篇。

還鄉特賜錦袍。住山高提錫斧。

輪奐工既盡美矣。綿絕禮必大興乎。

相如慕相如名。群望所屬。

文帝稱文帝美。丕圖益堅。

琴叔和尚住南禪江湖。諱繼。明應七年戊午。代默靈翁。

黃葉前朝寺。雖感祇林秋風。

金莖一氣傍。忽承聖代雨露。

奉遲久矣。非偶欲之。

某 眞草行書。風騷選學。

徵符瑞於獨龍阜。廣濟示十二首慈嚴。
整叢規於大雄峰。佛智稱千百年豪傑。

建哉道其道德其德。况復是曰是非曰非。

明教筆勒西山移文。緬懷先師行道。

白傳詩入南禪大藏。願聞是翁品評。

諸天推調御轅。萬象寫毗盧印。

隔千里兮共明月。學者爭趨。

橫中流兮揚素波。漁歌互答。

公承于勝定佛智國師之派。久居西山勝覺院。

茂叔和尚住建仁山門。明應八年己未五月廿六日入寺。河內太守尾州祖。越中相

公細川氏欲伐之。

南朝稱兄。北朝稱弟。待四海一家之時。

西方言佛。東方言仙。感大道夕陽之日。

眷茲至人應世。譬彼良將用兵。

某 千年烏鉢。五月牡丹。

玉芝在凌霄匠徒。施李光弼號令。

寶覺住清涼說法。弄班孟堅文章。

仰之岷峨讓其高。矧與濂溪同其稱。

讀先天易。大極之裏豈無僧。

立集雲閣。重賞之下必有勇。

累代緇衣宰相。今日金榜狀元。

得二周。宜得千百周。幸膺鈞選。

舉一舜。乃舉十六舜。冀祝丕圖。

公承于大龍寶覺。嗣于藍季瑤。軒曰集雲。寮曰大極。

玉岫和尚住東福道舊詩。

祇樹春暮。聲聞如紅躑躅無香。

天花雪飄。菩提似白栴檀除熱。

蓋先宗不振者久。肯忍安眠。

而群望所屬非輕。毋勞謙讓。

某 佩正續印。駕莊嚴車。

圓照參佛照之禪。終勝大惠有道。

別峯匡乳峯之衆。咸謂達觀後身。

眷茲祖業汚隆。必與皇運表裡。

露布朝馳玉關塞。南軍旣獻捷書。

春殿晴曛赤羽旗。北闕新頒恩詔。

轟法雷于平地。浴惠日于咸池。

飛龍在莧而見大人。克興乾德。

老驥伏櫪而志千里。冀尉暮齡。

公承子別峯派下。別峯派不出世。莊嚴菩提。正續。皆祖塔也。

大成集首座住越州善應山門。文龜初元辛酉。

與金卯家。白虵之靈告豐邑。

當辛酉歲。赤烏之僧到吳城。

盛哉天子初元。啓此法王嘉運。

某 智兼真俗。思涉風騷。

昔定照之居芙蓉庵。道貞永拈玉粹。

後文溪之住蓬萊寺。惠辯泉湧雲興。

如古塔主嗣韶石宗。似暹道者首雪寶衆。

上師門以傳寶鏡。一更相過三更飯。

迎祖忌而拈瓣香。百年便作万年計。

豁開丈室。坐斷十方。

風々人。雨々人。(德敷)庶尉群望。

陰々國。陽々國。悉歸丕圖。

公當文溪示寂之歲。拜文溪之塔。迎新豐玉岡百年忌出世。

藝又岫住真如山門。文龜二年四月。

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整叢規於三代。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頒麻詔於九霄。

履繫丞相權衡。矧作後人標榜。

某 航真如海。疏妙喜泉。

敬叟昔辭東林。居北礪稱北礪遺老。

圓應後詣北闕。起東陽號東陽禪師。

久矣嚙齒慨念孤宗。難哉展手扶起大法。

少日取友維社。幾年送老蠻村。

飯來一丘中。以行藏付用舍。

婆娑萬物表。與漁樵作往還。

忽覩尺蠖之伸。固非衆禽之偶。

駕輕車就熟路。重問先廬。

履后土戴皇天。宏開壽域。

公承子妙喜中岩之派。久居海南。今年歸東山甲刹十刹兩帖同日拜受。

仙甫登公塋元住越之妙法々卷疏并有序

竊目。越之前州路少林山妙法禪寺。乃法源禪師插草地。而請佛源師爲開山始祖也。應仁搶攘之後。寺羅兵燬。爲瓦礫場。自爾寺產豪奪。不歸吾有。比者寺僧某甲勤中興役。開笏室。

建庫司。輪奐之美。粗還舊觀矣。東山第一仙甫法兄禪師。叢社英衲也。適至自洛。寓居寺傍。某甲忻然曰。昔此山全盛之日。唯（豎歟）成一派甲

乙住持。從寺荒廢。群僧星散。任拈搥堅拂者。一个亦無焉。而今禪師之來。天俾吾邦植福也。遂舉禪師。將整叢規。師固辭曰。吾華藏翁早歲遊方。遁跡福山。探蹟洞水。暮年掩關。誓不出世。蓋慕幻住々菴也。吾雖不敏。請師其蹟。于

皆邊民與兵。國步多艱。以故不遑再請。迨今茲夏。頗復太平。於是不謀諸師。以聞于大檀越。檀越輟降台帖。某甲排闥。爲衆三請。予不勝蹈舞。叨製駢儷。吁他之門戶大者。題名滿

紙。若吾禪師。同聲同氣。捨予其誰。雪堂師兄所謂四海一子由者也。雖有單派之感。豈無充閭之慶。他時異日。屢迁大方。則一門執象笏者。奚翅百餘人而已哉。有始有終。式規式祝云。

五月課青苗會之經。逢住持舉墜典。六時禮白蓮社之佛。笑庸民稱導師。

魔軍屢侵法城。僧夏宜護禁網。

某 烏頭毒氣。馬勝威儀。

雪苦霜辛試鐵石心。金聲玉振鼓珊瑚舌。

吾翁參禪洞水。譬遠公立六尺孤。

此郎吟詩越溪。擬湯氏詠三百首。

何須埋先鋒彩。正好借位明功。

本維艤渡江遊少林。雖百世其或繼者。

偃首座過嶺來靈樹。自遠方不亦樂乎。

荒廢既經四十年。作興重開一丈室。

雄者王。雌者霸。要報國恩。

人曰兄。我曰師。願聞家訓。

公承子幻住派。歷司東山紀綱。永正四年五月鈞帖降。

光月甫住開善山門

竺乾布猛將陣。赤幡起風。

蒲室封大夫官。金欄映日。

自非外護知識。焉得下生衆生。

某 磨般若鋒。架新羅箭。

明月印海。承扶桑一國師。

白日傳灯。現雜華十界佛。

大智叢林雖感落葉。永元喬木復覩抽枝。

迎東坡於妙高臺。若人爲時而出。

延西岩於開善寺。吾山易地則然。

應機雙放雙收。謀國万言万當。

曰經而經。曰史而史。家藏群書。

可王者王。可公者公。陰翊丕續。

廉甫泉公座元住越州善應山門

別源塔曰定光。

久雨不晴。久晴不雨。難矣善應衆機。

有雲無露。有露無雲。待茲遍布慈蔭。

塵々定光招手。箇々補陀分身。

某 穆若清風。湛然古井。

洞嶺定王子位。論功勳於汾陽西平。

洋嶼居首座班。仰道德於泰山北斗。

雖人有古今之異。如公則出處惟同。

吟硯掃塵。臨蘭亭上已帖。

客船載月。聽楓橋半夜鐘。

何分夏安居冬安居。既得時成就成就。

絃管變成山鳥啼。願聞玄音。

香烟欲傍袞龍浮。仰祝寶祚。

公自少年居安居。大明張德廉題詩。指弘祥寺爲寒山寺。

雪嶺和尚住建仁江湖諱堪。

清涼北方靈區。拜桃花色濡首。

寶陀東海化境。現藥樹王觀音。

證聞思修。入俗人真。具戒定惠。利他利自。

某 鳳翔丹穴。鶴立青田。

工部骨工部皮。論詩得昧。

伯英筋伯英肉。揮筆有神。

每月旦必評才。雖須臾不離道。

教覺寸陰尺璧。昨日恁麼。今日恁麼。

慈陰八荒一息。(微塵)此山如是。此山如是。

顧師爲万年之正續。譬佛當二月而下生。

時非偶然。天所命也。

義闡神州雪嶺玉兔。庶挹耒輝。

僧居勝處春湖白鷗。勿忘舊社。

如是此山塔也。在越中曰觀音。永正五年二月廿日入寺。

竹隱和尚住天龍諸山諱賢

四衆迎栴檀瑞像。考程鉅夫雄文。

七僧配竹林隱居。服孫興公確論。

實稱名。々稱實。人得境。々得人。

某 風拂鬚髯。雷生警歎。

坐龜臺佩金剛靈璽。大道不緇不磷。

登龍門轉磨頭法輪。諸天或推或輓。

五湖烟景難忘熟處。千年古寺尙憶前朝。

王氣未收。山色遙連秦樹晚。

耆舊稍少。水聲空傍漢宮流。

拓開佛國乾坤。激起曹源波浪。

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台皇重輝。

須句非須句之須句。隣壤相接。

公美髯髯。久住江州金剛寺。是歲迎鑿巖釋迦於六波羅密寺。義材相公自筑紫入洛。

丹功甫住越州弘祥山門

永正八年八月入寺。時洛中有七步蛇之災。

獨覺根喻一角獸。豈與衆共樂哉。

預流果如七步蛇。誠非我所欲也。

眷惟多生知識。克俾大法作興。

某 性簡而清。心和而介。

青山不青。白雲不白。高建五位槍旗。

碧玉之碧。黃金之黃。悉入大冶爐鞴。

雖傳印不立文字。且讀書以忘筌蹄。

曾遊湘江。憶王孫於芳草。

頃飯越寺。聽子規於長松。

閨中獨步。誰敢差肩。天上累除。人皆拭目。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無黨無偏。

庶績咸熙。分比三苗。同文同軌。

仰瞻堯日。深護舜田。

益謙室住信州建福諸山

信州白華巖。朱待制得三昧寶鏡。

蘄陽黃梅縣。盧行者傳半夜木棉。

掃祖塔感前輩凋零。還故鄉記外護付囑。

諸家雖難融會。大法亦宜作興。

某 默處雷轟。機前電捲。

松源匡徒者八會。惜其不到廬山。

蘭溪出僧之一豪。懷彼久寓靈隱。

先覺於後覺有待。頓悟與漸悟無同。

茲睿道之弛張。固係時之否泰。

萬國兵三年苗。輦轂下炊玉艱難。

一炷烟九衢塵。臺琴上乘拂提唱。

知音陽春白雪。登第平地青雲。

與漢々重。販楚々安。庶協衆望。

居虞々亡。在秦々霸。要修同盟。

公久侍青松桂林翁。在琴臺後板栗。今復居東山前板。頃在洛者三年。遇兵亂奔走。先應在信州。號白華山。

稟授生住興國山門

衆善威儀。規範威儀。叢規如用蕭何律。

尸羅圓滿。正見圓滿。大藏寧出莊周文。

感宗倡之濫真。得本色而革弊。

某 拔却關候。踢翻鏡臺。

始欲降魔子於南方。一劍之外無物。

後堪授儒生乎東魯。六經之中有禪。

風動絳紗。天垂寶蓋。

百神奔走。明應築泰時壇。

四衆震驚。知音操高山曲。

木犀含八月露。華鯨吼半空雲。

蘇叔才聯地動詩。雖時多變。

鮑明遠獻河清頌。俾國益昌。

公承子高山派。與國土地。
堂曰明應。壯出遊學足利。

月谷和尚再住建仁山門。諱嗣。久居
濃之安國。

安國中興石頭宗風。發機千鈞強弩。

圓照再住清涼名刹。入爐百鍊精金。

己今當其說雖同。種熟脫其根稍異。

某 有君實々。無子虛々。

夜雨青灯。讀書具一隻眼。

清風明月。安字撚數莖髭。

當翠鳳翔岐山。觀金烏翥陽谷。

立法道於隨處。廣廣濟十二時歌。

迎祖忌而開堂。感羅什三百年別。

坐菩提樹。雨曼陀花。

三寶三光。四面四時。作新叢社。

九州九丘。八卦八索。翼贊羅圖。

公族譜出于土岐。爲佛國派。當千光三
百年忌而出世。建仁時修造諸堂。

宗山和尚住相國江湖有序

萬年山相國承天禪寺適虛丈室。大檀越征

夷大將軍特起 前席等持宗山大禪師於鹿苑

精舍補其處。吾聞之曰。侯王將相寧有種乎。

盖陳涉私言也。今若禪師者生長侯王之家。出

入將相之門。且任僧錄司。有歲于茲。矧鈞命

嚴而叢典盛也。佛日回光于三舍。仙岩增高于

千仞。法中王乎。僧中相乎。內護外護。實有種

耳。於是鷗朋鷺友。相忘江湖者。聞斯盛舉。心

馳魏闕。因製賀詞。以入漁歌云。

昔佛光王之興唐家。建弘法院於北闕。

後僧錄司之侍宋祖。開相國寺於東京。

自非宋姓俱高。焉俾真俗不二。

某 冰壺浸月。彩筆生花。

威儀三千。鶚豈衆禽之偶。

人物第一。鳳爲大鵬之宗。

顧此騷將登壇。宜乎魔軍退舍。

三辰旂清風匝地。(無誤)十年書殘灯逢晨。

居紅樓獻供奉詩。一時冠盖避席。

賜黃衣受宣詔牒。四海包笠候門。

勝會人見天々見人。法馭我乘風々乘我。

雲間士竈。日下鳴鶴。爭誦佳名。

天上公子。宮中客星。忽忘久要。

公乃今上叔父慈照相公猶子。承佛日常光國師嗣佛者。々々號三辰老人。

睡光甫住聖福山門前住大願。

千光省旁學天台書。丁七月而現寶樹。

五祖演再開法雨塔。向双溪而問黃梅。

蓋隨處創插草基。矧諱辰設採蘋奠。

二王之後助祭。九州之外有人。

某 義大願冠。據無畏座。

山前一片田地。幾年退耕。

關中百二山河。驀路透過。

生緣佛手驢脚。同行主丈鱗皴。

難矣興家。聲中不減羅司馬。

政爾施澤。孔明或謂蜀得龍。

非在絕域封万里侯。安與冷泉作百日主。

朝經暮史晝子夜集。家業益昌。

西戟北劔東弓南矛。天威大振。

公爲塾中雲孫。當千光三百年出世。

一麟慶公有座住越之日圓山門

高僧無心。凡聖同兮龍蛇混。

達人大觀。逍遙一而鵬鷗齊。

雖然藻鑑要析錙銖。蓋夫桂藉必定甲乙。

某 挾和益介。處晦克明。

大通如長庚之星。奈天向曙。

匡真似衆水之月。何處無光。

難哉名與位相兼。矧亦廢而興者少。

百丈岩畔。憶昔高閣凌雲。

第五橋邊。嗟今先廬庇雨。

瑞世一麟足矣。說法万乘熾然。

我林我泉我雲我山。物皈有主。

王市王塗王朝王野。國遇太平。

義海和尚住南禪道舊諱信。

鵝湖陞鱗德殿而說禪。 太平對元和主。

龍山承馬祖菴而卜隱。 遺跡紀興國年。

雖云出處無恒。 亦是顯晦有數。

異代同稱。 易地皆然。

某明珠走盤。 寶劍衝斗。

心地汗馬。 法華譬李西平。

豪氣吐虹。 翰林擬孔北海。

盖有意斯文者。 豈不念厥祖哉。

拜靈光於補陀岩。 弘濟遇觀音示現。

瞻祥雲於清涼嶺。 無着得文殊對談。

玳瑁李風味難忘。 瓔珞花春色未老。

江沙踏破青鞋底。 群衲趨風。

晚歲猶存鐵石心。 耆英結社。

公承子祥雲無着派。俗諺曰信州高梨。在東山兩陽通者三十年也。

常庵和尚住建仁江湖永正丁丑六月三日。

天寶風黨。大曆風浮。 衆所學也。

建隆文偉。咸平文博。 吾欲師之。

克存老成典刑。 頓超小智窻淺。

某跨瑞岩虎。 控清涼獅。

摘芳詞林。 遇花成花。遇柳成柳。

騰茂藝苑。 得葉貴葉。得枝貴枝。

而翁稔天下第一名。 此郎傳江西四六法。

承東山嚮勤巴子。 領昭覺居靈泉。

赴北岳稱元督頭。 住真如徒護國。

驗九旬制于鉄彈。 講三代禮于緇衣。

大雄如天馬駒。 爭馳祖域。

季龍爲海鷗鳥。 勿阻漁家。

公乃正宗子。瑞岩孫。領證州昭覺寺。久居靈泉。今徒護國。

自天和和尚住建仁山門諱祐。丁丑八月。

万億金翅列于會中。 認驚北溟起浪。

五百白雁生于天上。 勿謂西竺無秋。

說法觀時節因緣。 登第覩雲路變化。

某道貌冰潔。 義言霜嚴。

密菴三尺虬兒。 活吞千佛萬祖。

清拙一枝蠱毒。浸爛四海五湖。

得佛心矛之傳家。待禪會圖之行世。

泊如自守。月轉塔而無心。

窮則必通。雲出山而行志。

鳳詔自天題處。貌座爲國開堂。

君其圖之。衆所望也。

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爭趨下風。

左阜右巒。前伊後周。共翼丕績。

公乃佛心派。清州孫。會居禪會軒。現住能州安國寺。太守幕下飯依之。禪居有密庵。

月江和尚住建仁山門

天基節拈靈洞話。四十八則封無門關。

日本國倡法燈禪。三百餘人躍大爐鞴。

傳宗不拘方域。祝聖寧阻山林。

某 辯析錙銖。學空糟粕。

月江疾雷時雨。沛然有餘。

清涼傾河湧泉。酌焉不竭。

垂手雖遊紫陌。盪胸以對白雲。

行藏倚樓。西崦人家最樂。

興廢閱世。南朝古寺幾僧。

當春日桃李相輝。觀歲寒松柏獨正。

陳涉舉陳。武臣舉趙。霸業未衰。

周公鳴周。伊尹鳴殷。皇圖益固。

公所居室曰白雲深處。久居西園先廬。有出寒亭。

圭甫和尚住東福江湖

諱隱。前真如。永正十五年四月廿二日。

兩街重舉僧錄司。紹興初純用元祐政。

一夏勤修稜嚴定。永嘉未復聞正始音。

懷哉少壯幾時。喜此太平有日。

駕車就熟。擊鼓開堂。

某 鳳栖梅檀。鵲峙梧竹。

門々圓通三昧。水仙留春於梅岑。

塵々妙德分身。天子避暑於栢谷。

后來其蘇甘露普潤。衆所具瞻晴月新生。

芳名難藏。看牡丹於洛盛。

叢規大振。逢卯金自豐興。

勿謂三聖太孤。是爲萬年正續。

南山南。北山北。未忘舊栖。

曲江曲。西江西。誰問漁隱。

萬松宗山重爲僧錄司。公少日任棲巖首唱。久居豐後。寶覺塔曰圓通。愚直塔曰妙德。愚直嗣寶覺。

松澂和尚住建仁山門諱貞。

去年印。今年印。來何暮耶。

上水船。下水船。與其進也。

急流勇退。非我所欲。靈區異產。係衆具瞻。

先哲磐固皇基。得瑞石於萬歲山下。

後學嘗過法味。頌甘露於六祖塔前。

不唯天降休祥。且復地多勝事。

某 機撞玉斗。文咲繡屏。

道契一人。大覺入北闕而賜御頌。

位登五地。澄觀會西來而譯梵經。

蓋禪與教惟同。猶儒於釋相合。

三轉語參松源話。知謂之知。仁謂之仁。

五言詩學桂林僧。聞所不聞。見所不見。

有佛灯之破諸闇。無客星之奪大明。

時哉動地放光。說甚安居禁足。

同來野僧六七輩。況集群賢。

大聖天子初元年。冀熙庶績。

去年庚辰冬頌帖。今年辛巳四月廿八日入寺。公乃爲桂林法姪。自少侍桂林側。伊州有寺曰萬壽寂室。山上之寺曰瑞石山。

寶玉之住越之弘祥同門有序。辛巳八月入寺。

竊承東山第一座玉之寶公禪師。永正十六年

己卯之春。特奉 大檀越征夷大將軍鈞命。同

時榮領紫陽壽勝寺。越州大冶山弘祥禪寺兩

帖。蓋壽勝弘祥。皆祖翁洞春別源老人行道地

也。然壽勝在遐陬。不克往而董焉。弘祥在越

之安居。々々禪師親族采邑。而弘祥禪師自少

所籍名也。開堂演法。人皆刮目待焉。而禪師

謙讓不就三年于茲。凡瓜葛于法系者。與吾胥

謀。將製僂語。從臾其駕。噫吾於禪師也。濟水

洞水。有溜漚異。奈之何。雖源祖一舸南遊。參

見吾幻住國師實有所得矣。矧吾所寓。乃妙喜中岩翁塔也。岩翁源翁初師白雲東明和尚。而後岩翁亦南遊。拜東陽禪師于百丈。以傳其法。東歸之後。尙與源祖講一家好。于今不絕矣。弘祥本源祖一派。甲乙住持。出自他派而滌其篆者。唯岩翁兒孫一兩輩而已。十餘年前。吾適應太守命。以住此山。豈非兩家有未了因哉。然則今製此疏。載名于芳衡之末。不爲無故。可謂君實景仁異姓兄弟。庶幾禪師即循衆望。幡然以起。辭云。

馬千里者常有。難盡其能。

鳥三年而不飛。安知其志。

忽舒圖南垂天翼。矧試冀北逐日蹄。

某 鶉衣纏身。蠢簡怡目。

覺溫州^濕鑿冰壺浸月。清氣凜溢乾坤。

澄越溪感日輪隨空。靈光赫照閭里。

平地開鳥道玄路。甘露變狼毒砒霜。

談笑間掃蕩佛魔。電眸虎齒露靈舌。功勳邊回互偏正。鶴毛鷹翅鷺鷥身。

克制八月安居。喜逢千秋佳節。

文舉元禮。修通家好。親疎不殊。

齊已仰山。講同門交。終始如一。

公承于紫岩派。々々塔曰靈元。弘祥有甘露泉。

文輝和尚住建長諸山諱果

韓丞相誇相州之榮。藏御書於亭上。

徐方士到士峯而止。聽仙樂於空中。

駕^言吉福地洞天。沐此聖代雨露。

某 朱絃鳳舞。綵筆鸞飛。

東震傳龍勝詩。讀者奪胎換骨。

西川噴烏頭毒。用之淨慮澄心。

寧有水不盈科。猶如春無弃物。

千物同時出世。始梅花終棟花。

一老隨處說禪。指桑樹罵柳樹。

洋嶼菴握筠蛇骨。天津橋感杜鵑聲。

直赴他方。不動本座。

楚人安楚。越人安越。土風雖殊。

蔡侯飯蔡。陳侯飯陳。隣好勿爽。

公居丹後龍勝寺。此時常德院殿三
十三年忌。五山甲刹二十人出世。

仙彭叔住真如江湖有序

江湖 茲諗 前席壹岐州靈松山海印彭叔禪

師。茂膺大檀越征夷大將軍台命。視篆萬年山

真如禪寺。盖海印真如兩帖同時而降。可謂榮

也。凡我江湖遊從之輩不勝鼇抃。且相謂曰。

禪師之祖海印翁。道契天山相公。而爲鹿苑第

一世。然位不稱德。時論爲歉。爾來厥孫相繼。

以警虫豸出爲人者鮮矣。禪師齒僅過二毛。特

得累除積德之家。天其有待乎。矧禪師自少登

慧嶠不二老人之門。目染于禪河。耳濡于教

海。可尙矣。於是削牘闔辭。以抒賀忱云。

圓照起龍淵而陞座。開真如不二門。

長沙在鹿苑而遊山。居住持第一世。

雖云丈室重出處。其奈大法有盛衰。

某 辭擒風騷。學涉顯密。

艸書何要渾脫。懷素號少年上人。

僧玉不假琢磨。明白贊諸方宿衲。

疏鑿禪河。功齊神禹。洗滌几塵。名比老彭。

凌玉清翔紫霄。入枕蓬萊海上。

送夕陽迎素月。讀書楞檀閣中。

盖會他家作一家。矧超初地登十地。

鵬搏扶搖。六月以息。要展壯圖。

鷗沒浩蕩。萬里誰馴。勿忘舊約。

公出神氏。師
曰不琢。

馮雪瀾公首座住越之善應山門

价闍梨弘化筠水。按五功勳之圖。

濟長老匠衆蘭亭。唱四威儀之偈。

丁高山斷絃後。憶逆流濫觴初。

某 雪慮水懷。錦心綉口。

筠水法道益盛。一色明月蘆花。

蘭亭古寺尙存。參徒茂林脩竹。

愛其境者。彼此易地。興是家者。左右逢原。

數仞之牆難窺。雖聞不聞。雖視不視。

五十之年既貴。可潛則潛。可飛則飛。

對芸編艱難備嘗。整叢規禮樂先進。

遊戲翰墨。藻飾萬象。餘子蔑如。

陶鎔帝王。輟輟三光。一人有慶。

公蚤歲學洛寺。中年隱退越州。今年五十歲。

旺東嶺住真如山門大永三年八月

起解脫因。得解脫冠。現一佛國。

見真如理。陸真如座。開十法門。

瑞世丁翠竹回春。登科受丹桂凝露。

某 胸涵千古。心醉六經。

趙王參趙州禪。外衛永賴。

商英賜商霖字。遺澤尙深。

承厥祖而克興家。慰吾宗之將墜地。

灯前十年夜雨。定林留荆公員。

囊底千里江山。愚溪鑄柳子序。

久矣諸方負笈。(持燈)時哉時地提綱。

秦犯夷。々犯秦。頓平魔壘。

舜爲佛。々爲舜。仰視皇圖。

公乃佛國派。而承愚溪。

鶴天西堂住建長道舊諱松。有序

茲審 前席禪興鶴天禪師。其宗緒遠承佛國

派。其族譜近出宇都宮。然而處俗超然。風流

好事。可尙矣。今也親戚敦者。俾人告諸僧錄

司。聞諸大檀越。滌篆相州巨福山建長與國禪

寺。於是洛社耆年聞斯盛舉。忻然闔辭。從臾

其駕云。

朝廷高皇朝廷。入關者王。

幕府廣軍幕府。越境而師。

和親有待太平。來享須侍咫尺。

某 威仁施物。出處爲人。

承華族雖誇錦綉榮。護木叉以除綺紈習。

乃祖遠遊吾國。雲離京口樹岸入石頭城。
此郎深窮厥源。風來水面時月到天心處。

傳性學不醉糟粕。立機關何涉階梯。

汾陽昭論五位君臣。妙手弄活獅子。

濟北玄對三聖問答。正眼付瞎驢兒。

望鼇宮於碧海中。置鶴天於玉堂上。

自此升矣。不亦悅乎。

彌勒晚進後生。分身月皎。

迦葉耆舊宿德。兩鬢霜寒。

公承于天心。旁參洞宗。
世以字都宮爲蓬萊。

麟仲和尚住建長江湖

久苦盾欣逢悅。夏雨令人。

臥逃秦起安劉。大隱々市。

一弛一張莫不由道。三沐三(浴殿)□足以爲榮。

某金春球鳴。砥節礪行。

玉山領詔命於鸞嶺。募密庵松源舊遊。

舟峯掌文翰於龍淵。誇惠休筠水盛譽。

二老適同佳稱。上世尙有遺風。

富士岩前賦詩。孤舟釣寒江雪。

太守衙內說法。一九封函谷關。

西來月兩處俱瞻。北極辰衆星所拱。

然駕輕就熟者。豈舍邇來遠哉。

梧桐朝陽。鳳凰高岡。元非凡種。

菡萏晚風。鴛鴦終日。共和漁歌。

公嗣舟峯。々々
爲瑞玉山五世。

梅溪和尚住天龍道舊有序。諱香。

前席建長梅溪禪師。榮膺

大檀越台命。滌篆

靈龜山大龍資聖禪寺。於是洛社耆年相共謀

曰。龜山曾羅應仁兵燬之後。不立佛殿。唯樹

法堂。雖循大智叢規。未爲具體蘭若。頃者一

衆聞諸大檀越。欲再造之。檀命右京兆以助

其役。京兆護法之志。不忘佛勅。可尙矣。禪

師乃與京兆同族譜。而今有斯舉。天人相與者

也。吾徒豈可不賀哉。輒製僊語。從憑其駕云。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賴祝菩薩君丕績。

偃鼠飲河不過滿腹。痛斥聲聞桑劣機。

曹源未流彌深。蕭寺遺跡未廢。

某 以智爲寶。其才有華。

讀杜詩紀永泰寺。得柳骨入元和樣。

普濟坐道場者三會。天朝命帝師賜衣。

双徑築衆屋以再興。日域遣使臣委施。

畫棟飛雲。朱簾捲雨。金爐仄月。紫殿啓緞。

濁世有佛放光。雞王棲閣浮樹。

清時雖愚知瑞。鳳皇宿栴檀枝。

拄杖靠床。摺紳推轂。

司馬識千五百之衆。住山得人。

典年保九十七之齡。結社擇友。

公承子觀中派下。觀中諡性真圓智禪師。其塔在西山曰永泰。在資州曰普濟。永泰昭堂扁如意寶殿。禪昌昭堂扁雨寶殿。又書院曰捲雨。現居禪昌。細川典嚴伯父。

勝岩殊公座元住妙心山門

帝籍開千畝。曰雨々曰暘々。

君門深九里。以朝々以夕々。

盖有民之歌聖德。矧自公而及我私。

瞻彼御園。蔚爲望利。

某 口含烏啄。手拔鯨牙。

林際非正法眼乎。必到千世萬世。

梅陽眞善知識也。奚翅一生兩生。

或謂有祖有宗。賴得是父是子。

靈泉院裡拈百則話。佛果久嚮管夷吾。

垂虹橋畔提九帶禪。虛堂自稱柳下惠。

梅蘂綻兮炎天降雪。荷香度兮沉水飄風。

奴隸諸公鐘鼎山林。機關太嶮。

瞬息百年幕席天地。壽域宏開。

正法山妙心寺在花園。々々昔藉田也。有洋嶼庭衡梅院。

竺英和尚在建仁道舊諱桂大永四年

前席眞如竺英禪師。其族與播之太守赤松子同譜。而避兵久居村寺。頃者同社聞諸

大檀越征夷大將軍。洗篆 東山建仁禪寺。

乃寶覺祖之後。一門諸老施化場也。以故禪師幡然即起。入洛補焉。於是霜髯雪頂修社盟者。不勝蹈舞。緝辭製疏。式抒賀忱云。

載弘濟大師於元史。當知儒飯釋門。

仰寶覺尊者於台宗。勿謂禪在教外。

其稱暗合。不必師蹟。斯道將行。曷能誇榮。

某 摘翠書林。聯芳禪苑。

晦岩昭考五家宗派。水到滄溟始波。

清涼益學百法明門。月在浮雲淺處。

由來木犀產蟾窟。矧亦花驄空馬群。

出處無恒。治亂有數。

他年赤松山上。解包寓赤松菴。

今日黃梅縣邊。欽枕聽黃梅雨。

蓋先人之所憩也。豈後昆而可忽哉。

彭王梁。韓王韓。列侯爭進。

溫起洛。蜀起蜀。遺老尙多。

竺英承寶覺。雪村派。爲晦岩顯曾孫。現居聯芳軒。

前真如芳卿和尙住東福江湖壽隆。大永四年八月。

一戎衣天下大定。賴得綠鬢將軍。

五色詔朝罷須裁。特命紫袍僧錄。

左街楊柳永以承露。西掖梧桐全不識秋。

某 具掣電機。正雌霓字。

双徑室內。高呼久能爾禪師。

三聖堂中。復覩真如哲侍者。

奚翅弘宗異域。乃能遺德後昆。

孰作大雅清風。山谷學杜。東坡學李。

獨嗽六藝芳潤。晦庵似孟。南軒似顏。

榮迁雖沐殊恩。遊學尙憶往事。

五千里外三年客。村校灯明。

十八灘頭一葉身。蓬窓雨暗。

公承三聖派。壯年遊學關左。今年七月。御小袖飯相公手裡。諸家賀之。

有自和尙住建仁同門有序。大永五年五月。

昔宋元之間。大法東被。諸師西來。龍而擎頭。

角於僧海。鳳而張羽翼於禪林者。不可勝計焉。吾佛鑑門下爲之最也。云雪岩。云環溪。云兀菴。云聖一。云佛光。或往彼方。或來此方。或及子殊。(四散)而東西往來。戴其衣壽其傳矣。環溪唯得鏡堂師。而其道行于湘洛。無雲翁爲鏡師晚子。而有幹蠱才。然後門風不振。人皆爲歎焉。大永乙酉之夏。大檀越征夷大將軍特降台帖。起雲翁五世之孫前席聖福有自法兄禪師於西湖先廬。滌予東山建仁禪寺。吾門遺老聞此盛舉。以解曩憾。輒綴僞語。聊抒微忱云。

藏諸用顯諸仁。西湖非終南捷徑。出其類拔其萃。東山惟江左風流。

高臥既過十年餘。榮迂忽致九霄上。

某 永辭電語。春育海涵。

鏡堂如龍虎如江河。百首詩擬寒山鉢。

環溪或雷霆或雲雨。九會錄入月波評。

蓋師存則道亦存。譬表直而影之直。

讀書從一門叔父。大塊假我以文章。

拈衣叫七世生冤。巨川用汝作舟楫。

鯨海萬里雖隔兩地。龍淵一派悉出同源。

他化日光。化樂月光。慈雲遍布。

阿難銀色。難陀金色。法社相輝。

棠棣留春。叢林慰晚。

公嗣椿春育。久居西湖。壯年從同門祖溪老人讀書學文。環溪以無準衣付鏡堂。今拈其衣。

匡衡甫住真如諸山。今茲有閏。大永五年六月。

天數五。地數五。適逢帝曆延洪。

益者三。損者三。足尉友社荒廢。

青松出澗克保晚節。黃楊厄澗痛斥今時。

某 香象截流。金毛踞地。

圓照買良田者九千頃。德活萬人。

靈源占閑居者十五年。名喧四海。

雷出地則大奮。日麗天以彌明。

一生雪苦霜辛。尋絳帳村於岐下。

千里風淒露宿。望華蓋峯於湘中。

登異等科。膺非常選。

木末北山。草根南潤。出處豈無意哉。

井水西隣。竹陰東家。始終共修好耳。

公桂昌庵之滌。桂昌方丈庭前有豐源池。澧州長福寺。乃桂昌菴。双峯國師小師說岩開山也。長福書院曰三益。亭曰截流。

收陽伯住聖福山門。大永丁亥七月。

鹿苑坵墟。鷺山荆棘。感佛法垂晚之時。

龍池歲月。鴈塔風霜。憶帝師行道之處。

忍看離宮荒廢。有待官寺作興。

某 透過玄關。遊戲繙經。

松源住澄。照院說法。機辯縱橫。

橘洲開光。明藏著書。筆力簡古。

人豈能離鄉而賤。實足以觀國之光。

孤舟幾日程。多年雖恨遠別。

一家千里月。茲夕又喜再逢。

率陀衣鉢以傳。般若干戈未息。

二趙一夏一蜀。相爭者多。

上帝三皇三王。其教不異。

槐門塵暗。楓陛天高。

公筑前人。大應國師之派。倪無涯之孫。無涯之軒號光明藏。無涯之祖規月堂塔號三會。菴號龍華。又號知足。今年二月。相公避亂江州。近日欲凱旋。三月鹿苑院回祿。

進月谷住景德江湖有序

南禪月谷進公座元禪師。平居以謙退爲高矣。

去歲之夏。同門諸老聞諸

相府。々々賜以景德鈞帖。禪師閉關辭焉。且

曰。吾自蚤年。將守虫豸之警。確乎不移。諸老

不能奪其志。以待時耳。今年十月七日。乃瑞

雲挿草在中大和尚百年忌辰也。祖塔無人。禪

師一人。百計千慮。先期以設其齋。而其身不

出。如不與焉。於是諸老排闥曰。今何時哉。尙

欲安眠。雖設忌齋。誰供一瓣。予亦陪其後。以

勸其駕。禪師幡然改志。盖爲報恩也。凡我江

湖遊從之輩。不勝醵舞。緝辭製疏。式抒賀忱

云。

梅隔歲似前代淵明。僉曰出處有意。

菊保節類老圃魏國。所貴行止合宜。

久矣待時。幡然應衆。

門耆宿稍少。百年忌辰茲臨。

法會無遮。五臺山上雲蒸飯。

慈陰遍布。白帝城下雨翻盆。

某塢深藏春。谷豁含月。

藏通別圓酥醍乳酪。四教儀透篋放光。

元亨利貞春夏秋冬。大易傳按圖立象。

學古何玩華藻。扶宗可任棟樑。

先師面目難藏。對西湖祠堂竹。

後人標榜尙在。愛南禪門前松。

奈斯道續太難。匪吾勇鼓不作。

風塵三尺劍。卯金雖多功臣。

江村八九家。羊裘唯屬漁父。

勿談世事。庶理舊盟。

公曾往來三井教寺。聞四教儀等之講。又就東國人學周易。其祖竺遠軒曰感春。竺遠之師龍湫祠堂。唯有竹數竿耳。此

時都下大亂。

希三西堂住建仁道舊諱森。大永八年三月。

東山建仁禪寺虛丈室者久矣。丙戌之冬。

大檀越征夷大將軍敦請前席妙光希三禪師。

特降鈞帖欲補其席。未幾都下兵起。以故不遑。

開堂。因循至今。比者兵戈既息。頗有太平象。

於是霜鬢雪鬟。養老於洛社之輩。胥率削牘。

慙慙其駕云。

蔓草寒烟建業六朝。古今迂乎彈指頃。

蒙葭汀洲咸陽萬里。陵谷變于轉盼間。

焚蕩佛廬僧房。蒼茫皇天后土。

某續中興頌。振大雅音。

制九夏唱薩怛他。挾牡丹於棲嚴壇上。

分半座說摩訶衍。攀龍華於梅哩宮中。

蓋從少壯度越俗流。矧與老宿商量祖意。

人皆先進。柳絮一夜而化萍。

我獨晚成。松苗三年而出艾。

再來塔旣啓塵鑰。 大悟堂宜運雲斤。

泐潭入鍛汞銀。 難逢本色。

月江橫晚太白。 尙憶故交。

公嗣光月江。曾任稜嚴首唱。又居後板栗拂。音聲和雅。中年遊林下參禪。

明叔浚公首座住妙心（同德）門

瑞巖論拈華於雜錄。 服宋太史究書。

率菴因落梅而上堂。 笑林處士詠句。

緇苑尙駐春色。 紫泥忽承天恩。

某 奪驪領珠。 提兔角杖。

洋嶼五百活馬。 魔外難當四蹄。

林際九萬大鵬。 生佛親遭一口。

密在汝付正法眼。 見過師傳大仙心。

襟宇明月清風。 機關丹崖翠壁。

岐陽嘯歌山水。 何必待文王而後興。

漢宮整頓乾坤。 咸謂爲劉氏者左袒。

悠哉前朝古寺。 奈此兩京兵塵。

釋之色空。 儒之陰陽。 其則不遠。

法爲弟昆。 義爲朋友。 吾宗大興。

公嗣大心院主景靈訥。頤居岐陽。妙心號正法山。院曰拈華。祖塔曰祥巖。

汝興和尙再住建仁山門諱隆。享祿二年五月八日

君南海。我北海。 雖千里不同風。

主東都。賓西都。 如一月之印水。

丁左相右相分位。 喜真王假王受封。

蓋寺亦待中興。 況橋堪憐再渡。

某 詩千首水。 筆五朶雲。

弘濟扣出石頭。 衆角獲一麟足。

清涼證入海印。 方丈見大龍蟠。

啓心沃心磨之不磷。 居簡行簡泊如自守。

君子擇處。 殖杜若于蘭洲。

學者望崖。 褰芙蓉兮木末。

未忘江湖之樂。 更沐雨露之恩。

魯無魯。邾有邾。 互論霸道。

堯繼堯。舜生舜。 丕贊皇圖。

公承子清住蘭洲派下。自壯年窮。而有志于學。近年居泉南。今以簡略行入院儀。

湖心和尙住丹州高原同門有序諱

夫丹州瑞岩山高原禪寺。迺吾門遠溪大禪師施化塲也。禪師曾踰滄溟。登獅子岩。拜謁普應國師。傳其衣孟而歸本邦矣。然後聘書屢到。麾而不受。蓋慕國師菴居也。爲其子孫者。皆蹈其轍。殆乎二百年。比者北關聞其高風。降綸旨。以寺陞紫衣位矣。紫陽湖心禪師入八世孫弼中和尙室。嘗其法味。且復據琴臺第二座。秉拂提倡。人皆側聽。於是特賜恩詔。滌篆高原。山林光輝。蔑以加焉。予欲製一疏講同姓好。然宗緒委地。無可謀于列者。縱有一兩輩。皆處天末。不知其名。未奈之何。若復思而止。則庸詎稱瓜葛哉。昔吾山天與老人。住信之開善日村庵。希世師製同門疏。其末唯掛希世一人名。天與忻然爲一夔而足矣。吾是不文。豈師其跡。況今避兵北征。不遑寧處。然聞此盛舉。不可不賀。遂綴儷語以抒微忱云。

瞻彼東都四百祀之間。誰賜國師徽號。

稟吾南詔第一祖之後。獨揖菴主高風。

守家訓久雖掩關。拜天書幡然出世。

某 棚中彪外。離類絕倫。

寬以濟猛。々以濟寬。騷人黑竹篋下。

寂而常用。々而常寂。安禪青松樹間。

蓋一峯傍天彌高。矧衆流飯海益濬。

四句百非俱離。將慧朗膺仰嶠再來。

片言隻字無遺。靈谷跋瑞巖雜錄。

群仙從遊丹壑。諸徒奔忙黃塵。

月臨荒戍起啼鴉。未安栖息。

雲低遠塞鳴寒鴈。難別離。

公受業于無隱派。嗣法于弼中。師東海爲其祖。中峯嗣高峯。遠溪。初於高原坐禪于石上。松垂崖庇之。永正十七年二月。公住高原。時揭丹井京師大亂。避赴越。不能製疏。因公懇請。大永二年夏。追而製之。補闕可在永正十七年作。

仁英西堂住圓覺道舊有序諱

防之新太守多々良氏也。己丑冬。屈前席眞

如仁英禪師爲國信使。拜趨丞相門下。謹捧

方物。謝朝請遲。丞相嘉其志矣。明年春正月。朝廷勅丞相任權大納言從三位。人皆賀君臣有道。且復丞相降鈞帖。請禪師董蒞瑞鹿山圓覺禪寺。其恩維渥。頗勞行役。於是洛下遺老闔辭製疏。以致其慶。蓋丞相意也。疏云。

宋爲左孟。鄭爲右孟。諸侯爭長。

范主西事。富主北事。萬國皈仁。

使乎一星高懸。仰之三台齊照。

某 蒙真如帔。坐大寧船。

居瑪瑙夕陽坡。慕西湖中庸子。

(開張)聞瑠璃明月殿。現東方大醫王。

與其爲孤雲而歸山。曷若庇九丘而施澤。

能護先人遺迹。深酬太守洪恩。

再來賞舊院花。觀彼久遠猶如今日。

一住對層峯雪。以大圓覺爲我伽藍。

不勞向湘向秦。何必祖劉祖呂。

天下劫葦世道荆棘。雖乏宗材。

亂中桃李燒後松筠。尚存晚節。

遙瞻春陵佳氣。須會洛社耆英。

公承飯雲派下。廿年前在南禪秉拂。今來舊院領台帖。瑠璃殿。瑠璃河。桑福寺。十境之數也。瑠璃殿安藥師像。公先廬在防州。

江南榮公座元住妙心同門

寺憶前朝。布地有黃金。傳灯無白日。

道合當代。通籍踰青瑣。亭衢照紫泥。

依稀百花深處僧。彷彿十里宜春苑。

德澤所積。龍光維新。

某 掉臂三關。忘蹄百則。

活機撥轉。六祖不及雲門。

公案現成。七步猶勝林際。

出其類拔其萃。用則行捨則藏。

岐陽湖潭。上栖照影翠鳳。

江南野水。中有具眼白鷗。

一飛九霄。三祝萬歲。

天縱將聖又多能也。久扶先宗。

人無兄弟胡不欣焉。況得同姓。

公久居岐陽。爲天縱受和尚之孫。

東暉和尚住建仁道舊諱果。草疏

伏承。吾相公雖在山中。不忘護法之志。命

僧省舉五岳英蕩而出世矣。前席真如東暉禪師。特膺鈞選。滌篆東山建仁禪寺。於是道友

在洛潞者。緝詞草疏。慙慙厥駕云。道舊者

何。道舊故也。其字雖出禮記少儀。今用漢史

高祖紀。々曰。沛父老故人。日樂極歡道舊故。

盖高祖雖登尊位。不忘故人。相共宴飲矣。吾

叢林名宿。壯年與同行結社參禪。迨于晚暮掩

關潛影。或行院聞其名。延以小利。或朝廷仰

其德。聘以大方。平居講道義者。豈無賀詞哉。

雖然攷宋元明諸老疏。通蒿筠溪也。橘洲也。蒲

室也。下至全室泊川。未見有道舊疏。昔吾邦

法社全盛時。空華蕉堅說文字禪。以鳴天下。

然至于道舊一篇也無。唯中岩汝霖有一兩篇

而已。二老入大明。親炙諸老門庭。必有據耶。

太白惟肖江西等。各用此疏。至今其典不墜。

故吾徒亦效顰矣。若東暉大禪師者。質葛蒲

海。詠杜若洲。

慶喜顏色似花。集阿含則篇々如是。

觀音智德譬月。證稜嚴則塵々圓通。

蕙帳未忘草堂靈。墨池屢洗蘭亭面。

護生漸迫半夏。伽藍瓜籃菜籃。

說法既呵二桑。莊子茄子瓠子。

開武庫者小大惠也。立機關者百臨濟耶。

遊人脚底一聲雷。此山出雲雨上。

先輩匣中三尺冰。厥光衝斗牛間。

名輝于天。盟固於石。

公承子如是此山派下。俗諺出子若州武田。平生能書。前住北山底如。五月廿一日入寺。

南英和尚住東福江湖山門。

高皇帝提七尺寶劍。聚五緯於關中。

韓將軍披十樣錦袍。配三才於壇上。

不唯雷震百里。信是龍飛九天。

某 眼底無塵。胸中有雪。

普門仁賢。華嚴富貴。花之紅白皆香。

清涼縛束。棗栢坦宕。月之昏明不定。

然進退如去魯。蓋窮通非愚虞。

乃祖扣東陽門。百丈岩前上客。

吾翁慕西山隱。三千里外知音。

閉戶幾年讀書。據床一日說法。

秋風吹渭水。忍看先廬荒寒。

舊色上秦臺。仰祝兩京收復。

資詢字南英。嗣日岩是。嗣林岳度。嗣真牧溫。嗣無夢清。嗣玉溪。嗣東福開山無夢。師遊大元。參諸知識。在百丈曉東陽會裏。結制秉拂。東陽有謝語云。吾家上客云云。無夢塔在惠日。曰天得。南英壯年在西山秉拂。前住普門客居。

備前

省伯和尙住南禪同門草疏

茲諭 前席惠日山東福省伯法兄禪師。榮中

相府鈞命。視篆 瑞龍山太平興國南禪寺。

凡我瓜葛于法系者。不堪蹈舞。草疏式致賀忱

云。

云。

夫教外之禪漸于東海而盛者。莫過於 龍淵

一派。其瀾渺焉難測。曰 常照。曰 常樂。吾

幻住孫亦其一也。水上神子。乃常樂昆季。而

授受之間。不異師資。維德泱泱。表乎關西。然

而遺音寥寥。不振於城南。孰不慊哉。

共惟

肥之省伯大禪師。壯年有功于螢雪。頗探儒釋

之髓。遂登選佛甲科。踞貌握麈。雄辯可聞。衆

皆初知神子有孫也。抑聖宋理宗賜禪師號。敬

佛鑒道。日輝金欄。皇明太祖叙神僧傳。載達

磨名。天開寶藏。祖宗門下安心之處。廓然不

藏無動地放光之瑞。雖然神化萬變不混諸。宗

故茆氏之神請佛鑒住清涼。靈威甚著。迨乎神

子屢入室。五戒以受。大法以護。綸旨特降旌

名家云。若

吾禪師。東福于昨。南禪于今。陰裨所及。靈鑑

赫々。不亦盛哉。

楚國羈臣放十年。宜尋六月梅於宰府。

秦地故人成遠夢。憶吟千株松於先廬。

雲車轟空。雷鼓震地。

智覺爲法檀度。賴開化門。

阿難稱佛菟倫。願受密記。

仙雲巢住弘祥同門。以下天文元年。

竊曰。永正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予應越之太守

天澤居士命。滌印大冶山弘祥禪寺。蓋攀先例

也。十五年重陽。今太守又降命住善應寺。以

故兩寺之衆。視吾頗有僉店好。然後玉芝老人

俾吾製同門疏。辭至二三。遂不允容。今日前

席肥後壽勝雲巢禪師。欽領征夷將軍鈞帖。爲

國祝聖。又攀玉芝例。予既耄矣。

治日少。亂日多。驅沙門而防戰。

正法千。末法万。對泥像而說禪。

顧宗師嚴整紀綱。猶良將密運籌策。

某胸藏夜雨。舌操薰風。

白雲付衣於東山。肩上縷々九拏。

紫岩求銘於北澗。腕頭字々千鈞。

地靈則後興其家。源濤者遠施其澤。

曉色破夜。丕承覺古佛宗。

古洞藏春。旁慕了菩薩道。

鏡水無浪。玉田有秋。

壯年春誦夏絃。今日鄉舉里選。

玄猿子母亂叫。月照空山。

綠鸚兄弟急難。雲埋老樹。

雖隔遐邇。豈分親疎。

公安智派。居洞谷。越人也。時越命諸寺。出陣防敵。

某人住東福山林友社疏

竊曰。惠日山東福禪寺。庚寅之冬。賊軍入寺。

侵掠諸院。殊海藏祖塔。燬于兵燬。雖然門派在

近郡者。各出隻手。勤土木役。輪奐復舊。於是

山中舊宿胥議。舉海藏的孫前席三聖某禪

師。聞諸相府住持本寺。欲再整頓宗綱。禪師
洛人而檀信敦者多在越。以故屢作耶溪雲寺
之遊。予自壯歲往來于越四十餘年。某山某
林。投老而隱者。皆予舊識也。聳斯盛舉。豈不
抃舞哉。而今雁斷鯉沉。不遑告焉。獨唱採芝
曲。式入伐木篇云。

載西祖傳於唐朝史。筆下千丈波瀾。

現南岳身於倭國王。胸中百億日月。

釋書雖非論語。聖德既歸元亨。

某 透網金鱗。守關白額。

大法夫諸天所呵護。轉愛者四众堪顙望。

北澗移早梅于惠日上方。繼崔中書芳躅。

東坡得双蓮乎臘月下澣。慕沉諫議棠陰。

爭觀妖星變福星。咸謂壞劫即成劫。

選官不如選佛。壇場登心登科。

參詩渾似禪參。傳家記冷齋話。

登混沌塵垂手鬧市。晚尋真隱濯足耶溪。

大槩十蕙一蘭。幾箇七松五柳。

黃金盡而壯士無色。宜尉吾徒。

青山在而知識難逢。莫過斯友。

潛談王道。高唱樵歌。

文仲昌公住真如同門疏

伏以。肥之後州青原山安國壽勝禪寺。乃白雲

東明祖翁剎業也。先是。文仲昌公法兄禪師先

膺樞府台命。以滌篆焉。今日領北山真如

台帖。真如亦是洞春定光古佛施化地也。兩祖

棠蔭不可忘矣。一門製疏。慙慙厥駕。吾雖出

異姓。有同胞好。故載名于厥末云。

南安民祭定光靈。遊南康符白衣懸識。

東谷老序自得錄。贈東明托金章秘傳。

維時開東山法門。隨處納南海福塵。

某 去華務實。摘葉尋枝。

傳寶鏡疊重離六爻。銀枕盛雪。

續碧岩會夾山百則。珠簾映花。

坐蒲團真有妙空。握竹篴規行矩步。

出關未赴萬里路。還鄉以賜千秋湖。

荻荻洲前。常把漁竿而釣月。

躑躅溪上。曾聞講鐘之出雲。

佇看龍象駿奔。必尉猿鶴驚怨。

剷除野草。亂墜天華。

閱禱顏淵元列同科。有仁有孝。

司馬范鎮雖爲異姓。如弟如兄。

公學易。軒曰釣月。

梅圃西堂住建仁江湖

茲審 大檀越征夷大將軍雖遷台座於江東。

護教之志猶不淺矣。頻降鉤割舉諸老於朝野。

特命前席臨川梅圃禪師。住持東山建仁禪寺。

蓋拔其尤也。矧乎師起自江鄉。與圓應禪師處

族姪行以嗣其法也。於是青箬綠蓑漁兄漁弟。

唱一曲欸乃。以理舊盟云。

蟠桃結實。登群玉藏書之山。

古木開花。遊李白題詩之寺。

悠哉祖翁所思。矧與神仙相從。

某 雪纂露鈔。金春玉應。

日夕蘭也。起居蘭也。造次梅耶。顛沛梅耶。

泉萬卷匡南禪徒。佛惠之號鳴一代。

璉三生對北闕主。御頌之賜降九霄。

展如不愧蘇軾甥。中散堪稱嵇康子。

身外無周易。聖學由伊川興。

胸中有廬山。台命自江州至。

雲翻五花判事。風冷細柳軍營。

特膺精銓。勿負輿望。

主人開門野菜黃蝶。忍看亂後叢林。

本色住山春水白鷗。宜問江上茆屋。

梅圃和尚住南禪道舊

伏觀 天文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乃 勅諭佛

惠圓應禪師蘭坡大和尚三十三回諱辰也。

大檀越權大納言命其的嗣前臨川梅圃禪師。

視篆東山建仁禪寺。蓋尊先師德也。先師承
後土御門院聖恩。拜趨楓陛。屢侍御講。公卿
屈膝。以故檀越重降鈞帖。滌篆御前南禪々
寺。不啻榮在其身。德在先師而已。於是凡遺
老在洛社者。曙星茫々。兵亂之後。聞此盛事。
不勝踴舞。闔詞以寓賀忱萬一矣。

伯樂不常豈真無馬耶。用則一日而走千里。
聖人必知所以爲麟者。出則五色而長四靈。
詠諸周南。空彼冀北。

豈唯有瑞有祥。咸謂得時得所。

某 觸川烏毒。弄魏紫芳。

圓應至八十餘而住山。座天童對雪岳。
明覺有一百則之頌古。愛洞庭倚石屏。

易地皆然。思鄉不忘。

依然前朝古寺。錙銖萬代冠冕百王。
肅爾老師忌齋。靈簋五峰俎豆双澗。
握竹篋拈出聖諦。傳木綿開示迷塗。

胡僧一双碧瞳。金殿月朗。
輪王數莖白髮。寶鏡霜寒。

和溪座元住肥後壽勝同門

倭國產如意珠。其地接于隣壤。

越王淬却邪劍。厥鄉藐焉天涯。

昆吾神尚有威風。阿蘇山足爲名利。

某 鶴唳半夜。鷹揚九霄。

會聖岩前。投子青拓開雜華法界。

光明藏裡。大陽玄掀翻圓覺靈場。

改觀畫棟朝雲。諸律朱絃流水。

號令指揮三軍之士。日下枕櫛羽扇開。

儀刑驚倒滿堂之僧。風吹柳絮毛毬走。

我雪蠟冰破九旬綱。

鳥道玄路靡五位旗。

出雪天于詩壇。宗緒未墜。

現孔顏于薩埵。通家相交。

河清西堂住建仁道舊

東山建仁禪寺見欽主席久矣。大檀越征夷大將軍特降鈞帖。起前席禪興河清禪師于興雲先廬補處焉。於是我徒講道義者。皆謂曰。廼翁朴堂和尚住山之後。門絡不振。爲可惜矣。先是禪師赴北越。太守請在外者十三年。衆覩望。茲年之夏。適飯先廬。凡洛下縉倫。識與不識。聞斯盛舉。以手加額。輯詞削牘。賀耆舊之社未散云。

法社盛者圓悟應菴。烏跋開兮海水滅。

暮月逝者無準痴絕。鳳鳥去兮樛木摧。

雖兩家兒孫有興衰。猶三代禮樂所損益。

某 翰苑玉葉。石梁本瓜。

左氏浮夸春秋謹嚴。孰探其蹟。

東坡波瀾山谷鍛鍊。獨執其中。

蓋松出澗則風聲遠聞。

然蘭生林則國香深秘。

是故或推或輓。咸謂彌高彌堅。

筆力有餘。挾泰山以超北海。名翼高翥。搏扶搖以徒南溟。

維天匪得若人。斯席更俾誰主。

舉世而濁。待河之清。

不動智佛現金色身。坐斷屋裡。

釋迦老子示白髮相。降臨會中。

四六六十餘篇之內。八對之廿七篇。九對之廿二篇。十對之六篇。十一對之三篇。

化疏

壽桂月舟製

丹後州幸泉寺重建聖無動尊堂幹緣

有序明應三年

丹波郡據丹之後州路焉。松田鄉處郡之東焉。

蒼龍山幸泉寺屬松田鄉。而聖無動尊堂附庸

于寺焉。耆老相傳云。寺舊密敎靈場。聖無動

尊乃弘法大師所雕刻也。凡大師雕刻像。世間

住々有焉。殊勝之中殊勝者。唯三像爾。所謂

三像刻一木以造之。其一在紀州高野。其一在四州某山。其一吾幸泉之像是也。三即一。々即三。如伊字三點。不肯可優劣矣。大師諱空海。唐貞元年中。遠遊中華。扣三朝灌頂。國師高弟惠果阿闍梨。擎龍樹之日以降于扶桑。僉曰。密宗東矣。或唱即身成佛之義。則身入三摩地觀頂。現五佛寶冠。或修不動使者之法。則出水三昧入火三昧。然則大師也不動也。萬國春。千江月。實與禪月應夢羅漢可併案焉。曾有一精舍。其池即龍池。一日龍去池涸。居僧苦汲腰之酸。大師呪之。清泉鑿沸。因號龍泉寺。今之幸泉。環寺皆泉。恐是龍泉同源乎。數百年之後。吾祖大本禪師栖錫此山。以唱少林一曲。叢規大行。秩々焉肅々如。猶如大智草律寺。禪居。自爾兒孫相承居焉。獨聖無動尊堂巍然尚存。晨香夕灯。如大師在日。蓋禪不離教。々不離禪之謂也。文明庚午。州郡兵起。

寺罹其禍。堂亦隨而荒廢。三重之扉飛風。一丈之草上階。吾徒豈可袖手傍觀焉。雖然寺產不給。僧孟不濕。再造之計。何自出焉。未奈之何。吾徒謀于衆云。八萬四千法門。莫踰於一字妙。五千四八梵編。莫過於七軸蓮。五品妙行。莫大於書寫功德。若假手於吾。欲書一字者。必施一錢。欲書二字者。必施二錢。五字必五錢。十字必十錢。或二十字。或五十字。自百至千至萬。乃至甄伽羅頻波羅阿闍婆。亦復如是。始而終。々而始。則鎔銖以累。繩索以貫。捐腰犀斛左驂。無謂秦無人。加之流水遊龍。道路旁午。落霞孤鶩。檐楹飛舞。其下日以待焉。遂袖僂語。徧扣十方。貴而王侯。賤而庶民。不論多寡。各隨豐儉。慨然赴施門。則外受明王擁護。內得經王殊勳。上則祝皇帝萬安。下則祈邦家多福者也。其詞曰。

寺垂千載。唐史記空海遠遊。

山連五臺。周王瞻清涼變相。

雖云地靈人傑。久矣物換星移。

盤石垂蘿只是家。舊基既廢。

落花芳草無尋處。居僧稍稀。

百丈索縛取鬼神。二尺劒驚倒魔外。

何圖教苑。忽變禪叢。

提衣以倡單傳。少林有烏獲千鈞力。

揮筆以成一畫。法華分犧皇八卦爻。

要得福足慧足莊嚴。須修頓書漸書功德。

不然橡栢差脫。其奈風雨漂搖。

密宗爲春。律宗爲秋。難窺祖意。

財施如灯。法施如日。莫結勝緣。

發轉輪願。祝延壽算。

丹州真丹山願勝禪寺齋蓋佛殿化疏

有序明
應四年

寺舊爲教苑。有一檀越。延吾祖心印古先禪

師。改爲禪宮。且割采邑。備佛僧供也。特拜禪

師。幻住普應國師以爲兩祖。蓋如魯公之於

周公也。金華宋景濂撰禪師道行碑云。禪師專

以流通大法建立梵宮爲事。若丹州願勝。漳州

寶壽。江州普門。信州盛興。房州天寧。皆蔚然

成大闡若。吁願勝一叢寺也。然托其名於宋公

文集以抗衡大方。此則靡他。以禪師有桐鄉遺

愛也。寶壽普門兩刹。或歷兵亂少僧侶。或爲

黽留所豪奪。且若盛興天寧寺。各處僻邑不與

吾盟。獨邈然有者我願勝也。雖然寺乏恒產扶

顛孔艱。好箇佛堂上漏下濕。苟不假修鳳之

手。恐俾丈六金身作一羣草乎。輟製僿語。以

扣諸檀。庶幾無貴無賤。無少無大。慨然樂施。

成就大緣。則家々獲勝福。人々成佛果者也。

普應稱無門再世。屢被五朝恩榮。

古先爲千光後身。遠尋百城知識。

時哉大法東被。譬諸初祖西來。

矧挿一莖。竟成喬木。

滿床撤雪。乍住可配楊岐。

數櫓依山。櫓單丁不異風穴。

自爾過百餘歲。何時得千萬間。

玉樓傾側粉牆空。正好展手扶起。

銀鑰却收金鎖合。何妨彈指豁開。

誰歟建寺度僧。已矣撥塵見佛。

壞劫之終即爲成劫。今人之中必有古人。

故扣有力檀那。重修具體闡若。

作傳寬一千斛之米。人焉庾哉。

乞帖與五百緡之錢。我所欲也。

庶乾貪海。式種福田。

清水山新建慈願寺幹緣疏

有序明應七年戊午

日東之爲俗也。飯吾佛者夥矣。而敬觀音大士爲之先也。院々設其像以屈膝焉。家々唱其名以盈口焉。故靈感昭々于世。三十三處爲之最也。蓋三十三處。乃養老年中和州長谷寺僧得道上人。自闍王殿上所得三十三印分而所鎮也。於是上皇傾誠大士。玉趾巡遊不憚艱嶮。

事在口碑。不肯瀆告。爾來士庶皈依者。不一詣之則終身耻也。然關門之吏。山棚之賊。奪囊中糧。取笠底金。雖有素願不得遂焉。則改服變名。傍門餬口。裂裳裹足。往來憧々。霜辛雪苦。無不備嘗。國俗謂之三十三處巡禮。洛陽清水寺其一也。寺廼延曆十七年鎮守府將軍坂上田村氏捨宅所建也。初法師延鎮到茲地。遇白衣老翁。得大士像材。而鎮以無資。因循送歲。迨于田村嚮化。刻之以償夙志。今之大士像是也。慈與悲拔。感應日新。件々具于寺之記。爰當應仁兵馬之役。寺罹畢方災。飛樓湧殿。蕩爲焦土矣。數年之後。兩京收復。願主某甲募衆竭力。重換新銘。彼之巡而禮者。不異往時。若男若女寓宿堂中。吾徒恐有裙襦參錯佛衣巾之誚。以故晝則留矣。夜則去矣。有一比丘。竊謂。禁污穢護此清淨。則無緣之慈缺矣。否則清淨伽藍爲有塵矣。不若別構

宇。凡聖同居。雖然囊無一簣。將奈之何。烏乎千仞山成於一簣。万里行始於一步。予何人哉。不可不爲。輒持短疏。徧扣諸檀。伏望上自金門。下至白屋。撥轉願轂。孽破慳囊。不論多寡。慨然樂施。然則榜以慈願。安以釋迦。々々觀音。孰先孰後。昔觀音示現于靈山。輔弼于釋迦。今顧此山北有一峯。名爲乾嶺。人云境云。豈偶然哉。諸人僅題名氏於疏尾。則二十年前親聞金口者也。可謂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其詞曰。

人々千百億身。老釋迦如周孔化國。

塵々三十二應。古觀音譬禹稷利民。

僉曰水月道場。豈比雲堂丹過。

風動架頭巾。塵埋床下履。誰歟惻隱于心。

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烟。吾儕胼胝于足。

苟欲燒香三拜。先須散策遍參。

紫蘭送春。清水岩留江西詩祖。

白花吹露 寶陀山延日東高僧。

輪萬牛挽着之鉅材 施五鳳修造之餘爨。

項羽力能扛鼎。要支棟樑。

王衍口不言錢。孰扣檀越。

庶幾祈天子壽。永以酬地主恩。

賀州石河郡重建万年山大明寺幹緣疏

有字文
龜元年
辛酉。

賀州太守富慳介政親公。構正寢於州之高尾

城。文明辛丑十月二十六日之夕。羅白衣老人

來告曰。子捨此宅可爲蘭若。政親唯々曰。何

以名山。何以榜寺。以那个佛安着佛殿裡。老

人曰。山則万年。寺則大明。殿則安十一面觀

世音。并彫刻大辯才天可也。覺後異之。謀諸

家臣。々々謂曰。若捨寢室。更建寢室。土木之

役恐奪農時。不足爲大士慈濟。不若別創一寺

以記其異矣。時荷玉派下有一知識。曰滿室光

禪師。適自京至。政親欣然曰。嚮有瑞夢。師今

不期而來。盖白衣爲之也乎。即日開平野山建

一伽藍。號万年山大明禪寺。夕傍迂白山廟爲護法神。凡寺所宜有者盡備。如白衣所告報。

特拜滿室師。爲開山祖也。宋范忠宣創天平仁祠之日。翰林蘇公薦浮山俾開山焉。政親具擇法眼。不待人薦。優於忠宣遠矣。戊申夏。兵戈俄起。邦內騷動。政親與戲下士數百人。沒于高尾城。其勇力也。其武畧也。雖云張巡許遠。睢陽之戰不多讓焉。於是寺羅兵燬。悉爲焦土。可惜焉哉。或曰。政親儻不聞家臣之言而捨宅爲寺。則必無此變乎。數歲之後。師亦戢化。諸徒落莫。嗟乎城郭如故人。民非云者。仙家常談也。今也吾山不翅人民。而城郭亦非。雖吾金仙氏之徒。豈免興廢之嘆哉。少比丘充慶久侍師側。沐法乳恩。以故于羹于牆。慨念惟深。雖然一粥之外。更無餘蓄。其費居多。單力難辦。輒製短疏。以募諸緣。伏望信男信女。無貴無賤。欲塵淨盡。施門豁開。則粒粟積而

計斗斛。半錢累而纏繩索。吾山再造。屈指以待。詞曰。

維昔吾翁創業。岷江之源濫觴。

于時賢守傾誠。泰山之溜穿石。

蓋結交友於方外。似得良弼於羅中。

川作舟舟旱作霖。天道與人道相稱。

淵有珠山有玉。財施兼法施孰難。

涼臺煥館觸處圓成。雲包雨笠每日參請。

於是叢規肅爾。況復金像儼然。

古觀世音修清淨觀。能說十九之法。

太辯才天具無碍辯。不錯百千之名。

及戍卒叫舉兵。奈丙丁來求火。

興先宗則德飯于祖。復舊觀音責在厥孫。

裴君飾太白祠堂。雖感荒廢。

歐公記大明井水。有待澄清。

庶開檀門。各證果上。

建仁開山祖師三百年忌辰化齋疏有序

儒典曰。非其鬼而祭之誼也。又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蓋謂所非祖考而求福也。凡祖師門下忌日設齋何哉。報其法恩也。耽源爲南陽設。南陽爲馬祖設。道吾也洞山也。爲藥山雲岩設焉。一問一答。載諸錄中。巴陵鑑多口。唯爲雲門舉三轉語耳。是皆表父子授受不虛也。然百年忌辰。設其齋者未曾聞之。何況二三百年乎。吾朝屢當百年二百年大修善事。可謂勤矣。吾建仁開山千光祖師。戰化于建保元年七月單五。僂指來歲即三百年也。晉雲彥雲師曰。却後三百年。有袈衣功德主。大作佛事。唐裴中明膺其懸識。宋旻圓通臨滅曰。三百年後當興佛事。未知何人膺圓通識。光祖有言。我設五十年。禪宗大興於世。然後東福西來兩祖出于文應弘長之間。董蒞吾山。振起吾宗。懸識可徵焉。今當三百年。誰能大興佛事。吾山陵替。不勝慨矣。從今以往。吾朝吾宗值三

百年忌辰設齋會者。必盪觴吾山乎。雖然比年寺產豪奪。佛供不修。僧食不給。大殿上漏。長廊半傾。以故設齋之備。不知所出。於是寺之耆宿相議曰。群材支厦。衆力扛鼎。冀製僊語。以募諸僧。上有王侯。下至士庶。無緇無素。慨然樂施。則人々證人華藏無盡法門。以得佛富貴也。或曰。施者恐有非類非族非其鬼之疑。耆宿笑曰。吾祖日本佛心宗第一祖也。不分自家他家。不論同派異派。趨祖庭者。誰不敢薦蘋蘩。猶若儒家者各祭文宣王。何必拘孔氏子孫也哉。或者口杜矣。輒製募帳云。

香至王子遠來此土。示滅垂一千年。葉上僧正初開吾山。掩光迫三百歲。

蓋達人埃時而動。雖異代易地則然。

遺訓森嚴。居無求安。食無求飽。

法恩廣大。山不在高。水不在深。

久感叢林下衰。頗慚蘋蘩薄奠。

鳥宿池中樹。洗鉢幾時。
龍出曉堂雲。獻珠何暮。

効智者建四絕之寺。

憶煬帝設千僧之齋。

通教爲銀。別教爲金。願言獲無上福。

生空喻米。法空喻麵。未審點那個心。

苟匪敲諸檀門。焉能到衆香國。

上酬慈蔭。下救迷塗。

江州長野保建觀音堂

周王聞法於鷲頭。親受妙旨。

唐帝致誠於蚌殼。遂瞻慈容。

雖云巡諸州各禮之。

孰與架一字並安者。

白花香上。勿待浮雲變白衣。

金蓮臺前。先觀落日懸金鼓。

願疏福聚之海。式問靈感之場。

內秘菩薩。外現聲聞。將度群品。

朝入伽藍。暮成正覺。宜資洪基。

若州梵音寺化鐘

寺臨海嶠。有白猿之答梵音。

船泊江村。無華鯨之破客夢。

既插一茶而癩基業。要扛寸筵而動春容。

遊招提而宿招提。誰□深省。

具圓覺而住圓覺。共打安眠。

苟非黃葉化金。焉得紅鱣飛雪。

殘月皎々。久待花外之聲。

長夜漫々。宜傳雨餘之響。

美人以贈。先佛所規。

右幻雲四六集。以月谷予師。春芳手跡之本。

於丹後州熊野郡久美庄常喜山宗雲寺寫之
畢矣。

天正十二甲申年菊月五日 靈三誌之

幻雲詩藁第一

賀重建皇居

應仁兵亂之後
玉璽初還大內

畫棟琚梁插半空。重看樹色擁新豐。太平一曲歌臺上。不賦秋風賦大風。

洛山晴雪向人誇。秋月春花茂以加。三十六峰天一色。朝來不白只寒鴉。雪後洛山

何草青青如薤莖。窓前曾伴鄭康成。秋來若是化螢去。又照殘書換短檠。書帶草

海棠臘雪色交加。要向寒梅定等差。知是天公聚其類。不香花伴不香花。雪裡海棠

溫公教子圖

蕭楚老師爲常
庵少年賦之

深衣獨樂洛園春。不管青雲事々新。若講麟經繼家業。小兒亦是老成人。

銀河其酒月其賓。醉倒南辰與北辰。堪唼長庚醒未解。降成一斗謫仙人。酒星

錢塘江上月明天。潮勢爭豪蘇謫仙。他日飛昇南

海外。定看斥鹵變桑田。東坡望海樓觀潮圖

徽廟雖尊呂與王。尙憐元祐有文章。江南野水西湖雨。荷憶蘇公鷗憶黃。徽宗鷗荷

延喜聖朝生偉才。夢中曾入大唐來。神遊蹈遍江南寺。不爲參禪只爲梅。題天神參無準像

深宮相並立風前。一曲獨容妃子傳。玉笛換聲天寶後。關山月白又三年。明皇貴妃並笛圖

明皇千秋節宴勤政樓圖

三郎不識國多艱。勤政樓頭宴玉環。那料青驪西幸後。千秋白雪照龍顏。

妾有寸心郎識不。寒砧聲碎月中樓。冰輪未落力先盡。和淚搗殘今夜秋。月夜聞砧

熙豐變法事皆違。投老鐘山悔昨非。預被杜鵑知此意。天津叫月不如歸。荆公歸半山圖默雲
有點

桃未醉時梅有期。樽前主客共論詩。橫斜浸影半盃月。勸以南枝酬北枝。花下對酌

秋夜聞寒御幸稀。流螢觸扇影輝々。多情最好臨

風撲。恐帶恩光別院飛。美人撲螢圖

卯金天下罷官歸。白髮蕭々悔昨非。唯有夷齊同義氣。一籬殘菊首陽薇。讀淵明飯去來辭

霜飛百草慘無顏。一種薔薇三逕間。陶令歸來謝公出。東山花不及南山。薔薇菊

過午階前雪始收。烏藤信手寫銀鈎。春風明日消成水。又入巴江學字流。畫雪學書
默雲師居清涼軒會山中諸友

除却桐江與渭濱。綠蓑青蒻付玄真。若論湖海舊文物。漁客能詩公一人。贊張志和
蕭處園云出意外

冰鎖蒲繩百尺深。輓轡聲斷月沈々。從今汲引待無日。古井不瀾寒士心。凍綆

花擁柴門水決渠。洛園獨樂一茆廬。坡翁莫道効瘖啞。褒貶霜嚴通鑑書。讀司馬溫公獨樂園記

獨倚喬松望碧霄。誰憐開落更蕭條。飄々自有凌雲氣。下界凡花回首遙。凌霄花

吐出胸中書傳香。滿城草木作文章。醉吟掃出鶯梢雪。景是晚春詩晚唐。對花論詩

何年瑞鳳祝堯仁。淺碧深紅五色新。若聽簫韶花亦舞。不風不雨太平春。鳳仙花

花間紅映葉間青。五彩恰如丹鳳翎。若聽簫韶花亦舞。芳根好是種虞庭。又

曹瞞臺上綠苔連。磨作硯材看世遷。赤壁沉沙幾多戟。獨留一瓦到千年。銅雀瓦硯

架上蛟龍勢壯哉。揮毫字々挾風雷。早時若欲蘇天下。吸盡墨池成雨來。蛟龍筆架

僞官誰道污清名。一病三年髣數莖。天上霓裳西幸後。耳酸凝碧管絃聲。贊王維

庭院無人獨立時。芭蕉葉上欲題詩。多情似待秋深後。憑仗西風寄北思。芭蕉題詩圖

黃菊何心先着鞭。開花更不待秋天。夕飡應是憐賢屈。一朵吹香楚節前。五月菊

深院捲簾終日閑。獨凭書几對青山。詩情只在雲飛處。何必寒鴉未到間。隱几看山

柴門不鎖樂昇平。何事今宵一犬驚。知認月明成

越雪。孤村曉吹兩三聲。孤村一犬吠

海內忘形京兆韓。僧房寄食忍艱難。吟髭雪白一

驢背。不啻詩寒衣亦寒。贊賈島

越裳有鳥貢皇州。好織宮簾壓海牛。池底遊魚猶

畏影。翠光和月照銀鈎。翡翠簾

脫靴昔日侍朝廷。四海都無舊眼青。獨舉酒盃明

月影。前身自是九霄星。贊李白

驛樹籠烟暗旅程。綠陰何處一蟬鳴。行人灑淚離

亭暮。似聽風前杜宇聲。驛樹蟬聲

送大平中書國雄居士飯士州

夏日征鞍衝暑還。紅旗皂蓋映青山。料知仁政化

南國。野水不波鷗亦閑。

夕陰不熱黑雲連。電影分邊雨晴天。一夜蕭然解

民恤。檐聲亦是舜薰絃。早天喜雨

一雨洗塵秋意清。家々唉語賀昇平。放翁未識民

間苦。歌吹海中無此聲。又

葉底衰紅風雨寒。駐顏恨不得金丹。枝頭定有春

飯路。萬綠陰中一片殘。案底殘紅

午睡醒來懶靚粧。獨凭書案到斜陽。讀殘薄命舊

詩句。燕子日長爐底香。婦人讀書圖

平生聽雨思難堪。今夜相逢益者三。挑盡殘灯共

傾耳。檐聲何必獨同參。雨中迎客

草廬熟臥幾經時。三顧酬恩忽出師。想是亢龍應

有悔。營中星落漢家危。南陽草廬

梅雨歇時初聽蟬。自今漸可續薰絃。一吟彷彿不

知處。風過陰々新綠連。林梢鳴蟬

倒掛滄溟水有源。雷聲日夜動乾坤。李蘇却被徐

凝唉。天上銀河不足言。廬山瀑布圖

仙山春雲圖

大昌之會時默雲翁在金華

雲亦春來似有心。仙山高處弄輕陰。吾翁一到金

華後。吹作文章五色深。

走筆次勻仙英佳丈題北野神祠

四序雖佳莫若春。花邊曳履養精神。祗因胡蝶與

梅隔。吹到凌霄夢不真。

合在無媒逕路中。何心吹綠入深宮。西施鬪罷春如夢。留得愁根待寵風。宮草

卒廢文成知藏病起之韻

寒溫問訊兩三回。快意初知蛇影盃。詩病除來春入筆。一人併見宋歐梅。

卒奉次慶堂侍史玉押以記去冬聯句之會云
餘寒猶與臘天齊。共遇新年語舊題。佳句數聯君
鐵勇。詞場又闢退之雞。

雲從人日尙昏昏。聽雨誰能不斷魂。餘得惠州蘇
子恨。淡烟半鎖落梅村。春雨寄人

處々探春車馬忙。曲江賜宴狀元郎。名花在手醉
飯暮。吹似一枝仙桂香。探花宴

新郎張宴曲江東。霞彩染成千樹紅。花亦春風如
得意。爲君吹入酒盃中。又

走筆次梅岑郎春初玉韵以叙招慶阿翁南遊
云

南遊一舸海波晴。雪想燕山花雉城。此是皇明新

句法。佳人把筆繼家聲。

百尺喬松古寺深。清標愛見此仙禽。小雛早有飛
騰勢。落月寒巢萬里心。雛鶴

別後相望天一涯。落梅片々客愁加。丹丘若有神
仙藥。駐得青春付此花。賦殘梅贈丹丘人

諸友回頭望阿翁。天涯難寄一枝紅。春來稍喜歸
期近。花若似松應指東。花下會友

昔日朝回賜御衣。海西萬事與心違。謫居寂々春
應懶。數片殘梅今不飛。題北野廬

神秀知今造化鍾。烟霞吹滿數株松。割來寸碧誇
奇觀。六々峯應減一峯。假山

山寺蕭條已暮鴉。踈鐘殷々出烟霞。野僧未解惜
春意。數杵和風敲落花。春寺殘鐘

遠謫江州旅髻寒。香山歸去好休官。漁竿無復客
星影。八郎灘勝七里灘。題白香山畫像

樂天名位冠元和。十九人中第一科。五百餘年典
刑在。黃岡髯白老東坡。又

莫爲閑眠思野塘。恩波深處即滄浪。狂奴一入漢宮後。沙鳥亦追鴛鴦行。
御屏白鷗

次惠峯玉芳佳丈韵送文叔侍史之若州

海城北望水如天。花攪離愁落綺筵。夢裏成鷗欲相近。驛樓叫月堂聲鶻。

梨已雲飄桃已霞。瓊筵吟到夕陽斜。主人玉色程明道。一日春風坐了花。
開筵坐花

春日尋僧入翠微。杜鵑紅處晴催飯。殘花泣露岩房曉。髣髴千聲一片飛。
山寺杜鵑花

無雪無螢夜未涼。早親灯火小書堂。短檠二尺十年讀。吐作文章萬丈光。
試灯檠

暑氣曛々梅雨收。都人賣扇聚城頭。市門縱覓千金價。弃擲何堪一夜秋。
扇市圖

團扇雖輕價豈輕。村墟人聚聽橋聲。冰紈若被市塵汚。一握涼風吹不清。
又

一日無松心不清。炎天欲買價連城。爭如賣藥修琴去。中有乾濤十里聲。
買松風

村路夜深吟步輕。逃虛聞者最多情。往還只恐有人覺。若蹈青苔應不聲。
履聲以下四首同日賦之

殿閣深沉夏日長。獨憐坡老諷君王。清陰分得四方去。炎宋却涼於晚唐。
文宗與柳公權聯句圖

高蟬如許夕陽收。叫到五更猶未休。知學長生蛻凡骨。金華曉露漢宮秋。
半夜聞蟬

河漢西流暑氣收。姮娥曾照古文不。玉堂赤壁坡翁意。一月何分夏與秋。
涼天佳月即中秋

無月何將暑洗塵。南樓稍覺夜涼新。與君待看半輪影。若作三人誰古人。
與客待月

聞說双星約最親。今霄定可咲參辰。佳期又恨一年隔。俛仰之間跡已陳。
星夕次韵子直老人

佳句重看子建親。胸天二十八星辰。斗牛箕外文光耀。莫以虛名謾指陳。
又

春霆破蟄黑雲深。變化難圖神物心。冰底武侯今傳說。旱天用汝要爲霖。
扇面龍

萬疊青山落日紅。開窓此地引詩翁。清談摠莫及

當世。一是一非春夢中。次韻松老翁退居之作

一鐘掛窓千里晴。清光想是故鄉明。客愁難忍十年雨。又被姮娥添此情。客中見月

孟嘉落帽最風流。老杜他年續此遊。易地皆然正冠意。黃花白髮一般秋。杜甫九日正冠圖

榆塞秋過賊已來。呼聲動地堂風雷。城樓殘角人摧膽。不信君其問早梅。賊退後口號時德政行

謹次默雲老師自播州見寄嚴句

萬里飯來故國秋。吟詩獨倚夕陽樓。新霜染出丹楓錦。天爲吾翁賀盡遊。

狼烟天暗洛山秋。鼓角村々鳴戍樓。聞說君邦息兵久。願吾欲伴赤松遊。時德政行又

白盡千林迷晚鴉。吾橋景自雪時加。却疑二十四番信。不始梅花始六花。初雪

身似角弓能受檠。夢中強敵是鐘聲。一張一弛欠伸裏。百萬愁魔亦築城。弓臥

詩畫由來一律同。天機入妙輞川翁。乾坤亂後物

皆變。人落賊中蕉雪中。王維雪裏芭蕉圖

自古芭蕉不耐秋。輞川畫取四時留。牡丹紅簇藍關雪。韓若比公輸一籌。又

雪擁山村雪始飛。朝來橋上履痕微。吟身今勝阿猷否。興未盡時還獨飯。雪中尋人不遇

雪後梅邊吟倚欄。品評試取古人看。此宵若解簡齋意。花似炎天詩不寒。梅窓論詩

雪嶺老人一日見訪。余偶出矣。老人遂和拙作以留案上。明日重次前句。致謝忱云。

平生交義豈浮誇。君至不逢情益加。花下同遊又何夕。高燒銀燭散林鴉。

佳句傳來萬口誇。料知詩思雪時加。長吟獨倚欄干立。杜曲黃昏數盡鴉。又

每逢風景以詩誇。第五橋邊吟興加。雪月奇哉天不夜。欲飯難定後栖鴉。又

雪壓擔肩樵逕餘。持來投贈老禪家。朔風裂石歲云暮。唯浴寒梅莫煮茶。詠鳥薪贈其人

驛路迢々難寄梅。隴頭未見一枝開。忽浮紅萼溪橋水。知是魚傳遠信來。

梅花遠信

薄命古今難近梅。凍翎何以舞三臺。江湖鷗泛春聲早。夢若一般分暖來。

凍蝶

一夢周耶又蝶耶。醒來不耐夜寒加。雙翎凍鎖飛無力。胡越天涯隣舍花。

又

雪壓紙窓殘夜明。凍吟呵手老書生。春風只在風池上。墨沼敲殘冰碎聲。

凍筆

凍損吟身冰滿髭。梅邊不可不言詩。曉來雪暗晚來雨。仰笑臘天如漏卮。

殘臘次韻

新居招友帙詩筵。雲暗興籠佳節前。應是清虛堂裏雪。主人王鞏客坡仙。

新居賞雪

書窓試筆賞春晴。豪氣篇々壓屈平。慰藉離騷千古恨。梅邊吟可送新正。

奉次某春首玉押

畫棟凋梁插半空。裏□樹色擁新豐。太平一曲歌臺上。不賦秋風賦大風。

賀重建皇居

嬾鶯啼處柳依々。八尺神駒新受轡。振鬣驕嘶似

誇說。桃花毛色勝金衣。鶯邊繫馬

臘雪殘邊春意遲。東君以與上元期。餘寒定自今

朝盡。明夜金蓮花萬枝。上元前一日值立春

雲氣傍花春日長。午前欲雨影微茫。陰々縱護嬌

紅色。暗被東風偷却香。

春陰護花

長樂宮邊花外樓。疎鐘殷々月西流。杵聲斷後餘

寒重。愁似姑蘇霜夜秋。

春鐘

雨過蛛丘映夕輝。風前繫得落紅飛。惜花意切於

蜂蝶。羅致東君不放飯。

蛛網餘花

東王聖德繼元和。滙上龍顏喜色多。哀角不知何

處月。御樓春暖醉笙歌。

和某人試毫芳韻

積雪柴門又遇春。回頭世事與年新。今朝偶喜傳

佳句。蓋未傾先如故人。

和某侍史春首佳什

宿雪滿庭誰報春。不知年是舊耶新。忽聽黃鳥出

門見。柳色青々日近人。

又

咀嚼何堪蘇渴腸。輕於殘雪落於霜。春風容易暮

消盡。一片留成六月涼。

十出柴門閉不開。霧埋烟鎖半摧頽。春風一夜桃花咲。僧似劉郎又再來。重遊洛東舊居

應仁亂後初對東山

走筆謹奉和華藏老漢蛟龍筆加尊韵

兎毫扶起武兼文。儒欲題詩將策勳。猶有蛟龍行雨意。墨池深處起玄雲。

醉步寒衣桃李蹊。枝々和月影高低。吟身疑入廣

寒殿。萬木吹香似木屋。花下步月

鴨水東南簇彩霞。梅花落盡又桃花。天公子細令

君看。無雨無風日未斜。看花寄人

片々飛花似武陵。蜘蛛網裏露香疑。寸絲雖短留

春色。却勝長庚繫日繩。蛛網桃花

次龍阜古公髫年丙申元旦韵

村庵徒後歲慶宵

故家喬木一枝新。今日門庭凡幾人。可記蘇公初

出蜀。名高嘉祐丙申春。

獨步尋花杜曲南。閏餘月永一茆庵。黃楊雖厄牡

丹富。曉露吹添紅十三。閏正月尋花

雪洒瓦溝難耐聽。春宵支枕一灯青。漫天縱似楊

花舞。唯墮波心不作萍。雪夜

披襟何地似蘭臺。諷刺今無宋玉才。一夜西風聲

漸瀝。快哉漸欲變悲哉。立秋

謫仙待宴白蓮池。醒解宮娥灑面時。猶有當年餘

興在。暮酣一快漱漣漪。餘酣漱晚汀

春夏陰々天不晴。變成久旱廢秋成。西風似慰老

農恨。乾雨曉懸黃葉聲。秋旱

錢塘江上月明天。潮勢爭豪蘇謫仙。他日飛昇南

海外。定看斥鹵變桑田。東坡望海樓觀潮圖

一聲白鴈度雲間。爽氣吹添秋後山。不用豐鐘今

夜告。愁人髣上四時班。初霜

霜露淒々秋後天。野蔬吹綠遠籬邊。荷鋤元是英

雄事。豈拔園葵慕曩賢。秋蔬遠舍

山寺秋過菊已衰。幽香吹入早梅枝。野僧亦擬調

羹手。持咒保花風雪時。山寺早梅

尺璧千金一葉輕。寸陰易過學難成。晨光無幾又

斜照。天地何村不夜城。日短苦夜長

李次學庭少年初雪韻默雲師之徒

絃誦琅々至五更。喜君勸學振家聲。鯉庭教法傳清白。風雪半窓燈一檠。

卒次雪嶺老人賦初雪詩奉呈默雲老師芳押

朔風動帳夜香凝。瞑目何知雪尺增。應是游揚侍程氏。梅花樹下問高僧。

梅雨連旬送與迎。未曾一日見新晴。只疑壯士有餘力。倒挽銀河瀉八紘。雨勢來不已

賦社後燕未歸。餞人赴播陽。

花明柳暗社過時。何事燕兒飛最遲。他日行人記者約。莫隨此鳥誤來期。

（本謂既見于前當有）

徽廟雖尊呂與王。尙憐元祐有文章。江南野水西湖雨。荷憶蘇公鷗憶黃。徽宗鷗荷

微涼吹度絳河秋。客裏獨登今夜樓。聞說佳期空隔歲。支機石亦望夫不。星夕有感

夏去秋來百感頻。鏡中添雪白頭新。可憐不及双星影。南極光寒一老人。又

臘月新栽竹數竿。幾回掃雪問平安。籬邊若有梅花早。翠袖分春夜不寒。臘月栽竹

家法傳來幾首詩。喜看年少有風姿。詞林落莫秋過後。春色猶留元祐枝。次某少年試翰韻大昌

客舍枝疎別恨新。青々獨愛畫橋春。朝臣繫馬絲千尺。只解迎人不送人。官柳

慈雲空翁。前讚州太守也。去歲捨俗皈真。

行李蕭然。頃企南詢之策。門下諸公挽而留焉。蓋諸公之心。余心也。因綴一章。以述眷眷云。

朝廷鼎重舊功臣。何意山林寄此身。一曲離歌雲不動。知成春雨欲留人。

水遠山圓地亦清。翠楊挾岸白沙明。碧瑠璃上畫橋影。多少遊人波底行。宇橋偶作

一日與空翁遊字江。次小輔老師嚴韵。

水生風熟放江船。山影沈々鏡裏天。誰記新正行樂處。人如陶令地斜川。

黑甜鄉裏寄身時。春院無人簾影移。日午夢香花

下枕。白鷗未覺蝶先知。

春夢仙館有詩

緩步尋春城外家。一枝折插小烏紗。飯時路遇豪

野步尋花

與默雲松社二老同賦

遊客。快馬輕車不載花。

妃子醉顏吹彩霞。何人寫作海棠花。三郎西去虜

塵暗。春睡呼醒是蜀茶。

青春欲暮一帆皈。苔綠江南舊釣磯。此去莫言從

洛到。白鷗若識背人飛。

錢玉芳老禪遊江南

風雨多年客夢酸。又聽杜宇恨千般。今宵怪得滴

聲少。啼裂窓前竹數竿。

夜雨聽杜鵑

春雨初晴又夕暉。殘紅片片杜鵑飛。靡蕪變作王

孫草。獨有此花能勸皈。

雨後杜鵑花

不記尋常白石頑。斜陽影動晝窓間。玲瓏映徹無

遮礙。未上銀鈎先見山。

水晶簾

石榴何意殿青春。葉暗花稀風露勻。若不綠陰深

處看。幽紅一點豈驚人。

庭前石榴始開花

何處行人衝暑飯。公程有恨惜斜暉。江村一繫官

船後。伶々沙鷗別處飛。

扇面

五月花開暑氣蒸。綠陰濃處露香凝。深紅應是動

人色。堪咲野梅肌似冰。

涼露叢深五月秋。響龍出墊雨脩脩。一竿截取江

湖去。白髮誰隨天上鷗。

筭得鷗字

一獻一酬詩興多。主人能舞客能歌。舉盃若罰獨

醒者。宜滴酒泉投汨濯。

對酌

古來取友莫過詩。元白相傳至陸皮。吟斷芭蕉今

夜雨。蕭々只許一灯知。

孤吟

白骨城荒草尙腥。當時鼓噪百雷霆。忠肝義膽磨

難盡。夜雨蕭々鬼火青。

古戰場

甲子相推白髮翁。此筵未老只溫公。熙豐新進入

無路。一十三人洛社中。

耆英社

誰家珍簞異尋常。皆道佳名傳自梁。九折岩高貯

風處。不如展去臥新涼。

九折珍簞

苦學經年白髮人。風前着得夕涼新。漢高元不解

文字。冠製笋皮無此巾。一字凉巾

十句一臥夢醺々。忽喜黃袍我屬君。從此提封如

得處。黑甜鄉裏華山雲。陳希夷睡圖

塞驢衝雨入西川。歌吹聲中過七年。誰識梅花千

億外。吟身又作海棠顛。陸放翁畫像

丞相池臺落月殘。吾曹何幸此凭欄。泉聲散似雪

聲碎。避暑未終還避暑。

水亭避暑

遊二條藤相公園

月若不昇寧有詩。狂吟亭上立多時。憑誰借得秋

風力。吹落廣寒秋入池。池亭待月

雲亦秋來多所思。絳河傾處月西移。二星踐約鵲

橋影。孰與巫山暮雨時。河漢微雲

吟詩何處寄登臨。縹渺樓臺半隔林。可識故人來

往少。柴門書掩綠苔深。扇面

湖水遠山々遠湖。若非曉楚定晴吳。欄前注目幾

千里。沙鳥不飛舟亦無。扇面

石爛水枯松映苦。人言丞相舊池臺。君王何日駐

香輦。一睨披襟歌快哉。夏日遊藤相公池亭

天上銀蟾千里明。吸河漢盡酒陶泓。兔臺亦是月中物。共向書窓尋舊盟。蟾蜍水滴

予一日過文成。茶話之次。出重陽未開菊詩

一章。以需拙和。乃走筆塞其責云。

秋日蕭々衝雨來。主人一睨共銜盃。有詩有酒即

佳節。莫問黃花開不開。

一枝黃菊勝黃楊。不厄閨年能傲霜。囊底添來詩

幾首。重陽更復有重陽。閨重陽寄人

欲聽蕭々瀉竹聲。凍吟袖手坐深更。若令天地無

風雪。縱是此君心不清。竹邊待雪

詩家續得此銀釭。一點光兼日月双。元祐黃陳皆

壁後。寒吟分影杜陵窓。詩灯

新月初沉雪洒欄。蕭々堪聽又堪看。梅邊寒薄竹

邊重。色只一般聲兩般。雪夜

東君猶未轉鴻鈞。花自綿蠻啼處新。天以金衣爲

木鐸。一聲先報臘前春。臘初聽鶯

臘底逢春自古稀。雪纔消處嬾鶯飛。預愁來歲二

三月。綠暗紅殘又早歸。臘月立春

庭下水仙今歲無花。不勝感嘆。賦詩一章。

水府神仙冰玉顏。何年謫墮在人間。一朝蛻去無尋處。知馭香風飯海山。

離情點不置胸中。一醉快哉春已融。早使楚王知此意。披襟何必待涼風。

正月二日會大昌

漠々濕雲低度墻。餘寒欲雪小山房。東風明日莫吹霽。留作春陰護海棠。春寒欲雪

次雲公少年韵寄阿兄東嶂

雪盡御溝新漲生。濕雲半鎖九重城。想應兄弟對床聽。夜永打花春雨聲。

高緯臨朝嘉瑞新。珍禽恰似出祥麟。北齊俄被後周合。萬歲仙都一夢春。萬春鳥

溪橋水淺一枝橫。風擺殘紅春夢驚。應是小窓高臥意。隔年花似老淵明。

與默雲師見新熊野花

民屋蕭條依澗阿。梨花白處夕陽多。春風吹落歸牛路。簑笠飄々載雪過。民村梨花

暮春次八木長川居士試毫韵

東君屈指近飯期。花落村々綠滿枝。啼鵲一聲殘夢裡。迎春詩變送春詩。

藤蔓經年百尺長。相公遺愛擬甘棠。人非栽柳州柳。萬古托花維德香。遊藤相公園見藤花

數里去城溪洛餘。青鞋踏雪到山家。風前笑向歸樵語。眞箇春寒不見花。山路櫻花

杜宇聲々春日閑。欲翦花外又花間。斜陽紅合迷飯路。猶記疎松青處山。山路杜鵑花遊賀茂山

文成老人一日過城北弊廬。時余赴東山不在矣。老人留詩而去。因次其韵。

君尋北郭我東橋。咫尺還如隔九霄。客縱題名奈風雨。莫嫌窓不種芭蕉。

一夜七莖殘雨間。東漂西泊跡何閑。晚來池面風吹破。波底初看數尺山。萍

高帝戴之曾到頭。饒龍勢壓楚人猴。豎儒莫喚規摸小。中有劉家四百州。竹皮冠

新箴飄風露未乾。幽人收拾製斯冠。寄言白髮爲牢褻。霜雪莖々印歲寒。 又

快燎飛蚊自古傳。營々不奈短檠前。紗厨半破雷聲起。村校燒殘麻骨烟。 燎蚊

紀信乘車孟德船。誰歟一炬奪兵權。書生借得英雄力。燎盡飛蚊快熟眠。 又

中秋謹次默雲老師嚴韵自述病懷

數篇驅瘧杜陵詩。吟罷無功病去遲。內熱初蘇今夜月。藥鎗何用點清脾。

烏銀一擔投上醫養浩翁

雪擁柴門客不來。平生心事冷於灰。丹爐伏火回元氣。乞與刀圭煖凍梅。

壬寅元旦奉獻北野神君

五百餘年今幾春。祠堂依舊野梅新。曾從參得烏頭子。護法護花唯此神。

衡山雲霧海宮春。天亦感人嘉瑞新。默禱祇今何所得。保梅無恙賽營神。 重次前韵題北野廟

山舍餘寒猶未輕。朝來怪底有喧鶯。臥龍凍合三冬雪。蟄戶回春只此聲。 早春雪中聞鶯

去冬大雪布瑤塵。滿路常愁來往人。泥滑一聲今夜雨。落梅落絮履窩春。 雪泥

峭寒徹骨雪初晴。月自梅花枝上傾。一咲推窓千里白。今宵誰不聖之清。 雪夜偶作

斗柄迎春指孟渚。閑中日月去如流。紅塵置枕蒼波雨。一夢江南竟尙鷗。 次江南臥雲老人韵

何花點々淡山村。非雪非螢寒影翻。春入金蓮蘇學士。曾燒炬火落驚猿。 灯花待猿字

憶昔群臣履上辰。鶯聲依舊又青春。宸遊在目前朝寺。花自館娃宮畔新。 和龍阜仙友雅丈試毫

四海亂來猶未淳。湘江難寄驛梅春。故人若問洛陽事。多少樓臺掃作塵。 和關左梅洲老人韵

山鳥聲中春日長。殘紅吹雨滴餘香。隣家咫尺幾千里。花若隨風合過牆。 寄隣人

一夜連村穉綠新。薔薇院々露香勻。石榴五月洞

門雨。猶可斯花落後春。

古洞薔薇落芳春

旅館分床數日過。不堪風雨酒簷阿。一聲杜宇客

腸裂。况此芭蕉點滴多。

客舍聽雨

寓因幡堂

秦楚已亡歸故鄉。大風捲地亂雲揚。威加海內歌

臺上。百二山河一劍霜。

歌風臺

一寸丹心雙髻蓬。交遊晚喜與蘇同。昏昏風雨唐

天下。不廢雞鳴只二公。

杜甫雨過蘇端圖

梧館相逢話舊盟。年年不改是詩情。閨餘一葉添

清蔭。風雨多於去夏聲。

梧館話舊

池塘青草雨初晴。處々群蛙咄々鳴。春去綠陰鶯

亦老。詩腸鼓吹只斯聲。

池塘蛙聲

申公石作大夫官。車穩不知行路難。蒲葉雖微無

覆轍。兩輪間置泰山安。

蒲輪車

青苔日自雨餘加。履跡爛斑半著花。不勾牡丹爭

富貴。却將春色寄貧家。

苔花

土花初結雨晴時。塔下青々涼露吹。寂寞無人管

開落。朝來只許鶴群知。

又

聞說江南兵未休。諸侯百戰汗驕驍。晚來好解瑣

鞍洗。池面風寒殺氣秋。

晚涼看洗馬

時島山伐江南

天上文星浸影時。染毫欲寫老坡詩。祇因後學呼

韓子。北斗寒芒射墨池。

涵星硯

夢醒韶樂隔鈞天。誤讀黃庭作謫仙。從是九關歸

幾日。唔咿聲裏又年々。

仙人讀書圖

秋色吹添雙髻絲。幾嗟光景夢中移。徂年推到百

憂始。元是羲皇一晝時。

感徂年

山氣佳哉一雨收。晚來待月倚南樓。水輪定在千

峰外。萬里無雲碧落秋。

題畫

鴈已來時人尙留。碧雲杳々隔丹丘。數聲何處寄

霜信。聞說似山不識秋。

賦來鴈招丹陽故人

積雨晴時秋水生。人家岸々野橋橫。數行旅鴈忽

驚起。知有隔林機杼聲。

扇面

睡鴨烟殘消俗埃。帳中和氣挽春回。夜寒稍重半

籬雪。一瓣何人爲凍梅。

辟寒香

祖溪雪嶺來會

朔風欲雪竹先鳴。挑盡青灯過五更。試聽蕭々數

等上。密於春雨洒花聲。竹處聽雪

花自雖陳情自親。紅無深淺在其人。暗香吹入君衣去。便是江南第一春。賦村梅寄人

百年只可事歡娛。醉起何堪春夜徂。院落梨花雨過後。淡陰青月亦如無。春夜即事

連日蕭々梅雨聲。天教吾輩轉多情。若添枕上相思淚。滴到百年猶未晴。雨中寄人

牛女年々多所思。何堪咫尺隔天涯。若逢東海變桑日。應見銀河水盡時。星夕

漢宮高捧玉芙蓉。風露淒々八月初。餘滴吹成茂陵雨。秋寒多病馬相如。病中值白露節有感

潤整青松晚節堅。三冬積雪故依然。髯龍啓蟄春晴後。十里風聲九五乾。雪後看松

禁池永解弄微和。柳色如誇雨露多。落絮他時化萍去。縱留滄海亦恩波。龍池柳色

屏顏吹綠午簾疎。拄笏相望官暇餘。始識聖朝無隱逸。山英亦是入公居。官舍看山

百歲回頭一霎風。牡丹十日易殘紅。初春急續惜春賦。不耐飛花西又東。和祝仲少年試毫韵

倒載歸來落日前。襄陽樂事古今傳。習家池上不斟盡。溪水蒲菊付謫仙。習池醉歸圖

習氏池邊盡醉歸。中原回首事皆非。一鞭無力却胡騎。唯有葛強隨指揮。同前

兩鬢霜寒白接籬。醉餘不管晉安危。中原苦戰胡塵暗。日落襄陽習氏池。同

市門爭利往來人。始識花時不稱貧。買取牡丹誇富貴。橋聲晝熱洛陽春。春市

草書誰厭度征西。洗硯臨池王會稽。筆法傳來唯魯直。三錢空買一枝鷄。洗硯得雞字

栽培春早洛陽城。萬紫千紅各有名。天若爲花須百變。半宜細雨半宜晴。雨後移花

十歲紅塵京洛間。高樓極目對孱顏。小亭今日倚欄立。又望市朝如望山。山亭望洛

夜深投宿月西殘。花影縱橫滿畫欄。僵臥衣寒紅

雪底。春來僧亦一衰安。春寒宿花

將軍遠作五□行。蠻雨村々野薺生。李父傳聞封宰相。採斯春菜爲調羹。

讀高力士薺詩

祖溪雪嶺來過同賦

踈籬短々半摧頽。上有桃花帶露開。竹外一枝昏月影。若無綠葉認成梅。

籬角緋桃

蘇家父子各風流。萬里南行詩滿舟。夜雨他年翁去後。元迂孺海弟雷州。

跋三蘇帖詩

佳人咫尺隔天涯。夢裡相逢情益加。何處鐘聲孤枕上。屋梁殘月認成花。

夢逢故人

一洗煩襟點不埃。清風枕上雪飛來。園林皆自夢鄉裡。蝶也炎天欲近梅。

夢雪

牡丹李氏羽陶家。蓮到瀛溪蔑以加。大極窓前草荒後。春風吹入一池花。

讀周瀛溪愛蓮說

磧底喬松影屈蟠。褰衣吟步月西殘。銀橋陷斷碧霄上。好駕髯龍入廣寒。

松間步月

六月廬山暑氣微。瀑花觸石雪霏霏。銀河倒落三千尺。濺沫知成白鷺飛。

扇面瀑井驚

湖水涵天淡月流。夜來和夢蹈扁舟。清風一樣北

窓枕。昨日蟻皇今白鷗。夏夜夢遊大湖會栖芳

銀灣淺處碧雲飄。殘影猶遮烏鵲橋。一葉西風吹不散。双星別淚雨瀟々。

河漢微雲

脩竹叢深絕暑埃。晚涼招客共徘徊。風飄蒼雪數竿影。人似王郎乘興來。

竹涼招客

罷舉飯來雪滿頭。賦梅自欲慰閑愁。春風一樣鐵心變。輕簿桃花皮日休。

讀宋廣平梅花賦

遠別悠悠天一方。孤雲落日客程長。世間山似洛中少。莫爲秋風思故鄉。

送人

千里迢々音耗疎。今朝始覺慰離居。山村雨過秋風早。新鴈未來先得書。

秋初得故人書

黃菊雖佳白髮新。折來何耐插烏巾。士林凋落風霜後。晚節除花無一人。

賦菊花寄人

偶蹈紅塵遊帝城。青山恐負舊同盟。五更縱有尋君夢。喚覺松風萬壑聲。

遊城寺寄山中故人

來客稍稀山寺中。綠槐陰合雨濛々。纔聽一滴頭

成雪。却恨閑僧耳未聾。雨中寄人

年々菊是待重陽。五月忽開三逕荒。陶令何知晉

成宋。夏秋花亦一般香。夏菊

東風吹雪洒烏巾。先約樽前送九旬。醉眼不分天

一色。落花飛絮半盃春。醉後賞春雪

次仁齋少年試韻東沼徒

廼父文章幹古回。前唯韓柳後歐梅。少年漫筆墨

池上。萬丈詞源袞々來。

稚川昔日已飛昇。古井無波碧甃崩。知是金丹繫

春色。風前百尺轆轤繩。葛洪丹井圖

古井苔荒水尙香。稚川曾此試仙方。子規叫落松

梢月。縱有丹砂髣髴霜。同前

老梅堂樹壓簷阿。紅雪隨風落碧波。水底縱橫昏

月影。一枝花亦百東坡。水底梅影新熊野

八尺神龍出涯涯。春場試步夕陽斜。將軍欲逐陰

山賊。不爲長安一日花。春場試馬播州人秩筵時
自但陰侵播

九旬春自雨中過。奈此夜深花睡何。花是燕脂吹

作雪。晝簷晴後滴聲多。雨後海棠惜松堅
落髮

初夏次裔公少年春初韵

傳見佳篇情更加。狂吟日々岸烏紗。山村未覺春

過青。(舊)樹底吹殘四月花。

斑竹叢西日已傾。秋寒旅鴈叫雲聲。想應遠客亦

堪聽。又喚扁舟別浦行。扇面

六出埋山夏亦涼。言公高似贊公房。南風五月吹

難盡。分與坡翁築雪堂。雪高圖

雨過新池荷氣清。馴人小鴨亦會驚。沙禽亦似羊

裘客。起自江湖入禁城。新池美鴨

晚雨蕭々池水清。紅粧半濕碧圓傾。元之漫愛黃

岡竹。不識此花宜此聲。蓮塘晚雨

六月花開春滿塘。微風吹雨送清香。戲張翠蓋成

飯扇。蕭瑟聲中障晚涼。同前

萬竿新竹綠重々。一夜南風吹化龍。清蔭可人梅

雨後。對之六月亦三冬。釋竹可人

莊惠胸中樂不同。微言一發郢人工。遊魚躍入南

溟去。鵬背天高九萬風。莊惠遊濠梁圖

莊惠當年濠上遊。碧波影裏見浮儔。若論知我知

魚處。機事相忘翁與鷗。同前

霜落蒼鷹未下韝。翠華北去獵麕收。中原狐兔掃

無日。五國城邊殺氣秋。徽宗畫鷹

嶺末風來送水聲。始知秋自此宵生。一行白髮天

邊影。吹落波心似月明。扇面

秋草叢深夜色涼。綠虫千種一般香。自今晚節何

花好。玉露津々經作霜。同前

萬海九州唯一漚。謫居何肯碍神遊。龍淵室內來

參夜。撈透梅花公案不。天神參無準圖

輕雨未晴寒尙加。疎籬玉瘦小橫斜。瀟々若作今

宵雪。一樣白邊難認花。輕雨洒梅

疎柳蕭條煙已收。渭城歌罷又伊州。離愁誰髮不

成雪。夜々秋聲月一樓。招伊陽松壑侍史

閨餘一百二句春。預喜今年吟豔頻。好向吾翁借

和氣。北隣花不及南隣。與友人約春遊大昌會

人生行樂待何時。殘雪初消水滿池。又恐明朝春

爛熳。風前花似晚唐詩。和仁叔雅丈韵

雪擁山村春始融。佳人杳々隔西東。吟遊有待龍

門寺。三月桃花浪也紅。次西山證公少年韵

洛陽三十六諸峰。千仞高哉雪後容。疑是春山變

秋水。晚來捧出玉芙蓉。雪後春山

一夜東風雪始收。山々削玉照書樓。湖心倒漫數

峰影。萬頃灼波語白鷗。又

一抹遠山眉黛修。雪晴多態轉風流。湖嫁亦有春

愁否。十二螺鬟變白鷗。又

弱流幾度變成桑。紅杏吹霞日月長。海外春風仙

籍上。徐郎應是探花郎。蓬萊杏

一夢青春兩鬢星。樽前爛醉共忘形。欄花雨勝梨

花月。香露蕭々洒面醒。清夜春酌

花前置酒坐春風。清夜沈々宴未終。吸盡盃中一

痕月。胸天亦有廣寒宮。又

宵月。花是非香維德馨。聽童子春夜誦書

會大昌

春早長安十萬家。名園處々簇紅霞。若無年少賦

佳句。鶯亦不鶯花亦花。次萬年希詢春初韻

突過王家與謝家。少年才氣散成霞。飛騰拭目青

雲上。千里霜蹄獅子花。又

凍毫敲硯費閑吟。一夜梅邊飛雪深。今日詩中逢

達磨。爲吾安字似安心。奉次大昌和尚春雪勻

剝荒三逕一淵明。似何春來花下行。風攪鶯梢昏

月暗。滿庭香雪履無聲。花徑晚步

剪取晴窗數尺絲。綠成雲影任風吹。靄然態度春

夜上。應是四文鐙字詩。綠雲

昏月一簾花氣微。清香滿袖霧霏々。胥王未識落

紅好。荊棘露深高舉衣。花氣濕衣默雲園之

幻雲詩藁第二

范蠡雲孫髻已華。曾須宸翰顯名家。田園雜興四
時好。春譜梅花秋菊花。贊范石湖

鐘出景陽催曉粧。玉釵綰髮綠雲長。多情可惜斯
須變。獨夜鏡中吹作霜。髻雲

醉翁筆力是雄豪。萬丈詞源三峽濤。一自也呼作

韓愈。滁山亦與泰山高。贊歐陽永叔

桐葉雖踈勝麥光。題詩尤好寫愁腸。佳人換得回

文錦。憑仗西風欲寄郎。桐葉題詩

水底武侯眠已驚。早天一雨活蒼生。稻花吹露滿

村喜。不管中秋無月明。秋旱喜雨

茆屋相連依石磯。風吹黃葦雨霏々。漁翁似避渭

濱獵。不把釣竿深掩扉。扇面

老鶴何年分骨來。斲成牧笛也奇哉。前身縱與逋

仙約。一曲聲中落盡梅。鶴骨笛

次霖伯試穎韻奉呈東林老人

霖伯後改題雪

平地青雲一步初。群書幾卷春惜三餘。君家筆法元

和脚。今日傳來柳展如。

睡鄉自比漢封君。日々分閑半榻雲。多事春風起
予懶。隣家紅杏送餘薰。次隣舍某少年韵

東風猶似朔風吹。夜雪瀟々與竹宜。羯鼓催花吾耳冷。早回春律只君詩。

次春榮試毫韻

世事日疎春睡濃。百年何必管乖逢。野僧不識朝天曉。左掖花深隔禁鐘。

次某少年韻

朝來何雪滿千山。萬木未花春院閑。天上仙翁有愁否。風吹白髮落人間。

春雪寓懷

潤底雪殘花較遲。一枝始覺暗香吹。橫斜影瘦黃昏月。似我春愁銷骨時。

賦野梅贈人

友人頃以微恙館于浴室。上元作詩寄之。

溪寺無人獨閉門。餘寒料峭又黃昏。他時舊院君皈日。重剪燈花作上元。

驪岫溫泉天寶春。一朝可惜帶胡塵。喜君今日洗詩病。不比昔年楊太真。

又

妃子靈祠在日東。仙山幾度送春風。餘妍留得千年後。一朵海棠吹露紅。

海棠小幅

去年一錫入伊州。君亦今春作遊遠。神女廟前雲雨變。春山猶似舊時不。

寄友人自伊州歸

紅日初昇白汗流。雨來忽覺暑塵收。蕭々聲裡滿村喜。一葉未飛天下秋。

立秋遇雨

寒威侵被夜淒淒。落月空山夢欲迷。臥聽疎鐘先識雪。杵聲半濕曙雲西。

雪夜

雲擁山村晚未晴。寒威已自此宵輕。東君號令天資始。盡變雪聲成雨聲。

除夕遇雨

泰山北斗仰名家。四海趨風誰不誇。花愛佳人紹先業。新文入樣鄂州花。

次龍山文英少年

青雲與客去忽々。想見故園花尚紅。杜宇聲中歸思切。季鷹何事待秋風。

送月谷知藏皈鄉

距海津僅數驛。兩崖如削。石高路細。然而南商北賈往來不絕。所謂七里半也。山間有水沮洳者。分作兩派。上流爲越。下流爲江。盖以一水擬二州分野也。予作小詩。題石壁上。所愧人喚作分界嶺子之語。

細路常迷來往人。江山本與越山隣。一枝流水分南北。似見梅花瘦嶺春。

越山此去旅程長。萬里皈心兩鬢霜。杜宇聲々殘月曉。故鄉難忍況他鄉。

千里迢々趁旅程。青山斷處野橋橫。寒鴉飛去前村暗。喜見人家灯影明。扇面

古寺寓縱三五旬。樵夫面熟往還頻。寄書欲問洛陽事。却恐青山又喚人。答春莊侍史見寄

兩地迢々難嗣音。洛山望斷越山深。千岩萬壑不須說。三十六峯都上心。次某侍史見寄韻二首

漸覺秋風染我鬚。微涼吹滿井欄梧。旅愁倦聽越溪雨。不比知章賜鑑湖。又

六月清風價不輕。午窓忽聽賣冰聲。團々琢出荆山璧。一掬些涼十五城。六月賣水圖

雲隔中原送暮愁。越山雖好與誰遊。春風一別杜鵑淚。吹作旅簷蛩雨秋。次學庭侍史見寄韻

雲間紅屋十五年。幾回入夢越山川。尙餘萬里思君意。却自天涯望日邊。寄某侍史

不願青雲萬戶侯。老農樂事在西疇。今年社酒定

應美。稻葉翻風千頃秋。田間樂事

秋風一別旅愁多。巧夕登樓羨織娥。千里佳人間無路。洛河水不及天河。星夕思洛陽故人

立秋次仙英侍史訪客居韻

澗水侵籬無俗塵。風飄桐葉晚涼新。悲歡相併此宵意。客裏初迎秋與人。

一別長安萬里身。半年留滯越溪濱。客愁滴盡驛樓雨。人不送吾々送人。客中送某人赴伊州

寓含藏寺次竺源老人韻

澗水涓々不耐聞。柴門半掩塵成群。旅愁恐有今宵雨。一片唉殘木末聲。

山奇水怪。甲天下者。越之大冶也。龍淵于東。鷺洲于西。二水爭流。映帶其間。皇明張

德瀝題詩。以擬寒山寺。定一時美談也。長享初元。余適遊此地。瑞集老人相迎一唉。

頗如故舊。話罷就睡。月落鐘殘。蓋張繼所謂夜半鐘乎。因作小詩奉呈老人。

謂夜半鐘乎。因作小詩奉呈老人。

二水涵天一色秋。柳陰載月往來舟。江山却勝寒山寺。唯有鐘聲無客愁。

湧殿飛樓杳靄間。松風入咒磬聲閑。開窓月色清於雪。今夜何山不白山。夏夜宿平泉寺

莫言支竺隔東西。異口嘗酸皺面齊。甕裏猶寬天下窄。三人共是一醺雞。三教吸醋圖

別後故人天一方。何知今夜共灯光。此生恐被季鷹笑。又見秋風飯洛陽。飯洛寄友人

佳辰采菊遶東籬。興勝龍山開宴時。秋暑猶殘頭未帽。醉餘白髮任風吹。重陽未着帽

長享元年九月十二日。征夷大將軍討江之佐々木氏。其出洛也。著金花戰袍。跨白雪良馬。無老無少。什々伍々。犀甲于頭。羽箭于腰。鼓餘勇爭先驅者。不知幾千萬。號令惟嚴。唯聞鞭箠。僉曰。置天下於泰山。在此一戰也。遂命戲下之士。飛鱗鱸以渡江。兵威大振。快於破竹。昔王益州以七年計渡江。

亡吳。今吾軍不血寸刃。一日取二十四郡。其功不可同日語焉。吁佛法與王法一般。吾徒豈可不賀焉哉。因綴野詩。以助凱歌云。

綠髮將軍蓋代功。塞垣草木偃威風。今朝笑向江山說。十歲何顏在賊中。征夷將軍即常德院殿也

何處江山不戰場。角聲動地陣堂々。想看諸將鼓餘勇。寒月爭光一劍霜。月夜有感

次東林老禪賀官軍渡江詩

湖水秋寒灩澦堆。紅旗映日錦帆開。江東父老聚觀處。鷗亦傳呼宰相來。

一鳥無聲秋盡閑。樓臺□影落波間。行人恐被詩人笑。破傘遮頭不見山。扇面

越之山水。余舊遊也。競而秀者。爭而流者。未嘗不歷々在目矣。東山春岳老人出于岩壑之間。遊于輦轂之下。有歲于茲。一夕過余曰。詰旦赴越之舊梓。吾邦多知子者。豈無一封乎。余曰。某水某山。鞋而跋焉。舟而

涉焉。對處終日以盡登臨之美。其所送迎。或舊知也。或新知也。蓋情之厚者。無新舊之異耳。一別之後。杳不聞安否。頗爲憾焉。今也官軍出戰。京師戒嚴。余亦忽々不暇作書。謾裁野詩一章。奉餞老人。兼簡諸友。落葉雨寒溪寺秋。送君今日語曾遊。兵戈處々戰塵暗。越上青山無恙不。

默雲師翁頃赴播陽舊梓。作詩寄其徒江心知藏。々々得之。三薰而誦。々而不止。且見示余。蓋以翁之門生也。余乃披而讀。則儼如侍其傍而聞其言也。寔古人教子之道也。他時異藏之於家。以傳萬世。則人必指爲甘棠。故笏而已。因次嚴韵以述卑懷云。

一錫東皈莫負期。舊房寂寞夕陽移。天公亦侍師翁否。臘雪未飛梅尙遲。

賊軍星散一人無。待見相公皈帝都。林下先知恩霈遍。白雲半合濕齋盂。

高僧老去髯如霜。四海詩名人姓湯。絳帳門生待飯駕。碧雲合後又斜陽。半椀清茶當上樽。莫言醒也發狂言。滿城桃李衆皆醉。一樹梅花兩屈原。黃柑已熟釀青州。春入洞庭霜後秋。一盞太湖三萬頃。醉吟欲擲釣詩鉤。洞庭春色平生多病故人疎。預喜春遊僦小車。明日花前若違約。黃鸝亦有絕交書。與故人約春遊。茆屋蕭條樹影疎。諸峰削出雪晴初。客行路滑灞橋外。吟杖扶人勝蹇驢。扇面竹裡人家水浸門。凍雲遮日易黃昏。江天今夜定應雪。好繫扁舟宿此村。又雨晴湘水碧於藍。十里平沙鴈兩三。進退應慚殺風景。花時向北雪時南。又五馬衝寒郊外遊。逋仙掃雪咲相留。他年一別飯舟月。載得孤山梅影不。李及雪中訪林逋圖吾翁文戰壓□淵。白髮據鞍誇壯年。梅是先鋒桃

殿後。風騷老將氣衝天。老當益壯會大昌

紅鸞飛去入青雲。羽翬_々五色文。一夜春風葦

林雨。舊盟未忘白鷗群。鳥戀本枝
賀勝雲白
若州販

雨過梢_々香露凝。諷聲常與曉鶯鳴。唔_呼只喜隣

家近。花影分來壁後灯。花院書聲

五年蜀郡避胡塵。一醉何知白髮新。祇爲明皇來

此地。錦城亦是玉京春。院花溪圖

胡塵十載汚青袍。白髮對花斟濁醪。壯志欲容天

下士。華清爭似草堂高。又

次北隣希三佳丈試韻

隣舍竹深灯影明。佳人咫尺隔重城。短牆漏却一

枝杏。又恐莫驚心不平。

人世誰能滿百年。紛_々夢裡幾陳鮮。花時急可事

行樂。莫待秋風侵髻邊。次易安少年試韻

夢得再來桃已塵。梅花獨待舊時人。南枝亦似南

山色。溪寺年_々不改春。溪寺尋去年梅

天兒屋命有遺宮。春日山閑林影中。知慕其人愛

其樹。藤花依舊又東風。(日麗堂) 謁春神祠

尋芳一日過君家。初月交光萬朶霞。晚興從今欲

留客。庭前莫種杜鵑花。花下晚興

官湖春暖綠於苔。漢網亦羅沙鳥來。六_々功臣圖

像外。一雙影可上雲臺。官湖白鷗

春夜夢驚山月斜。數聲黃鳥隔紅霞。催人却勝晨

雞否。不聽松風起見花。曉鶯

翼短烏衣萬里天。風吹隻影落簾前。脚泥又過池

塘雨。若有雙頭可約蓮。又

乳燕鳴鳩日未斜。珠簾半掩小窓紗。無風忽動錄

鈎影。知是春禽蹴落花。午簾禽語

簾影日長風已和。春禽相語傍簷阿。閑僧贏得午

眠熟。晴哢隔花聲不多。同前

使君仁政活吾民。聞說愛僧留故人。筆下波瀾三

峽水。好分餘滴洗兵塵。奉寄阿州祖溪老人

雲後餘寒似舊年。一枝綴玉奪春權。橫斜影瘦僧

房月。花亦當時賈浪仙。僧舍寒梅

千里春光一日收。花香柳色滿皇州。深紅嫩綠多時雪。鵲鵲爭如望闕樓。

雪後登樓望洛陽花柳

春初次某少年韵寄越之含藏翁

英壇外護法城堅。四海昇平祝萬年。五位槍旗屬禪將。功名可必上凌烟。

九十春無三日晴。山村雨暗竹雞聲。洞門不鎖五

橋水。流盡桃花香滿城。

次霖伯韵

居洞春

晴簷風暖鳥聲高。綠髮佳人試紫毫。水殿雲廊春未半。曉粧映日白櫻桃。

次龜阜天用試毫韻

驚榜佳名小狀元。杏園開宴駐高軒。春陰淡々護花否。曉霧深遮暘谷暎。

次龜山叔絃韻

史官變寺記皇元。柳遠畫橋花擁軒。年少何知散人樂。滄浪濯髮待紅暎。

同前

昨過海藏。以賞丹楓。主翁延予相留。以事忽々去矣。明日作詩寄之。

丹楓遶岸畫橋橫。寺似寒山地亦清。莫怪忽々不投宿。鐘聲半夜客眠驚。

陰雲連日撥難開。樹角諸峯安在哉。雨則天涯晴咫尺。夕陽紅處送青來。

雨晴山近

結東川落飾青山派

五字城邊欲策功。諸公百戰氣如虹。駭壇受鐵眼無敵。雪月風花吾彀中。

詩戰

秋近牽牛上小筵。何人把筆惜年華。爲嫌旦暮榮衰早。天搗玄霜染此花。

淡墨牽牛花

新豐樹色夕陽收。寂寞蟬聲送客愁。一自金莖盤碎後。羽虫渴露故宮秋。

漢宮蟬聲

堦前群蟻列君臣。落日追奔起戰塵。若賞槐安功第一。微虫亦可上麒麟。

戰蟻

久旱不聽三日霖。梧桐院落待秋陰。韓家一樹青雲上。四海蒼生望覓心。

梧館待雨

醉時天地一蘆廬。意在盃中不在魚。仔釀湘江成綠酒。風前喚起屈三閭。

醉漁翁

畫船泛潁髯皤々。萬頃風波如世波。四海一身無處着。不須散作百東坡。

讀東坡泛潁詩

人間十友九天涯。何料新正同看花。只爲年年與

春約。又隨蛺蝶過隣家。

新正逢故人叔華自江南來會洞春

春夜相逢秉燭遊。從來花萼若皇州。座中髣髴白江南客。曾見官梅如此不。

同前

次月嶺少年試穎芳押小補徒弟

積德興家羽葆榮。乃翁才累百歐陽。胸中錦繡付之子。吐作烟花風亦香。

半幅清風一舸輕。青松連處白沙明。春來豈啻添湖水。夜々乾濤十里聲。

扇面

次秀峯佳人試毫韻居美花軒

人生行樂待何時。風雨蕭々連夜吹。聞說養花遲日暖。春愁點不上双眉。

次龍孫佳丈試穎韻湘江人

上苑雪消花已開。鄉情何事爲春催。湘江人有古今異。屈子忘梅君賦梅。

春水拍天橋亦流。老梅半臥架溪頭。漁船好載清香春。花勝江楓夜泊秋。

梅橋

予去惟川者七年。往還無虛日。一日雨中作

詩見寄。卒次其韻。記往事云。

十日青天九不晴。灯前聽雨又多情。簷花片々落還好。減却今宵點滴聲。

世間榮辱似陰晴。風雨空添夜々情。不是放翁歌吹海。七年支枕畫簷聲。

風前柳色雨中花。一夢青春百感加。想是流年可無恨。丹丘日永小仙家。

次丹丘棟公少年勻龜山西望夕陽明。十二樓高連五城。知是群仙宴王母。鈞天人夢步虛聲。

次龜山月屋佳丈韻棠恨唐人梅楚人。胡爲緘口送殘春。野僧不是無吟興。若入惡詩花亦塵。

對花無詩落日蕭條梅影移。詩翁扶杖立多時。故人別後無消息。天際歸舟知是誰。

扇面柳子以愚鳴唐晚。秋宵乞巧望銀潢。文章恐被韓公笑。北斗天高万丈光。

讀柳子厚乞巧文列宿收光半掩春。一團月兔照蒼旻。酒星不識拱之否。北焙風烟即北辰。

茶星

巫岫隔荒雲雨迷。詩多神助幾新題。知君留滯忘歸興。杜宇秋來不得啼。

七夕雲

平生咫尺隔天涯。來往常期月暗時。今日離愁藏不得。鏡中白髮報人知。

代人寄遠

別恨無涯生有涯。病身憔悴送秋時。可憐舊院折殘羽。人去蜂愁蝶亦知。

重次前句

咫尺風波天一涯。鴛鴦相對覺情加。紅衣漫影秋江上。鳥亦芙蓉並蒂花。

扇面鴛鴦

海棠無香。淵才恨也。然產昌州者。其香郁郁。又有何恨哉。已酉中秋無月。實可恨焉。

淵才若在。可奈之何。芳春侍史有詩言懷。怨而不怒。余亦次其韻。以自寬云。

何人聽雨野闌愁。一滯灯前雪滿頭。意足不求明月好。寒香吹露桂花秋。

七夕月

以下七首和歐陽修冷泉院爲廣書之會太平國雄家

天似中秋月亦涼。半輪影勝十分光。好將牛女合歡約。慰此姮娥獨夜長。

微雲淡々隔銀潢。星亦多情苦夜長。織女爭如神

女夢。又爲暮雨約荆王。

仙槎輕似釣魚船。天上水從何浦連。牛女年年盟

不淺。銀河亦可變桑田。

滿庭錦繡月淒々。乞巧樓邊望欲迷。露坐天涼人

不寐。星河影轉曙雲西。

春星影映曉天霞。落池何時作杏花。一夜秋風葉

如雨。織娥欲洗七香車。

天上房星落涯涯。霜蹄一躍捲胡沙。虛名可喚銀

河外。獨有牽牛不眠車。

中山穎子姓其毛。衝斗文光仰止高。誰挽天河成

水滴。涵星硯上染秋毫。

仙山隔海玉人遙。一別秋風魂欲消。莫怪麻姑書

信斷。五橋流水不通潮。

咸平處士髯斑々。不使聲名落世間。一樹梅花封

禪外。高於五岳是孤山。

萬年文摠老人就吾山默雲師翁。需講杜詩。

蓋始于辛未。終于戊申。可謂勤也。余亦侍
傍剽聞焉。黃至道云。范德機得工部之骨。
楊仲弘得工部之皮也。老人其得骨者乎。如
余則皮亦不得。豈不愧心哉。老人作詩獻默
雲翁。以擬南豐一瓣。實風雅傳衣也。余以
同門生。謾次其韻。奉寄老人。兼求師翁指
教云。

多歲侍師聞討論。講筵常對暮鴉翻。故人獨攬少
陵袂。白髮吟秋掛月村。

除却文章月亦塵。吾翁餘勇筆如神。若編僧史擬
詩史。覺範參寥爲一人。

西山古仙少年。遊攝陽未歸。作詩寄之。

西山雖好少同遊。別後空過桃葉秋。聞說難波梅
最早。爲吾寄與一枝不。

節店何知計十千。三盃濁酒不論錢。青州若似黃
河水。一甕難清五百年。濁醪

籬菊秋過鄉信稀。晚香和露□征衣。此花亦可王

孫草。三逕霜荒人未歸。客裡賞殘菊

少年才思與春加。綠髮梳雲頰抹霞。他夜尋花乘

興去。風吹紅雪洒烏紗。次某少年試韻

吟身常瘦帶圍移。半爲春愁半爲詩。特贈故人能

記取。他年腰下佩金龜。紅帶一條贈芳春侍史

天上謫仙遊世間。錦袍錯落髣髴斑斑。將軍何事污

吾足。欲蹈鯨魚歸海山。讀李白清平詞

春月朦朧梅影疎。小窓對卷惜三餘。風前片々白

於雪。收拾殘花欲照書。梅窓讀書

對卷常驚駒隙忙。紗窓梅影又昏黃。唔咿玉碎一

欄月。若讀離騷花不香。同前

予一日尋花過邵庵。庭花初開。四面皆鶯歌

聲也。先生欣然。延予以宴花下。一獻一酬。

不覺日已西矣。於是作詩見謝。句法穠麗。

與花爭美。邵公道園云乎哉。仍次芳押以答

雅意。

手種庭梅數尺強。暗香入座新詩腸。主人勸酒吟

相語。醉裡狂言勝醒狂。

瑞集老人乃新豐祖華胄也。曾避亂還鄉。不掃塔塵久矣。庚戌春。再遊東山。作詩感舊。同其志者。爭和其韻。予亦不獲默止。卒綴一章云。

青松傾蓋舊房前。人記三生石上緣。白髮重來應有感。令威化鶴凌千年。

千林雨過已無紅。來賞紅芳溪寺中。春晚猶餘雪時意。寒僧持咒落花風。
溪寺晚梅

主人未入大明宮。先有天香攜袖中。紅雪濕衣春雨後。一簾花氣御爐烘。
主人陳員外欲赴大明

春雨打簾梅尚殘。吟衣半濕晚風寒。花前知幾杜陵淚。滿袖清香露未乾。
又

招伊陽雪谷侍史

今春義材相公初參內

上苑春深花已飄。佳人留滯以詩招。天涯若問洛陽事。綠髮將軍初入朝。
今歲餘寒去却來。雨聲入夏始聞雷。南風更勝東

風否。天對迎梅又見梅。
夏淺勝春情少桂落髮

繼善雋重。乃勝雲侍史忘年之友也。去歲初夏溼然埋玉。爲可惜焉。今迫忌辰。作詩追悼。實不論宿草更沾巾之謂也。余亦次其韻。以助餘哀云。

十事人間九作空。感君交義始終同。餘哀未盡春過後。玉在地中花雨中。

龍淵室內受衣時。參對無參禪與詩。北野江南春一樣。烏頭毒氣入梅吹。
天神參無準像

風吹雁影月西流。萬里飛來青荻洲。不信三聲猿滴淚。一鳴腸斷異鄉秋。
鳴雁圖

閨房織屨睦州陳。法需何時蘇萬人。大白山高夏天雪。請分一片洗炎塵。
寄越之青岳座元

某少年以乃翁命飯越之粉里。蓋膝上愛不忘乎。因作小詩。寫離曠情云。

畫錦榮雖被里閭。少年只可惜三餘。諷聲玉碎隣家竹。夜々新涼幾卷書。

初日芙蓉露未乾。秋風紅落墨痕殘。玄霜換盡臙脂面。小牡丹應黑牡丹。淡墨芙蓉

芙蓉紅落暮江秋。淡墨未乾涼露浮。詩畫雖殊唯

一律。暗中花亦似曹劉。同前

昔日鶴林般道人。杜鵑花下賞佳辰。海棠不假神

仙手。睡起新粧秋亦春。重陽賞海棠

今秋霜薄菊開遲。紅綻海棠春一枝。豈啻重陽忌

饑字。此花不入杜陵詩。同前

讀李謫仙清平調

以下十二首同時作

萬國傾心飯李唐。沉香亭北宴諸楊。謫仙恐被明

皇妬。醉倚春風睡海棠。

鳳之德衰鷄已翽。寫來忠憤入離騷。芳蘭杜若豈

同傳。一樹梅花不着高。跋屈大夫離騷經

湘竹蕭々淚雨懸。二妃滴恨幾千年。多情猶學舜

韶舌。夜月聲寒廿五絃。湘妃

雲隔蒼梧天一方。二妃遺恨滿三湘。夢中誤識李

群玉。惹得虛名對晚唐。同前

日永華清朝退時。楊妃一戰偃紅旗。風流陣上蛾

媚斧。難破漁陽百萬師。風流陣

世祖何非吾故人。一竿髻白綠鬟春。漢家莫更投

芳餌。七里灘題透網鱗。子陵釣臺

三聘酬恩富春。飯來終不屈斯身。試攤漢史從

頭檢。出處如公無一人。同前

鴟夷本不願封侯。萬戶輕於一葉舟。好唱西施採

蓮曲。五湖猶似越溪秋。范蠡泛湖圖

磐石孤蓬勢不齊。朝天憶昔賜文犀。蘄州鬼叫百

年後。待漏院荒殘月西。讀王元之待漏院記

宰相朝天待五更。何人直諫似先生。爲君喚起傅

岩夢。丹鳳門深玉漏聲。同前

梅之魁百花者何哉。其蘂破于臘前綻炎天。

盖方于花之不花時。能俾花爲花也。今歲閏

八月。(補數)拒霜已錦之後。晚菊未金之前。有璨

然吐玉者。所謂八月梅花也。吁臘前炎天未

足爲奇焉耳。因作小詩。記其異云。

秋色衰時春色加。愛看月下小橫斜。廣寒五百丈丹桂。知以天香付此花。

紫菊數枝冒雨以開。其色可愛。蘇子云。願君爲霜風。一掃紫與頽。予綴一絕。爲之解嘲云。

菊花豈獨配坤裳。百樣雖殊一樣香。頽紫誰言非正色。九方相馬畧矚黃。

霜楓似染漸含色。晚菊雖衰尚有香。莫笑貧家無長物。滿庭占得幾秋光。秋晚偶作

秋而有雪。非常事也。白傳云。邇覽古今集。

都無秋雪詩。良有以哉。後來在岐陽雪堂。

日。吟九月雪。可謂奇也。庚戌九廿六日大

雪。寔天下壯觀也。卒作小詩。以記其異云。

山似岐陽寒意催。秋風九月雪成堆。黃花節後無

顏色。吟掃竹籬尋早梅。

群卉秋深猶未枯。西風忽變朔風無。芭蕉葉上五

更雪。今日何疑摩詰圖。

梅與水仙無等差。歲寒爲約覺情加。祇因兄弟芳盟固。認作春風棠棣花。水仙梅圖

微雪蕭々夜色闌。何人榻外着他軒。君王若定江

南策。先爲梅花問一寒。雪夜書懷時諸將

客舍長安歲月催。仙遊萬里憶蓬萊。離愁可忍雪

飛夕。踈柳無枝只折梅。送慶甫老人之尾州

微雪吹晴水滿塘。一双相對紫鴛鴦。姮娥可羨合

歡約。碧海青天獨夜長。扇面雪月鴛鴦

仙鶴飛從何處來。双翎帶雪半摧頽。好隨和靖趁

青暖。不宿松梢欲近梅。凍鶴

仙鶴冲天松已傾。幽禽枝上盡情鳴。空巢夜々夢

難穩。風攪乾濤萬壑聲。畫軸山鳥立松

子猷愛竹未爲親。居若無松雪亦塵。髣叟可嫌回

棹意。晴檐滴雨似留人。松軒晴雪巢松軒落成

橋上尋春日往來。青山隔岸幾樓臺。客船空載鐘

聲去。不見江楓只見梅。扇面

一朵駐春脩竹中。幽禽啼走幾東風。仙桃開落九

千載。爭似新花月々紅。扇面長春

白髮陳侯大雅姿。閉門吟斷幾篇詩。莫言近嗣江西祖。句法傳從杜拾遺。讀陳后山詩

雪似山陰興未闌。春遊何用酒盃乾。歸時更喜餘醒解。日暮飄々灑面寒。醉歸宜雪

平生胸次築愁城。相遇今如初月晴。從此往還何夕好。落花埋路屐無聲。次潤仲佳丈試韻

粧鏡磨來點不瑕。佳人照影玉橫斜。一枝春色分妍醜。篋底吹霜吾髻華。鏡中梅影

周詩刪後一灯青。拾燼何人有典刑。北斗光寒韓吏部。六朝風月淡於螢。詩灯

星移物換十年間。無暮無朝共往還。他日歸來尋舊夢。與吾不段只青山。寄但陰惟川侍史

杖屨尋花刀景純。年過八十白頭新。當時有恨耆英社。不數藏春塢裡人。刀景純藏春塢圖

八十何愁暮景斜。藏春塢裡送生涯。升之不踐同遊約。白髮隣家辜負花。同前

詩評今日壓苔溪。朗誦珊瑚春鳥啼。對卷知君惜

駒隙。一簾花影夕陽西。次山叔夏少年試韻

丹鳳何時化炭來。夜烹月兔挽春回。一鳴獻瑞漢

宮上。爐底重吹火德灰。鳳炭

二蘇對床聽雨圖刻燭一寸與雪嶺賦之

軾輟入京嘉祐間。灯前聽雨懷鄉山。老兄不踐對

床雨。白髮黎村借笠還。

春院吹霞幾杏桃。花香度處諷聲高。鶯梢月暗紗

窓曉。蠹簡何分刁與刀。花院書聲得刀字紙燭一寸

一點青灯梅影斜。風前香動小窓紗。夜遊未秉海

棠燭。唯照孤山雪後花。點灯移梅影紙燭一寸

春雨已從人日連。新泥滑々寺門前。履痕點污落

紅雪。不識何花出水蓮。春泥

要識蘇家麴秀才。從來潤壑棟梁材。芳聲出蜀喧

天下。十里清風春一盃。讀東坡松醪

坡老髻調天一涯。松肪釀酒倍思家。髯龍蟠屈峨

峩雪。變作浮蛆半椀霞。同前

花影高低總不同。朝來西轉晚來東。朦朧最愛午
簾外。香雪重々映日紅。午簾花影

雙髻吹霜四老翁。暮聲終日答松風。輸贏論戰似
秦漢。百二山河巴橘中。扇面四皓橋中國碁

蜀守功成冠古今。長虹百尺臥波心。二星恐被七
星唆。烏鵲無橋河漢秋。七星橋

蜀水定連河漢流。君平亦識客槎浮。李冰更有回
天力。北斗影寒橋上秋。同前

舊院蕭々葉已飛。同遊有約巧相違。秋風綠悴王
孫草。何事天涯人未歸。詩招津陽嶺佳女

軒冕何如翳空青。釣臺上置漢朝廷。曾從五緯聚
秦後。炎運添光一客星。子陵客館圖

斷崖梅暗易黃昏。一棹飄然鎖客魂。今夜歸舟繫
無處。殘雲欲雨失前村。江山小景

每一過君終日留。獨吟豈料負同遊。吟題名字上
脩竹。遮莫芭蕉不耐秋。秋日訪邵庵先生不過

雪後群芳掃跡無。牡丹獨似野梅癯。此花若使輞

川見。寫入袁安僵臥圖。雪裡牡丹

野梅常早霜深時。獨愛此花開最遲。紅白爭春兩
般色。不知鶯是宿何枝。鶯宿梅

武陵未許世人來。誰見桃花一咲開。若以仙凡辨
優劣。野梅却是可與儔。仙桃

忠烈貫神明感天地者。古今唯屈三閭乎。楚
人弔之。以競渡也。烏榜于左。紅舷于右。一

輪一贏。兩々相爭。如臨百戰之地。儻奪得
錦幟。則爲第一功。故使其舟輕利。謂之鳧

車。又謂水馬。蓋越人以舟爲車。以楫爲馬
之義也。吾日本。東洛陽北有一神廟。曰賀

茂。土人以五月單五。廬之東西。走馬爭先。
俗曰競馬。疑是競渡水馬遺風乎。予適觀

之。不能免俗。作詩以記風土云。

楚人競渡弔紅忠。遺事猶傳日本東。若慣龍舟錦
幟戲。馬前亦怕打頭風。

綽約仙姿鎖俗埃。炎天愛見一枝開。佳名自出百

花上。縱是無香紅勝梅。仙翁花

仙訣何時授是翁。又將春色寄秋風。年々爲與二
星約。恐被人呼七夕紅。同前

詩史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劉氏云。

此東方朔占書也。其日陰則物皆有災。蓋謂
天寶以來无太平象矣。劉氏何人哉。具句中
眼者也。延德辛亥。乃翁相公爲政之明年而
四海一統矣。然人日有雨。僉曰。皇天降澤。
嗚乎治亂在人。不在陰晴焉耳。戲綴一章。
以駁詩史云。

古來詩史不慚迂。人日常愁風雨連。海內昇平今
有象。春陰最好養花天。

春愁自與雨飛連。萬事人間付愁眠。日夕陰雲吹
不散。養花天似送梅天。連雨未晴

九十韶光餘一句。連宵風雨洗殘春。柴門不掃落
花雪。猶待山陰乘興人。晚春即事

唐室忠臣人姓張。猷金鑑錄祝明皇。千秋節罷開

元後。恩澤空乾承露臺。張九齡金鑑錄圖

多病何禁寒透膚。曉來聽雪獨圍爐。山陰灞上風
流後。欲出無驢舟亦無。病中聽雪

蒲團獨坐漏聲閑。眼暈朦朧雲霧間。檠背吟詩雖

聽雪。開窓恨不見青山。患眼

一枝殘菊傲秋霜。白髮歸歟三徑荒。却是黃花似

無意。元嘉以後尙吹香。見菊有感

四序常佳是月明。凍吟開戶到深更。半庭寒影認

成雪。只欠瀟瀟洒竹聲。寒月

爆竹聲中暗失眠。啖推甲子坐灯前。犧皇鑿破乾

坤後。數到明朝第幾年。除夕

春雪如斯自古稀。晚來未霽尙霏霏。百花深處有

奇觀。黃鳥還成白鳥飛。春雪

風飄紅雪月西沈。不啻色深香尙深。鳥亦豈無桑

下戀。金衣夜々宿花心。

鶯宿梅吾邦梅紅白者鶯宿蓋古歌有之

竹裡海棠如失時。群芳謝後着紅遲。淵材何事有

遺恨。花若吹香蜂蝶知。扇面海棠

某號三休某四休。殘生況又百無求。一竿自此乘
桴去。海上從吾其白鷗。感懷

雪後村々吟語連。秋成却是屬春天。醉中拍手卜

嘉瑞。萬斛花香大有年。豐年有吟聲

玉殿金樓映彩霞。黃鶯百轉日西斜。聲々喚起龍

衾夢。板築遺賢聖有花。宮鶯

郭熙官書亦尋常。只寫秋山上玉堂。尤愛諸峯春

似染。岸花雨過麝煤香。泰山如畫

南英藏主出自北州。隸名東山。螢窓雪案從

予讀書。其志可觀。壬子春。錦旋粉里。豈无

贈言。謾賦一章。豫督來期云。

多年遊學客長安。雪苦霜辛骨嶮難。留得聽書重

待子。五更風雨一灯寒。

小塢雨過芳事加。梨吹白雪杏紅霞。晚晴偏愛鶯

稍月。不借春陰却護花。花塢新晴

隣家勤學有青衿。常對群書惜寸陰。夜諷琅々聲

度竹。一檠灯影二天心。隣舍書聲

次萬年東叔佳丈試韻去冬自
越入洛 雅鬪高綰綠雲舒。一吟未通先寄書。應是百花深

處寺。越溪西子入吳初。

萬古花無十日紅。園林葉暗鳥聲中。綠陰自不關

開落。遮莫連宵雨與風。綠陰勝花

春風一夜掃紅霞。忽見園林樹色加。新綠可人朝

雨後。霜楓未必勝於花。又

諸葛孔明渡瀘圖今按五月
官軍渡江

九州分鼎已成三。五月過瀘百戰酣。劉表諸兒豚

犬耳。臥龍一越定江南。

世交易變幾陰晴。却喜雨晴修社盟。今是昨非陶

未達。蕭々供舊一般聲。今雨會舊雨故人

裁得齊紈與越羅。釵之涼月覆天河。何須寫作合

歡扇。唯有姮娥無纖娥。扇面表有月
裏有河

錦繡滿庭斜照殘。貧家可咲裊長竿。想君織女渡

河後。別淚霑巾晒不乾。曝衣以下七
夕七詠

晒盡吳綾與越羅。幾人乞巧望天河。漁翁未必爲

牛女。斜照殘邊掛綠蓑。又

雲隔天河雨氣清。西風葉々送檐聲。積陰今夜浪吹盡。若到中秋奈月明。新秋雨氣

蓮塘十里雨晴晨。陣々清香吹露新。風動綠盤珠易碎。認成金谷墜樓人。荷露

柳陰日落一蟬吟。下有螳螂機巧深。小黠大癡爭得失。蝸牛兩角二虫心。螳螂捕蟬圖

百尺何絲巧製成。黃昏檐外網蚊蟲。今宵未卜合歡約。情緒空添促織聲。蛛絲

推去炎威誰折衝。秋風添力鬪先鋒。晚來安借巨靈手。擘破火雲千萬峯。殘暑推不去

晉人自古盡風流。千里思飯々即休。陶令田園若攀例。紫萸黃菊一般秋。張翰飯吳圖

旅鴈依々意似迷。夕陽片雨隔東西。老人胸次墨三斗。吐作秋空万丈霓。扇面

右。墨齋老人戲筆也。其徒獲之。爲甘棠笏。且覓余題。披之則双鴈叫雲。長虹貫日。不覺俾

人坐秋林寥落之境。因書一絕付之云。

憶昔劉郎迂播州。看花重作洛陽遊。故人今日來何暮。殘菊霜荒舊院秋。詩招播州仲舒侍史

河內珍公髫年。隸名於東山。卜余隣者久矣。壬子重九之前。俄告錦旋。因賦小詩。壯其行色。兼簡阿兄友雲侍史云。

丫角兒童卜我隣。往還月夕與風晨。弟兄明日賞佳節。又插茱萸添一人。

諸將功高壓伯顏。凱旋在近海波閑。梅花不插檐頭上。百萬義軍擒敵還。喜官軍凱旋近義材相公自江東販

一唉何容夢裏逢。多情難忍是三冬。寒聲喚起愁人枕。雪亦姑蘇半夜鐘。夜寒无夢

一宵洛社舊交盟。餞薦何堪唱渭城。却似長江惜春意。與君語到曉鐘聲。歲晏會友

弟兄相喚又相磨。万里隨陽此避瘴。誰道江南地猶暖。白沙如雪月如水。扇面雁某人隨阿兄

春雨初晴庭院閑。穉松移取自南山。清陰他日庇

天下。一把破筇千萬間。新居移松

會種四松營草堂。寸苗我亦挿籬傍。他年莫咲筇
檐小。百尺寒梢是棟梁。又

小築新成一把筇。移松終日愛寒梢。吾廬亦可仙
家否。上有鶴群來結巢。又

銀河千尺落雲間。佳境如斯天亦慳。若不謫仙題
一句。誰知瀑布在廬山。扇面

佳人標格自清和。吾似幼輿常嘯歌。有約推敲昏
月下。相逢一咲莫投梭。次關西佳丈試穎勻

次龍門仙遊少年試毫勻

筆勢翻々龍在天。墨雲半濕益州箋。懶眠愧我拋
書卷。夢落江湖鷗鷺前。

脩竹千竿蓋四隣。桃花何事不藏春。紅粧恐被此
君妬。一咲出籬迎故人。竹外桃花

飛鳥井二
樂軒來

丈夫出處本難知。花亦如斯久待時。昔日謾論其
實七。孤山香影補亡詩。梅邊評詩

夏雨初晴暮色收。竹間紅藥露猶稠。一叢中有四

時景。花是春風月是秋。扇面

癸丑之春。遊初菴淵禪師將觀光于大明國。
於是相公特降鈞旨。以留其行。人僉爲榮。予

竊聞之不勝忻抃。賦小偈一章。奉呈座下。

小洞庭南日本東。意行何借一帆風。佗年閑戶知
天下。異域江山書卷中。

人在天涯何時來。洛園芳事莫相催。令花若識待
君意。蹤得春風亦不開。招津陽景殷侍史

紅粧露濕黑甜鄉。陣々吹香勝海棠。易地皆然花
與鳥。雙頭對影睡鴛鴦。睡蓮

和梅渚少年試毫勻

今春自禪
居迂大昌

多年踪跡隔重城。每見清標情不輕。又喜春來講
隣好。咿唔答竹嫋鶯聲。

昇平四海一家春。何處猶分舊與新。上苑風和幽
潤雪。花無早晚在其人。和戴公試毫勻

孤月隨流影已多。堅冰漸解覺微和。春霆一夜啓
群蟄。驚起銀蟾跳綠波。春池月影

他面鏡清涵碧霄。四時月莫若今宵。風吹難碎半輪影。却訝春冰猶未消。 又

次東隣玉岑佳文試韻句

佳人學業與年加。雪憶孫康螢憶車。卯諷隔牆聲憂玉。驚禽蹴落一簾花。

八月天高玉兔圓。花時又愛小嬋娟。嫦娥未必分優劣。春影秋光易地然。

春月勝秋月

惜玉岑落髮

一樹白櫻和雨開。風前片片點青苔。落花吹雪不消盡。唉說佗時避暑來。

櫻歌題

卒次慧阜作成老人櫻花句

白櫻桃下引遊人。蹈月皈時影滿身。片片花飛隨天雪。今年春盡未逢春。

長笛一聲何處家。和風吹散暮樓霞。梅天莫奏落梅曲。烟雨紅肥實似花。

梅天聽笛

新竹截來成笛材。吹之餘韻入雲哀。樓頭不用奏花落。恐有炎天一朶梅。

又

髑髏臺畔月朦朧。一萬義軍荒草中。天爲忠魂復

讎否。雲間高掛一張弓。 月夜經古戰場

草滿戰場寒月明。啾啾鬼哭欲深更。湏臾天暗吹成雨。燐火光青白骨城。

又

松下披襟暑氣消。清風一榻鬢蕭蕭。蒼官置我胥江上。六月吹來八月潮。

松聲涼人

賀玉岑樓巖首唱

千里秋風雙髻疎。客中猶未見鄉書。一封今夜落吾手。却訝星河有鯉魚。

星夕得鄉書

星夕登樓望九霄。一封何料慰无聊。鵲聲報喜晴簷外。唯爲家書不爲橋。

又

聞說双星夕逢。客中我亦思重々。天邊莫認作烏鵲。新鴈度秋書一封。

又

一點光寒蒲韋叢。癸々求偶逐涼風。夜深浸影綠池底。似見孤鸞舞鏡中。

孤螢

秋螢何意照鰥床。開闔隨風殘夜長。丹鳥不知比俄約。幾生修得到鴛鴦。

又

好事風流違命侯。銷金帳下護薰篝。香孩忽伐江南後。一縷烟寒花月樓。

帳中香

韓符讀書城南圖

惜仙嘯落髮

大學儒生二尺檠。仰之北斗射天明。餘光分付小兒子。灯淡城南夜讀聲。

暴雨乍晴。新涼如水。不覺披襟。以叫快哉。既而秋意蕭條。百感相萃。吁歎極哀多之謂乎。因作小詩。呈仙英霖伯二公。

過雲暴雨忽吹晴。一洗煩襟秋意清。今夜愁人湏掩耳。新涼添得暗蛩聲。

又次前勻酬仙英霖伯二公

月出東山天下晴。此郎文彩鬪双清。隣僧自此應無睡。秋早唔咿度竹聲。

三井北林講主。就人借宗鏡錄。以供乙覽。百卷之書目無全牛。不幾作詩返之。寔五行並下者乎。東仙春莊知藏和以示予。且需拙和。盖以予陪講筵。聞齒牙餘論也。不勝欣艷。續貂其後云。

老來嗜學夜禪餘。一炷爐香百卷書。趙壁无瑕返

之去。白頭法將蘭相如。

一夢青門憶故侯。竹籬半破夕陽收。何人披扇感瓜葛。殘淚未乾風露秋。

扇面

右。墨齋老人禪餘遊子繪事。此扇其一也。老人去後。其徒竟題。吁在則人亡則書。吾於畫亦云。

招越上少桂侍者

河州亂後。少桂乃河州太守所知人

客裡避兵黃葉秋。城樓殘角幾離愁。天涯若有北人問。亂後江南無白鷗。

昔日狂奴入漢廷。誰歟釣月一蓑青。老來恐被白

鷗訝。數點鬢星如客星。

扇面

山光樹影總溟濛。咫尺猶迷西與東。烟雨樓臺看不見。踈鐘聲落客船中。

畫軸

羯鼓樓前春過時。牡丹寫出太真姿。殘花泣露三郎後。野鳥飛來借一枝。

又

送古川勤公首座赴大明

詩并序

士之處一世也。不遊四方。庸詎展其志哉。故司馬遷。李謫仙。探禹穴。到荊州。何況吾方外

之徒。雲包雨笠。翼其鞋。龍其杖。南詢北求。三登九到者。殆其庶幾乎。壬子冬。古川勤公首座謂予曰。吾頃附海舶。欲染目於中華文物之盛。子吾鮑子也。豈無贈言哉。悚然云。凡適莽蒼適百里者。于朝分袂。于暮同席。尚以潛然。不忍其情。今也如公航于萬里。限以三年。交遊之間。孰不回腸。請告諸友。遮道挽袂。則可乎。公咲曰。昔吾大鑑祖。出于南閩。遊于東海。整頓卯金禮樂。以稱緇衣之孫。苟承于末葉。訪行道之跡。是吾素也。於是予揖之曰。壯哉此行。公之志也。豈司馬之輩處企望焉哉。嗚乎。一百七十餘年之前。吾祖廣智翁。不憚鯨波之嶮。奮然南遊。謁无見于華頂。拜普應于天目。普應器之。遂傳吾道。適聽大鑑祖將入日東。送到四明。鑑云。子能同飯以輔成我乎。吾祖云。雲水之跡。无住无心。何不可之有。即攝衣登舟。其後鑑之道化被于遐邇者。吾祖之

力也。金華宋學士。銘吾祖之碑。載此一項嘉話。然則予於公也。有孔李之好。所羨者公之慕其祖以展鵬圖。所愧者予不助其化以附驥尾。雖然。日何日哉。一舸東飯。互呈舊面。公傾懷以語。予洗耳以聞。則不出門庭。不勞跬步。俾人在吳水。越山楚烟湘雨間。不亦幸哉。由是觀之。乃祖之來。吾祖之往。公去矣。予留矣。其志則一也。因作詩一首。代三疊歌云。

閩嶺雲連千萬重。先人所茭訪遺蹤。大明國裏須誇說。五岳不高吾士峯。
骨瘦形枯內熱頻。喜聞涼雨洗炎塵。餘生不待梧桐落。多病驚秋一葉身。病中聽雨

昨有飛花。隨風雨舞。固奇觀也。然賞之者。不知何花。頗以爲憾矣。予謂。天上之梅先春而開焉耶。月中之桂後秋而落焉耶。客某謂予云。蓋雪也。非花。予云。見以爲雪者。乙乎皚乎。客云。指雪以爲花者。周乎蝶乎。

於是鵲蚌相持。以到今晨。因綴小詩。求品
評於洛社諸友。花云雪云。願聞一語之云。

怪底花耶和雨落。看來絮也逐風狂。祇因數片不
盈地。難認無香與有香。

鐘斷燈殘欲五更。忽聽檐滴夢初驚。開窓難辨雪
耶雨。松尚雖青竹有聲。 微雪

九十春從殘蘗分。雪消萬木已欣々。舊年新歲互
交印。梅亦何顏事二君。 藹月立春

勾漏求丹晉葛洪。朱顏不老駐春風。尙餘一粒長
生藥。吹作羅浮千樹紅。 紅梅

何物年來出世間。多情未老鬢斑々。羨看山色雪
消後。昨日白頭今翠鬟。 嘲白髮

次東輝佳丈試穎句

東輝武田甲族久居若州

詩情日々被花催。車馬雷轟九陌埃。君比楚人高
一着。不唯杜若又吟梅。

日々山村飛雪連。難分舊歲與新年。輕寒輕暖須
臾變。花亦春來有二天。 謹次默雲老師春雪句

吹帽秋深殘菊寒。落梅今見小園々。風流若似瘦
工部。花亦倩人應正冠。 落帽梅

驪岫舉烽傾萬國。虎溪把酒作三人。聖朝獨愛漢
宮上。花亦平反一咲春。 快咲

榮辱昇沈皆付天。只須莞爾醉花前。胡爲慶曆包
樞密。一咲黃河五百年。 又

昔日習家池上童。欄街拍手戲山公。春來吾亦咲
何事。醉則老人顏再紅。 又

春來日々懶眠加。髮白烏巾一幅紗。拈舍竹籬人
不問。有何面目見梅花。 次惟春佳丈試穎韵

管家丞相愛梅時。除却影香吟撚髭。昔日西湖寒
處。若逢北野不言詩。 天神

和月心雋少試穎句

平院同 諱桂俗諱天竺

天竺山從蟾窟通。年々八月木屋風。秋香却入春
花去。萬朵吹紅一雨中。

次西山立英佳丈試穎句

天源

雨過西山爽氣吹。佳人覓句倚樓時。墨池激起天

源水。五色波瀾筆一枝。

梅亦何情雪滿頭。餘寒知不耐春愁。老容縱似三閭瘦。花與離騷風馬牛。老梅得牛字

苔封老梅暗香浮。歲月幾和溪水流。莫怪此花頭已白。牧童吹笛跨飯牛。又

一寸光陰價萬金。醉餘對卷惜春深。隔江相望花如雪。若有扁舟乘興尋。扇面爲佐々木三郎題

甲寅春。瓢庵携諸公畫錦于越。未幾牛庵告飯。留別聽鷗。卒唐其勻。抒卑懷云。

潮添水色雨餘春。一片飯帆捷有神。折盡柳條無可折。今年頻送兩三人。

春雨灌園抽紺芽。長生靈藥屬君家。仙方有効新晴後。片々飛昇風裡花。春移藥苗上池會

殘花戀樹雨聲寒。誰採仙苗插畫欄。醫得衰紅別無藥。天瓢一滴九還丹。又

重應人求次立英髻年春首韵

上園不待曉風吹。紅紫爭開恐後時。獨愛祖翁行

道地。凌霄三月桂花枝。

不是驪華投井時。多情獨愛落妃池。餘流淌作溫泉水。帶雨梨花出浴姿。落妃池圖

花壓晴檐乾鵲喧。定知佳客到柴門。命童不掃牆脂雪。和月要看吟履痕。花時待故人

宮梢內藥掃成塵。潤底殘梅尙待人。一咲開窓誇坐客。城中無此野花香。又

丹丘嘉雲藏主。前年之夏。借予半檐。學于輦寺。惟寂惟冥。其志不移。未幾以支飯粉里。及明年而來矣。今年暮春又告錦旋。吁業精于勤。荒于嬉。少壯幾時。送半生於逆旅。豈可不慎焉哉。雖然拜北堂。承慈顏。則孝之至也。學莫大焉。可謂勤也。卒製小詩一章。以壯其行云。

慈顏入夢不堪情。驛樹春深杜宇聲。知遇鄉人似牛女。一年一度起飯程。

黃蝶飛邊籬半頽。小籃和露摘蔬來。遶々若入傅

岩夢。羹用蕪菁不用梅。 野菜黃蝶圖

九陌紅飛十丈埃。山房尙有一枝梅。居僧誇說春
深後。花若早開君不來。 山寺晚花 從默靈翁
遊鞍馬寺

社友尋春古寺中。花間添葉五更風。群紅漸與耆
英老。綠嬾洛園司馬公。 花間新綠 惜東卿
落髮

不琢居士既亡之後。宋朝公過其舊宅。見花
詠和歌一章。以漏一哀。予亦依飯字韻。抒

卑憶云。

春似昔年人已非。晚櫻吹雪洒吟衣。東風滴淚舊
遊地。花蹤堪看興盡歸。

昔日僧龍飛上天。水光山色尙依然。來源若問是
何處。唯在其人不在泉。 泉亭懷古 遊西
方寺

人豈湏臾可別離。秋風屈指數飯期。獨宵若聽頭
成雪。感及梧桐未落時。 暫別有期 送玉岑
之越

離筵勸酒慰多情。況此越人誇錦榮。他日何違再
逢約。渭城一曲亦歡聲。 同前

離別無愁今古稀。來期於我莫相違。樽前吟指渭

城柳。葉未黃時君早飯。 又

離愁難忍是人生。却說來期慰我情。不唱陽關何
折柳。醉中相送似相迎。 又

太掖池邊愛瑞蓮。雙頭吹露鬪嬋娟。芳盟恐被宮
娥妬。人有一天花二天。 雙頭蓮

雪侵雙鬢感年華。秋色先從夏日加。鏡裡吹殘數
莖白。炎天却訝插梅花。 鬢雪

朱夏之抄。幻雲子携月囊過鷗友。清話消暑。
雪莫加焉。因賦鬢雪詩各一章。吁鷗之白乎。
月之白乎。抑亦雲之白乎。白雲不白。又何言
哉。

悼夫未老嘆華顛。萬恨寫成三疊篇。可怪逢秋多
感慨。少於潘岳二毛年。 跋邢悼夫秋風三疊

鹿群獻瑞祝遐齡。數點寒芒照漢廷。兩角何唯擎
北斗。降隨南極老人星。 七星鹿

七夕來時閨荔香。紅塵一騎獻三郎。長生私語二
星約。尙托餘情十八娘。 七夕紅

一溪脩竹玉莖々。秋雨吹晴暑意輕。鳳鳥不來寒
碧暗。水聲空似舜韶聲。扇面水竹

雲埋津樹日西傾。望眼迢々幾驛程。天似憐吾多
別恨。芭蕉已破雨無聲。寄津陽天祥侍者

月中五百丈之樹。可望而不可攀焉。然摘髭
於甲科。題名於仙籍者。手其枝。袖其香。掬
之則郁々乎襲人。故天下不名爲狀元紅。可
尙矣。予諱偶冒焉。無可題之名。無可襲之
香。倘不登鈍榜。必渴睡狀元乎。讀鐵爐步
志。頗愧於心矣。甲寅中秋。積陰未散。予時
爲造化小兒見戲。閉戶坐睡。雨乎月乎。兀
然不知。忽聽餘滴之懸芭蕉。不勝感嘆。作
詩以寄聽鷗社友。公乃攀五百丈之枝中。第
一科之選。如予讓先乎耳。

會聞仙桂在蟾宮。今與世間凡木同。好向姮娥覓
靈藥。秋深病葉不堪風。

榮辱悲歡人世常。月多風雨果何傷。病身無復南

樓興。贏得蕭々滴夜長。

鱗々群羊數萬頭。仙家誰伴赤松遊。後來更有金
華伯。叱作洞天青石牛。扇面 初平叱石圖

甲寅歲九月廿七日之曉。予夢中賦虞舜彈
琴圖。覺後記之。以示諸友。所愧非謝家春
草蘇氏之秋菊。詩云。

人苦炎蒸夏日長。五絃解慍只虞皇。柳陰扇喝未
爲大。一曲南薰萬國涼。

孟宗求笋雪飛時。孝道至哉天亦知。竹與人心唯
一節。錦襴傍母饒龍兒。扇面 孟宗顯笋

百年多病一衰翁。未得金丹七返功。好侍吾師門
藥誨。玉芝露白木瓜紅。却老丹 病起合大昌

天到梅邊無別春。霽然和氣在其人。昔年除却顏
回外。夫子以花可與仁。花有和氣

春風滿面有餘觀。花與人心無兩般。若不胸中挾
和氣。炎天梅藥亦應寒。同前

畫橋柳色露初凝。稚綠雖佳不可憑。他日行人折

殘處。秋風髮禿老於僧。稚柳

曾盡登靈十八賢。更教諸將上凌烟。聖恩不隔蠻夷外。物色又看王會篇。貞觀職貢圖

虬鬚颯々映龍顏。東服九夷南百蠻。可惜明皇墜先業。漁陽胡馬入潼關。同前

次萬年叔實佳丈試穎韻

叔實少年才有餘。曾談莊老極群書。玉人今似風流晉。論月評花揔角初。

雪壓鶯梢芳意纔。春光忽被曉鐘催。杵聲不借三郎鼓。驚起百花連夜開。花外鐘聲

萬人爭利市橋東。弱柳青青雪始融。奇貨可居春去後。清陰消暑不費風。市橋官柳

二八新郎已選官。春衫接柳露初乾。貧儒未賜探花宴。白髮蕭々絮被寒。柳綠春衫

負花何忍赴天涯。北路猶寒雪後時。明日新晴作泥去。飯心雖速馬蹄遲。驛路殘雪
送人之遊

曝背安眠百不憂。堯民比屋可封侯。許由豈識負

喧樂。月冷弄瓢岩畔秋。曝背獻堯

拾遺陪宴樂遊園。歌吹聲中車馬喧。白髮重來兵亂後。曲江花落鎖千門。讀杜甫遊園歌

二月山深日色寒。金烏蝕處半輪殘。朦朧怪底花無影。未夜高燒銀燭看。花朝節日有食

一枕仙遊青晝長。十洲三島黑甜鄉。明皇未識神山路。只愛春風睡海棠。遊仙枕

弱流萬里枕頭寬。從是三郎夢不酸。五十年間天下定。割蓬山置泰山安。同前

年々秋晚賞丹楓。吟興易闌斜照中。何似春遊快晴好。遲々曉日與花紅。遲日多興歌題

日長何地似仙村。乘興尋花處處園。萬紫千紅斜照後。一株梨雪未黃昏。同前

巾影隨風燕々忙。小團未稱髮邊霜。差池最好玉釵上。飛傍佳人柳髮長。燕尾巾

漁家租稅似農家。種得魚兒百感加。若有熙寧王宰相。青苗法及水梭花。魚苗

皇元學士憶前朝。投老飯歟雲與苕。應是王孫斷腸處。木棉庵畔雨瀟瀟。

子昂春江聽雨圖

大元伐宋九州并。公歷二朝心未平。陸成江風雨暗。王孫節義一淵明。

同前

湖風掠面雪霏々。日暮江村罷釣飯。漢室一絲懸九鼎。羊裘終勝袞龍衣。

扇面

人養牡丹如伏雌。一叢含露未開時。竊庵半破連朝雨。花亦難堪累卵危。

牡丹卯

忽聞春盡作山行。萬綠陰々一鳥鳴。日暮飯樵吟相語。岩花落後檐頭輕。

花後過山家

韓彭類醢失良才。誰取曹公醋浸來。昔日若調三國鼎。太平奸賊亦鹽梅。

醋浸曹公

處々鳴蛙成市喧。荷錢風度露珠翻。似求一字千金價。子曰聲高殘雨痕。

蛙市

山氣凄々陰又晴。單衣難耐午風清。餘寒猶似早春否。夏木黃鸝啼未成。

五月餘寒未去

五月山深暑氣遲。爐邊擁被擲單絺。餘寒猶重送

梅雨。雪裡芭蕉也不疑。

又

北窓和夢到南康。五老峯前六月涼。今日若編輿地志。廬山唯在黑甜鄉。

夢遊廬山

蝶猴載吾何處行。香爐峯頂紫烟生。覺來不識是風雨。在耳廬山瀑布聲。

又

秋雨瀟々萬木凋。喬松依舊獨凌霄。山禽欲宿忽驚起。十里風聲八月潮。

扇面松禽

綠樹陰々雨始晴。新蟬此夕盡情鳴。山房只爲迎官駕。聽作松間喝道聲。

山蟬吟晚樹軒飛鳥并二樂軒來歌題

雨歇空山樹色清。新蟬咽々夕陽傾。長吟若向花時聽。紫燕黃鸝應不聲。

又

此石雖頑有典刑。千年留得老坡銘。蜀江雪浪推難轉。勢似君山屹洞庭。

雪浪石

秀目豐髯三尺身。降逢元祐太平春。北辰曾化七僧後。南極唯看一老人。

贊皇裡老人

參大乘詩斥晚唐。儒中知識只舒王。他年風雅傳衣口。爲野狐精拈瓣香。

參詩

掃盡秋風双鬢華。狂吟和月吸流霞。醉中不辨弓

彎影。幾度認成盃底蛇。盃中月影

杜宇送春鄉念催。何花九月帶霜開。只疑陶令白

頭後。三徑秋荒歸去來。重陽庭前白杜鵑忽開

飯犢牽吾路不迷。山田秋熟雨三畦。隔雲知有一

村在。打稻聲高落日西。山村秋晚

奉次漁居尊韻。以記冬雷云。漁居乃武節也

青雲求士紫泥新。偃武修文今幾人。喚起臥龍先

有瑞。輕雷啓蟄雪中春。

風景佳哉非雪耶。百官下直駐遊車。朝來不待則

天詔。萬木先春忽着花。朝退賞雪

太平氣象九州皆。非雪花佳名亦佳。天猷瑞圖黃

筭外。芳根最好插堯堦。太平花

黃柑已熟醺青州。春入洞庭霜後秋。一盞太湖三

萬頃。醉吟欲擲釣詩鉤。洞庭春色

題北澗水仙十客賦後。會十竹

西漢文章司馬遷。老韓同傳已千年。僧中太史無

遺恨。十客之間着水仙。

龍阜文溪侍史南遊未歸。作詩寄之。

一自佳人賦遠遊。花無春色月無秋。誰添合澗橋

邊水。洗盡天涯離別愁。西出守時

天上謫仙遊世間。錦袍錯落髮斑斑。將軍何事污

吾足。顛踏鯨魚歸海山。讀李白清平詞

卯醉未醒花下春。太平天子起兵塵。楊妃決勝風

流陣。始識張良似婦人。風流陣

古來好色國皆亡。范蠡忠。心日月光。若載西施不

歸去。越王依舊是吳王。范蠡泛湖圖

句法何人似少陵。江西二祖續詩燈。瓣香若爲輩

和尚。恐負梅花樹下僧。贊陣履常

春宵有客過山家。欲爲群芳定等差。紅白難分月

沉後。老韓同傳一欄花。春夜留客評花

古今識字自憂初。何處寒儒双鬢疎。燕子日長深

院雨。只看圖畫不看書。扇面西翁

古來取友擇其人。益者雖三恐未真。松老竹寒冰

雪底。梅花何事獨知春。同松竹梅

宋家定策伐南唐。人擁羅衾燒夜香。一棹黃雲吹不散。餘薰成雪洒韓堂。張中香

春來看盡幾橫斜。日夕吟詩岸帽紗。知是先生心未足。隔江猶有數枝花。扇子

雪耶非雪又梅耶。柿下歌人惜歲華。海氣曉迷明石浦。扁舟更似霧中花。人九

日夕蓬窓讀六經。未曾夢入漢朝廷。請看今夜江天上。唯有文星無客星。扇面漁翁讀書

十八秦正龍鳳姿。初開貞觀太平基。蠻珍海錯雖誇富。除夜沉香不及隋。貞觀職貢圖

魯隱三年天降殃。慘然二月日無光。今朝薄蝕非其過。知以春陰護海棠。花朝節日有食

過墻新竹兩三竿。枝上鳴鳩栖未安。喚雨何如喚晴好。一叢風露羽毛寒。題畫竹鳩

盃似洞庭湖面平。酒波浸月十分清。今宵若把濁醪酌。縱是水輪影不明。盃中月影

隣舍□花深掩扉。遊人偷眼立斜暉。短牆有恨遮難得。風送清香入我衣。又

掖花未作馬蹄塵。今夜何堪別故人。好折一枝藏袖裡。天涯重賞洛陽春。予將赴越會靈泉

光甫禪翁榮中鈞選。滌篆薩之龍山。實錦旋也。予時赴越。詩以抒離懷云。

西北雖殊共出城。一般春色兩般情。驛樓殘雨花如錦。君是晝遊吾夜行。

醉眼難分白與紅。夜遊雖好月朦朧。何如當晝張春宴。花在詩翁藻鑑中。醉花宜晝會大昌

燕子年年尋舊栖。今春未到意如迷。誰先此鳥賀新築。紫鳳應啣五色泥。新居待燕賀大昌新築

春入虞韶祝帝年。花前和夢宴鈞天。餘音未變東風後。又寫南薰入五絃。春韶

鳳曆新時舜日明。鈞天韶樂賀昇平。三郎謾擊催花鼓。萬國回春九奏聲。又

一曲簫韶四海平。黃鸝未轉鳳先鳴。東皇調律續

虞舜。盈耳檐花細雨聲。

雪爲梅君閨曉粧。却愁風伯不能藏。千紅萬紫一般白。離落難埋唯暗香。春雪洒花

次韻萬年以正佳文試韻

逕路無媒草色濃。未看霽日與光風。春花若是似秋葉。應寫多情上落紅。

花擁驪宮淡月傾。八姨張宴到深更。醉中知是迷昏曉。幾度平明騎馬行。號國夫人夜遊圖

風雨蕭々夢裡春。明朝忍看綠陰新。百年行樂無多日。秉燭不遊花咲人。次陽谷雅丈春首韻

誰獻春衣祝至尊。織來龍子與龍孫。宮娥若向禁池洗。恐逐晴波躍禹門。袁龍衣

客居炊玉數年間。一錫飄然萬里還。莫慕中華文物茂。九夷何陋有青山。送賢藏主飯奧之故里

孤客耳酸春雨聲。千紅滴盡幾般情。新晴却似秦兵後。葉底殘花魯二生。雨後殘花

萬頃潮高八月風。又驚春水浸晴空。三吳百越素

波上。誰取青山藏雪中。春潮

園菜迎春風味加。黃雲深處野人家。今朝投我先誇說。梅縱調羹不用花。謝園人惠菜花

犀角豐盈期玉成。人間恨不得長生。丈夫亦洒春風淚。何況北堂慈母情。題宗清童子遺像

宗清童子。纔四歲而逝矣。慈母慟哭。不忍聽焉。遂托片楮。以留遺像。因題一絕。助其哀云。

九十春光一擲梭。對花何耐髮皤々。仙山日永碧桃雨。可惜看基爛斧柯。因花日短

飛鳥井二樂軒和歌題

百年如夢奈吾何。況此群芳春易過。西日欲沉磨不得。折花好作魯陽戈。又

送瑞龍山文成齋公藏主赴大明國

萬里滄浪一舸過。恰如漢使訴天河。何時消盡燕山雪。滴作袖中東海波。

大明青霞爲文成和予前篇云

曲巷茆齋夏日過。筆間談辯似懸河。禪臣萬里辭

朝去。恩似東流不盡波。

天子弘治丙辰六月望後

青霞和什

余頃以事寓于城北門。無造請。閑眠消日。

廢翰墨者久矣。仲冬廿五日雪初降矣。不覺

呼毫寫之。寄東山諸友。々々想發一唉乎。

蒲坐晝閑過客稀。閉門不出怯寒威。祇因身在北

村寺。今日先人看雪飛。

次東林禪翁賀善應佛殿落成之韻

隨身宮殿已完全。法社中興豈偶然。箇々若修無

漏定。一莖草上四禪天。

群芳易過夢中春。今歲牡丹添幾旬。花似耆英傾

洛社。十三紅是十三人。閨年牡丹

松下彈琴一再行。不傳妙處寫難成。尋師何用蓬

萊去。流水高山十里聲。

松下彈琴

離愁夜永似經年。何日相逢秩雅筵。腸斷消魂橋

半柳。故人去後又籠烟。

百歲光陰風裡灯。殘生何況別親朋。梨花院落春

深後。無復敲門月下僧。又

洛社無君花亦塵。飯期屈指幾芳辰。別來縱願踪

駒速。又被閨年添此花。

卒寄聽鷗社友

送南英藏主赴賀之枋里

未見君鄉太白山。聞人誇說每慚顏。佳期在近炎

天雪。爲我吟囊盛取還。

臺殿高低與石連。老人堅坐幾千年。這弘誓海深

多少。門外春江綠浸天。

石山寺

百年如夢淡生涯。夕火晨香奉佛時。白髮慚吾有

餘習。夜聽春雨又言詩。

石山寺聽雨

往事悠々寺已荒。佛前烟暗一爐香。旅人無夢岩

房曉。未聽啼鵲先斷腸。

石山偶作

山色湖光晴最奇。淡粧未必比西施。一双鷗鳥波

心影。似我白頭臨鏡時。

湖上漫興

此時此景似西湖。梅憶林連柳憶蘇。日暮遊魚吹

浪起。縱非急雨見跳珠。又

春水浸天昏月殘。碧琉璃上擲銀盤。飯舟安載廣

寒殿。又向紅塵海裡看。湖上見月

初夏山深蟬咽遲。忽聽新調翠楊枝。晚來隔葉聲

猶澁。恰似雛鶯學語時。新蟬

三伏纔過暑氣殘。群書滿架未堪看。灯前試檢舊

詩卷。一夜蛩聲東野寒。村校新涼

去歲入京初學書。炎塵撲面掃難除。秋來憶見鄉

村好。麻骨燒殘涼雨餘。又

去日長安花片飛。回頭秋葉雨霏霏。江山雖美却

堪恨。留得佳人不許飯。招但陰杏林侍史

澗水涓涓雁作波。斷崖路自樹頭過。前山日出後

山雨。欲脫蓑衣又着蓑。甲賀道中

一夢曾遊白髮新。古宮今日又差蘋。風移俗易十

年後。唯有青山似故人。寓勢州宇治

雨餘山裂陸爲河。暫借村家數日過。父老亦憐留

滯久。往來處々不誰何。又

予以默禱。詣伊之太廟。時當秋陰。霖雨不

止。山裂河決。丰居揚塵之地。一夕作深潭。

往者來者。投泥如猪。行路之難。是可忍哉。

遂過安濃寶雲精舍。訪東山筠溪侍者。相迎

一咲。喜溢於面。呼童點茶。命僕設浴。恩義

之厚。如孫宰從老杜。所愧予無老杜佳句。

雖然客懷不可默止。謾作二章寄之。

泥行露宿已過旬。到處唯遭關吏噴。何料今宵旅

檐雨。分床又對洛陽人。

江路泥深雨霽時。沉吟却喜馬蹄遲。明朝飯洛被

人咲。雖見好山無好詩。

春去何之天一方。雨中相送旅程長。蕭々含露紅

如熾。花是東君畫錦堂。雨中送春

六月南閩紅荔支。又迎重九滿東籬。何唯三日變

其味。老圃秋香一夜衰。荔支菊

丹荔經年化菊耶。東籬秋色雨般加。昔時若使楊

妃見。一騎紅羅獻此花。又

菊無佳實荔無花。誰托芳名定等差。朝市山林香

一樣。陶家秋色似楊家。又

丹荔黃花各自香。驚看一種屬重陽。隱君亦是時粧否。嫁與多情十八娘。 又

爲見姮娥先禱晴。與君吟欲到深更。若違此約天應恨。來歲中秋無月明。 與友人約中秋賞月
雪自易消花易衰。同遊有待月佳時。嫦娥定赴故人約。莫道陰晴不可知。 又

滿院桂花吹露開。相期和月故人來。與君他夜若違約。更向嫦娥浮罰盃。 又

展重陽會屬唐人。我道何曾限一句。老圃花無今昨異。君來日夕是佳辰。 展重陽後一日會故人
過展重陽誰共吟。今朝又喜故人尋。與君試採黃花看。尚有唐人十日心。 又

黃鸝相對祈何情。暮色深時喚未成。似在餘寒幽谷裏。梨花吹雪送清明。 梨花黃鳥圖

柴門嘖々噪斜陽。巢破空林連夜霜。羽戢雖凡不慚鶴。紆干忍凍尙昂藏。 寒雀

積雪埋山似紆干。啾々啄社夕陽殘。同群縱有烏

□衣。春社飛來不識寒。 又

吾友頑雲有二兄。去歲冬歿于北軍。寔勇將也。今當忌辰。作詩追悼。難兄難弟。其情可忍焉哉。卒次芳韻。以助餘哀。盖朋友之意也。詩云。

夜雨蕭々憶阿兄。乾坤何物不關情。失群只恨北風惡。萬里雲天一厂聲。

蘭玉滿庭華館開。雪時會憶謝家遊。^(A.V.)不唯門客侍其側。滕六着鞭先我來。 因雪得友

萬竿修竹遠吾廬。一樣欹斜雪霽初。欲出此君遮路去。朝來閑却灞橋驢。 雪竹遮路

鳳雪蕭々妨往還。琅玕遮路四隣間。數竿折處開窓見。昨日遠山今近山。 又

一點殘燈梅影疎。照花恰似月昇初。可憐鑿壁匡衡後。只爲橫斜不爲書。 灯下梅影

折得村梅插膽瓶。橫斜相映夜灯青。一檠寒影自然墨。不啻繪花還繪馨。 又

夜爲寒梅欲寫真。點灯換得月華新。蘭膏已盡花無影。却訝笛聲吹落春。又

杏林員外郎赴登州。令嗣禮部公作詩。以惜其行。蓋孝之至也。外郎去后。俾予和之。因押芳勻。以督歸期云。

山々雪自朔雲加。料識阿翁思洛涯。渾舍卜歸知幾日。待春桃李鯉庭花。

何處閑人此寄蹤。風吹枯葦送三冬。只須忍凍結漁網。若待春波魚化龍。扇面

鼈背仙山日月長。何人傳得此爐香。偷閑不覺午陰轉。一炷烟中海變桑。蓬萊香

未得神仙却老方。人間空炷一爐香。太真閒說到蓬島。好以餘薰付海棠。又

臘前春自夜前回。使雨催花々未開。更有東君新號令。雪埋萬木盡成梅。凍雲成雪。實風落髮。立春後一日。

流年難得再麾回。一咲相逢懷抱開。收拾春光入君袖。左邊袒柳右邊梅。次麟甫少年試韻句

功業難成双髮疎。貧儒何意惜三餘。幾人醉倒按花月。萬卷群書付蠹魚。春夜讀書

雛鶴雖微仙骨情。道人養得學長生。凡才愧我三子。群玉林中猥未成。仙人養鶴圖爲二三子賦之

古洞雲深松影青。胎禽侍立刷双翎。佗時若載仙翁去。相鶴經成相馬經。又

春到君家有喜不。灯花新煖讀書樓。多情可忍五更雨。獸馴蘭膏照白頭。灯多喜色

風雨十年灯影孤。忽添喜色慰寒儒。膏花應是忘憂草。今夜攢眉一點無。又

萬恨冰消意快哉。夜灯影煖識春回。一檠喜色報何事。左掖花從明日開。又

鶯亦何心求友于。松琴響處互相呼。金衣高奏陽春曲。和在誰歟春大夫。松間聞鶯

長松百尺雪初晴。何料曉來聞鶯鶯。又恐春深艷歌變。綠羅月暗子規聲。又

齋門擁篲幾千年。今日見花如見賢。俗李凡桃任

埋沒。寒梅雪後獨巍然。 爲花掃雪

雪時擁簪過隣家。萬紫千紅一樣斜。掃到梅邊却
停手。吹香齋入不香花。 又

苛政紛紛經幾秦。樽前好送九旬春。醉鄉雖闊無
租稅。有酒誰非堯舜民。 醉農

風動青帘春日斜。昇平嘉瑞屬田家。翁今酌盡社
公酒。興在桑麻不在花。 又

村翁鼓腹髮如絲。醉后痴々百不知。可怪民家解
文字。酒旗寫出數篇詩。 又

一樹閑花空谷中。何人曳履立春風。聲音堪喜却
堪恨。踏破堦前幾片紅。 履聲隔花

二月花殘潤底春。誰歟曳履往還頻。風吹紅雨午
簾暗。唯聽聲音不見人。 又

梅子肥時風雨連。斷腸唯在落花天。黃河清否待
晴意。九十春光五百年。 暮無三日晴

老梅紅瘦映疎櫺。二月猶寒雪一庭。花似吾曹雖
晚達。若回春色不冬青。 二月庭梅未開

山舍雪殘梅尚遲。庭前袖手立多時。春光半過花
無信。却訝南枝變北枝。 又

殘雪埋梅春未和。吟詩幾度掃庭柯。峭寒花亦似
坡老。第一科成第二科。 又

建溪帶雨綠芽濃。摘去摘來山幾重。一夜東風吹
不鼎。鼎雷明日起團龍。 茶戶細雨

茶戶春深雨未晴。野人先喜露芽清。空塔餘滴五
更后。夢作松風出鼻聲。 又

何樹陰々當戶稠。臙臙月暗冷於秋。却疑今夜廣
寒殿。五百丈枝添綠不。 新綠礙月

夏木陰々礙月長。何宵快意賞清光。松□忽被微
風觸。漏却姮娥半面粧。 又

新綠滿園吹露搖。朦朧空送月明宵。秋風有約葉
飛後。快翻水輪掛碧霄。 又

除三處外有東山。一樹石榴仙洞閑。如老避秦何
地隱。橘中定不及花間。 榴花洞

仙洞何年此避秦。唐時始識有遺民。晉人縱入桃

源路。未見榴花五月春。又

仙洞何知歲月催。石榴依舊一枝開。此花已落秦人手。莫道漢槎初載來。又

泥土埋苔履跡稀。殘僧澆水立斜暉。青々洗出滿庭色。好取垣衣補衲衣。贈洗苔僧

暑氣蒸人汗碎珠。琅玕獨似雪肌膚。一榮一辱手翻覆。昨日此君今日奴。青奴

換得青雲消暑樓。對之涼寢氣如秋。一從黃九奴呼後。同傳莫編瀟酒侯。又

截取窓前竹數竿。多情休膝寄平安。可憐六月炎蒸夕。翠袖佳人不耐寒。又

多年風雨故人疎。偶卜秋晴此駐車。莫比今宵牛女會。文星當書照吾廬。星夕喜晴默雲率山中諸彦來會

乞巧樓頭望二星。微雲晴處影癡々。相逢意足鵲橋夜。胡越天涯喜雨亭。又

夜々諸揚侍御遊。一龍蟋蟀暗催愁。虫聲雖小竟成讖。月白驪宮野草秋。金籠蟋蟀

草滿金籠露未晞。蛩聲軌々似拋機。宮娥亦有功臣意。欲倩秋虫補袞衣。又

開元天下太平時。誰袞秋虫不解悲。唧々聲寒小籠裡。盛唐亦有晚唐詩。又

欲看明月上青空。吟掃塵床坐晚風。爲我若分餘地去。移家更入廣寒宮。月夜移床

處々倚床心欲迷。月隨臺殿影高低。嫦娥使我轉忙了。暮則東移曉則西。又

節屋檐低負月明。朦朧總不辨陰晴。移床始覺清光好。吟自初更到五更。又

丁巳重五。韶陽有詩。同社和之。予亦呼毫一押云。

蒲葉青々出水長。醉顏皆喜午風涼。獨醒若要予賢屈。一椀清茶以可湘。

一自隋書載日東。二邦講好往來通。飯舟神亦護詩否。八月秋高萬里風。聞遣唐使飯

日照扶桑接弱流。皇華幾度作南遊。飯舟若載大

唐國。六十州添四百州。又

地隔滄溟消息稀。秋風八月片帆飛。海東却勝江南否。徐福未飯吾使飯。又

北廬風雨幾興亡。只喜黃花與酒香。醉眼朦朧天地窄。未飯劉耆黑甜鄉。淵明醉眠圖

月滿長安十萬家。祇因檐矮隔天涯。姮娥鏡作相如璧。今夜无瑕却有瑕。矮屋見月

予久廢書。視楮穎者如老壯多於沐櫛也。螢乾雪盡。豈不愧心哉。一日仙英知藏見惠文臺。可謂起予者也。於是餘習萌于懷。卒綴

一章。盖非言詩而謝懶々也。

踈懶拋書白髮僧。安眠不覺日東昇。餘生忽被君撩起。風雨挑殘半夜灯。

朝野雖殊榮悴同。禁林霜落漸添紅。劉郎一賦秋風後。夜々西聲滿漢宮。禁樹秋聲

禁樹吹霜簫々鳴。直廬夜永不堪情。催花羯鼓夢醒後。秋冷長揚風雨聲。又

萬木蕭々秋晚天。僧房殘刹尚依然。淵明一到廬

山後。誰取金英換白蓮。山寺殘菊芳

展重陽後過僧房。殘菊惱人吹晚香。似記終南向寺。一籬秋色太真粧。又

雨暗山田已輟耕。村春戶々卜昇平。老農欹枕今宵意。不在檐聲在杵聲。雨外村春

入九月交農事忙。村春入夜雨浪々。秋陰爭似春陰好。水滿平田插綠秧。又

雨暗午欄路不分。村春何處逐風聞。杵聲半翳寒城外。却訝踈鐘隔暮雲。又

隔岸僧房山幾重。霜楓埋路履无蹤。過牆蝶似尋春色。葉々紅飛落日鐘。隣寺殘楓

楓樹紅深達夜霜。隨風片々滿長廊。隣僧不識是媒葉。掃到溪邊立夕陽。又

人生會合古來稀。偶袂詩筵待雪飛。造物若知軒主意。墮塵埋路不教飯。留客待雪

欲見朔風吹玉霰。詩筵留客到深更。寒吟携手倚

欄立。又似待君佗夜情。又

青灯无焰夜寒加。開戶愛看飛雪斜。欲爲來人掃

庭竹。五更剪落一梨花。點灯看雪

簾竹有聲灯火青。非風定雨打疎櫺。蘭膏影裏卷

簾見。薦月何花落滿庭。又

暮雪紛紛半掩門。故人曳履寄溫存。瓊塵有意莫

埋沒。明日留看來徃痕。雪埋履跡

君何來問我何行。擁被爐邊到五更。一任人呼殺

風景。懶眠不聽雪飛聲。又

宣和天子有風流。一樹冬青畫譜收。百卉凋零長

宮雨。万年枝上獨无秋。冬青樹

百花何以保紅顏。嘉樹獨存霜雪間。白首劉郎再

來日。冬青不改似南山。又

暮雪埋橋路欲迷。酒旗招客隔前溪。未晴先解簑

衣典。風颭青帘第店西。雪橋酒旗圖

四海祗今主化中。白鷗泛泛覺春融。飛來定上騏

麟閣。拍翅東皇第一功。鷗有春聲栖會芳

謹奉次默雲老師尊勻追悼學庭知藏

家學常期窺聖涯。夜臺一閉覺情加。三年猶有此

心在。殘淚難乾雨後花。

春來何處可歡娛。幸有庭前梅數株。風則添香雨

添色。不如意支到花無。春初得看花福

千紅万紫各爭先。行樂佳哉燕子天。人在醉鄉誇

富貴。花時錦綉裹山川。又

次韵自足軒主春初佳什自足醫僧也

春來欲掃白頭新。養得丹砂化水銀。袂挹梅花肩

拍月。舉盃一啖若无人。

次西山文楚少年春初首芳押

西嶺風光不換公。掖花官柳滿遺宮。春遊若問東

山寺。無力薔薇臥雨紅。

次中岳少年悼阿翁靈源師之韻

舊院蕭條門不開。殘花如雪幾年栽。請君勤可振

先業。滿架群書恐委埃。

震雷驚起幾龍蛇。萬物皆春氣象加。知爲東君勸

青取。先花推出阿香車。春雷啓蟄

春雷一夜雨霏々。驚起昆虫各欲飛。獨怪社天無

糝子。此聲知未到烏衣。又

青春欲暮雪猶殘。桃李蕭條不忍看。吾藥若能調

造化。爲花先可却餘寒。桃李尙春寒
池院代上

公爲香孩欲拊動。不知五季亂紛紛。寒驢載得宋

天下。又入華山深處雲。陳搏騎馱圖

聞說黃袍擁屬猪。陳搏睡足一句餘。除公誰識華

山好。白首潘郎倒跨馱。又

一睡齟々經幾旬。醒來先賀屬猪人。蹈翻五季乾

坤去。風雨馱寒華岳春。又

何處人家花出牆。醉餘極目立斜陽。山村雖遠辨

其色。只恨東風不道香。高花明遠村

麟甫佳丈晝遊粉里。未回其駕。眷々之餘。

作詩寄之。麟甫江北
村木人

落花飛盡雨過時。怪得佳人飯駕遲。朔雪吹殘崖

樹底。春深猶有未開枝。

儒履道冠并佛衣。三人嘗醋立斜暉。後來變作一
盃酒。陶陸遠公扶醉飯。三教吸醋圖

江上桃花雨過時。晚風吹折兩三枝。來源應是御

溝水。片々似浮紅葉詩。桃浪

天桃片々雨初過。添得一江春水多。何啻灵梅化

龍去。此花飛躍禹門波。又

片々桃飛新漲寒。老龍知是起泥蟠。陰晴不定江

天暮。紅雨吹添水幾竿。又

百鳥何情腸九回。庭花片々落成埃。鵲聲不管春

飯去。啼傍晴簷報客來。鳥聲惜春
諸老來惜
葩子落髮

一徑朝來掃落紅。鳥聲亦似惜春風。東君若與故

人去。晴晡日長新綠中。又

逍遙我亦作蒙莊。一枕清風夏日長。九萬鵬程天

不遠。无何鄉在黑甜鄉。逍遙枕

物我忘時懷抱寬。枕頭初覺泰山安。要知鸛鷀逍

遙處。胡蝶莊周只一般。又

新竹成陰夏亦寒。敲門幾度問平安。欲知百万買

隣意 只在芝蘭王數竿。
隣家新竹 會大昌

過牆新竹玉森々。晚節應期隣好深。梢是東家影

西舍。此君亦有兩三心。 又

風簟裊々過牆新。從是清陰分四隣。咫尺敲門佗

夜雪。數竿恐碍往來人。 又

新綠陰深處々迷。隔林臺殿影高低。扁舟何事急

歸去。漁網未收斜照西。
扇面

群卉迎春各着鞭。獨憐姚魏不爭先。花王却似開

炎運。夏五須書即位年。
五月牡丹

姚魏叢深玉露清。可知五月暑成輕。黃鸝定與此

花約。夏木陰中不惜聲。 又

松下移床暑氣微。歲寒心事不相違。夜涼洒面綠

蘿月。一鶴歸邊疑雪飛。
松下避暑會清住

紅暑侵肌白汗翻。快哉一雨洒黃昏。今宵又恐秋

風早。餘滴成霜入髮根。
涼雨催秋。

雨洒炎塵猶未晴。南薰西候一般清。蕭々滴碎綠

荷露。入夢梧桐葉落聲。 又

仲尼道不載群經。山色巍然存典刑。楊墨紛々皆

培塿。求仁得者一峯青。
仁者樂山

驢背安眠意欲迷。殘雲籠月曉凄凄。夢耶非夢征

鞍上。山似吾家喬木西。
馬上殘夢 赴吉田山

卒次和溪少年芳勻。送廷綸侍史歸于越里。

聊抒卑臆云。

客裡吹衣紫陌塵。歸心常與隙駒頻。憑君聊欲問

鄉信。千里先秋一雁新。

一枕清風暑氣收。忽驚六出滿皇州。元人若識黑

甜樂。十雪詩中添我不。
夢雪

神遊假道大槐宮。往問梅花蘂雪中。一枕醒來唯

六月。踈簾香度白蓮風。 又

一洗炎塵何處清。黑甜鄉裡雪初晴。踈々密々夢

醒後。雨滴芭蕉亦此聲。 又

佳人回首隔天涯。露洒芭蕉情更加。葉上好題名

字去。隨風片々到君家。
爲越之一溪侍者題 扇面芭蕉

關西仁叔上人赴京之日。真樂翁作詩餞之。

今丁錦旋。求次其勻。因製一章代三疊云。

此去陽關萬里程。故人相見眼俱明。從翁須學鄉
村處。灯影飄風書葉輕。

惟德霽然和氣加。分春西舍又東家。過墻蝶有迂
隣意。擇不處仁焉得花。德不孤必有隣

咫尺多年通有無。善隣是實聖之徒。清陰半接四
檐竹。添兩三竿德不孤。又

萬騎西行爲太真。海棠泣露蜀山春。此花何地默
藏跡。不染漁陽胡馬塵。扇面牡丹

楊氏佳人十四餘。孝心防虎護門閭。若編列女容
同傳。漢有當熊馮婕妤。楊豐女騎虎頭圖

卒次頑雲社友病起之作

秋冷東山七百叢。期君佗日立宗風。我非多病早
衰老。兩鬢添霜殘夜虫。

芙蓉八月未霜時。刺綉何人弄彩絲。祇道秋江靜
如練。淡粧浸影兩三枝。繡芙蓉

繰取千般心緒長。芙蓉綉出代鴛鴦。一枝好作佳

人梅。拒得秋江連夜霜。又

蘭雪消時水色增。梅花岸々暗香凝。欲看疎影橫
波底。幾度開窓待月昇。扇面

孤舟何處老漁翁。家在前梅林影中。斜照未沈先
罷釣。葉聲秋冷打頭風。題畫

宋武帝九日遊戲馬臺圖

戲馬臺前人姓劉。重陽把酒作豪遊。可憐陶令不
陪宴。殘菊霜荒三徑秋。

今歲霜遲樹色濃。青々不改舊時容。莫言晚節元
難保。蒲柳秋深尙似松。季秋草木未黃落

群卉如春弄晚晴。今年猶未聽西聲。髮華何事獨
憔悴。秋色又添三四莖。又

莫言歲月去如流。草木依然新綠稠。怪得祇林未
搖落。西天聞說季无秋。又

楓樹待霜

默雲天隱青松桂林鹿苑景徐
武田豆州伊勢貞宗會十如

菊過遲十月間。待霜楓樹未紅顏。天公似惜早
搖落。葉々染殘秋後山。

今歲秋過霜較遲。楓林吟到夕陽移。豐山鐘啞紅猶淺。恰似檐花待雨時。 又

風送疎鐘欲暮鴉。不知殷夕在隣家。杵聲雖近却如遠。秋隔楓林春隔花。

隣鐘會稻芳

寺似金焦地亦清。東西相答幾華鯨。隔林彷彿五更後。風送一聲成兩聲。 又

咫尺隔雲東又西。晨鐘緩度古招提。隣僧支枕尚閑睡。上界聲高下界低。 又

暮寒欲雪

三井北林講主會洞雲軒時講俱舍世間品

今宵風雪定如何。雲擁暮山寒意多。應是吾翁講經瑞。天吹六出代曼陀。

十月山深黃色催。五更雪片定吹來。初寒却似餘寒意。六出欲飛梅半開。 又

收拾芦花萬頃秋。漁翁製被代貂裘。看來自顏水中影。添得江南一白鷗。 芦花被

聖之清者一漁翁。芦被夢寒秋色中。纏裹重々猶未煖。滿身吹雪暮江風。 又

橋上吟詩晚未還。丹楓何意落波間。多情知是送吾去。葉々隨流遠出山。

楓葉隨流 會高雄山間十月初日

丹楓映水照黃昏。片々飛過鴉影翻。霜後浸紅溪水急。世人恐作小桃源。 又

塵裏忽忙送一生。對談偶到夕陽傾。妨閑何啻往來客。夜々空山松有聲。

客話妨閑

臥聽泉聲起見山。點无俗事對談間。却愁賢主厭來客。妨此浮生半日閑。 又

寒天未見一枝新。倚杖山隈又水濱。若掛長繩繫西日。賞花心似惜餘春。

探梅惜日短

无梅何以助騷談。短日陪君處々探。紅影明朝添一線。見從枝北到枝南。 又

飯舟得便下驚湍。無數江山醉裡看。欲掛片帆猶首鼠。鯉魚風起晚潮寒。

山水小幅

積雪埋山萬木摧。陽春一曲響如雷。餘音變入前村笛。滿地紛々疑落梅。

雪夜彈琴

白雪彈來一再行。夜寒徹骨有餘清。松風不度五

更後。只寫瓊瑤洒竹聲。又

旅雁飛來似擇栖。風吹双影夜凄凄。一鳴知向同

群報。芦白苔青湘岸西。鳴雁小幅

東風未動曉寒加。忽聽啼鶯感歲華。一曲先春報

何事。雪時枯木亦開花。龍鶯

今歲纔殘一二旬。雛鶯變律數聲新。金衣似妬寒

梅早。花未開時先報春。又

朝來推戶雪初晴。山自松杉傾處橫。紅日交光勝

夜經。誰言見後一毫輕。朝雪和歌題

鄰家聲凍五更鷄。睡起驚看雪滿溪。花縱怯風猶

十日。何堪過午作塵泥。又

朔風吹雪日西沈。多少栖鴉滿上林。越鳥何堪飯

夢切。南枝寒淺北枝深。雪林飯鳥圖送人越

萬國傾心仰紫宸。天顏和氣物皆新。何人知喜近

臣外。內簾添紅雪後春。天顏有喜會大昌

瑞靄重々擁漢宮。朝來有喜雪先融。龍顏一咲春

風早。百二山河和氣中。又

稷契吾民堯舜君。三推從是勸耕耘。野僧亦有聖

朝賜。午鉢蒸香半合雲。籍田圖正月九日當軒

三推春早卜秋成。四海歡呼萬歲聲。聖代祗今无

隱逸。田園何屬老淵明。又

林影蕭條半掩扉。扁舟留棹傍苔磯。落梅片々蓬

窓雨。人道山陰載雪皈。扇面送人飯越

古來越鳥戀南枝。雁獨北飯何所期。若約芳時被

花惱。喚群先欲赴天涯。飯雁先花

次龍阜由少年試毫之句

姓名何日訪君題。心事比山々亦低。夜聽落花猶

訝雪。餘寒風戰鎮帷犀。

次龍阜秀岳佳丈春初芳押

荆公誇巧谷誇奇。二美相并七字詩。一曲唱高无

和者。隔花黃鳥報人知。

次西山龍叔雅丈試翰玉句

雲路飛騰起萬人。山川氣象爲君新。龍門浪漲東

風煖。正月桃花雪後春。

招信州航之少年

去歲冬赴信州

湘雁飛時情不堪。一封千里髮鬢々。壯飯吟盡鄉山雪。今歲先花又可南。

青春如夢去忽々。萬卷群書一枕中。識字古來憂患始。花前睡美午簾風。

會十如

日々尋花車馬忙。縱雖春晝又何長。忽聽新雨閑吟久。一任滄溟三變桑。

會柄

芳遊誰道賞春晴。閑話適情新雨聲。檐滴蕭々似留我。落花埋路碍人行。

因雨遲留約不違。鶯梢香露濕吟衣。空塔餘滴向人語。花易成塵莫早飯。

又

尙父狂奴保節難。釣周釣漢污清灘。白頭今日有真隱。船底吟山不手竿。

畫山水

江山勝景四時兼。詩興花從雪後添。欲爲夜寒謀一醉。却憐何處插青帘。

又

十五年間洛水涯。決渠封殖數枝霞。先生可咲熙寧相。只說青苗不及花。

溫公澆花亭圖會永昌

洛社飯來白髮新。爲花澆水九分人。熙豐變法幾風雨。獨樂園中別置春。

又

臘雪初消春色加。吟餘修得小籬笆。可憐五鳳樓中手。黃蝶飛邊護菜花。

爲花修籬

不許隣人偷眼看。修籬護得一枝寒。爲花恐負此君意。截取窓前翠數竿。

又

漸老逢春百感生。白髮花亦爲多情。西湖月淡波心鏡。忍照橫斜半數莖。

梅鬚

繡來胡蝶代鴛鴦。春晝何堪心緒長。人道紅顏似花處。適々飛入薄羅裳。

繡蝶

羅帷翠幙託花時。不奈過牆蛺蝶知。好倩佳人解遺憾。双翎繫得手中絲。

又

謹奉次默雲師翁賞花嚴句

萬紫千紅望眼迷。斜陽何鳥盡情啼。今春只爲無風雨。免得飛花委晚泥。

默雲老師招松社翁。城外見花且製一章。付二三子和之。予偶赴城市。不陪其後。頗

爲遺憾。因次芳勻。以述卑憶云。

春遊處々馬塵迷。日暮飯時鴉已啼。一个閑僧被
花咲。高蹤卑跡隔雲泥。

桃源作記葛天民。菊亦避劉如避秦。好把芳苗擬
莫曆。三々九々一籬春。上巳移桃花菊苗

韶景易移東逝波。園林換葉雨初過。蕭々次第添
新綠。昨夜聲疎今夜多。雨添雅綠三月廿五日

春已過時少快晴。雨中偏愛綠陰清。蕭々打葉四
簷滴。換盡秋風黃落聲。又

涼意蕭々池館閑。丫童洗硯掬潺湲。風翻黑汁波
心影。不雨何雲遮斷山。童子洗硯圖四月廿八日

丫角何曾事釣遊。學書洗硯立池頭。波心點々黑
雲亂。又恐餘流污白鷗。又

何處竹雞雖勸農。深泥滑々履無蹤。一聲喚起早
天雨。野鳥時來代懶龍。泥滑々

文宗昔日詠微涼。殿閣南薰付嗣王。請看炎天盤
石上。松風洒面雪耶霜。松風石

誰携此石貢皇州。一樹括松涼意浮。風攪乾濤漲
平陸。似看砥柱硯中流。又

飛閣凌雲西日殘。水聲山色自然寒。炎天在目雪
時景。憂玉前坡升數竿。爲竹坡少年題

六月誰能洗暑塵。兩人非雨在其人。陽臺暮々荆
王枕。一滴何曾及萬民。夏雨々人

何雨々人吹未晴。煩襟今日洗來清。祇因仁政活
天下。唉語村々點滴聲。又

某居士欲還鄉。書之付之。

風聲欲暮攪疎林。旗脚翻々帆影沉。好問岩根先
閣棹。急流勇退丈夫心。

列宿影疎將曙晨。何星伴月照秋旻。銀蟾尙掛蒼
龍沒。似魯靈光唯老人。殘星伴月

雲隔銀河月亦涼。殘星數點共爭光。好將烏鵲橋
邊約。慰此姮娥獨夜長。

雨過蓮塘秋意加。乃翁遊處稱名家。滴聲似語君
聽否。惟聽惟馨不在花。雨后遊蓮塘正宗佳中
岳設此筵

謹次默雲老師追悼西華侍者嚴句。聊助老

親餘哀云。

舊院秋荒菊獨存。西風洒淚暗銷魂。老親可羨陶
元亮。粟里歸來見候門。

白日丹成雞犬啼。黃昏更欲試刀圭。靈方若駐流
年去。萬古斜陽不落西。試黃昏湯

卒々流年何以留。黃昏一服自丹丘。多情好作相
思藥。欲問佳人獨夜長。又

歸簷彷彿樹陰中。欲往尋之路已窮。若不樵家定
漁屋。笛聲吹送暮江風。淡墨山水

吳楚東南水蘸空。扁舟帶晚駕長風。蒲帆一幅彎
彎影。波底分成初月弓。又

越之韶陽侍史童而入洛。欲玉其才。且就予
磨礪者五稊于茲。去歲結制吾山。任以撻嚴
首唱。蓋海東叢林。以此職爲重也。侍史玉
振于群玉也。不言可知焉耳。今告錦旋。其
志靡他。覲于回春翁也。噫玉不琢不成器。

侍史勉越勿俾。翁指其瑕。予亦拾。賦硃抒
祖恨之情云。

同窓分席五年餘。愧我時々家訓踈。聞說君鄉天
早雪。夜寒須照讀殘書。

百萬貔貅詔戰塵。不知天下屬何人。今朝忽喜捷
書至。秋後山容亦似春。讀捷書

路似劍門峯嶮艱。長安倦客髮斑斑。沉吟愧我無
佳句。細雨騎驢獨下山。過大江山 九月七日 馬上遇雨

丹之南鄙有山。云真丹。々々有寺。云願勝。
乃吾心祖棠蔭也。明應己未秋。南人起兵。
京師戒嚴。予避亂入丹。以居願勝。客懷無
聊。無由慰焉。然先人所茆惟德惟馨。今日

之行。寔天幸也。設裁燕語。擬燒香偈云。

五祖甘棠古道場。兒孫來此作重陽。秋容不段百
年後。籬菊依然吐晚香。

次雪嶺老友見寄芳句

雙鬟蕭々萬事休。旅愁何敢夢刀州。柅今不入戰

圖裡。獨有山間明月秋。

秋風吹破數間茆。又向雲松深處巢。礪水涓々當戶響。夢中猶訝故人敲。答大成老人見寄

人而不可無死。々而無名。則不異木石焉。

古人流芳遺臭。良有以哉。故戶部安富悅翁居士。氣壓一代。眼空諸侯。細川公幕下。無出其右者。可謂麟閣蕭曹也。應仁丁亥。細川與山名氏。互割鴻溝。一西一東。鵲蚌相持。居士將于上軍。沒于萬年山前之戰。其弟中書實叟。其猶子金溪。其戲下之士某甲。同其日。同其眈。同其處。同其志。以鬪死矣。實冬十月初三辰刻也。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無不揮淚。所謂流芳千歲者乎。吾老兄願勝仙甫翁。自幼養于居士之家。膝上愛不減文度。而以出空門。不同其死。常發愍遺之嘆。今茲己未。乃居士三十三霜遠忌也。然而河內太守出師。以侵今細川公。南

軍屯其曰。蚤食隣邑。北軍固其壘。龍蟠數州。尙如應仁分鴻溝東西。於戲居士精靈未泯。餘烈所及。俾人振起而已。於是吾兄滴數行淚。寫一篇詩。以獻居士影前。予亦不勝悅。卒次嚴韵。

自古英雄老死休。草埋白骨在山丘。吾公義氣銘旌上。霜冷長安落葉秋。

丹楓埋路白雲層。步步危哉履薄冰。鹿似亡羊去無跡。可南可北夕陽僧。紅葉埋路

落葉埋山千萬重。欲行無路倚吟筇。晚風卷取兩三片。認得若腰麋鹿蹤。又

予避亂僑居丹丘。空山落木。客懷難遣。適携諸友。遊有原山。遂宴藏教寺。數里之間。環山皆楓。寔可愛焉。古人洛陽三月春如錦云者。豈能加焉哉。因以紅葉埋路四字爲題。或唐律或和歌。各述其懷。誰言亂裡有此樂矣。吁。

十月十六夜丹山寓居初遇雪

未到黃昏早掩扉。風吹枯木雪霏霏。不知遠在雲
山外。祇道長安花片飛。

一從避亂作西遊。夜々飯心夢幾州。此地猶留雜
山雪。風吹不盡滿吾頭。和南英雪詩

一徑通幽萬木深。若非詩客豈登臨。山好早似識
斯意。欲寫松風入我琴。山水小軸

衡岳高僧以懶鳴。爐邊煨芋送殘生。十年宰相調
羹手。未識蹲鴟風味清。煨芋

謹奉次默雲老師客中見寄尊韻并序

自山崎客簷。所賜之一封。洗手薇露。再三薰
誦。慰旅懷者爲不鮮焉。丰居一日不拜道容。
則鄙者萌于心。況面別之後。既經兩月也。願
勝雖云先人所茆。山深地僻。風俗鄙俚。晴雪
之晨。寒月之夕。未見一箇言詩者。實非人之
所可居。欲飯東山舊隱。則師在城南。有松翁
在江東。吾將誰從。以故滯留于茲而已。師儻
回法馭。必附驥尾矣。因次尊句。奉呈貌床下。

吾山文物屬遨頭。每聽玄譚終日留。若問梅花舊
公案。除參詩外有禪不。

陣似常蛇動兩頭。夕陽亦爲魯戈留。角聲吹徹戍
樓雪。南國梅花無恙不。

矮屋三間因打頭。殘生避亂暫遲留。山童雪後向
吾問。洛下風光如此不。

卒奉和仙甫老兄雪詩

亂來交道幾人存。寂寞山村無履痕。憶得東山舊
遊地。家々掃雪夜敲門。

白髮常驚鬢影移。偶迎至日在天涯。亂來子弟挽
書卷。一線雖長總不知。至日觀書

卒酬春莊老人次諸公句見寄

故人莫怪我飯休。胡馬塵迷三四州。諸將祇今皆
義戰。若編國史勝其秋。右用雪韻

今歲冬節東山無秉拂

先廬燕雨數間筇。折脚鐺中煮北巢。遙憶東山冬
節日。不知法鼓爲誰敲。右用大成韵

己未仲冬十六日。朔方諸將陣于比叡山下。
廿二日吾京尹俾幕下士與之戰。北軍敗績。

聞之作詩。

萬騎旌旗映日斜。幕中猛士盡良家。傳聞流血漲
湖水。紅似春波浸落花。

都門分手各離居。何料天涯寄一書。梅亦似知兵
亂苦。山窓影瘦月昇初。 次英甫老人句

寄宗峯老人兼簡東江翁

客舍蕭條憶帝都。興亡治亂豈天乎。野僧亦被梅
花咲。口不談兵一个無。

答春莊老人并序

用雪嶺大成二公韵。奉答者既付前鴈。達儿下
否。重大默雲老師嚴勻。見寄者五章。傾倒之
至。不勝感荷。卒賦十篇。以酬雅意。

顧我東山似石頭。名師重爲利生留。梅邊路滑五
更雪。多少行人蹣倒不。 喜默雲老師再飯山
陣如赤壁舊幾頭。北卒南軍隔岸留。湖上無波兵

散後。漁歌轉入凱歌不。 賀官軍凱旋

人生四十已平頭。漸覺光陰難得留。自古丹丘有
靈藥。刀圭聊掃髮霜不。

雲隔長安天盡頭。避兵暫作賈胡留。太平漸覺春
風早。紫禁烟花含咲不。

七百高僧曾聚頭。某々奔走某稽留。人從亂后撤
盟去。松在雪中持節不。

檀越養牛今幾頭。三家村程半年留。他時輦輿重
通籍。同輩猶呼僧某不。

飯休屈指在年頭。花下共聞黃栗留。白首劉郎再
來日。栽桃道士尙存不。

自古作公皆黑頭。何人身退願封留。爐邊未定江
南策。猶待韓堂夜雪不。

亂後易霜愁老頭。欲煩刀鋸問陳留。朝來忽喚屋
山鵲。人寄京城書信不。

山擎越角水吳頭。飯缺猶遭佳境留。樵子漁翁皆
熟面。他鄉亦作故鄉不。

重奉次默雲老師見寄尊韻并序

冬節小參上松語錄。寫以見示。何賁加焉。楮尾重和不字韻五章見寄。珠潔玉潤。光彩奪目。噫一團壁易十五城。況此奇貨盈匱哉。只恐山棚之賦。不指吾序。以爲貧家。謹獻燕石。求指其瑕。

師已飯山居上頭。高僧七百會中留。寄言風雅舊衣鉢。却付黃梅盧老不。

王師鼓噪入城頭。殘寇潛蹤何地留。聞說將軍已憔悴。瀟陵尙許夜行不。

飯心何日折刀頭。觀山觀水尙滯留。手種庭前老梅樹。臘天待我漸開不。

五生疎懶似牛頭。寂寞茆庵無客留。百鳥山深消息斷。誤看飛雪作花不。

拈起傳灯舊話頭。胸中何使一塵留。臘天寒重滿山雪。梅亦今宵成道不。

紅蔭夢遠白雲間。一鳥無聲終日閑。風土不佳詩

興外。勝於洛者只青山。卒展常庵知藏司

重次前韻奉寄雪嶺老禪

南征近責楚包紉。避亂人如鳥失巢。一自都門別詩友。硯池冰鎖不須敲。

歲云暮矣挽難留。一藥投君有意不。處々溪山連夜雪。和風恐上老人頭。藥劑贈華叔首座

四十明影過。飛騰暮京斜。乃杜員外感時之言也。古今言詩者。至是不可不慨焉。予今年四十。離居山寺。除夕蕭索。殘灯不焰。寒雨打窓。杜子一聯。不覺上心。然如杜則宴姪位家。盍簪之朋。歷馬駢闐。列炬之光。林鴉驚殺。慰暮景者。不爲鮮焉。豈予比哉。感嘆之餘。作詩自紀其年云。

白頭守歲此山家。四十明朝一又加。愁比杜陵猶萬倍。不將爛醉送生涯。

今年避亂客殊方。何耐飛騰暮景忙。双鬢明朝過四十。鏡中添得幾莖霜。

叢林禮樂中興時。愧我獨居天一涯。春似京華尚依舊。村花復覩漢威儀。
庚申元日

默雲翁每歲擇正月二日。招諸生賦詩。置酒。故夜深而散矣。凡有此會者。始乎三十年。予未曾不陪焉。今在丹陽客舍。適迎此辰。不勝感嘆。作詩以記舊遊云。

曾從師翁二十春。年々會客賞新辰。遙懷諸友論詩地。絳帳門生少一人。

十日春寒梅尚遲。爐邊掩被漏聲移。一村可識無吟友。雪月雖奇不爲詩。雪夜有感

山舍寒深雪後春。獨燒櫓杜代烏銀。命童終日不開戶。留得殘烟煖老身。燒櫓杜

潤底梅遲雪未融。想看輦寺數枝紅。東風若不隔朝野。應送餘香到此中。春初憶兩京梅

讀罷殘書吟且行。人生憂樂一時并。危峯障日易昏黑。剩水成池蘸月明。漫興

予己未秋。寓丹之願勝。朝蓋暮鹽。惟寂惟

寞。無可與語者。默々送日而已。吾門古溪上人。屢煩迎接。寔客裡一快也。明年春。迨于飯京。卒作二絕句。留別上人。聊謝厚意云。

爐煨錦里園中芋。鼎煮春泥坊裏芹。醉後狂談高拍手。不風驚散夏溪雲。

祖翁戰化百年餘。常嘆諸孫星已疎。喬木回春連夜雨。無花誰又問先廬。

兩岸雲深樵逕斜。餘寒踏雪入京華。皈心雖切有遺憾。未見山村處々花。

客居無意愛有山。寸步難攀咫尺間。忽喜飯期今在近。吟詩一咲對孱顏。對山

次龍阜陽叔少年試毫之韵

胡馬塵消皇運開。陽和却逐詔書來。雪時不定江南策。天下雖春豈有梅。

以下飯京之作

次勻授生座元與月珠知藏唱酬之詩

聞君嗜學慕前脩。萬里湘川記昔遊。村校寒窗上
峯雪。從師攤卷幾年留。

萬里南遷白髮新。一瓢背上寄千鈞。此中盛元宋
天下。童蒙應無地置身。東坡負瓢圖
穉叟摘葉有詩

真乘紙衣道人去歲冬作書。寄予丹陽客檐。
時豺狼當道。鴻鴈拂天。以故不達。頗爲憾
焉。明年春。長安收後。予亦飯東山。遂就友
人。得嚮所寄之書。披之則佳篇三章。各廿
八字。推獎之至。不勝感荷。各依芳押。以酬
來意云。

亂來鴈斷隔音塵。白髮相望一老人。天地無情空
夜々。戍樓殘角落梅春。

紙襖飄蕭百不愁。野盤和露薦元脩。禪河教海混
爲一。北七南三難出頭。

少壯叢林望不輕。佳名已入汝南祥。暮年才懷隱
彌顯。四海爭先願識荆。

山行着屐雨餘天。齒已雖疎口尙堅。忽觸岩根一

枝缺。詩中達磨腳頭邊。履齒

高帝曾從斬白蛇。安於磐石漢山河。後來劉氏綴
旒日。留與蠻溪馬伏波。伏波試劍石

伏波不起漢其亡。唉把雲根試劍鋸。三尺光寒磐
石上。五溪瘴雨亦成霜。又

學得蒙求黃若鶯。花間相喚呂公名。釣周不在直
鉤上。八百餘年一兩聲。鶯誦蒙求

蒙求一春付黃鸝。呂望非熊花落時。夏木陰中颯
聲變。斜陽蟬噪六朝詩。又

何代遺宮草色薰。剪刀猶似製羅裙。青々若使吳
王闔。采此寸芽防越軍。

浣紗人去穀紋搖。吳越興亡恨未消。若觸當時子
胥怒。盤陀亦醉漸江湖。浣紗石圖

國朝
司馬相如過昇仙橋條

司馬當時出蜀初。自期他日駕高車。此橋却在六
橋下。處士不留封禪書。

槐陰迎夏夕陽暉。怪得花時早著鞭。虞舜何知汝

新曲。寫芳春調入薰絃。

影映平蕪走落暉。馬而非馬謝金轡。東君一日鞭
千里。落絮飛花載得皈。野馬

何燕飛來尾畢連。載之四十小頭顱。差池影動帽

簷上。變作飄々風外鳥。燕尾巾

鈍而壽者化龜不。洛水當年獻九疇。寸々若巢蓮

葉上。兩湖十頃墨池秋。龜形硯

四時橫披四首

內藥宮花成馬塵。寒梅在野獨藏春。橫斜月暗竹

籬裡。又恐禽聲說與人。梅梢有鳥

万木無花梅雨時。一樹春色屬山梔。遊蜂只愛晚

香好。鳥有機心不知□。（鳥機心）山梔花上有鳥欲捕蜂

小雀相呼栖息安。木犀枝上夕陽殘。凡禽亦有登

仙意。欲逐天香入廣寒。木犀有鳥

一朵山茶殘臘天。鳥能擇木寄安眠。暮寒不怕毛

衣薄。雪裡回春紅欲燃。山茶有鳥

何人淮雪策元功。天待龍鐘裴晉公。出處難知丈

夫意。又皈綠野醉春風。綠野堂圖

萬年明屋侍史。遊岐陽未皈。作詩招之。

天未相望頭屢回。鄉山雖好早皈來。離愁滴盡驛

樓雨。不解迎人却送梅。

園林入夏綠陰々。留滯知君爲苦吟。故國江山詩

幾首。雖聞杜宇不驚心。又

狐死首丘何哉。曰不忘本也。何況人乎。幸

居感于單南。慨于嘶北者。身後豈無其情

哉。南英藏主。諱薰。賀州人也。少而志學。

寓洛東山。分子半簷。予性疎懶。禪也不參。

學也不講。庸詎爲人師也。越然傍觀有人之

常也。是故時々試以脩身之道矣。庚申員寒

暑失時。虛耗作禦。都下之人罹其禍者。十

二三矣。南英其一也。天乎命乎。孰不雨其

淚哉。玉府河清侍史。與南英同其鄉。同其

志。同其家譜。南英臨其終。竊招侍史。共說

後事。以爲鄉音。寔不忘本之謂也。侍史爲

之悲悼。過於常人。情之所鍾。溢爲二十八字。予讀之。不覺慟而哭矣。嗚乎顏子二十九而逝矣。夫子發不幸短命之嘆。南英今少於顏一歲。不幸又不幸也。雖然漆園以彭爲天。以鴆爲壽。況釋氏也。吾佛壽量加更日之日。而二乘見之爲冬日。菩薩見之爲春日。蓋壽無延促。唯在人耳。然即一念万年。万年一念。說甚不幸。論甚短命。庶幾侍史寬其懷矣。輒次芳勻。以修香火因。

往事回思宛似今。授書常誡馬牛襟。影前灯淡五更雨。尙有平生夜讀心。

楊妃臥病六宮閑。四海興亡兩齒間。痛入香艱醫不得。又尋靈藥入蓬山。

楊妃齒痛圖

夏日何花尙駐紅。螳螂怒臂樹陰中。山蟬飛去不知處。唯有蜻蜒驚晚風。

草虫小幅

荒園寂々四無隣。綠暗紅殘雨後晨。似怯山禽來一啄。小虫花底欲藏身。

又

風送荷香雨後天。蝦蟆默坐是何禪。忽然又破殺生戒。欲咬紅蜓跳碧圓。

扇面
蝦蟆坐荷葉上欲咬蜻蜒

次韻春莊老人泛蓮湖之詩

萬頃芙蓉迷兩涯。紫鴛弄影白鷗誇。西湖處士有遺憾。只愛梅花忘此花。

万柄荷花十里湖。雨中奇觀世間無。晚凉吹滿綠盤露。却訝鸞龍來獻珠。

扇面

新凉昨夜入梧桐。灯火相親白髮翁。秋色變成春色去。膏花紅動五更風。

秋入灯火

村舍蕭條落木秋。山疑楚尾水吳頭。中流欲暮風波起。好傍岩根繫小舟。

山水
以下默雲師戲化以後作

詩景佳哉風雪中。湖光山色水晶宮。漁翁慣看無心愛。薄暮怯寒深掩篷。

又

聞變一人成兩人。臨風獨立假耶真。若傳白日飛昇術。鐵拐何須扶老身。

畫鐵拐
獨立不入

東坡迎英閣講論語圖

香孩曾定宋乾坤。功有韓王半部論。好召坡翁紹

先業。學而時習厓雲孫。

補衰老臣聯袂飯。醉顏却愛雪霏々。滿身日暮拂難盡。怪底聖朝多白衣。雪洒朝衣

庾嶺雲迷百万師。伯顏馬首度關時。大元天下梅花上。一統不分南北枝。伯顏丞相度梅關圖

哀角連雲夜色微。不堪寒氣透戎衣。一聲吹落丈夫淚。滴々風前作雪飛。冬夜聞角

孤村短日易昏鴉。天縱蘭膏以月華。欲照殘書窓有影。今宵却悔種梅花。書窓寒月

幻雲詩藁第三

明應十年辛酉

雨後移松

默雲載化明年會大昌

昔日移松雨霽晨。每看其樹憶其人。僧龍去後髯龍在。法滯留爲天下春。

次有慶少年試翰韻

祖溪

及父才名耀日邊。吾徒何幸辱忘年。韓如德驥柳天馬。翰墨場中着一鞭。

四海群賢起草萊。吾王聖德網恢々。漢光昔日有遺憾。再使子陵飯釣臺。野無遺賢

世間何藥駐流年。人有仁心齡自延。今日眞仙撰通鑑。取宣尼置老聃前。

聖人易地是仙翁。不借金丹七返功。若以仁心及天下。花何天折夜來風。同前

夫子胸中和一團。仁心是藥別無丹。自今若覓長生訣。不入蓬山登杏壇。又

密々疎々洒竹時。鷓鴣焚盡撚吟髭。元人十雪無香字。一瓣今宵補逸詩。焚香聞雪

放翁去後有詩情。聽雨爭如聽雪清。今夜爲誰拈一瓣。同參唯是洒窓聲。同前

昔年漢武學神仙。太乙壇高灯照天。獨愛請書劉子政。青藜挑盡五更煙。漢武祀太乙圖

誰言漢武乏仙才。和此灯光神欲來。他日泰壇高幾尺。茂陵秋冷一抔苔。同前

處々尋春小々車。何花忽綻雪晴初。未分其色象

先識。影尚雖疎香有餘

梅初開以下三首知秋攝即席

天下皆春花已紅。一庭殘雪尚難融。柴門緊掩黃

昏後。留得三冬六出公。庭殘雪

花埋山路少人行。却似青苔掃又生。紅雪重々迷

遠近。夜深就熟只黃鶯。落花埋路

杜鵑聲裡髮星々。除却溫公誰忘形。獨樂知攀安

樂例。滿園花竹避熙寧。邵堯夫安樂窩圖

諸友未過梅未開。着鞭何意已敲推。閉門又恐藏

春色。月下先花吾獨來。先花尋故人以下二首辛會三池

月本無心夜々奇。朦朧有恨只春時。却疑花氣散

爲栗。欲碍清光藏醜枝。春月易陰

開闢無梅詩不成。暗香句法闢其清。仲尼却有秘

花意。三百篇中削去名。見梅不可無詩

花下待友東暉侍史會永昌阿兄勝雲在若柳

舊院花開春雨餘。阿兄猶未賦歸歟。願言憑仗北

飛鴈。寄此橫枝代尺書。

神龍蛰臥墨雲寒。吐出文章五色瀾。若似曹瞞臺

上瓦。何容水底武侯蟠。龍尾硯

蘇子文章托硯不。名雖龍尾實龍頭。蜿蜒吐出胸

中墨。雨暗黎村破笠秋。同前

昔日神龍吸墨池。旱天吐雨墨淋漓。案頭餘得屈

蟠勢。功壓泥中曳尾龜。同前

澗底花遲春半過。雨餘倚杖問如何。鶯々答我晴

梢上。昨日紅疎今日多。雨後問花

鳳曆紀元周道平。文章五色猊初成。瑞非老幼在

其德。未一鳴時天下驚。幼鳳賀校嚴首唱瑞岳落飾

牡丹聞說屬沉香。唐室以前名未彰。可怪莊周化

胡蝶。夢魂又得近花王。扇面牡丹蝶

爲看瀑布賦佳篇。故降人間李謫仙。采石磯頭夜

深後。醉中捉月又昇天。同李白觀瀑

鯉魚吹浪尾翻々。欲待桃花躍禹門。若化神龍起

雲雨。風新在下北溟鯢。同

皇帝二載之春。次奧之正傳老人寄東山有

自知藏韻。正傳蓋有自同門也

甘棠遺蔭憶先人。何日重來掃塔塵。內藥宮花新雨露。寒垣草木似無春。

秋已新時月亦新。池臺入夜尙留人。俯欄錯認白蓮影。碧落回頭水半輪。池臺宜月

炎帝功居黃帝先。一莖藥草有痼痊。至今更有活人計。農事春忙雪後田。贊神農

萬年松裔知藏遊錦江。未回其駕。宜竹老師作詩見招。因令洛社諸公和之。予亦備員。

前一章祝老師強健。後二章督知藏來飯云。殘星數點曙光幽。前輩相追去不留。洛社回頭唯一老。似看砥柱汜中流。

爵祿功名不上心。讀書何地惜駒陰。朗吟在耳舊房月。夜々松風大雅音。松齋乃松泉軒主也

倦鳥孤雲天盡頭。幾回望斷夕陽樓。客懷恐有杜陵嘆。錦水華堂八月秋。

古木蕭々欲雨時。傘檐半破不禁吹。簑衣解換前村酒。醉裡何知山路危。扇面

自夏至秋天不陰。煩襟添熱別愁深。佳人應是早時雨。日々樓頭渴望心。招津陽瑞岳侍史今早久早

落花幾片亂紛紛。醉眼朦朧對夕曛。香不吹來色難辨。遙岑白者雪耶雲。花遙岑以下十境

翁昔遍參三十春。鞋酸北越與南閩。飯來默坐孤峯頂。天下江山眼底塵。縮遠嶺

仙桃紅簇洞天霞。曾有漁翁來問家。隱則彌彰爲春色。道人可悔種斯花。桃隱洞

萬竿遮眼碧溪灣。壓折三冬風雪間。清蔭蕭々疎亦好。夜迎明月畫青山。疎竹溪

古寺淒涼秋半荒。山猿叫落幾斜陽。三聲縱滴旅人淚。白髮殘僧鐵石腸。呼猿嶺

湘南八景世傳之。更有吾山詩境奇。一咲登高尙堪恨。春花秋月不同時。聚景壇

腸斷湖亭杜牧之。綠陰青子負芳時。楓林最好停車去。秋後添紅春滿枝。停車樹

嶺上起爭能大師。樹香從是雨般吹。春風今日傳

衣鉢。頓漸何分南北枝。橫斜峯

梅花片々逐風飄。路入暗香深處遙。醉裡雖忘遠

公戒。終身不過海棠橋。度香橋

影堂感舊候虫秋。平日恩深未易酬。草色却青退

欄外。又添檀越一頭牛。報恩谷檀越祠堂

右。豐之後州福嚴山千手院十境之詩。應洞上知藏壽之紹老

之需賦之。蓋十境之名。紹所命也。

何日寒香變麝煤。淵明飯後一枝開。風靈八表南

山暗。三徑餘花易色來。墨菊

越之栖玉老人以墨芙蓉。投予京華客檐。需

題其上卒書一絕。以還之云。

江上芙蓉吹彩霞。折來爲我寄京華。今朝早欲還

君去。九陌緇塵易染花。

暮淺西湖處士家。白頭覓句岸烏紗。沉吟對鶴有

遺恨。雪後前村梅未花。扇面相婦無梅

杏村員外郎。一日扣眞乘師翁。茶話之次。

作詩獻之。翁輒和之章以酬雅意。更製一章

以謝惠來。可謂老益壯也。予遊翁門者久。

而郎乃予故人也。聞其酬唱。豈可默哉。卒

綴二篇。各次芳句云。

晨誦夜禪消老年。又驚佳句出天然。一從龍樹吟

詩後。風月囊中添幾篇。

黃菊丹楓昨夜秋。新霜已自五更稠。阿翁未覺詩

情薄。山欲雪時期再遊。

蒲菊秋熟雨餘天。萬里移來知幾年。一自仙槎沂

河漢。累々猶似亂星懸。畫蒲菊

雪堂曾築雪飛時。何似新居與雨宜。琴筑聲高畫

簷曉。上梁欲寫放翁詩。衝雨賀故人新居會陳員外

掃門待客雪飛初。有約今宵定枉車。滿路瓊瑤皆

踏碎。履無跡處認吾廬。雪夜待故人

百鳥成群難辨名。賢愚我亦感人生。咬々嘎々柳

陰裡。恐亂黃鶯第一聲。扇面柳陰百鳥

洞口雲深咫尺迷。月藏何處夜凄凄。朔風有意莫

吹霽。凍鎖冰輪不落西。凍雲籠月

暮雲四合月朦朧。恨似花多雨與風。縱有明皇昇
不得。清陰凍鎖廣寒宮。同前

山容如咲又如愁。却向三冬就睡不。萬里江天雪
晴後。數峯倒影枕寒流。冬山如睡

春夏秋山掃淡粧。冬來却入黑甜鄉。屏顏紅動夕
陽影。雪裡新開睡海棠。同前

長鬚缺口策元功。身後留名韓集中。太史由來有
疏略。滑稽傳逸管城公。讀韓文公毛穎傳

中山毛穎拔其尤。家譜謾容趨與驕。太史文章韓
吏部。誰歟取咲下邵侯。同前

翠竹截來何處村。千年尚作硯材存。斑斑墨濕琅
玕上。人道湘娥淚雨痕。竹硯

風雨咭々不廢鳴。三冬何事寂無聲。夜寒縮頸舊
罍月。付與華鯨報五更。凍雞

積雪埋罍更已闌。隣雞聲斷月西殘。關門若有田
文客。三拍何曾怯夜寒。同前

乃父文章光燭寒。至今爛々與人看。囊中珠玉三

千首。擲作天邊月一團。延月齋序見文集彥

先人所愛德惟馨。花尚依然有典刑。看到子孫唯

一樣。好將春色比冬青。花滿故枝二日會大昌院

堯曆新抽第幾蓂。瑞雲五色擁天庭。鬢莖猶帶舊

年雪。一夜春風吹不青。次光初少年試毫勾

年々水旱損桑麻。天道難知奈國家。獨禱雨暘林

下士。從心所欲一春花。曰暘而暘曰雨而雨

水則爲舟旱則霖。傅岩曾話萬民心。花前又卜太

平瑞。昨日吹晴今日陰。同前

晴時自好雨時佳。卜得朝霞與暮霞。何啻西湖似

西子。淡粧濃抹一抹花。(珠璣)同

吾王聖德本無私。曰雨曰暘天亦知。陰則談花晴

則月。春愁點不止双眉。同

今歲未花殘雪中。晚霞怪底映晴空。知誰胸次有

春色。吐作文章五彩紅。早春霞以下三首和歌題會四富居士宅

萬斛牢愁三板中。天涯告別去忽々。渡頭注目孤

帆影。人恨逆風吾順風。寄船戀

遠客悠悠遙憶家。梅開時策在天涯。季鷹蓴菜殺風景。千里飯心今爲花。故鄉梅

江上青山雪盡時。春風倚棹撚吟髭。何人先我已探勝。可恨扁舟至岸遲。扇面

料峭餘寒去又加。恰如遠客再飯家。陰晴易色梅梢雪。昨日紅花今白花。春寒去却來

風雨連宵春夢空。何人駐得老梅紅。年過九十猶強健。只願此花如此翁。次潛耀老人詠梅句

桃成蹊處引仙翁。豈與世間凡種同。海上春長九千歲。何人錯恨五更風。扇面爲桃蹊舊記題之桃花下有一老翁

送漁室藏主飯信之枋里。

洛下風光天下稀。看花日夕到斜暉。朔雲回首山猶雪。千里何心先鴈飯。

二女廟荒春恨加。明粧含淚倚紅霞。夜深鼓瑟湘村月。飯鴈何心負此花。湘娥倚花圖

斑竹叢西斜照移。又揮殘淚灑花枝。多情不覺叫虞舜。古廟春寒連理枝。同前

春雨初晴昏月寒。檐花深處滴聲殘。風前試拾落紅見。一片猶霑一片乾。花下殘雨

花遶花圍長樂宮。鐘聲緩度月明中。寸莛扣落梅千點。人道高樓一笛風。鐘聲出花

湘東節溪老人遊離覓詩。輟寄一章。以寫卑憶云。

萬水千山一瘦筇。遠來洛下訪靈蹤。慚吾疎懶欠詩債。未見湘東富士峯。

東山伯文藏主。頃至自關左。未幾又告行色。卒作小詩。以壯其志。

行色忽々千里間。尋師又欲赴東關。鬢邊若帶士峯雪。他日飯來照洛山。

一點殘紅春已深。何堪風雨暗千林。濛濛難辨花耶葉。滴盡餘香入綠陰。殘花着雨

天寶三郎曾好兵。鬪鷄成殲鼓聲聲。太平獨愛柳陰裡。一曲爭先兩個鶯。扇面寫

徐福求仙泛弱流。人言唯向士峯留。此中願有長

生藥。山獨何情易白頭。扇面富士

綠樹陰中小築成。主人招客適閑情。我言此地非
幽處。卯諷迂齋黃鳥聲。幽處新築

江東文紀居士。與北林講師。論文許交。作
詩酬唱。予輒次其勻。以索一咲云。

江州廬阜故人心。投老飯歟思不禁。居士風流蘇
太史。北林亦是慕東林。

誰氏公侯未罷官。沙鷗只作釣徒看。始知太隱々
朝市。簑笠衣冠無兩般。扇面官人看白鷗
爲雪嶠少年

四月分袂幾戶租。青々出水細於鬚。老農先卜豐
年瑞。涼葉露凝千斛珠。早苗和歌
題

紅紫送春殘夢驚。靈根托石保長生。風花却似梅
花否。昔日離騷不載名。菖蒲着花。

簷牙高啄勢凌霄。下有寒松數寸苗。他日清陰分
我否。隣家擁被五更潮。新居移松
賀永昌落成

送雲嶂座元飯越之粉里

京遊何敢似鄉遊。九陌炎塵汗未收。我亦尋君他

夜夢。越溪月白藕花秋。

秋日賀小友狀元惜有慶少
年落髮

天上日輝金榜名。探花春宴未爲榮。少年攀盡廣
寒桂。豫喜中秋添月明。

上方臺殿夕陽收。落木蕭々雨後秋。睡起開窓先
一咲。櫓聲稍近故人舟。扇面

風霜烟霧竹常綠。春夏秋冬花自紅。醒醉兩般雖
面異。始終一節喜心同。同竹間
長春

玉兔不居塵土中。長生搗藥廣寒宮。夜來走入烏
甌底。令我飛昇兩腋風。月兔茶

北焙風烟春一甌。變成月兔十分秋。爐邊啜盡團
團影。又照胸中書傳不。又

慰得吾翁講舌乾。兔團新樣勝龍團。煎來試看銅
餅底。月在碧潭深處寒。又

玉兔由來栖碧空。何宵出此廣寒宮。團々知觸蒼
鷹爪。走入吾家石鼻中。又

霜葉誰言染錦成。風前片々碎金輕。燒時猶有落

時意。寒雨夜懸茶鼎聲。黃葉和歌題

萬事忘懷一盞醺。菸菟來狎此仙家。朦朧醉眼小亭暮。咲指梅花作杏花。題陳員外杏林亭
亭下栽梅

禁庭殘菊和歌題時相公求洛中木石于庭下亦有之相公許而不聲

萬歲山前花石綱。一朝遺跡草荒涼。禁庭今日多恩露。殘菊送秋猶有香。

雨似人聲葉履聲。幽居幾度慰多情。今宵寂々無群籟。獨剪寒灯到五更。閑居戀和狀題

春遊三十六諸峯。躑躑紅深隔講鐘。何似寒雲吹作雪。山々改觀白芙蓉。洛山觀雪

壬戌冬。雲坡上人將東遊。予輒作詩。以留其行。

短日送寒先報冬。怪君萬里喚吟筇。只須留滯待春煖。雪裡何山不士峯。

換得青雲千戶侯。數間茆屋占菟裘。如何萬頃碧波上。不着忘機一白鷗。畫山水

遠客忽々惜暮天。水程有限漏籤遷。今宵暫傍岩

根宿。明日東吳萬里船。同

蘭到君家一着高。雪時不肯沒蓬蒿。紫芽春早王塵底。香蹤如梅入楚騷。蘭雪齋惜蘭叔落髮

白髮看山万事休。朝霞纔散夕陽收。人生若得對仙嶠。瀛海雖拈不下樓。對山消日

次純和老禪悼宗祇翁芳勻宗祇受相江旅邸

草掃落花詞擷英。至今讀者齒牙清。餘哀寫入湘灵琴。二十五絃彈月聲。

雪洒平蕪春未融。吾王於獵獲非熊。瓊塵吹滿後車上。似載礧溪白髮翁。雪後獵飯圖

光宗拜後壽皇前。慈福宮中祝萬年。從此誠齋賜宸翰。恩榮何啻屬胡箋。讀楊誠齋福榮堂記

壽皇光廟又嘉王。花下傳盃春晝長。三世丁年炎運外。宸奎耀日福榮堂。又

南渡以來非乏人。誠齋憂國白頭新。忠臣孝子一般意。日永福榮堂上春。又

四世三宮擁百官。胡箋拜賜有餘歡。誠齋猶未沐

恩渥。釣雪舟中兩鬢寒。又

福榮堂上墨斑斑。恩耀胡箋父子間。更愛楊家遺訓好。玉壺冰潔一東山。又

謹次萬治山佳少試翰芳勻奉呈聯輝軒主

聯輝

并治山相府猶子

尤多遺憾傳岩梅。未識東風着意催。今日緇衣賢宰相。暗香疎影入詩來。

次龍門惟川少年試翰玉韵

昔日李膺交孔融。龍門吾亦挹仙風。餘流分否五橋水。二級岩前桃潮紅。

七里灘頭風一絲。終身不管漢安危。祇今海內無真隱。可惜江山似舊時。扇面

青山一抹隔殘霞。誰繫舩舟依海沙。樹色溟濛江路暗。夕陽懸處認人家。山水圖

樓臺高處掛斜陽。風景佳哉不可忘。二客論詩意胡越。彼吟山色此潮光。又

何人藏跡此山房。攤卷常驚駒隙忙。詩景雖佳却

堪恨。危峯障日易昏黃。又

秋天漠漠浦雲橫。舟不往來人不行。料得烟中寺樓好。隔林彷彿暮鐘聲。又

積雪埋山葑屋纔。故人何夕問吾來。溪邊怪得履痕斷。古木雖多不是梅。又

葑簷有酒不全貧。青紵似招來往人。獨棹扁舟急飯去。醉餘欲探早梅春。又

斷崖古木半無枝。葑屋低低爾字欹。扁艇來尋非爲酒。要看青紵數篇詩。又

葑堂雖近路常迷。綠樹陰深沙岸西。莫繫扁舟宿斯地。催飯恐有子規啼。又

今歲餘寒花稍遲。山村二月雨三枝。東風有意急吹盡。明日春深蝶也知。二月梅和歌題

怪得仙桃顏不朱。晚風吹亂墨模糊。玄都觀裡春深後。花與劉郎共染鬚。淡墨桃花

三月紅深千樹霞。何時易色負年華。潘郎胸次塵泥暗。點汚河陽一縣花。又

仙桃改觀駐春光。墨暈淋漓和露香。天恐人尋武陵路。故教紅雨變玄霜。又

一別望迷千里雲。萬般心緒亂紛紛。煩襟消熱梅天雨。半念西風半念君。寄伊州惟正侍者

越上傳聞初罷兵。旅人來往喜昇平。斜陽欲落驛亭遠。山犬不驚風葉聲。扇而爲朝食教景皆七

湘東宗溪老人遊洛。未幾又告錦旋。輒綴一絕。以餞其行。

偶然相值帝王城。又喚飯筇千里程。唯願遲留行不得。湘江雨暗鷓鴣聲。

釣月圖

江湖餘樂。以釣爲至。柳々州詩。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此雪堂所謂天所賦乎。以故楊秘監榜書齋曰釣雪舟。蓋晞顏柳州也。然絲上人釣月之樂觀之。則邈霄壤也。雪而釣者。其樂在冬。云夏云秋。將奈之何。月而釣者。何夕不佳。上人因命繪事。以寓所樂可愛焉。一夕就

予覓詩。予咲曰。萬象一月。大地孤舟。畫中有詩。我焉庾故。更題拙語。恐有釣惡詩之差。上人請而不止。予謾染尖頭。上人諱昌。字文仲。坐釣月軒。嗽澗水逆流者也。詩云。

雙鬢蕭々萬事休。一竿釣月柳陰秋。寒魚不食夜深後。咲看銀蟾躍上鉤。

宮槐幾樹著黃稠。舉子忙時報幕收。若見斯花有慚色。芙蓉未第暮江秋。槐花報秋

槐影蕭疎暑氣微。淡黃和露染宮衣。此花只記登科日。莫比梧桐一葉飛。又

關西易甫上人。寓洛讀書。迨其錦旋。諸公作詩贈之。予輒技一章。述祖悵之情云。

千里飛梅八月春。知君默倚筆多神。飯舟莫載惡詩去。恐觸營家丞相嗔。

中秋漸近告分携。千里飯程走馬嘶。只恨追君不如月。水輪夜々影傾西。送信甫藏主飯關西

清溪道士坐高亭。滴露研朱雙鬢青。燕子似嘲人

準易。啣泥点汚太玄經。点易亭圖

七世文章百世師。帽簷影短破生涯。熙豐新法秋風急。赤壁鬢寒吹落時。子瞻樣帽

裹得坡翁双鬢糸。短簷高屋任風吹。先生元是不能飲。莫比龍山落帽時。又

坡翁双鬢數莖花。到處吟詩帽影斜。輕重繫公天下事。玉堂赤壁一烏紗。又

春岳翁有門前見菊之約。作詩見寄。卒次芳韵。寓雨中懷云。

新霜猶未染楓葉。寒雨偏堪濕菊花。陶令門前一盃酒。醉鄉何處不吾家。

短日易沈年易闌。凍雲欲雪客衣單。醉餘獨愛丹楓色。留得斜陽猶未寒。短日催寒

一吟回首樹陰移。何識暮寒侵我肌。冬日却如春日永。書窓不夜雪飛時。又

世間難駐是光陰。疎扇親檠似有心。昨日猶長今日短。朝寒稍淺暮寒深。

香已雖深影尙疎。臘前跼雪會高居。雜花掃跡小亭上。春在犧皇一晝初。梅初亭小集

牧童騎牛渡水圖

牧童竿立牛背

無簷無笠又無鞭。脚踏飯牛背上天。賀監何知牧童樂。醉中騎馬似乘船。

次剛叔少年試韻韵

禪居元徒

雅思手標與歲新。關情月夕又花晨。餘寒蝶瘦上林上。一日鶯迂喬木春。

由來一諾是千金。燕紫鶯紅何處尋。今夜御盃相共飲。無花則已有花吟。與友人約看花

次龍阜西周佳丈試翰句

御前山色雨餘濃。南北隔雲三四峯。君每擲書我欹枕。灯殘隣寺五更鐘。

風散六花寒不輕。朝來怪得有啼鶯。金衣若識琴中趣。白雪何勞絃上聲。雪後鶯聲

上林春淺雪猶殘。黃鳥飛來傍玉闌。枯木紛紛着花去。金衣雖薄不知寒。又

春來飛雪滿千山。怪得鶯聲度柳間。青帝回車勝

六侍。最先人賀只綿蠻。又

六花吹落一簾風。鶯語雖新春未融。日暮紛紛猶

濕。黃公亦是白頭公。又

十日春寒雪未明。何時花下聽啼鶯。艷歌忽奏山

窓曉。却訝蕭蕭折竹聲。又

次惠嶠文谷少年試韻

東風吹雪峭寒加。烏帽翻翻一幅紗。君若尋春向

吾間。數莖雲白鏡中花。

蘭裔上人飯周之粉里。詩一首。寫祖懷之情

云。

昔日太公西入周。漁竿拋擲舊磯頭。知君不有功

名念。萬里飯心一釣竿。

三日遲留有意哉。洞門繫馬一枝梅。臨流却愛岩

花落。坡翁隔溪知我來。李節推繫馬岩花圖

誰把元飄馬上翻。早時一雨洗乾坤。是翁今日欣

來看。八尺真龍墮地奔。

扇面仙人白鵝中放馬

一卷功多於五車。留侯終破祖龍居。此中開闢漢

同張良進

天下。莫道高皇不讀書。

意不在魚鰲直鉤。磯頭兀坐夕陽收。波心影亂髮

同漁翁垂釣閑眼

邊雪。真个閑眠一白鷗。

月到中秋點不塵。禁池浸影夜涼新。餘醒未解御

筵酒。欲吸波心冰一輪。禁池月影

贊北野天神衣冠像

飛者梅花生者松。神君到處托靈蹤。觀音寺裡莫

言遠。夢去朝天落月鐘。

玉岑侍史。予忘年也。自幼好學。孜孜不倦。

出越入洛。隸名東山。遂膺稜嶠首唱之選。

然而論詩學文。俊逸空群。所謂釋門駒也。

是歲春嬰微疾。迨夏有間。季秋之初。都下

兵起。邇之寓山科村。予寄書問安否。則回

章諄々。不異平日。兵罷飯東山。即往候之。

其病甚病。予竊嘆曰。和扁雖出。未奈之何。

未歷三日而逝矣。定永正元年九月廿四日

也。於是同社之友皆爲慟曰。非斯人不幸。而宗門不幸也。嗚呼。昔江西詩祖跋邢惇夫集云。國馬不及奉輿。斃於皂櫪。予於玉岑亦云焉耳。予輒命工。印蓮經一部。帖其背以嚮之回章。蓋資冥福也。感嘆之餘。滴淚磨墨。以綴二章。係其末云。

丹竈烟消灯影寒。殷勤爲我報平安。十年心事一封裡。和淚披之墨未乾。

生死元來人世常。說何地獄與天堂。只言玉樹委塵去。不識白蓮吹露香。

何處蒼鷹待一呼。景升臺上日將晡。阿瞞却似觸搏擊。三匝無枝月夜烏。呼鷹臺圖

烏鵲不來春晝長。誰牽鈴索繫春光。三郎更有愛花意。入蜀要看紅海棠。扇面護花鈴

左松右竹碧溪灣。睡起開窓獨對山。顧影却□吾髮白。前峰吹雪落波間。同

一從兵馬起皇州。鼓角聲喧處々樓。聞說君鄉久

無事。夢魂和月赴飯舟。送芳岩座元飯紫府

及父儼如龍襲淵。門生話舊會詩筵。至今太雅遺

音在。欲見其人聞此泉。泉坊話舊。正宗佳常庵會諸老

春來南國戰塵收。獻捷誰求萬戶侯。可喚皇元窮

海北。蠟丸空寄寫行秋。春初得捷書

三軍喜氣雪初融。南國捷書來漢宮。青帝回車天

下定。太平象在一封中。又

江南聞說已和親。海內從今靜虜塵。昨夜傳呼捷

書到。精神一信禁花春。又

亂來春色冷於秋。捷報忽傳兵已休。諸將凱旋知

幾日。花前盡醉月氏頭。又

今歲天公書一奇。(出)仙桃紅綻雪晴時。若細花史誰

同傳。元日荷香秋滿池。正月桃花

梅尚未春桃已霞。一枝紅萼屬仙家。今年好改歲

時記。廿四番風始此花。又

上已賞桃人世常。何花新歲弄風光。竹籬月暗雪

殘處。認作梅來又不香。又

山陰某人。去歲之春。遊學于洛。與予相知。

心熟於面。於是俄告錦旋。蓋以慈母命也。

予亦欲企北征。梅將落之曉耶。杏既開之夕

耶。鞋子耶溪。鞭子雲寺。與公尋春。未爲晚

也。思之。詩云。

春遊相約越王臺。恨子着鞭唯獨回。花若有情須

待我。餘寒縱去莫先開。

雪後林間月暗時。除清香外別無奇。灯前欲見橫

斜影。手向讀書窓下移。次上池移梅勻

澗底有花誰護春。破牆雖短扼遊人。紅粧半露柴

門外。客或近前鸞亦噴。隔牆見花

九陌花時車馬忙。隣家一樹密相藏。春風却似杏

壇上。吾輩難窺數仞牆。又

(右幻雲詩。以淺草文庫本。林家舊藏。排入之畢)

月舟和尚語錄普說

小師壽藏編

前霜臺英林居士三十二年忌。徑座

△座前香

三十三天有圓生樹。其花開敷。則順風薰滿一百

由旬。逆風薰滿五十由旬。香界這一瓣妙兜樓。

不分順風逆風。郁々乎周遍乾毒國。支那國。高

麗國。以及東海大日本君子國。寧隔凡界聖界。

靄々然莊嚴長者身。樣居士身。宰官身。以現西方

古觀普菩薩身。被天人每夏向圓生樹下去。極三

十三天樂事。吾居士今朝在兜樓烟中來。迎三十

三年忌辰。且道薰力所感。就是正因。八角磨盤

空裡走。脚頭踢出捧爐神。

△釣語問答不錄

殘暑推不去。四海錢湯中。要到冷飈々地。霜臺

△提綱

山僧本無一物。到處行李蕭然。拈杖。信手拈來。

唯有一口金剛王寶劍。其氣衝非想非々想天。橫杖。橫則山河大地一時橫。泣露漢家十萬營之柳。豎杖。豎則山河大地一時豎。驚秋越湖三百里之蓮。殺盡古佛今佛於此土他土。掃蕩內魔外魔於這邊那邊。凜々風霜幾賺張華雷懊。爛々星斗足鈍太阿龍泉。掛洋嶼眉則血滴々。溪桃和雨落。取德山頭則赤灑々。石榴映山鮮。分髓得骨神光道育。剗目折脛文殊普賢。提之者人々如高祖入關。何翅臨濟叫賊。用之者个々似項羽布陣。即是趙州說禪。卓一下。山僧今日按之。拋向諸人面前。急須薦砥。何用刻船。於是英林居士。起從如幻三昧。降臨齋筵。見山僧舞此劍忻然。且曰。和尚所用。不異吾平日所執兵權。壯年遊諸侯門。出奇策次齊魯強弱者。此劍也。晚歲佩太守印。會同盟定滕薛後先者。此劍也。師精進軍不施寸忍^マ者。此劍也。破涅槃城不勞一拳者。此劍也。誦心曲心曠心恐怖心。有什麼擊之不碎。身見邊見

邪見戒取見。有什麼讚之彌堅云畢。靠杖。奪得此劍。左旋右旋。山僧老懶。不以筋力爲能。恰似李陵矢竭道窮士張空拳。雖然猶餘一喝。要與居士商確。若不與麼公案未圓。喝一喝。白日雷轟旱天雨。家々笑語賀豐年。

△散說

娑婆世界大日本國越前州一乘谷居住功德主日下氏孝景。永正十年歲舍癸酉。七月廿六日。適值曾祖父前霜臺金吾英林雄公居士三十三年忌辰。就于本宅。莊嚴道場。先甲七日。謹集十員。蒞。誦經咒。修禪定。彫刻虚空藏菩薩尊像一軀。轉閱毘盧金文一藏。法華經王頓書漸書若干部。說戒一場。圓通懺摩一座。水陸妙供一會。自餘作善。不遑縷舉。當其散筵。同音諷誦大佛頂萬行白傘蓋神咒之次。拜請弘祥堂頭和尚。拈香法語。副命洛之東山一華小比丘壽桂。陞于此座。舉唱般若。先是功德主。使

使馳書。且告云。吾曾祖父英林居士遠忘茲臨。天南地北。雖涉途程。飛錫而來。對靈說法。吾所渴望。時星夕前一日也。山僧從聞其命。不勝戰栗。所以者何。陞座說法。自匪宗說共通。焉得入天感仰。豈小長老所當其任哉。況數其期則二十一二日也。問其程則二百六十里乎。徒擾々忿々途中送日而已。若復辭之。頗似背義。竊謂與其坐辭公命。不如往諭我意。於是發洛謁公。々請而不止。胡說亂說。漫應其命云。共惟。

英林居士。智名勇功三軍服命。仁風義氣爲人望塵。其托胎也頻嚏驚人。其結髮也能言傾座。普廣相公道傍一見。爲眞英物。猶如桓子元骨相頗異。受溫嶠知。寶泉寺殿座上屢招。稱眞將軍。何異周亞夫號令。惟嚴得文帝賞。遠者來近者悅。導以政齊以刑。一縱一擒。曹瞞把丈二丈而奪漢室。百發百中。顏高挽六鈞弓而攻陽州。運籌策韜略蟠胸。問禮樂論孟遮眼。愛賓客懷田文之出

函谷。天勝人々勝天。創霸業笑勾踐之栖會稽。子生孫々生子。橫機指槐罵柳。內集醉月坐花。兵衛畫戟燕寢清香。親友會合不隔新舊。人迹板橋雞聲茆店。商賈來往互通有無。聚四夷八蠻之財。致一楊二益之富。未審何以如此。蓋自居士飯吾佛敬吾神。誦經書經且建寺。一念子之上流。出將來也。秦始皇帝曰。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雖然始皇焚三五之書。失億兆之衆。以故二世而亡。爲天下笑。居士爲開國之祖。傳之子春。々傳之天澤。々傳之今太守孝景公。々有仁有威。克文克武。內則孝于母友于諸弟。外則忠于君信于故人。日々集猛將謀臣巡檢縣邑。時々擊奸民猾吏。煦育國家。且信三寶。如呂蒙正。猶子夷簡敬廣惠璉。嗣子公着仰天衣懷。則永保山河。以傳無窮。至祝々々。歸佛者何。擁護佛法也。居士壯年拜紫岩和尚之塔。戴其衣盂。蓋紫岩與居士同俗譜也。初德岩

建大冶山弘祥寺。延天童的孫定光古佛爲開山祖。紫岩承焉。爾來生于朝倉氏者。必就紫岩孫。以求法號。靈山付囑如金如玉。又如吾等持相公拜天龍國師爲師。子々孫々爲其外護也。居士旁參長芦派下知識。染指法味者有年。洞水一派。湛作天童。分作長芦。或源或委。渺瀾難極。居士攪醞醐海。作一味盡毒水。微禹吾其魚乎。居士又欽臨濟直下瞎驢一休老人之道。至今封內有瞎驢兒孫。圭堂居士曰。吾家宗派而臨濟獨盛何也。或曰。臨濟禪如踞地師子。馮仰禪如父慈子孝。洞曹禪如高躡峭崖。雲門禪如據立要關。法眼禪如風行草偃。臨濟峭峻。是以彌盛。某猶曰。不然。儻以峭峻門風言之。則德山如滔天巨浪。趙州如快船下灘。雖爲七家可也。圓悟如祥風慶雲。宏智如水壺浸月。大惠如快劍斬關。雖又爲十家亦可也。當知十方世中唯有一法。毋徒以門風論末流之殊。而獨識根源之所始。則其正法眼

也。如圭堂論。則濟北虎關師著通衡以彈擊焉。僧中董南無敢間然。々圭堂未必全非。吾日本自古唯有臨濟曹洞二宗。且無瀉仰雲門法眼三宗。以濟水爲清者。必以洞水爲濁。以洞水爲清者。必以濟水爲濁。居士意謂。清者可以濯纓。濁者可以濯足。古王臣護吾法者夥矣。裴相國參藥嶠。李刺史參藥山。范文正公參古塔主。白侍郎於佛光。黃太史於寶覺。王文公張相公於真淨寂音。皆是取方外交于一知識而已。未曾有如居士遍參諸家者。實有力檀那也。

敬神者何。尊崇神明也。居士曾俾人月々詣伊勢太神宮。以禱國泰民安。大哉其志。又就八幡宮。點長明灯。以求神兵之助。至哉其誠。由是武運開而國脉調矣。宋建隆之初。有神降於道士張守真曰。吾是大聖玉帝輔臣。乘龍降世。將來運值太平君。蓋議太宗也。太宗在晋邸。頗聞靈應。遣近侍致齋。居士與太宗。其位雖異。開國創業可

并按乎。

誦經者何。居士每日誦觀音經。至三十三卷。公

務雖急。未嘗廢焉。儻臥病床。(說釋)倩人誦之。特傾誠

於清水寺千手大悲者。前輩褒之讚之。吾又何言

哉。居士一朝國柄入手。永令兒孫勃興。豈不圓

通大士令然乎。宋史丞相得補陀瑞應。父子到顯

位。譬諸居士。則尙蔑如也。朝念觀世音。暮念觀

世音。擁護此家。不知幾劫。

書經者何。居士時々書般若心經。爲進道之助。

筆勢翻々。鳥飛虵驚。得之者如藏松雪所書金剛

圓覺矣。凡此經重四譯也。一秦羅什所譯。其題

號曰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二唐玄奘所譯。

其題號曰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三闍賓國般

若三藏所譯。其題號曰新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四法月三藏所譯。其題號曰普徧智藏般若波羅

蜜多心經。吾朝所盛行者。唯玄奘譯也。兒童誦

摩訶。走卒識般若。然書之者鮮矣。宋司馬丞相

手書此經以贈僧。金闕々趙公亦書之遺太原白

氏。以資亡父冥福。二公天下名臣。儒其跡佛其

心。可尙焉。不意二公之後。復觀此筆供養。珍重

珍重。雖然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

心不可得。居士向筆頭上寫那個心。道々。

建寺者何。居士於本宅畔。創一伽藍。割膏腴地。

供養長蘆末派雲水僧二三百員。其伽藍榜以心

月。心月即祖父字也。寺即祖父。々々即寺。人境

不奪者乎。梁武建寺。以姓爲額。謂之蕭寺。唐李

約官于淮南。買得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匣於小

齋。號蕭齋也。榜寺以姓。榜寺以字。其例一也。

打圓相。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居士與祖父。把手向

光影裏行。諸人却覷看麼。瞎。

上來居士所自作之善也。更舉揚功德主。即今爲

居士所修之善事去。鳥窠云。諸惡莫作。衆善奉

行。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勉哉。

夫刻佛者。吾徒雕刻虚空藏菩薩爲今日教主也。

然其證未炳然。按經大意。西方有世界曰一切香集。有佛曰智藏如來。第一菩薩曰能滿諸願大慈大悲虛空藏菩薩。往來此土。現三十五形。此菩薩天冠有三十五佛。々々々々者。釋迦牟尼佛。金剛不壞身佛。精進軍佛。精進喜佛。無量菊光佛。功德花佛。蓮華光善住娑羅樹王佛等也。未來成佛可名三十五佛。此菩薩禮三十五佛故也。舉三十五佛。表三十三年。則剩其二佛。盖少中攝多謂乎。菩薩於釋迦牟尼佛前。即說神咒。佛曰。持此咒。則雖女犯者。死時得菩提。如疾風吹雲。居士若能向未持此咒以前證入。有甚麼菩提可求。

夫齋僧者。西天羅睺羅多尊者。與伽難提說法已。即以右手擎金鉢。舉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衆。而大衆忽生厭惡之心。尊者云。非戒之咎。汝等自業。即命難提。分坐同食。且云。吾分座者。即過去娑羅王如來愍物降迹也。汝輩亦莊嚴

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今功德主所齋香飯。自那裏取來。大衆分座同食。不生厭惡。然則人々過去娑羅王如來分身乎。隆空谷曰。文公家禮。沮人供佛飯僧。不作佛事。從其所說者。失諸善利。深可憫傷。嗚呼文公少年。而聽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遂悟昭々靈々一着。劉屏山搜其篋中。只大惠語錄一帖爾。梅屋云。文公平生深知禪學骨髓。透脫關鍵。此上根利器。由是觀之。沮他人供佛飯僧。爲可訝焉。誠哉大智惠人面前。猶有三尺暗。功德主年僅過弱冠。講家禮者。優於朱子遠矣。所冀國務之暇。深知禪學。

夫轉毘盧藏者。双林大士所資始。而取轉法輪之義也。唐太宗貞觀二年。詔京城及諸州寺觀僧道等。七日七夜轉經行道。凡道藏不可與吾毘盧藏抗衡。見于騰蘭入漢之時。不足論焉。太宗御國之後。雖未建道觀。又未及廢焉。故有此舉。宋白牛日東曲云。青牛不渡大洋海。蓋吾邦無青牛之

道。唯靈鷲一法耳。況今樂師吹笙。部々諸律。僧侶鳴鉦。雨々引班。然而黃衣經服。繼踵以行。琅函玉軸。藉手以進。轉經也行道也。秩々焉肅々如。見者生信。聞者起感。自利々他。功德莫大別々。山僧有一卷無字經。詰仁安作麼生轉閱。作擊破勢。擊破了也。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夫頓書法華者。古今諸大和尚陞座說法。錄其機緣。就中續翠老師用續冥祥記僧法僧行之事。爲的當耳。吾朝源家判官義經。爲忠臣佐藤嗣信。一日書經。拔修羅苦。此事雖不載于傳記。人皆爲口實。蓋吾朝頓書權輿乎。居士莫氣凜々。指揮萬夫。佐藤嗣信風斯在下。若令居士在義經之時。奚翅一日頓書而已哉。日々時々。一代藏經也。須爲之下筆。

夫說戒者。據菩薩戒經。行布薩法事也。布薩。吾建仁開山千光祖師人大宋。見黃龍八世孫虛庵敵。傳佛心宗。虛庵曰。菩薩戒。禪門一大事也。即

付之。千光跋化以還。屈指明年乃三百歲也。黑白兩度布薩。未曾斷絕。大昌天隱和尚。慈照院殿喜山相公預修七周忌陞座。粗舉此事。越上名利惟多。弘禪善應爲最。兩寺建仁附庸也。以故黑白布薩。不減建仁。現前諸老。多自弘禪善應來也。波羅提木叉。曰染耳濡。何必漬告。凡吾朝立戒壇者。鑑真于東大。傳教于延曆。三井園城屢聞于朝。雖欲立之。中道而廢矣。宋靈芝律師造明州五臺戒壇。有一老人進曰。弟子有三珠。奉獻以賀壇成。言訖不見。因鎮其珠于壇心。屢有光相。其後壇主命十師。大開戒法。越第三日之夜。一僧登壇。忽觀珠光外徹。內現善財童子。僧乃驚呼。衆起視之。珠之所現。或金色佛。或六臂觀音。或紫竹碧柳。或奇木怪石。或頻伽飛舞左右。或月蓋執爐。或龍神獻珠。神變非一。皆謂希有。鑑真戒壇。傳教戒壇。有此瑞否。有則可也。無則可也。要知無作戒鉢。須參取吾禪門。咄。

夫圓通懺摩者。慈雲懺主所修。而禪門專行之。敎中云。懺有事理二也。一是迷心。依事懺悔。謂佛像前行道。禮敬發願。要期斷際事惡。二是智心。依理懺悔。謂觀身心斷除結使。但所造業。有輕有重。若論輕業。事懺亦滅。若論重業。轉重令輕。今此懺摩。具事理二。香華起五色雲。楊枝洒三點水。開婆臙耽婆臙。大士弘誓衆水浸月。檀他嘗殫他言。衆生渴望大旱得霖。於是事懺理懺相忘。則真懺摩也。空觀假觀共泯。則真觀音也。錯々。觀音來也。貶向一鉄圍去。

夫水陸妙供者。其說出于金口。行于金山。々々之會。置而不論。金口之說。或曰救而然餓鬼陀羅尼神咒經。或曰施甘露水陀羅尼咒經。或曰施乳水輪觀陀羅尼經。後來擴此經據其義。設一孟飯。拔六道苦。不可一月無之。不可一日無之。然專以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設之。始于孟蘭盆經也。盖目連奉佛勅。羅百味列五果。供十方大德

衆僧。救其母青提。圭峰設或問云。目連自定光佛世已來。所生之母不一。如何偏救彼之青提。答。青提與目連緣深。今生復爲其母。但救此身所生之母。非謂救彼遠世青提。山野謂。圭峰唯知其一。未知其二。一佛成道。則法界衆生悉皆成佛。采菽氏救得今日青提。則定光佛世青提亦滅飢火脫苦輪也。如嚮所謂。現前一衆。多續洞春定光餘焰。居士亦挑其末光。故於定光佛世。香火緣爲不淺焉。況居士一撥則轉。有甚麼三塗八難哉。雖然此日去僧自恣者不遠。宜乎百味以備焉。衆僧以供焉。

夫白傘蓋神咒者。喉襟于首楞嚴經。此經坐乾之洪範。法苑之寶典也。阿難陀遭摩登伽之難。如來遣咒往救。且離諸魔境。記得請素首座。依慈明十三歲。年八十。寓長沙鹿苑。兜率悅袖香。詣素作禮。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不許爲人。後悅具通所見。素曰。可能入佛。而不可入魔。悅

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至牢關。素公何人。能入魔者也。諸人試道。臨此散筵。誦彼神咒。入佛乎。入魔乎。佛界易入。魔界難入。瞿曇々々。如何降魔。

△自叙

某一箇爲稗沙門耳。同行唯木上座乎。遇飯喫飯。遇茶喫茶。無一語及佛法。種粟得粟。種豆得豆。合終身作農夫。忽赴檀越之家。漫登華王之座。納敗一上。恕宥惟求。

△諸謝

陸座之次。共惟。今日功德主孝景公。仁者謂仁。將門有將。日下荀鳴鶴。產奇才於名家。天上石麒麟。播美譽於卅歲。修身則行。願言々願行。安國則人從法々從人。誰不仰之。

左金吾景儀公。左金吾教景公。難兄難弟。有德有言。氣摩九霄。鼓圖南大鵬翼。志在千里。空冀北萬馬群。昔日英林諸子。森々如笋成林。今

所存者。唯二公爾。所謂成都兩石筍乎。衆所服也。

又共惟。諸員老宿一會高賓。孔孟之教。皈釋氏。佛法王法。推運數於五百年之間。曹洞之禪。學義皇。正位偏位。考圖子於六十卦之上。至於臨濟正宗一喝之下。賓主歷然。不及于細贊揚。圖之。

△拈提

復舉。朱連使問大陽禪師曰。和尚甲子多少。師曰。威音王前忘却甲子。直至而今不記年。運使曰。世壽多少。師曰。六十四。即今功德主。若問山僧曰。和尚甲子多少。則向他曰。五十四。又問曰。世壽多少。答曰。威音王前忘却甲子。直至而今不記年。大陽底且置。英林居士五十四而易。貴山僧五十四而問座。生也死也。有異同麼。良久何不道。雖同條生。不同條死。更有一偈。述懷云。五十人生四又加。忽聞續命到天涯。山僧不識威音曆。客裡報秋又鬢華。久立珍重。

前右金吾子春孝公居士三十三年忌陞座

△小拈香

吾江南古佛。有次韵馮待制偈云。無言童子拂香臺。報道長沙學士來。即今無言童子未拂香臺以前。子春居士來此齋會。與山僧相見。一挨一拶。未免口縫既開。且山僧告居士曰。舉香。博山纔爇此香材。八萬塵勞變冷灰。不信但看吾屋裡。炎天吐雪百篇梅。々々々白皚々。居士拍手叫也奇哉。諸人却見麼。秋光不在藕花上。一點清香遍九垓。

△釣語

君子小人。天堂地獄。候轉面皮看。三十年後何用疑着。有慶。有僧問云。壽藏藏主。星夕云臨。雲門辯如河漢。日下齊仰。天目道似虚空。賓主交參。枉徧人情。時處成就。願聞家訓。答曰。逢僧說僧。逢俗說俗。進云。今月今日。功德主孝景公伏值祖父子春居士三十三年遠忌之辰。拜請和尚。陞

座說法。謹哉內護外護。其揆一也。答曰。誰與長官歌美政。風搖松竹是歡聲。進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答曰。猶是墜下漢。進云。記得妙喜果佛日。爲李氏安靜道人普說曰。要知安靜源流本。便是和文五世之孫。可謂五世其昌。答曰。泥多佛大。進云。安靜爲李和文五世之孫。功德主爲子春三世之孫。燈三世火。何處不光輝。答曰。鳳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進云。和尚遠承佛日祖翁。近起如喜世界。念茲在茲。前佛後佛。答曰。不干吾事。進云。爲慈悲故有落草談。謹謝答話。答曰。孺子可教。

△提綱

南閣浮提有一个精進軍佛。托于日下氏。現于日本東。三申三令集什伍衆。百戰百勝勒第一功。降伏魔衆以其壘頓空。不用疊鼓旗。威仁兼備。登庸賢吏其國自治。以堪佩印綬。福祿何窮。指揮（前略）十地薩埵。活捉一世英雄。率文殊部督張陣于靈

嶽。且令彌勒破法華伏疑。如范增舉玦示之。言言開會。迎釋迦皇帝開席于獨園。遂有善現悟般若空理。似曾點捨琴鐙爾文々融通。寶劍匣底射天紫電。青油幕下匝地清風。梨花月楊柳風。歌臺舞殿出現安羶淨利。桃李春梧桐雨。酒肆淫坊拓開兜率天宮。心佛生一機瞥轉。根境識八面玲瓏。七月七日云臨。架乞巧樓。預設盂蘭盆妙供。則活定光佛勝緣。擎出目難連母於掌內。三十三年既至。開無遮會高唱首楞嚴神咒。則償阿難陀宿債。喚起摩登伽女於夢中。於是山僧合掌問訊。子細看來。所謂精進軍佛。即是右金吾子春孝公也。畢竟何以爲驗。問取床角木面翁。拈杖。木面翁呵呵大笑云。如是々々。破戒持戒何分區域。真諦俗諦不入樊籠。今日家業大振。國運益隆。更有子生孫々生子底消息麼。卓一下。不見道春陵。佳氣霽々葱。

△散說

今日陞座意趣者。日下氏朝倉英林有的子。天性好武。勇氣絕人。謂之子春孝公居士。々々會稱殘夢叟。蓋瞎驢一休師所授也。功名爵祿如殘夢然。宜乎臨戰場而忘其身矣。應仁兵起之後。東諸侯。西諸侯。各々割據洛薩。英林子春屬西諸侯。戲下。然而英林皈國。子春留洛。一朝子春受英林命。直入東諸侯之軍。拜謁慈照相公。相公擢之列于近侍。人皆爲榮。時越之一國屬西諸侯。細川右京兆仁榮居士謀諸相公。授越國印。父子戮力。攻彼城退彼敵。兵威大振。是故越國悉入掌握之中。子孫丕承至于今日。盛哉。永正十五年七月初三日。偶當居士三十三年忌辰。令孫今之太守霜臺孝景公。就私宅辦法事。七晝夜間。拜佛誦經。集僧持咒。散席之日。拜請含藏堂上和尙。點妙香舉法語。兼命東山一華老頭陀壽桂。登此華座唱起般若。先是六月廿一日。守有書達洛。居士忌辰招山僧於衙內。以燒影前

一香。山僧聞其命。不克固辭。廿六日發洛赴越。廿七日之晚到江西路驛亭。有書又來。披之云。拜屈和尚陞座說法。嗚呼陞座說法。豈塗聞而道說者哉。況山僧遲鈍。非應卒才。何以應命。然近年叢林凋落。護法之任難得矣。太守自少壯皈吾宗。慨念惟深。不可忽焉。今魯阜者。罪在左右而已。遂到衙內。信口亂道。山僧雖無風穴。擒得虛陂手段。問話僧亦是蛙步。輾泥沙者也。問話僧謂誰歟。小師壽藏主也。遽如許乏其才。以故命焉耳。有識之輩。勿謂說老婆禪。

妙蓮華經頌漸書寫。孟蘭盆會飢渴倒懸。寶陀岩圓通懺摩。白傘蓋堅固神咒。供佛齋僧。持齋持戒等機緣。古今諸大和尚普說之中。一々縷陳。山僧亦是六年之先。當英林三十三年忌日。於此衙內。倒腹傾腸。今又何言哉。所可言者。唯有二也。

一者。今日教主虛空藏菩薩。按大集經虛空藏菩

薩品。從虛空中。能雨無量珍寶。充足一切故。世尊名虛空藏。其餘見于如意虛空藏。不肯瀆告。且密宗所談云。虛空藏菩薩。半跏于寶蓮華之上。身相金色。容顏奇妙。寶冠之上有五佛像。其五佛者。東者藥師佛。南者寶生佛。在西者阿彌陀佛。在北者不空成就佛。握毘盧印居中央者。大日覺皇是也。左右前後。煒々煌々。此五佛合成一虛空藏。大日所變。則名法思虛空藏。藥師所變。則名金剛虛空藏。寶生所變。則名寶光虛空藏。不空所變。則名業用虛空藏。由是觀之。內秘五佛。外現一菩薩。從虛空藏裡。撒下無量珍寶。無貴無賤。求者即得。其功德大而廣。掉僧祇舌。亦難贊揚。居上手握國柄。爲人施財。貧者自富。々者益豐。急難之中。施無畏者。豈在家菩薩乎。若約吾祖師門下。不翅此也。古人云。一槌打破太虛空。至今一缺無人補。快哉々々。十方虛空。一槌打破。收拾將來。作一虛空。喚作一佛

亦得。喚作二佛亦得。喚作三四五佛亦得。奚翅三四五佛而已哉。百佛千佛萬億恒河沙佛亦得。以拂擊卓一下。佛在何處。

二者。念佛以淨土爲宗。居穢土者。誰不願往淨土。故諸宗修之。吾禪門亦不廢之。永明圓照修于前。吾幻住祖翁修于後。祖翁修而不止。有淨土詩百首。和者多矣。且據山菴所記。淨土一教。金口所宣。載之群經。其教行震旦。則始於東林遠法師。々々刻蓮漏禮六時。願往生西方。精誠懇切。遂其所願。迨至前元。人根既漓。情僞日生。冒名蓮社。假求衣食者。往々有焉。延祐間。優曇度公詣闕。上書革正其弊。優曇化去未及百載。而庸民僭名。或自導師有方等無礙之說。合徒衆毀正法。廣行魔事。屏處傳授。珍饌不以供佛。而出生施食。亦皆屏絕云。自是佛。故朝廷嚴白蓮之禁也。吾日本國頃有此弊。彼無碍之輩。破他宗而奪其寺院。殺良吏而取其郡國。魔王狠

願。魔民蟻屯。于村于縣。于郡于國。于九州九々州。紛々爾擾々焉。不謂大元之弊至於吾日本。十餘年前。此州有此民而作此亂。居士令嗣天澤公。克守白蓮之禁。集其兵誅其酋。斥其俗革其弊。一國爲之皆皈正法。微管仲吾其左袵。然稱導師者。至于一國。而接于隣壤。關門固鎖。南北不通。猶如秦越視肥瘠。近日彼輩乞降。太守不許。竊就相府求和。々議未成。道路纔通。功德主若欲修淨土以資冥福。試取觀經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文。向團蒲上。子細觀焉。吾禪云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彼經云是心是佛云是心作佛。心佛一如。淨穢同躰。凡品蓮臺和根拔却。一枝梅子其核咬碎。然後知禪不離教教不離禪。作麼生是般舟三昧。八角磨盤空裡走。一道神光萬境閑。

△自序

暮景未能飛騰。

山川奈此跋涉。

虛文元無師法。豈爲輩和尙而拈一瓣香哉。
鈍根既招衆嘲。固似元首座之炊五斗米耳。

此土他土雖無六瑞。胡說亂說唯飯一乘。

△檀那謝

登座之次。共惟。

功德主孝景公。胸容萬物。勢壓諸侯。

仙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永開國運。

香羅疊雪輕。細葛含風軟。必沐天恩。

所祈護法門不減楊李裨會。

增壽算相從喬松仙遊。

△認謝

更共惟。諸家耆宿。一會名流。

立文字而提單傳印。人々稱第一達摩。

評公案而具大辯才。箇々呼百千圓悟。

今日屈尊附卑。□有黃鶯入谷。

他時出世成道。必類金翅搏風。

△拈提

記得瀉山示衆曰。老僧百年後。向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於左脇下題五字。曰瀉山僧某甲。此一頭水牯牛。不犯他人苗稼。既是題左脇下曰僧某甲。喚作水牯牛即是。喚作瀉山僧即是。叱々。未審檀越鞭答那箇。居士曾欽瞎驢師之道。山僧亦臨濟不肖孫。別有牧牛歌。與居士商量去。山僧不會大瀉禪。水牯牛償何業緣。臨濟正宗都滅却。一簑烟雨瞎驢邊。久立珍重。

桂室永昌大姊斷七諱忌陞座

△小拈香

拈肖像。桂室大姊來也。秋風未動。天香紛々。本來面目。吾無隱爾。舉一指。一指頭上。擎盡大地。未審天香自那裏起。舉香。看々。散作五月簾櫳。則芽莖蕃茂本無根柢。凝作千年沈香。則皮膚脫落唯有骨髓。薰徹西乾百萬衆之心。穿却東震二三祖之鼻。即今桂上座與桂室大姊。驀路相逢無處回避。於是捧爐神突出曰。得肉還他尼搥持。

二株依舊在態耳。恁麼々々。踢倒鐵崑崙。日長雲一穗。

△釣語

灌溪云。我在臨濟爺々處得半杓。末山娘々處得半杓。諸人且道。爺々即是娘々即是。賊々若是冷暖自知底。嘗過吾濟水一滴。嘗過後作麼生。惺惺變作毒藥。有麼。

有僧。驚謂首座。出衆問曰。前半夏後半夏。瞿曇住持。

圓覺伽藍。南高峯北高峯。善射入得毘盧樓閣。喻百十城以參知識。當三長月要修勝因。答曰。無佛無法。無修無證。進云。龍象來迎聽舉揚。白晝天華四筵落。答曰。莫眼花。進云。今月二十一日。功德主教景公伏值桂室永昌大姊七々忌辰。預涓今日。拜請前住建仁一華堂上大和尚。陞座說法。報恩一句。至哉惟孝。答曰。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進云。記得黃解元爲母氏追薦。請妙喜佛日禪師。普說曰。要說般若。々々無形相。

惟要當人自證自悟自契。可謂無說無聞。答曰。若以寂默爲宗。維摩一生受屈。進云。實相般若。觀照般若。文字般若。大姊證入那般若。答曰。錦繡銀香囊。風吹滿路香。進云。一切智々清淨。鑑湖五月藕花香。答曰。十方菩薩同證明。摩訶般若波羅蜜。進云。合參。覺範爲一人。謝答話。僧禮拜。答曰。天得一以清。地以寧。滿首座居一清軒。

△提綱

過去諸佛說什麼法。溪聲便是廣長舌。現在諸佛現什麼相。山色豈非清淨身。未來諸佛又作麼生。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畢竟三世心不可得。無一語可指陳。雖然與麼。一問一答。有疎有親。紫燕黃鸝。橫說豎說。終日熾然。正好顯空假中於大藏。狸奴白牯。舉足下足。當處觸着。何妨轉示勸證之三輪。有爲是無。々爲是有。真諦即俗。々諦即真。儒童稱孔子。光淨稱顏回。迦葉稱老聃。百花落後黃花占夏。豐于爲

彌陀。拾得爲普賢。寒山爲吉利。萬緣陰中紅榴
留春。吹滅二乘螢燭。超越十階龍津。片雲忽點
太清。棲巖壇上所謂眞佛假佛男佛女佛。皆入邪
悟。一月齊印衆水。閻浮界內所有胎生卵生濕
化生。全具正因。本門壽量。元是歷三千塵劫。薩
埵妙用。不啻化廿八星辰。到這裡。煩惱菩提。炎
天雪飛。善業亦何白。惡業亦何黑。長者窮子。滄
海漚滅。別教非是金。通教非是銀。拈杖。禪床角
畔有一箇木居士。纍々皴々。眼空一代。力扛萬
鈞。三世心一時擊碎。驚倒舜若多神。直得露清
淨身。掉廣長舌。或說或默。或屈或伸。轉自己歸
山河。轉山河歸自己。與奪縱橫處。無物堪比倫。
門外一條碧波。日夜潺湲流入四海。欄角千仞青
嶂。朝暮空濛底蔭八垠。希有々々。斬新々々。諸
人試踣跳看。無碍圓融。磨盤奔走波々切々。有
分讚嘆。露柱絕叫剎々塵々。大姊葦如上說話。
隨木居士赴此齋會。歡喜合掌咲閤々。更有保佑

門楣一句。臣向君兮君視臣。卓一下。會麼。雨露今
從九天降。焦茅敗種變靈椿。

△散說

夫荇蘭不生梅檀。々々不生荇蘭。生荇蘭者荇蘭
也。生梅檀者梅檀也。故俾文王爲文王者。文母
也。俾孟軻爲孟軻者。孟母也。俾陶侃爲長沙王
者。其母截髮所令然耶。爾來忠臣孝子皆出于慈
母心。不可慎焉哉。桂室永昌大姊。洛東人。其先
家于若州。其族出于溫科而養于逸見氏。且職中
饋于朝倉英林居士之室。朝倉逸見講婚姻禮。永
清玉潤。猶若衛玠樂廣。共惟。桂室大姊。好義偏
強。修身謹嚴。雖處閨閣之中。克佐家國之政。士
卒聞風立懦。嬖妾伏地畏威。酌末利酒則唯謹戒
文。寧愧地上大士。架新羅箭則堪論聖諦。宜呼
女中丈夫。手持梵經久從圓顱方袍。心磨明鏡頓
除淡粧濃抹。纍々萬丈秀色。居會稽以愛千岩。
赫々一門光華。稱永昌以徵二日。咸謂保壽必見

東海桃實熟。何知伏病又逢北堂萱草枯。久矣勿藥。忽焉蓋棺。實永正十七年四月二日也。先是

蘭玉生階庭。曰以千勝公。其才卓犖不羈。一口

千里。忽嬰白刃生肘之禍。識與不識。莫不潸然。

大姊遂以家事。付季子教景。々々克起家名騁四

海。好文好武。金湯佛法。雖出天資。且由家訓。

梅檀林無雜樹。其是謂之乎。大姊就木之日。教

景居士即就私宅。營辦法事。集二十員緇徒四

十餘日之間。唯書法華一部。治散心皈禪心。多

虛不如少實。雍室所謂回向是真精進處。動人春

色不須多。居士會得此語。故有此舉。又有頓書

者。有讀誦者。不可勝計。居士能隨繇徒。于寅于

酉。兀然趺坐。似見寒岩枯木。拔苦與樂。功不浪

施。爰捐五月十三日。預設斷七諱辰之齋。所作

善事。件々具于羯磨陀那回向文。正當散席。拜

屈 寶應函丈老師。拈香讚揚。以香爲佛事。至

矣盡矣。兼命一華小蕊蒔注壽。陸法空座。舉唱

般若。無說無聞。是真般若。不獲止則說之亦可。聞之亦可。故修梵福。必有作善。

作善大綱。莫過於供佛齋僧。々々々々乃儒家者

所設祭祀之典也。祭祀之典詳見禮記儀禮等。不

可毛舉。范文正公曰。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

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固天下公言也。儒既若

此。何況吾徒。佛則不可供焉。僧則不可不齋焉。

世尊成道後。在逝多林中。跏趺而坐。有二商人

五百乘車。經過林畔。二車牛不肯前。商人訝見

之。山神報言。林中有聖人成道。逾四十九日未

食。汝當供養。商人入林。果見一人端然不動。乃

問云。爲是梵王耶。帝釋耶。山神耶。河神耶。世

尊微笑。舉袈裟用示之。商人頂禮。遂陳供養。五

逆調達日日受闍王五百釜羹飯。世尊以何因緣。

四十九日不受人天供養。不見道美食。不中飽人

喫。吾居士四十九日。日々供佛齋僧。兜樓婆之

烟遍滿十方。堪笑焚椒蘭於帳底。伊蒲塞之饌飽

殺群類。何比薦纒繫於廟前。然而無驕儉無厚薄。以故施門廣而大也。今此無遮齋會。誰有不下箸者。瞿曇々々。莫大嚙好。

作善教主。莫過於藥師瑠璃光如來。々々功德。甚深無量。按藥師本願經云。一時薄伽梵。至廣嚴城。住樂青樹下。告曼殊室利。東方去此。過十殑伽沙佛土。有世界。名淨瑠璃。佛號藥師瑠璃光。本行菩薩道時。發十二大願。其第八願云。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有女人。爲女百惡之所逼惱。極生厭離。願捨女身。聞我名已。一切皆轉女成男。具夫人相。乃至證得無上菩提。大姉憑雕像薰力。不乖本願。必能轉女身成男身。超凡位升聖位也。昔靈岳會上。八歲龍女。變成男子。即往南方無垢界。坐寶蓮成正覺。頓則頓矣。爭奈既涉途程。今不動一步。立地成佛。則瓦礫土即是瑠璃國。何曾遠隔十殑伽沙佛土。照願脚下。作善讀經。莫過於法華金剛。隋大業中。秦州有

慕容文策。誦法華金剛。晝夜不息。一日忽有一人。持文帖一通示云。閻羅大王遣追汝。策驚怕。隨使至一大城。墻郭六重。門戶黑闇。過已便見宮殿。閻王正坐。部衛威嚴。王問行業。策答以能誦法華金剛等事。王合掌云。未合死。放還。策西去。不知途路。忽逢一沙彌。云。可隨吾後來。過六重門。遇黑闇處。沙彌手執明炬。遂出而復生。沙彌豈異人乎。必是六道能化地藏願王。黑漫漫。明歷々。法華金剛二經。即冥府一把炬火也。佛未說法華之前。眉間白毫光明。照破阿鼻地獄。已說法華之後。論其功用。則云如闇得灯。云如炬除闇。咄箇閻王那裏有黑闇處。金剛云。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即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々色。何況般若如火聚。燎却諸人面門。誰敢近傍焉。居士心無所住。而行布施。則大姉踢翻黑闇地獄。坐斷光明雲臺。四菩薩導之

前。入金剛輪之後。臨州古佛云。一段光明亘古今。有無照破脫情塵。又云。紫極宮中鳥抱卵。銀河浪裡兔推輪。向去却來。明暗双々。大姉平日參得底。不分黑白。不涉正偏。擘破圈子。擲下卦盤。則這箇二經。較甚麼繫驢橛。脫或透不得。唯宜命衆。且讀誦且書寫。勉哉。

作善勤修。莫過於圓通懺摩。大哉補陀大士。至哉圓通三昧。觀音授記經云。觀音勢至得如幻三昧。周旋往返。十方化物。昔於金光師子遊戲如來國。有王名威德。化生二子。左名寶意。即是觀音。右名寶尚。即是勢至。往問佛。何供養勝。佛言。當發菩提心。從如來。初發菩提心。次阿彌陀佛。後當成正覺。觀音名普光功德山王。勢至名善住功德寶王。如來藏經亦云。觀音文殊皆未成佛。觀音三昧經云。觀音在我前成佛。名正法明如來。我爲苦行弟子。諸文既乖。如何定判。天台云。四悉檀化物。不可求其實。加之經々異說。不

須和會。古今諸師。此語爲當。我海東所專修圓通懺摩。何人所撰。按東湖佛祖統紀云。慈雲大師。天台寧海人。母王氏。乞男於觀音。夢美女以明珠與而吞之。生七月。能從母稱觀音名。後以苦學感疾。嘗親見觀音垂手於口。引出數虫。復舒指注甘露於口。身心清涼。宿疾頓愈。咸平四年。寓慈溪大雷山。治定請觀音消伏毒害懺儀。此則世所行圓通懺摩乎。慈雲是觀音。々々是慈雲。眞耶應耶。藥樹王身耶。如意珠王身耶。三十二身之中第幾身。春容月影。唯是一身而已。凡文章不工。佛理難顯。摠持無文字。々々顯摠持。江州太守許端夫曰。慈雲文貫於道。言切於理。酷似陶彭澤。可謂知言。慈雲以文發揮佛理。是故圓通懺摩盛行于世。其設懺場也。金鉞鐺々雷動。香華紛々雪飛。一起一坐。燒香禮拜。擇善于管節者。爲之導師。抑揚縱翁。律呂所諧。如哀松梵。似白猿梵。監魚山餘韻乎。大姉自少皈依大

士。朝念暮念。現幾個觀音於舌上。山僧有一問。大姊却答得麼。金沙灘頭隨俗嬋娟。爲什麼有老婆心。道々。

作善施設。莫過於水陸會。其要在出生偈。慈雲式師施食文。并開甘露門云。舉此偈時。住持施主人散飯。近來叢林施主散飯者鮮矣。天台觀心食法云。以食爲食。是爲外食。潤生死養無明。以法爲食。深益般若。資法身得解脫。淨名經云。於食等者。於法亦等。由是觀之。法輪與食輪同轉。色身與法身共堅。濕唇則傾雜華。海於半瓶。倒腹則盛衆香。國於一鉢。今時開建此會者。不考儀文。不循古法。故難解鬼神飢渴。曾有一僧。爲人判水陸。偶忘携房鑰匙。至中夜忽思之。心在鑰匙。鄰人夜夢鬼云。醉和尚。今晚施一把鉄。我輩客來。次早飲酒。中有小鉄一片。哽死。嗚乎無因果則已矣。有因果則誰不畏焉。醉和尚是什麼瞎禿奴。若復不昧因果。無心而施。則鉄

釘飯木札羹。滿肚乳酪酥醞。十法界一法土。何物焰口餓鬼。々者歸也。萬法皈一。々歸何處。喝一喝。

作善破惡。莫過於棲嚴神咒。慶喜羅難。演若迷頭。若非咒力。何以救濟。自大通禪師傳此神咒。天下大小刹。日々以誦。人々以誦。特當僧夏九旬。施設棲嚴勝會。進道無魔之助。何以加焉。真歇了菩薩製普回向偈。濟宗洞宗。齊用此偈。大姊承真歇宗。無登伽惑。結制之前。溘然臨終。居士莊嚴道場。命僧侶誦神咒。光陰倏忽。漸迫半夏。居已安矣。足已禁矣。蠟人鵝護。聖制惟嚴。作裂破勢。今晨山僧裂破禁網。直使諸人如鳥出籠。大姊亦乘大願輪。掀翻圓覺伽藍。遊戲十方世界。喚作持戒乎。莫々々。灯籠沿壁上天台。作善頓證。莫過於參禪學道。大姊屢見曹洞下衲子。問其心要。參禪之餘。修淨土門。曇鸞云。生即無生。々々即生。念而無念。生而無生。大姊却

委悉麼。若能委悉。念佛不碍參禪。々々不碍念佛。雖然與麼。僧問雲門。不起一念却有過麼。門云。須彌山。至茲鸞師亦須望崖而却。居士代大姉。下得一轉語。則可號報恩子。

作善功德。莫過於建寺。大姉曾建一寺。以號永昌。永昌是大姉諱也。以諱榜寺。結其善緣。山有山名。寺有寺額。人中有境。々中有人。々境俱不奪時。諸人與大姉相見了也。竊曰。永昌之義。深而難測。按左氏傳。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孝男教景繼父兄業。慶充門閭。況今太守霜臺孝景公。乃大姉曾孫也。同聲同氣。有衆安國。永以蕃昌。吉可徵焉。因記梁武帝問達磨。朕起寺度僧。有何功德。磨云。無功德。大姉若向無功德處薦取。一

莖草上出現琉璃玉殿。然廣衆之集。以從盈數。內護外護。天所啓也。至祝々々。

△自序

棘句鈎章。枝詞蔓說。風塵三尺劍。經間道千里北征。故國一封書。慕熱處每日南望。未得開蝸牛廬而容膝。何圖據獅子座而結跏。汗顏々々。

△檀謝

孝男左金吾教景居士。氣宇冰清。胸天月朗。出師活弄兵衛。得六篇鈴於魚腹中。參禪發轉機輪。奪千金珠於驪額下。且夫風流蘊藉不減謝東山。寔哉一門叔父有阿太郎。曾孫霜臺孝景居士。仙鶴聊天。神駒逐日。當官不擾。雖人憚鉄面御史威風。容物有餘。於公挾玉色明道和氣。公務之暇。延僧論禪。建哉有力檀越。

△總謝

更共惟。會中耆宿。座上高賓。石門垂鬚佛有云。草木之英。櫻楠蘭蕙。鱗羽之英。鳳鳥麒麟。

然則人類亦有英乎。公卿士大夫也。而僧之英則異是。以心空爲登第。以果住爲階品。今耆宿證明此會者。櫻楠其材。蘭蕙其芳聲。鳳鳥麒麟其文采仁德。而後登心空科第。超果住階級。蓋草木之英。鱗羽之英。集而成僧之英也。高賓羅列此座者。皆士大夫。而亦是櫻楠蘭蕙鳳鳥麒麟之有材有芳聲有文采仁德也。宜哉千人曰英。

△拈提

復舉。菴婆提女問文殊師利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文殊曰。其力未充。菴婆提女未知生。焉知死。文殊師利。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桂室大姊若致此問。吾即一喝云。生死海涸。何物迂流。更有一偈。呈示諸公。生是不生々死流。菴婆提莫認蹤由。文殊掌內霜三尺。鞭起金毛作鐵牛。々々走出閻浮。以佛子作拽勢。見麼。山僧隻手拽回鼻頭。牟。久立珍重。

慈照院殿二十三回忌陞座

△小拈香

學香。這個是 慈照院殿準三宮喜山大禪定門。會赴朝參携滿袖飯底御爐香烟。其氣郁々。如江南螺甲而不淺俗。唉他李后主垂帳潛和螺甲。其形團々。似海外龍涎而有光澤。憶彼楊秘監下簾自炷龍涎。凝作阿伽嚧香。則薰徹三千閻浮界。散作先陀婆香。則彌綸百億兜率天。是故大毘盧藏中曰。佛告難陀。若人親善知識。隨順染習。得大名聞。而說偈言。若有手執沉水香及以菴香麝香等。須臾執持香自染。親附善友亦復然。即今諸善知識降臨齋筵。道香德香之所染着。沉香麝香亦猶腥羶。子細聞之。與 準三宮滿袖香烟。無二無別。不後不前。取之無竭。鑽之彌堅。全非殘膏剩馥。依然三十餘年。言未了。天散花雨。地湧醴泉。於是虛空藏大士起自西方香集世界。出現娑婆世界日本國裡東京大相國。與諸知識袒袂拍肩。高演微妙法音曰。善哉々々。以香爲佛

事集十聖三賢。八百功德不可言宣。柱上座即起合掌禮大士足曰。如上功德不可私有。不如供養眞如寶際薄伽世尊。現座道場白花岩大藏壚。那伽定中開山玄猷國師。草創本院在中大和尚。過現未無量上士。天地水一切群仙。仰冀準三宮茲丁三十三霜景忌。頓滅九十九億罪愆。未審何以爲驗。黃雲王瑞博山上。相府蓮成臘月蓮。

△釣語并答問

拈杖。吾佛未見星成道。木上座何出山來。卓一下見麼。前村深雪裡。昨夜一枝開。有僧^{光遠}首座問曰。大士垂迹於寶陀岸。人圓通五々妙境。今佛放光於莊嚴域。開華藏十々法門。寒月照水。普應衆機。臘雪連天。願聞一句。答曰。露柱燈籠。何曾有言句。進云。法雷一震三千界。萬國千邦咸撼聞。答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進云。來歲孟春初七。乃慈照院殿一品喜山大禪定門三十三回遠忌之辰也。大檀越預於今日。拜請和尚。

陸座說法。佛法盛大。不亦在茲乎。答曰。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進云。昔劉參政就天竺。請妙喜佛日禪師。陸座云。若識得前僧放身命處。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以生死爲遊戲之場。而不被生死之所留礙。莫是無碍三昧麼。答曰。一槌打破虚空。當下七花八裂。進云。不即生死。不離生死。未審那處是遊戲之場。答曰。遇花成花。遇柳成柳。進云。西法雨於四海。發慈照於九天。答曰。有何所見。進云。塵外摩尼。胸中獅子。謝師答話。答曰。那一機。金烏啄破青玻璃。

△提綱

盾日爲夏。衰日爲冬。天上一日明則明矣。奈其陰陽不齊。乍熱乍寒。唯吾慈照燦破六十餘州博桑國。煌々赫々。衡岳在南。恒岳在北。地下五岳高則高矣。奈其遠近不同。或橫或側。唯吾喜山超越八萬由旬。蘇迷盧。巍々堂々。夫慈照云。喜山云。不知阿誰分上事。諸仁者慎莫近前。

慈照院殿喜山相公眞儀。儼在本院道場。號稱喜山。上祖 仁山。下父 善山。各々皇家梁棟。院曰 慈照。左宗圓照。右師常照。世々法社金湯。從空入假。白雪非白。在俗販眞。黃金添黃。俗諦非有。眞諦非無。合眞諦俗諦則蓋聖諦乎。月雖隔上下。何弄兩樣影。藏教即假。通教即空。融通教藏教則是圓教也。花雖分早晚。元吹一般香。已矣斯道將墜。時哉其理自彰。作艷詞招泥犁苦輪。蟹投湯零々落々。寫敎書償閻羅業債。(同前)魚躍淵圍々洋々。固堪驚怖。孰不感傷。唯一事實。二則非眞。雪壓松栢。人期歲晚。凡諸有相。皆是虛妄。雨滴芭蕉。我苦夜長。邪法□□。齊強魯弱。祖意教意。楚存凡亡。草衣木食未必頭陀。證頭陀者曾有居士揚傑。松風澗水總是般若。談般若奚翅座主蒙在。活機撥轉。大鵬搏扶搖半年而息。文彩顯露。孤鳳出阿闍千仞而翔。直饒瀉山德山之入門。未免喫却八角鐵棒。況復趙州睦

州之窺室。必當觸着三尺金剛。生擒羅漢菩薩邊鎬。活吞闍提外道歐陽。緊攔。螻螟右眼中有安樂鄉。彼有一道人。鬚長拂屨。日々商確諸佛列祖。拈杖。蝸牛左角上有仁壽域。彼有一道人。面黑抹漆。時々品論玉帝三王。一夕兩個道人。驀路相逢。未決抑揚。山野適起自瞎睡三昧。側耳其傍。忍俊不禁。且告曰。古人不云乎。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々々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此一轉語。豈不的當。兩個道人忻然曰。聞所未聞。終身不忘。到這裡。喚 尊儀作釋迦周孔也得。喚釋迦周孔作 尊儀何妨。雖然與麼。若約衲僧門下。說什麼地獄天堂。耐耐劉項爭鹿。說什麼釋迦周孔。元來臧穀亡羊。嘆。天寒日短。姑置此事。畢竟子生孫々生子。佳氣爲瑞爲祥。東山謝大傳之後。復有一門叔父阿太中郎。諸者却見麼。一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散說

薩訶世界南閩部州大日本國山城州京師居住
大功德主左典廨源朝臣義晴。明年太歲壬午正
月寧七日。俯迎 慈照院殿準三宮贈太相國一
品喜山大禪定門三十三回諱辰。預於斯日。營辦
法事。特就本院。先甲七日。莊嚴紺宇。延請緇
倫。香于晨燈于夕。誦經于晝坐禪于夜。彫刻以
虛空藏菩薩尊容一軀。頓漸書寫以法華經上各
如千部。普門懺摩以修之。甘露妙供以設之。梵
網心地戒品煩戒師以演說之。今當散場。現前慈
藹同音諷誦如幻金剛王佛母如蓮華神咒之次。
院宰孝叔西堂。嚴傳 鈞旨。拜屈 雲興堂上大
和尚。拈香讚揚。副命建仁住持小比丘壽桂。登
華座拈藤杖。爲他亂道。實可閔唉焉。共惟。慈
照院殿準三宮贈太相國喜山大禪定門。有典有
則。乃神乃文。繼父兄業坐致雲霄。守君臣道丕
承雨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掌內提三台八座之

權。謀臣如雨猛將如雲。幕下領方伯連帥之職。
誰出其右。吾拔其尤。考輿地志責夷俗里。東關
關西投戈飯惠。讀古今集得和歌妙。定家々隆避
席讓先。是謂前輩風流。堪作後人標榜。天神七
代地神五代。宗廟社稷克領其誠。大國三軍小國
一軍。禮樂征伐悉從其命。官暇賞花。有憶劉禹
錫玄都觀。良宵醉月。不減裴晉公綠野堂。百濟
高麗如在咫尺中。方物進貢佛經儒典。五竺震旦
何隔萬里外。商舶樁載海錯蠻珍。祿富爵高不足
爲榮。國盛民安唯心所欲。入日東曲大哉源平
藤橘。特漱清和的流。與濟北宗盛於鴻仰洞曹。
晚詣玄猷密旨。慕蘇龍圖而護教。則待僧不混庶
俗。學杜鴻漸而剔髮。則離凡既隨浮圖。焚香誓
不殺人。著鞭願先成佛。王丞相捨甲第作阿蘭
若。莫愧瓣香喚野狐精。呂太尉觀法界會雜華
嚴。要見蒲衣跨活獅子。陪席方袍圓頂。擲地桓
圭袞袞。西禮彌陀。正好低頭合掌。束求般若。不

勞粉骨碎身。蔑以加焉。有爲如此。晴原起獵塵。
曉戍殘烽火。應仁以來至延德年中。雖多治亂。
爲家爲國永掌造物陶甄。小雨暗入日。春愁連上
元。尊儀之後有大智院殿。因存孝友。此月此
晨共飯本分田地。四海驚喪考妣。一人惜失股
肱。嗚呼哀哉。凡尊儀出處進退。皆在諸人口
碑。脫或再三。恐瀆盛德。何況尊儀在日。預修
法筵。諸大老宿相逐說禪。尊儀薨後。亦如預
修時。盡美盡善。吾何言哉。雖然。台命不可拒。
拾餘燼於城下。探遺珠於海底。錄成十科。納敗
一上。

一今日教主虛空藏菩薩者。其頂著五智寶冠。其
身懸衆髮瓔珞。左手持如意珠。右手提智惠劍。
座寶蓮華臺。放鬘金色光明。堅固惠菩薩。清淨
身菩薩。執香爐捧花盤。侍立左邊右邊。密宗所
護。其像如此。凡雕刻佛像者。權輿于優闍王。然
而諸佛諸菩薩。種々妙相頗有異矣。百福相經明

如來相好。或曰摩竭魚像。或曰金翅鳥像。或曰
翡翠像。或曰鳩鵲像。或寶劍像。或寶鏡像。或摩
尼珠像。或鴈王鹿王魚王像等是也。今此菩薩現
三十五佛形。其像非金翅。非翡翠。非摩竭魚。非
寶劍寶鏡摩尼珠。且復非鴈王鹿王魚王。威儀儼
然。光明赫乎。可謂容顏甚奇妙。昔道吾至京口。
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
道吾不覺失咲。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
祇對這僧。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咲。吾曰。和尚
出世。未有師在。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處。夾山
即至船子處。一言相契。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
夾山所謂法身無相。恰似大原乎上座說法身量
邊事相似。宜哉道吾失咲。且道虛空藏尊像。法
身乎色身乎。既是虛空現甚麼色相。若復非色相
雕刻箇甚麼。露。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二齋僧者。佛經曰。飯千億三世諸佛。不如飯一
無住無作無證之者。今當五濁。誰是無住。誰是

無作。誰是無證。若待其人。驢年亦無。只須設無遮會。供養雲水。佛日大師住徑山時。七月遇蘇文忠忌日。必集其徒修供以薦。嘗謂張子韶侍郎曰。老僧東坡後身。張曰。師筆端有大辨才。非老先生而何。大梁趙與峕按佛日年譜。蓋佛日生於元祐四年己巳。而東坡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辛巳。此時已十三歲矣。佛日平生尊敬東坡。忌日修供或有之。必無後身之說。吾謂。古之賢聖。應用無方。以現在身遊戲諸國土。前身後身不拘生死。宋馬耳未亡。而往生西方蓮花臺上。豈非亦應用無方乎。趙氏未辨焉耳。東坡自曰。前身盧行者。又曰。五祖戒禪師。又曰。杭州壽星院僧。七生乎十三生乎。現幾个身。然前後身亦爲佛日。不可容疑。佛日當其忌日。集徒修供。未必爲後身。唯所以敬東坡也。此義以趙氏說爲是。昨日在妙莊嚴域。爲東坡居士修供。今朝在妙莊嚴域。爲東山相公修供。人境一如。兩鏡相照。可中那僧

具大辨才底果佛日。有則出來。爲之分此座去。三頓書漸書法華者。吾佛一代說教。頓。非頓漸非漸。至法華開會之場。其揆一也。唐終南悟真寺釋法誠嘗誦法華。用爲恒式。法華三昧。翹心奉行。誠素善筆工。鄉曲知聞。山岩惡路。經偈妙辭。自寫令誦。皆誠筆也。又自寫法華。正當露地。用事他行。以忘收舉。忽屬洪雨。滂注溝澗。走往看之。經案乾燥。餘隨流波。法誠自薄筆自寫經。可謂勤矣。然令人薄筆。令人寫經。其益惟廣。蓋飯功于他也。今日海內諸刹。爲尊儀寫經者甚夥。豈無五十展轉隨喜功德哉。尊儀若向未下筆以前。領會三千塵點五百塵點之妙理。則上有日月星辰。天之法華也。下有山川草木。地之法華也。謂之漸亦可也。謂之頓亦可也。謂之非頓非漸亦可也。

四圓通懺儀者。慈雲懺主所製。而吾國俗所勤修也。凡懺悔儀文。教內教外。盈案溢牘。不用頻々

舉揚。吾粗論大意爾。古宿云。懺名陳露前惡。悔名改往修來。然懺亦改往修來。悔亦陳露前惡。可互通焉。陳永陽王策之。文帝第八子。請天台智者大師稟菩薩戒。執弟子禮。法名曰靜智。製疏文云。願生々世々與天台閣梨及講衆。黑白恒結善友。俱向一乘。後王出遊。墜馬將絕。師爲率衆。行觀音懺法。遂覺微醒。凭几而坐。見一梵僧手擎香爐。遶王一匝。香氣裴回。痛惱頓釋。天台既有觀音懺法。慈雲本于天台者也。天台何人哉。觀大士應化也。天台會拜謁南岳思大和尚。思曰。昔共靈山聽法華經。宿緣所追。今復來矣。蓋南岳爲藥王。天台爲觀音。故有此語。天台是觀音。慈雲是觀音。阿那个是端的底觀音。咄。照顧脚下。又蔣凝侍郎有人物。號水月觀音。尊儀平日端坐廟堂。威儀棣々。如月在水。非蔣侍郎所可企及。諸人著眼看。現座道場。補陀岸畔。兩個觀音。屹而相對。喚作天台乎。喚作慈雲乎。

何止兩個。成群作隊。五水陸勝會者。始於過去青提。行於梁武帝。盛於唐英禪師。而後設百味妙供者不可勝計。大元延祐改元二月。欽旨順母后。以金山爲水陸建始地。特降修儀。修大齋會。一七晝夜普用津利。其感神光聖燈。頗與常異。明年八月。乃再欽旨。以元年例。用答內弼之勤。遂建水陸大會碑。住持佛海慈惠禪師撰其文。集賢院學士趙孟頫書其字。水陸勝會不翅東震所行。吾海東叢林。亦與圓通懺儀並修。資助冥福。莫過此二。尊儀每歲佛歡喜日。過當寺諸院。修此妙供。以目犍連心爲心。惟孝之大。及于河沙鬼神。是亦所以憂民也。英師山北寺之會。秦莊襄王。范睢。穰侯。白起。王翳。張儀。陳軫等數人。出離陰府幽囚而已。尊儀年々所修。院々所設。天地之間所在鬼神。無不一霑法味。救濟之益。不可得而測焉。今也。大功德主。齡富春秋。自然在仁風義氣之

中。異日護法不忘佛勅。舉此隆典。則諸院夜々聖燈出現。於是當寺住持建水陸大會碑。不亦可哉。

六梵網戒經者。題號有異同論。隋仁壽目錄云。

梵網經二卷。什師所譯。又菩薩戒品一卷。什師譯。藏師疏云。梵網經盧舍那佛說菩薩心地法門品。與師疏同之。曠師疏云。梵網經盧舍那佛說菩薩心地十重四十八輕戒品第十。敎家諸師。各立異義。吾敎外徒。難得定判。其序云。戒爲法城。能遮煩惱賊。戒爲勇猛將。摧伏魔軍衆。蓋夫六天魔王。率煩惱賊。起兵于大夢國長夜郡未覺縣寢語里。其威大振。偷吾法財。攻吾法城。淨飯王太子。稱竺乾猛將。其長丈六。身有三十二。八十種金瘡。勒十八界之兵。布三百會之陣。其號令也籌策也。用五千餘卷兵書。々々之中心地戒品。即六韜乎三略乎。張精進弓。架智惠箭。掀翻無明之窟。打破三毒之塞。屬其戲下。功成名遂。

圖畫法王凌煙者。侍中文殊。侍中薩陀波崙。黃門師子吼。黃門舍利弗。黃門須菩提也。因記應仁丁亥。內外諸侯東西割據之時。尊儀不動聲色。不覺鼓旗。運籌帳中。決勝千里。此則摩他。佛力擁護之所令然也。況及晚年。拜三會祖塔。剃髮染衣。受此菩薩戒。生死魔軍倒退三千。柳營中太平。無日不春風。

七首棲嚴神咒者。佛爲阿難陀。說此無上神咒。救登伽難也。後來論此經說時。諸家判釋頗涉多岐。長水璿。長慶嶽。閩中度。劬潭月。王介甫。張觀文等。爲在法華後涅槃前。其義依波斯匿王琉璃持地耶輸等事而釋之。孤山谷響。吳興薰聞。爲在方等。溫陵戒環獨爲在般若之後。三師乃依台宗。用五時說也。閑菴普幻撰環解刪補記。蓋由戒環注解。非者刪之。闕者補之。其記云。法華棲嚴。說處應同。何故法華在靈山。後嚴在祇桓耶。答。法華供讚所載。中國使佐至祇桓精舍。見

壁上法華第九會圖。則說法華經。八年之內。豈獨在於靈山而已哉。東土流傳者。但三會所說耳。靈山第一會。空中多寶佛塔第二會。重會靈山第三會。既有祇桓第九會。則但經來未盡而已。然則閼廡亦以棲嚴會爲在法華後。同于長水

長慶諸師說。古云。西方法華布一由旬。依此文。則七軸之外。必有此土不來文。猶如生公時涅槃後分未來矣。昔日龍勝菩薩於灌頂部中。誦出此棲嚴。流在于五天。皆諸經所未說。而心法之大旨也。五天世主保護秘嚴。不妄傳受。智者聞之。日夜西向禮拜。願早至此土。續佛壽命。然竟不及見。惜哉。我今願見法華不來妙文。亦猶智者於棲嚴。雖然若復聞一悟一底一句一偈。鱗角足矣。何必擾々焉至第九會哉。且此棲嚴。唐神龍元年。中天竺沙門般刺密帝。於廣州制止道場譯之。菩薩戒弟子清河房相公筆授。北宗大通禪師在內親遇奏之。又寫隨身。自爾吾禪門。于朝于

暮。誦之不輟。勝因所感。優於天台。因生於衰世。所不耻也。今爲相公。僧官唱導。大衆諷演。相公必獲咒力。以登佛地。則其位不在房相之下。圖之。

八預修法會者。東湖志磐以隨願往生經普廣菩薩所問之事爲據。以夷堅鄂渚王媼寄庫錢之事爲驗。實無異論矣。若由其類擴其義。則儒之皈依。如此之類。不遑枚舉。今舉一隅以及三隅。彌勒弟子樂天。與苾芻六十人優婆塞八十人。以大和八年夏。受八戒修十善。設法供捨淨財。結上生會。且曰。行念慈氏名。坐想慈氏容。願當來世必生兜率。又儒者知識蘇軾。常執阿彌陀佛像一軸隨行。人問其故。答曰。此軾生西方公據也。蓋深畏惡果。預修善因。此皆預修一端乎。伏聞普廣相公。依普廣菩薩生七之說。就京師等持寺。再設預修會。尊儀謹攀其例。長享元年二月七日。啓建預修道場。二年四月廿五日。設三

十三回忌齋會。普廣相公一再雖修之。唯至七
七而止矣。尊儀修之至三十三年。功德之大
不言而可知。鄂洛王媼唯用紙錢。尊儀捨淨財
者不知幾千萬。大哉供佛也。齋僧也。至哉拈香也。
陸座也。累白王氏何敢望之。尊儀若非彌勒弟
子。必爲儒者知識。塵々安養樂邦。刹々兜率內
院。日邊紅杏。豈非九品蓮華乎。天上碧桃。便是
三會龍華也。瞻之仰之。

九佛涅槃像者。點檢畫譜。無畫之者。岐陽開元
寺有吳道子所畫涅槃像。雪堂先生作詩贊嘆。

尊儀曾命都下大小利。得其所藏涅槃像。一々燒
香拜覽。々々各還其寺。唯我建仁之像頗愜。台
襟。遂俾畫師寫之。捨于東山慈照寺。以爲什物
矣。夫佛入滅度有延促。諸議紛然。最勝王經云。
釋迦牟尼佛壽命短促。唯八十年。涅槃經云。八
十一入滅。婆沙論云。八十一。天台玄義云。八十
二歲入無餘涅槃。且婆沙等。有捨第三分捨第五

分之義。甚涉繁詞。東之高閑。法相家云。八十年
者。示同人法。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
四。如來居中。故云八十。光明文句云。壽有三
品。下四十。中八十。上百二十。下方少天。上方
太老。中方不少不老。表常又表中道。吾由吾傳
燈錄推之。七十九歲也。涅槃不生。涅槃不滅。不
生不滅。名大涅槃。由是觀之。諸經之文。諸家之
論。誰據迹門。不是本門。壽量也。唐順宗問佛光
如滿禪師。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旣言常住
世。佛今在何處。如滿對曰。佛從無爲來。滅向無
爲去。法身等虚空。常在無心處。大小如滿對御
問答。甚無滯僧氣息。乳峰因僧問。十方薄伽梵。
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峯拈拄杖劃一
劃云。在這裡。後僧請益雲門。拈起扇子云。扇
子踈跳。上三十三天。築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
打一棒。兩似盆傾。諸人若向二老向下會取。直
得親與二千年前老比丘。日々眉毛厮結。不然

向慈照寺裡。七跪八拜見涅槃像。

十創建伽藍者。舉須達布金祇陀施樹因緣爲口實矣。案金華宋學士續文粹。載吾祖日本建長古先禪師道碑云。古山源公議革城州等持教寺爲禪。物論非禪師。無以壓伏衆心。竟迎師主之。古山何人也。蓋武衛將軍直義乎。天龍國師語錄有爲武衛將軍頌古山號之偈。又知足龍山和尚有春日將軍筵上憶古人一偈。題下自注云。時當古山禪定門大祥忌。此乃將軍謂仁山。古人謂古山也。雖然作興等持者。仁山相公而非古山。想是古山爲之地乎。又云。關東連帥源公建長壽院於相州。復請師開山。吁無相居士宋景濂氏。幻住的孫而永明再世也。於吾宗門。言不虛發。吾亦依宋公言。揚家醜於外邊。竊以二百年前。吾古先祖。遠跡滄溟。上天目山。參觀幻住普應國師。未幾一舸東皈。仁山相公欽其法道。一日謂古先曰。吾起義兵日。竊誓曰。四海若皈吾掌握。必

建三寺。永禱國家昇平。今雖南兵漸息。尚有餘寇。大興土木役。恐煩蒼生。唯得一寺。師其名之。古先遊中華時。有能書名。翰林趙松雪爲法門昆弟。愛古先書。爲有筆法。古先遂揮筆。書等持寺三字。付仁山曰。以等持兩字。加于寺字上。各從寺。以三個寺。表三處寺。吾爲檀越。素願也。仁山不勝扑躍。揭之于寺。輒屈古先爲開山祖。後關東左武衛將軍。卿長壽寺於建長寺之傍。以延古先。々々去等持就長壽。居等持則名其徒以等字蒙其上。居長壽則以壽字蒙其上。至今不肖兒孫。副諱用等壽兩字。古先赴關東後。仁山以等持付天龍國師。今代等持以國師爲第一世。以古先爲第二世。必有故耶。古先爲第一世。宜以宋公續文粹爲柄證。初國師請古先。出世甲州惠林。國師之於古先。道交不淺。互不可論昭穆也。又宋公碑曰。關東連帥。乃左武衛將軍也。見于梅津石室所撰古先行狀。且以長壽

寺爲長壽院者。初曰院。後曰寺乎。又傳寫訛乎。關東稱 仁山曰長壽寺殿。洛下稱 仁山曰等持院殿。等持兩字。名院名寺。溪山雖異。雲月惟同。加之 尊嚴仁祠。在東山則曰慈照寺。在京則曰慈照院。擬諸北山等持院京師等持寺也。山野雖不敏。今膺 台命陞此座。胡說亂說。咸謂。古先與 仁山尚有未了緣。若人向道。作麼生是先師未了公案。我則對他曰。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自序

僻學好龍非龍。鈍根喻馬以馬。鏡中屢嘆白髮。當墜王登樓嚴壇對彼雪嶺沙門觀河論性之年。簾前特賜紫衣。記理宗御慈明殿召吾徑山老子陞座說法之日。雖云古今同軌。所愧賢愚殊塗。抑唐韓京兆以儒排佛。故其集中僧之載名者。唯七人耳。除大顛顓師之外。皆不免嘲侮。鐔津著非韓篇。不亦宜乎。吾忝管府源京兆。治國之餘。

護教爲任。赤髭白足。常滿其座。與韓京兆相去不翅九牛毛矣。今奉 鈞命。頒五花判。舉諸和尚。出世住持。山野亦備其員。不動一步。坐龍淵室。從今而後。勿謂愛僧不愛紫衣僧。感荷々々。

△檀謝

陸座之次。共惟。大功德主。梧桐樹上鳳雛。檉檀林間獅子。不待正月元服。旣刷天朝羽儀。綠髮將軍領百蠻。矧握國鈞得老成之譽。金闕曉鐘開萬戶。行輔廟謀誇忠烈之名。宋楊太年々十一歲。試中童科。賦詩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歎異。以秘書省正字。吾 公今同太年登科之年。和歌之妙。如有神助。朝參左近。必有應制作。拭目以待。至祝々々。

△揔謝

諸方風月佛。象馭云臨。滿堂雲水僧。鵲立成列。普說佛眼。法語已庵。長書妙喜。古得其一藝者爲難。證悟岩頭。縱擒首山。惠辯大珠。今集其衆

美者不少。讚揚難盡。恐懼惟深。

△拈提

復舉。天台錢象祖問道於保寧全無用。尤以淨土真修。自左相辭歸。既而得微疾。僧有問起居者。則曰。我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生人。唯求淨土耳。言訖趺坐而化。未終之前。子姪郡人同夢。空中有云。錢丞相當生西方蓮宮爲慈濟菩薩。錢丞相既是參禪。因甚勤修淨土。早知雨是水。不作兩般聲。吾慈照相公飯依宗門。旁修淨土。蓋錢丞相遺意也。慈濟菩薩豈異人乎。慈照相公我身是也。村偈一篇。謹爲相公。充法供養云。安養元來在念頭。錢丞相後我焉廋。指真儀看慈清活菩薩。天下蒼生汝作舟。久立珍重。

岩栖院殿百年忌陞座

△小拈香

達磨大師有言曰。求解脫者。以身爲爐。以法爲火。以智慧爲巧匠。三聚淨戒。六波羅蜜。以爲模

樣。鎔鍊身中真如佛性。燒香者乃是無爲正法之香也。作麼生是正法香。戒定惠爲之堅固。經律論爲之和合。方冬而辟寒。則北俱盧洲人滿面回和氣。夏而除熱。則南閻浮洲人全身得清涼。其根柢也。不生牛頭栴檀之間。出離三界。其種族也。元在龍腦梅花之上。周遍八荒。洗滌伊蘭餘臭。彷彿嫩桂久昌。博山雲興。合成淨域穢土。沉水灰冷。滅盡爐炭鏤湯。昔年達磨自從那裡得這一瓣。付熊耳峰前神光。自從神光的々相傳。至三十二代達孫桂上座。々々々久矣秘在古錦囊。今日丁悅道尊靈百年忌辰燒之。則穿却諸聖鼻孔于南禪聽松院。昨日丁達磨大師千年忌辰燒之。則薰沐列祖心肝于東山拈華堂。昨日即無今日即有。百年非短千年非長。尊靈於大師豈同哉。佩七八個國印。傳呼細川京兆。大師與尊靈不異者。賦三十一字歌。吟詠和州片岡。畢竟分耳。從空入假。若涉多岐。非愚即狂。噢。敲

爐三下。試聽捧爐神掉舌。黃雲擁座入金剛。

△鈞語

以般若破妄顯真。則詩之變風易俗也。以寶積顯明中道。則書之立政立事也。以大集破邪見。則春秋明褒貶也。以涅槃明佛性。則中庸之極廣大而盡精微也。華嚴法界。圓融理事。則易之窮理盡性也。北磻獮叟謂之儒釋合。若向東山道。作麼生折合。一雙孤鷗撲地多飛。一對鴛鴦池邊獨立。

△問答

有僧。

小師印壽藏主

出衆曰。無文勒雪岩銘。昔稱萬人。

一

傑。普應撰月舟說。今見五色而昌。親觸老師拳頭。願傳至聖命脉。答曰。父子從來妙不傳。劍氣直衝牛斗上。進云。碧眼黃頭會不得。野梅風定暗香浮。答曰。會與不會都來是錯。進云。大功德主右京兆源公。伏值 岩栖院殿悅道大禪定門百年遠忌之辰。拜請 和尚。陞座說法。咸謂

叢林盛事。答云。淨洗兩耳。聽此松風。進云。記得龍淵普覺禪師應妙明居士請。普說曰。既生不知來處。便是生大。百年後不知去處。便是死大。却有兩重關麼。答曰。敗也。進云。和尚今日在龍淵山中。對靈普說。截斷生死。不涉去來。作麼是舌上龍泉。答曰。不施寸刃。海晏河清。進云。百年便作萬年計。氣佳哉壽々葱々。答曰。慣從五鳳樓前過。手握金鞭賀太平。進云。怒罵時海涵春育。慈悲處烈日秋霜。答曰。啞蘇囑悉利娑婆訶。飯堂喫茶。

△提綱

人々有一無位真人。從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々。降誕于三千塵劫之先。雖全離鐵腹囚。遊戲于百億世界之外。從來坐赤肉團。擊破華岳。不費腕力。飛昇丹霄。何生羽翰。分身無數。五轉不完。有時撚碧瞳胡鬚。飄々吟嵩山雪。有時伸素酪玉脰。徐々涉滄海瀾。釋迦彌勒元是奴事。雲

門瞪州亦被他瞞。威風凜凜。生擒隆藏主白額。毒氣惡辣。活弄果首座黑蜥。拈杖。山野即今喚來。驀割相見。其背三尺。其面百皺。恰似世所畫石。蟠嘗醋石。媼忍酸。山野向彼曰。真諦俗諦。孰易孰難。彼笑曰。吾聞之。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何況修六度者。第一行檀。僧中奇人。俗中奇人。雖有兩樣。內護知識。外護知識。唯是一般。言未畢。

岩栖院殿悅道大禪定門。起從實際理地。坐斷首楞嚴壇。威儀鸞停鵲峙。氣象虎踞龍蟠。隻眼頓開。透過南禪路。會趙悅道悟處。無待一聲霹靂。萬法不侶。吸盡西江水。具龐居士機關。復道大家團樂。到這裡。彼又耳語山野曰。尊靈豈異人乎。現座道場白華大士是也。不見道。應以宰官得度即現宰官。於是山野不覺合掌讚嘆曰。善哉。收身薄氷釋。置枕泰山安。卓一下。

△散說

今日陞座意趣者。娑婆世界須彌南畔日本國中

山城東京師居住奉三寶弟子大功德主道永。大永五年十月十六日。恭值 岩栖院殿前右京兆悅道歡公大禪定門百年遠忌之辰。先庚七日。就于當院。擇六和象。誦經咒。入禪定。法華經王頌寫漸寫印寫各如千部。修懺一座。施食一會。自餘衆善。付在僧官回向。當其散忌。同音諷誦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神咒之次。伏承

征夷大將軍。命工印寫法華壽量品。爲 尊靈資冥福。蓋不忘前朝功臣也。擴此仁心。以及海內。則四夷八蠻。必乞命于青油幕下。山野即今聞之。不獲默止。信口亂道。以一祇夜云。西竺將軍出口東。前朝餘烈不忘功。本門八字打開了。四海蒼生壽域中。珍重々々。茲呂拜請 靈泉堂上和尙。拈香讚揚無餘蘊矣。兼命建仁住持小慈菟壽桂。趺坐金貌。拈起玉塵。是即院宰泰安首座傳檀命也。吾既耄矣。恐取衆笑。雖然平日特承顧盼。豈可固辭哉。叨開大口。奉讀群聽云。

其惟。岩栖院殿前。右京兆悅道禪定門。拜將門將。奉天中天。仁肝義腸。始終不渝。文韜武畧。寬猛相濟。趙子都輔漢宣帝。迂京兆尹。疾惡發銖兩姦。屢得鈎距之情。然陷詐脅魏相家之說。遂對廷尉刑獄。空令諸人追思而已。寇萊國事宋眞宗。勒潭淵兵。定策却百萬衆。猶受孤注之謂。其餘不讀霍光傳之論。果赴雷州謫居。豈非千歲遺憾也哉。吾公任京兆尹。振威名於三輔。決廷議則往々折衝。何曾脅魏相家。故不罹積惡殃。始終不渝。寬猛相濟者。其是謂之乎。加之公多才多藝。有德有言。無行可擇。請舉其槩略云。凡吾日本講武爲藝者。以騎射爲第一也。騎射之妙。極于犬追物。々々々之名。始于此邦矣。公以此藝鳴海內。漢土雖用騎射。未曾知射犬。漢飛騎將軍李廣出獵。見草中石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々騰傷廣。々亦射殺之。古今達

騎射者。以李廣爲口實。公乃吾邦李廣乎。然射犬射虎。其趣不同。射虎爲殺之。射犬非殺之。其法有所表耶。騎射公家業也。後醍醐帝建武之初。一統天下。請犬射禮于禁中馬場殿。公曾祖光勝院殿實洲居士。年三十餘。號源侍中。々射場選。五發兩矢。其矢皆中。如此者再。莫不中的。喜動天顏。賜以御衣。鞠躬升殿。拜而承之。謝恩奉獻和歌。宜哉公爲厥孫。妙於騎射。然後生此家者。皆達於此藝。今之京兆。折旋周旋。爲天下法。人皆仰之。彼射犬法。非吾徒所可談。不如口掛壁上。雖然吾祖宗門下。以狗子論佛性者。趙州古佛有之。其無字話。三出孩兒亦能道。八十老翁參不得。以故不及演告。試舉類趙州者。說向諸人。僧問興善寬禪師云。狗子還有佛性不。師云。有。云。和尚還有佛性不。師云。無。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云。我非衆生。云。既非衆生。莫是佛不。師云。不是佛。

云。究竟是何物。師云。亦不是物。且道。興善道底。趙州道底。莫有韓白優劣論麼。賊過後張弓。雖然湑磨。更有一轉語。橘洲曇公舉趙州凌行婆澄一禪客。問一答。且贊之云。婆與趙州。可謂騎射絕倫。澄一通身是箭。可憐方郝翁挽弓。而凌媼箭發。身橫馬轉。而兩箭相值。若繇此話。則趙州騎射妙手也。能射狗子。百發百中。雖云興善亦恐墜跟。我願得趙州與吾公於今日。左執鞭弭。右屬橐鞬。相共周旋。未知狗子入何人手。我唯憑軾以寓目耳。吁。

公爲政之暇。和歌惟嗜。詠朝霧於明石浦。要賡人九佳篇。望暮雲於時雨亭。不忘定家遺跡。雅音琅々。遠達天聽。入新續古今者二首。風流可愛。古以佛法入歌曲者。賴有名稱歌曲。矧吾邦顯密二宗諸師。各有詠歌。雖吾禪門。往々用之。且伊路波等。見陶九成書史會要。佛光禪師上堂。亦用倭字。蓋隨國俗也。夫即文字則五千

四十八卷也不是。一千七百則也不是。離文字則八雲辭也是。三代集也是。長歌短歌也是。至竟不即不離底一句作麼生。鐵槌無孔舞春風。

公詠歌之外。參詩參禪。曾自贊其像云。棒雨喝雷或弓馬。眞非眞是不湏分。朝臨廳事聽邦政。夕倚欄干瞻片雲。凡俗漢有自贊者幾人也耶。在唐而少。在宋而多。唐裴晉公自贊云。爾才不長。爾貌不揚。胡爲將胡爲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晉公威譽德業。比郭汾陽。以身係天下輕重者三十年。歷事四朝。以全德終始。公亦關朝政者三十年。終無一毫失。可謂全德君子。何況一片靈臺。廓爾不塵。何愧晉公也哉。宋王荆文公自贊云。此物非他物。今吾即故吾。今吾如可狀。此物若爲摹。劉辰翁曰。是公透徹。豈比野狐哉。第一句如此。妙々々。吾所欲道。辰翁道了。又何道哉。蘇文忠公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文忠平生沒溺是

非海。晚年受黃惠瓊等之責。身心脫落。如舟之
不繫。似木之已灰。真箇儒者知識也。公之是非
不分。可併案焉。黃文節公云。似僧有髮。似俗
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文節夢中作甚麼夢。
身外見甚麼身。若非聞荷香悟得底漢。何以如此
哉。故筠溪喚作平章佛法之宰相。檀越叢林之韻
人。雖然雨爾棒雷爾喝。似入德山臨濟門者。晉
公。荆公。文忠。文節。或有其作畧乎。至于吾公。
弓馬之藝。未曾夢見在。即今掛起堂上底遺像。
聞吾怎麼說。點頭也否。

公一生以夜繼日。不曾安寢。或考古今治亂。或
思國家安危。或詠詩歌。或操管絃。或招高僧宴
嘉賓。遊焉息焉。無所不至。曾自笑曰。吾年三十
四十。猶如七十八十人。此是雖出於戲言。光陰
不虛度。有志於道者也。吾參玄士。聞之孰不訾
謔哉。蘇儼耳書司命宮揚道士息軒曰。無事此靜
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公未

必取之。暗合孫吳爾。又按羅大經鶴林玉露曰。
漢食貨志。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
得四十五日。註謂。每日又後半夜。爲四十五日
也。胡澹菴書。夜者日之餘也。吾必繼晷焉。灯必
親。薪必然。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照。月
必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必記。嗚呼如
此極矣。蓋澹菴推女工及儒學。勤哉。或曰。公之
夜不寢者。恐本于澹菴耶。別々。遺教經云。煩惱
毒蛇。睡在汝心。譬如黑蛇。在汝室睡。當以持戒
之鉤。早併除之。夫目以睡爲食。人而不可不睡。
然嗜睡過常。佛之所戒也。棲巖會上。阿那律爲
螭螺蚌蛤類。又雪峰率岩頭訪欽山。至鰲山店上
阻雪。岩頭每日只是打睡。雪峰一向坐禪。岩頭
喝云。瞌睡去。每日床上。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
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岩頭打睡。雪峰坐禪。何
其肝膽楚越麼。雪峰既叫鰲山成道之後。打睡也
好。坐禪何妨。岩頭雪峰楚越肝膽。若吾公者。睡

蛇已死得安眠。莫比容床未眠底人。拶透寤寐恒一處。則岩頭打睡。吾公安眠。莊周爲蝶。々爲莊周。恁麼時節。毗嵐捲海。他也不驚。疾雷破山。他也不聞。諸仁者作麼生喚得起。喝一喝。

當院開基惠鑑明照禪師。諱靈彥。字希世。自號村庵。生有異徵。穎出超群。公一見知其不凡。舉之爲子。鍾愛有餘。其師前淨智斯文老人亦以爲偉器。師六歲始入學。所讀之書。如夙所記。公屢延之遊私第。師七歲。勝定院殿顯山相公枉駕于公之第。見師太愛。且曰。以我爲父耶。以彼爲父耶。彼即公也。師指公。相公笑而止矣。双桂惟肖和尚字之以希世。固所謂希世彥也。相公選五岳英衲。覓作罷參侶。公竊命師頌之。偈曰。一步瀾一步。脚下盡乾坤。踏斷草鞋耳。元來不出門。英衲皆歎曰。異日必出一頭地。年既長。學亦老成。親炙双桂續翠二老之間。季鍊旬鍛。皆公之所玉成也。養賢如養花云者可知焉耳。初聽松軒

在公之私第。庭前栽松。嘯歌其間。以號聽松居士。慕蘭山中宰相也。續翠翁寄題小詩云。城闕山林靜踈殊。誰聽松籟起床敷。朝天列騎趁殘月。臥到晨雞擁被無。後以當院號聽松者。慕甘棠遺蔭也。今之聽松。應仁兵燬後。師所再造也。且公得翰墨三昧。筆法學楞寮張即之。觀者難辨真贋。前右典廐芳門公於其私第。設一宇曰楞寮。延一二枚僧。自點佛前灯。蓋芳門者。公第三子。故置楞寮。修香火因矣。山野竊謂。公之愛師。即之愛無文。同聲同氣。易地皆然。無文指即之。爲梅花樹下有髮僧。風流蘊藉。公亦不減即之。無文有祭楞寮文曰。我登公門。年二十餘。公曰。可教。進之坐隅。睠焉若撫其雛。垂三十年。愛甚如初。又有一篇云。出入公門三十年。寒而衣之。病而藥之。飢渴而飲食之。契闊而訪問撫存之。公之於我。猶父之愛子母之念雛也。蓋無文其母吳氏。其父預章進士陶躍之也。然人不知之。唯以

無文爲即之所養之子。寔不誣也。今師之有詩。有文。有四六。爲江湖所向。與無文相抗。唯所異在出處進退而已。無文嗣法靈隱笑翁。住饒州薦福。迂廬山開元。師唯位止侍者。而其名出諸老宿上。故朝廷賜惠鑑諡號。以旌其惠也。誠哉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公常書金剛經爲進道資。是亦學張枬寮也。至今一本藏于當院。以爲至寶矣。按羅山宋太史潛溪集。跋張即之書金剛般若經。其末云。義猷之法。一變爲米南宮。再變爲張于湖。三變至溫夫而極者。前於字學。亦不深知溫夫之用意。蓋即之字溫夫。存恤遺孤。以風義聞。不唯人不知溫夫行事。亦是不知字學也。吾公行事字學。皆盈人口。若以溫夫擬吾公。則恐有霄壤之隔。羅山又云。是經之中。萬千點畫。皆光明幢。唯此一語。吾於公經亦云爾耳。

應永三十三年秋之抄。公有二壺崇。冬十月十六

日。以家事付令嗣畢。把筆大書曰。在諸佛而無所增。在衆生而亦無減。又書和歌。擬辭世偈。容貌如恒。溘然而終。伊川康節先生。熙寧十年夏感微疾。七月十四日作詩曰。生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是夜五更捐館。康節居安樂窩中。樂堯舜化於風花雪月。然未曾知三代之後有佛。公際太平時。建中興策。然而參禪學道。工夫既熟。臨其末後。履踐精明。快活々々。又有遺命曰。投遺骨於西河。莫遺臭於身後。公之所爲水化類也。華亭。船子和尙。桃花菴。普首座。殆庶幾乎。

公捐館之後。今當百年。門闌赫々。德尙有光矣。延德三年三月二日。大昌天隱老師有公祖父永泰院殿桂岩居士百年忌陞座法語曰。一夕夢寐之間。天人來作舞。以唱和歌。預告家運久長。其詞有三个百字。百之一字乃百年也。以三个百字

反復歌之。則幾百年乎哉。今日百年最初百年也。大昌豈非知言哉。人皆以此和歌。爲細川氏懸識。擬劉氏四百年之運。吾謂。細川氏家運。未必局於四百年。十者數之極也。積十至百。々亦數之極也。自百年至千年。自千年至萬年。亦復如是。但家運盛衰。在子孫修善與不修耳。今也功德主。外守三綱五常。內持三皈五戒。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子生孫々生子者可徵焉。案雜阿含經。世尊着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闍耶童子嬉戲沙中。遙見世尊大人相。心念。我當以麥粃手。捧細沙着世尊鉢中。合掌隨喜而發願言。以惠施善功德。令得一天下繖蓋王。即於此生。得供養佛。乃至得成無上正覺。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我今當知我滅度百年之後。此童子於已連邑。統領一方。爲轉輪王。姓孔雀。名阿育。正法治化。廣布我舍利。當造八萬四千法王之塔。百歲之後。育王立八萬四千佛塔。一一塔中。復施百千金。

於是闍耶誓願爲不虛發矣。功德主在公百年後。輔弼大將軍。管領大日本。其所修之善。不可勝而記。清水寺前。高架寶塔。々既成矣。自洛陽城中望之。層落々于鷺峰白雲之間。影團々于鴨川碧波之底。由是觀之。尊靈百年之先。發大願心。百年之後。願心既成邪。然則尊靈昔闍耶也。功德主今育王也。前身後身。一夢兩覺。自今而後。日本六十六州。亦當建立寶塔。豈唯六十六州而已哉。東震西乾。亦當建立。豈唯東震西乾而已哉。閻浮提中。無處不建立。塔云々々。育王八萬四千云乎哉。

法華妙典者。毘盧大藏喉襟。台嶺一宗骨髓也。禪門亦是受持焉讀誦焉。念法華言法華之類。不可枚舉。智者大師天縱之聖。備諸功德。植本根於教苑。長枝葉於禪林。當其忌辰。隋帝設千僧齋。有司案名。滿足千數。臨齋受齋。則數溢一人。咸謂。智者化身來受國供。天鄉寺沙門惠延。

忽聞遷化。感咽無已。欲知智者生處。因寫法華。以求冥示。潛思歷句。忽夢。智者從觀音西來。顧謂之曰。疑心遣否。吁。惠延何人。於智者挾疑心。固可啖焉。然無生國中。示其生處。憐彼寫法華也。迷則死此生彼。悟則不來不去。今若欲知公生處。向先佛未開口。諸人未下筆以前。道將一句來。脫或不薦取。則宜參得兜率三關。脫得生死。便知去處。未審去處在那裏。闕更惟。大功德主。去年以來。自書此經。六十六部畢其功。則欲安六十六州佛寺神祠。既是寫數部。句々玉轉珠回。字々絲去線來。披閱之者。莫不絕嘆。其志一祈海內太平。一祈相公萬福。且承其餘光。欲俾吾子孫長執兵權。大哉誓願。堅於鐵石。至哉忠義。烈於風霜。決非一介野衲所可企及焉。又聞。今日灑心水而洒硯。轉願輪而磨墨。仲智惠力。作一管毛錐子。親書壽量一品。（世說）謹尊靈。莊嚴報土。此品大意。前十四品爲迹門。後十四品爲

本門。荆溪云。迹門正意。在頭實相。本門正意。顯壽長遠。實相既顯。則必知壽量長遠。故云。本迹雖殊。不思議一。這般說話。經有經師。有人必曰。休々。和尚合取狗口。抑亦南豐堂和尚九十九分佛也。那一分是甚物。若開本門觀之。尊靈即是百分千萬億分佛也。其壽量之長。不可測焉。百千萬億那由他劫。唯是槿花朝露也。勿謂尊靈歿後既過百年。諸人着眼看。巍々堂々。燦燦煌煌。在功德主筆頭上。現十八變。鎮護國家。希有々々。

供佛齋僧者。無貴無賤。無素無縐。不易成典。而自利々他之設也。持食供佛。則獲五福。類民養穀。以粥施僧。則有十利。如人服藥。舒王嘗遊蔣山飯僧。公觀聽之。肅然無一鉢一箸呼吸飲嗜聲。退而吟曰。制三軍以斧鉞銜枚。失律或有之。禪榻海會。嚴靜如此。非自百丈規中來。疇克爾耶。今晨齋會肅然。有典有則。此則靡他。當院一

衆。遠承禪居祖。禪居即後百丈也。以故一會化儀。有三代風。功德主亦必有舒王言。盛哉。

今日齋筵座位四出。而檀越居賓對。吾叢林恒典也。賓主之禮。不可敢廢焉。杭下天竺鳳山儀法師。大元延祐初。賜三藏鴻臚卿號。不食其祿。教門少有齟齬。必整理之。高麗駙馬藩王被旨禮賓陀觀音。過抗就明慶寺設齋。々諸山住持。首官以下諸官。躬董其事。及班列位次。藩王中居講堂法座上。衆官以次班法座下。諸山列兩廡。既坐定而師後至。竟趨座上問王曰。今日齋會爲何。王曰。齋諸山。師曰。大王旣言齋諸山。主人合無位。而王自處尊位。諸山列兩廡。至有席地而坐者。與還齋何異。於禮恐不然。王聞之惶愧。即下法座。前揖諸山分賓主。而衆官退就兩廡齋畢。王握師手曰。非吾師。幾不成禮。噫鳳山鴻臚卿。謂之教門叔孫子可乎。不啻教門。其禮施及禪律。可尙矣。鳳山所議。至人無位。與今叢林

所配位次。似有小異。子細思量。唯是同耳。設檀越座。備四出員。然賓位之下。並列諸位。賓對之下。不列諸位。蓋檀越之位。唯班席末。不混僧中。無階梯處。強立階梯。賓主歷然。我無隱爾。更踣跳看。佛祖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芦花。玆以。彼之藩王々璋。入潮音洞。親見十二面慈容。奏奉聖旨捧御香。登天目山。拜屈吾祖幻住普應國師陞座。其語云。其觀世音聖相。當數年前。最初發一念時。而滿月慈容。當處與王之兩目。如鏡之照鏡自爾。凡舉一念。則一觀音示現。舉百念則百圓通現前。所現之聖容隨念起處。竟莫知幾千萬身。今日大功德主。與嚮所謂現座道場白華太士。刹々席々。眉毛厮結。別無慈容之可現。且無光明之可放。何故。若遇曹劉沉謝。暗中摸索着亦可識。也。

夫慈雲淨水三照懺摩。金山甘露百味勝供。北宗所弘梭巖神咒等事蹟。古之名宿。今之高僧。每

有善說。索隱鉤玄。漏其網者。想不多矣。山野亦爲他人。倒腹傾腸。今日唯舉公墓誌銘。并錄先輩口碑。俾所聞者。知其豐功偉績。墓誌乃宗鏡信仲師所著也。豈傳虛哉。所惜其誌不載鞠養惠鑒一項。必有故乎。山野適來。祖舉就諸老所剽聞。以補其闕。然短才淺識。不克蠡測。況臨法苑而不移刻矣。他時必有曾中太史擬柳河東所撰段太尉逸事狀者。思之。

△自序

人生七十古來稀。
扶搖九萬風斯下。

醉騎既催鶴髮。
斥鷃忽越鵬程。

茲記吾祖廣德古先翁南遊。參幻住帝師嗣之。遂從當院之祖大鑑禪師而歸朝。後大鑑住建長。吾祖在其會裏。秉拂提唱。音吐洪暢如鐘。鑑擊鼓陞堂謝之。山野今在當院。據座說法。通家之好。猶未忘焉。然我無如鐘洪音。徒作蒼蠅鳴。慚汗々々。

△檀那謝

陸塵之次。共惟。

大功德主石京兆道永閣。後改道永日常順
此人中龍。真殿上虎。

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憶被徵留使傳兵法而爲帝師。

宗祀天地薦禮百神。

鑒諸倪內史學儒術而通世務。

不翅同腹心於相府。

亦能傾肝膽於叢林。

竊承。悅道公應永十二年庚子乙酉二月十六日而剃髮矣。吾京兆公今年歲舍乙酉四月廿一日而剃髮矣。天道人事。如合符節。奇哉々々。所祈入俗入真。一現烏鵲之瑞。俾昌俾壽。三見黃河之清。自愛惟需。

△捻謝

又共惟。

居東岳西岳南岳北岳中岳之絕頂者。
挑傳燈廣燈續燈普燈聯燈之餘光者。
烟霞保社其盟未寒。

冰霜著舊維德所積。

藏裡夜光明月。收池塘句於琅函。

筆下日暮碧雲。編沙門詩於文選。

諸師頗多寶證法華一會耳。

唯我如盤毒忘掃帚二字然。各々亮察。

△拈提

復舉。大顛通禪師因韓京兆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云。會麼。韓云。不會。師云。晝夜一百八。今日大功德主。若向山野致此問。則對他道。阿僧祇々々。更問如何。酬以一篇禪詩。儒者韓公天下師。大顛答處不曾知。昔年若有今京兆。百八摩尼付一槌。久立重珍。

〔右月舟和尚語錄以內藤湖南所藏之黃檗院本補入之畢〕

幻雲文集 附北征集

△表

遣大明表

日本國王源

義晴

大明一統歌

文王德於周詩。萬歲三呼。徵

武帝壽於漢史。論其封疆。則隔

中華者幾千萬里。仰其光賁。則耀扶桑之六十

餘州。寢明寢昌。有典有則。共惟

大明皇帝陛下。綽々餘裕。巍々成功。文物之盛。

莫過於今。治道之興。何愧于古。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孰不貢苞茅哉。繫日繫月。繫時繫年。吾唯

畏簡書耳。庶修隣好。式沐

天恩。玆自琉球國。遠傳

勅書。寬宥之教。不忘側陋。感戴々々。謹表以

聞。臣源義晴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嘉靖六年丁亥八月日 日本國王臣源義晴

別幅

近年吾國遣僧瑞佐西堂。宋素卿等。齋弘治勘

合而進貢。又聞。西人宗設等。竊持正德勘合。號進貢船。蓋了庵悟西堂東歸之時。弊邑多虞。干戈梗路。以故正德勘合不達東都。吾即用弘治勘合。謹修職貢。示不怠也。如勅諭旨。

宗設等爲僞。不言可知矣。大内多々良氏義興

幕下臣神氏源太郎。爲其元惡。故就誅戮。彼

所虜而來。大邦之人。前年既發船以還之。中

流遇風。船不克進。尙滯西鄙。近日當還焉。

大邦所留妙賀。素鄉。其餘生而存者。不論多

少。以仁見恕。幸甚々々。然則先令妙賀等到

琉球。自琉球而可飯吾國。

前代所賜金印。頃因兵亂。失其所在。故用花

判而爲信。琉球僧所知也。伏希

尊察。妙賀。素鄉飯國之時。賜新勘合并金印。則

永以爲寶。

聖德及遠。不可諉焉。吾當方物件々隨例進貢。

妙賀輩兩三人。命管領道永以遺書矣。

右 咨

禮 部

嘉靖六年丁亥秋捌月日 日本國王臣源義晴咨

△記

新井記

唐杜拾遺寓鸞之雲安。土俗無井。設筓引泉。客居艱難。不堪其憂。隸人信行等。爲之修筒。以慰其渴。杜公作詩賞之功矣。甲午歲。予相攸城北。卜築數畝。茹堂。々後有餘地。移花種菜。插藥苗。聊供賓客吟玩。所謂市中大隱也。是歲之夏。逾月不雨。花之可愛。菜之可食。藥之可摘而劑也。凡有生意者。一莖亦無焉。遂命我僕。分古井於隣家。汲腰之酸。不忍見焉。僕謂予曰。與其汲于遠而勞。不若鑿于近而飲且樂矣。因除草棘焉。拾瓦礫焉。未以穿土。資以運石。兩三日而深二

丈餘也。俯而視之。土濕泥生。僕忻然穿而不止。

迨于明日。水涌澎湃。半濁半清。如社饒臘。翫之。猷酢相合也。三日之後。窺之。碧鱗半開。天倒之影。月分之光。予輒携瓶下綆。汲其清者。先謀一飽。且與我僕。償之勞曰。汝功之深。不可共此水而盡焉。爾來暑毒侵肌。無力挽好風。則湛于盆盎。沈李浮瓜。嘗之玉髮凜冽。置身于清涼國。寒威徹骨。無術回和氣。則貯鼻鐙。添薪煮茗。啜之腸胃溫然。坐吾于春風中。固如俾人平地戶解。葛洪丹井。亦何庶幾哉。廉泉耶。義井耶。君子泉耶。皆非予所取。何況廣州貧泉。景陽辱井乎。昔曹溪獨猿。攪蠱毒水作卓錫泉。澆一杓於驀頭。則人皆冷暖自知矣。數百年後。餘流不竭。在吾天目。號西來泉。廣德師分一滴入東海。蚊虻修羅。其腹便々。今也此井波所及乎。若比瘦拾遺隸人所引。覓水。則坐井而觀天者也。於是我僕再拜曰。吾唯詠擊壤歌而已。豈測禪源之所濫觴也。

哉。予爲之記。以付我僕。

賈釣菴記

南海之南。有一居士。文經武緯。爲之胸次。頃結一菴。扁曰賈釣。蓋取陸渭南所謂宿芦。縱有江湖趣。猶是人間賈釣船之語也。有客携裝軸。需予爲居士作菴記。予曰。古之隱於漁也。或釣周于磻溪。或釣漢于桐江。釣以漢者。懸九鼎於一絲之上。釣以周者。着六韜於一竿之下。八百年之基爲之開闢。二百年之運爲之中興。決非以漁爲真隱之徒也。居士亦抱王佐才。而爭漁父隈。不逢非熊之田。必有客星之奏。宜乎人呼之爲賈釣。客曰。子唯知賈釣。未知居士。々々平居游泳官海。綴鴛鴦班。固子所知也。雖然。性癖愛山水。意在風塵表。以故去洛家于海南。筆床茶竈。公之貝闕珠宮也。簪笠簑衣。公之蟬冕袞服也。加之羅致江湖。衲子。屢用探竿影草。華亭于彼。玄沙于此。離釣三寸。道取一句。未曾入畏影圖。今稱賈

釣唯跡而已。居士曾語人曰。若令吾心膺。則雖云四海稱爲眞。亦是贗也。若令吾心眞。則雖云四海稱爲贗。亦是眞也。世皆眞其名。贗其實。吾非喻等伍。予聞之曰。猗哉居士所局。非表吾德而奮激彼貪名利餌者也。嗚呼。且待明年之春。雪消水漲。一舸南遊。過贗釣菴。把酒一醉。高唱歎乃。主亦不分。賓亦不分。眞亦不辨。贗亦不辨。蓬窓高枕。睡則天明。只恐具眼白鷗。指吾爲一箇贗浮圖。於是客笑曰。菴記旣成矣。此外何言哉。予不辭而書焉。時文明十一年臘月十三日。

睡軒記

壬子夏。梅雨旣乾。暑氣醉人。終日高枕。臥北窓下。時有客扣門。予即從黑甜鄉起而揖之。客曰。越之瑞雲。據競秀爭流之地。而爲天下山水之勝也。與云々孫某上人居焉。因架寢室。榜曰睡軒。軒主需記。予其爲之下筆。予曰。我今寓菴下。紅埃撲面。烏靴纏脚。未曾夢見千岩萬壑之奇。而且

怪者。何以係一語於其間哉。若復贅之。恐取小杜之阿房之笑。客曰。大隱々市。小隱々山。予意在山水。則耶溪乎。朝雲寺乎。暮不鞋而遊矣。不輟而行矣。勿言未能染目於彼之境。予咲告之曰。某山某水。乃上人胸中之有也。何必待我記焉。睡我所欲也。且說我所欲。酬客所需焉耳。吁。人生之樂。莫樂於睡。其爲樂也。遊華胥入槐安。隱于太華經。行于十洲三島。武丁爲之求霖雨之佐。簡子爲之聽鈞天之韶。人柳是以舞翠于漢苑。海業是以凝紅于唐宮。白鷗是以相忘于江南野水之間。加之或與九齡。或生八狻。或懸三刀於屋梁。此則所以睡相睡仙之徒托夢以樂也。吾佛不然。麾之爲蚌蛤之類。惡之爲虻蠅之毒。蓋昏沈所致。失莫大焉。雖然。由祖宗門下而論焉。則五千四十函。赤軸于龍宮也。黃卷于海藏也。一千七百則。玄要于臨濟也。寶鏡于洞山也。皆是青天白日。開眼臨睡底之寐語也。自古至今。不

說夢者。一箇亦無焉。有甚蚺蚺蚌蛤之可惡焉可磨焉也哉。上人承于興雲。長于瑞雲。懶而雲從焉。臥而雲伴焉。出處無心。寤寐恒一。雲云上人云。蝶于莊周乎。古人云。窮劫至今佛與祖。樓頭知是幾聲鐘。要知軒中之樂。先參此語。若未然則且點香嚴一椀雪。於是乎客忻然。磨硯展紙。俾予書之。予輒爲客錄譚語云。

勅諭祖燈大明禪師行道記

昔大元初。幻住普應國師具妙喜波瀾。圓照福惠坐斷西天目也。且雖沐五朝恩榮。未曾稱大方住持。師子岩中菴居。以整叢規。高風千古不可攀焉。四世孫勅諭祖燈大明禪師。卓識峻行。深警虫豸。不置住持兩字於齒牙之間。蓋守幻住家訓也。禪師諱祥端。號正中。々々乃一曇瑞和尚所命也。本貫武州人。父母避亂。移居房州。六歲投州之天寧寺。執童行役。(此處原有誤脫)青陽竹堂孫公記室俾師拜前建長友峰和尚。澄心塔爲受業。師以俊逸之

(完散)才。非吾所羅籠也。友峰。幻住第三世。而廣德古先禪師第一子也。一門耆宿。忻然咸謂。友峰之道。必得此寧馨而盛大耶。師弱不好弄。天性敏捷。諸般經咒。過目成誦。八九歲背誦杜詩。不誤一字。凡所看之書。如夙學焉。十歲隸名于建長之籍。從連枝一曇翁而學焉。曇翁同門耆宿也。以故晨巾夕瓶。師爲之奉承。晝子夜集。翁爲之教授。肘不離案。兀々窮年。尙恐後于人也。應永十四年師十七歲。中大僧選。初任侍藥。中任侍客。後任侍香。永享元年師十九歲。有意于秉拂提綱。關東副元帥源持氏聞之。命師曰。櫟樟在地者七年也。說法未晚。先宜居藏主班。師頗映映。而元帥養才。猶若韓魏公不俾東坡爲翰林。台命不可拒焉。遂領藏主。師一日激勵曰。文字無性。々在何處。吾方其袍。圓其顱。不能佛心其心。實釋氏罪人也。趙州睦州。又何人哉。吾其騶驥乎。徑飯房州。詣清栖虛空藏。書求法願文。每

日懺禮者三千拜。七日而終。又以早午晚灌蘭膏於掌內。點佛灯誦神咒。二七日也。一七日報慈母之罔極。一七日轉先佛之擁護。又變幻住例。於普慶寺地藏願王殿前。燒灼指節。以充佛灯。可謂爲法忘軀。永享五年師二十三歲。隱于相州。斗院掩室。趺坐不起。禪定百五十日。提撕二祖安心話。忽然大悟。然而無師之可印證者。即登富士峰。謁淺間庵。默禱拈圖曰。今也江湖衲子。岩瞻斗仰。莫過於忽仲大綱。彼乃洞上二甘露也。不知於某孰有緣耶。圖中大綱。即日振錫。赴關本最乘寺。拜大綱和尚。綱一見知爲法器。師呈見處。綱深徵詰。師高聲叫曰。這賊々々。拂袖出。綱拈主丈逐之。大衆驚散。綱低頭飯方丈。衆中有雄仙者。久參士也。勸師再見。及夜入室。迅機痛快。明珠走盤。綱笑曰。伶俐漢大得休歇處。他時孤峰頂上呵風罵雨去。衆退。新月侵座。師即作偈云。十歲風塵在客途。長安城裏問皇

都。祇今惡識住居處。送盡斜陽新月孤。綱云。是則是也。須忘皇都。未幾綱迁化。師謂。日本國裏無禪師。不如拗折主丈。口掛壁上。雖然恁麼古人領徒行脚。吾也不得草々。尾州正眼寺天先和尚。爐鞴方赤。法席爲東南第一。師不遠千里。往以依焉。先問近離甚處。師曰。關左最乘寺。先曰。有言句。師舉前話。先曰。箭已離弦。無返回勢。即今試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因命侍者。出筆硯。更作一偈。師揮毫曰。一十年來曾苦辛。碎身粉骨弄精神。自從蹈着漁樵徑。飽見桃源洞裏春。先曰。如是々々。自此滿堂削目。爲非吳下阿蒙。師在先會裡三年。千七百爛葛藤。一々信手截斷。又到越州宅良。見明良和尚。背上已也。師未解包。直入丈室問。金鱗三十六蹄跳禹門浪時如何。明即打。師喝曰。恁麼則振盞擺尾。明曰。未免曝鰓龍門。師掩耳走。傍僧一拶曰。三級浪高魚化龍時如何。師和聲打曰。痴人猶辱野塘

水。待明數歲。明待以尊賓。又如大綱天先也。後遊京師。與諸禪德商確紅塵佛法。有一檀越。結屠蘇曰華藏。延師居焉。春屋能首座住丹州青原山。招師以領監院職。洞家以監院爲寵職。故有此舉。春屋爲大綱神足。師輒不辭而住。助其化酬法恩。春屋亦視師。如父子兄弟也。遂如洞光寺。參玉山和尚。又歸京師。參玄要龍室。々嗣大拙。々嗣千岩。々嗣幻住。室々中所舉揚。子細參請。以會幻住家傳處也。室會與師唱酬。其序云。華藏長老。予同門之中。殊所敬慕也云々。偈云。君是中峰三世傳。金圈栗棘擲人前。同生同死更無友。今日訪來醒我眠。龍室推獎。隱然言外。又篤竹馬初參一休。後嗣牧翁。師與之爲耐久。篤參師以洞宗密旨。則豎五位旗而固其壘。師扣篤以濟宗活機。則橫三玄戈而精其兵。於是濟北金剛王。自然入師手裡。自爾師隱城市廿餘年。曾扁所居書齋曰桃源。以武州擬武陵。不忘

本也。竟命繪事需諸老詩。宗鏡信仲云。劉蹶羸顛春似夢。興亡不到武陵挑。聽雨心田云。山中豈解秦成晉。典午衣冠亦渡江。師風流蒞籍。頗愛言詩。雅趣可觀焉。又竹居鳳翔之。稱忘形友。贈師詩。序云。予與正中師胥知者。迨于二紀。爾徠其開雜華藏海於十字街頭。座一走一積三豎四。雖掩室而四來如慕。雖杜口而一世知有。元是巨山稱首。江左諸公。想其標格。中年雲包雨笠。能嘗九到三登之嶮。人欠其一。獨兼衆美云云。翺之以文鳴大明國。張介庵待之虛左。今述師出處。不盈百字而盡美矣。師或爲嗜儒學者。講六經諸子之書。周易最長。精于筮著曆算萬物之數。閏月之餘至于六日七分亥字命期等。歷々推究。天元甲寅以還。如隔一晨也。然師意不在八卦象爻之上。而在重離疊變之中。或爲論教意者。講法華棲嚴圓覺金剛等諸經。以爲祖道楷梯也。或爲說文字禪者。講雪豆百則機緣晦岩五宗

綱要臨濟幻住廣錄。加之虛行者增經。了菩薩拈古。諸佛諸祖一偈一頌莫不論量。宴坐之暇。臨王內定之帖。學趙學士之書。翩然鸞舞。蔚然龍跳。決非時世街人者之筆矣。應仁兵亂之後。師出京師。寓江州磯野棲嚴寺。春屋高弟在中宥和尚亦居江北。相去數里。往來道話。無有虛月。在中以洞山以來的々血脉。兩手分付。且曰。大綱祖欲俾公傳其衣。而俄然唱滅。春屋翁頗知之。然翁解青原印而赴江北。途中感微疾。而叢化甚速。不獲止以公囑我。公勿墜失。此則綱春二老之意也。師竊受之。如器傳器。不俾人知。嫉世之嚮薄拔也。文明五年。江郡兵起。又入京師。開兩三間茆齋。容二十重華藏。火種刀耕。泊如自守。時天隱澤和尚寓城北。其居與華藏接。天隱禪文詩共熟。不愧古天隱也。曾參請師。々勸之洗綺語硯。住真如後。尙侍講筵。以探其頤。常對人曰。祖師妙訣不墮言語。然師說得而活。碧岩等

諸錄。古今講者未會有如此矣。明應元年壬子七月。師示病。親書遺誡。以責吾徒。二十九日。應接如常。跌座而化。壽八十二。臘六十六。師平居潛鞭密鍊。痛斥影迹。辛辣之處。和氣襲人。細川左京兆仁榮。右典廐芳門。叔姪二公。講支許交。至其戲下之士。染指於法味者夥矣。況近代據名利唱新豐曲。俾人三嘆者。如文書記。岳書記。順書記。充侍者之徒。皆假師之陶冶。於師則爲不干我事。猶若睦州接雲門臨濟各立一宗也。師所領之寺。願勝于丹。寶壽于攝。皆古先所爰也。至今諸孤相繼護焉。烏虜投子。承臨濟兒孫而續大陽法道。吾師得曹洞骨髓而與幻住門庭。蓋濟水洞水合飯一源也。若是謂之涇渭不同流。則惡水澆蕤頭矣。師掩光之後二十四年。永正乙亥冬十二月十四日。朝廷聞其道望。勅賜祖燈大明禪師之號。跡潛丘壑。名達雲霄。江湖之士聞之爲榮。然師既不出世。意豈在茲哉。唯德之所覃。尙若

此爾。余學淺識闇。不能作文。豈可彷彿吾師行
這萬一也哉。然自幼不離其側。觸着毒拳。知師
出處。莫若余者。故書槩畧。以備忽忘。庶幾異日
僧中董南。以是見恕焉耶。永正十三年歲舍丙子
七月。嗣法小比丘壽桂謹書。

勅

緇衣禮樂整頓九章。還三代於今日。碧岩評唱聳
動衆聽。講百則者幾回。一棒打佛打魔。群經傳
子傳孫。正中祥端和尚。丕承高峰中峰之宗。深
徹濟水洞水之底。蚤歲燒指求法。一日安心投
機。加之草書通神。得右軍子昂之妙。檀門赴化。
結太年遵昂之交。雖云深隱經年。相期積德有
後。諸徒既興華藏。遺名忽達楓震。生丹□之九
苞。祝寶壽於億歲。謚曰祖灯大明禪師。

永正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明應元年九月。予應老兄仙甫等命。謹製
行道記。而後予屢承聖恩。出入禁閣。以

故師資之緣。稔于天聽。且求予所製行道
記。以賜一覽。於是恩詔降矣。制詞乃正
六位上大內記。菅原爲康所製也。輒勒此
一項事。以加于記中。後之觀者圖之。

如寄齋記

任官而封三萬戶。榮則榮矣。自吾徒觀之。則如
寄焉耳。谷神而保八百年。壽則壽矣。自吾徒觀
之。則如寄焉耳。夫寄者何哉。花于石。草于桑。
紅芍藥于翠栢二千尺枝。蓋浮花浪蕩所依托。而
非固其蒂深其根者也。吾徒寓世亦如斯矣。故李
翰林以天地爲萬物逆旅。以光陰爲百代過客。寔
知言者乎。伊陽邦用上人。挑月菴餘光。疏松源。
末派。晨參暮請。活機不可測。自扁書齋。以曰如
寄。介于人需爲之記。予曰。既是如寄。用記何
爲。曰。苟不記之。何以所以如寄也哉。不獲已告
之曰。魏文帝云。人生如寄。晉謝太傅云。人生如
寄耳。後來東坡氏。以七世文章。鳴于趙宋二百

年所著之詩傳于世者。凡二千一百餘首。筆海波瀾。浩無津涯。一吟一詠。未曾重疊。豈比丁卯千首水哉。然以吾生如寄耳五字。點綴乎數篇之中。雖本于文帝太傅。竊有所感也。推坡翁出處。

元豐中謫黃岡。則鼓木蘭漿於赤壁。元祐初入紫清。則賜金蓮燭於玉堂。加之當紹聖元符之間。

迂朱崖儻耳之外。寫支之浦。枕榔之雨。戴笠以哦。負瓢以歌。拍肩於黎子雲。挹袂於晉夢婆。是

亦東坡。非亦東坡。天地一東坡也。於是如寄云者。不言而喻焉。以故到處。彼五字爲座右銘。

李侯過客逆旅之論。易地皆然。矧乎雨謫仙。儒其外釋其內。或號金粟如來。或呼雪堂師兄。可

謂冠巾和尚。今也上人慕蘭意在是乎。雖然此是如幻三昧。未到真實地。若也真正舉揚。空劫之

前。有一無位真人。隨萬境而不與萬境轉。逐四時不與四時移。即假而真。即真而假。不知何物

如寄。何物不如寄哉。上人異日。當軒宴坐。無邊

刹界不隔毫釐。萬象森羅總在方寸。密々堂々。如此履踐。則不愧稱如寄齋中主人也。介者忻然曰。此吾所需如寄齋記也。請書之可耶。於是且歌曰。

高岸陵替。泰山砥平。天地如寄。何況吾生。唯此一字。不驚不傾。眞主人公。月白風清。嗚呼美哉。人境相并。

自足軒記

身纏袈龍而冠冕百官也。處俗之榮何以加焉。謂之萬足乎。手握玉塵而鞭笞群俗也。出俗之尊唯在茲耳。謂之兩足乎。在俗行李不足言焉。雖云離俗尙存軌則。々豈無未足之心也耶。英谷陽公上人。天資俊快。不事小節。初承于興善。隸于承國。寓于梅菴翁讀書堂下。後感揚子壯夫不爲之言。扣玄旨於大燈派下老宿。一挨一拶。電卷星飛。然而佛法兩字。不掛齒牙。唯醫爲業。黃岐以來。所論所驗。夫子脉訣。越人難經。爲皮裏物。

最長於外科。問其所師。則下鄉忠憲居士也。憲父云忠鄉。昔上皇不豫。諸醫拱手。百計千慮。禱示岳瀆。有司遂舉天下鳴外科者十人。以應其選。第一科乃忠鄉也。鄉奉詔惟謹。針之藥之。果有神効。猶若扁鵲。活號太子於不起之地。豈非醫國上醫哉。於是鄉名。一日喧于萬口。鄉業至憲。益精益求精。所憾憲家無幹蠱之才。晚與上人講忘年交。上人頗志于醫。以故家傳之秘。一一分付。天下僉曰。傳憲業者。唯上人一人而已。上人扁其軒曰自足。蓋寓吾所樂也。頃遊瑩下。屢過予門。一夕袖紙以需其記。且述醫術有自也。予諗之曰。上人所以爲足者何哉。元載八百斛胡椒乎。石崇六七株珊瑚乎。抑亦租載五百乘白纁。收斂六十庫金粟者乎。彼遊方之內者。尙謂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何況遊方之外者乎。上人曰。其頂方其袍。寧爲功名所困也哉。雷其喝。雨其棒。寧爲規矩所縛也哉。不處俗焉。不出俗焉。洒

洒落々。七縱八橫。或拍肩于士大夫。或挹袂于老和尚。諸方迎接。談論傾座。苟有所患。則爲之發藥。不受其貲。寓名於醫。得實於道。梨花之月。梧桐之雨。一吟一詠。遣興則足矣。半醒半醉。擊蒙則足矣。橫眠也足。倒臥也足。無日不樂。無樂不足。自足云自足云。兩足云乎哉。萬足云乎哉。詩家達磨氏爲太醫孫君昉叙四休義云。知足者極樂之國也。即今上人四威儀外。那裡是安樂處。咄。苦樂逆順。道在其中。上人咲曰。請書之爲記。予便筆以贈焉。

飯牧菴記

菴以飯牧名焉。寓我所樂也。古隱於山水。樂其樂者夥矣。漁而樂也。于渭于桐江。樵而樂也。于稽于柯山。彼樂則樂矣。未若以牧爲樂焉。而牧者亦夥矣。牧馬於黃榆之秋。從軍之樂也。牧羊於金華之地。遊仙之樂也。甚則牧松以爲耐久。彼樂則樂矣。未若吾牧吾牛樂在其中焉。而牧牛

者最夥矣。甯戚所飯。猗頓所畜。關門令尹之候紫氣。山中宰相之畫金籠。渤海太守之俾民賣刀賣劍。皆係貧富窮達而未識牧心者樂之至也。夫牧心也。白而多力者。黃面老牧之。鉄而無骨者。碧眼胡牧之。四七二三。以至一千七百。牽犁曳

〔病脫〕

把于西乳。彼毛戴骨于東震。忌口于國王水草。結舌于他人苗稼。欄內欄外。濕々乎臙々然。今也名菴者誰。臨濟直下鄧林翁也。菴之主人誰。源三位。賴政后昆肥田武庫春仲。歲未四十。脫屣俗累。受衣吾宗。今年六十。法諱玄清云者也。玄清直承洞上。旁參濟北。逃禪之外。連歌爲業。凡連歌。拆三十一字和歌。以作上下兩句。語意相連。雖出衆口。如出一手。僉曰。唐人聯句之流也。昔賴政奉詔。射怪鳥於禁中。近臣衝口。以十七字角其首而賞其功。賴政應聲。以十四字椅其尾而獻其忱。合則郁乎一篇和歌也。事見國史。此亦連歌一軀耶。宜乎玄清續其緒精其業矣。一

日介客寄格。求作菴記。予辭曰。記必錄實。以貽于後。予雖面熟其人。未目擊其境。何以記哉。客請不止。予曰。旣名歸牧。想相攸者。白沙翠竹其東乎。綠楊芳草其西乎。烟霏雨笠。牧子朝歸于暮。天壤之間。何樂加焉。嗟。虐炎塵撲面。長安不易居。願言予以執鞭。客笑曰。玄清所隱。乃九重城裏十二街中。左近皇居。右接相府。出門則車馬之聲。不雨而雷霆于耳。蘭麝之氣。當晴而烟霧于眼。名奔利趨。喧闐駢闐。靡所不至。入門則一把破筇。闌寂無人。蒲團竹椅。吾亦忘我。翡翠可來衣桁。麋鹿可共枕席。於是一吟一詠。不知老之將至。況此數牀。君牧得純入角。未曾一日其跡不在紫陌紅塵。未曾一日其意不在青山綠水。此則靡他。閑忙在人。不在境而已。抑亦廓菴十牛有入。郢垂手圖。玄清所牧。殆庶幾乎。予忻然曰。玄清固牧心之徒也。可尙矣。吾有一語。玄清得道。爲之下筆。盡大地一菴兒。萬象森羅。一頭

水牯。牽來飲于洞水。牽去浴于濟水。五位之旗。三玄之甲。拋擲于鞭索之外。露迥々地。作麼生牧。叱々了然。乞我一牧童。林間吹橫笛。客起揖予曰。旨哉子言。請書爲記。予輒作牧牛歌贈之。歌曰。

吾閑田地兮。養無角牛。通身是鉄兮。千頭萬頭。叱則云畔兮。喚則云牢。一欄之月兮。百草之秋。騎得歸去兮。背穩於舟。于朝于野兮。某山某丘。大隱々市兮。人焉廋哉。牧乎々々兮。願從之遊。

畫山水記

買沃而隱者。唯知山之可樂。而未知水之堪樂。賜湖而歸者。唯知水之可樂。而未知山之堪樂。寓山水於一目。得仁智於寸心。克樂其樂。莫若愛畫。々之妙盡于茲矣。壬午之夏。文岳侍史過予新居。自袖間出小幅。示予曰。此乃閻次平所畫也。庶幾翁着一語。令山水增光輝。予曰。閻次平者。閻仲子而能畫山水。筆妙之絕。過於閻仲。

予儻題拙語。恐桓玄寒貝油也。然請至再三。遂不獲止。披而觀之。有山近而遠。暮色空濛。樹影籠烟。蜀耶越耶。不可辨焉。有水淺而深。晨光熹微。芦花映浪。吳耶楚耶。不可知焉。岸下有舟。舟有一漁。々之所業。唯在一竿。然而周亦不釣。漢亦不釣。天壤之間。何樂加焉。今也侍史風流瀟灑。稱玉府首。況是門地人物。不減唐之李揆。未嘗一日嘯歌山水之間。不知庸詎愛此畫哉。未幾侍史有若溪之行。既經數月。未回其駕。夫若溪山水。居天下甲。想是侍史愛之留滯乎。雖然若之爲州也。侍史祖父阿兄相繼佩刺史印。朱輪漲塵。皂蓋捧日。豈比寒儒褰抹鞋襪斷數莖也哉。山若有靈。不能獻狀。水若有神。不能呈圖。不若速歸洛下。以對此畫。則觀山觀水。爲得妙也。古曰。朝市山林俱有累。不居京洛不江湖。江湖京不易其地。朝市山林不改其樂。日夕與麋鹿作群起居。與鷗鷺修盟者。嚮所謂畫之妙也。於

鑠仁者謂仁。智者謂智。其樂一爾。

普應國師杖拂記

吾家有一條拄杖。々々々々。何自來哉。建長佛惠禪師靈山和尚。親得之於仰山雪岩。佛惠宋杭州人也。與天目高峰。爲法門昆弟。故在宋日。以此杖贈天目高峰。々々付幻住普應國師。自普應相傳至香積介石屏。々々嗣佛惠。蓋歸其本也。屏付雲州慶雲菴東海。々付萬壽範退翁。々乃瑞龍山歸雲南院國師徒也。翁會持此杖與傳灯錄。獻防州太守大内大先居十。々入石屏籌室。而爲歸雲檀越。故此贈。居士曰。杖是宗門遞代至寶。非吾輩所可有焉。留傳灯錄。以杖還退翁。々門下之人。永享辛亥孟夏所記如此。康正乙亥八月十四日。丁普應祖忌。歸雲院主英彰。以其舊青氈。投大拙晚子龍室。彰狀曰。玄要開基龍室珠公。爲中峰四世之孫。故付此杖也。東山禪居劉建首座。久參龍室。以嗣其法。建作偈賀曰。主丈

作龍東海涯。起雲施雨秀峯時。朝躍入禪翁室。依舊嶙峋黑面皮。龍室和曰。芭蕉提掇莫津涯。與奪叢林改舊時。今日妙章重得力。忽然壓倒老頭皮。龍室會中和者七人。見龍室自所筆之記。不肯枚舉。十餘年前。龍室之徒元賀首座。來以此杖并拂子投予。且曰。拂子亦是傳自普應。以故龍翁與杖相併。以爲家寶。平日護持。如護眼睛。今吾徒不肖。誰能受用。師承于普應的子正宗廣智禪師。而振起宗風。世之所仰也。不如借與師。以驗四來。予屢住東山。橫拈倒用。尙恐有日夜數化寶之誚。永正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賀來曰。此杖此拂。楚人弓也。失亦吾門。得亦吾門。何必再飯吾手。永以爲師屋裏物。且作書以爲證焉。於是禮三拜受之。吾必密藏。光輝赫々。人皆拭目。遂揖賀曰。吾華藏祖灯禪師。昔日參見龍翁。唱酬惟夥。翁喚作華藏長老。竊顧今日之事。夙因何其深也哉。予或住山匠徒。或

陸座說法。二物相隨。未曾離床角。盖借吾祖威神力也。噫。吾道陵替。乏扶宗材。異日又恐有龍翁之嘆。諸子欽哉。

小軸普應國師尊像記

南禪藏主文成。諱鸞。玄要龍室。晚子青松大拙的孫也。蚤有大志。讀書不倦。志在整頓已墜宗緒。遂從國使觀光大明。一日有人。携小軸就驛邸欲鬻焉。文成請而觀之。天目山獅子岩中普應國師像。而陳鑑如所筆也。上有自贊云。渠不是我。便是渠。丹青筆底。枉費工夫。不晚作本中峰得麼。於是文成忻然云。天之所與。吾豈不取。不論其價購之。載于歸舟。未幾舟達吾西鄙紫陽之津。文成得病。終於蓬底。人皆嘆惜厥業不成矣。永正十四年十二月廿六日。文成師弟元賀首座。携此像付予曰。師昔與吾兄。講同門好。朝往夕還。詩耶文耶禪耶。相共論量。吾兄不幸今則亡。師獨擔荷國師法道。可謂隻臂千鈞。以故獻師。

國師必能庇蔭此門。則不亦幸哉。予輒三拜以爲屋裏眞佛。脫或有人道。眞儀可見。國師在甚麼處。予良久曰。萬福々々。

瑤弟夢拜千光大士記

法弟壽瑤藏主。太永四年四月七日之夜。詣吾東山護國塔下。拜開山千光大士。時有觀音。從龕中出。慈容赫々。而後千光大士立龕之側。手肘一篋。有舍利塔。使瑤頂禮。大士把筆。展紙書者數行。且曰。會所記事。今年期滿。今當改書。瑤曰。願賜其筆跡。爲他日證。大士輒書其次者又四五行。末題名與花判。賜瑤。於是五鼓旣鳴。夢亦覺矣。惘然罔措。翌夜親詣塔下。燒香三拜。以原其夢。適有龕前點百灯者。靈光如晝。玄關自然開而不及敲焉。瑤彌生信心。走尋畫師野氏元信。語其夢圖其境。繪事旣成。竊呈山野。需記顛末。山野曰。莫寐語。瑤唯々而退。又介諸徒。再三懇請山野。不免夢中說夢。曰。千光同龕有

觀音。喚作千光即是。喚作觀音即是。夫梁誌公乃觀音也。直指達磨爲觀音。傳佛心印。勤已子曰。達磨是觀音。誌公是觀音。何止兩箇。成群作隊。固知言也。千光大士。吾朝佛心宗第一祖也。豈非小達磨哉。塵々觀音誌公。刹々達磨千光。胡蝶莊周。一夢兩覺。大士所謂曾所記事今年期滿。是甚麼密旨。不可得而測焉。或曰。今護國塔中有一箇篋。々々下刻獅子。々々有捧篋勢。遺老相傳曰。獅子篋。大士預記當來住持名字。藏于此篋。不俾人見。恐其所記止于今年耶。今復書者那伽定裏。重垂懸識欲續斷絃耶。山野笑曰。吾山大士瘞履靈場也。不窶不崩。必至梅哩出世日。若山野者。十餘年前。冒名於住持簿。這贗浮屠。寧騰懸識。此事姑置。必有所以。抑瑞得奇夢。不知有何因緣。羅山宋翰林撰吾祖翁古先禪師碑。以祖翁（爲殿號）千光祖再來。叢社咸謂不誣。烏乎一輪明月不分清濁。有水現影。可謂聖凡不二。

璫雖非法器。自今而後。改行修德。則厥孫必出與家者于公之門。宜令高大。脫或不然。一場春夢不分明。咄。

秋山平遠石記

居城市隱於醫。其名曰鑑。其所學在安養。以醫拔人之苦。猶若阿彌之鼓慈濟楫躋群生于九品蓮。是亦悲願一耶。何況鑑知教外有禪本草乎。鑑之同志某甲謂予曰。鑑平素淡泊。無賴於世。唯愛而癖者是石而已。予曰。凡醫之所用。上藥中藥下藥。以至毛羽鱗介。錄而不遺。辰州丹砂。零陵鍾乳。石之英者。有白焉有紫焉。石之脂者。或青焉或黃焉。或赤焉或黑焉。此居其甲。餘不縷舉。宜哉鑑之所愛專在石矣。某咲曰。吾所謂石非翁之所謂石。鑑蓄一異石。高一寸餘。徑七八寸。岡走澗絕。成峰成嶺。然而無突兀拔地之勢。且鑑以吾爲介。求翁之賜名焉。予曰。名者實之賓也。未克觸目。何以稱呼。恐取郢書燕說之

笑。一日某延予入鑑廬。々窄而容膝許。案上有

盆。々中有石。予不待彼告。而知鑑所愛矣。予告曰。世之惟石惟愛。太華之尖。三峨之高。一萬丈二萬丈。出于雲霧之上。移之於千里外。縞而在方寸間。不鞋而至其趾。不梯而登其頂。奇則奇也。然對之俾人股栗足酸。今也此石。怪而平。秀而遠。終日相對興寄。悠然不知老之將至。盖與君子交。則春風融々。心平而不峻。趣遠而不隘。鑑之愛不可言焉。草次於石。起居於石。莫逆之友。何以加焉。昔河陽郭熙所畫秋山平遠。文潞公跋之。蘇翰林詩之。山谷道人次翰林韻。有短紙曲折開秋晚之語。小大遠近。混在短紙。頗與此石相類。予因名之。爲秋山平遠石。名之與實。不爲誣焉。於是鑑忻然出紙。求作之記。予謂。此外無可記者。卒錄前語付之。鑑珍重。與石相併。藏于家矣。大永七年彊國大淵猷無射目。幻雲叟壽桂書。

江州蒲生郡心即院記

心即是佛。心不可得。佛即是心。佛在甚處。非心非佛。風清月白。諸人要入此院。戶牖豁開。千里暮山橫紫翠。咄。江州蒲生郡布施鄉有一院。曰心即。盖州之太守所榜。而主人乃通元泰公藏主也。公童年侍惠峰菩提院季弘老師左右。而粗知讀書。又應老師命。勤問禪于乘塵之場。皆稱善。而後走入紫野岐菴和尚爐鞴。以受鉗鎚。截斷葛藤。活躑々地。遂歸蒲生。構一拂宇。此院是也。伴白雲而去來。對青嶂而臥起。一生示病。不離毘耶床。或時登山拾青石紫石之英。或時入村摘白匾黑匾之豆。掃雪盤欵冬。留烟昇半夏。村氓告急求救。則應之不倦。陽僉陰募。日以擊矣。春弦夏洪。手以熟矣。士人夫喚爲醫僧。昔瑞陽朝天坊有禪那寺。醫僧善正居之。蘇深城作詩而贈矣。於是醫僧之名。盛于元豐中。公遠師其跡乎。平居足蹈實地。不接雜賓。今也齡過六十。來往

幕府。太守頗愛其爲人。延之咫尺于傍。眞之與俗。意氣相合。抑山野幼在江北。蒲伏岐菴翁膝下。及十四五歲而入洛。寓居城北。其地與紫相接。以故時々與翁相見。熟於舊日。雖然未曾參得一句。心即佛也鉄轢子。佛即心也金剛圈。吁公所得於岐翁。珊瑚琥珀耶。珍珠瑪瑙耶。試向太守面前。和盤托出將來。山野一槌々碎。何必爭醫僧名於蘇灤城也哉。比者公托人以求一語。山野笑曰。公吐虛空滓。分與諸人。自醫々人。置而不論。我暇日點檢醫帙。得一方。曰趁痛丸。治歷節諸風卒中倒地。或曰。大智禪師方也。五六年間。就氣發作。四時八節。活動腹旁。諸醫下手。雖有其驗。未得平和。況今年三伏之末。中風相侵。吾本間強。援筆如挽強弩。公若施一丸。則旱天霖雨也。豈不快乎。吾邦大智。捨公誰歟。加之踢倒丹竈。桃花亂落。人境歷々。心佛如々。今日四方八面。指公爲大醫王出現吾日東而已。若

復太守聞之。陞瑠璃殿上。以拜明月。則有子有孫。長保千秋。至祝々々。

咬鉄軒記代妙心大休和尚

佛何人哉。掩室摩竭。維摩何人哉。杜口毘耶。老龐來則石頭閉口。馬祖使彼一口吸盡西江水。今日有人。若涉擬議。直使彼咬一片生鉄去矣。龜山光叔座元。據仰崎位。揮塵說法。衆皆贊揚。一日過予。請咬鉄軒記。予曰。吾旣老矣。對穎楮輩。如木人見花鳥。不敢應其命。公請不止。予曰。其軒想在嵐山下井河渾。青松偃蹇。殘月懸明於數峰間。白波瀾漫。夕陽涵紅於萬頃底。儻得隨公一凭欄。豈不快哉。公笑曰。吾先廬寶光。厄于應仁兵燬。猶未克換霞鷺銘。吾唯從檀越來往兵塵間。何嘗拭目於千之競秀。洗耳於萬之爭流。九州四海。即吾一軒。古人以四威儀爲菴者也。予愕然曰。公向上唱。且致向下說破。吾亦着一語。公曰。和尚命也。公今出於寶光派下。道

契大檀越源公。談文字禪作詩。檀越一覽。則句句明珠文犀。言々翠玉蚌胎。珊々然爛々乎。蓋王岐公詩爲至寶丹也。寶光之孫善隣國寶。檀越屢以公爲國信使。固無價珍也。然而向潑蒲團上咬破生鐵。作七作八。傾倒南海。嗽口三日。向吾求證。吾未曾以爲醍醐甘露矣。公祖翁常照禪師有鎖口訣。咸云。句法步聚。頗似洞山寶鏡三昧。學者難爲下背。初常照在雁山定中。觀音大士分疲身現瑞。於是鎖口訣執筆而成。文不加點。禪師倦。倒床酣寢。傍有一人。語曰。天兵助順。逆徒敗績。常照覺後。執筆加八字曰。箭擲空鳴。風行塵起。後三年。海虜百萬寇吾西鄙。風浪俄來。方艦破沒。定中慈現不敢欺焉。由是觀之。祖翁鎖口訣。即公咬鉄軒一篇記也。何別求哉。今年之夏。大軍揚旌旗於浦々。簇烽燧於山々。矢石雨于天上。鼓角雷于地中。艤艦鬪艦。不知幾數萬。風浪忽起。一時滅沒。箭鳴空。風起塵。自匪

大士慈現。安得如此吉徵。蓋公爲檀越所祈。固爲有應然。今也國家太平。天平命乎。他時異日。政布治民。家々歌以堯。戶々祝以舜。春則東作。夏則南爲。皇道與佛法並行。不知縣吏敲門。鶯啼燕吟於千花萬柳間。長安城裡多少遊人。日々醉倒。挽手歸家。是公爲檀越輔化也。公有閑暇。則出而遊繡陌。入而倚朱閣。或眇觀南海萬里滄波。或吟破西山千仞翠壁。嚮所謂詩家至寶丹。季鍊旬鍛。益放大光明。照映于叢社之間。嗚呼。寶光之寶。咬鉄之鉄。點鉄成金耶。點金成鉄耶。黃金也白璧也。離塵絕鑛。唯一堆耳。試以鎖口訣。子請參詳看。

吾竹齋記

第五橋東有數竿竹。々裡有觀音大士。招提闢基越于數百霜。其傍有一房曰普門。光祐律師唱密而居焉。抑大士降跡乎補陀落伽山也。有梅有山。春色可愛。加之大士放圓光。宴坐於紫竹林

間。又江南野中有小白花。人呼爲山礬。好事者竹下築高節亭。以護山礬。竹之高節。花之清香。二美可念。黃太史遊彼地時。竹旣成鳥有。頗似有遺蘊。此地亦大士靈域。然唯有竹而無山礬。我嘆異太史面有所同也。以花愛者唯一春也。以竹愛者四時也。況近來詩人。詠竹爲無色花。何時何日不春也哉。儻以色賞。則無過竹美。賦碧鮮于相國寺。題寒碧于壽星院。是以愛翠真如者。撼動叢林。唐杜少陵曰。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題竹詩也。竹之以淨以香。非花而花。雖曰出礬亦須虛左矣。天津師世々承于東寺。管此招提。六時不忘。三昧惟嚴。蘭膏之明纖暑。栢子之烟遶空。銅盞驟而盛花。金鈴殷而答松。慈愍之餘。旁學醫術。旱天一雨。人皆渴望。昔泗州僧伽大師。即大士分身一也。或與人參胡桃肉雨味。則救小兒咳嗽。或與青皮桔梗香白芷等八味。則解劉氏傷寒。咸謂大士活人妙手所及也。蓋以大

士醫爲醫。則何病不愈。泗州五橋。易地皆然。公去年冬。避亂寓我半簷。禪教一衲。胸無涇渭。夜談之次。求名其齋。我以吾竹應之。今日兵暫散。歸于舊房。開窓一笑。彼也吾竹。此也吾竹。曲々斜々。一个不屬他有。我呼爲吾竹。其瑞在茲。醫方妙處。即我瑞竹堂也。公出紙求記。我輒援筆記。且笑曰。風雪烟霧雨。勿淪歲寒盟。公唯而退矣。時維享祿辛卯仲冬甲子。前南禪月舟叟壽桂記焉。

祐公得斯文。意若未足。作詩付之。詩見詩集

修月記

月之在天也。旋而左。々而右轉。未嘗離四萬二千山旬須彌半腹也。故月宮之高不可得而修焉。然手障日月者有焉。芥子納須彌者有焉。則亦可得而修焉。加之竊藥以藏蟾窟。吹笛以寫霓裳。此皆不梯而昇矣。世書云。月中有桂。天香紛々。其高五百餘丈。可望不可攀焉。西河吳剛仙中人

也。居其下焉。斫其樹焉。後魏太和中。鄭仁本遊嵩之陽。逢人之枕襖而眠。遽々然而寢云。君知月七寶合成乎。玉其戶者八萬三千。常擇巧匠而修。吾其一也。噫。修彼玉戶。豈異人乎。疑吳剛之徒也。須彌也。四寶合成之山。廣寒也。七寶合成之殿。光々相照。大明奪日。尙能修之。其明倍恒可知焉耳。一夕有客。乘月敲門。袖出裝軸曰。西山碧潭派。下有一少年。文彩容輝赫々爾。同社指爲明月夜光。願師雅其號。余輒畫一圓相示之。客曰。不識。余曰。鐺斧子在那處。客曰。謹謝少年雅號。余徐々曰。如子言。則他時異日登心空第。攀仙桂第一枝。則吳剛何人哉。今之剛公是也。西河何地哉。今之西山是也。佛氏之徒。有地前地上菩薩。有半字滿字知識。如月之有圓缺也。初發心如初三夜月。行道心如初五夜月。不退轉心如第十夜月。一生補處心如十四夜月。如來智惠如三五夜月。皆謂自有學地。修到無學地也。雖

然修多羅教如標月之指。吾豈取焉哉。昔日馬家有子。曰西堂。曰百丈。曰南泉。三子忘指忘月。一夕翫月次。馬師曰。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馬師曰。經飯藏禪飯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看他向光影裏而行。供養修行非無二子。南泉獨修缺以成圓。修圓以成缺。信手斷之。中規中矩。可謂修月妙手。今也暮史夜集。孜孜不止。其功成則非啻展十樣箋修五鳳樓。向一莖草上出現玉殿瓊樓。再復七朝國師塔樣。非修月而其誰哉。修月修月。撈撈碧潭之月。發揚常照之光。斲焉修焉。團々作一百卷宗鏡。則天下之人。爭先觀之。可謂三五十分之秋也。須知天龍一指。全離標月之指。若又信不及。夜深更闌之後。向渡月橋邊。君其問諸嫦娥氏。

幻雲北征集

記

石友齋記

一鄉之善士。友一鄉之善士。寔鄉人嘉話也。士之處世。不友其善。則其學何以琢磨焉。其行何以砥礪焉。越府土人吉久。蓄一異石。以爲至寶。人皆醫諸病。僕丈人之蠲翼矣。去歲之冬。予適至其家觀之。高僅二寸許。徑不盈七寸。有峰有嶺。有岡巒有崖谷。綠者白者。玲瓏映徹。綠者慘淡。有秋山平遠之勢。白者點綴。有暮雲欲歸之態。予戲名之爲歸雲。取諸杜浣花飯雲擁樹失山村之句也。明年暮春。及予將飯洛之東山。袖小軸求齋扁。予命曰石友。蓋志所愛也。且繫小詩於其下還之。吉久意若未足。重寄玉格。請記顛末。予不獲止諗之曰。凡石交云。石友云。盟之堅者。取譬于石。今予所命不爾。石即友。友即石。吉久友石。友吉久也。初節晚節。唯一節爾。宋米元章性癖愛石。曾見立石。命取袍笏拜之。呼爲石

友。予命意在茲。夫越府北路一都會也。南商北賈。盈街溢陌。黃塵沒馬。咫尺難分。於是吉久身處塵中。心遊塵外。造次於石。顛沛於石。屹然相對。頑然相忘。此則一鄉之善面所友亦善也。豈無琢磨砥礪之功也哉。白翰林爲奇章公撰太湖石記曰。公待之如賓友。視之如賢哲。是亦石爲友者乎。然彼則據丞相位。握天下權。牛李分黨。殆傾唐室。決非吉久之所樂。吉久所樂。乃匹夫之樂。而三公所不換也矣。予輒爲之歌曰。磨而不磷兮吾情也。鑽之彌堅兮吾盟也。嗚乎此石兮爲吾友。與之共樂兮終吾生。

養性室記

東方瑠璃界。有大醫王而統御。普天之下。率土之濱。無救無歸無醫無藥之輩。聞吾王名。則身心和悅。齊躋仁壽域。如雨之濕千光萬草。似月之印四海五湖。靈威惟深。誰不仰焉。前往佛陀寺融國上人。諱正孝。不離穢土。坐致淨土。西山

一派。爲之棟梁。久居越之一乘。道合太守日下氏。壯年學畫。未必爲業。折肱醫術。神而聖也。太守幕下之士。觸寒暑愆調護。則趨上人門。窺上人室。以求救濟。不知幾千萬。上人亦無倦色。且構一伽藍。曰法興寺。簷楹疊飛。金碧射山。寺之寢室場養性。榜養性二字。大明人所書。筆勢活動。頗得張樗寮法。一日上人以客爲介。招予茶話。入其室則畫軸和風。鐸々動壁。書業不塵。堆々插架。異石可愛盛于鉢盂。好山可觀上于欄檻。可謂門如市心如水。望之灰頭土面。就則冰懷雪慮。宜哉諸檀嚮化。後數日。客來曰。上人求翁作養性記。余曰。養性何哉。有養生主篇。有養生論。生之與性。字義不二。後漢華佗曉養性術。年既百歲。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上人養性意在金仙。未必在他。凡性之善惡。見于孟荀書韓退之文。宋儒性學禹無間然。々吾徒所謂佛性。豈可同日而語哉。或曰。古詩醅醕長發性。佛書

云。醇醅養性。蓋金仙氏藥材。不在龍芝鳳求。予曰。子言是也。上人之祖洛之智園開基法然師。承和五年三月十四日。善導來扣夢蝶床。直傳密旨。爾來吾日本以淨土爲宗者。皆從然師而分。然之聲名。光於元亨僧史。可尙矣。予今案。然師所著選擇集。列五種藏。一素咀覽。二毘奈耶。三阿毘達磨。四般若波羅密多。五陀羅尼門。此五藏譬如乳酪生酥熟酥及妙醍醐。契經如乳。調伏如酪。對法教如生酥。大乘般若如熟酥。摠持如醍醐。々々味微妙第一。夫五藏五味之論。全非台宗五味。不可混焉。今也上人。爲人苦以拔焉。樂以與焉。發爾性養爾性。乳酪乎醍醐乎。事理雖殊。本于然師。其藥方也脉訣也。不出於素問靈樞岐伯雷公王叔和而在觀無量壽等三部也。矧乎救彼無救。醫彼無醫。人皆以手加額曰。古東方有大醫王。今西方有大醫王。奇哉。吾教外宗。更有換骨方。本無五味之可分。唯是一味之

禪。檣洲云。臨濟一喝。如烏喙莖毒。可以殺人。亦能活人。大覺之所與化。一服烏喙。便愈膏肓。參禪當參黃蘗宗旨。學醫當學盧扁指決。由是觀之。性之發也。性之養也。非酥酪非醍醐。用得吾臨濟門下烏喙莖毒。當能如盧扁活幾太子矣。上人日又日。夜又夜。宴坐室中。不涉日想水想。不求寶樹寶池。左無觀音。右無勢至。湯熨吾心肝。針灸他膏肓。自利々他。忘心忘境。草木叢林。揔（以下五字或曰）是清泰城。狸奴白牯。莫非無量壽。莫非無量壽。若復起佛見法見。貶向十萬億土西又西去。客咲曰。上人於是能養得性者也。予輟書之爲記。

幻雲文集

△說

海翁說世默翁師

龜嶠超公藏主。就予覓字。々之曰海翁。蓋取亞聖所謂挾太山以超北海之義也。且請申其義。予

告之曰。蘇太史云。山翁不出山。溪翁長在溪。不
如野翁來往溪山間。夫在山者識山而不識溪。在
溪者識溪而不識山。定蟪蛄之春秋。麋鹿之汀洲
也。唯若野翁。或漁于溪。或樵于山。且往且來。
無處不樂。以故四海。蘇太史論之。置於山翁溪翁
之上而已。雖然未克盡測江海之大。爲可惜焉。
昔海上有翁。心無機事。數百鷗鳥。終日相習。綠
蓑舞焉。白羽翻焉。鷗自不知爲鷗。翁自不知爲
翁。人之與鳥。無楚乙越兒之異。頗遊物之初者
乎。儻以吾宗論之。撥草瞻風。遊山玩水。或挾須
迷盧超香水海。或坐孤峯頂上。垂千尺絲綸。然後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物我相忘。無機之萌于心。
野老爭席。漁爭隈。（漁者一）曰人曰天。相近相親。甚於白
鷗。吁。海翁乃無心閑道人也乎。

龍溪說代祖溪

古曰。水不在深。有龍則靈。龍之爲靈。不可得而
知焉。四州董公知藏。乃天龍門下英裔也。以余

爲父。孰見覓字之與字說。義不可拒焉。乃告曰。三國時。蜀水有一龍。威振四海。吳虎賁而遁。魏狗怕而走。頷下有一顆明珠。其光燦焉。散作前後出師文。明月夜光也失色。垂棘結綠也減價。後來湛堂準公。直入其窟。以得其珠。蓋非遭其睡也。千載之下。屈蟠泓潭。凜然爲僧海活龍焉。今也公襲淵而珍。抱珠而潛。一潛一飛。龍之常也。他時異日。捧頭角於禪林。鼓波瀾於學海。一滴池上。三級岩前。與瑠璃碼礪之雲。降摩尼水精之雨。則曹溪末派。浸爛八荒。平漫四坤。於是自江之西。自湖之南。晨參暮請。衆流赴壑。舉而髯焉。附而鱗焉。得而脊焉。得而睛焉。（此說從一）一喝之下。俾德山臨濟曝鯁。一棒之下。雲門睦州燒尾。則龍子龍孫必出于龍溪也矣。不知水之靈龍乎。龍之靈水乎。龍溪勉旃。

春谷說代默齋師

龍山用少年。乃鳳臺古林祖華胄也。就之則和氣

靄然春風之人。社友雅其稱曰春谷。有以哉。一日有爲公需字說者。余曰。歲云暮矣。冰枯雪老。春谷之面。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聞春谷之名斯可也。道州寒亭有煖谷。盛寒入此谷。則溫々如春。蓋春谷二字。取此義乎。古曰。有水爲溪。無水爲谷。余曰。非也。爾雅水注。溪曰谷也。說文泉出通川爲谷。雪堂先生曰。谷中暗水響瀧々。由是觀之。谷之有水者決矣。夫谷之名獵々于世者多矣。會三千客以逃其難者。田文園谷乎。招甘四友以誇其富者。石崇金谷乎。子真耕以樂之。李愿隱以居之。柳々州以愚爲名。是皆奔于利。疲于兵。飯休謫官之徒所爲。而非所待公也。青牛經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解之者云。人能知己之有榮貴。當守之以行濁。如是則天下飯之如水流入於深谷也。此義深遠。不可與彼田氏石氏柳州氏之徒同日而語焉。昔西天大覺皇登寶祚之日。文殊輔于左。普賢弼于右。助覺皇

之化。如下喬木入幽谷也。於是開普光之殿。賞雜華之春。雖然四海蒼生。未飯其化。遂脫珍著弊。赴鹿林轉四諦輪。愚而暗者。照々乎如日照幽谷也。然後集百萬衆於鷲頭之山。束雜華以作一枝花。拋向諸人面前。或認香。或認影。金色頭陀獨咲以識春飯處也。爾來廿八傳至東土。合爲二株嫩桂。分爲五葉聯芳。藏其春於熊耳峯下。謂之達磨拈花。又廿八傳至鳳臺。人呼之爲小達磨。嚮所謂嫩桂也五葉也。變作一株大梅。固帶於博桑。深根於陽谷。鬱々乎綿々乎。不亦偉乎哉。公他日涵育歲久。嘉運時至。則轉四諦輪。提單傳印。祖意教意。打成一片。鎖春亭畔。養龍池邊。寫鳳臺遺音。以作一曲陽春。則能令陰谷生春者。不勞鄒子一律。人僉指目曰。鎖春之亭。爲天下春。養龍之池。爲天下谷。春谷々々。今何時哉。未必待斗柄東指。勉旃。時長享二年臘月十六日。

遊雲說代默雲師

藝上人者。岐山秀而曹洞雲孫也。兩笠雲包。無處不遊方。可謂飄然雲水一孤僧。一日遊蟄下。就余需字。々之曰遊雲。蓋遊於藝之義至矣。重請其說。余咲曰。公欲繫空中雲乎。即告之曰。遊之爲字也。游也。絲也。禮曰。息焉遊焉。詩云。以遨以遊。々雲夢執韓信者高祖也。遊汗漫期盧敖者若士也。張錦帆遊一千三百里柳塘。其隋唐乎。蹈銀橋遊八萬三千戶月宮。其唐帝乎。登會稽探禹穴。其司馬子長之遊乎。老杜壯遊。小杜昔遊。詠之於詩者。不可勝計焉。吁人々蹈破芒鞋。唯知償脚債。未知心有天遊也。天遊何也。南華真人所著逍遙遊篇是也。竹溪林處齋註之曰。論語之門人形容夫子。只一樂字。三百篇之形容人物。如南有樛木。如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亦止一樂字。所謂逍遙遊。即詩也語也。所謂樂也。又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

四海之外。良有以哉。大雲起於膚寸。蔭於大千。陽臺于朝。琴臺于暮。依稀白鶴。彷彿蒼狗。或降三日霖於旱歲。或飛五色雪於炎天。無心而出。無心而飯。是故古之神人者隱君者。與之逍遙。與之天遊。何樂加焉。雖然彼談虛無慕隱淪者之所說。而非吾佛氏所可說也。昔乃祖洞山老人遊雲岩門下。親傳三昧之鏡。白雲子就青山父也。宋後山居士有髮而僧也。拈一瓣香。嗣鞏和尚。其詩不犯正位。切忌死語。頗似曹洞禪。曾有一語云。萬家和氣與雲游。々雲之證。其在茲乎。上人異日。遍布慈雲。以蘇群生渴望。則洞山後山合爲一人。正位偏位打成一片。雲云々々。雲岩云乎哉。若又不會。且飯岐山舊隱。伴雲而臥。伴雲而起。優遊自在。則不愧稱絕學無爲閑道人焉耳。上人一咲而退矣。書之爲說。

綱叔說代默雲師

大學之道。在明々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儒

家者之三綱也。天台吳筠著玄綱之篇。贊青牛之書。此道家者之三綱也。五千餘國之說。不過於戒定惠之三。此佛家者之三綱也。萬目雖異。大綱惟同。士之志于道者。苟案三綱。則吾何以觀焉哉。惠日少年。諱宗。實覺華胄而赤松甲族也。天姿不凡。飄々然神仙中人也。社友敬之曰綱叔。頃介其游。需解其義。予曰。吾欲言者。在綱叔二字。既稱綱叔。又何言哉。凡舉一綱。則萬目粲然。一目之綱。不能捕鳥。々々在綱之一目也。嘗子夜集。露抄雪纂。孜孜不息。自小學入大學。學而至無學。擎戒月湛。定水坐斷。惠山整頓。寶覺宗綱。不墜于地。然後羅英納以致之。則三教即一教。三綱即一綱。誰論万目有異也哉。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吾於三綱亦云焉耳。綱叔思之。

南嶺說代默雲師

天地果有南北乎。北看成南。天地果無南北乎。南暖北寒。蓋無他在其人矣。昔達磨氏自南印度得々西來。歷葱嶺懸密岳。五傳至東山忍。々門庭峭峻不可攀焉。一日接能大師曰。嶺南人無佛性。能和聲答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忍遂付衣鉢。神秀之徒。逐之至大庾嶺。能抗顏曰。衣表信耳。豈以力爭。自爾能爲南頓。秀爲北漸。漸者微而不振。頓者盛而益大。此則所以南方佛法之濫觴也。晉淵明詩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萬常之愛此一聯。拜淵明爲第一達磨。良有以哉。後東坡翁知淵明詩。仰淵明德。且曰。前身盧行者也。吁承于詩家達磨。顯西來密旨者。捨坡誰歟。暮年南行之日。過大庾嶺。作詩云。一念失垢汚。身心洞清淨。自匪胸中無一物。爭發此活語哉。寔儒而知識者也。越山之隅有佳少年。岐嶷可愛。其游寄一小軸。需雅其稱。予問其諱。則曰陽。問其宗。則曰五山之上南禪々寺大寧門下西

來大覺祖之雲仍也。因稱之曰南嶺。重請其說。予咲曰。吾已耄矣。見筆硯如木人見花鳥。又何言哉。然有一語。告于曰。天下之山高者惟五。位于南曰衡岳。其秀也未陵之臺。太虛之洞。赤帝宮其嶺。祝融家其陽。紫蓋覆蔭于前。芙蓉聯綿于後。七百七十餘丈之霍山爲之附庸也。其名也出于周禮。載于舜典。藉基于古今地志。山海等經。夏禹祭焉。漢武巡焉。杜拾遺詠之。崇百王之秩。韓吏部禱之。披衆峰之雲。加之吾徒樵鋤者。往々有焉。讓居般若。迁住石頭。懶殘師隱于石窟。以辭紫泥詔。可謂地靈人傑。雖然予所命。非特此而在彼也。彼者何哉。嚮所謂于儒于釋。曰磨曰能。其所歷也所憩也。所見所過之山也。東之成一朵。獨秀峰則百億迷盧。亦是一培塿爾。異日公隸名于南禪。弘宗于西來。加足于彼峰頂必矣。古云。山不在高。有仙則名。陽也思之。

山不在高。有香則名。香之有名。不易枚舉。螺甲劈崑崙耳。犀角割蓬萊股。此有名而最美者也。鷺嶺所譜。異于此矣。多伽羅兜樓婆阿伽樓畢力迦訖陀羅耶是也。燒之則爾心清淨。塗之則爾身莊嚴。一教化儀。十種供養。以香爲佛事。以香爲佛使。然則五千四十餘卷。豈非范蔚宗之傳。葉庭珪之譜乎。其材居第一者。名之牛頭栴檀。正法念經云。北洲有山。々多栴檀。其山類牛頭。喚之爲牛頭栴檀。諸天與修羅戰。若有所傷。點之頓愈。一銖價直三千大千。此方無之。以故姚秦以來。三藏之居翻經館者。及史闕文。固可惜焉。洛之西有數千丈之山。山曰龜。乃七朝帝師所爰也。帝師華胄稱華嚴。々々苗裔號栴室。々々芳聲聞于天下。頗如岳難掩。殘膏所沐。于今不竭。得光勝慶堂藏主。有是父有是子。連根抵于凌霄峯頂之桂。累葛藟于桂岩桂林。兩國士人。咸指爲海外奇芬矣。有一少年。其諱曰蓀。栴室

之孫。慶堂之子。人品清而高也。不言而可知而已。三閭以香草比君子。蓀其一也。頃自海南。寄軸子見需雅號。々爲香軸。蓋取蓮華博士香軸嚙响之語也。南海有一木。出五香。沈水其節。薰陸其膠。雞舌其花。藿香其葉。栴檀其根。今蓀生于栴檀林。長于栴檀林。可謂無雜樹。雖然吾所謂香非五蘊百和。道香所凝。德薰所發。人皆襲之。蒺藜荆棘皆爲香也。吾所謂山非五岳七金。天仙所降。聖者所栖。人皆仰之。陂澤林藪皆爲山也。抑亦白也所吟爐峰。白傅所愛香山。名曰非實。豈吾所謂香軸也哉。少年異日。學積于中。道顯于外。回雜華春於獨園祇樹之秋。起栴檀風於方丈曼陀之雨。則龜山牛頭易地皆然。誰云此方無栴檀矣。江西有梅花樹下之僧。遊海南之日賦君山云。惟有金爐烟起。至今留作御前山。噫龜山吾御前山也。南海非遠。西嶺在近。不知何人爲公作詩。莫愧梅花下之僧。

雪岳字說

山之可愛也。改其容於春夏秋焉。山之可觀也。易其色於烟霧雨焉。盖乍霧乍雨。則或縮湘娥鬢。或掃楊妃眉。爲春爲秋。則或含越女笑。或露張旭頂。其勝不可一槩。而愛山以春夏秋者。未愛山也。愛山者何愛。以冬也。觀山以烟霧雨者。未觀山也。觀山者何觀。以雪也。山之奇以冬出矣。冬之勝以雪顯矣。予己未冬。居丹之願勝先廬。先廬之傍。無跬步不山。龍眠之洞。屈蟠于前。獅子之岩。蹲踞于後。峰之尖也。湮三尺芙蓉劍。岡之橫也。列九疊翡翠屏。松杉森々。戟立其間。不知幾千萬章。朔風裂石。大雪忽降。予推窓四顧。則芙蓉者。翡翠者。松杉森々者。皓々乎紛紛然。不鞭風而遊琪花瑤草之圃。不驂龍而到玉樹瑤林之山。決非嚮所愛所觀之境矣。願勝有一少年。播之赤松子甲族。而吾門秀也。出于播而諱曰播。豈非柳州柳子蜀郡蜀公哉。一日侍予。

以需雅稱。予卒呼之爲雪岳。萬頃所目擊也。重請說其義。予扣冰硯呵凍毫。且告之曰。雪者慧也。掃除紛穢。爲世之瑞。書于魯史。詠于周詩。錄于惠連。賦于文選以述。文人文之。詩人詩之。集而大成者。元人十雪也。然儒家者常談而未知吾宗冷暖也。夫吾宗之賞雪也。始于熊峰單傳。盛于虎丘三等。就中聖之清者。鰲山一語乎。昔雪峰與岩頭欽山同行。鰲山店上阻雪。雪峰自點胸云。某甲這裡未穩。頭云。將謂你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個語話。及云。他日若欲播揚大教。一々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盖天盖地去。峰於言下豁然大悟。至今聽之者。寒毛卓豎矣。後吾祖惠朗欽翁。自稱雪岩。鰲山三人合爲一人。江西無文作之字銘。寔叢社美談也。今也少年所稱。取播揚大教之言。慕蘭雪峰晞顏雪岩。於戲少年齡近志學。宜事冬學。手披陳編。以効孫康。口哦禁臠。以學歐陽。孜孜不

倦。苟玉其成。則罷諸子百家之學。嘗三登九倒之嶮。佛祖大教。播之揚之。於是乎向吾必曰。今日是鰲山成道。不然春夏秋之後。烟霧雨之外。一色明邊。高着眼看。更有嶮崖撒手底一句子。雪云岳云。雪峰云乎哉。雪岩云乎哉。雖然所愧吾證之無々文々章印。思之。

古溪說

凡物以古爲尙焉。苟不古。則人以爲恒矣。遲任曰。人惟求舊器。求舊惟新。余謂盡美矣。未盡善也。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處今行古者。千萬人之中。未曾見一人。以故尙焉。儻不好古者。雖有古其心者。不能知焉。或好而甚。則不特其人。器亦貴舊矣。余故曰。遲任之言。未盡善也。廬陵六一居士。好古之士也。學古文行古道。而今韓愈之稱。獵々於慶曆嘉祐之際。加之其家藏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以至上自周穆。下更五季。窮崖絕

谷。鬼物詭怪。無一不錄。名之曰集古錄。蓋好古之至也。嗚呼今之天地日月。今之山川溪澗。非古之天地日月山川溪澗。然好古之輩。擇古人之所處。爲之居。爲之號。曹山之慕曹溪是也。吾門永藏主。丹山人也。願勝先廬之側。拮据一字。自號泉藏。東山默雲老人。曾赴播之舊梓。路過願勝。永也倒裳。應（前說）惟謹。老人輒書古溪二字。以副其諱。老人戢化之後。需余說其義。余固辭曰。老人命意惟深。小子庸詎蠡測焉哉。永曰。公乃老人門客也。幸着一語。那伽定裏必軒渠矣。於是余諗曰。水注川曰谿。杜征南曰。谿者澗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何川無水。何水不朝海。其朝海也。發自山焉。出自溪焉。湯々乎渺々然。其勢不可遏焉。巨靈所擘。大禹所鑿。其跡惟舊。決非朝盈夕除之潦也。雖然仙書云。東海三爲桑。佛書云。七日輪現諸海軋竭。海旣如斯。況溪澗乎。豈能今而古者有焉哉。然而無增無減。亘古

亘今。唯曹溪一派也。洪爲洞水逆流。溢爲濟水正脉。濟水之流甚浚。學者不克揭厲焉。五髻峰下。竊爲龍淵。龍淵之闊。龍子龍孫。窟宅于茲。雪雨于茲。其澤所積。爲師子窟。純浸東西兩天目。高峰中峰。攪之爲一味醍醐。郭璞所謂天目山前兩乳長。龍盤鳳舞到錢塘。預爲二峰設此語耶。吾古先祖。嘗滄溟嶮。漱天目流。遂俾吾邦之人。知幻海有源。大哉。今也。吾門淡泊。思賢如渴。庶幾擁護先賢。涵育諸孤。則其徒必有復古先之古者也。老人式規式祝。固爲不誣焉。吾東山下。更有古澗寒泉。飲者爛却其腸。雪蜂老子未曾極之源。趙州古佛未曾徹之底。公若傾一杓。辨味外味。則吾必曰不愧古溪。咄。

江叔字說代默雲師

佛法淵源不可得而極焉。々々則淵源非深。文章波瀾不可得而涉焉。々々則波瀾非瀾。儒云。禪云。水即波。々即水而已。南豐沅公侍者。字云江

叔。遠寄裝軸。需作之說。予說其義曰。昔西虬鰲氏。駕一革而渡江。自爾蠱毒之水。湛于曹溪。溢于江西。或疏鑿教海。不費大禹之功。或放出禪河。不假巨靈之手。湯々乎々々然。騰作洞水逆流。漲作濟水正脉。於是雪峰金翅。張截洛浦。赤梢擺其尾。然洞水之流。至大陽而將涸矣。獨濟水一派。注焉不滿。酌焉不竭。蠱毒所浸。變作烏頭。喝雷所振。積作龍淵。壯則青江八月乎。高則禹門三級乎。震旦雖涸。不能闌以住焉。且入東海。則浴三足金鳥。以昇于扶桑樹。天龍所窟。靈龜所巢。吞海吸江。麇々沸々。昔七朝帝師。傾瀉法需所令然也。沅公掬其清流。漱其芳潤。豈不慕蘭哉。吾有一說。河頭賣水去也。宋曾氏南豐先生。家藏之書二萬餘卷。手自校讎。白首不倦。中書舍人王震序其文云。南豐以文章名天下久矣。其文雄渾環偉。如江湖之波濤。參政王文公詩云。曾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二

王詩文。一染于目。曾子所爲。不言可知矣。竊聞。今之南豐藏天下書。不減古之南豐。公幸在南豐而富春秋。六經于朝。百家于暮。露抄雪纂。孜孜不止。他日人必目爲江之波濤星之天河。矧乎曾子唯知有儒不知有禪。公禪而儒々而禪。橫星槎於佛法淵源。浮龍龕於文章波瀾。則奚翅累百曾南豐而已哉。若又不然。韓公有云。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際。江叔勉旃。

竹西說

花之可愛焉以春也。雖有其色。不春而紅白者。未爲盡美矣。月之可愛焉以秋也。雖有其光。不秋而清朗者。未爲盡善矣。此則靡他。以不時也。春而不榮。秋而不衰。不秋而寒。不春而秀。無日不美。無時不可愛。其唯竹乎。竹之美而最可愛。越之山陰也。大治安公上人。越之英也。頃者觀光上國。隸名東山。與予卜隣。屢來屢往。一日就予需雅其稱。予固辭曰。上人幼而冰相玉質。照

耀越鄉。々人所敬愛可知矣。予今豈可不字焉哉。予儻字之。雪上霜也。上人請而不止。予命之曰竹西。重袖玉楮。求橫其義。予輒諡曰。副安以竹。雖取李衛公北都故事。其命意不爾。揚州有竹西寺。唐之小杜。宋之大蘇題詩以來。其名藉甚于世。然非予所取。借用其字而已。昔山陰阿猷支笏西爽。無意于官。風流蘊謝。唯竹唯愛。且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今也上人。固其本。直其性。虛其心。歲寒其節操。出自山陰。與竹相忘於風塵之表。阿猷之後愛竹者。捨上人又何人哉。然吾徒所愛。何特此而已哉。香巖氏宴坐南陽。聽擊竹聲。頓忘所知。蓋叢林嘉話也。而彼則南。此則西。只恐人之割鴻溝。自吾觀之。造次於竹。顛沛於竹。南亦竹。西亦竹。東北亦竹。何地不竹哉。言未畢。管城子揖予曰。葱嶺之西有國。曰竺。々或作竹。二千年前。吾法王踐祚于彼。其徒百萬。有貞實而無枝葉。遂及香至季子。得々西

來。根抵于少林。覆蔭于中華。龍子龍孫。至今奕奕。此豈不竹西之證哉。予笑曰。居吾語汝。歲云暮矣。夕又何夕。上人乘輿過予西舍。共聽密雪洒竹。則予向上人而曰。與彼香嚴一聲。有兩般聲也否。於是乎耳聞心聞。一時空盡。須知西竹非遠吾東山也。管城子唯々而退矣。書之爲記。

梅霖字說

惠峰龍公僧童。出于龍淵門下。爲一龍雛。有客需予華其稱。予曰。游者吾知其爲魚。飛者吾知其爲鳥。走者吾知其爲牛爲馬爲羊爲麋鹿也。龍之爲靈。過於麟鳳。或潛或飛。或小或大。雖云惟聖不可知焉。何字副龍以表厥德。客曰。翁論甚高。庶幾卑之。古今儒釋龍其諱者。斑々有焉。誰能不字焉哉。於是予不克固辭。稱爲梅霖。客曰。梅霖之義。梅與霖乎。梅之霖乎。四五月間。有迎梅送梅之雨。有入梅出梅之雨。此則以梅之實熟而有雨也。劉郎輕雨洒梅之句。蘇子細雨梅花之

句。此則以梅之花開而有雨也。翁之命意。在花耶在實耶。抑亦命龍爲梅霖。義在梅耶在霖耶。昔會稽梅子真舊隱之地。有大梅樹。伐爲禹廟之梁。張僧繇畫龍于梁上。風雨之夜。飛入鏡湖。與龍相鬪。後人見梁上。水痕淋漓。萍藻尙滿。然則梅之化龍也。且梅之老而屈蟠淺水之間。喚爲梅龍。不亦梅之似龍哉。以梅副龍。恐在茲乎。凡龍之變化。唯在雨爾。儻不得雨。其威難奮。副龍以霖。亦在茲乎。梅云霖云。就是爲立。予曰。子解梅霖。何其隘哉。梅也屬龍。霖也屬龍。梅與霖也得。梅之霖也得。有花有實。二美相并。雖然予於公所期不翅焉。書說命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又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蓋殷高宗夢得說於傅岩。立之作相。仁氣裨民。恩澤被物。自爾世用鹽梅。霖雨爲相門口實矣。吾公異日。坐妙雲閣上。激龍淵一滴。天旱以濟矣。人旱以蘇焉。加之克調法味。止群生渴。則人咸謂爲染衣相。

染衣相在德不在位。欽哉。

石牛說

鞭石爲羊者。神仙術也。射石爲虎者。將軍威也。或犀而石焉。或馬而石焉。或麒麟而石焉。皆出于瑠瑠矣。祖師心印狀似鐵牛機。鐵牛機作甚形段。通身無骨。則少室牧之。左脇有字。則大瀉羶之。大安鞭撻之調伏之。亦唯是耳。舒之三祖。山有石牛洞。經過其地。賦詩者夥。江南尊宿倡于前。江西詩祖和于後。其境之佳也。雲橫而不度。鳥倦而猶飛。詩祖愛而不止。自號石牛道人。於是石牛之名雷鳴天下。越上補公藏主。承于新豐派下。寄紙問字於予。々呼爲石牛。蓋取鍊煉石補天之義。且慕蘭彼道人也。旁有客。問曰。石化牛耶。牛化石耶。予叱曰。非這個石牛。客曰。然則石牛與鐵牛。唯一隊轂轅乎。予曰。兩個牛闕入海。直至今無消息。客唯々退矣。予輒告公曰。盡大地唯一頭。橫眠于西竺之西。倒臥于東震之

東。其兩角上。撐拄非想非々想。其四蹄間。踏裂九州九々州。到這裏拋擲繩索。拽回鼻頭。飲于洞水逆流。則欄內欄外遊戲自在。何必披閱廊廡。十牛圖也哉。脫或未會。道人有云。牧牛有坦途。請參此語。

一麟字說

希世之才偶然出。則人或爲祥。或爲不祥。蓋在識與不識如何而已。魯哀公十四年。叔孫車士子鉏商薪于大野。獲一角獸。載而歸矣。叔孫爲不祥。弃於郭外。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韓子曰。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々與孔聖。周與蝶也。韓子亦是知麟徒乎。越之日圓有慶上人。去歲秋。觀光上國。任于東山書記。一日上人問字于予。々曰。一人有慶云者。先聖微言也。副一以麟則可也。重求解一麟之義。麟之爲靈。豈野談巷說克所訓詁哉。然旣一麟其稱。吾寧以不才可固辭焉哉。夫

夏有雪。冬有雷。秋有梨花。爲瑞耶不爲瑞耶。爲瑞者。以罕見也。不爲瑞者。雖云罕見。未嘗有所

以瑞之爲瑞也。然則麟之瑞于世也。未必在罕見

焉。故當聖人之出。步于天岸。優于郊坰。

麟于此。斑々有焉。猶若圉人之御馬。牧豎之

騎牛。懶比丘之煖足扑渥。未足爲奇焉。然麟之

稟形。麋其身。牛其尾。角于鼻上。角而有肉。不

餌生物。不踐生草。豈能馬牛麋鹿同群也哉。且

才之間出而希世者。無四目焉。無八臂焉。形同

衆人。而性異衆人也。儻以麟喻之。唯取其性異

恒也。予以一麟規上人遠程何也。上人先廬在東

山左邊。曰無量壽。北翁所爰也。北翁戢化之後。

諸徒星散。棠蔭蕭索。近來孤兔成窟。是可忍乎。

上人遊東山。寓其傍。頗有恢復之志。可嘉焉。昔

清源得石頭迁喜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上人異

日。分座提綱。麟乎々々。音中鐘呂。開堂出世。

麟乎々々。行中規矩。則北翁派下清源也。吁嗟

麟兮一而足矣。世謂并州有麟。大小如鹿。司馬氏賦射麋脚麟。其是之謂耶。非吾所謂一麟也。

三祝說

鴻濛未判。一安在哉。既判之後。一而二。二而三。々生萬物。々々芸々。巧曆之家不克數焉。故數則不涉多少。唯局于三。儒家者云三才。云三綱。云三墳。聞韶忘肉。限以三月。學而至穀。限以三年。佛家者云三祇。云三世。云三時。云三會。或三乘也。或三惠也。或三輪也。或三身也。或三燃灯。或三玄三要等也。紛々然擾々焉。僅舉三。則百千萬億兆京稀垓。包羅其中。無所漏矣。越之太守曰下氏。有寵弟。諱曰捷。其游就予需字。予曰。太守予所敬。而少年予所愛也。予住弘祥日。先太守命少年。授予室。初登誦經科。自爾少年拜予如拜乃師。予視少年如視吾兒。以故此需不可辭。遂以三祝呼之。祝之至也。重請作之說。盖太守命也。予曰。副捷以三者。取于一月

三捷之字。凡一月之中。三有捷報。則一年十二
月。三十六捷報。月々年々積而不止。普天之下。
誰不敢皈。九夷八蠻可運於掌。公能草檄文。破
魔軍降魔衆。則佛尙書其庶乎。且加三以祝者。
又何義哉。堯觀乎華。々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
人。使聖人壽。使聖人富。使聖人多男子。堯辭封
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
始也我以汝爲聖人也邪。今然君子也。萬民授之
職。多子授之職。富而使人分之。則何懼之有。何
事之有。此則無他。壽而富。々而多男子。以此三
祝。聖人有何不可哉。所祝雖不局于三。千吉萬
祥收皈三爾。吾佛壽量。過去永々未來永々三祇
也。槿花過午百劫也。蒲柳先秋。二乘蜉蝣之輩。
寧知彼壽量哉。雜華會上現尊特身。煒々煌々。
富貴輝前。若令門外窮子見之。自失而退矣。雖
然三界之中。皆吾赤子。五比丘拜前。十弟子擁
後。就中金色迦葉獨幹父蠱。迦葉傳之阿難。阿

難傳之商那和修。傳自四七至二三。自二三至洞
嶺价闍梨。々々之後。得洞春定光古佛。々々之
後。有吾少年。予呼之爲三祝。式規式祝。其義深
矣。不翅祝少年。亦能祝太守。太守今富春秋。仁
政惟勤。人咸謂。仁者壽。國脈以調矣。天命以保
矣。富貴在身。施及子孫。然而孫生子子生孫。必
如吾所祝也。加之永護吾法。不忘佛勅。一家兄
弟。門閭奕々。有充閭慶。則少年興家。亦在太守
一舉也。昔漢武帝登洛之崇嵩。吏卒咸聞。呼萬
歲者三。是亦三祝之所興耶。公天資不凡。決非
池中物。異日起自越上。遊于洛陽。再俾洞春回
春。定光增光。則必聞東山萬歲聲。祝々々。

如仲說

如者何哉。即空義也。莊嚴星宿。諸佛菩薩亦如
是。脂那月支列祖大士亦如是。垂手入十字街頭
轉大法輪亦如是。安心坐少室山前提單傳即亦
如是。清風明月亦如是。白雲青山亦如是。或儼

縹囊緇帙。忍大學螢雪之寒亦如是。或御玉勒金鞍。趣長安鶯花之暖亦如是。脫或不然。一代藏教亦如是。百則公案亦如是。十賢十聖亦如是。五家七宗亦不如是。故云如是々々。芍藥花開菩薩面。不如是々々々。棕櫚葉散夜叉頭。心宗國師門下。有性其諱者。乃龜嶺小狀元也。宜竹師翁字之曰如仲。々爲伯仲。不足解焉。古以如稱于世者。本如道如應如。所謂山家如虎也。且如十智。如一翁。如待者。如々居士之流亞。不可勝計焉。今副性以如。不知何義哉。師翁命意。豈蠡測焉哉。雖然公之所需。不可敢辭。且諗之曰。吾佛四十年之說。至法華而盡美。此經八十年之說。至十如而盡善。古人云。十如只是法華實相權實正躰也。凡如者。曰相曰性。曰躰曰作。曰因曰緣。曰果曰報。曰本末究竟。釋之者云。前五爲權。次四爲實。後一總結權實。然十如即十法界。十法界攝一切法。何必分前後總別。吾徒以見性

爲宗。故捨九如而取一如。々々爲性。歷四趣釋之。則性黑法也。由人天解之。則性白法也。在二乘說之。則性即非白非黑法也。住菩薩地。則該摠論之。二種菩薩。六度菩薩。約福與德。解性與相。至於佛界。約中道而分別。緣因爲相。了因爲性。大哉性之爲性。在九界而不減。在佛界而不增。豈有如是不如是之鴻溝哉。此皆以性爲宗也。加之十如有三轉。南岳于前。天梯于後。末派諸師。揚鬐義海。馳步教苑者。人々胸十如。各々口十如。于朝十如。于暮十如。々々轉作千如。未曾湏臾離。如是活法門。今公承心宗唱心宗。異日晨參暮請。探教外密旨。則潑蒲團上。必有所得。寧能區々嬰八教網哉。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然迷亦十如。悟亦十如。一部法華無兩樣。鏡先國師慶讚法華懺摩云。如是書寫如是讀。無功之功成大利。茲功至竟飯何處。黃頭碧眼也不知。此則心宗門下所以談法華也。竹翁所授。亦

在茲耶。歲云暮矣。叢林落莫。得見如仲。則人皆以手加額曰。臘月蓮也。思之。

大收說

日月星辰收而在天。山川草木收而在地。仁義禮智收而在人。々聖而有智。則必知萬物之所收。物之所收。唯在一也。一之飯處。果如何哉。春而生焉。夏而長焉。且生且長。以秋收歟。々々之義。聖人則焉。前席摠持堂上拾公和尚。幼而有嘉瑞。家人拾而育之。猶如皓然得鴻漸。携入桃菴洞禪師籌室。執童行役。菴頗鍾愛。年既長而一錫遊方。登者三。到者九。一知識于彼。一知識于此。探竿于七尺單前。影草于三條椽下。機鋒峭峻。群稍虛左。桃菴戢化之後。寬仲廓翁握洞宗柄。豁開爐韞。師歷其鉗鎚。千鍛百煉。精金添黃。親傳衣盂。荷擔大法。住持能之摠持。一香供寬仲。實爲桃菴的孫也。予在越日。屢與師相識。師嘗問字。予曰。大收可乎。頃寄片楮。見需字

說。予曰。萬法歷々。收而不散。飯處惟深。豈毛穎子所能說焉哉。然師請而不止。蓋予所辭者。默時說也。師所請者。說時默也。默與說二而一。於是作文曰。吾壯年處隴畝間。稔于農談。其言云。田無美惡。惟農惟務。雨則耕焉。晴則耘焉。膏澤得時。地力腴腴。則及秋。所收熟而堅。々而有味。藏諸大倉之中。粒々如玉。陳々不紅。半合之雲。一盂之雪。無貴無賤。無不日用。故天下之民。以穀爲本。々立道生。不可不務。穀之嘉而爲天下本。吾擴其義。二千年前。黃面老人開十法界。作一頃田。五戒十善爲之鋤。耨去爾蒿棘。六度萬行爲之銍。艾除爾稂莠。一味平等之雨。勸爾東作。四禪無漏之風。助爾南訛。然後治五佳糠。顯實相米於圓頓之場。是故以法華爲大收。大收所據。其在茲乎。雖然祖師門下。不談此農事。吾東山下左邊。有一片閑田地。鐵券藏于家久矣。或命木人播其種。或勅石女插其秧。承甘

露而不茂。羅久旱而不枯。霜露既降。純孰得時。無手之人刈之。無舌之人嘗之。此則木札羹鐵釘飯也。嚮所謂實相米。唯畫餅療飢而已。決非吾徒所用矣。更有一則無味談。且要與師商量。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門云。六不收。且道。六不收處如何收得大收。々々法身却喫飯也否。師呵大笑。予不獲止書之上。紙云。

一華說

花之美者一不爲少。半山寺有儒之知識云。動人春色不須多。克知花也。吾甘蔗氏觀道樹後。說雜華於四處。列十林於諸聖。行布圓融。以花飾焉。於是色相無邊。巍巍堂々。富且貴者。如牡丹之傾洛。然而人皆解看花。不知花訣。遂赴秦苑。入四諦林。々中之花。顏色憔悴。不忍看焉。且赴方等會。談般若空。金粟一丈室中。諸天雨花繽紛。身子餘習未空。春衣夜々宿花。色即空。々即色。黃般若云乎哉。遂登鷲頭之山。折玉芬陀。

和四色曼陀。散三周法筵。其香郁々。薰徹十界。嚮所謂四諦林下金粟室中所玩之花。不足爲花。身子嘆云。優曇鉢華時一現耳。優曇鉢云。玉芬陀云。一樣之春。豈有異苗。末後放下七莖玉芬陀。拈起一枝金波羅。人天百萬。眼見如盲。唯有金色杜多。見之微笑。花之與人。笑々相得自爾。此花深根柢於西竺。四七之輩。得蒙駝法。封焉植焉。石上汕麻氏袖之。度葱嶺入崑丘。二株久昌養得。而活單傳之葉。沃若可摘。晚年接萼臂圍梨云。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花若無果。唯狂花爾。荔茭無花。々之憾也。有花有果。豈非梅乎。以故魁千百花。佛祖相傳。必是梅也。五祖居黃梅。六祖住南華。一日五祖謂六祖曰。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六祖翻之云。菩提元無樹。叮雖云無樹。鬱成七百員叢林。々々之盛。莫過於大庾嶺。南枝不春而爛熳。北枝不秋而枯槁。其爛熳者。作智門蓮。作靈雲桃。南泉指作牡

丹。東山喚作鷄冠。道吾認作佛桑花。至吾佛鑑祖。挿狀元紅於五髻峰頭。天香滿院。以三月爲八月。子葉孫枝。蟠屈于西天目。幻花開矣。幻果熟矣。厥葛藤椿名。爲一花五葉。一花開遍。作百首梅。々乃自庾嶺所移來也。前泉龍一華嚴翁。久嚮天目華胄。頃傳命於同譜洛之東山一花老衲壽桂。以作字說。蓋講葭葦好也。予亦以有紫荆之感。不克固辭。爲之枝辭蔓說曰。西乾佛々萌于心底玉蘂。東震祖々藉于手底瑤葩。唯吾一華也。吾翁藏于屋裡。與物爲春。莊子之蝶。不得聖知。葛仙之蜂。不容豪奪。於是海上鉅禪叢咸謂。故家有喬木。半山動人春色。豫識此一華也。吾所養一華與之異也。旅生漫種。旁出橫枝。皮膚脫落。眞實亦無。不知何以有機承雨露哉。子細看來。東山無力薔薇而已。時有客。諗予曰。天目二世孫嚴翁六世祖明鑑師。曾遊中華。拜東陽於百丈。作偈以呈云。若有少林春色在。黃梅確

皆又生花。東陽和之云。未跨船舷三十棒。千年鐵樹正開花。予笑曰。旨哉子言。予所寓妙喜世界。乃東陽的子佛種塔也。少林春色。千年鐵樹。彼也一華。此也一華。聯其芳。交其柯。與梅洲同一春。雖然若道自同根生。則一花却有兩花影。思旃。

秋浦說

郭熙秋山不足愛焉。愛而有餘。唯秋浦之景也。予爲大冶菊公神童。字而曰秋浦。蓋坡翁有言。貪看白鷺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晚潮。自今而後。潦盡潭清之日。試向三曲洲前看。自然領略坡翁句中眼。三曲洲。大冶十境一也。

大寶字說

予稱昭都寺爲大寶。蓋有故也。法王大寶不求自得。則秦王十五城不足易焉。若復數他寶。唯是瓦礫爾。慎之。

大厦字說

文中子曰。大厦之顛。非一木所支。然匠氏掄材。始于一木。蓋大者爲杗。細者爲桷。櫨不得一木。則千萬間廣廈。何以支焉。予命建監院曰大厦。其義大哉。今也弘祥爲越上望利。近年荒廢猶有調典。監院々々。勿袖修鳳手。

雪心說 建華

一日有北客。袖小軸來曰。吾鄉有一少年。諱曰朔。未嘗有命之字者。請師授之。予固辭曰。夫字所以寓規祝也。予未識其人。庸詎應其需。客唯唯而退矣。少焉又來曰。吾且臆度。不見龍樹面而識龍樹心。古人有焉。何況君子千里同風其心足。則豈在識其面與不識也哉。詰旦將北歸。師速圖之。於是予輒命曰雪心。且謂之曰。天之降雪者。陰之所凝也。凝而散。々而凝。唯山陰陽消長。本是無心。與雲同爾。可祖立雪安心。非雪之所知焉。然因雪安心。則雪爲心。々爲雪。々之與心。豈有二哉。烏乎予南人也。平居不識雪。亦猶

北人不識梅。少年乃北人。至于安心處。必不待予漬告矣。

新甫字說

永正十八年辛巳正月。有客來自西山而曰。吾山有佳少年。諱曰正。宜竹景徐老師曾立之字曰新甫。未幾徐老戢化。未有說其義者。翁豈無一辭哉。予曰。徐老以新副正。新正爲義。不可可知。然命意之深。不可測焉。客請而不止。予按韻書曰。正本去聲。始皇名政。讀正如政。漢董仲舒傳。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々次王小顏曰。謂正月也。左傳所用之歷。即周正也。註音政。讀者多音政。予謂。徐老祝少年以新正。々月用春秋五始之法。豈取紫色閭位之政哉。凡五始之法。杜征南以來。多指春秋之春。爲冬建子月。胡文定公云。周正建子。則冬十有一月也。商以丑爲正。而即位書十二月。則月不易。秦以亥爲正。而建國書冬十月。則時不易。聖人語顏回。則行夏之

時。作春秋。則曰王正月。蓋以夏月冠月。垂法萬世。以周正紀事。亦無其位。紫陽晦翁以爲。若如胡氏學。則月與時事。常差兩月。聖人作經。恐不若是。岷隱戴氏溪常以夏爲說。於時事亦未見其甚背。黃慈溪據戴氏而抄焉。廬陵李廉輯諸傳而從其善焉。三代禮樂雖有損益。莫過於今日所用建寅之正月。正月即歲首。聖人行夏之時遺意也。一氣轉鈞。万物咸新。天道與人事相謀。佛法與王法共興。太平之基。從是資始。仲尼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武之道未墜。學則至耳。周公以文爲父。以武爲兄。背負成王。指揮百官。吾道作新。公其庶乎。加之人材亦有新有舊。其所用捨。紛然不定。宋丞相王安石掄人材。皆新進也。曾布呂吉甫爲之爪牙。王珪張商英爲之羽翼。元絳薛向陳繹輩頤指氣使。無異家奴。不翅於人用新進。於學亦用新義。故神宗頒安石所修詩書周禮義于學官以取士。一時

學者無不敢傳習。先儒傳註一切廢焉。至于元祐初哲宗即位。女中堯舜垂簾聽政。司馬光入而爲相。人材一變。皆是用舊。於是呂公著文彥博祖禹二程二蘇三孔悉集于朝。人材之盛蔑以加焉。先是熙寧元年。神宗詔安石。越次入對。帝問。爲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唐介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濶。由是觀之。安石所用亦是古法。但及其爲政。膠着古法。而不克折衷。宿儒遺老若沮焉。則登庸新進。爲之朋黨。故君子所不取也。黔南居士曰。人材包新舊。允執厥中者也。於戲徐老宮規祝者。不在王氏新學。而令舊學光新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夕新又日新。蓋滌爾心垢。豁爾胸天。昨日如此。明日如此。康誥曰。作新民。蓋鼓舞日新之道。俾萬民警發焉。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蓋文王能新其德。始受天命。戴氏大學篇。舉此三語。以述新民

之義。大哉在我新其德。至哉令人新其德。今也少年志學。如一年之始於正月。孔韋于朝。竺貝于暮。掛瑩囊惜駟隙。溫舊知新。則日新之學必能有成。又如一年之終於臘月。且甫男子之美稱也。學既成則必有美稱。就不謂之天下奇男子。新甫々々。勉旃。

金岳說

夫金甲于諸寶。爲世見珍焉。柔而勝剛。則取諸德人性。涅之不緇。則取諸君子交。其音琅然。諸于六律。應于六呂。其氣凜乎。列于四方。位于四時。隋珠和璧。美則美矣。豈有之功也哉。越羅蜀錦。華則華矣。豈有之德也哉。然而金有多種。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此三之爲用也。載于太史平準書。詳于孟堅貨食志。假令色黃者亦豈可與吾佛經所談閻浮檀金全躰是光同日而語焉哉。洛南惠日。五岳之一山也。誰不仰之。伊陽天童。惠日之一峰也。寧可攀哉。天童充公神童。

出于將種。儀刑不凡。風流瀟灑。綰君山十二鬟。門地清高。鍾峩岷千仞秀。人皆敬而愛焉。頃有客。袖小軸。需予立之字而製之說。予既老矣。況不文乎。以故固辭。請而不止。予遂字之曰金岳。蓋寓規祝也。客曰。玉產崑岡。金生麗水。以岳配金。吾未曉焉。予曰。子唯知水有金。未知山有金。山之有金也。斑々見于魯書竺墳。吾且以易曉欲曉于子。楊子江中有山曰金。裴頭陀開山得金。故名其寺。加之有金牛嶺。有金牛山。有金庭山。有金壺山。紫金山于魏郡。紫金山于平州。紫金山于徽州。其類甚夥。不可毛舉。且八萬踰繕那之山。四寶所成也。豈以金爲外哉。寶覺尊者云。如猪摺金山。金也山也。光輝無二。金即山。山即金。嚮所謂全躰是光者乎。公今充其諱。金岳其字。本于南陽忠國師無縫塔話。國師百年之後。耽源指出一箇無縫塔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至今此話行世。金聲玉振。洋々

盈耳。噫公之祖東福國師。乃吾邦南陽也。師將誕時。金光照室。想是驚壞金仙氏再現濁世之兆乎。旣而入久能山。扣顯密頌德。究金胎兩部。遂會教外有禪。破萬里浪。登五髻峰。文武爐中。千鍛百鍊。精金添黃。大唐國裏。聲價十倍。迨乎一舸東歸。開闢惠山。陶冶學者。可謂黃金充一國。

異日公亦起自伊之天童。居無價軒。手擎惠日。發揚金光。則奚翅充一國而已哉。九州九々州。千界千々界。即是吾一金岳也。古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々々一寶。煒々煌々。公信手揮石。崇鐵如意。則得無瑕類也否。我此金岳。不驚不崩。與惠日相終始。珍重々々。客蹶然起曰。吾今聞所未聞。旨哉其說。爲公書焉。予輒筆授之。金岳。仁木氏息也。

心源說

心之有源可極焉。湛然以清。萬象印影。無明之風忽焉起。則識浪崩騰不可障焉。瞿塘非嶮。灩

澦非嶮。可畏焉哉。洞水末派有淨諱者。就予需字。以心源付之。且曰。吾心清淨。撓之不渾。禪河教海。出自一源。淨也他日向無涓滴處。浪起洞水逆流。其湛然者。源于方寸。盖心有則濁。心無則清。至竟非有非無。非清非濁。謂之心源。若復不然。莊周所謂河伯望洋者也。慎之。

大雲說

(可脫號)雲之變化不測焉。四方上下與龍相逐。故云。雲能靈龍。々能靈雲。韓孟論交其在茲乎。尾之陽有山曰大龍。山有寺曰雲興。々々有善知識。其諱曰瑞。々祖承雲居膺也。包笠幢々。飯之者如水之赴壑。於是雨爾棒于青天。雷爾喝于白日。大智之雲。遍布九丘林下。咸謂。雲居有雲孫矣。適命其徒。屬幻雲子。以需法號并說。辭至再三。請而不止。吾輒以大雲稱之。且曰。天瑞五色雲。人瑞鄭仁本。人瑞天瑞。惟瑞莫二。何況某山六龍而某寺雲興也。嚮所謂雲之與龍有靈有瑞者

也。尾乃吾海東蓬萊也。蓬之在海中。隔三萬里弱水。不可梯焉。不可舟焉。人皆從雲氣而望崖耳。吾唯一片幻雲。隨風飄々。不以作霖。不以作祥。出自東山下。橫於瑞龍山之上。不克施澤。依舊痴雲也。痴龍也。何以爲師作之說哉。其徒笑曰。幻雲大雲。唯是一雲。言未畢。吾拈起一條主丈。擲向這僧面前曰。大龍出矣。大雲興矣。吾不動一步。與師相見了也。其徒欣然曰。此即大雲說也。吾書以付焉。

月川字說

一夕有客。來敲月舟叟門。出迎一笑清談。玉露傾倒。少焉相送。到五橋々上。時月出於東山之上。影在於鴨川之間。上下映徹。如遊水精宮。客指波底月曰。吾有求。雖蘊于胸。未發于辭。既顯于境。豈不奇哉。叟曰。子有何求。吾未曉之。客曰。西山珪公少年。乃大梅月林禪師華胄也。精神明潔。似玉無瑕。人皆不名。呼爲月川。所以珪

似月々似珪也。忝盟蘭簿者。以吾爲介。求翁作字說。叟笑曰。如子所說。則此時此景。即是公之字說一篇也。天之有文。何以加焉。吾若着一語。人必謂月帶重輪。客曰。子言是也。然月有隱顯。水有動靜。狂雲忽起。底蔭九丘。則月元雖大明。豈能明哉。猛風俄生。激起萬波。則水元雖至清。豈能清哉。然則何以俾月與水得長明而清焉哉。吾竊謂。借翁之文光。分翁之詞源。百世之下。將俾觀者知月林門下有月川。雖云狂雲怒飛。豈能奪其明也哉。雖云猛風攪動。豈能污其清也哉。叟曰。吾既老嫻。見穎楮者如木人於花鳥。子所求雖難固辭焉。能令子心足哉。然吾爲子舉公之屋裏話。以爲談助。夫月林遠渡滄海。觀光中華。參古林師。鳳臺月下。一鳴驚人。衆皆目爲鳳凰臺上鳳凰兒。遂稱圓明叟。又號西山暮翁。蓋有所慕嚮乎。竺源道公住浮山鴻福時。大元仁宗賜定惠圓明號。晚年歸休紫籙峰。自號東海暮翁。

竺源月林有叔姪行。稱圓明號暮翁。于東于西。兩曜相射。月林掩光之後。延文天子特賜普光國師徽號。烏乎在則圓明。亡則普光。誰云西山暮矣。月林之道。光明盛大。天下仰之。末輝不竭。

爛爲月菴。々々雲仍今得吾公。咸謂五世其昌。故呼公爲月川。所以寓規祝也。客曰。月即公屋裡物也。吾聞其說。川是何義。叟曰。月川兩字。取雪堂師兄黃鶴樓前月滿川之句。然云川者。恐有所表乎。育王珙橫川。古林之父。而月林之祖也。高安至天隱曾撰橫川行業記云。晚居能仁道益光云々。川老之道。赫々于四海五湖之間者。悉出自月也。川老中秋上堂云。月輪有圓有缺。孤光透徹。謂之月光菩薩。照破山河大地昏暗。開一切衆生心地昏暗。老僧出母胎時。正當今夜。拈門前大按山放你。諸人東去西去。山是觀之。川老當中秋而降誕。可謂兔子懷胎。公宗月林祖川老。以承于月菴之孫。月云川云。至矣盡矣。若

復不令月爲月。不令川爲川。則西山唯暮雨爾。夕又何夕。公與客相隨。來見東山月。自然領取本地風光。不待月舟叟告報焉。大永元年歲在重光大荒落中秋。

月庭字說

肥之前州路萬歲山法泉寺住持訓上人。字曰月庭。頃隸名洛南惠日山。從師讀書。惜晷不足。月以繼焉。一夕有客。謁予需之字說。予今老懶衰墮。倦筆硯久矣。以故辭者再三。客請不止。予諾曰。副訓以庭。蓋取諸鯉庭遺訓乎。夫庭之有月。用引劉賓客一方明月可中庭之句。近代呂中孚春月詩。半庭寒影在梨花云者。亦不外焉。字雖在彼。意唯在此。々者何哉。上人惠山大同派下英衲也。大同之祖圓照師。揚法輝於萬年正續。以破諸闇。赫々于九重之上。後築室明月池上而居焉。四海雲水。瞻之仰之。固僧中之月也。今何時哉。祖庭荒寒。無話月者。不勝感喟。庶幾上

人高挑圓照末光。以與惠日重其輪乎萬歲山頭。則古月今月。豈有第二月也哉。抑亦震旦之西。有邦曰月。惠日大聖尊現于彼方。異時吾日本之西。有月庭而出世。則人必道。九州之外有人。雖然不養厥明。恐被痴雲掩。愼哉。客喜曰。此乃月庭說也。作禮而去。

真龍說

九淵底有真龍。今果真耶不真耶。吾不得而知焉。數日之先。雷以鼓焉。浪以挑焉。龍也々々。飛登禹門第幾級矣。庶幾無風無雨夜。爲吾捧珠來。於是吾辨爲其真也。

天溪說

天在上而普壽。水在下而益濬。天之與水不可合而爲一。然水連天。々連水而一也。故渾天儀曰。天火地水。表裏有水。地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運如車轂之運。是以於其中間。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德澤所及。大哉至哉。野之下州興禪寺長

公神童。乃富閑翁族姪也。翁謁予字之。予以天溪稱。重求釋其義。予卒應曰。天之有道。仲尼以太極論焉。載于周易。然而老子以無極加焉。蒙壯以氣母判焉。象山梭山著書反復。而大成于紫陽朱晦翁。溪者水之發地而所聚。々而後注而入海。々者水之大而濶也。天水之說以渾天儀爲不可誣焉。今也予以天溪所以稱之何也哉。在真在俗。式祝式規。入真極其源。則派脉衰々。出自龍淵。瀾漫東海。家々以斟。人々以掬。公之所承惟深矣。入俗尋其流。則據野之宇都宮壬生氏。厥先崇神天皇第一皇子豐城入彥。弭節東關。次子留爲國人。公爲其華胄也。昔叡山慈覺大師產于壬生氏。稟於傳教而入唐。學悉曇傳密教。寓登州赤山法華院。扣諸禪刹。詣赤山神祠。誓曰。正法難逢。真師益難。山神願加冥助。我飯故土。當建禪宮。弘傳心印。其夜夢中有商人。持一物曰。量三千大千世界之秤子也。子其買之。大師忻然

買取。盛大地量輕重。和身亦在秤上。大法權衡。其徵在茲。豈非神庇乎。然而從蕭判官慶中。參

教外宗。有時又夢。達磨大師寶誌和尚南岳天台六祖等諸聖俱語曰。我等護汝。令皈故國。言了圍繞。向東相送。遂隨商舶而皈吾朝。達宸聽弘台教。々々之外。祖教爲專。托願命建禪宮。但時緣未稔也。山是觀之。壬生氏之有補於吾宗。固有自也。天溪二字。分而議之。遠祖曹溪。旁祖天台。猶若吾惠朗祖慕蘭雪峰岩頭而稱雪岩。先天後溪。又若世之稱曹洞也。野州字都宮。即古之登州赤山神歟。神若有靈。爲公護法。豈俾公居夷哉。異日登吾東山。拜千光塔。可刻期焉。夫千光初究天台。名喧叡岳。後渡鯨波。謁黃龍八世孫虛菴徹。寅昏參請。釣深徹底。爲吾邦佛心宗第一祖。覺云々々。風斯在下。吁吾既迫桑榆。與公面者。日何日哉。富閑翁割席逾年。敬愛之至。過於師資。吾更對公親論天溪義。則公必知禪河

教海合爲一味。々外之味。非毛穎子所可鼓舌。唯期面喻而已。閑翁圖之。

松蔭說 走筆

松之高也。凜乎有操。不類蒲柳望秋而零。天晴而挾風雨聲。日暖而抱霜雪姿。不待其高而及百尺。苗之出地僅一寸者。亦有此氣象。蓋如君子自少而與衆人異也。越之冶山有髻年。曰喬。客來謁愚立字。愚曰。字非童兒之所稱呼如何。客曰。髻年乃雲巢老人爪抹也。老人遊師門者久矣。髻年亦老人所薰陶。頗有老成風。字之則老人必莞爾耶。於是愚以松蔭應客之求。昔李長庚遊廬山五老峰。作詩曰。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老人之號慕蘭長庚。髻年豈非松而苗焉哉。異日負棟梁材。扶却洞上一宗。則爲天下蔭涼。不翅我濟北。至祝々々。

梅岳說 護國常庵和尚代

凡群植之有名者。皆以地見貴焉。牡丹鳴洛。芍

藥鳴楊。海棠鳴蜀。南陽以菊鳴。北苑以茶鳴。武陵曲江以杏桃鳴。江南以梅而以橘而鳴。弗翅物因地着。地亦因物着爾。此去十萬里程。乾竹之南有山。曰摩梨支。梅檀香之所由出。其峰狀如牛頭。因稱之牛頭梅檀。此山純是伊蘭。雖有梅檀。雜生林中。猶在土間。不能宣芳騰馨。及中秋滿月之夕。始從地發。於是人皆聞梅檀上妙之香。無復伊蘭淺俗之氣。或移植之。則馥郁所染。異物同薰。故曰。梅檀林無雜樹。々有四香。其根梅檀。而節曰沈水。花曰鷄舌。葉曰霍香。膠曰薰陸。若燒一片。使人消遣塵慮。發悟無漏。金樓子所謂衆香共是一木者是也。教中云。除摩梨支山。不產梅檀木。摩梨支唐翻離垢山。此表一切事相。皆生佛法中也。繇是觀之。此木擅芳於衆香市者。以托此山也。此山增高於千仞巔者。以產此木也。在人亦然。甘蔗氏若不子於白淨王。則使誘群機取信而不能繼前佛。少林氏若不弟

於香至王。則使破諸教皈心而不能稱初祖。東京大相國寺惠林大岳大禪佛門葉而徙居駿之府內者。曰雲龍。故圓覺琴溪禪師所草創也。禪師有爪抹寧馨名芳。乃府君之令子。而爲今府君賢弟。天資軒拔。齡未登志學。々而時習之志孚於齡。人皆稱善。先是同袍寓吾東山者。爲余誇說其爲人。且徵余雅其字。余輒口命以梅岳。其門地也。其人物也。寔比梅檀之產摩梨山而不耻者也。今寄華牋。請益其說。余久頽坐屏室。懶與老日加。視筆研爲臘月扇。然遠意不可違之。竟使毛穎子脫帽。新沐墨潭。代而書之曰。余命字之義。豈止以人地寓規。望要俾其人才與梅檀無二無別。過去上香劫有佛。號梅檀窟。佛身一々毛孔所出香氣。遍滿三千世界。所有草木山河之屬。悉作梅檀香。衆生身香。亦復如是。爾時乃有一萬諸佛。次第興世。皆同一號。々梅檀窟。不亦希有哉。蓋木托岳者勢高。公既以旃岳爲字。即

見現梅檀香。身登太岳而小天下。孰不仰止乎。所更期者。自今以往。過志學踰而立。邈不惑至知命。行爲枝葉。修證爲花爲實。以薰自己知見香。則惠林即公之梅檀也。太岳即公之摩梨支山也。三千剎界。上則天象。下則人倫。或山海。或草木。或鱗毛。同在薰陶中。無聞餘香。詎知公亦非同號千千佛之一數也哉。是爲說。

幻雲北征文集

說

月波字說 走筆

月則一月。印波則散作千月。波則千波。愛月則凝作一波。海之有波。天之有月。其處雖異。其清惟一。以故寒岩子指我爲碧潭月矣。音一座頭。法諱聖觀。就予需號。書月波二大字授之。古喚蔣侍郎爲水月觀音。今非聖觀所慕蘭也。月乎月乎。光々圓通門。波乎々々。滴々大悲水。於是聖

觀豁開。頂門一隻。與黑漆崑崙。把手共行。則赤水之珠一槌々碎而已。

向榮字說

一榮一枯。世之常也。故士之處世也。榮不爲榮。枯不爲枯。然國有道。則榮者爲榮。枯者爲枯矣。荷玉派下有一英蓓。諱曰忻。介其游需立其字。予輒命以向榮。蓋取東晉第一達摩木忻々以向榮之辭也。忻也向無陰陽。地插一株鐵樹。且風饕雪虐。樹凋葉落底時節。有忻々向榮之分也。否。管城公在側而曰。能爲萬象主。不遂四時凋。予一笑書之。

棟雲說

越之少林門下。有一童子。諱曰光。予字之曰棟雲。卒爲之說曰。少林乃公之先廬。而委瓦礫場者久矣。今何時哉。悉復舊觀。輪奐映日。金碧照山。僉曰。觀史夜摩自天降矣。噫。畫棟浦雲王子安。少年盛作也。公旣稱棟雲。庶幾揮如椽之筆。

換落霞之銘。勉之。

奇才字說

論詩者云。宋有三法。新奇巧是也。奇者誰歟。不向如來行處行。底江西詩祖也。詩祖之師誰歟。或現五祖。或現大惠。從般若中來。底雪堂師兄也。以故神庥嘆爲奇才。蓋二公詩。乃禪髓也。天童末葉有僧童。諱曰貨。需字并說。予字以奇才。輒諗曰。公苟志于學。孜孜不倦。攤芸于雪。課見于月。旭鍛礪鍊。以養其才。則慕蘭雪堂乎。晞顏于江西乎。加之昔天童出一古佛。才美而麗。差肩雪竇詩壇。李杜之稱。籍甚于世。別源祖翁丕承六世。詩禪兩熟。所謂秋風白髮夜雨青燈一聯。爲其警策也。兒童誦之。走卒知之。吁。非才積于內。焉有此奇作哉。公也異日。才其宗才。法其家法。奇外出奇。則叢社評之。且曰。曹洞之詩復興矣。勉之。

瑞鳳說

麟鳳龜龍。王者瑞也。世謂之四靈矣。予謂。鳳是四靈最靈者也。其故何哉。龜之靈也。隱于蓍叢。巢于蓮葉。然其類往々有焉。龍之靈也。雨于旱天。濶于陸地。然其異比々顯焉。世之罕見。唯鳳麟也。然至于文彩爛々。焜耀天下。麟亦不若於鳳。故云鳳是四靈最靈者也。靈者爲瑞而已。荷玉派下有一少年。名曰昌。一日有客。就予需爲之立字。予輒書瑞鳳二字授之。重寄彩軸。請作之說。予諗之曰。昔文王昌興于岐山。開蒼姬八百年之運。其瑞兆于鳳鳴也。今也少年。與文王異代同稱。豈可不慕相如哉。予故命以瑞鳳。客曰。翁以鳳爲瑞世之瑞。少年學出世間之法。恐有名不稱實之論乎。予咲曰。子唯知世之瑞。而未知出世之瑞。荷玉之設五位也。君々臣々。有功勳焉。有王子焉。有內紹焉。有外紹焉。率以鳳譬。其瑞克符。道者頌之。曰鳳竹。曰鳳樓。善權智頌之。曰鳳勢。曰九苞鳳。或曰。天明玉鳳咲啣

花。或曰。金鳳不栖無影樹。由是觀之。佩空王印。坐空王殿。鳳兮々々。爲之嘉瑞。世與出世。瑞則一也。於是客揖予曰。前言戲耳。書之爲說。予且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少年異日。鳳爾文鳳爾德。奉鳳詔登鳳樓。則王者之瑞。在僧中鳳矣。勉之。

有和說 走筆

和而不嚴。禮不行焉。嚴而不和。樂不成焉。禮云樂云。不須臾離矣。越之嚴侍者。請予雅稱。々曰。有和。予所規甚深矣。和其表嚴其內。春日溫々。秋霜凜々。三代禮樂在緇衣中。勉哉。

一龍字說 走筆

龍不可得而知焉。潛則窟于指甲之下。飛則雨于宇宙之間。盖千變萬化。唯是一龍爾。大雲門下有寶其諱者。所居之寺。扁曰寶林。壬申之夏。予應越守之命。留滯一乘谷。分其半間。寶謂予曰。吾未曾有副諱者。願翁賜兩字。予輒呼爲一龍。

寶之爲寶也。匪探驪龍領下。焉得收爲家珍。取義于茲。思之。若能象龍生龍子長龍孫。則激曹源之一滴。興大雲於九丘。何必指平輿二龍以爲真龍也哉。龍兮々々。真者一也。

春江說

四時行也始于春焉。衆流聚也皈于江焉。江之深者莫過於春。盖三冬之間。千山萬山。雪積冰合。堅牢玉擊難碎。迨于一氣轉而物皆爲春。冰雪積者合者。釋而爲水。々之所赴。唯在江海而已。故江之廣不可航。以有風濤也。花溪杜參謀曰。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江之春而有波濤險。誰不謹焉。洞水派下有穩其諱者。就予問字。命以春江。傍有中山毛先生。謂予曰。春江豈能穩也哉。予笑云。和氣之霽而襲人者。春之德也。五常之配五行。以春爲仁。々者處也。寧有所不穩哉。且春之將暮。烟波渺瀾。往來之舟。解纜于晴吳之頭。落帆于曉楚之尾。自南自北。一日千里。方

于此時。謠云不穩。花溪所謂春江。唯寓詩人興寄。矧危於始而穩於終者。君子嶮阻艱難備嘗也。晋重耳嘗險者十九年。遂執牛耳於諸侯。吾徒亦裴于江西。笠子湖南。晨參暮請。粉骨碎身。然後到安穩地則可也。予以春江副於穩。其義在茲。加之他日公能打就一隻鐵船。棹于洞水逆流。載將威音劫外春色來。則人必曰桃源圖上有僧。脫或未然。人又曰猶有梅花路未通。欽之。毛先生緘口而退矣。書之爲記。

春英字說

春爲四時之首。花爲群植之魁。四時雖各有花。唯以春爲花時。蓋不時而花者。其色不敷腴。其香不芬郁。猶若聖人出于周末。咸謂德何衰矣。大冶長公。日下氏而種族不凡。少年叢中芳姿可愛。一日寄紙。謁予命其字。予今避兵來越。飄蓬泛梗。固無根蒂。何以字之。覩祝前程哉。雖然請至再三。予不獲止。以春英應其命。春英之義。不

可不說。夫西竺之花有鷲頭七葦蓮。東震之花有熊耳二株桂。吐香教苑。深根祖林。是皆吾徒目染耳濡。公亦不告而知焉。昔別源祖翁遊中華。登葦目攀華頂。特得古林師剩馥。古林亦謂。必爲吾家喬木。然後一葦東歸。居東山々下。養揚廣異苗。塔曰洞春。々々之徒。浩々如春行大地。公爲其華胄而人之所敬也。養賢如養花。々之與賢。所養唯一而已。保養之術。不易得焉。封焉培焉。養而樹立。則道香德香。山麝當風。誰能掩焉。劉廬陵云。漁人入得桃花洞。猶有梅花路未通。此則唯知愛梅之皎潔。未知桃之非凡種也。今此洞門。俗客不來。假使有晉人。亦須望崖而却。且貫四時。永駐韶景。桃亦有焉。梅亦有焉。有百花焉。有千花萬花焉。何花不藏春于茲哉。予異日儻歸東山舊隱。公必在洞春先廬。於是吾向人道。春色隣家。記取々々。

△序

送廷文侍者飯但陰序

昔吳張季鷹有清才也。晉惠帝朝。齊王罔辟爲東曹掾。一日謂顧榮云。吾本山林人。以明防前。以智慮後。共作菟裘之計也。後見秋風起。即飯吳中。然而洛陽大亂。戰鼓轟天。可謂季鷹見機也。

予與廷文侍史。陳雷其交。兩歲于茲。秣屨于梨花雪。沾衣于梧葉雨。一往一來。無虛日也。何幸加焉。己酉初秋廿六之夕。門有剝啄。出而訝之。則吾侍史也。乃告予曰。但陰之行。發軔卜日。今夜晤語。即明日睽離也。予於是黯然銷魂。夢耶非夢耶。遂挽其袂曰。嗚乎不入危邦。古之所戒也。侍史之於但陰也。雖云晝遊。今敵軍臨境。固爲危邦也。若俾季鷹在今日。則不必飯乎。矧洛陽賊退。夜犬不驚。父老僉曰。不意再親貞觀太平。若俾季鷹在今日。則可且留乎。是予惜別者也。侍史一咲曰。但陰邦春老禪。乃吾師也。老禪

督飯急於星火。豈吾居于其易而忘師於其難哉。思鄉之念。感秋之情。不在邦之安危。而在道之如何而已。吾與季鷹。易地皆然。予聞其言。壯其行。雖然離曠之愁不可忘者。人世之常也。因就社友。各賦小詩。以歌驪駒云。

清水山新建慈願寺幹緣疏序

日東之爲俗也。歸吾佛者夥矣。而敬觀音爲先焉。院々設之像。家々唱之名。靈感昭々于世。三十三處爲最焉。蓋三十三處表三十三身也。凡飯佛者。不一詣之。則爲終身耻也。然關門之吏。山棚之賊。勢奪其糧。懷取其金。雖有素願。難得遂焉。則改服變名。傍門餬口。破笠于頭。瘦鞋于足。不憚艱嶮之勞。國俗謂之三十三處巡禮。洛陽清水寺其一也。寺廼延曆七年。鎮守府將軍坂上田村氏捨宅所建也。初法師延鎮到茲地。遇白衣老翁。得大士像材。而鎮以無資。因循送歲。迨于田村嚮化。刻之以償夙志。爾來慈與悲拔。感

應日新。今之大士像是也。當應仁兵馬之役。罹畢方災。飛樓湧殿。蕩爲焦土矣。數歲之後。兩京收復。願主某甲。重換新銘。以還舊觀。於是乎巡之禮之。往來如織。若男若女。寓宿堂中。吾徒恐有裙襦參錯佛衣巾之誚。以故晝則留焉。夜則去焉。見阿竊謂。禁彼污穢。護此清淨。則無緣之慈缺矣。否則清淨伽藍爲有塵矣。不若別構一宇。凡聖同居。雖然囊無一簣。將奈之何。嗚乎千仞山成於一簣。萬里行始於一步。予何人哉。不可不爲。輒持短疏。徧扣諸壇。伏望上自金門。下至白屋。撥轉願轂。擘破慳囊。不論多寡。慨然樂施。然則榜以慈願。安以釋迦。々々觀音。孰先孰後。昔觀音大士來于靈山。佐于釋迦老子。今願此山北有一峰。名爲鷲嶺。人云境云。豈偶然哉。一題名氏於紙尾。則二千年前親聞金口者也。可謂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其辭云。疏語見四六藥

延月齋詩序

人有古今。々非古焉。月無古今。々猶古焉。而有宇宙以來有月。々々以來誰不愛焉。愛以延之。凡幾人哉。長庚氏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良有以哉。萬年豐公知藏。字惟新。扁書齋曰延月。一日介其游覓詩。予問其宗猷。則曰。遠續普明帝師鴻緒。近出彥龍老人蚌胎。予矍然曰。彥龍予亡友也。予少彥龍一歲。識彥龍者莫若予焉。梨花院落之曉。秩筵與言詩。丹桂風霜之夜。指鼻以聯句。雖猪龍其勢。而鵬鷗其遊也。彥龍歲僅少壯。名旣老成。文彩難掩。羅廿八宿于胸次。精神可掬。吐萬丈虹于筆端。可謂前程不可測。然詩癖書淫。感爲二豎。三十有四而埋玉矣。嗚呼天乎。今也惟新之有求。盖以執友也。予亦不能峻拒。且諗曰。教中有言。初發心如月新生。行道心如月五日。不退轉心如月十日。一生補處心如月十四日。如來智惠如月十五日。夫彥龍少而氣爽也。新生月乎。長而識明也。五日

月乎。既而文章詩句焜耀一世。十日月乎。十四日月乎。所惜一旦昆嵐起而魔雲揚矣。不排牟尼月於萬年山上。以俾四衆爭先覩焉。惟新子螢子雪。不墜先業。掃富貴雲。揚道德光。再俾普明爲普明。則爲彥龍不亡。人無古今。月唯一月。誰云今人不見古時月哉。予往敲月下門。相見一咲。夕又何夕。惟新豈以予爲生客哉。予亦以惟新爲故人耳。傍有客。揖予曰。子話古月固宜也。然月之距地。上下四萬由旬。豈能可延爲上客也哉。予咲曰。意合則千里同風。趣異則同舟胡越。月之來也。無心而來矣。吾之邀也。無心而邀矣。古開東閣。延天下賢。然不能得而羅致。其唯月乎。獨無心閑道人。自然得而延爲友焉。矧乎惟新之於月也。不翅延爲友。拜以爲師。雪後梅邊。試推窓看先師面目。吾無隱焉。公其掙目見月。非予話月之徒。客既退矣。因磨涵星染尖兔。卒綴野詩一章。以題齋壁云。詩見詩彙

月汀字序

不二。蛟陽琴水人。自悅號琴泉。

去歲之冬。予過惠日不二老人。座有少年。侍立惟謹。老人指少年。謂予曰。吾名之曰澄。翁其字之可也。予雖固辭。嚴命難違。遂稱之爲月汀。數日之後。寄紙需書月汀二字。予卒作一偈。證之義曰。玉兔推輪天外飛。何人猶傍舊苔磯。三千刹界廣寒殿。一葉舟中載得皈。是歲臘尾。重寄裝軸。請改書之。蓋嚮所賦一小偈。爲未足擴其義焉耶。予輒告曰。月闕也。天道虧盈之謂也。汀平也。謂水際平地也。古所訓粗如之。今唯取水月之義而已。月之與水。相去遠矣。然機之相感。莫近於月與水。以故地有水。則月必現。水之清者濁者。大者小者。淺者深者。月分之光。未曾擇焉。月之半規而擲鈎也。學扇也。十分而掛鏡也。捧璧也。水受之影。未曾擇焉。此則靡他。出于無心。至人應也。亦復然矣。湘南垂鬚佛贊雲門偃跛脚曰。公之全機大用。如月臨衆水。波々頓現

而月不分。噫月々衆水。波々一月。天在水耶。水在天耶。苟匪再三撈撫。焉知水月合而無異。雲門來也。掬水月在手。雖月離水之外。那處觀看雲門。今也公幼而志學者。月之上弦也。水之濫觴也。一旦年長學成。而文彩煥然。鼓弄夜光詞源。激起傾倒峽水。則月之十四夜也。十五也。水之名川三百也。支川三千也。然後挹閤照末輝於釋天。疏琴水琴泉餘流於禪海。則人僉指曰。僧中月爭光惠日也。於是江湖遊從之徒。欲知全機大用。敲門參取。月汀必有披霧觀天之快也。脫或晴昏昏地記得螢燭。所謂揜目見第二月者也。思之。

漢水餘波序

吾邦以儒爲業者。其家有二矣。世謂之紀傳。經傳。經則中家清家之外記掌焉。紀則荅家江家南家掌焉。南家者藤氏也。紀云經云。其家雖異。共承自右大臣正二位吉備朝臣眞備也。凡明經者

暗於紀。精紀者疎於經。咸是玉碎而不克全焉。金陵王文公笑劉恕耽史而不窮經。固非無故矣。竊以。天下歷應仁之變。諸家芸籤。悉委秦燔。然後儒林凋喪。無而受伏生者。何況江家之亡既久矣。南家雖在。不啻傳業。荅家亦綴旒耳。嗟夫。一百年前惠林泰岳和尚。齡未弱冠。遠關左以學漢書。克駕其說。業成歸洛。至乎遊乎息乎之時。屢講此書。爲禦侮資。授諸的嗣妙智竺雲師。竺雲師相傳而常開講席。於是乎東西刹之僧。攘袂而趨。吾邦書肆。未鈔此書而上梓。以故筆而聞焉。句而點焉。壽星姪獻綿谷。親寫本文并劉宋新註而略舊註。然其點詳而功既全矣。妙智徒有甄叔陶者。全寫本文。而談新舊註。然其點唯及半矣。其餘寫全部者。往々有焉。萬年桃源老人。蚤歲有癖於遷固之書。就竺雲之與綿谷而學此書。且遭喪亂。東西奔波。所聞不及全部。然其所知過於所聞。蓋積學之所致也。文明中興之後。

住京之等持。爲綿谷姪文摠講之。始項籍傳。未幾又從鮮于雋傳而講之。所講不多。後遷勝定先廬。爲亡友與彥龍講帝紀。龍嬰沈痾而逝矣。故帝紀亦不畢焉。老人有講。則予必侍席末。桃戢化後。景徐翁爲門人祥雲屋開席。雲爲惠林仍孫。故有此求。予又侍焉。所惜其講唯止於帝紀。翁著帝紀抄。皆用桃老遷史之抄。予昔登二師之門。全聞帝紀。而粗迨列傳。所遺頗多。雖然聞桃之史講。吾肱三折。推彼及此。豈無小補。合史漢成一家之書。桃之遺意也。因紬胡天台通鑑註義。聊加管窺。唐子西所謂八識田中一毫。漢書亦爲來生種者也。且徐翁之所抄。吾本之上所標。皆不載之。以予忽々不暇也。故名之曰漢水餘波。示非全潮也。異日二三子。疏而歸一源。則易辨淄澠也耶。抄中所舉梅老乃桃源也。中年避亂住江之山上梅岑菴。竹翁乃景徐也。晚年居東京慈照院裏宜竹軒。

微笑軒序

詩見幻雲詩堂

吾單傳之宗冬也。天之所藏。在冬而嚴厲。處一歲終。成一歲功。分則四時。合則一歲。云性云相云律。爲春爲夏爲秋。是皆吾宗餘烈也。吾幻住祖所槃論。不可誣焉。然單傳之旨。顯行于東震。且窮其宗。則興于西軋。昔瞿曇氏踞鷲鳥山舉兜樓。綿手梅花梨花。橫拈倒用。示百萬衆。々皆目眩罔措。金色杜多獨破顏微笑。瞿曇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大迦葉。此吾宗不傳之傳。而達摩西來所唱也。神光立雪。以得其髓。祖道嚴厲。與天相謀。然而雪裡回春。唯在微笑矣。雖然拈華機緣。世不觸目。鍾山佛惠泉。有萬卷號。猶未知出何典。王安石謂之云。余頃在翰苑。偶見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所載甚詳。此經多談帝王事。所以秘藏省中。不傳於世。大明宋翰林云。予觀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所載云々。山菴

云。宋公既親觀之。則此經世必有之。有所避諱。故不入藏。予謂。碧岩錄雖不入藏。施行天下。此經不行者。唯王氏所謂秘而不傳也。惠日高岳禪伯。一夕剝啄予蓐門。出而訝之。則言未發。其顏怡々如。頗似有需。延而就座。且曰。吾三聖先廬左邊底。吾族寺本兄弟。基一蘭若。拜請芳卿和尚。以居寢室。和尚榜曰勝林。按西域記逝多。唐言勝林。舊曰祇陀訛也。諸經言祇樹。今所名即取祇樹林。祇與勝其義一。林之爲字。二木合而叢生矣。連林蕃茂。人境并美。和尚所徵在茲。吾今就勝林側。分數畝地。新開小軒。名爲微笑者何。勝林佛像。左右雕刻阿難迦葉二大士。蓋勝林之春。自拈華而資始矣。吾亦要續遺芳。伏望吾翁作一偈落之。予聞之。忻然曰。今丁濁末。洛下五精舍。或罹兵燬而在荆棘場。或寺產豪奪。諸堂灯暗。兩廊雨滴。在而若土。況庸小院乎。若不駕願。穀焉得開勝區。此三兄弟。入俗入真。互

勸其善。孰不敢賀焉。然予自去歲冬。衰病相加。杜門謝客。無禪手胸。無文于口。詎庸應厥命哉。禪伯督曰。微笑之處。豈涉多言。予不覺撫掌。呵呵大笑曰。詩見詩藥

幻雲北征集

序

悼韶陽侍者詩序

天缺盈則重九分才也。人知足則輟萬口侯也。按有才而無位。有位而無才。有才有位。天奪其命。可不慎焉哉。韶陽諱葩。越之前州府人。而龍門悅岩翁寧馨也。天資魁傑。不混群兒。翁爲之鍾愛。不減膝上文度矣。十二歲之秋。輒光上國。寓東山一華軒。分仙甫兄之席。而從予讀書。予視公如子。時々策勵。欲酬翁之志。公亦瞻予如翁。應接惟謹。十五歲之春。榮膺相府鈞命。以任棲嚴首唱。凡棲嚴首唱。重于海東叢林者。攀龜山

國師高躅也。公膺此選。衆之推獎可知矣。於是默雲松社二大老。爲之邀頭。會一華以賦詩。命題曰烏聲惜春。盖惜公落髮也。迫于半夏。幽丈仁甫師擢之藥局禮也。二老又唱于衆曰。前半夏坐禪。後半夏作頌。古典刑也。然叢林凋落。此典墜矣。可太息焉。昔蕭庵和尚居清涼日。重舉墜典。俾衆作頌。于十如。于丈室。云三足金烏。云菩提樹。僂指十八年于茲。可謂秦無人。首棲職侍藥之官。今得其人。時不可失。乃謀諸仁甫。頌心空及第於一華。頌西來泉於丈室。魁其首者十餘人。書其字誦其偈。寔選佛場中狀元也。爾來公之志學也。晝子夜集。露抄雪纂。聽講鐘而尋師。挾雅輟而會友。加之老々幼々。頗有老成之風。予竊喜左右得人。廿一歲夏六月。俄告錦旋曰。久不拜翁。吾心邑々。拜罷飯洛。又不晚也。然而都下兵起。群縉星散。公乃滯留于越。明年予與仙兄。胥率入越。解后于翁。公爲之地。未幾

仙兄并予伏枕久矣。時以民間天疫流行也。公百計千慮。兩人得活。旬餘公染此病。孟夏廿六日。溘然逝矣。嗚呼天乎。何其斯人而無斯命。人謂公之不幸也。予謂予之不幸也。叢社所榮無一不爲。於公無遺蘊。儻俾公壽如金如石。則予雖驚劣。必致雲路乎。今則亡。故曰予不幸也。夫子之慟爲回也。予今潛然。非爲斯人。又爲何人。予旣如斯。況龍翁也。翁曰。缺盈知足。恐無此憂。予歛衽而還矣。又何言哉。而感嘆不止。揮淚爲硯滴。以寫一章。庶幾後之觀者。知公始卒矣。

釋門排韻序

近世村校之中。有氏族排韻而行矣。吾徒往々用焉。排韻者何。聖賢諸子之傳。分韻以列氏族。盖俾人易見也。此書不載編者名。楊子所謂齊魯大臣史失其名者乎。大冶功甫老人。禪坐之暇。從事翰墨。或窺諸家語錄。或考百氏紀傳。凡有功宗門者。輯成數卷。雖未大成。豈無小補。以諱分

韻。註于厥下。名曰釋門排韻。吾徒古今一釋氏。如百川飯海而無異流也。故不以氏分。而以諱排焉。此與彼排韻異其轍。儒之有護教志。擢而可立傳者。紀氏族載韻末。此與彼排韻同其塗。類而不齊。觀者丑之。一日示予。求序其首。予知功甫久。不克揶揄。感其志應其求。且告人曰。禪苑蒙求。宗門千字文之後。不圖復覩此作。異日四聲全備。則好事者必鏤梓以播叢社耶。

梅仙字序

有花々々。仙耶々々。魁群芳者。金華仙伯所謂九疑山中夢綠華也。且吳門梅仙隱處。栖大梅老骨。即心即佛。冰枯雪老。非心非佛。香浮影斜。梅與仙。々與佛。依舊是三無差。魁吟々々。要識梅花真面目。黃昏和月到吾家。

八景詩後序

居金馬玉堂之上者。不知白鳥滄洲之樂。居白鳥滄洲之間者。不知金馬玉堂之貴。此則理之常

也。然君子處世。不爲貴所囿。則心不忘其所樂而寓遐想爾。假令心不忘。世無縮地術。何得眼對某境。隔千里而對某境。唯在畫圖之設。以故開畫對之。白鳥不鼓翼而飛座上。滄洲不易地而湧壁間。吳根深于此。楚尾曳于彼。廬山面目。儼然于珠簾繡戶之側。畫工之妙不可測焉。越之太守。朝倉孝景公。以兵爲業。胸藏數萬。有威不猛。愛民而仁治。聲聞於列國。曾祖以來。邑犬不驚五十年。邦內太平。兵衛畫戟。對將帥論韜略。則秋霜凜冽。瓊筵羽觴。向賓客評詩歌。則春風靄然。千岩萬壑。鍾在一身。然競秀者未知其秀而傑。爭流者未知其流而濤。況異域江山乎。蓋生富貴家。未能縱探山水美也。一日命曾我氏兵部景種。畫湘南八景。畫既成爲一卷。以置几案之上。舒而卷。卷而舒。俾去心到晴嵐暮雪之間。心之所之。不隔羅縠。可謂神遊。夫八景圖。乃宋復古所資始。而覺範道人作之詩。自爾相傳。擬畫

焉詠焉。盛于元明。行于吾朝。今兵部累世國畫。而摹寫牧溪筆意。想是復古不能及焉。予適應公招。以至是邦。公寄此圖。需題小詩。予固辭云。兵部筆勢入神。舉世所知。寧待予贊。儻題惡詩。恐是桓玄寒具油也。不如完璧而返之。公請而不止。且曰。畫中有詩。唯是無聲。吾就翁要求有聲畫。於是予諗公曰。昔虔州入境圖。得雪堂詩。傳名于千歲。今予詩托兵部入景圖。傳名于他日。所傳者同而毀譽有異。唯傳千萬世而所不愧。吾公治聲也。古云。山水如王佐才。吾於此圖得見焉耳。

△銘

橫山華胄真拓土人。寄紙以需別稱。予輒書松關二字授之。且作銘曰。

歲云暮矣。荒哉禪叢。巍然存者。唯十八公。冬不減翠。春不吐紅。展扶顛力。可支關中。樹塞門

底。皆立下風。於戲往昔。佛印祖翁。萬松山裏。開一梵宮。全無鎖鑰。四關六通。非三非一。爲異爲同。嶮峻之處。和氣春融。孫枝子葉。鬱々葱蔥。奚有真拓。遊關以東。奔竊徑去。不愧終童。富士峰下。髯龍蟠空。清風匝地。日夜不窮。飯缺裘得。其聲蓬々。分明聽麼。不及掩聰。若得入處。八面玲瓏。門々有路。功到無功。庶幾守節。克始克終。

硯銘

走筆

名川三百。支川三千。源浚流遠。沃日滔天。毛穎吸盡。其腹便々。試俾吐出。爲文爲禪。世有湯旱。嗚乎勉旃。

硯銘

走筆

龍淵滴水。浸四坤維。奇哉毛穎。一口吸之。

今曩閱謁有一雲包。訝之。則曰。至自關左。關左有童而僂者。其諱曰曉。蓋觀史雲孫也。翁雅其稱。吾華袞也。予卒書東雲二大字授之。

且作銘繫其下云。

一日之始。鷄鳴司晨。一年之始。鶯語報春。々從東始。萬物維新。有雲靄々。五色輪囷。郁乎和氣。仁者謂仁。其瑞多也。不易具陳。江東渭北。至遠至親。李杜逝矣。誰詩感神。東關之外。有美一人。欲見風彩。跡隔參辰。碧者暮合。回首頻頻。非南非北。吾卜其隣。觀史天上。彌勒分身。現白寶色。桃花其民。山銘庶施_{山銘}法需。清六合塵。玉積

軒泰云者
卒來儒之。

丹山之上。有予先廬。々々有祥其諱者。曾就予需字。書雲岑二大字授之。重請申其義。走筆爲之銘云。

雲之靄々。從何處興。春陰欲雨。遠出碧層。飛來飛去。似垂天鵬。幸蘇久旱。瑞氣頓增。丹山縹緲。久嘆何曾。半間分否。此白頭僧。

予印寫提婆一品。以資春屋孺人冥福。且爲之銘云。

靈山一會。七軸蓮華。法譬緣說。羊鹿牛車。唯此一實。即三無差。提婆龍女。成佛陀耶。春屋來也。寶珠無瑕。一槌々碎。驚倒釋迦。欲知教外。更參作家。

希荀字銘并序 走筆

土州親藏居士。本爲妙喜派下之僧。而隸名于洛之東山。法諱祥淑。字希荀。々々乃予所授也。一錫還鄉。杳不聞信。去歲臘尾。有扣門求拜妙喜祖之像者。霜鬚雪髯。白衣勃窣。不識何處人也。子細問之。二十年前淑藏主也。拍手一笑。不覺緇素之異。及明年春。復欲還鄉。且需證希荀之義。予諗曰。昔荀淑少有高行。李固李膺師之。蒞事明理。人皆稱神君。有子八人。時爲八龍。擬諸高陽氏才子。居士所希。其在茲乎。異日八龍々與于南海之上。則爲法檀度。再回梅陽之春於吾東山乎。祝々。銘曰。漢之荀淑。才應時渾。居高陽里。門戶相扶。八龍

降澤。頓沾焦枯。汝若護法。縑素不殊。不見道晞
驥々乘晞顏々徒。

養伯字銘

惠阜充侍者。寄紙需雅稱。予呼爲養伯。且爲
之作銘。以述其義。銘云。

方寸間有一氣。觸之至大至剛。浩然充塞天地。
日月爛增其光。仁謂仁智謂智。短自短長自長。
孟軻氏克養得。說于齋說于梁。傳至乎昌黎伯。
排斥老墨荀楊。爾來宋之永叔。發揮以成文章。
彼是天魔外道。焉能登選佛場。々中有一禪伯。
與諸兄弟商量。自牧一頭水牯。露迥々地難藏。
終日遊戲自在。山蒼々水茫々。顧此牧牛之術。
豈非養生之方。噫一篇養生主。掃盡大藏糝糠。
莊子孟子^(荀軻)茄子。醇乎養他肝腸。沒滋味處有味。
睡工夫連夜霜。努力潑蒲團上。異日坐斷蒙堂。
唱洞上宗者曰仵。々之爲字。從人從千。々人
之英。可知焉耳。需予字之。輒以伯英命之。走

筆爲之銘曰。

荷玉末葉。以仵爲名。非叔非季。天下之英。

抱節字銘

伊川永松侍者。需字於予。輒書抱節二字付
之。走筆爲之銘。

松之生萬木中。如衆人有君子。々々持節惟貞。
晚節難初節易。松乎々々。春暖而花不開。冬寒
而葉不墜。公欲英于叢林。宜以抱節爲字。

叔蘊銘

惠峰僧童名琇。求予爲之立字。予以叔蘊授
焉。仍製銘文。祝之前程。銘曰。

石之蘊玉。其山有光。々之所發。輝映四方。誰擊
惠日。高昇扶桑。圓照之餘。隱之彌彰。々而盛
大。赫選佛場。佛寶僧寶。價直無量。朝磨夕琢。
至堅至剛。宗廟瑚璉。法社珪璋。冬則以溫。夏則
以涼。其容惟美。其德惟良。謝家蘭玉。種草非
常。一門叔父。阿大中郎。儒乎釋乎。兄弟成行。

嗚呼勉哉。吾子相當。

賢昇字銘

養監寺就予調字。予命以賢昇。々々銘曰。

昇之爲德。在我養賢。々々之義。以佛爲先。乳酪酥醍。大藏五千。祖宗門下。唯一味禪。食輪撥轉。監寺勉旃。

明室銘

山野應友人之需。爲洞珠監寺。作明室字銘。

銘曰。

虛室生白。一段光明。々々赫々。自何處生。蚌胎驪頤。其價不輕。一色明邊。高着眼睛。大千沙界。爲不夜城。

秀巒銘并序

結制之日。有一衲子。袖紙來曰。吾鄉有少年。諱曰傑。未有字之者。翁其書二字授之。且序其義。何賜加焉。予既老懶。處于硯者久矣。何況聖制云迫。人事葱々。辭至再三。請而不止。

予嘉其志。字曰秀巒。走筆作銘。々曰。

尾之長島。爲小禪叢。々規肅々。鳴于海東。曾開桑域。有山曰蓬。々即長島。湧出雲中。維山之頂。有一仙童。風塵表物。氣摩層穹。其所稟者。橫岳祖翁。門庭峭峻。不愧岳聳。成峰成嶺。非華定嵩。高低遠近。一々不同。唯秀而傑。翠巒橫空。吁其所積。有始有終。欽哉々々。一簣成功。

西岳字銘

有客。自羽州來。不知何人。且需立其號。予問諱。則曰真蓮。蓋處俗而真者也。輒書西岳二字副之。銘曰。

西有大華。其勢撐天。吁東南北。如拳石然。

鶴嶺銘并序

羽州鎌田季爲詣紀之熊野神祠。取途於洛瀝。就予需法諱并字。諱曰等長。字曰鶴嶺。蓋視前程也。走筆作之銘。々曰。風塵表物。謂之胎山。仙乎々々。栖山之巔。紫蓬

翠闥。華表青田。一峰突兀。其勢拄天。式規式
祝。億萬斯年。

松巢字銘

矢尾道彭居士。寄小紙以需其號。走筆勒松巢
銘。爲之號。銘曰。

松之獨正。與萬木殊。唯千年鶴。氣類相俱。故巢
其杪。克養其雛。人而巢者。謫仙人乎。遊九江
上。挹秀香爐。有巢松嶺。爲神仙徒。鳥窠後出。
處險忘吾。枝々葉々。櫟櫟侏儒。拮据以樂。僅足
容軀。公今慕蘭。心離塵區。雖在鬧市。便是蓬
壺。嗟吾所命。固爲不誣。

渭清銘

能之大寧有髻而美者。其名曰璜。遠尋蘭溪之
源。近掬梅溪之流。人皆敬愛焉。其游謁余字
之。輒命以渭清。且作銘。々云。

物皆有稟。水之性清。撓之不濁。觸石而鳴。々者
性之餘烈。奚必爲不平哉。或與雪之潔。或浸月

之明。得君子譽。入詩人評。昔渭陽有尙父。垂釣
白髮千莖。得璜魚腹。隨和爲輕。師於西伯。鎮撫
八紘。今此神童。以璜爲名。渭清之稱。吾祝前
程。蘭溪衰々。梅溪澎々。兩溪入渭。松源相并。
禪河教海。無處不亨。異日具參玄眼活機。復當
如六韜論兵。輔弼道人。天子聖澤。沐其恩榮。嗟
夫欽哉。勿以混經。

和谷銘

羽之雅公首座。爲大覺古佛雲孫。入洛拜西來
祖塔。因就子需佳稱。以和谷呼之。走筆作銘
云。

鄒子吹律。陰谷生春。其和氣也。霏然襲人。於禮
之用。相共間々。吾大覺皇。出世時臻。高山幽
谷。日照以均。鷺嶽之上。三轉法輪。妙音和雅。
非鄒子倫。晞顏々徒。求仁得仁。

松蔭硯銘并序

合浦之珠去而還矣。連州之乳盡而復矣。此則

靡他。唯在其吏廉與不廉焉耳。昔壽永三年之春。平氏一門城守于攝州一谷。源判官義經奉勅攻之。平氏敗績。重衡見生擒。嘆蕉沫之命在旦夕。而招黑谷法然房源空。爲授戒師。聞淨土法。因贈一枚硯表檀觀。且曰。此硯吾先君清盛相國會齋黃金若干斤。奉獻趙宋天子。天顏有喜。輒賜此硯。先君付予小子。異日置師座右。染麝煤揮兔穎。書彌陀聖號。則吾本願也。源空俗所謂小矢兒也。剃髮之後。頗頗講肆。台教密教。毫髮無遺。晚年見惠心往生要集。弃平日所業。唯以專念。建立淨土一宗。一夕夢中善導來授淨土密旨。故不稟宸旦諸祖。直嗣善導。猶若吾祖宗門下古塔主嗣韶陽跛脚師。孰敢間然。重衡所渴仰可知矣。法然沒後。此硯藏於知恩寺。々在今出河。此即賀茂神宮寺也。安慈覺大師雕刻丈六釋迦像。故名釋迦堂。又呼賀茂河原屋。司神職者延法然

居焉。後平氏小松內府重盛之孫勢觀房源智爲主。改曰智恩寺。源智備中守師盛子也。此硯平氏累世至寶。源智護以至末孫。鹿苑相公欲建相國寺於彼地。而移此寺。置小河西也。應仁兵亂之初。寺旣罹災。硯亦失而不知所在矣。江州篠田正琳。一箇野僧也。自何得之。被蓋囊藏。歷歲久矣。老病相逼。急于修冥福。大永二年壬午孟春二十八日。托其心友。寄附知恩寺。結來生緣。翌日逝矣。二十五代住持慶秀傳譽。拊躍無措。衆咸謂。非珠而還。非乳而復。盖物皈有主。寺其中興乎。傳譽笑曰。淺才薄福。無德之及人。唯吾祖威靈尙有在焉。屬者傳譽於東山六波羅密寺。講往生要集。貴賤雜沓。□塞其筵。此集源空所依而用也。祖宣其義。能令聽徒破諸妄修衆善。寺乃接吾廬。以故薛店傾懷。一日持此硯示予。需記顛末。開箇觀之。紫潭之上。新月傾雲。雕琢之妙。不

可言焉。然其紋無松。名爲松蔭。果何義哉。宋帝所名耶。平氏所名耶。抑亦後人所稱呼耶。或有臆度者曰。東土大乘經所謂江月照松風吹。天下奇句也。叢社不瀾口者。未會有焉。自爾吟松月者。古今幾篇。又有雲何也。李謫仙云。巢雲松顯。〔又題〕萬云萬松嶺半間雲。松之有雲。自然相宜。今微雲點綴。是松之蔭也。又曰。以手置硯上。則雖不呵之。瀾而有水。薄如松露之滴。故云爾。然吾未知如何。重衡事見國史。不可誣矣。予輒作銘。記所觀云。

美哉松蘇利。割如絕纖塵。紫潭深處。吹浪鱗々。殘雲半破。微月維新。遠自宋國。到東海濱。雖非蒲梢之馬貢漢。復似楮矢之隼集陳。宜乎平相父子。傳之爲我家珍。如琢如磨。不緇不磷。於皇法然修香火因。寫經寫咒。入俗入真。厥孫幾葉。道合君臣。晚風池蓮香度。彼美人西方人。遠則十萬億而隔國。近則咫尺間而結隣。此物克含芳

潤。我辭何鑄翠珉。

鶴翁字銘并序。

吾近觀大明一統志。琉球古未詳何國。漢魏以來。不通中華。隋大業中。令羽騎尉朱寬訪求異俗。始至其國。語言不通。掠一人以返。後遣武賁良將陳稜。率兵至其都。虜男女五千人還唐。宋時未嘗朝貢。元遣使招諭之。不從。本朝洪武中。其國分爲三。曰中山王。曰山南王。曰北山王。皆遣使朝貢。永樂初。其國王嗣立。皆受朝廷冊封。自後惟中山王來朝。至今不絕。其山南山北二王。蓋爲所併。余疑。琉球乃夷一也耶。不可得而知焉。吾國有一小說。相傳曰。源義朝舍弟鎮西八郎爲朝。膂力絕人。挽弓則挽強。其箭長而大。森々如矛。見之勇氣拂膺。懦夫亦立。嘗與平清盛有隙。雖有保元功勳。一旦黨信賴。其名入叛臣傳。人皆憎焉。然而竄謫海外。走赴琉球。驅役鬼神。爲創業

主。厥孫世々出于源氏。爲吾附庸也。與一統志所載不同。將信耶。將不信耶。此者有僧智仙字鶴翁者。自琉球來。隸名東福。頗遊於藝。就予覓述鶴翁義。話次及其國風俗。仙曰。無郡縣而唯一國也。海上有二十九島。皆屬琉球。國人不識字。以商賈爲利。有一聚落。曰久米村。昔大唐人百餘輩。來居此地而成村。頗有文字。子孫相繼而學。令彼有文者製鄰國往還之書。近來無爲學者。或赴大唐而入小學。但淺陋不足取焉。彼王每即位。必建一寺。故多僧侶。然儒亦不學。禪亦不參。不知祖宗所由而興矣。仙是司僧省。而近侍其王紅樓供奉臣僧也。自稱。我是前席關東圓覺仙巖和尚徒弟也。仙岩琉球人。而粗有禪文。居國之龍翔寺也。抑前年夏秋之交。中山王以僧爲使。齋大明皇帝與日本國書來。且曰。嘉靖以來。大明日本兩國不和。違先王盟。自今而後。兩國尋

盟。如先王時。盖大明俾中山王爲之地也。吾王亦所欲也。命予製造大明表。使僧忻然持飯矣。使僧即仙所稔也。韓氏外傳。田繞曰。夫黃鶴一舉千里。集君華池。啄君稻粱。君猶貴之。其從來遠也。智仙一舉。雖華池稻粱之求。自遠方來。不亦悅乎。鶴鳴于九臯。聲聞於天。翁之謂也。他日業成飯鄉。則蘇耽乎。令威乎。實一仙翁也。若拜其王以獻壽。則國人對王必曰。繡嶺宮前鶴髮翁。猶唱開元太平曲。雖然干戈將息。太平有象。遲留以觀國光。則知國爲東方君子國。因作銘贈之。銘曰。鳳兮々々。長于羽虫。覽德輝下。栖帝梧桐。雖呈嘉瑞。何若仙風。有鳥々々。厥壽無窮。風塵表物。不入樊籠。更數千歲。厥色不同。或白或玄。紅青□□。以產赤壁。以狎弱流。九萬咫□。□蓬萊宮。今從海島。到日本東。千松林下。清喉響空。安巢擇木。一个野翁。列鷁班上。入蠶納中。

子孫須長。鬱彼禪叢。勿皈々々。克始克終。

有文銘并序

大冶山有一童子。曰昭。予呼爲有文。彼求作文。予走筆。作銘曰。

西祖一印。蓋天蓋地。的々相承。得爲正嗣。或分其骨。或分其髓。提持來看。全無文字。靈山鑄印。黃面老子。毗盧正鉢。圓融理事。五千琅函。盡善盡美。佛祖授受。爲一爲二。若無文字。難顯佛智。若有文字。易昧祖意。今此有文。不即不離。洞曹一宗。圖爲五位。夜明簾前。我以付爾。爾會我文。臨濟宗旨。

祖月銘并序

若耶溪上。祖月佳少。諱廓。乃亡友芳春老人晚子也。今夏入洛。隸名東山。昔芳春自童年侍予側。朝磨夕礪。有志斯文。以故公亦入吾室。尋舊盟。何況其父其祖。執交之深。入真入俗。不可忽焉。於是山中諸老。相率而來。爲公賦

詩。評題得宿鳥擇木。所愧我書巢無枝可依。詩成。公書之烟雲爛々。讀之春雪琅々。咸謂。異日必爲群玉明月。然而予爲之落髮授戒。函丈老師任以藥局。可謂一日九遷。及其將皈。謂予曰。吾號師所命。而無一語可爲證。願賜片言。以爲衰榮。予曰。吾今老懶。與楮穎疎闊。雖然所求甚切。豈可辭哉。卒作銘文。以贈其行。

祖師心印。不方不圓。喚之成月。光明無邊。影入洞水。浸爛大千。爲君爲臣。云正云偏。黑漫々地。夜明簾前。擊之不碎。趙壁完全。東山々頂。有一少年。與月舟叟。修舊因緣。夙夜隨侍。如師資然。賓主相忘。披雲覩天。臨濟門下。無可參禪。若會五位。即是三玄。於戲祖月。不傳爲傳。

高源銘

洞春別源祖末派。有云桃者。謁予命字。輒書高源二字付之。且作銘曰。

洞水高也。出自崑崙。餘滴膏發。浸爛四坤。萬海雖異。唯歸一源。清之不澄。撓之不渾。月在天耶。水有痕耶。

幻雲北征文集

銘

友月字銘

待月門下有童。曰契。其游需雅其稱。予輒書友月二字付之。噫。夜深雨絕之後。鈎黃閣簾。寒紫羅帳。待月之上雲衢。即以月爲友者也。待月友月。豈有第二月哉。因作之銘。以擴其義云。

咸音劫外。無位真人。不涉明暗。全離疎親。以指喻指。秋月一輪。寒山有謂。無堪比倫。不速而來。爲主爲賓。除渠之外。誰是雷陳。梅乎雪乎。德必有隣。荷玉門下。照破情塵。黑漫々地。道合君臣。若認光影。捏目失真。有敲門佛。可話達

晨。一念萬年。勿言交新。

越之善弘精舍。有一人。其諱曰栽。其號曰杏雲。就予需宜此義。走筆爲之銘云。

海雲山下。有愛花人。一枝紅杏。回日邊春。芙蓉芍藥。遠避芳塵。夫子所憩。五彩維新。若分餘潤。吾其卜隣。

春育字銘

誕上人介其游。需予雅稱。々曰春育。々々之義。摘之以銘。々曰。

四時之行。濫觴于春。々之爲德。仁者謂仁。其所育也。名之爲人。生兩儀際。絕類離倫。靄々和氣。與物維新。魯有顏子。宋有伯淳。公宜矜式。永以谷神。

走筆銘于回春院爲先妣芳隣頓書經末

釋迦老子。出現西天。一大藏教。半滿偏圓。嘉會時至。七軸妙蓮。吹螺擊鼓。花飛法筵。始于濡首。終于普賢。頓呌成佛。唯是花鮮。今日屈指。

二千餘年。鷺嶺在近。大法流傳。此土他土。一會儼然。六月回春。荷香滿船。芳隣來也。乘一穗烟。出家有子。生天着轡。透過三界。離却十纏。筆頭之眼。在一畫先。噫至哉孝。諸人勉旃。

雲溪銘

海雲山下。有怡其諱者。予每過阿師和溪。待立惟謹。及予飯洛。需字之。予走筆書雲溪二字與之。以供阿師一笑。因作銘云。

海雲忽起。蓋覆大千。其澤所及。無量無邊。滔滔末派。名川支川。源自溪出。非潢潦前。

松蔭字銘

宗夫上人乃荷玉末葉。而曾居揔持第一座也。一日寄紙。以需其號。予不獲固辭。命曰松蔭。且請抒其義。予今發越赴洛。行色忽々。卒呼毛穎子。爲之銘。々曰。

草木稟性。春榮秋衰。至人觀物。能分四時。松之爲性。寒暑不移。與舜獨正。愚者何知。祖宗門

下。封之植之。荷玉林際。大厦以支。喚作大樹。庇四坤維。夜半正明。積雪滿枝。雨葉雖異。三益相期。異苗蕃茂。功飯此師。其蔭遍布。能之揔持。今居越寺。屢聽子規。庶幾歲晚。見鶴養兒。

碧岑字銘

霄其諱者。乃少林末葉也。予字之曰碧岑。重求銘文。走毫一揮云。

山之老者。莫過須彌。々々亦小。芥子容之。小大相忘。何山不宜。鷺嶺熊耳。西竺東支。云祖云仙。不二其岐。彼之所羨。豈可陵遲。其人不見。以山爲師。少林山下。有一侍司。碧岑之稱。求予係辭。予告之曰。吾又胡爲。遙岑才碧。見古人詩。何況遠者。優曇一枝。蒼然不改。誰管四時。就則和氣。望之嶮崖。嗚呼培塿。不覺不知。

梅圃銘

越之春童。乃少林玉岡祖之華胄。而俗譜亦出于小林氏。鬱々葱々。必爲故家喬木乎。山野

居大治之芻室日。其游求字。々曰梅圖。呼毫

一揮。爲之銘云。

乾坤清氣。鍾成此梅。一陰實熟。一陽花開。先天之易。其象可推。以吟以玩。有調羹才。笑他蜂蝶。不得良媒。芳名難掩。六朝以來。或千樹盡。或半樹纔。桃李爭進。勉哉々々。

一清字銘

予擲治山。退鼓欲飯洛下。有客挽袂曰。吾□者日久矣。諱曰齊。儻爲之字。則朋友之情也。予不克默止。呼爲一清。且作之銘曰。

義皇之易。一晝之先。或清或濁。曰愚曰賢。一而清也。上下判然。二生三後。添幾萬千。萬法皈一。公案既圓。灰頭土面。佛祖不傳。蠟水鴉雪。九句云迂。吾與其潔。梅蘂炎天。

拾侍者謁予字

俗語也

喚爲遺直。走筆作銘云。

晉有叔向。魯史所褒。至哉其直。不藏秋毫。遺風尚在。千歲英豪。吁々曲者。舉世滔々。庶捨方

便。吾佛難遭。

桂峰字銘并序

予來江之北。寓速水拈華院。々有驅鳥。諱曰馨。需予立字。稱爲桂峰。異日心空及第。攀蟾窟枝。則與西竹先生所拈一枝。豈有兩花影哉。桂云々々。深根抵于少林。作達磨拈華亦可也。其師世叔會司藏龍峯秉拂提綱。馨也亦隸名龍峯必矣。予將飯洛。走筆作銘云。

香至季子。西來神州。一株之桂。蓋覆閭浮。熊耳山下。封植相攸。變作黃梅。南北不侔。云頓云漸。大庾嶺頭。葱々鬱々。惡芽孽抽。松源遺蔭。其大庇牛。同根而長。不分薰蕕。孫枝蕃茂。某山之幽。天香滿院。我焉庾哉。鸞峰飛來。他山爲丘。誰作銘者。桂字月舟。永正己巳。維時中秋。

月海字銘

走筆

予宿海津旅邸之夕。珪其諱者。需予立字。予輒書月海二字授之。卒染兔穎。作之銘云。

天上有月。海底無瀾。一輪浸影。全非兩般。酌之不竭。捏之不團。箇珊瑚樹。試槌碎看。黑漫々地。豁開廣寒。無涓滴處。激十八灘。

運叔銘

越之紹公。予亡友東山仙英寧馨也。予每見之。頗有嵇紹似康之感矣。一日需予立之字。輒以運叔命焉。走筆作銘。

舜歟佛歟。東土西天。吾運紹隆。易地皆然。伯仲叔季。晞聖慕賢。更有一說。你能勉旃。藥嶠說法。大唐無禪。一棒々下。接臨濟玄。兒孫提印。以壽厥傳。一門焜耀。期億萬年。

寶應功殿主需號。書德隣二字授之。銘云。

走筆

功積爲德。々必有隣。々之善者。擇而處仁。你今奉佛。有緣有因。勉哉香火。于夕于晨。德其興乎。不忘遠親。

竺西銘 越之文少年請之。走筆

西有竺乾。十萬八千。誰歟出世。名曰大仙。其所說法。半滿偏圓。至于東土。直指單傳。祖意教意。易地皆然。晞顏慕蘭。文公少年。日本國裏。勿謂無禪。

彩鳳字銘并序

集雲之孫有僧雛。曰冲。々寄紙請予食其字。予曰。冲與狎同。楚世家。一蜚□冲天。唐馬周傳。鸞鳳冲霄。予所祝在茲。故曰彩鳳。繫以銘文。銘曰。

羽虫三百六十。爲其長者鳳乎。知陰陽者云鴈。報晨昏者云烏。鳳出時出丹穴。五彩文世所無。非鳥與鴈之類。咸謂晞聖々徒。羽翼麤々可見。寫入瑞應之圖。擇處不栖凡木。美彼翠竹碧梧。簫韶成則飛舞。々々將九苞雛。公必稱僧中鳳。吾書之應之需。

石友室銘

盧玉川曰。草石是親情。黃黔安曰。小山作友

朋。蓋相忘於形骸之外者也。以故米芾拜石爲友。愛之甚也。寶林一龍侍者。庭下有石。爲之友也。固米氏徒邪。唯不下拜而已。就予需名。其所居室。名曰石友。且求繫一語。走筆銘。曰。

世之取友。朝暮而渝。作雲作雨。一榮一枯。盟之堅者。唯有石乎。講堂之月。維德不孤。宴坐其上。又湏忘吾。若屬牛李。非吾所需。

惟明字銘

日以晝耀。月以夜明。日月不到。一灯八絃。過去有佛。三光相并。公若能徹。何分濁清。黑漫々地。四更五更。須知洞上。語忌十成。

梅霖字銘

澤公髫年。越之秀也。予字之曰梅霖。々々之義見于銘。曰。

梅之於世。愛之以花。々唯春耳。不如實佳。々者熟矣。霖雨家々。和核咬破。玉本無瑕。傅岩良

駒。蔑以加焉。吾徒所祝。其在此耶。

幻雲文集

△贊辭

三井北林雲霄權僧正壽像贊

昔天台師著玄義文句止觀之書。空假双照。後山王院誇毛詩論語漢史之學。儒釋兼全。不愧東寺弘法姪。乃自南岳惠思傳。是翁重興顯密於數十世後。與誰曾聽權實於二千年前。室中散花。講大雲俱舍疏。湖上吟月。續孤山閑居編。旁探諸子百氏。頓超十聖三賢。隨處坐斷竺西靈鷲嶺。平日參請濟北瞎驢邊。嚼齒于誦文法師。寂而常照々而常寂。拍肩于忘言尊宿。禪不離教々不離禪。談笑自若。老而益壯。履踐綿密。鑽之彌堅。一隻眼。燦破古今。遵日行黃道。百憶身出現塵刹。披雲視青天。論其壽量。則齊彼歷塵點劫底金仙者也。雲霄曾參瞎驢一休師。此像現牛身於雲霧上。

天外長錯居士像

唐明皇在天寶中。而降恩詔於青雲。悉舉一藝。宋溫公當元祐初。而掄賢才於黃閣。克考十科。朝野旣無遺逸。雨露何有偏頗。天外長錯居士。厥胸磊落。此道切磋。雖妙一藝舉世爲少。縱居十科於公未多。敬天神則千里山川未遙。愛梅想像宰府。佐邦君則兩郡風流尙在。詠葦遊歷難波。英衲碩德座上常滿。名公鉅卿門前相過。雨餘蹴鞠送斜陽盡。月下吹簫余良夜何。矧忘賓主。不分自他。攬轡詣方阜。相馬以遺毛皮。鞭之疾走。善刀知庖丁。解牛以經肯綮。刃若新磨。騎射追犬形弓鐵箭。漁釣非魚青翳綠蓑。有時扣紫野老宿之門。參一則會百則千則。有時陪金山居士之席。唱早歌和長歌短歌。奚翹談兵于韞畧。亦能聯句乎漢和。依倏安樂窩中康節。彷彿菩提坊裏維摩。蓋夫。以心傳心。受用底非凡非聖。將錯就錯。履踐處入佛入魔。本貫出自四國。累世

奉于細河者也。

四宮天外長錯居士。治劇之暇。頗遊于藝。其聲獵々乎諸侯之間。晚年圓顚哇衣。自號竿庵。有文有武。入俗入真。寔不可測焉。今當七周諱辰之前。家兒文裔藏主需讚其像。蓋以予與公有素也。不克固辭。設題拙語云。

浦上作州悅窓居士肖像

長髯吹雪。高義薄雲。待客新舊無隔。奉主夙夜惟勤。合戰守猪取野孤城。益堅益壯。連歌入苑。玖波新集。令望令聞。頒茅土特賜爵祿。銘鐘鼎足勒功勳。其號令嚴也。姦賊摧肝。居洛陽稱鎮面御史。其籌策奇也。強敵殞命。陣江左陪綠髮將軍。加之座上常愛緇服。室中何醉紅裙。早年參禪論五位。則憶李郭封異姓王扶起唐朝。躋哉道其道德其德。晚暮立孤興一家。則慕程杵養遺腹子撫存趙國。惡夫臣不臣君不君。五條掛肩。頭戴烏帽。數珠入手。口誦金文。蓋夫真云俗云。

唯是爲一。魔乎佛乎。元來不分者也。

浦上美作太守則宗居士。法諱祐忻。號悅窓。亦松府君社稷臣也。幕下之十三島之通。寄其肖像。以來讚詞。（京號）予曰。昔大昌天隱老師。採錄居士行實。讚壽像上。僧史文章。定無餘蘊。吾又何言哉。然之通請而不止。謾綴燕詞。以塞其責。所謂珠玉在側。覺我形穢者乎。

前住寶林春莊禪師肖像

痴絕據太白兼領育王。後登徑塢。法眼賦牡丹入對后主。現居清涼。哦詩則換骨體得公論。轉機則醫睛法沒商量。四海之內皆是不肖。普天之下獨有此郎。蓋與祖翁同塗。既攝寶林法雲兩刹。雖爲太守出世。未董玉府與國太方。初在少日。遠離故鄉。赤驥墮地而走。丹鳳覽輝而翔。其瘦骨稜々也。寒岩枯木。其仁心郁々也。昏月暗香。離縹囊細帙於魯壁漢渠。負笈問道。繙黃卷赤軸於龍宮海藏。秉拂提綱。双眸塊視五岳。一喝坐斷。

兩堂。學書雅健逼真。規模右軍伊字筆勢。吐語平淡有味。彈壓北澗僧史文章。何圖時丁季運。亦能家有餘慶。東明公西明公。若人兒孫以振。大戊子小戊子。於我老少相忘。不翅益堅益壯。所期俾壽俾昌。雖然三僧祇劫豈非一須臾乎。佛智元有延促。兩八千歲亦爲五十餘年耳。法齡寧較短長。其是謂之痴翁雲孫東明的子前住寶林諱椿字春莊者也。

永正五年之春。吾友春莊老人。應赤松府君之請。住播州寶林。其任未滿。兼領法雲。蓋兩刹赤松一門墳寺也。近年荒廢不可言焉。故舉老人與土木役矣。去歲冬之仲。老人頗有微疾。就醫于洛。未幾示滅。世壽五十五歲也。吁。老人老於我者二歲也。然平日戲以我爲先輩。或爲同甲子。今則亡矣。先是吾徒僉曰。老人販洛。則必拜鈞帖。安坐清涼軒上。豈圖道化不行吾山。識與不識皆感咽焉。是歲正月。法族

春和閭首座。携其肖像。需讚其上。固辭不可。
謾題拙語云。

惟心慈安首座肖像 走筆

胸襟海濶。戒檢水清。熠燿照蒲葦叢。壯歲常勤
勲業。鸚鵡喙香稻粒。故鄉旣輟飯耕。操魯戈麾
回佛日。立漢幟擁護法城。天上摘摩訶衍花。據
第二座而慕仰嶠。月下擁貝多羅葉。課百八事而
承永明。惜哉位不稱德。美彼實之過名。飄々然
如雲在太虛。一心不生萬法無咎。郁々乎似春着
群卉。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不翅真俗不二。所貴
禪教相并。自匪先佛出興。誰量劫初芥子之積。
幸得正宗付囑。寧起夜半木棉之爭。看々二十五
年後。山色吹秋翠一橫。

惠峰惟心座元。攝州人也。俗譜曰御稻。少拜
州之大藏開基劫初禪師塔爲師。平居精鍊。孜孜
爲善。一日。小師文裔宣藏主。寄其肖像云。
今年七月晦日。乃吾師廿五回忌辰也。庶題一

語。俾人有不肖兒。予輒書之。以應其命云。

上池院進月宗精法印肖像有序

上池院進月宗精法印。其先承于賴光五世之
孫坂三郎允角。舊和州人也。及于九佛家于洛
下。九佛子曰十佛。多才多藝。專以和歌鳴于
世矣。等持仁山相公頗愛重焉。且爲相公講萬
葉集。相公前席。夙夜無懈。十佛子曰健叟惠
勇法印。侍寶篋鹿苑勝定三相公。不離左右。
相公喚之爲士佛。士之爲字。從十從一。蓋亞
十佛之義也。十佛亦以和歌爲業。和歌之餘。
學醫入神。故扁其居曰上池。蓋慕蘭盧扁也。
後光嚴院後圓融院後小松院三朝賜詔。旌醫
之有功于世也。嗣健叟曰起宗祖胤。嗣起宗曰
大勇子勇。嗣大勇曰嘉邦胤祐。嘉邦的子乃進
月也。自鹿苑相公。至今之相公。世々典其藥
局。被其寵遇矣。健叟族弟爲惠日常照開基日
東大禪師。起宗大勇皆承日東。迨于嘉邦。拜

南浦派下養叟老人爲師。進月曾在襁褓之中。嘉邦携之謁養叟。以求法諱。養叟書宗精二字授之。爾來進月往還于春浦實傳二大老之間。晨參暮請。有所得焉。醫術之妙。人口爲碑。吾又何言哉。晚年卒感中風。身體不仁。後四年永正九年四月八日。溘然易簀。今嗣戶部定國護公。就予需贊。書其顛末。以應其需云。

達則賢相。窮則良醫。是謂千載確論。入於隱逸。出於文苑。豈非一時精銓。祖子孫遇太平主。儒釋道結未了緣。屢念十佛風答清磬。遠紹三郎雪滿釣船。憶彼講萬葉集極詠歌之源。幾度相府賜座。况復檢本艸經居惠民之局。三朝宸奎降天。寂而常照心灯破闇。仰之彌高惠日麗驪。作興活伽藍。會觸西川烏豆餘毒。截斷閑絡索。尙誦南浦畫棟遺篇。克俾先烈不墜。祗緣後昆所傳。雖弄璋在稚駭日。且受籌侍老宿筵。左轉右轉機輪轉々。眞書草書筆勢翻々。上藥應天。下藥應地。

中藥應人。活國則列侯虛左。一歲以穀。十歲以木。百歲以德。持家則諸兒在前。歷治亂壯心既折。處夷險晚節益堅。眼看梵夾捲簾進月。口誦唐詩點茶煮泉。慕蒲室築笑隱齋。時々招友聯句。承松源扣養德院。日々隨僧參禪。三尺劍不離隻手。五條衣尙搭一肩。誰歟四月下生。兜率王宮。本非別處。公其同日行脚。仙山佛國豈涉兩邊。生不生滅不滅。妙中妙玄中玄。此是何人遊戲三昧。盖日本大醫上池宗精法印世壽六十一者也。

贊達磨 走筆

這野狐精。不立文字。未審有什麼伎倆。欺瞞竺支。惑亂梁魏。阿呵々。來于大日本國片岡山前。信口詠三十一字和歌。築着八耳太子。々々若具衲僧機。即與一捧趕出吾國。容身無地。咄。

上州太守心月守公壽像

昔賴政趨楓陛。射怪鳥於黑雲中。不屑李廣鏃穿

石沒羽。後貞清侍柳營。伺野貓於紅日影。猶若
養由矢遶木中猿。其遊藝也彼此易地。其得妙也
左右逢原。咸謂一代猛士。復覩四世賢孫。若我
心月守公。禮敬而簡。德清而敦。中書堂會拜紫
詔。上野州或據朱轡。我河陽桃繼潘安仁。風流
可愛。憶越中梅慕曾子固。典刑尚存。榮邑行到
千萬戶。花信既先廿四番。王陽在位貢禹彈冠
平居率群僚以入丞相府。杜宇呼名巴江學字。蚤
歲隨諸徒以遊老宿門。三星遠月天心丕顯。百靈
朝山地位益尊。橫槩雖斂老氣。把酒常招醉髡。
入俗入真。曲录木床眇視天下。忘物忘我。紙帳
蒲團坐破月痕。必保三千塵劫之壽。長承九重雨
露之恩者也。黑衣
曲录。

烏山將監貞清。以射鳴天下。相府寵遇無出右
者。其四世孫政近。自中書迁上野州刺史。法
諱白宗守。字曰心月。盖蚤年入天潤字江禪師
籌室也。一日寄壽像。需題其上。命不可拒。漫

述家譜。以爲贊詞云。

前住泉龍天叟西堂肖像

昔幻住一派入于日東。如五湖三江皈海。後明鑑
餘光耀于關左。似殘月長庚掛天。誰歟扶起大
法。公其擔荷兩肩。欲知衲僧作畧。須問祖師機
緣。烏頭結圓照庵。甘棠遺愛未忘。白厓留無縫
塔。叢林盛事尙傳。僉曰古今不易。寧隨歲月而
迁。伏犧面每日相見。胡蝶夢舉也難圓。人皆呼
老尊宿。青松出澗壑。我獨稱小長老。玉樹臨風
前。戲筆怒猊抉石。活機神龍吐泉。觀面不藏。將
謂主中有賓。中有主。弘辯自在。說甚禪界無欲
欲界無禪。全非寫烏成局。元是得魚忘筌。拈竹
筴掃蕩魔軍。向之斯背即之斯遠。攤芸編爛窺儒
典。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雖云期以靈椿之兩八千
歲。嗚乎此壽算者四十三年也。

有客從關左來曰。吾泉龍一華翁嗣天叟和尚。
和尚嗣夢庵。々々乃青松明鑑門下活衲子。而

旁治易也。夢菴之道到天叟而與。翁圖天叟遺像。以表授受不虛。冀題一語。俾人知幻住法道尚在。予感其言。輒出拙贊。講同門好云。

陳有年員外郎遺像

禮部員外郎陳氏祖田字有年。其先大醫院順祖。法諱宗敬號台山。乃台州人。而江南總管陳友諒宗族也。大元至正二十年。友諒殺僞主徐壽輝於太平路。自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割據江州。兵威大振。後大明大祖高皇帝伐之。天下一統。順祖愧事二朝。來于吾邦。家筑之博多津。鹿苑相國聞其名。召之不起。嗣子宗壽字大年。應相國之招入洛。遂奉鈞命使于大明。大有功也。大年子月海常佑。復承相府恩眷。診脉發藥。人皆爲神。固三世醫也。有年幹事。如水傳器。學醫之餘。詠和歌製唐律。未曾起草。率然成矣。然而瑞竹堂前。吉林亭上。愛僧延客。一觴一詠。夜以繼日。特拜吾

幻住門下青松明鑑祖嫡骨。玄要龍室老人。扣教外旨。克始克終者也。是歲正月廿五日。奄然逝矣。識與不識。莫不感喟。今之員外郎友蘭周晦。就予需贊其像。予與玄要同漱幻住一派。有年於吾豈無好乎。何況彼此往還。面熟心熟。於是不克因辭。漫題其上云。

徐福探藥於日東。尋蓬島而到富士。安期覓棗於海上。辭蒲潤而避始皇。嗚乎丈夫進退。繫于一家興亡。同姓號漢國握皇帝符。雖云不事二主。令嗣赴明朝持使者節。亦能有志四方。數萬里波濤正穩。大有年田園未荒。諸孫所守。先業益昌。春風々人。承恩渥入細柳幙。上醫々國。檢良方居瑞竹堂。既稱多藝。豈無餘慶。長歌短歌政爾入律。五言七言自然成章。循理勤儉和順始于讀書。家藏楞翁之寫二字四本。明德新民止善至于格物。人譬程子之論八目三綱。蓋慈誨足治內。而醉眼若無傍。僧敲月下門。笑曉霜點髮白。自

愛山中宿。厭市塵撲面黃。喚主杖觀瀑熊野。會
耆英開園雒陽。憶彼金華傳杏林新圖。對客診脉
則春弦夏洪秋濤冬石。老矣青松修蓮社故事。奉
佛傾誠。則朝誦夕拜。夜灯晨香。拍肩風流和尚。
傾心水月道場。張橫渠坐虎皮。猶視昔日。蘇禮
部跨鯨背。又歸何鄉。又手丁寧如何問訊。覲面
提持全不覆藏。謂之大元陳順祖四世嫡孫。吾朝
大醫祖田員外郎者也。有年像坐虎皮。
叉手當胸。

入江駿州太守伯仁祐澤居士壽像

不畫嚴光於雲臺。頗爲遺憾。宜着幼輿於岩石。
豈負平生。或出或處。各言其志。入俗人真。孰振
厥聲。自非先賢維德大。焉得後昆以武鳴。河流
歸漢千年。奉源君九里借潤。淚江入楚無底。居
津陽四海揚清。朴實笑柳絮無帶。忠義愛葵藿傾
誠。稱觴而見伯仁。內集可想。攬轡而慕孟博。大
志以成。不翅門閭有餘慶。且要國家致太平。應
仁大亂以來。枕戈待旦。常先士卒。永正中興之

後。對床聽雨。屢憶弟兄。百戰百勝四郊塵暗。一
談一笑九霄霧晴。法施清風明月。外護湯池金
城。大雲庇九丘。蕉芽敗種免水旱厄。一華開五
葉。深根固蒂誇雨露榮。雖諳祖師意外意。又向
如來行處行。范儼書法華經。所冀普賢屈白象馭
以接引。程氏結安養社。所期彌陀放玉毫光以來
迎。棗葉片々擎出寸塔。蒲團个々坐斷五更。七
十古稀。生涯寧類臣甫。九百猶狂。壽算必超老
彭。

津陽藤氏入江駿河守元重。法諱祐澤。字伯
仁。乃細川源府君累世忠臣也。應仁以來。奉
主無貳。凡曝於骨戰場者。兄弟三人。親族四
十餘人。論其功。則府君幕下。誰出其右。曾拜
大雲門下雲頂一華和尚。以戴衣孟。且讀魯直
發願文。而居空房歲久矣。然而自書法華者三
部。一字一石書之者二部。令人讀誦者三千五
百部。印佛像者。印塔婆者。不可勝計。唱彌陀

號者。不減宋滿三十石小豆。今七十八歲。矍鑠據鞍。世出世間。有道大丈夫也。頃寄壽像。需拙贊於一華老衲壽桂。不能固辭。輒題其上。噫古之一華。今之一華。莫道春風有兩般。日又何日。對公論量吾家春色去。一笑。

波多野茂林居士肖像

精神秋霜凜冽。鬚髯清風颼颼。扛烏獲千鈞鼎。持公孫兩刃矛。昔蘇秦出自周。同張儀時而頻拜六國相。後李廣戛于漢。在高祖世則必封千戶侯。威名如居士少。神武與古人侔。承母興秀鄉門楣。將謂藤氏甲族。稱臣入細川幕府。元是源家嫡流。變姓慕陶朱辭越。論功憶商皓安劉。一縱一擒。臨大節如松柏凌雪。百戰百勝。破強敵似芭蕉驚秋。某等服矣。人焉庾哉。走曹比部於赤壁磯。用兵有術。送韋參軍於丹陽郭。撫民分憂。戶不鎖討姦賊。固已宜釋俘囚。平生不讀一卷之書。雖愛臂鷹牽犬。晚年屢獻太平之策。要

看歸馬放牛。有子有孫。誰出其右。無貴無賤。我拔其尤。蓋不啻慈愛被一郡。抑亦忠勇橫九州者也。

波多野茂林清秀居士。法諱宗榮。字茂林。石州人也。姓出于源。而曰吉見。十八歲。以夏東遊入洛。臣事細川府君龍安寺殿。吉見乃相公同譜。而嫌臣于人。以故變姓曰波多野。波多野。其母之族。而爲周防大內公累世之臣也。居士膂力絕人。天性好武。應仁兵亂以來。奉府君命。戰而有功者。攝州丹州河州及帝都。不可勝計。至今其名赫然在口碑也。大心院殿割丹州多紀郡。以賞其功。永正元年六月廿四日。六十二歲而卒。知與不知。皆惜失吾功臣。嗣子元清。不隕家聲。屢戰得利。相繼知郡。今之源府君寵遇惟渥。擢爲大臣榮也。予遊父子間。頗知一家情。況元清於吾法門有叔姪行。今寄居士肖像。需贊其上。於是述吾平日所聞

所見。以爲贊詞云。

瑞仙院殿德雲居士肖像

覆簣之士爲山。彌高彌遠。濫觴之流入海。無量無邊。咸謂創業難矣。終能興家勃焉。食菜邑于上野。盛華族于細川。紅顏尙麗。如黃花存霜後。素節益堅。似玉樹臨風前。錦繡之榮。握太守印。金湯之險。持三軍權。烟塵未休。國危於諸葛上表之日。波濤已老。人少於陸機作賦之年。論兵術以學八陣。詠和歌以留一篇。雖云禍福異微。且以壽夭付天。堂上慈母難堪慟哭。海內聞者誰不哀憐。蓋夫諱曰舜字曰德雲院曰瑞仙者也。

瑞仙院殿故備中太守細川九郎二郎。永正乙亥十月廿一日。年僅十九而自殺。詠和歌見其志。蓋義士也。慈母寄肖像以需贊。走筆書之。正壇對州太守節堂居士壽像。

滿面三春和氣。寸心一條清水。管丞相之出于管氏。眷茲管氏不顯。李老君之生于李下。譬諸李

氏始興。二千年前誰傳道德。五百歲後復觀雲仍。將謂性稟剛直。由來政誇廉能。疏溝壑稱金城湯池。一人堅守。設關門類銀山鐵壁。萬夫難登。土木之役。雖云窮年兀々。干戈之場。未知臨淵兢々。脚下踢倒英豪。追風千里之馬。胸中吞却俗物。得霜九月之鷹。護教則地藏薩埵。振六環錫杖。參禪則洞上知識。招七尺烏藤。山菴竹篋松窓。張安道何必佞佛。夜坐蒲團紙帳。杜樊川亦能愛僧。所祈福海與巨海無竭。壽岳如大岳不崩。

越之正壇前對州太守管氏久保。法諱道忠。號節堂。守關門築城郭。世々有功。國人敬焉。公務之暇參洞上禪。特歸地藏願王。每朝印其像者六百軀。一日不忘。予未面其人。頗稔其名。蓋北征則必登城府。嗣子武庫倒裳相迎。應接惟謹。今寄壽像。以需贊詞。故不辭而書之。

奈良備前德淨壽像

傳曰。物莫能兩大。蓋大者角立。大亦非大。物皆小而吾獨大。則人爲之大。凡大者小者。不必在器多寡財豐儉。州郡山川。遠近寬狹。唯人才良與不良如何而已。

奈良備州太守元定。法諱德淨。乃細川源公幕下世臣也。壯年以騎爲業。一宮武庫成長。親得內藤一流。其名喧于諸侯。公從成長。以傳秘訣。傳之不足。且擇洛下關東諸家善御者。傾誠諮焉。業旣成矣。鞭策得之於手。轡銜應之於心。馳騁險路之間。如在坐席之上。小笠原氏亦虛其左。且公務有暇。則籠鶯伴公子。而遊戲池館花柳之朝。臂鷹呼壯夫。而畋臘原野風雪之暮。遊藝之餘。兵術惟嗜。應仁之後。臨危忘命。龍安寺殿仁榮居士。賜書賞功。可謂君知臣。晚年掛其冠方其袍。不問家事皆付嫡子。抖擻塵累。行李蕭然。雖然平日愛馬之癖。未曾須臾忘焉。石州吉見小太郎源賴高。謁公學騎。公感之志。以曾自師所傳々之。賴高欣然圖

公像。以藏于家。授受有自。誰能容疑。一日就予求贊。披而觀之。公聳身上馬。腰鞭周旋。今年八十五。老於伏波據鞍之時者二十餘歲。然而矍鑠尙過於彼。若或國家有急。爲主竭力。則雷電四蹄。咫尺千里。不屑檀溪的盧。馬之良邪。公才之良耶。至矣盡矣。彼無兩大。吾未信矣。雖然良馬常在。知而御者不常在焉。不知而御者。傷其吻折其足。可不慎哉。賴高異日。積爾功精爾藝。亦是一个奈良也。不知何人傳之法寫其像。贊曰。厥先出于多々良。食采于奈良邑。御馬得妙。蓋王良徒也。且以此術牧民。則一鞭之下。俾國家致太平耶。噫王良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奈良者斯可矣。

題紹巴所藏神農像

舜爲佛々爲舜。分身靡他。水清月現。昔神農氏先於黃帝而出。始嘗百艸而辨三百六十種之味。然後醫術興矣。西軋有藥王藥上二法王子。口嘗

婆界草木金石。辨十萬八千之名。徧知甘辛冷熱毒之有無。然則神農之於二王子。尙如舜與佛也邪。今也紹巴。佛其心醫其術。以故得神農像。晨昏奉之。爲法王子。宜乎肘後有活人方。可尙焉矣。

前往建長仙甫和尙遺像

先師不住山。室內空索々。未審師兄肩上海欄。曾自何人付囑。若道先師有付囑。錯。若道先師無付囑。錯。畢竟別傳甚物。錯々々。今日畫底不能喚吾。々亦默然無可諾。阿呵々。免得更道倒却門前刹竿着。

師諱登。字仙甫。洛陽人。童年而入華藏開基。勅賜祖灯大明禪師室。執童行役。禪師知非池中物。命之隸名東山。雍容閑雅。到處傾座。中年以來。屢司應庵職。以音聲爲佛事。永正元年五十九歲。據雲門位。秉拂提唱。一挨一拶。衆皆稱善。翌年適越。寓居少林山妙法禪寺。

寺罹兵燬。爲瓦礫場久矣。於是再造。頗復舊觀。寺之耆老胥謀。聞諸相府。舉師滌篆中興叢規。化之所行。衆流皈壑。六十二歲。以事入洛。僧祿奏之。授禪興帖。旣而復北征矣。六十八歲。幡然皈洛。開一小軒。爲退居寮。軒號西話。蓋以處一華軒西偏也。其冬建長鈞帖降矣。雖非所欲不克辭焉。平日對人。和氣溢面。雖有不適意。未曾發龐言。可謂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凡吾山諸堂有所廢壞。則勸人以補罅漏。其功居多。人口是碑。何必纓舉。今年七十三歲。五月六日。自書後事。以不煩人。示滅西話。即日塔于妙喜世界一華軒之側。山野雖嗣華藏老漢。唯是被師鴻庇爾。嗚呼報恩無日。豈不愧心。滴淚磨墨。題此拙語。那伽定中。必點頭乎。

陳員外郎友蘭晤公肖像

丰標風吹玉樹。清氣露滴金莖。爾祖昔登黃金臺。

綴員外郎之班。後遊桑城陪侯王相將就百僚列。是翁少入清涼界侍上方師之側。遂司藥局擇君

臣佐使錄三品名。五條伽梨授受不謬。七箇團蒲

工夫既成。一身寧隔真俗。隻臂堪繫重輕。初節

保易晚節保難。平居克敬古宿。千里同風百里同

俗。故鄉豈涉途程。其心如水紫陌塵暗。維德有

光滄海月明。徵橘洲起居友蘭之言。勿謂國香天

不管。愛楊子造次於梅之論。難忘栖芳地以清。

承圓照庵足稱正續。居大醫院屢被恩榮。夏日在

膚秋日下膚。諳三部九候脉之大法。陽氣無汗陰

氣多汗。治五藏六府病于未萌。富貴縱擁金屏繡

褥。勤苦未擲紙帳鐵漿。掉蓮船乘鑑湖五月涼。

淡粧濃抹婉越上美。扶藤杖吟玉岑半空雪。露宿

風餐紀關左行。扇枕溫席。養親盡孝。炷香點片版。

奉佛誠傾。

靈言都寺半身像

百八摩尼一線穿。到無佛處始參禪。藏身露影是

何物。三脚驢兒躍上天。々々々在那邊。嘔集一
軒中風雨夜。鐘聲咬破七條肩。

梅隱周相首座壽像

先人曾創精廬。靈芝呈三秀九莖之瑞。後昆久占
真隱。老梅聯一花五葉之芳。要決未了公案。須
整已墜宗綱。舉世雖嘆物換星移。道其所道德其
所德。於我何管昨非今是。存亦未存亡亦未亡。
爰丁皇都收復。足慰祖庭荒涼。若梅隱座元者。
清和爲一。進退有常。小範得佛光師。木犀之香
未竭。老素嗣慈明法。荔支之味難忘。咸謂位弗
稱德。盖夫柔亦勝剛。本門法華跡門法華。預修
善因無待來世。顯說般若密說般若。日課真詮以
到斜陽。聞麼菩薩蠻。瀏々亮々。仰之天真佛魏々
堂々。雨唯老去同參。閑居抱獨行輩無幾。古稀
人生七十。暮齡加五甲子益長。聊寓規祝。永抒
贊揚。

前天龍第一座梅隱座元。丕承佛照慈明禪師

的孫。佛照塔曰三秀。嬰乎應仁兵燬。蕩爲瓦礫之場。文明昇平之後。未復舊觀。蓋以寺產見豪奪也。永正庚辰之年。門下諸徒胥議。將興土木役。然其費居多。不知所出。公輒慨然樂施。遂規綿蕝。歷歲粗落成矣。諸徒感公之志。安公之壽像於塔中。因俾山野贊其像。公諱相。頗付雜進。三十餘年。每朝課般若理趣分。爲進道助。且用預修說。漸寫法華經王者十五部。其福不可測焉。兒孫必興也耶。梅隱師曰天真不迂。集曰苦薩蠻。

慈相寺殿故中書元貞本公居士肖像

水五色而出崑崙山。其流益遠。日半夜而照搏國。其光無偏。鎮護社稷克奉于天神七代。管領寰宇莫盛於源氏細川。全非霞季薄々。元是瓜瓞綿々。若吾元貞居士者。胸襟廓爾。氣槩凜然。望北闕特拜芝泥。汾陽居中書者廿四考。處南海久食菜邑。昌黎奏一封於九重天。父祖之威菸菟駭

猛。兄弟之行鴻鴈聯翩。見義勇則我其按劍切齒。傾懷語則誰能挹袂拍肩。日月星辰豈不天陣乎。馳上軍下軍之際。元亨利貞蓋爲乾德也。論太極無極之先。跋紅酌綠長夜既醉。臂蒼牽黃終日于田。養奇勇得狀元科。憶禹鈞家出五子。感陳迹迎上巳節。記逸少會列群賢。由來真俗不異。況復孝慈兼全。少日寓輦寺以從僧。何比王播爲木蘭客。晚歲入笏室而聽法。不慚魯直好荷玉禪。眼底眇視大三千界。夢境抹過四十二年。今當諱辰。設蘋藻奠。且開齋筵。修香火緣。餘慶尙在。盛支宜傳。

大永四年二月晦日。乃慈相寺殿元貞居士廿五年諱辰也。右典廐源公就禪昌院。修諸般善。以資冥福。噫源公今殊家而嗣。尙不忘煦育之恩。孝之至者不可言焉。前三日。院宰梅溪和尙傳公之命。俾予贊其像。目既迫矣。信筆亂揮云。

大成和尚肖像

蒼顏白髮。鐵眼銅睛。機前雷奔電捲。胸中月朗風清。讀黃魯直詩。透過荷玉話頭。正偏功勳惟五。聯柳公權句。會取梅陽悟處。文字總持相并。鳴以後學木鐸。重哉大法權衡。投老菴畔蕙帳一空。霜筠雪竹克存晚節。望闕樓上楓香三祝。野梅官柳齊含春情。拄杖在手千里萬里。經卷遮眼四更五更。其意氣也虎頭不能畫。其惠辯也鶯子難得名。喚之作前住真如後住建仁新豐派下大成。則大成起畫底。拍手大笑一聲。

瑞厚首座持 先師大成和尚肖像。覓予贊詞。予曾爲師綴建仁善應入祖堂拙語。今無可言者。然請而不止。走筆應其來命云。

福聚閣基鳳室岡公禪師肖像

昔達摩之面壁也。岌巖熊耳波羅門。諱辰適際千歲。後廣智之開山也。崢嶸龍翔集慶寺。恩需特降九天。此土他土豈有間隔。昨日今日全無變遷。

厥宗綿々不絕。若人的々相傳。面目嚴厲。鬚髯颯然。拈起竹筴。或背或觸學大惠作畧。坐斷華座。無說無聞顯般若真詮。加之一棒驚散釋迦彌勒。三盃醉倒文殊普賢。甘露洗山。宋員外愛雲門境。永夜伴月。杜拾遺賦天河篇。先師悟處左轉右轉。衲僧機關折旋周旋。功名元是忘懷。平居與野老共爭席。出處豈能無意。有時隨國士以陪筵。諸徒團團驥子俊逸。一門光華鳳皇聯翩。畢竟胸襟酒々落々。近父香林遠祖黑川者也。

一日龍阜梅屋座元。携一軸來曰。此是吾門前住片岡雲門寺鳳室老人肖像也。其族出于箸尾氏。其宗承于香林祖。胸次豁如。不拘於物。無緇無素。入壽室者頗夥矣。先是小師宗澄首座。命工描此像。以吾爲介。欲求和尚贊詞。因循至今。澄既亡矣。雖然奉煩老手。則徐君劍也。予曰。今夏酷暑。過於恒歲。終日礫礫。高枕北窓。豈事陶穎也哉。然梅屋屢來督之。予

不獲止。謾題拙語云。

前住建長海印和尚壽像詩

同軌同文。千里立表萬里連紀。選官選佛。東都放榜西都過堂。及天下飯吾主。喜僧中得此郎。風雷在舌。鐵石爲腸。子昂書似美女簪花。時世之粧非所好。聖俞詩如道人衣草。山居之樂何敢忘。伴雲閑眠蒲團七箇。挑灯獨坐芸編幾行。蓬底湘江雨聲。詩情未盡。笛裡關山月色。祖意全彰。拈起貝葉。寧墮閑學解。截斷葛藤。高叫沒商量。事々無碍拓開法界。着々圓應莊嚴道場。氷甌雪椀。頌芝泥而仰北闕。朝鐘暮鼓。校叢規而學東陽。盖是不待龍華成道。起從海印三昧。現六殊勝八吉祥者也。

建長德悟藏主入京。繪其師海印和尚壽容。以需贊詞。予雖昧平素。隨其所請。猥題其上云。海印。南禪龍華派。承無碍。又圓應祖塔名也。庵名伴雲。能書。參關山派知識。時々看經。雖

在斗院。頗整叢規。

前住南禪特賜佛眼天祐大禪師慈像

宗廟瑚璉。法門權衡。東俗人天子道人天子於一身。日月出而燭火息。寄左街僧錄右街僧錄於隻臂。潦水盡而寒潭清。其任雖九鼎重。其跡如片雲輕。天童偈入萬松品評。共碧岩堪注破。徑塢錄留十梅小絕。乃華光所畫成。蚤歲依仁遊藝。叢林騰茂飛英。楊文公記日本僧之能書。筆法尙在。陸延儼陪空谷師以聯句。雅音堪度。儒釋合則利他利自。禪教仰之難弟難兄。公卿拜塵。杜若臣辛夷僕。將相讓位。棠棣行梧桐名。精銓舉賢虬犀魚躍。普說驚衆塾戶雷轟。挹仙風稱烟霞痼疾。賜師號沐雨露恩榮。憶曾乃翁丁八歲而傳信衣。足徵懸記。喜今諸徒護一家不墜宗緒。更祝前程。今年二月涅槃日。親書遺偈。與吾佛同條示滅。未審又赴他方。與那佛同條示生。看々。天上一輪月。三五而虧三五盈。

竊聞。臨師末後。諸徒寫其像乞自贊。師擲楸曰。異日就東山一華老人。以需讚詞。蓋繇平居道契敦也。今寄其像。以告遺命。不克固辭。輒繫一語云。師字宗山。能書學畫。平居以聯句爲業。連輝就山竹內殿妙法院殿爲兄弟。慈照院殿養爲子。常德院殿爲兄弟。愛泉石。庭前築山。

義田昂公首座肖像

規矩森然古道場。鬚髯凜然挾風霜。平生愛物篤行李。晚節修心聞妙香。仁澤無邊梅雨暗。義田萬頃稻雲黃。臆哉後世守先業。蘭子蘭孫春滿堂。

大永六年丙戌仲冬廿七日。一介野衲。手持畫燈來。謂侍予藥爐傍者曰。和尚庶題一語。終身榮也。予披之。則儼坐曲录。有古宿風。問其家譜。則出自西山妙香。其餘無所知焉。禪道儒術束閣一邊。頗似本分衲僧。永正十六年五月廿三日。泊然逝矣。年六十五歲也。於是走筆。書一紙。夜於其上返之。

前席東勝一得西堂肖像

江梅結實。秋菊吐英。仰圓照七世師於龍淵。在昔彼千五百衆共沾法味。慕惠日大聖尊于鶯壤。至今吾六十餘州皆帶光明。不孤者霽然德。厥弟有赫乎名。調機分種熟脫。援筆兼真艸行。隱几亦青山。久抱菟裘之志。讀書無白屋。忽沐鳳語之榮。架上琅函玉軸。室中紙帳鐵築。居閑房而何陋。入藝塲而先鳴。拈藤條發揮宗風。天得一則有清氣。燒楓香祝贊壽域。山呼萬者非虛聲。子旣生孫。々豈無子。傳家深秘與璠寶。聲價當超十五城。

文圃與公首座。需其師東勝一得和尚肖像之贊。公久遊關左。學道讀書。今有此需。不克固辭。書之付之。

魚住故備州太守景宗居士肖像

越之大中臣氏故備州太守景宗。其先因幡國廳官船木範保。後冷泉院治曆二年。始入播州。任

住吉太神宮下司職。賜明石郡魚住庄江井八木末光三邑。々乃屬住吉。其所貢備神供也。於是以大中臣爲氏。以五大中圈施于旌旗。五大中住吉神帳之文也。魚住以其所居爲名也。世々掌神祇。不屬太守赤松子。範保十一世孫左京兆明貞。建武三年。與赤松相從。入等持院殿尊氏將軍戲下。與南軍合戰于木幡山竹田桂川阿彌陀峰。常爲先登。將軍屢賞其功。嘉吉元年夏。赤松之家有變。賓客雲亂。士卒星散。竄跡四方。僅保軀命。明貞四世孫景貞。法諱宗作。字機岳。出奔越州。爲日下氏朝倉英林居士幕賓。出處進退。皆付景貞。英林唯坐嘯畫諾而已。英林愛之。陞位列于諸子之上。采邑亦倍于常人。此乃景宗父也。景宗幹父蠱。與人交有信。(持賊)持英林嫡孫天澤。以聽國政。入心月海園和尚室。戴其衣孟。諱曰梵玖。字曰玉峰。嗜長歌短歌之道。學文韜武韜之書。遊鞠塲開射圃。平居愛僧。雜沓滿坐。每朝

讀誦法華地藏兩經。命工雕刻地藏像者千軀。晚年創一蘭若。號英岳寺。請海闡法嗣明叔哲師爲開山祖。英岳兩字。上取英林。下取機岳。聞其名則忠孝之二盡美盡善。大永七年春之季嬰病。四月十四日。奄然易簀。齡六十歲也。平居輔弼于今太守霜臺公。屢獻良籌。或時援武田氏。陣于丹之後州。或時援佐々木氏。陣于江之北郡。皆奉霜臺命也。功勳大者。在士卒口。有子景榮。(日殿院)相繼聽國政。不墜先業。弟飯釋氏。曰妙穆。位司東山藏局。受太守命。自壯年住州之報土寺。贊曰。神者靈也。周易繫辭云。陰陽不測之謂神。孟子云。聖而不可知。謂之神。或曰。自異觀之。神不是佛。自同觀之。神即是佛。吾日本爲神國。而開闢之初。海底有毘盧印文。佛垂其跡邪。神垂其跡邪。不可測焉。不可知焉。範保始任神職。頒神邑。以神帳之文。繫旌竿上。克奉神者也。十六世孫景宗。自神飯佛。爲有髮僧。景榮守父祖業。忠

而直。則佛云神云。擁護厥家。大矣哉靈。

余小師壽職首座。幼而侍余入越。景宗養而爲子。今傳景榮命。求贊此像。記載所叙。以爲贊云。

華藏開基勅證祖燈大明禪師肖像

洞水濟水。一口并吞。吐作烏頭毒氣。滴々浸爛乾坤。隨流去底。左右逢原。喚。手中扇子。跣跳上三十三天。築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肖像手撓團扇。

香西貞節等松居士肖像

威聲虎臥。意氣鷹揚。累世郁乎厥名惟香。一稿改紫旂檀遠產海外。少日藉甚厥美丕顯。碧牡丹相輝洛陽。吾公兼以數器。是父來自遠方。周室盛時。呂望尙憶渭水橋上舊隱。泉州亂後。韓渥頗感左溪道中荒涼。兩家之間好非異姓。同袍之中才冠諸郎。學仙尋羽人於丹丘。乘清風以遊靈地。念佛愛鸚母於淨域。望落日而作故鄉。流年可惜。前

程難量。一是一非。天上浮雲無跡。百戰百勝。匣中秋水有光。將謂門高德厚。何圖國治身亡。君臣必是同體。兒孫當有餘慶。看々。臘雪嚴寒後。桃李花開春晝長。

香西元盛居士。其父波多野氏。起自周石之間。飯細川源君幕下。以領丹之一郡。近年香西家無的嗣。今之府君命公以續斷絃。兩家皆出自藤氏。府君特俾公鎮泉州。擬半刺史。今年七月十二日。有變而逝矣。兄波多野元清。請名與號。予率然名以等松。號以貞節。其親戚與元清相湛。圖其像以需贊。予今老病。以故固辭。然請而不止。把筆一揮云。

前禪興天英禪師壽像贊

理宗賜金襴於徑塢師範臣僧。懷彼莫思不淺。坡翁施玉帶於金山佛印長老。盛哉檀信惟深。異域遠隔三萬里滄海。後世況過七八代光陰。佛性不異字改分南北。靈光元亘古亘今。寺旣中興克續至德之

頌。時雖季運復聞正始之音。據座何必提七尺杖。拈衣正好焚一炷沉。孤峯絕壁。雲興霞蔚。隆樓條閣。日照天臨。德香襲人。郁乎早梅殘菊。慈蔭播物。森然脩竹茂林。揚眉瞬目不勞開口。又手當胸直到無心。子細團圞入真入俗。按此册子細云々之類句濟苦海則爲舟爲楫。護法門則如玉如金。烏嚀可尙者也。

一日有客。持一鉅軸。扣予室曰。此是吾越州至德寺天英西堂壽像。小師源照藏主命畫工所寫也。吾明旦將歸越寺。庶得和尚贊詞。以示小師。予曰。平居非應卒才。況頃建忘乎。（廢）辭至三四。請而不止。走筆題拙語云。

日庵座元禪師肖像

師諱一東。字日菴。母藤氏。父關東一色持勝。持勝達于騎射。少而容儀絕倫。爲持氏相公所愛矣。持氏遠洛下大將軍之命遇害。持勝奉使在伊州。聞之自伊入洛。圓其頂。竄名緇衣中。山名遠碧院豐持招之。學兵術。一日托一子於栖真大蔭

法弟壽隆侍者。師九歲時也。隆見其爲才器。付月菴孫大龍西堂育焉。應仁丁亥。山名遠碧院豐持。與細川龍安寺勝元有隙。咫尺之間。割鴻溝東西。時師廿一歲也。大龍避兵。入但居圓通寺開山祖塔宗源院。師隨侍焉。旣而大龍戢化。豐持孫政豐延師。相繼住宗源。師自少志學。四書六經。粗涉獵焉。師竊謂。儒典非吾所可業。即登叡岳。以學台教。就真乘華屋翁。聞棧嚴講。又知教外有禪。參大心景川和尚。潑蒲團上。豎起脊梁。其志堅於鐵石。後政豐欲起大軍。取播作備三州而復家業。撰日之吉凶。厥功在師。々密傳持勝術。勝敗所推。不差豪釐。世所謂一色兵術也。山名氏皆從師傳焉。政豐陣于播之日。圓通寺佛殿。罹畢方災。丁月菴大祖禪師百事忌辰。（午時）師謀於政豐。再造工成。師即退宗源。以卜菴裘。政豐子致豐屈而再住。且致豐時豐々重。世々聞諸相府。以欲出世大方。師固辭不就。蓋師月菴跡也。

初名師以一東者。俗譜出于關東一色也。號師以日菴者。承于黑川月菴也。然日照晝。月照夜。師資之際。日月重光。恐非師意也。唯循童年人之所稱呼。而不改焉耳。今紹果。因州太守豐持子也。是亦山名甲族也。五歲入師室。長而掛錫於南禪。以司藏鑰。果其諱。春輝其字。挑日菴之日也。政豐子誠豐。又請師重住宗源。師以衰老辭之。且曰。命果可也。果屢雖辭之。檀云師云。命不可違。以領院事。師其年七十四而厭世。師平日所著之書。宗門五派一滴圖。因州摩尼寺塔婆事實。蘭坡橫川景徐琴叔諸大老宿觀之下一語。誰敢間然。其餘著非韓子佛骨表。并栖真大蔭行實。此兩篇未及示人。頗爲遺憾。嗟夫說文字禪。不即不離。世出世間。不二其岐。今世豈有斯人也哉。贊曰。

釋氏有才。必出華族。蒲葦之叢。難生松竹。々々成林。祝融淇澳。一色之家。有兒以育。山名得

之。如親骨肉。克始克終。入真入俗。學而孳々。晨誦夜讀。思涉風騷。眼窺渠祿。教海禪河。瀾翻平陸。拈起生召。其尾未禿。盪胸容戈。開口嚼鐵。雖非大方。臣衆肅々。日云月云。東西相逐。衆星無光。一菴非窄。桃李春輝。鶯呼萬福。

龍阜春暉知藏需贊先師日菴像。予旣老懶。固辭者久。請而不止。漫應其命云。

石田光獅安照居士肖像

石田又二郎資盛。細川右京兆道永幕下忠臣也。入佛陀寺之室。修西方白業。法諱安照。號曰光輝。平日就小笠原氏。習騎射法。侍冷泉院亞相宗清公。傳和歌道。武而有文。人皆敬愛。大永六年。細川之家君臣有變。七年二月十二日。道永陣于東寺。十三日未明。敵軍渡桂河而挑戰。官軍死者。不可勝而計。及午。道永選幕下以勇鳴者。欲決勝敗。於是敵軍死者多。旣而尙未退。又進而戰。官軍辟易。資盛唯有進而無退。遂曝觸

體於沙塲。時廿九歲也。數日之前。撰箭鏃利者。謂家人曰。吾學射。所爲至寶。莫若此物。吾必爲主隕命。他時異日。佛廬僧舍有鑄鐘者。則投

鍛爐中。以助梟氏。且復製遺書數通。藏於篋底。其志向親朋預告死別也。身後家人得之。各達某人。道永聞而見其書。不覺掩袂。昔南唐先主入

冥府。五木纏身。托金陵人云。聽鐘則暫止我苦。

汝告嗣君。鑄鐘扣之。後主聞此言。鑄鐘施金陵清涼寺。以止其苦。後主可謂孝乎惟孝。八年二

月。有一箇頭陀。募衆緣於戰塲。傍建一小堂。鑄

鐘爲鬪死者。欲資冥福。資盛家人。欣然即捨箭

鏃。不違遺命。嗟夫今所施雖小。其志大也。然則

湯旱一溉。不爲無功。必以一鏃。退獄吏於十萬

億土之外。得捷書於無量壽佛之前。豈可疑哉。

其父國實不勝愁遺之嘆。命丹青寫其像。以需拙

贊。予亦感資盛義氣。不能拒辭。輒題其上云。

幾人亂世稱英雄。有義有忠唯我公。光冷衝天三

尺劍。攄高撼把一張弓。生而報主且無貳。死不顧身誠克終。戰罷徑歸安養國。塵々香動白蓮風。

此像即安于新黑谷。每晨設供。未來永々不可退轉者也。

贊一覺齋壽像

尾州知多郡。有一俗漢。從洞下老宿而參禪。爲有實證。遂落髮受衣。法名曰全勝。號曰德容。榜其齋曰一覺。平生行履洒々落々。喚作僧則僧。喚作俗則俗。且持一圈木棊子。以唱佛名。而後嫌佛不成。唯消遣世慮而已。此寫壽容。命一僧需予贊詞。觀其像則一箇閑道人也。座側有一柄苕帚。即是這漢金剛王也。噫着則瞎。贊曰。圓頂方袍白髮新。離禪離教俗邪真。掃魔佛去即拋擲。一柄生苕亦是塵。

前往建仁松壑和尚肖像

乃祖會參吾祖。入室侍天目三千丈之禪床。此山

終勝他山。初基甲日本六十州之梵刹。自爾露往霜來。于今地靈人傑。道家好何敢忘。同社盟永勿絕。具七聖財踞四禪座。遍界堂々應身法身。布八教網備三乘車。終日琅々利說塵說。疏永源仰先宗高。灌甘露蘇群生渴。東坡題詩於悟空塔下。知厥天眼之精明。南岳說禪於大寂菴前。破他妄心而透徹。對人則懷虛而面春。尅己則心石而腸鐵。全德備萬□。小釋迦頓絕四句百非。慈眼視衆生。六觀音豈有千差萬別。一日々々勤課貝函。萬歲々々仰祝鳳闕。青松出壑。十里聞風聲彌高。紫蘭生塔。一門慶春色未歇。雖云舉世下衰。唯獨令和悅。

松壑和尚丕承蘭溪禪師。而其嗣有蘭浦神童。神童寫和尚眞以需拙贊。盖和尚平居與予好。豈可固辭哉。況永源祖參吾幻住國師。舊因未了矣。

竹田月海光照法印肖像

盖夫吾道之用捨難圖。脉訣出而脉經隱。由來佛法之授受惟密。象行王而象子隨。持戒毀戒片雲出岫。眞諦俗諦一月印池。在昔書契初行。羲皇畫八卦以作易。自爾方術既著。神農嘗百艸以興醫。試七十毒作醎醎味。分尺寸部調陰陽儀。一人親得。除子何知。秋宵冬蒸勤奉祭祠。憶哉夏氏心虞氏首。朝盤暮鹽要節飲食。笑他除家肺沈家脾。曰秤曰升。克定斤兩。或針或灸。何差毫釐。衆之所皈。同苑絳茯苓之氣。學者足服。決蛇床壁蕪之疑。侍長生殿則荔枝團々露濕。入極樂城則荷香陣々風吹。現瑠璃皎於東方界中。其德慕維園馬君實對哲廟以拜相。見琅玕粲於西昆山上。其才類鰲峰熊宗立尊仁齋以稱師。此乃洪武年中朝大明國。皇后懷妊暴崩者。下一針而活之。帝賞其奇効。賜安國公之封。明室淨眼令孫。學涉諸藝。名列十科。快翁宗俊第四兒。早歲居南都西大寺門下。登壇受衣。保護毘尼者也。

禮部定珪持先君月海像。來需拙語。去歲唱予
秉炬佛事。更無可言者。然不得辭。輒題數語
云。

藥師寺圓俊高定和尚壽像

古之聖賢。有人告急。則不論新舊。不問親疎。忘
我飢渴。赴之解難。豈有魯之臯也哉。有仁有義。
慈也悲也。儒釋不二其濶矣。藥師寺圓俊高定和
尚。道容春融。戒檢冰潔。童年於南都般若寺慈
心和尚塋下剃染。於西大寺見寶塔院受具足戒。
然而就實生護國院。莊嚴佛土。受職灌頂。又瑜
伽瑜祇身心修鍊。得理灌頂。夫灌頂何也。顯宗
在別教十住設此位。以第九爲法王子。以第十爲
灌頂。譬世太子即輪王位。天梯荆溪所定規範也
矣。密宗亦然。不空三藏表制集云。毗盧遮那。包
括萬界。密印真契。吞納衆經。其教有頓有漸。々
謂聲聞小乘登壇學處。頓謂菩薩大士灌頂法門。
是諸極之夷途。爲入佛之正位。東寺大師秘藏記

云。等覺遷妙覺時。諸佛以大悲水灌頂。則自行
圓滿。得成佛果。一行阿闍梨義釋有傳法灌頂。
有傳教灌頂。師資授受。頗有異矣。又云。究習瑜
伽者。謂善修相應法也。三部眞言。一々通達。皆
與正理相應。名善修瑜伽。絲是觀之。顯密雖殊。
證理一也。今也圓俊以密爲專攻。內行佛行。外
道醫道。蓋以醫爲道者。亦有自矣。按彼俗譜。遠
出自藤原氏。而近稟于清水谷中納言公定卿。公
定晚年掛冠入空門。菴居于竹田莊。故以竹田爲
稱呼。公定孫淨眼字明室。入大明國。遇良醫妙
訣。既而活洪武帝之皇后腹疾於一針。帝賞之封
安國公。永和四年皈朝。明室孫宗俊字快翁。以
醫鳴天下。上自黃岐少俞少師。下至東垣海藏鼇
峯之書。無不涉獵。加之專讀群書。旁學雜藝。梁
柳惲傳。所謂分其才藝足了十人。世比快翁尙爲
有餘。長子定怡。逃世而沒關西。圓俊者第二子。
而光照月海兄也。以入釋門。不繼家系。雖然惟

醫惟精。走卒兒童知爲快翁實傳矣。後土御門院不豫之時。應勅診候。代御藥院而勸湯液。即平復。特賜帝觴而宣勸。又後柏原院命侍御榻。治療有効。寵眷之餘。辱賜寶劍。々術雖非釋氏之業。降魔之相豈可闕哉。此皆王命之嚴而不可違也。凡公之愍物也。貧而賤者。六淫所感。成病而深。欲謁醫則無媒。欲求藥則無貲。於是扣公門告之急。公即診之脉。與之藥。各調腑臟。不知其勞。近世罕見其此矣。比歲今年法齡七十五歲。艮震平安。亦能自養焉耳。團盛定本人室給仕。縱心所欲。以故藥方脉經三折得焉。价其心知。寄公壽像。以需贊詞。先是洛下諸老。贊快翁月海像。叙家譜論才能。吾何錦上敷花也哉。唯澤而妙於醫者。舉以爲贊。々曰。

南京鑑真之後。律網旣墜。五篇六聚。寂而不聞。西大興聖菩薩再拾戒珠於教海底。璨々然有靈光。遂置放生於諸州。一千三百五十六所。凡放

生雖爲魚鳥設。擴其義則人倫之有療病院。慈之所致。易地皆然。又聞豐聰太子設施藥療病悲田敬田四院。極樂寺忍性菩薩繼興聖志。建療病悲田之院。其桑谷療病所。二十歲間。痊者四萬六千八百人。性勸平副帥時宗輔而成矣。性有功律門。不在真下。可尙矣。或曰。吾佛戒邪命食。醫其一也。奈之何。吾憫笑曰。小哉管仲器。佛之所戒。以醫爲利者也。儻以豐聰忍性之心。則出家利濟。莫過於醫。圓俊其殆庶幾乎。

怡雲開基大輝峻都聞壽像

江州雲光寺。僧侶少而叢規肅如。晨香夕誦。不減鉅剎。所居之人。能守律制。管厥寺務者誰歟。諱梵峻字大輝。前席真如東江西堂小師也。東江未施法需於五岳而踐化。人皆惜焉。嗣厥法者。亦不爲多矣。江翁俗譜。瀾漫江東。皆見此人。頗憶厥人。定有甘棠遺愛耶。或以都寺喚之。或以都聞喚之。公若耳不聞。何其

謙抑甚哉。特占山中幽寂之地。構一字蘭若。自稱怡雲菴主。二三升水。七五片雲。將樂其樂。唯恐不克遂焉。予曾應太守請。赴雲光寺。對靈說法。住持字峰和尚相迎讓座。公蒲伏床下。應諾惟謹。和尚既赴他界。公也其身以脩。其家以齊。屹循舊轍。寺彌勃興。德之堪種。根柢在茲。其徒寫像需贊。予辭之不可。一揮凍毫。以塞其請。贊曰。

寂音尊者有言。叢林職似警群鴈。蓋住持佛儼坐笏室。吾法中九五尊也。都監寺煜々爭光。如北斗羅群緯之維者。吾武也。前後堂峨々絕崖。似西岳踞萬峰之頂者。吾文也。古不必由文武分知。更頭首一臂而兼支。往々有焉。近來叢林不古。徒衆甚多。力微舉重。則必易顛沛。故分其才補衆官。西者自西。東者自東。々雖有西序才。不越樽俎而代之。西雖有東序才。唯守尸祝而已。儒之迂大官司雄職。頗與吾官職殊。出則將。入則

相。青幕風冷。黃閣日溫。何必拘山東山西也哉。吾菴主雖不手法柄。善得御衆術。丁東江字峯之後。翼敵諸雛。將令飛騰雲霄之上。難兄難弟。職不亂行。寂音之說。自然合轍。今也兵塵起而叢林暮矣。況吾老懶。倦飛知還。南乎北乎。到處奈繒繳之多何。日何日哉。望江東雲。喚扁舟於明月芦花之間。吁。

贊高岩座元像

越僧善秀。號高岩。含藏竺源和尚徒也。曾繫名於建仁籍。轉其位自書記登後板。平居與人交。言行相顧。屹然兀坐。頗有古宿風規。息影村寺。從一老僧。々々知盧術。以故公亦傳其術。無貴無賤。來則蘇者不可勝計。僉曰。德之所積。後昆必興。今也瑞庭玉藏主。承于竺源的嗣芳春老人。然自幼在公側。聞其藥誨。不翅志學。且復解醫。頃入京。圖公像以求贊。予本多病。公頗分藥餌。芳惠之厚。何以謝焉。輒揮筆題其上云。

道貌惟古。胸襟以清。談笑有味。一座皆傾。經卷在手。常對月明。旁烹劑和。且以醫鳴。村氓縣吏。家々相迎。瑠璃古殿。修香火盟。借諸佛力。拔濟群生。今此玉子。厥價不輕。所祈歲晚。福惠齊并。

淺見東陽宗春肖像

韓信走水上孤軍而破趙兵。活諸人於必死地。武侯稱天下奇材以佐蜀主。定三國於危急秋。竊顧今日鼓勇氣。不愧義賢連良籌。風生刀劍。日照戈矛。河邊骨夢裡人。淚落鴛枕。眼前瘡心頭肉。血洒貂裘。義言凜若。衆皆服矣。遺像嚴然。吾焉廋哉。本支百世。遠源白出。兄弟一門。孤城相攸。華族稟橘諸兄。后妃德永以無竭。菜邑接竹生島。天女福得子不求。積善有慶。殊恩既酬。始覺本覺唱如來禪。不忘西竺遺教。真諦俗諦顯祖師意。屢慕東陽勅修。蓮漏夜永。香穗烟收。平居量陂汪々也。吾公頗如太湖漭三萬頃。異時德光

赫々也。兒孫必似朝日照六十州。

江州淺井郡朝日鄉人。淺見新右衛門。俗諱知忠。法諱宗春。號東陽。出于橘氏。今之對馬守舍弟也。勇氣絕倫。人皆畏焉。佐々木氏源公六郎高延。與族弟五郎。數年鬩牆。宗春屬六郎幕下。享祿元年八月三日。於內保河原。與敵軍相戰殞命。高延由此一戰得利。勇功無出其右者。子孫濟々。家業不墜。且圖甲冑像。需予拙贊。予既老病。碎之不允。漫染秃筆云。

大賀慶侍者肖像

俗諸土岐氏。有兄弟。慈忍一派。院曰對松。十八歲而逝。

大士修因與月不殊。成勝果則譬諸三五而滿。賢人養德如花相似。登尊位則豈非十分而開。榮枯不定天意人意。陰晴難料風災雨災。多是在中路折軸。以故支大厦無材。憶昔宋之聖主崇禪。闢惠林於相國寺。厥後岐之賢守愛客。延大蘇於凌虛臺。兄弟連床幾夜談笑。親戚滿座終日追陪。珠簾玉案翡翠屏。一門富貴盛也。月藥晴葩風露

格。少年威儀美哉。欲觀蘭須入我室。好對松以消俗埃。將謂通籍拜東山。能大師之蹤。佳境難入。何圖揭裳居南陽真侍者之位。愛日易頹。未見公面。遺像相對。唯聞人說。狂簡空裁。揮數行淚。助三年哀。

忠叔恕公禪。師携此肖像。

（附說）

謁予贊詞。既是老

病。屢欲拒辭。然三年諱辰茲臨。其親戚痛哭不可言焉。輒應其命走筆。

印牧梅岩全秀居士壽像

維馨曰德。其思無邪。立劉者劉章乎。難遇君擇臣々擇君之代。破趙者趙括也。緬憶父知子々知父之家。臨危得安。謂之良策。揚清立懦。嫌彼浮華。西都對敵疾雷掣電。東濃圍城蟠龍走虵。紀綱稍整。文武相加。千句萬句連歌幾韻。三代八代大雅不哇。慕紫式部跡而入觀音門。永臺秋月。讀光源氏詞而擬般若帙。彩筆烟霞。修盟不隔大國小國。聽訟何放早衙晚衙。有暇則傾杯忘

懷。叩金典午淵明達磨。垂老則傳衣學道。西天中國孔子釋迦。自歎鬢雪照鏡。人驚威風捲沙。心佛如々。遠社白蓮吐蘂。子孫濟々。謝家紫蘭抽芽。但令政直。必有壽遐。

越之藤氏美次壽像。諸子圖之求贊。厥父廣次。應仁丁亥。在東洛而日々苦戰。名於諸侯。美次當大永丁亥。陣于西都。頗有功勳。天之所感也。予今衰老廢筆硯。雖然舊盟惟敦。不克辭之。強亂道云。

養賢壽浩居士肖像

藏辯於訥。挾和於清。唯存歲寒松柏節。未忘夕陽葵藿誠。上天當震雷破墊。下土奈浮雲蔽明。夫呂。謝公兄弟遺跡宛然。東山薔薇猶留其愛。范氏父子餘威凜烈。西塞草木亦知其名。平蕪陷霜每朝驅獸。疎籬掃雪早春聞鶯。呵豪吏不求免丁錢。僧房日永。招名士幾譜養賢昇。官府道平。學兵術以廢雜藝。試藥方以覓長生。安養蓮曉露

香度。幻住梅香月影橫。凡既可轉。佛豈不成。世事物換星移。頗似劉夢得遊玄都觀。家業雲興瀾湧。莫愧公遜遽據白帝城。指歸定則有羽扇動。威儀儼而無角巾傾。老者安少者懷。萬民慕德。戰必勝攻必取。一世稱英。之子相續。諸人所榮。

居士童年。入予師兄西話仙甫和尚室。名曰壽浩。大昌天隱師號之曰養賢。十五而歸俗。續波多野氏家。其弟相繼入室。名曰壽犀。宜竹景除翁號之曰仲靈。又十三而歸俗。後續柳木氏家。今居士令嗣秀忠。寄此肖像。以覓拙贊。蓋仙甫戡化後。以西話軒付予。西話固居士業陰也。秀忠豈可忘哉。予不辭而贊云。

安養寺殿小笠原備州宗信居士肖像

犬迫物
檢見圖

數行經加茂八幡宮於地神。仰之竺土二千年一佛。出逸見武田小笠原於日本。譬彼姬姓四十國諸侯。及賴朝公司大佛殿之修造。令長清等分四天王以琬鏤。維昔奉行修善獲其勝果。至今騎射

究妙傳其的流。真偽難分。有神則本廣沒羽。勝敗不定。爲敵則管仲中鉤。克舉群才登第。具瞻大魁拔尤。半夜賊心。叱犬趙老門前月。滿天雲氣。呼鷹會聖岩畔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冬狩秋獵夏苗春蒐。處々供奉。日々出遊。有時燭醉佳人錦瑟傍。花荒月荒未忘豪氣。有時談笑將軍青油幕。莫陣地陣殆秋逸頭。酒々落々參諸知識。飄々冷々得百自由。周旋中矩折旋中規。孰不學而習矣。一顧傾城再顧傾國。僉曰人焉廋哉。我願得向祖域中倒跨驪驪。左執鞭弭右屬囊韃。與公試天步逐落日平長楸。

橘氏藥師寺元一。壯年遊騎射藝。寫小笠原備前宗信公肖像。以表師傳不虛。厥的子備後守國長相傳藏家。不墜先業。可尙焉。就予覓贊。予既衰老七十二載。雖然予識彼父子久矣。況予亦同姓也。以故不能峻拒焉。

前建仁文岫和尚遺像

手揮妙喜竹篋子。霹靂機鋒鐵石心。南海蚌胎明月耀。北山鶴怨夜寒深。降魔坐斷菩提樹。對衆拓開功德林。莫道蠻村空送老。三千里外有知音。

光嚴住持文岫和尚。土州人也。少而敏捷。通籍於洛之建仁。避應仁亂。歸休粉里。中年入洛。居仰山位。秉拂提唱。然而歸里。未幾又入洛。領甲剎真如帖。且復歸里。數年後予聞諸征夷大將軍特降鈞帖。視篆建仁。邦人爲榮。諸檀傾誠。爾來孤雲兩角。杳無書信。頃聞既戢其化。不勝感喟。臨風揮淚而已。是歲秋。其徒祥睦首座遠煩行李。需贊遺像。予曾製真如疏帖。又何言哉。雖然舊盟難忘。謾題一偈云。

江州栖禪開基虎壑隆公座元像

心肝鐵石。髮髮滄浪。唱佛名不隔國土。護神道克嚴堤防。看經只在山中。寒流一株松蔭。煎茶獨遊物外。明月數間茆堂。威風凜凜而老虎嘯壑。

仁氣霑而胡馬戀鄉。諸檀共闢洪基。堪摘栖禪蠻果之粲。鉅叢尙憶往事。欲攀還佛仙桂之香。混雜大同小異。坐斷四流八荒底一村僧也。

康岳全陽居士肖像

享祿四年之秋。賀州姦民蜂起。殺其吏。奪其邑。其所唱者西方白蓮宗也。白蓮之徒。有正有邪。其正者走歸隣國太守朝倉霜臺府君。府君分幕下銳者。以爲援兵。藤氏託美景統其一也。石河能見兩郡之間。有河曰湊。十月二十六日。合戰河邊。景統入敵軍。斬一卒首。又見一卒進。猗焉角焉。以斬其首。於是全身被疵。歸吾陣而死。年二十六。豪氣凜々。誰不惜焉。厥父景誥奉侍霜臺。不離左右。霜臺感涕。作書與厥父。以賞其忠矣。父亦聞訃。且喜且悲。喜者忠也公也。悲者慈也私也。可謂兩全。昔文明癸巳。景誥曾祖父法諱道印。戰死本州火山。大永丁亥。景誥舍弟宗節。旣圓其顙。久混

繙倫。然着戎衣從官軍。戰而死於西京口。然則託美之家。世有忠勳。霜臺所賞。可知而已。魚住景榮。與公結忘年交。其約倍恒。以故今托畫圖。一炷烟中。日夕相對。示其不忘。吁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若有翟公。又何言哉。景榮吾所知也。遠寄其真。以求贊詞。吾數年臥病。況今不能言。雖然景誥父祖於霜臺面前。護吾法門。故不得辭。信口亂道。

魔民奪邑法域類。唯我精兵越境來。劍氣夏寒三尺雪。鼓聲天裂百千雷。血痕綠慘河邊草。泪滴紅凋塚上梅。君感忠心友思義。丹青照世一雲臺。

護田中興開基桃溪悟公禪師肖像

桃開溪不遠。日夕遇神仙。雲合山開寺。雪消水護田。移床方丈室。留碣中興年。只願干戈息。諸檀福壽全。

天文元年之夏。功甫丹公西堂。移護田丈室於

太治半山之傍。輪奐之美。與山相輝。初護田在河之東北。距治山數里。詳見于寺記。二十餘年。苦北兵搶攘。故有此舉。功甫嗣桃溪悟。悟嗣器成璉翁。璉嗣紫岩和尚。功甫遠寄桃溪像。以需拙贊。愚發中風。起居不穩。萬事健忘。不可言矣。然功甫愚舊友也。以故不克固辭。信口亂道。

朝倉霜臺天澤宗清居士肖像

心欽法道。手握兵權。后羿若無弓。則難射九天鳥。國多良士。弱燕亦有金。則克致千里馬。野舉遺賢。不唯慕淨域而念佛。且復建伽藍而參禪。揖碧眼胡。二諦既空真俗。拜紫岩祖。五位得分正偏。至今守檀樾勅。是處結香火緣。

三友院殿前武州太守源右京兆松岳桓公大禪定門肖像

龐居士敲江西馬師門。捨家財而離俗。呂洞賓入湖南龍山室。用劍術而成仙。或飛行自在。或大

悟豁然。快則快矣。不若吾公識佛老楊墨殊轍。
嫌源平藤橘爭權。始窺洞上之五位。後到濟下而
參禪。優曇吐芳瑞世。喬木布蔭連天。騎射步射
羽箭穿石。超越彼新羅郎君雲孫。大科第一小科
第二。同姓異姓象笏滿床。流出自清和皇帝派
脉。名川三百支川三千。渺焉巨海。涉々深淵。入
鞠場則飄々風吹玉樹。臨硯池則溥々露洒白蓮。
學晚唐躰吟曉風殘月入華清詩。更傳八代集克
與歌道。愛高雄境詠暮烟秋雨過楓橋句。常招五
岳僧共秩雅筵。壯歲盡心文武二道。官暇遣興和
漢幾聯。昭々槐宸即位化儀。帷于東門以拜日。
森々柳營參社外衛。柴于南山以升烟。籩豆司存
華館幡動。斧斤工畢。朶殿灯鮮。默禱有應。聖壽
不驚。一家必出狀元。清水塔爲寶陀建。二邦要
通使者。太明書自琉球傳。寸心旣白。衆妙又玄。
堪悲奈伊州樂於天寶年中。滴蜚鄉泪感動親昵。
尙憶張曲水宴於日本國裏。據馬氏言會合群賢。

加之周成王尙少。周公攝行國政。厥忠見金縢
篇。吾相公綠髮而入黃閣。此公密畫陰裨無黨無
偏。於戲周公不王而王。公不相而相。仰之彌高。
鑽之彌堅。所惜天不欲太平。而不俾公壽乎千百
年。

龍阜果日侍史。乃東昇和尙小師也。前京兆
府君養而爲子。膝上之愛。不減文度。今侍北
堂在伊州。寫府君尊像。需予讚詞。盖北堂命
也。予於府君。外護之恩倍萬于恒。故不獲辭。
輒舉平日所知之支。裁作駢儷。恐有漏網者也
邪。

前建仁文溪和尙肖像

有瀾于舌。無芥于胸。五字句併吞韓孟。數行帖
模寫王鍾。保節凜乎。雅標炎天梅蘂。對人靄爾。
少年旣雨芙蓉。握拂子麾三舍日。向幕賓折千里
衝。蚤追蓬島徐福遠遊。求仙藥入三山之廟。後
吟楓橋張繼佳句。泊客船聽半夜之鐘。鳳之所栖

必爲瑞樹。鶴之以宿豈非靈松。名登詩壇。則慕陽州古佛於太白之室。身坐策府。則承定光老人於群玉之峰。爛然長庚殘月。嘆甚單派宗。(元字缺)叢社咸謂。平日橫說豎說。逆行順行。豪氣吐數十丈白虹。不屑湖海陳元龍者也。

前住南禪天隱和尚肖像 絕筆

右之稱高僧也。禪文詩俱熟者尚存。諸渥雲鉢呈祥瑞。今之號大儒也。才學識兼備者稍少。猶若夜光璧無瑕玼。竊顧東山天隱和尚大禪師。集而有之。檀門八座普說。玉府十曾住持。自幼相看諸老。在衆不混群兒。所悅學而時習。何事聖之生知。處仁得智。升高自卑。微雨不遮天柱峰。望之險崖落々。到處聚觀香案吏。就之吞臺熙熙。登慈恩塔題詩探杏。考淳熙傳讀易操籌。揮筆學金華仙伯書法。執經人環翠先生講帷。秦於羅什。魏於圖澄。檀信帶礪黃泰。宋有鐔津。元有天隱。材名雷霆華夷。福惠兩足。出處隨宜。松

源禪得佛海而大昌。雖云同塗異轍。華嚴宗到清涼而始振。未必萬派分支。將謂水有深淺。元來月無盈虧。迺酌東寺廣澤二門餘流。則回密宗春於叢社。朗誦南岳台嶺十如三轉。則麾釋天日於午時。(雲字缺)胸中琅函飄風貝多葉。肩上海欄輝日僧伽梨。聞溪壑斷耳內。默雲非默鼓動唇皮。加之曉講夜談。透機關撞着我華藏老溪。季鍊旬鍛。入騷域侍立彼松花名師。心印無隱的々單傳直指。妙唱彌高篇々千字莖髭。於是學者咸謂。皇運佛運互爲表裡。一時盛衰。吾禪師丕承天柱座元。平日道德。依稀明教磨寶陀分身之懸識。彷彿智覺現慈氏三會之化儀。雖然洛下播陽同時兵起。萬衆驅馳。掃播之本住塔塵者。江心龍眠首座一人。今年九十二歲。可謂一老愁遺。悲夫。

文明亂中。迁大昌院置城北柳營之傍。與予華藏小菴。咫尺相接。以故二老相得而喜。禪師漸向六十。俾吾師講夾山碧岩錄晦岩人天眼

目。皆終全部。恐有所得乎。臨予薙髮時。招禪師執薙刀授之。爲授戒師。蓋俾予傳文章印也。然後予親炙者久矣。學詩文學蒲室以來四六法。禪師亦啓秘密藏。向紫羅帳裏撒向駢貝眞珠。但予不識其價爾。然代而作者多矣。今三十三年後。頗有感懷。故借遺像於大昌看院祖心三藏主。命繪事寫之像。燒香拜讚。

自贊

拄杖頭擎千日月。袈裟角裹十虛空。阿呵呵。一箇渾身無處着。夜來走入畫圖中。

十餘年前。董吾東山日。小師戲子描此陋質。以需贊詞。贊詞雖成。忽々不遑書之。數年之先。特承鈞命。領龍山帖。今戲子請錄前語。於是按圖則依儒青衣關士。論位則準擬紫服禪師。尙着青衣者。未必惡紫之奪朱也。

又

我此竹篋下。未打着一個。何故柳下惠。聖之和

者也。

作子繪予陋質。需題其上。虛空豈可彩哉。佛法豈說哉。請而不止。枉染筆云。

又

野州富閑齋松公禪師。字鶴天。其家譜也出于貴戚。然而有出塵志。余曾作富閑齋記。叙其顛末。今復屋下不架屋矣。^{上殿}去歲之夏。入京觀光。遊歷諸公之門。特扣余室。以分半榻。竄名於子弟之間。竊稱萍庵。卯齋夜宿。不離左右。品論風月。斟酌古今。余亦不町畦于胸。間以儒則以儒答焉。問以釋則以釋答焉。所愧坎井易窺底。明年春之季。幡然告飯。蓋以親友向西霓望也。且携小軸。示余曰。此即和尙壽容也。持之歸鄉。燒栢酬思。願着一語。余披而觀之。有月有舟。唯江湖一小景爾。余笑曰。一輪月一葉舟。旣上紙墨。此外無可言者。雖然再三懇請。志擬向來辦。於余不爲的當。昔信北

山開堂之日。爲同行月窟拈香。時論高之。公其今日北山邪。然余無月窟同行之益。汗顏而已。不獲止題小偈云。

本來面目我焉庚。欲寫難成顧虎頭。擘破虛空相見了。夜深月不在漁舟。

贊文殊童真像

丫角兒童。師于七佛。手裡具多。那佛所說。諸人要聞獅子吼麼。雪壓五臺山竹裂。

奉鈞命贊白衣觀音像

入俗入真。刹々塵々。元是白衣菩薩面。見來緣髮將軍身。露。千億梅花八月春。

法住院殿旭山大居士謝世之後。既經十三霜。

大檀越左中將丁其諱辰。畫白衣大士像。以酬罔極。蓋檀越在居士謝世之年而慶誕。予觀此畫像。筆力老成。奇哉。特降鈞命。需贊其上。予屢固辭。然命之嚴不可道。謹著一語云。

又

日月星辰之麗天。何能照暗室裡。江河淮濟之在地。未曾蘇炎旱時。蓋夫惠炬烜赫也。燭破六道明於三光司晝夜。矧亦法雨滂沱也。充滿群類遍於四瀆無津涯。是名西方觀自在。勿謂東海比丘尼。具八萬四千清淨寶目以證圓通。威仁相併。超六十二億菩薩果位以至等覺。毫髮無遺。入紫竹林修三摩地。乘赤蓮華泛八德池。方便多門。盛蛤金粟香合。遊戲三昧。提魚青箬藍兒。掃秋月黛定馬家娉禮。振海潮音輔鸞嶺化儀。達磨誌公那个是真。同時影現。文殊普賢些子猶較。到處肩差。寶藏如來成道爲足徵。白衣仙人受記豈容疑。降跡梅岑。憶吳門子夏隱。容身草座。念越上靈徹詩。走諸羗則有嚼柵虎。赴三韓則得負舟龜。昔年化彼真丹。不翅孔老顏回之沒救。今日救民塗炭。猶若禹稷伊尹之所思。讚之不及小德小智。仰之彌高大慈大悲。看々。一身現無量身。無量身現一身底威神力。悉從吾相公筆頭上點

出將來也。大奇。々々々。忽作旭山鎮桑域。堂々勢壓五須彌。

大檀城相公。台齡十三歲于茲。魯論之書。和歌之藝。學而孜々。俯迎 皇考法住院殿旭山大居士十三回諱辰。親寫觀音大士之像。爲現座道場大導師。予案古今畫史。未曾見童年而筆妙若斯。右京兆高國朝臣。特傳鈞旨以需拙贊。予奉命恐懼。不獲固辭。昔史衛王詣補陀岩洞。大士示現。垂二十年相業之識。人咸爲不欺。今若 相公者。手握鈞軸鎮四坤維。自今而後至百歲。自百歲至千萬歲。自千萬歲至阿僧祇。々々々。萬福々々。式祝式規。

前住南禪甘住建仁小比丘壽桂焚香拜讚。予初奉鈞命。未拜觀此像。卒作贊詞數百言。旣而觀之。畫像之上。更無餘地。故製短篇。以應其命。右京兆需予重露醜於袿褶。遂不克默。雪上加霜。後之觀者。勿訝々々。

渡江達磨像

汝是乘三東芦西天達磨乎。抑亦坐一葉蓮底南海觀音乎。畢竟野狐精魅。何曾傳得佛心。咦。情波識浪幾千仞。無限平人被陸沈。

維摩像

栽髭謝靈運。分身孫真人。喚作毘耶病虎。孰是假孰是真。咦。驚起文殊下床去。元來一默含千淳。

朝陽圖無對月

金針雙鎖。絲來線去。破袈裟角。爰盡乾坤。展開了也。扶桑夜半掛朝暾。不知吾箇同行。手把無字經。那處坐斷。梅花月一痕。

神農像

神農氏嘗一百草。始有醫藥。於是上藥應天者一百二十種。中藥應人者一百二十種。下藥應地者一百二十五種。合成三百六十五種。法于一歲之數。其品有君有臣。有佐有使。其性或寒或熱。或

溫或涼。後之學醫者不可不辨焉。藤氏土田親盛以醫爲業。分其寒熱。調其君臣。畫神農像以掛壁間。蓋師古也。劑和之暇。染指法味。活人之幾。不可得而測。橘洲云。臨濟一喝如鳥啄菓。實確論也。雖云神農復生。恐不克下嚙。子其何謂。一啖。

贊雪岑老人所藏神農像

醫者意也。以此心傳此心。乃醫之秘訣也。故不參心宗。則醫術不可得而傳焉。雪岑安公老人。佛心宗也。就大醫院上池定國公。而學劑和法。定國亦是心宗徒也。授受之密可知焉耳。老人袖神農像。求題一語。神農嘗百草以著本草。粵々乎百家編。不足論焉。秦越人飲長桑君上池水。克窮病源。悉傳其禁方。老人亦必染指彼餘滴。變醞調作砒霜。變砒霜作醍醐矣。抑亦神農曾知有此水耶。桑君獨知有此水耶。君其問諸定國。定國爲君辨之。不待吾鼓鈍吻矣。

松下布袋扇面走筆

閑浮兜率。一布囊中。惺々着々。不知何處。有此松風。撈。

寒山拾得圖

兩個風顛漢。分身何者真。吾公拋筆去。對月作三人。

此亦了然戲墨也。公今年十八。飄然辭世。想是與寒拾輩。贊五臺峨嵋月。

達磨大士像

達磨來也。何陋千年。不識々々。廓然了然。

今茲丁少林祖千年忌辰。了然居士繪其像。以爲筆供養。不謂風流公子。頗有老成氣槩。可尙矣。

贊布袋

人永內戊戌孟夏十七日
走筆于鞍馬山福生房

放開布袋。七福即生。阿呵々。率陀天上不飯去。遊戲人間樂太平。

又扇面走筆

咄這契此翁。不待三會。而自天宮下生。兩箇丫角。侍立左右。一童必樓閣門前善財也。不知一童何人哉。吾欲問之。唯一笑爾。

幻雲北征文集

贊辭

朝倉越中太守昌林紹繁居士肖像

官稱兵衛。名呼景連。面目寒梅凜冽。鬚髯風竹颯然。丕承日下一人。其華族也盛于日本。久嚮越中太守。其采邑也食于越前。會親戚則李揆誇門地第一。壽郎罷則莊周論春秋八千。守儉以嫌豪奢。曾掛葛灯籠麻繩拂。居富貴不忘貧賤。寧愛梅檀閣玳瑁筵。量才如銓衡定輕重。察人似藻鑑分醜妍。是曰是非曰非。諫言慕汲黯直。醒者醒醉者醉。忠憤尊屈平賢。握權柄主吾公畫諾。坐帷幄共賓客周旋。手裡扇清風匝地。腰間劍紫氣衝躔。譬諸巖嶠一擱之機。橫全身於大蟲口。

窺彼林際三玄之旨。滅正眼於瞎驢邊。誰歟求藥入海。悲哉伏枕送年。八月廿一日而蓋棺。德香留天上丹桂。中鄉三萬谷而建碣。道根抽陸地白蓮。嗟。聲名藉々吾然隱。萬壑松濤漲半天。

居士乃道椿的子。而日下氏爲姓。且侍古霜臺以至今霜臺。始終如一也。壯歲拜瞎驢師戴其衣盂。今年之秋。易簀于越之前州。一乘鄉。建率堵于福松深壑寺。一日嗣景理。就予需贊其像。不克固辭。謾題拙語云。

富田慈源居士肖像贊并序

夫吾邦劍術興于神僧也。神僧居相陽壽福寺。其神異不可測焉。人皆指爲摩利支天分身矣。大明永樂年中所撰神僧傳。逸斯人者。寔遺憾也。神僧平日。蘊此術於懷久矣。後得奧山慈音。欣然授之。音授之中條武庫實傳源秀。々授之甲斐豐州祐智。々授之大橋祐榮。々接之富田左金吾慈源居士。居士俗名長家。自少好

武。日詣越府五十八所神祠。以禱冥助。一夕夢中。有六人天童。操戈相戰。且揖居士云。你宜記此兵法。你名曰慈源。寤後即詣神祠。路傍有篋。肱之則摩利支天慈像也。於是竊謂。天童乃尊天也。因以慈源爲法諱。慈音云。慈源云。爾相如乎。馬相如乎。居士年僅十五。以赴戰場。頗被金創。自爾或凌嶮降其城焉。或擣虛擒其敵焉。其籌其功。不遑縷說。初居士亥年亥月亥日亥時而誕矣。蓋亥者猪。而摩利支之所駕也。宜哉居士長于劍術。今遊居士門學劍者牛毛也。成而麟角者。印牧彌二郎吉廣也。吉廣從予而遊。屢考輟畧。頃携居士像。來告予曰。公幸題一語。則藏于吾家。俾人知吾劍術有師也。予慙感其言。以贅其上。於戲異日吉廣門下又出幾人。贊曰。

漢之飛騎將兵數困無封萬戶侯者。蓋夫兵家所惜也。楚之項羽學劍不成以爲一人敵者。豈非劍

術難精哉。曾聞賢愚懸隔。罕見才智兼并。如吾居士。合戰與項羽惟同。然解擊劍。數奇如飛騎相似。亦能知兵。暗合司馬法揖讓。因記屬猪人誕生。誰不寒心。却焦歷井幹而勇。人皆落膽。李泌蹈屏風而行。折旋周旋千變萬化。左轉右轉七縱八橫。鵬鴉下秋草之間。驚双眼疾。蜻蜓立風蒲之上。誇一身輕。何唯月夜吹笛出塞。幾度雪時銜枚入城。加之張精進弓。借摩利支天秘咒之力。着忍辱鎧。唱釋迦文佛妙經名。神僧忽焉示現。武庫凜乎威聲。肘後錦囊兩手分付。肩上衲衣脫鉢現成。消光境指百八數珠。憶彼東坡蘇居士。坐軍營掉一柄團扇。喚□南陽葛孔明。若人師之鎮邦內騷動。斯道行則致天下昇平。

金春與五郎壽像傍有跋

篋篋引始于朝鮮。嘯晞之音奈其亡國。琵琶行興于湓浦。撩抑之情徒可感人。蓋與鐘并用諸六律者。夫捨鼓焉能調七均哉。廟堂之上。不翅操宮

徵。寺樓之外。足以警昏晨。震雷不及掩聰。依稀濟水風顛漢。厲鬼亦能換面。彷彿宣州土地神。漁陽參謁。座上悲壯。雷門一擊。雨餘清新。昔誰按指入神入妙。今□忘形無假無真。烏帽裘數莖霜。老懷難慰。龍文匣三尺水。豪氣未泯。殘盃冷炙。寧媚世俗。舞衫歌扇。尙記舊因。此則金春與五郎平日遊戲三昧也。至其聲前一句。如何俾人指陳。哦。幽谷老鶯黃落後。都曇苔臘喚回春。

金春與五郎以鼓爲業。無出其右者。一若源三郎吉久從而學之。亦能得妙。因寫其真。以需拙贊。(按金春)蓋表受不虛也。

龍松道泉居士肖像

謝幼輿宜著於岩石中。蓋有避世之願。陶靖節豈置於朝廷上。似無憂國之心。進退雖重出處。風流不隔古今。如吾居士。眼光電照。髻角霜侵。有髮而著五條衣。酬平日願則其例按幼輿丘岳。致身以食六百石。存本朝心則其趣異靖節山林。恤

蒼生不阻蓬華興。抽丹裏堪傾葵霍忱。歌臺一座春風。對賓客肆高談雄辯。戰場五更寒月。破敵軍誇活剝生擒。仁政無偏無黨。諫言式規式箴。老年屢嘆造化兒之戲。官暇或喜雲水僧之尋。清者聖人濁者賢人。舉孟度秋夜永。黑子俗諦白子真諦。闌暮到夕陽沈。群卒趨風偃草颯々。諸兒侍傍立竹森々。夫是謂之參桃菴老師探彼洞山綱宗。正偏兼五位公案未了。仕英林居士遊今霜臺越上。祖子孫三代機緣彌深者也。

善弘和溪侃公首座。乃小泉氏龍松居士寧馨也。永正六年解制之前。持此肖像。求予拙贊。予知居士父子者久矣。以故不克固辭。漫贅其上云。

普化贊

汝是凡耶是聖耶。是鬼耶是仙耶。子細看來。對濟北白拈賊作驢鳴底掣風顛也。何故喚河陽作新婦子。喚木塔作老婆禪。咄。不直後露出全鉢。

伽梨搭起半肩。畢竟誑人那處去。金鈴聲斷暮雲布連。

藤氏常陸守有宗。携普化像。來需予贊其上。有宗好事士也。其志可尚。以故不克峻拒。走筆應其請云。

釋迦像

座下有水左右有文殊普賢

上有一佛。下二菩薩。挹獅子衫於五臺雪。着象王袴於峨嵋月。出火三昧。入水三昧。從那裏入。從那裏出。咄。三人證龜作鼈。

布袋贊

離觀史宮。降閻浮界。魚行酒肆。遊戲自在。到處洒々落々。一任人嘲破戒。山野昔日見之。拗折主丈擘破布袋。這風顛漢。如何酬對。正好與三十棒。貶向二鐵圍外。咄。若復爾作罵會。我即燒香三拜。

悅岩栢公座元壽像

世出世法。獲福爲先。維德所積。有祿以全。先

佛現富貴身證華嚴圓融之理。刹界無盡皆皈吾有。長者憐貧窮子忘草菴止宿之陋。倉庫盈溢不失厥傳。果報清淨。遠者來近者悅。妙相尊特。仰彌尊鑽彌堅。竊願悅岩座元。松源末派衰々。月湖餘流綿々。不減釋門瑚璉聲價。常修法社香火因緣。禮觀音詣三十三所之靈場。山礬雪潔。念彌陀求上品上生於穢土。池蓮露鮮。唯酒持戒難測教意。因甚說法何墮言詮。論第一義居前板班。真諦俗諦非無非有。聞三科法侍首稜講。小乘大乘曰偏曰圓。奚翅安居禁足結九旬綱。亦能活國利民陪太守筵。村巷傳呼宰相來。甘棠之蔭足樹禪叢凋落。舊業已隨征戰盡。少林之基復覩祖塔巍然。大慈悲要到無心地。四威儀不離寶頭禪。輪奐之美隨身現成。碧殿下陰紺園澄霽。棟梁之任一肩擔荷。霜皮溜雨黛色參天。過現未心不可得也。初中後善蔑以加焉。盖夫遍施法財。嫌元載徒藏胡椒八百斛。行延壽算。笑彭祖不見

蟠桃三千年者也。

悅岩栢公座元。初居越之少林山妙法寺。會
罹兵燬。然後置回春院於國之府中。今之相公
避亂。久寓此院。遂揮台翰。書龍門字賜公。因
改回春爲龍門也。頃興妙法。以復舊觀。加之
佛廬僧房起廢居多。實法之檀度也。一日寄壽
像。以需拙贊。予稔于公之爲人。以故書其始
卒。以代行實云。

前真如世叔濟公禪師肖像

卓爾其義。靄然其仁。隋珠和璧明月以耀。孔章
竺貝青灯相親。居虎丘位司大藏金文。壯年秉拂
眼空魔佛。闢龍翔基考九章叢典。先人奉詔道合
君臣。拈苕帚遠承松源岳。織蒲鞋莫愧米嶠陳。
宗風益振。孝心惟純。洛陽舊業難忘。兩處共瞻
千里月。天澤餘潤未竭。三雨全清六合塵。導以
德齊以禮。涅不縈磨不磷。僉曰世若掄才。必住
南禪以賞紅藥。何圖天不假壽。徒向北山而詠雪

筠。求長卿書者空在他日。招屈原魂則纔隔一
晨。隻手拔向上淵。大機大用。一喝唱末後句。全
主全賓。甲子雖送四十三寒暑。兒孫宜閱兩八千
秋春。

微笑山拈花禪寺開基世叔禪師。曾居龍阜藏
主秉拂提唱。近年飯隱江北枌里。今茲春。二
豎作祟。尋醫洛澨。龍阜舉之。據後板位。未幾
又飯江北。五月六日。書遺偈下一喝。奄然默
化。實四十三歲也。同門耆宿。惜其有才無命。
聞諸相府。今即降龍翔真如兩帖榮也。豈墓
上征西之比也哉。予適遊越國。諸徒以予與禪
師有忘形好。寄其肖像。需題贊詞。予輒不克
辭。走筆書之。

宿神像

宿神者何。春日大明神也。明神者何。天兒屋
根命也。蓋優者所傳如期而已。昔日神避素戔
鳴尊。入天磐戶闕其身光。天下昏々。俾人在

鴻濛未判之時。於是天兒屋根命詣磐戶前。以修觀事。諸神伎以呈焉。樂以奏焉。日神感之。開其磐戶。上下昭々。天下如故。今優者唱起一曲。手舞足蹈。所謂都曇答臘哩嚩々囉々哩者。蓋磐戶遺音乎。此像乃宿神也。相公世々所寵優者觀世大夫元廣。命工圖之。付囑越之一若大夫吉家。々々頃從元廣。頗學其業。以故傳之表信。可尙矣。予披而觀之。神之爲形也。冠于首。朝服于身。如世之優者作老翁面。然而肩上搭一條紫伽梨。不異吾學佛徒。不知入何人室。傳得此伽梨。自匪吾護法神。焉能加法服于朝服之上也哉。予輒作贊詞。寓畏敬意云。

天地初判。有吾日神。々々之德。照率土濱。天兒屋根。誓爲其臣。自爾和州。廟食精禪。祭之如在。觀世金春。兩家相承。世結婚姻。吁觀世音。三十二身。改頭換面。無假無眞。肩上伽梨。一縷

千鈞。唱誰家曲。傳自何人。遊戲三昧。非無勝因。噫哉一若。秘爲家珍。

前霜臺天澤居士肖像

氣宇拔俗。日光射人。三思而行。如漢史書遂霸循吏。百戰而勝。似唐帝畫褒鄂功臣。恩澤被于九族。威風振于諸隣。對客則默處藏雷霆。何異張安道稱忘言尊宿。鑑人則胸中懸日月。不許呂惠卿號護法善神。戴衣孟探荷玉密旨。勤香火修蓮社舊因。憂民憂國。入俗入眞。蓋夫廿年佩越州刺史印。祖承英林父事子春者也。

居士同譜景理寄此肖像。需贊其上。予將入洛忽々。不克叙居士顛末。走筆書之。塞其命云。
越州太守前霜台天澤居士肖像

奇哉亂世出英雄。曾祖以來皆立功。諸將膽寒三尺劍。群兇股栗一張弓。旌旗龍動獵場日。鼓笛雷轟舞殿風。欲見其人在其政。典刑何墮畫圖中。

春岳和尚肖像

藹々二團和氣。汪々千頃量波。春誦夏絃獨掃塵榻。露抄雪纂常下書帷。欹枕以聽子規。松暗若耶葛洪丹井。展紙而揮毛穎。竹深會稽逸少墨池。雖鍾秀產于越上。或觀光遊于洛涯。超位不居藏司。裂破八教之網。說法終據板首。建立五位之旗。忘形則賓主互換。應機則唱拍相隨。陞瑞聖初齒諸山。榮中鈞選。入大冶呂闢丈室。整頓叢規。記李德裕甘露瑞。詠柳宗元愚谷詩。憶爾定光攀獅岩作參禪僧。吾祖屢泄密旨。猶彼孔融登龍門講通家好。是翁特稱舊知。吾祖且置。是翁謂誰。洞春新豐兩祖的裔。前住善應後住弘祥春岳禪師也。

如建藏主持師翁春岳和尚肖像。過予客櫓。需贊其上。和尚云。亡友也。義不可拒。卒題數語云。

贊達磨半身像

碧瞳者誰。不識々々。何雷昔時令人斷隻臂。你亦今日失兩脚。喝一喝云。賊々。

天澤宗清居士肖像

在昔事但州赤淵宮。水分兩派。而今敬越郡白山廟。雪照千秋。是故五岳今齊累塊。何況巨海不擇細流。父祖德及後世。兒孫行慕前修。屈則屈伸則伸。誰能知丈夫意。非所非是所是。公獨問百姓憂。奚翅修身治國。蓋夫決勝運籌。片善不貽。燕臺當暮年而致士。群才歸進。烏幘取一人而拔尤。開佳境愛白雲丹壑。修梵剎現玉殿瓊樓。雖長武事。且尊宗猷。營壘月寒。餘威不滅朔方李節度。祠堂灯淡。遺像似見南陽葛武侯。我所服也。人焉庾哉。

南陽尼寺良玉侍者。廼日下氏天澤居士女也。居士之家。兒女惟夥。其愛特鍾于此女。以故南陽再造。金碧奪目。北州之寺。罕見其比。居士易簣之後。需子贊肖像。蓋欲鎮南陽以修香

火因也。玉侍者曾以居士命。入予室中落髮受戒。於是其請難拒。謾贅一語云。

善財參觀音像

善財參彌勒。重々隔樓閣。若復欲透過。念彼觀音力。三千刹界一普門。白雲飛盡遠山綠錯。

米光像

世養鷹之藝。誰傳扶桑。始于神代。盛于人王。人王何代。仁德天皇。百濟使者。遠度大洋。大哉其使。名曰米光。到越敦賀。事聞洛陽。奇鷹俊犬。欲獻君傍。政賴奉勅。館伴對床。云鷹云犬。得畜養方。朝廷賜郡。恩顧非常。後來收獵。是爲濫觴。我聞此像。儀刑堂々。視今於古。越人所藏。遠山未雪。平野既霜。嗟乎樂矣。驅狐兔塲。憶昔上禁。臂蒼牽黃。彼何人哉。擊國興亡。此則無事。異域梯航。我有一語。公亦何忘。雖精此藝。勿作禽荒。

越人某甲。持百濟國人米光像。需贅其上。予

錄養鷹之家所傳之實。以述其一二云。

前霜臺左金吾天澤居士像

公之行無可擇。飯佛敬神。齊家治國。威風凜冽。如讀烏臺賦。尙存典刑。英姿颯爽似見麟閣圖。丕顯功績。加之施澤活民。揚清勵俗。宜乎名曰宗清。字曰天澤。々々誰歟。沐丞相恩。食刺史祿。世々相承居越之一乘谷者也。

富田吉信乃居士幕下臣也。平日顧眄。不離左右。以故追悼有餘。屢侍遺像。不異平日。因就山野需贅其像。卒書之感其志云。

布袋

百億兜率。一條主丈。拗折了也。天高地廣。終日洒肆魚行。何妨遊戲放蕩。從是好个布袋。也須結作魚網。看々。七十二汀涼雨過。多少金鱗跳綠浪。

贊達磨

左手携隻履
右手持錫杖

頭童齒豁。對我者誰。一隻履六環錫。到處惑亂

群兒。元來向鬼窟裏作活計底漢。勿謂東震丹第一祖師。不識々々。唯許你知。

天澤宗清居士肖像

謝家叔姪興江左家。蓋風流被一代。范氏父子持慶州節。固忠勇橫八區。美彼階庭多生蘭玉。盛哉門闌何忘改莘。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氣象天臨日照。導之以德齊之以禮。號令雷動風驅。門下奚翅致三千客。軍中既足長十萬夫。起第宅則出現複閣重樓。銖硯石季倫金谷。開園池則割取千岩萬壑。孟觀賀知章鏡湖。雖處天然富貴。能知世上榮枯。逍遙樂天。畫戟清香兵衛燕寢。復游卒歲。舞衫歌扇經卷藥爐。齋家修身號有道士。建寺度僧稱爲善徒。蓮華七枝離却台嶺荆溪。言詮權實開會皈一乘法。木棉千鈞商畧陽州。莧童密旨。正偏回互入五位圖。若非他時留遺像。換丹青於集賢院老居士。其姓曰白。定是平日施仁政。衣錦繡於會昌郡賢使君。其姓曰朱。竊願一生之

行。亦有一公所無。夫是謂之其諱宗清。其號天澤。其所司官左金吾。

永正十五年之秋。予寓越寺日。今之本州太守霜臺孝景公。出先君天澤居士肖像。以需贊詞。予曾爲居士綴香語者。于越于洛。旣兩回也。所欲道者。皆道盡了。不知緘口。雖然府命難拒。拾餘燼書其上云。

印牧梁月宗奕居士肖像

吾日出處。爲用武國。有文者少。有武者多。今世有武者亦不多矣。越前州日下氏朝倉英林公。善將兵者也。幕府之賓。印牧廣次居士。法諱宗奕。字梁月。勇而有力。以武爲業。應仁初。英林承慈照相公之命。舉兵取越。佩刺史印。於是居士百戰百勝。無出其右者。英林賞功。割邑賜焉。明應庚申夏。諸子命畫師。寫居士壽像。々成。拜東山天隱老師。需贊其上。師雖既老。鼓勇以述居士出處顛末。無漏網者。越人傳爲美談。嫡子曰美

次中子曰景久。冒字野氏。次子曰吉廣。其餘子弟。不可勝計。英林嫡孫天澤公。與濃州結婚姻。濃州有變。而求援兵。命居士赴其役。居士率諸子。攻齊藤丹波某甲等于木田寺。城高而難登。敵強而難破。景久撓先而進。與藤氏格鬪。殞命兵刃之下。居士不顧而戰。而功旣成矣。威名藉々振于隣壤。居士易簀之後。吉廣寄肖像。邀予拙贊。予曰。天隱乃宗門迂固。克爲居士鼓舞椽筆。今吾何言哉。吉廣曰。天隱師所述贊。周如翁言。然其像藏于美次家。吾對其像。以如事生。若無贊詞。年久而後。吾兒孫豈知別有天隱文哉。不知有天隱文。則吾翁有功于國。誰又知焉。庶幾勿辭。予又曰。唐段大尉。忠心明於日月。義氣烈於風霜。韓文公居史館日。子柳子撰逸事狀。上史館。蓋柳子備得太尉遺事。尙恐太史逸墜。顧吾不文。豈擬柳子。然濃之役。厥功惟大。故粗叙而補逸矣。且吉廣遊吾門日久。況族弟韶陽

葩侍者。自童年分子席侍子側。以故父子兄弟之行。目染耳濡而已。韶陽不幸先父而逝。美次以父蔭執國政。吉廣幹父蠱知兵事。可尙矣。贊曰。古有雄志有雄才。而功成名遂者。十而一二亦無焉。漢李廣才氣天下無双。拜右北平太守。屢破匈奴。々々號飛將軍。諸校尉以下。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蜀諸葛武侯起自南陽。受先主顧託。欲立漢室正統。長星落而蜀婦髮矣。於戲觀二子出處。則千載之下。誰不揮淚。今廣次參佐英林。成開國功。英林之孫。繼々焉手握國鈞。廣次兒孫。亦相繼奉主。居州府職政事。不翅身樹功業。而德及孫謀。不亦偉哉。

布袋

這契此翁。天性掣風。主丈頭支閤浮界。布袋裏盛牽陀宮。雖然與麼。渾身一箇着無處。落魄魚行酒肆中。

達磨半身

西天東土。難寄一身。依舊當門無板齒。脚跟下事屬何人。

五祖鑊頭插松

一花五葉。鬱作黃梅。々々結子青松上。前度道人今再來。

六祖

米粒已白。傳衣無他。從是兒孫遍天下。莫言貧恨一身多。

福祿壽像

天上福祿壽。人間德壽齒。出太平時。爲祥爲瑞。是故昔年雪山不墮瞿曇眼裡。咄。

幻雲文集

△跋

書望雲集後

望雲思親。人之情也。郭君子章得之於心。寓之

於詩。又孝之至也。季玉偶得此集。贈令弟大用侍者。蓋思親不止。及友于也。吁雲乎雲乎。用汝作雨。則對床之約。屈指待焉。

書中臣祓後

吉田氏書祓字以真代禾蓋神道有神訣也

卜部兼俱公。究陰陽不測之祕。而不辱天兒屋根命累世嫡骨者也。對之則一談一笑。俾人遊物之初。蓋處今行古矣。頃講中臣祓之書。予剽聞其義。書爲口義。遂就公需正陰陶。公子細點檢。加一語於其末。而爲他日之證。因借手于他。寫以藏于家。且曰。吾不肖孫觀此口義。則吾家之祕。不學而傳焉。吁予學佛徒也。豈解神事哉。然佛云神云。禹稷顏爾。若謂異轍。請看此書。

書稜嚴口義後

延德辛亥春。眞乘華屋翁。爲予講首稜嚴。或逐日。或間日。始于二月旦。終于五月旦。總四十二回也。予剽聞其義。僅抄一二。他日呈翁。求正陰陶。翁乃朱之墨之。辨其訛補其漏。遂跋其末。以

爲證焉。蓋此書雖成于予手。而出于翁口。後之視者。勿謂予愚昧則幸也。明應丙辰臘月中浣。

跋蒲葉

蓋村巷師應蕭庵翁之求。以講蒲室疏。始于寬正癸未閏六月十四日。終于文正丙戌十一月初四日。歷歲者四。而其璧全矣。村師每講之。蕭翁隨而抄之。皆以倭字。細釋其義。不必整齊。世所謂聞書是也。翁晚年改倭爲漢。郁乎文哉。因名蒲芽。其義深矣。後以其所親書之倭抄。付小友頑雲公。々珍重爲寶。非當重其書。又重其筆跡也。而以予與公忘年。密許乙覽。予卒謄寫之。秘于篋底。然考故事者。訛則正焉。疎則補焉。且非私所增損。而據村師蒲芽也。予竊呼之爲蒲葉矣。異日蒲芽行也。則蒲葉雖不足取。庶幾倭字易讀而便于童蒙矣。予曾拙毫于蕭翁蒲席。而不能抄萬一焉。今攤此抄。頗泚顚爾。

書仁王經抄後

予侍真乘紙衣道人之席。所聞焉者則書之。他日觀之。烏焉不分。殆難下指。自一咲耳。頑雲寫之。銀鈎爛々。遂取予塗鴉者易之。古也捨靡取金。今也捨金取麻。恐人之爲愚。或曰。其愚不可及。

卒跋漸寫法華

夫破一微塵。出大經卷。振正法於末法者也。今良上人爲法善修冥福。於筆頭上現出底。正法乎末法乎。子細看來。只這黑蚬蟬也。若未曾則諦聽諦聽。哦。蓮花之君子者也。

題錦綉段口義後

錦綉段。廼默雲師爲童蒙所輯。而詩則自唐宋至元明僉繪人口者也。予童年趨雲師庭而學詩。于花于月。于暮雨于曉雪。安字也鍊句也。調格律也。參之頗似參禪。雖然唯相其皮。不得其髓。豈能對人可言詩哉。迨于弱冠之後。同志之友。需解此編。蓋以予剽聞雲師之義也。然義深而遠。

思高而明。味外之味。奇外之奇。未易蠡測焉。以故辭者屢矣。請而不止。謾解其萬一。爲一小冊。以投故紙堆中。一夕爲人奪去。不遑再治。頃就他人案上觀之。其謬甚多。而故事亦未引盡焉。東山光甫侍者暇日謄之。需係一辭。予愕然曰。公勤則勤矣。奈其就錯。儻知予志。宜覆醬瓿。公笑曰。庶幾書之。示後君子。々々觀之。知翁之志。予輒書付之。

題春和詩後

詩不易知。々々非工。々々而新。々々而奇。々々而雅健。雅健而穠麗精緻者。就詩尊宿。不可不參。猶若禪之在句外。以故僧之工詩。比々有焉。宋之參寥乃其一也。儒者知識。以人家翠微一聯。爲參寥師號。寔叢林嘉話也。玉府春和袖一鉅編示予。且需評點。讀之篇々句々冰清玉潤。至于與寄高遠。予豈可知焉哉。然懇請不止。批之點之。凡若干首。憶公遠承于翠微廿五長老。異日有儒

之知識。爲公必贈十四字之號。未知此詩囊有彼翠微句法也否。

書細河仁榮居士賜宇野久重書後

宇野源久重。丹州人也。膂力絕人。勇氣蓋世。壯年從日下氏朝倉英林。食業于越前州。百戰百勝。無出其右者。總管府細河仁榮居士賜書賞之。榮也。久重有孫曰景重。不墜家聲。可尙矣。兄仁榮所賜之書。不勝感戴。表爲軸子。秘藏于家。且需予序其後。蓋予知久重者也。以故不辭而書焉。久重晚就紫野門下老宿。圓其顛方其袍。法諱曰宗徹。菴扁曰禪心。功成名遂身退云者。其是謂之乎。

書五教章之末

吾有華藏重々法門。細雨密霧。撥之難開。未曾有快觀天者。可慨焉耳。此五教章。惠林竹香和尚早遊教爨之日。句焉點焉。改其字焉。標其事焉。固學者至寶也。不二自悅翁袖之過予。付兒

子印。今十一歲。遊戲書圖。認香認影。至於雜華之春。濛在霧雨之中。然翁之所規。欲玉其成。提誘之志。爲不淺焉。異日感之。孜孜不倦。則華藏海上用爾作舟。於是以吾濟北一唱。排入彼五教得也否。嗚乎勉哉。

題朝倉英林居士與印牧廣次書後

有勇者未必有力。々々者未必有勇。々而有力。克成其功。々々雖成。其主不賞。則才不旌焉。名不稱焉。越州朝倉氏英林雄公居士有一忠臣。曰印牧新右衛門尉廣次。膂力絕人。勇功蓋國。戰則必斃其酋。攻則必拔其城。幕下之士無出其右者。文明乙未二月十四日。於州之大山合戰。勇之鼓也。級之斬也。功大而國定矣。居士賜之書賞之功。且書中有羨之憑之辭。居士所自筆也。讀此書。則仁之藹々如春雨養花。義之凜々似秋霜染葉。觀之者誰不敢感激哉。今也臣之策功。如廣次者未曾有焉。主之賞功。如居士者亦爲鮮

焉。是歲七月廿六日。乃英林三十三年諱辰也。曾孫今太守二郎君。招予陞座說法。群臣侍齋筵。獻影前一香。於是廣次懷舊。有勲遺之感。衆亦指點云。當時遺老唯廣次等兩三輩而已。云。自註林坊山崎長門也。廣次年過七十。壯氣未撓。據鞍矍鑠。健於馬文淵。若復有于國。則郎君必用廣次。々々亦樹功。不減居士在日也。吁。

印牧廣次。不翅有武。且信吾法者也。居越州府。以司國務。僉曰廉也。諸子巖然門闌勃興。又曰有充閭慶也。予知其父子者久矣。一日寄英林公所賜之書。求叙其顛末。予輒書以還之云。

書華嚴五教章私記後

山之高也日先照焉。餘光所留五教章耶。真乘華屋翁早年遊南京講肆。傾聽此章。頗抄其義。予就華屋之徒。借之謄寫。蓋爲俾晚生知先哲有志于茲也。今叢社落莫。日薄西山。吁操于魯戈者

何人哉。

題長諗居士牌 走筆

大井景泰居士。曾入山野室。以戴衣孟。法諱云長諗。齋扁云悅雲。永正十一年六月七日戌刻。俄然逝矣。明年春。嗣子寄牌求書數字。於是字之以庭柏。且告其靈曰。破硯盛無邊香水海。禿筆東百億須彌廬。看々。牌中數箇字。清風何處無。到這裏喚作趙州諗古佛乎。喚作大井諗居士乎。咳。祖庭掃盡單傳葉。依舊葱々柏一株。

跋命期經軌限盈縮圖後

此篇甲戌九月作之

禪至無參。爲之妙也。然不可不參焉。易至不傳。爲之極也。然不可不傳焉。易之難傳。々而難記。其唯算數乎。關東一栢震上人。治易而入禪矣。頃年西遊。寓居洛下。洛人云。古則易東矣。今則易西矣。於是學生從之。其足憶々。治易之妙。專在算數。萬物閏月。六日七分。絳老亥字。玄英命期。得於心應於手。歷々觀掌中果。學生咸謂。不

圖千載之下。復見一行麻衣道人。予曰。一行麻衣之易。精則精矣。出于程朱之先。未窺程朱之奧。豈無遺憾哉。上人本于王韓馬鄭。擴以邵張程朱。々子啓蒙。霧散日出。快哉。甲辰之秋。製命期經軌數盈縮圖示予。需跋之後。披之則不勞乘除。以推盈縮。俾人自然知命之所期軌之所限。可尙矣。昔晁以道問雪堂蘇公曰。先生易傳。當傳萬世。公曰。尙恨其不知數學耳。蘇公究三教之書。有七世之文。尙能自攻其短。況餘子乎。今日若令蘇公復生見此圖。必附掌耶。上人平生謂學生曰。命期之經。自古而傳。然不可屢用焉。世溺于此學。自定後事。指某年尅某月某日。取嘲于一時。往々有焉。恐學易之未臻其極乎。予聞其說。益信上人學之至也。上人參吾幻住門下之禪。具一隻眼。豈曹洞氏就黑白圖上。考重離六爻變之徒也哉。易乃承于前泉龍夢庵。々々爲明鑑祖嫡孫。而無齒大蟲也。

書蒲室疏後

世講蒲疏者。任前輩而亦爲少焉。龍山香梅屋。屢求講之。予固辭曰。予才之短。學之淺。識之不明。何以塞其責哉。梅請而不止。且曰。師平居有云。吾聞諸蕭庵。蕭聞諸村庵。村聞續翠之說。唯四篇。嘗一嚮識舛味。村之謂乎。然則師之所講。諸老義也。將何辭耶。予輒應其命。講其義。始于甲戌五月廿八日。終于丙子二月廿四日。凡三十五回也。學徒前後。或有所聞。或有所不聞。而全者。梅屋之外唯河清爾。哉子執筆侍側。予童亦粗剽聞。可笑。

書聚分韻略末

雪窓十公有志于學。水之濫觸乎。或源或委。疏鑿不止。鼓舞海藏波瀾也否。吁。

書慈恩二字後

恩之難報。惟四而已。深而更深者。萱闈恩也。越州正壇常照院主壽公座元祖母妙厚管氏。乃前

對州節堂居士慈母也。永正九年壬申三月廿八日逝矣。壽公惟孝不減丁蘭。晨梵夕誦。資益冥福。不可言焉。頃介予人。告山野曰。吾將結一菴兒。榜以妙厚。蓋酬罔極也。且拜屈和尚。爲之開基可乎。山野曰。以菴托山野。其志可尙焉。然山野梵編翳眼。公案忘口。唯一箇啞羊僧。何以應公之求哉。使者懇請。伸公之志。之切不可違。枉循其請。菴畢工可卜日。又曰。妙厚本字廣室。今欲更之。願賜二字。不克固辭。遂書慈恩二字付之。爲之字。表公之志。唐貞觀中。高宗在春宮。爲文德皇后。建一寺號慈恩。々々天下名寺。杜拾遺登塔而賦詩。鄭廣文寓院而學書。何況古今義然所蟠屈。不可勝計。公爲山林之士。豈能慕蘭唐帝。雖然孝之所感。不二其心。他日此菴旣成。迎接四方雲水。則人咸謂慈恩不在曲江而在越正壇。祝々。

跋哉子與諸友聯句後

畿子招諸友。比辭聯句。諸友虛左以屈老夫。蓋需改正也。吁吾耄矣。將何言哉。然請者數。況志可嘉焉。老夫不克緘口。頗詠數句。河清聞之而來。豈爲無老伴哉。戩及終其章。舉以坡翁夜坐與邁聯句之事。老夫云。子其邁乎。老夫不才。豈比坡翁。異日若能遊河清諸友之間。旭鍛曠鍊。益加策勵。則吾所願者。出于小坡之上。今慕邁者。所不取也。勉哉。

跋瓶花譜後

二儀無形。冥然難判。四時無跡。惛然難辨。稟其氣也。或紅或白焉。應其律也。或榮或悴焉者。唯有花矣。故由花而測二儀知四時。花之有補于世如之。誰能不愛焉。宜乎莊生之蝶遽々飛曉露叢。逋仙之鶴翩々舞殘雪坡。加之邵雍車轟于洛澗。孟郊馬走于長安。劉郎中感玄都千樹之霞。杜書記醉珠簾十里之春。此皆出遊賞花者也。不杖于手。不鞋于足。高堂華屋之上。坐愛天下花。

未曾聞有焉。近世吾邦有好事者。玩瓶花誇其藝。蓋所插之花。法有新舊。藝有巧拙。老松屈竹于中央。仙花靈草于左右。隨宜則上下高低。出奇則前後橫斜。疎々密々。摠不一樣。朽而無能。枯而無葉者。亦名之爲花。々々之名被群植。以其所尚也。繡谷文阿傳之藝。而爲之長。得於心應於手。上都貴遊座上無之花。則頗爲遺憾。吁今則亡。見花感舊而已。月谷老人傳綉谷藝。得綉谷妙。且恐歲久其法不傳。竊撰花譜一卷。以付門人。簡而有要。疎而不漏。猶如牡丹有歐陽。芍藥有劉放有王觀。菊與梅有范石湖矣。一日拜今之僧祿鹿苑宗山師翁。需序其首。鹿苑輒筆賜之。實華袞也。因介其游。俾予跋其後。予曰。鹿苑已舉落花芳草之話。具序顛末。令人知所以瓶花行于世。我豈枝詞蔓說哉。請而不止。予笑曰。吾屋裡有一華。傳自少林氏。至于新臺祖。新臺四傳。以至今日。春而不盛。秋而不衰。郁々乎出

于衆香之上。凜々乎秀于祁寒之後。根底輪囷。枝葉脫落。儻有破顏輩。則信手拈出。吾豈秘于帳中哉。舉世滔々。認影認香。不克識花面目矣。老人與予同諱。頗似有好奇。春雨初晴之晨耶。涼月漸昇之夕耶。來入吾室。品論花譜。則指盡法界作一銅瓶。爲彼漏泄吾本地風光。吾無隱乎爾云者。何唯桂香而已哉。古云。經似山林中花。史是園圖中花。古文高者似欄檻中花。次者似盆盎中花。下者似瓶中花。無根。雖然至平吐芳文苑。吾不得而知。吾所愛之春。唯在無根樹。無根樹之花。不逐乎四時凋。由是觀之。不傳之妙。在一卷外。學者思之。

跋小島彭翁信士記夢後 走筆

小島彭翁壽椿信士。戴吾老漢華藏祖灯禪師衣孟。求安心法。忙裏得閑者也。一夕夢得此一語并和歌一篇。蓋表其所得乎。若論其意。唯在平日工夫而已。人之處一世。貧富壽夭忽焉不定。

如海波起。似朝露凝。々而散焉。起而滅焉。波元無跡。露元無根。從那裏起。從那裏凝。試而露未凝。波未起以前看。周耶蝶耶。寤寐莫二。抄。

書決勝後代太平藤氏國雄

吾聞之。兵術可秘而傳也。傳而不秘。則彼也知焉。此也知焉。秘而不傳。則彼無知焉。此無知焉。十戰十勝。百戰百勝。傳者所秘可知焉耳。昔黃帝用風后術。以破蚩尤。周文王自太公傳之。傳至武王定天下。漢高帝因張良傳黃石公書。亡逆秦擊暴羽。而保炎運者四百年。其功全歸此術矣。後來吾日本大江黃門維時。踰滄溟至中華。就龍取公得太公張良秘訣。是即吾朝兵術之所祖承也。維時六代孫匡房。以此術授賴義々家。世所謂源家兵術正統也。初賴義未傳兵術之先。奉勅討貞任宗任。謂之前九年。既傳兵術之後。討武衡家衡。謂之後三年。々之延促。在兵術學與不學也。匡房二代之孫光祿大夫廣元。謹授源

賴朝。々々得之。夷平氏一門。廣元五代孫備州太守師匡。奉授等持院殿尊氏將軍。々々得之。握百萬兵權。振九重皇威。撫育衆庶。鎮壓四夷。然後佩征夷將軍印者。無不嗽大江一流。於是源家江家合成一流。誰能極其源委。師匡貽厥右京兆真忠。持此兵術。竊授吾先人國豐。其書皆用吾邦假名。俾人易讀焉。其精而要者。消日吉凶也。國豐從曆家。而學真忠所未學焉。國雄苟承乏。管窺斯道。人咸謂弩末不穿魯縞。雖然若有好事者。則強而授之。所授者要中要也。因撰十二三號爲決勝。蓋非示人。而掛吾肘後也。件々用捨口耳授。受決非傍觀之所可知焉。夫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者。子房克知兵也。知兵而不勝者未曾有焉。古云。兵凶器也。不得止而用。又止戈曰武。以武取天下則易。以文治天下則難。爲易者多。爲難者少。由是觀之。決勝之術。唯在運籌。假令有人能運籌。或復不知此術。則不能用兵。

然則吾此一卷。必爲詩菲乎。

書德大相國詩後

詩有寒乞相。有富貴氣象。蓋山林臺閣其志不齊也。德大相國自號散樗子。壯年有意斯文。無綺紵習。談士僉曰。有前輩風流。晚暮掛冠之後。廢翰墨者久矣。然遇花遇柳。騷思萌懷。今春僅過三十日。而得三十篇。其所倫次。自東韵至嚴韵。書以示予。見求評點。言詩者寒乞也。相國言詩者。自然有富貴佳致也。貴賤之跡。既隔霄泥。何以窺其妙處哉。雖然台命難違。謾加點汚者十三篇。恐有三家村裡說中書堂之譏。賜恕爲幸。

書雲陽墨蹟後

雲陽以書鳴吾日本。不唯吾日東。曾遊大唐。有名于士大夫之間。可尚矣。印子適得真蹟示予。筆勢之妙。不言而可知焉。人皆以隻字爲至寶。何況唐詩十一篇。珍重々々。

續錦繡段跋

戲趨而過庭。予曰。參詩乎。對曰。未能多見詩。何敢參格外意。予曰。長篇古風。吾邦賦者鮮矣。往々所吟玩。唯七言絕句而已。故近世默雲師。拔萃於新選新編二集。名曰錦綉段。俾二三子誦之。爾何不見。曰。此則予所目擊。尙嫌其少。願師重沉鐵網。收拾滄海遺珠。於是予不顧忘醜之誚。爲之錄三百篇。以名續錦綉段。且謂戲曰。吾雖不具詩家正法眼。暗中摸索以付與爾。若能參得活句。則兩三篇也足。何必擾々焉哉。然古人評詩以用三多。曰見多。做多。商量多。爾見者多而做。々者多而商量。々々亦多。則是吾秘密藏也。異日容易勿啓玄鑰。

跋石友齋詩并記

大永三年秋之孟。大心院宰桂堂老師過予陋室。茶話之次。自袖間出片楮云。此則翁曾在越口。爲某人所作石友齋詩并記之稿本也。吾性愛石。

不減某人。此詩此記。頗適吾意。庶幾爲吾再書。吾置諸座右。與石併觀。不亦樂乎。予翼然曰。予所作詩文。考其歲月。則既經十七年。以故不記一語。師何自得之。若復再三則讀。然師之所求不可辭焉。昔東坡氏爲佛印禪師作怪石供。又爲參寥子作後怪石供。皆獻小石爲法供也。予今無石之可供。唯以筆供養。充後怪石供而已。一笑。

跋戲子夜坐聯句

戲子偶侍予坐側。時暮雪忽晴。寒月如洗。予開窓高吟曰。天地若無雪。詩人胸不清。命戲對之。戲答曰。古今雖有月。俗客眼何明。予又曰。梅骨瘦於鶴。戲曰。柳腰屈爲鶯。予既困就睡。數日之後。戲足成百句。且需評點。予笑曰。坡翁夜坐與邁聯句。僅十六句而已。爾若勤而不止。則人咸以予不爲虛譽。中道而廢。予亦取笑。汗顏々々。所吟於是批者四十七句。圈者二十三句。其中予者三句也。烏乎劉後村撰千家詩。蔡蒙齋撰聯珠

詩格。各自點其詩。予薄識淺材。不敢効顰。蓋點
戮句。則其波及矣。思之。

跋建長賜谷和尚詩卷後

詩有向上工夫。若能參得透。則別無禪髓矣。湘
西垂鬚佛。爲天下英物。商確古今。記所見聞。曰
冷齋夜話。僧之有詩評。始于茲乎。今也碧湘之
東。僧有能詩之聲。福山賜谷翁是也。其徒明甫
啓首座遠來洛下。袖其詩卷。求着一語。披而讀
之。平淡有味。工夫既熟。不圖湘西之佛。復出
於湘東。想是有夜話續于冷齋。異日寄來見示爲
幸。蓋谷翁之化行于東道。且以伊勢氏綱公推其
轂也。未聞垂鬚佛有此事。吁。

書松岡老人詩後

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
世。蓋太史著書亦窮愁爾。夫著書者非有窮愁。
窮愁而後能著書也。萬年松岡老人。以事藏跡城
南教寺。逾月之間。作小詩三十篇。示予以需評

點。予拔其萃。點而汚者十五首。讀之俾人感喟。
客居淒涼可想見焉。烏乎公亦虞卿太史徒耶。然
一是一非。大清之雲置而不論。春已半而花漸開
矣。諸公相勸必飯輦寺。祝々。

書小補老師岫雲齋三大字後

雲之偶爾出岫也。元是無心。然則隨風皈山。亦
是無心耶。陶徵士處晉宋際。不屈其義。或出或
處。共是無心。雲即徵士。々々即雲而已。播之
村上霜臺源氏某甲。厥先丕承村上天皇。食業是
州。幾乎三百年。蓋業自相府所賜也。然而屬州
之太守赤松子幕下。小補師曾以岫雲名其齋。吁
師以公爲無心耶。不爲耶。吾唯願出而旋霖雨。

書戢子唐賢三昧詩後

予少壯時。應童蒙求。講唐賢詩。纂諸老抄。記諸
老所談之義。書于本之上。紛拏而不倫次。雖掄
可否。尚未詳焉。戢子寫之。分先後辨異同矣。予
見桃源翁之抄。唯止實接。不及虛接。蓋以人之

無所令借而見也。戲今得之以補其闕。又據大明一統志。考其地理。蓋一統志近年傳來于吾朝。以故予曾不檢焉。戲之所書。尙恐多謬。後之君子頗改正焉。則杜元凱爲左氏忠臣也。

跋兒子印獨吟聯句後

大永甲申臘尾二十六日。印子詣城北鞍馬寺山。至明年正月四日而出山。凡淹留者中間一七日。柏子于晨。蘭膏于夕。手其經口其咒。孜孜不怠。蓋禱天王護法之助也。僅有餘暇。則捲簾對山。欹枕聽雪。獨吟聯句。至五十韻。出山之後。逾月榮遷藏局。結制秉塵。固默禱應也。頃拜床下。出其句以求點竄。余既點汚者六十句。其內圈者十二句。只恐人道必解今日嘲耶。勉哉。

書新刊醫書大全後

吾邦以儒釋書鏤板者。往々有焉。未曾及醫方。惠民之澤。人皆爲鮮。近世醫書大全自大明來。固醫家至寶也。所憾其本稍少。欲見而未見者多

矣。泉南阿佐井野宗瑞捨財刊行。彼明本有三寫之謬。今就諸家考本方以正斤兩。雖一毫髮私不增損。蓋宗瑞之志。非微也爲利而在救濟天下人。偉哉。陰德之報。永及兒孫矣。

書蘭室號後

鏡英大師。其號曰蘭室。々々者其所欽之師書以命焉。大師歿後。其徒就予問所以命之義。予曰。蘭有國香。夫人之德也。何況與善人居。則如入芝蘭之室。擇而處仁。其在茲乎。予雖不見其人。見其所號。知其人也。見菊花而爲見淵明。先賢嘉話也。予於蘭亦云爾。異日蘭子蘭孫秀而生謝偕者。厥美可徵矣。

書大廈上人詩後

滄浪云。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伊之棟公上人字大廈。有志於詩。寫數十篇示予。且需點竄。予愛其所志。塗抹得十八篇。上人從今而後。更尋詩家尊宿。于花于月。朝參晚參。

參而不能。會所爲主。自門登堂。則不待予評。而自然到妙處矣。勉旃。

跋松月々江和尚廣化拾遺語錄

此爛葛藤。乃松月普鑑禪師廣化一會也。蓋廣化爲本錄六會之外矣。間人錄其語。而將板行。禪師所改正多。且未鏤梓。予得草稿。十襲爲珍。然數年多病。因循送日。屬吾道友護國常庵翁而點檢焉。法語讚辭前之後之。於是一枚普鑑。相輝群玉。可謂滄海遺珠。昔吾朝栗棘白雲師。在大元布施刊行希叟錄。簡翁題其末。叢社嘉話也。所愧吾囊無餘蓄。不克効其顰。

跋語錄後

惠日天菴老人。去年冬節。居仰嶠位。說夢於都史宮。其夢尙未醒。寫取山野三處住院寢語。載于歸舟。々若過博多浦。則十里松風吹得醒焉邪。咄。

幻雲北征文集

跋

題般若經後猷越之太守

千妖掃迹。七福在身。玉華宮中曾披六百卷全函。一會儼然古佛今佛。紫蓬島外何隔三萬里弱水。長生超越天仙地仙。

記夢

永正二年三月。予感病伏枕於越之善弘寺。諸友相扶。藥餌有効。四月七日夜參半。夢得句云。十萬戶非願。神交獨所求。三千年亦夢。仙術我焉庚。俄然屋上之松。瑟瑟有風。夢既醒矣。予告諸友曰。夢之所感。似有神助。他日必足成至于五十韻。然後忽々不能終其篇。十五年六月。予遊越寺。偶見舊稿。有感于懷。蓋顧吾蒼顏白髮。又非故我。往事亦夢。今日亦夢。明日亦夢。何時得醒也哉。周耶蝶耶。更無奇夢之可記。吁。

題安居正翁居士一字參拜法華後

法華雖該本迹。吾佛素懷唯亦在本焉耳。安居藤氏淳景居士。號曰正翁。平日處俗而真也。公務之暇。渴仰佛乘。專信法華。或讀誦焉。或書寫焉。可謂殖本。丙寅正月。予以有素願。寓安居河上寺金剛院。拜大醫王。修香火因者一七日也。院宰賢通袖一卷經。示予曰。此則吾族譜會祖正翁。每一字下參拜所書之法華也。頃不肖孫爲綠林見奪去焉。去歲之冬。僅得此一卷。庶幾公叙其末。以俾吾徒知吾會祖之有功於吾最上乘。予問其卷。曰。第六本門壽量也。予曰。予七軸之蓮。一以貫之。佛之素懷。不在茲哉。矧乎物以類聚。則其餘六軸。珠還故櫝必矣。且問賢通曰。古釋法華者。多出于顯宗。通今密爲宗。不涉顯密。如何說得。通未及答。予喚賢通。々諾。予曰。密在汝邊。脫或未會。則請持此蓮。以爲甘棠也矣。

書上田則種居士六韜後

上田則種居士。參洞下禪。々餘好武。就予求講

六韜。予笑曰。吾一个懶禪。元非禪將。豈知兵哉。然欲知濟北金剛王。向吾一喝下露鋒鎗。遂不獲止。粗講其義。

書破月兩字後

前席永平寬仲和尚命其徒。就山野立其號。以表其德。山野輒書破月兩字。奉呈法座下。且因告其徒曰。無孔鐵鎚。當而拋向。月已破矣。光在甚處。夜深雨絕之後。且待和尚向黑漫々地商量。勿謂從來修月乎。合在廣寒宮。

跋半雲齋二大字後 走筆

一聚一散。其蹤不替。天地之間。唯雲而已。於是閑道人所住。雲以從焉。故曰。老僧半間雲半間。予討遍千岩萬壑之日。能之宗仲過予旅邸。需扁其齋。予輒命以半雲。仲愀然曰。吾親號雲菴。白雲孤飛。吾豈無感焉哉。蓋半間之雲。吾舊青氈也。予爲之歌曰。一間茆屋。伴雲而眠。全賓全主。父子不傳。又云。仲長于八雲之學。且以蓮歌

爲專。八雲々乎。半雲々乎。五色之瑞。其下有寶。

賢註愚答後序

予欲飯洛之夕
託美八郎求之

走筆

吾朝有和歌。權輿于神代。々々之歌。凡數首也。至今用其躰者。唯八雲三十一字也乎。三十一字猶如詩家有絕句矣。和歌之撰。世々有焉。皆以人丸赤人爲最。然而斯道傳于家者。倭成定家爲家也。爲家之後。分成兩派。或源或委。難得極焉。頓阿雖非爲彼の孫。傳其道焉。探其蹟焉。(蹟歌)頓阿之後。繩々不絕。所謂和歌開闔常光院是也。貞治二年之春。二條藤相國就頓阿設疑問。頓阿隨其問注其下。相國名之爲愚問賢注。此則和歌秘密藏也。越之藤氏景元。僅過弱冠。志乎斯文。學于先常光院。承于今常光院。夫秘密藏裏。併案詩歌。舉六經百氏之語。所評者夥矣。景元過予旅館。要聞未聞。予不解和歌。又何言哉。然夏涉儒釋。則粗解之義。以啓之蒙。景元俾人錄之。

又求名之。予感志之所之。不克固辭。命曰賢注愚答。予今客行。忽々不遑檢書。他日有識。見恕爲幸。予有一說云。詩家秘密藏。如水中着鹽。飲水乃知鹽味也。未知和歌之道。何以爲秘密哉。君欲開關鑰。問諸常光院。

書融峰老師聯句後

吾徒不立語句。而倒用無文印。然祖佛密旨。不假文字。則何以漏泄哉。實應融峰老師。定餘與二三子吟詠者二百句。示愚以求評點。且獨吟者三百句。其語奇而老成。如風吹水。而自然成文。決非今時所玩矣。老師之師。雲龍惟正和尚。筌蹄禪教律。輶轄風騷選。叢林惟爲博學。以故千句萬里。(音應)衝口而成。老師克傳其家法。愚豈可指其疵瑕哉。且題一語。以完璧而返焉。

跋觀堂良材集

我心淨則何處不淨。淨云穢云。土唯一也。夫淨土一教行于西軋。龍樹天親之所論述也。爾來鴈

門公招十緇八素。修白蓮社。豈非東震所濫觴哉。鴈門後曇鸞。々初從弘景學仙訣。遂焚仙經修淨土。擇善從之。其志可觀。傳至少康。爲第五祖。其宗大行。溢吾日東。々々諸師見于元亨僧史。不及子細考焉。市原良觀。舊洛人。而中年家于越。其所業者。鎔金銀銅以造群器。心匠之巧。舉世所無。且家業之外。修淨土門。尋其師正其宗。錄其所聞。名觀堂良材集。蓋掄宗材之良者。以補觀堂之漏也。予遊越溪日。過予門求予操月斧。予輒操斧向之云。吾幻住祖慕永明圓照之風。旁修淨土。作淨土詩者凡百首。與梅花百詠。同行于世。由是視之。予於淨土有小因緣。鸞師云。生即無生。々々即生。念而無念。生而無生云々。無生無念。佛在甚處。良觀笑云。南無彌陀。予云。美哉輪。美哉奐。觀堂修畢。

△書簡

復祖溪老人書

僕去歲夏。以事適越。競秀者。爭流者。無山不鞋焉。無水不舟焉。雲寺耶溪。其境佳則佳矣。奈吾無同志何焉。一日有洛客。袖翁之自阿所賜手書而來。予欣然開窓讀之。則安居渡頭。可休亭上。嵐色波光。一々見記。蓋以翁之舊遊地也。翁之書中。吾之眼底。某山某水。如合左券。孰真孰假。不可得而測焉。何況千里同風。與翁把手共行。吾何患客居無友也哉。仲秋抄。辭越飯洛。于時官軍東征。萬騎出都。以討不庭。克俾皇道復舊者。必在此日乎。然昇東江。予與翁共忘形也。今避兵亂。東漂西泊。不知何山藏其跡息其影。友社荒寒不勝慨焉。今春二月十三日。乃東山相公預修法會也。默雲師謹應鈞旨。陞座說法。々筵化儀。人天改觀。翁曾有云。叢林凋落。雖迫秋晚。說法度人。吾道中興。唯在師也。其言今可徵焉。師亦每逢人曰。翁在荒陬者。非翁不幸。而吾

山不幸也。速回象駕以慰霓望。則默雲蕭庵二甘露之外。又添一甘露。幸々。誠恐惶再拜頓首。

答大寧順和尚書

僕未拜道容。遙聞其名。渴望法需者日久矣。盖以和尚壯年親炙吾華藏師也。頃得寶墨。如侍側親聞慈誨。聊解曩憾。何幸加焉。和尚所求竹居先師塔銘。乃就大昌天隱翁。煩大手筆。文旣成矣。竹居亦於那伽定中。必點頭乎。昔洋嶼罵天謁張相公。請銘湛堂塔。實叢社嘉話也。不意祇林衰晚。又回洋嶼古風。珍重々々。恩藏主携銘文而飯。只恐路人指爲金玉滿囊。慎之。自愛。不宣。

復祖溪老人書

會面幾日。南雁又歸。馳嚮不止。徒見五橋々下水而已。去冬所賜之華緘。手之不釋。離懷爲憫。玄沙三張之白。達則達矣。豈如寫此眷々也哉。可喜。頃聞洛社諸老招翁。以眞如鈞帖。然則飯

期在近。屈指以待。阿兄登亦余心也。以故不裁別簡。察之。

海棠鶯宿梅寄惟川侍者書

孟夏在近。群卉掃地。唯春貴妃約花中巢許耳。然紅衰白悴。似人之不遇時。吁。遺騷經之恨耶。遺詩史之恨耶。不可得而知焉。乃攀兩花奉投閣下。閣下幸供吟翫。花之所榮也。騷云々々。楚人云乎哉。詩云々々。唐人云乎哉。黃昏月下。若有金衣投宿則妃子。莫道不着他人鼾睡。一咲一吟。

答春莊藏主書

菊節後一日手書。冬節前三日拆封。不知九日臺邊賞十一月黃菊否。去秋之杪。桂林老人賜清涼印。禮葉樂花。秋而又春。方是時。俾諸公居夷者。吾山不幸也。雪老水枯。日何日哉。川勤信文聯鑪入洛。則合二陸二蘇。爲一家兄弟。不多讓焉。圖之。餘無可言者。不宣。

與補陀堂上祖溪禪師書

銀鹿不通。金鴉幾過。雨之晴晨。月之明夜。未曾不延領西望。々而不止。屢就有自藏主。審翁良震。則彼語僕曰。近得翁書。告以歸期。然則會面不在久乎。於是不勝拊躍。屈指以待。然而其言遂成烏有。蓋慈雲老人借翁以重其州。猶如蘇人留瑞光耶。小補蕉雨乃四海僧望也。比年相繼戢化。叢林凋落。是可忍哉。獨吾山巍然高於他山者。以默雲蕭庵二老之存也。嗚呼。日何日哉。庭松指東。法旆自西。周旋二老之間。則吾徒以手加額。且曰。不意生衰也。復覩東山三佛。思之。僕自去秋伏枕。塵于潁泓久矣。以故語無倫次。恐瀆尊覽。恕之爲幸。春雨打花。爲法自喜。

與聽鷗書

薰子臨發。雪嶺東暉寄公之書來。蓋督歸也。雪老叢社耆英。暉丈少年翹楚。平日公之所欽。而今有此贈。想披華緘于千里之外。如對其面聽其

話。離曠之懷。庶幾少寬乎。歸期勿爽。如皎日耳。餘付薰子口云。

與雪嶺老人書

今月二十日返章。歷三日而後拆封。山中近事。懇々見示。讀之則不覺身在異鄉。感荷々々。河洛間兩軍交鋒。一勝一敗。兵之常也。非吾徒所測焉。可大息者。默雲松社二老。避兵奔于東西。嗚呼。二老天下大老也。吾山不可一日無二老。叢社下衰。是可忍哉。足下獨臨危不去。丈夫意氣可觀。予謂黃梅七百之衆一麟足矣。此邦土風。足下所知。黃花白酒。雖可賞焉。無識字農。綠水青山。雖可愛焉。無吟詩僧。唯助予寂者。漁歌樵唱而已。某土某丘。足下份里。而磐若乃先人所爰也。償遊于書。則白沙翠竹。來往風流。非足下榮而予榮也。所期在茲。何不思之。誠恐頓首

復雪嶺老人書

古云。百書不似一看面。蓋詩人一時之言而未爲

確論也。都門一別之後。足下屢賜手札。披而讀之。欣慰多々。平居褻積于胸者。如湯沃雪。豈不快哉。書中責予以甘菟裘。寔朋友切磋之至也。然予心未必在閑退。惟性惟懶。憚跋之艱。故因循至今而已。廓然老人。金昆玉季。未回其駕。且留虎岩廷秀二丈置于邊地何哉。近日從洛來者。僉曰。東山無花。可惜焉哉。若有朔鴈。傳予一語。以督飯期則可也。圖之。頓首。

答春莊座元書

孟冬廿六日所寄手書并佳篇。仲冬十四日初落案上。吁丹之距洛。尋常兩日程也。今尺素往來。歷十餘日何哉。河南之戰。未決雌雄。烏合之徒。伺其便而梗于路。以故所令然也。丹乃公故鄉。而予他鄉也。而公居洛。予入丹。行止之違。何其甚哉。雖然予先廬在此。則他鄉亦爲故鄉。雪嶺與公添予講同鄉之好乎。又承默雲老師應僧錄司之命。頃回象軾。想山容爲之咲。鳥聲爲之春。

所恨冬節闕揮塵之任。叢社墜典。不能無感。華屋翁既歸南禪。爲可喜焉。松社師尚滯東湖。爲可惜焉。就中可慨者。靈源家藏之書。悉飯眩篋之手。蕭庵老人在那伽定顰眉可知焉。予性懶而計拙。因人成事。飯洛遲々。勿訝々々。恐々不宣。

答常菴藏主書

予出都門之日。忽々不能面別。頗以爲憾。今得尺素。如挹風彩。所謂千里面目者乎。竊聞家藏之書入綠林之手。是否。暴秦之後。又有一秦。是可忍哉。然胸次所藏。深於孔壁。不必爲公慨焉。河清居大原。未回其駕。想踐麟甫舊約乎。予客異方。去河者甚遠。而寄聲亦少矣。公尚在洛而近大原。回棹于雪乎。推門于月乎。一往一來。寔爲可羨。一咲々々。歲云暮矣。吾不可往。斗柄東而冰雪稍消。則必鞭飯驕。與公聯轡。見洛下花而已。思之。誠恐頓首。

答雪嶺老人書

兩通之書。一時落手。不圖白屋又得双南。珍重珍重。予留滯于松風澗水之間。非師魯二生之蹟。唯以疎嬾不能治行裝而已。漢官威儀再復舊。則予亦陪諸生學繡藉乎。自般若所呈一封。今奉獻之。松子以事赴波多野氏之軍。飯則過予。必達公書。松子有云。魯公之帖。吾手熟矣。然僻邑經亂。民皆逃亡。以故遲々。實非怠慢。輒載入洛者。若非臘尾。必在年頭。渠豈食言。公且待之。恐々頓首。來書有松風澗水并魯二生之語

上青松和尚書

久不拜道容。馳響惟深。前年飯自越後。兵戈屢起。不遑寧處。賢察萬幸。頃聞。駐法旆于山上之寺。是否。山寺去洛。僅兩日程。矧乎西來先廬無人。胡不飯哉。吾徒延頸東望。遙揖末輝而已。先是予明膺鈞選。寔非分宜。宜竹翁製江湖疏。師儻住芳衡。予衰榮也。以故闕之奉遲久矣。件々

不縷。誠恐頓首。

答春莊書

來書縷々。翻閱數四。玉楮十帖拜受。芳意之厚。不可言焉。予以諸老之命難違。猥居丈室。汗顏汗顏。吾古先祖膺千光大士懸記者。如翁之所說。故翌日祖塔香語。粗舉此事。然予薄福住山。豈足稱厥孫哉。似聞播之太守嚮翁道化。以故叢規革弊。輪奐復舊。可尙哉。芳春去冬分座說法。今春榮領壽勝真如兩帖。傳翁一語。則彼亦爲慰焉。春和携董公入洛。結制問禪。人皆側難陀耳。卞櫃多玉。豈不翁之餘潤哉。所期法旆東歸。與予交卽。只恐人笑乘在先住持。事繁。餘付來雁。不宜。

復雪嶺和尚書

尊染來復。伏審道候。珍重々々。如示諭。後板驢雪結制說法。人咸稱善。予所欣并可知而已。數日之先。旣輟飯驂。和尚一語。必以好便傳之。次

承檀門嚮化。如水歸壑。今丁象季護法之任。孔艱誰不歆艷。可慶矣。雖然松壑杳無音耗。想是不克上京。一衆延頸北望。以待和尚之回法旆。勿倦利濟。則宗門幸也。圖之。虎岩泊如守寂。頗有古宿風規。蓋平日慈誨之所致耶。永昌翁潤市丈相率入洛。日又何日。庶達此意。誠恐頓首。

與駿州靈泉常庵和尚書

法旆東遊之時。愚伏枕不克面別。遺憾不可言焉。二三子爲慰且曰。和尚有約。秋之仲必當西歸。愚聞之。忻々僂指待之。既迨早梅之發。未聞厥信。寸懷黯然。吁道化之行於大邦。吾所慶也。雖然吾山陵替。院々掩門。長廊終日。逢僧稍少。矧護國先廬。塔塵堦如。誰不太息。其過恐及和尚耶。圖之。國家安危。付諸子書。枉擲毛穎。誠恐頓顙。又白。長樂寺有材和尚。雪岩派而修同門好。先是寫韓文公見示。未畢厥功。彼此殘涯無日。速要見之。想無的便乎。去年菊公傳

之。與菊相謀達此書。則一冀也。

與長樂有材和尚

近況不得快便。良震萬福所禱也。去歲一封縷陳寸忱。和尚首肯也否。儻與當閑齋面。則予胸可蘊。必當微泄義。公亦爾邪。予一生臥病。日薄西山。世事擲于度外。未廢眠食爾。雖然。所待韓抄畢功。餘習尚在。恐見人笑。

書簡（以下四篇恐係北征時之作）

復雪嶺老人書

林鐘十五日見寄手書。廿五日剝封讀之。如在輦寺而周旋于禮樂之中。豈不悅乎。特賜悼菴子之和。感荷々々。菴子平日。沐翁之慈誨。得翁之片言。十襲爲珍。想泉下亦軒渠乎。予到此邦。彼爲之地。今則亡矣。中流折楫。未奈之何。雖云欲重歸洛。又無起予者。勅遣之歎不能無焉。察之。兼承。今也叢林法道已迫西頽。人物渺然。實可悲

之時也云々。吁四海未平。朝廷有西顧之憂。翁丁慈危急之時。招諸生和衆議。晨鯨夕暈。叢規肅如。吾山輕重。繫翁隻臂。可謂頽瀾獨砥。然則叢林不秋。勿謂人物渺然。如予憂心爲病。面老於年。經卷藥爐。閑退林下。分之宜也。勿怪勿怪。又聞。岐山兩玉照耀群玉。必翁之所琢磨也。去春臨別。有半面雅。而未能罄底蘊。頗爲遺憾。後板功成未飯。月谷亦滯其駕。諸徒團樂。東山法道未寂寥。祝々。乍涼自嗇。

答春莊書

如所示諭。一別以來。互不嗣音。蓋非交義踈濶。而以人事紛冗也。今得手書。惻懷不鮮。況洛社諸公安否。一々具于書中。讀之不覺身在隴畝之間。可喜々々。不二翁時疾頓痊。可慶矣。真乘師在武庫浦。老而益壯。想是一夏以來爲人說話。可尙矣。又承禪居書庫。司烜失職。大鑑祖隨身具。諸祖墨蹟。永元所藏孔韋竺貝。悉成灰燼。嗚

呼天乎。先是靈源家傳秘帙奧篇。旣作烏有。今復有此災。不翅鑑祖一派不幸。而吾徒不幸也。又有和悼葩子之篇。特序其平日。縷々可悲。予慟葩子過於恒矣。然旣過數旬。強自寬懷。今讀斯文。痛惜之嘆。復萌于懷。不覺老淚洒袈裟。察之。貞岳老國文丈并春和良震如何。河清未飯舊梓。偶與予同其居。傳公一語。忻慰溢眉。紙短心長。尙期來雁。誠恐不宣。

與雪嶺老人書

昨登老入洛之日。予欲寄一緘。頗蘊于懷。然臨其發軔。人事紛冗。思而止耳。抑雨三年來。海內多變。一治一亂。未易臆度。頃有來自洛者。謂予曰。阿之太守旣講和親。於是街談巷說。皆南音也。自今已往。天下漸定乎。予笑曰。澆風蕩々。誰能回焉。夕陽無限好。只恨近黃昏。古亦有此嘆。奚翅今日哉。然天下安危。非吾徒之所知知焉。唯叢社天下衰。是可忍乎。獨顧吾東山巍于

五岳之間。蓋山不在高。以二三老之存也。青松師尙滯山上。良震佳否。揖松翁未倦槌拂。可尙矣。先覺字峰春莊等諸友。刻燭而詩。指鼎而句。想公乃爲遨頭。而携東輝虎岩。拍肩于月林麟甫。挹袂于瑞岩國文。日又日。夜又夜。樂以不知老之將至也。健羨々々。予退居林下。麋鹿爭席。山水雖美誰共賞焉。雪月雖奇我獨對焉。儻泄下情。恐動虛懷。不如閣筆。庶幾察之。誠恐頓首。

答常庵書

今月十八日手簡。即刻達予客檐之下。歲云暮矣。懨懷多々。抑先是春末所寄之書。秋抄落手。吁雖云隣壤。猶隔楚越。披之誦之。且喜且嘆。又承去夏避兵。暫寓圯上。予不知公之在彼。不往問者。非予罪也。公既知予之在此。不來尋者。恐公懶乎。且湖月大邦二疏見示。句句疊璧。字々鍾金。何賁加焉。此邦談兵者多。論文者少。自然俾人到絕學無爲之地。今觀此篇。不覺餘習又

萌。湖月之疏。清濁天日之對爲優。乾與天唯一耳。大邦之疏。改猷作祝。改祝作拈如何。不然改前跨句。作非控大邦焉超九劫。又宜帝萬世之宜改作翼。削末之北闕南豐八字。則可乎。管窺如此。未必乎。今也國步多艱。蓮社之禁未嚴。以故來春必携頑雲。欲鞭歸騶。公亦先慮就荒。胡不歸乎。行李忽々。言不盡意。不宜。臘月廿六日。

△雜文

初平叱石圖

射之則沒羽。虎也匪石。叱之則擎角。羊也匪石。蓋變化不測。謂之神仙。猿臂一猛將爾。不知何以有此奇哉。仙乎々々。吾從赤松子。吁。

扇面山水

右以漁鳴者。賜四履而出矣。辭三公而歸矣。蓋簑笠軒冕。霄壤其趣耳。今披此扇。山杳々而疑螺黛。水縹々而浸鵬綠。寔可漁之地也。然舟閣

葦間。無垂釣者。吁。擲竿召起乎。掩蓬深隱乎。吾不得而知。欲問諸白鷺。々々亦不下。奈之何哉。

又

鱗之六々者。躍上于九五。然不燒其尾。則必曝其鰓。蓋龍無二龍。昇沉勢異也。龍門有客。寄扇覓題。披而見之。一尾金鱗游泳密藻中。且告余曰。鯉之與鱖。倭訓相近。猶若鴨與賀茂。吾有所思。寓諸繪事。余咲曰。倭訓之解。載于玉露。詳于書史。又何言哉。張三影有言。愁似鰈魚知夜永。預識于今日也。彼美人西方人也。望之暮雲溶々。隔三級岩。々下曝鰓。凡今幾人。吁。

足頑雲夢中詩

夢中得詩。始于謝家。盛于唐宋之間。不可勝而記。戊午中秋後一夕。頑雲公夢。幻雲子乘月敲門。戲集古人句。以賞良夜。幻起以十二欄干吹笛愁。頑承以誰知夜々是中秋。既而寤矣。頑度

第三句云。笙歌莫占清光盡。又就幻求終其篇。幻笑云。吾唯熟睡。無此奇夢。今也公年壯。風月溢懷。不覺觸物流出而已。非于吾事。昔無門開道者。提撕聳岳大力量人公案云。握腳踏翻香水海。低頭俯視四禪天。一个渾身無處着。請續一句。噫公之所求。乃無門遺意也。豈詩家常談哉。縱是道得。畫蛇添足。然不獲止。夢中說夢云。山雨欲來風滿樓。

扇面

牽牛涼月傍有仙翁花

涼蟾傾雲。牽牛含露。宇宙之間。何清加焉。然朝榮暮衰。未奈之何。仙翁々々。爲渠分與駐顏靈藥。吁。

釣月圖詩見幻雲藥

江湖余樂。々々以釣爲至。柳々州詩。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此雪堂所謂天所賦乎。以故楊秘監榜書齋曰釣雪舟。蓋睇顏柳州也。然絲上人釣月之樂觀之。則遡霄壤也。雪而釣者。其樂在

冬。云夏云秋。將奈之何。月而釣者。何夕不佳。上人命繪事。以寓所樂。可愛焉。一夕就予覓詩。予笑曰。萬家一月。大地孤舟。畫中有詩。我焉廋哉。更題拙語。恐有釣惡詩之羞。上人請而不止。予漫染尖頭。上人諱昌。字文仲。坐釣月軒。漱洞水逆流者也。詩曰。

扇面

白羽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出于鄒人書。蓋三其白而一其性也。今此便面。白浪拍天。明月在水。鷺鷥飛下。側立其間。吁浪之卷雪高於山者。人心嶮也。誰能處焉。月之恬然印其影也。所謂君子坦蕩々耶。鷺之凜乎栗其股也。所謂小人長戚々耶。若是謂之其性一也。則三白非白而已。世無鄉人。將如之何。夜深雲收之後。君其問諸水濱。

扇面大黑布袋博奕

黑面蟠腹。兩箇風顛。雖叫五百。不得一錢。阿呵

呵。主丈布囊俱奪却。欲歸無路率陀天。

又

鵲鵲在原。兄弟急難。蓋友于情之所鍾也。吾日域以之爲陰陽和諧之鳥也。鴛鴦云乎哉。吁。夫婦和諧者。乃友于急難之道也。狂翁思之。

又

鳥之栖荷落之間也。非鴛鴦則必翡翠。(非脫誤)々々則必鷺鷥爾。今觀此扇。碧圓半破。涼颼颼々。有一鵲鵲。側立其上。不知何人筆意。吁風撼鵲鵲枝。其是之謂乎。

扇面八景

湘南之景。爲天下奇。朝暉夕陰。氣象萬千。希文一語。盡美盡善。垂鬚佛那劫佛。喚作八景。其器小哉。吁。

四睡圖

虎斑人斑。唯是一斑。樂哉逍遙。睡而相忘。栩栩然於菟也。遶々然豐干也。夢耶非夢耶。君其問

諸南華真人。

百花扇面爲三祝少年賦之

春夏秋冬之花。收入佳人手裏。不知鑑湖々上。更有花之如此也否。

扇面山水贈天菴適越走筆

半江數萬里暮色。殘山五千仞烟光。扁舟搖々往來其間。詩人耶畫工耶。描之不妙。寫之不真。徒緘其口。拱其手而已。天菴翁今北征。得於眼中。秘於胸次。固天之所付也。雲寺耶溪。鞋而襪之。此景彼境。就是居甲。吁。

扇面贈一栢老人

縮千里於咫尺。并四序於一時。唯畫師之妙爲得焉。一栢翁有書于胸。無塵于眼。實闕左一英物也。早行夜泊。雲水飄々。瘦藤破笠。不遠千里。單絺重裘。不分四序。雖有虎頭筆。豈寫其妙哉。吁。

題琴棋書畫扇面

人生之樂。莫樂於琴書畫。炎日盤礴于松陰。一曲兩曲。清風拂席。寒夜晤啣于梅窓。千卷萬卷。明月上欄。何況花之傳神。鳥之寫生。歷四時而不變。縮千里而爲近者乎。今披此扇。二客圍碁。一客傍觀。品坐移晷。不知老之將至。雖有書之堪遮眼。誰能繙焉。雖有琴之堪洗耳。誰能絙焉。雖有畫軸之可卷且舒。無人掃塵。恐汚桓玄寒具油。何其嗜好與古人異哉。唐李遠詩。白日惟消一局碁。宣宗曰。安能理人。慎之。

三教膏醋圖

以跡觀之。道冠儒履佛袈裟。以志觀之。和會三家作一家。是故楚越肝膽。虞虢輔車。或味無味。或忘肉果。或煉醞醕爲白蓮花。今此染指。非酒非茶。其面百摺。恐是微生高所乞諸隣底物耶。喚醯雞鼓翼九霄上。一壺依然吞却蛇。

牧牛圖

牛性多怒。挽之不來。此牧童何肯管。背上坐堆

堆。

此戲筆。乃清源院殿源公會書之。投篋中。人無識者。今尊堂觀之。不勝感喟。命予贊之。

扇面

杜若
投贈越州太守孝景

春既過矣。群芳歇矣。獨有杜若。淡々可愛。是故宗謝宣城吟之。其名芳于詩林。吾朝歌仙業平卿詠之。留遺愛于三川八橋。二公不可得而見。風流唯在此花而已。今以此小扇。投越之太守孝景氏。扇之所畫。乃杜若也。不面公屢歷歲月。吁日何日。會此花下。公詠和歌。吾吟唐詩。相共一笑。不知公意如何。

有客將赴紫陽。以求一語。走筆書之。

九州之外有九州。道既行則夷亦華也。近年都下兵起。人皆夷其風。不勝慨焉。吾其欲居夷。子往哉。勿躊躇。

太虛號四且 走筆

王老師有言。道不屬知。不屬不知。々是妄覺。不

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洞豁。豈可強是非耶。百二十歲古佛。聞之不覺撞着露柱。龍翔門下周藏主需號。予以太虛命之。作麼生領會。若是領會。強是非者也。山野一槌打破虛空。甚處是不疑之地。直饒古佛出來。倒退三千。咄。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扇面秋花爲心翁侍史題

春之有花也和。秋之有花也清。秋而和焉。春而清焉。二美相併。似花人耶。吁。此小扇入公手。則秋色亦爲春色爾。

畫菊

花之得時以春也。然尙晚節。唯秋之黃花也。愛者誰歟。東籬陶公。北門魏公。出處雖異。厥愛惟同。二公之節。見于晉宋史矣。人各有心於保厥節。然若不得壽。即何以世知克始克終哉。昔南陽有菊潭。嗽其流即皆得保壽。世之所尙。出于東籬北門之上。今南薰舜公。以醫爲業。所携之

扇。有菊有水。俾人長生。不言可知矣。南薰乃南陽也耶。可尙矣。

記夢

壬辰仲冬廿五日晚。有一禿翁。來扣戶曰。自高雄山來。吾有老僧。賦辭世偈。要需和尙慈削。其偈云。生佛吞盡。八十一年。拂袖便往。青天炳然。愚改炳然二字。作白日青天。翁且曰。和尙更賦一偈。爲之證明萬幸也。愚曉來夢中作一偈曰。生也莫妄想。滅也莫妄想。涅槃不生。槃言不滅。莫妄想々々々。書之付此翁。々自袖間出梅尾山茶五包謝之。欣然走出。不知其所以。吾拍手呵々而已。

哭松壽兒

松壽老人失兒。爲之卒賦一章。東坡先生曾哭韓兒云。我淚猶可拭。日遠當日忘。母哭不可聞。欲與汝俱亡。東坡爲儒者知識。先生事大。旣忘耶。未忘耶。嗟。太人滴盡淚數行。

雜文（以下二十篇係北征之時所作）

扇面山水

樓之高而紅者。雲寺乎。水之深而綠者。鑑湖乎。千岩萬壑雲興霞蔚者。會稽之山乎。皆吾徒可廬之地也。吾今旅寓。無所指足。見此扇面。豈不慨然。々天地吾廬。萬物吾有。々山則樵。有水則漁。有寺則栖。遲送老而已。畫乎真乎。樂在其中。吁。

扇面四季之花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四時之行。庸詎知焉。花之或紅或白。或紫或碧。無不應其律。無不知其節。然而春則春也。不能秋焉。冬則冬也。不能夏焉。轉四時於一季。列群芳於一叢。莫過於畫也。昔王輞川畫桃李芙蓉於袁安臥雪圖。世爲得心應手。今此便面。不多讓焉。至彼炎天梅蘂。君其問諸簡齋氏。

扇面鳳凰爲龍伯侍者題

鳳之與龍。其瑞一也。少昊紀曆。太昊紀官。大哉瑞于世。瑞聖山中有一人。號曰龍伯。々々乃人之瑞也。其游畫鳳贈之。蓋以氣類之同也。吁他日養文章翼。飛騰瑞聖之上。則喚作人龍乎。喚作僧鳳乎。祝々。

西施採蓮扇面

菊開則日々重陽。月佳則夜々中秋。坡翁仙後。誰知此趣。丙寅元旦。有客爲松坡佳少。需題扇面。予披之。則西施採蓮圖也。翠蓋亭々。風度而香。紅粧娟々。露洒而麗。西施似花耶。花似西施耶。未易優劣焉。今也佳少。與施同出于越溪。以故有此圖之設。然彼則夏也。此則春也。儻論時節。將奈之何。客笑曰。昔李允川。以正月旦。遊華陽洞石池之中。荷花爛熳。如五六月之交。由是觀之。元旦愛蓮。不爲無據。況復坡翁菊之與月之遺意也乎。予輒記其言還之。

題白摺扇

非梅非月。非絮非梨。亦復非鵝鶴鷺鷺。而清且白者有焉。客某授予需着一語。披而觀之。一柄摺扇也。予本南人也。去歲來于此邦。初見大雪之如此。吁平居撚鬚梅邊。所欲見也。側耳竹下。所欲聽也。今則倦聽而不忍見焉。唯擁被圍爐。誦苦寒行而已。頃者東風入律。漸覺微和。竊喜見花以寬客懷。於是觀此白扇。毛髮凜乎。俾人坐冰雪中。實滿奮琉璃屏風也。若復言詩。恐有東野寒。不若速還客去。

扇面

一叢之花。或紅或白。醉眼朦朧。春乎秋乎。予倘題詩。公必曰。摩詰畫中有箇齋詩。吁。

老人經行圖

一老人手持經與杖如世所畫寒山子上無月

這風顛漢。畢竟何人。右手擁半卷素多覽。左手橫一條黑繻皺。寒山拾得。孰非孰是。水銀阿魏。無假無真。秋空漠々浮雲暗。遮却前峰月半輪。咄。

扇面瀑布走筆

雲間白者。白羽白耶。白雪白耶。雪而白則何其當夏不消也哉。羽而白則何其逐風不飛也哉。予就而觀之。一條瀑布而已。壯哉々々。儻題惡詩。恐爲徐凝一笑。

二鷄圖

士之處世也。朝則得焉。夕則失焉。蓋機巧所令然耶。今觀此橫披。一鷄得鳥。一鷄失鳥。鷄之所得者。鳥之所失也。鷄之所失者。鳥之所得也。一得一失。果有焉哉。宋少陵題小雀捕飛虫畫扇云。得失與世同輕重。吾於此圖亦云。

題長明灯下

伏願。前霜臺天澤宗清居士。挑起慧灯。莊嚴佛土。明於白日。何待金鳥之昇搏。桑照波昏衢。寧隨秋螢而爭蒲葦不分十二時。永到無量劫者也。

題石塔陰

伏願。前霜臺天澤宗清居士。轉凡作聖。處俗顯

眞。四大本空法界。現天真佛三身相。即隨處立宰堵婆。陪弘法入定之場。待彌勒出世之日者也。

書片雲齋二大字後 走筆

長悅求名其齋。予問曰。齋在何處。曰。未曾有齋在。予曰。名者實賓也。吾不知所以名之。曰。盡大地一茆齋。何必構厦築高堂。以爲得焉哉。於是予笑揮須彌筆。展虛空紙。書片雲二字付之。且曰。只可自怡悅。

寶泉老人揖予云。吾名是春。質之韻書。則是春二切之爲純。々之爲義。翁其爲吾下注脚。予率爾曰。

是春々々。合之爲純。試分破看。有疎有親。若復不會。法華會上問能仁。

畫猿

猿啼露裳。人之情也。今此扇面。有猿掛樹。只恐觀之者斷腸九回矣。然今畫工不繪其聲。不亦悅

乎。

贊福祿壽星

有福有祿。龜鶴相隨。遊戲人間天上。酒唯以醉爲期。見黃河清者幾度。太平莫若元祐時。

蒼鷹攫鳥過江圖

人之挾山以超北海。誠不能也。此鷹攫鳥以過大江。非不能也。蓋人豈不及鷹。所稟之性。各有所異。噫。吾徒遊戲三昧。一粒芥中。藏八萬由旬之山。則超海過江。有何難哉。

野鷹獨立圖

秋云暮矣。霜既降矣。欲擊大鵬。々々不來。風毛雨血。吁。何時哉。

扇面

有松有鶴。千年萬年。何況月李駐春不老。可謂花裏神仙。客袖此扇。需題一篇。嗟吾衰矣。且吟曰。日短江湖白髮前。松耶鶴耶。抑亦月李耶。庶幾俾吾顏齡延。

墨龍

乾德以龍顯。龍不可得而測。潛則窟泥中。飛則雨天下。觀此水墨。利見大人。於戲。吾其勿用。龍乎人乎。胡爲殊哉。

雲峰對玄沙輓木毬圖

象骨岩畔。手輓木毬。一个兩個。三个四個。信手打着。明頭暗頭。阿呵呵。柳絮漫天開不徹。和風吹落謝郎舟。

〔右幻雲文集以內藤湖南所藏之黃梅院本補之〕

續群書類從卷第三百四十三

文筆部二十七

角虎道人文集

△說

受天說

東山瑞勝之徒。自幼歷職。位于龍藏者。曰祐。字則受天。吾蕭菴翁所曾命也。一日介人寄簡於護國塔下曰。先師錫字之始。雖欲兼登其說。而我以孱弱不及比。今則亡矣。然公猶在。我未噤臍爲也。願原之義。以筆之於簡。何資陪焉。予感斯言。不敢讓。輒書曰。蓋詩大雅有之。繩其祖武。受天之祐。々福也。此美武王能慎祖考所履踐之迹。以受福於天也。吾翁所以取而字之。義出於

斯矣。在昔瑞勝祖翁未蓋此山之日。追崇吾護國古佛惟謹。仰止之思。義牆不忘。靈驗頗多。碑於人口。以故諸孫振々。由遺訓講其舊者。今猶不減祖翁在之日。況子不干其他。克就吾翁問之字。亦繩武於祖考者耶。故翁命以受天。々之福於人。萬差不同。夫順其所徵而應者。則無出於局量之外。唯其不徵自然而至者。不可量不可究。蓋是謂受天之福矣。子也自今而後。彌率爾祖之所踐。而勤進於善。則法王大寶天有時而授莫大焉。吾於是乎欲奏出世曲。吹上東山峯頂。是亦所不敢讓也。予說止於斯。翁若在謂何。

汝櫂號說

蓋嘗識舟之所以無脛而馳乎。非櫂不能也。櫂有櫂師。々職其進耳。丹陽松山之徒。籍名東阜者。諱濟。就余問字。々曰汝櫂。且需之說。々命云。若濟巨川。用汝爲舟櫂。字出乎此。々以世之王佐。比舟櫂也。由我而觀之。悲願大士。發弘誓爲櫂。運般若爲舟。導群迷於苦海。斯蓋所々以王佐吾法。而濟於他者也。然余之所未望於你。々宜以自濟爲先焉。古師云。天下佛法如一隻船。凡如佛所說。官於龍藏於海。汎溢不可究焉。而就事實撮其要。則不出所謂唯有一乘法。々々々即是一隻船。或之曰合同船。或之曰无底鉄船。船之爲用。其至矣哉。天地萬物。靡不假之以運載。陰陽四序。靡不假之以流行。何況姓々介於兩間者乎。而去櫂則無人能到彼岸。濟也執精進櫂。以駕个一隻船。則泝不識逆浪。達廓然彼岸必矣。方斯時。廣度橋畔。吾將望洋而向若也。吾

將問汝。个一隻船還知落所麼。吾難得翁嘗從龍祖於龍淵之日。祖題應命所住而生其心。頌焉。翁拈司空曙江村卽事所賦一篇呈之。祖大稱賞。吾門嘉話也。濟兮々々。這邊芦花淺水耶。那邊芦花淺水耶。試指出个舟。倘又未然。且任風吹去。

文少號說

越上文少應公。乃飽參宿禰也。介人寄紙於東山護國塔下。徵以文少號說。且托以言曰。我幼投梅亭先師之室。剃染稟具。齡及十九。辭師遊方。始見日照於備之瑞龍。次訪器之於丹之永澤。尋天叟於越之瑞泉。又入洛詣特芳於龍安。往羽詣實菴於瑞龍。後赴登之洞雲。參虎溪翁親炙者十暑葛。頗慕其有古道顏色也。蓋先師與日照。挹無端餘光。虎溪與實菴。漱大源的流。器之與天叟。摘通幻々葉。是皆本朝洞宗開祖永平元和尙末派也。唯有特芳。疏濟水正脉而已。然後先師

既去世矣。予亦投老。養癯不出廿余年。一夕夢先師告曰。我無嗣。你何之忽乎。予曰。謹聳命矣。師欣然操觚染翰。畫一圓相。以印於予。因資文少二字爲別號。實永正十二年九月初八夜半也。既覺不做夢會。設炷拜以記乳矣。余聞而異之。原診夢曰。夫夢者。誠之所形也。武丁夢得傅說。孔丘夢見周公。釋道進夢感迦文授戒法。敎中道夢值金佛授記成正覺。真俗雖不同。其形於誠則一也。而今公至誠之所感。師資冥合。何有幽明之可隔乎。昔青華嚴托遠錄之夢。揭太陽於既沒而東之。遠乃濟下尊宿。而青者公之所遙望而祖焉。亦猶如之。入濟入洞。左右逢原。豈曰水有二昧乎。且夫推號之說。漢文紀曰。舊功臣少文多質。々者正也。誠之實也。文者華也。誠之莠也。人秉誠而質。故曰少文。誠有於內。則靡不物應於外。宜哉副應曰文少也。更假而言之。夜半虛明。忽來入夢。梅翁之示正以文少。明應以

偏也。則其所以印授者。昭然義見矣。豈待說而始顯者哉。然永平曾入吾千光祖室。頗以法器見稱。而隨吾祖負旂全和尚。傳宗門血脉。豈稱貽厥。弗念厥舊乎。故不辭而書之如右。若夫如大圓鏡裏日々相見。則說甚麼夢。說甚麼覺。投筆高閣之。咄。

宗見說

本朝皇太神宮祭主宣緒公。平素欽嚮吾道久矣。頃除螺髮纏緇袍。更名宗見。一日裏紙來。需予書二大字。且繫一語於其下。予謂之曰。公家世事神。而欲入佛。恐倚孔門誦莊韓也。然昔吾佛說大集經。勅四天王。驅十方一切諸神赴會。受佛囑護正法。夫以我神先佛百萬餘歲。豈曰當時不受佛囑乎。故聖武帝之創東大精舍也。先勅行基菩薩爲廨使。持佛舍利獻神。以試機宜。則神殿自開。尋現毘盧法身之相。絲是觀之。神即佛。佛即神也。蓋公之所取在斯矣。且夫見之爲字。

所以名者何也。陰陽不測。之曰神。々可得而見之乎。應化無方。之曰佛。々可得而見之乎。宗見應聲曰。見猶離見。梨花院落溶々月。柳絮池塘淡々風。輒筆以付焉。

梅初字說

先天下春。專天下清者。其唯梅乎。抽太極枝於羲畫不彰之時。放成道花於漢線未添之日。入則武陵逃秦之花。以第一榜而推焉。出則沈香傾唐之花。以狀元名而讓焉。況乎謝洞之紫鎖煙。曲江之紅蒸霞。寧可與吾梅堪於雪號風饗之底乎。宜矣湘外擷芳之客。避此花不輕題品。越上使華之臣。遺此枝以修隣好。是梅之所以魁衆芳而專春也。美之藥山標榜林下。有佳少年。名最。齡及志學。天資秀發。予字之曰梅初。々々挾冊薰於予三歲。非敢无水仙梅之素。因申之曰。梅之所貴於世者。弗唯先春以花也。昔鷺峯先生拈一枝梅。偶有大龜氏。不覺一咲。吾之以心爲宗者。濫

觴於此矣。後少林師傳此一枝。轉而至黃梅。始分南北之枝。開頓漸之花。繇爾孫香子色。千億分身。交柯於若木。並蒂於扶桑。爛々熒々。四時靡日不春風矣。今也祖苑抄暮。缺啼芳歇。泣雨而數直指殘葩。立風而拾單傳墜葉。不知幾季幾時。復回鷺峯之春乎。梅初挹鷺嶺之秀色。而繼黃梅之芳躅。梅其標格。梅其精神。又從而梅其號。所期自今而後。飛芳聲如梅之猛馨滿天地。騰茂實如梅之褪花待霖雨。則孰不謂之法王々佐也哉。

李菴號說

藥嶠天有外叟。自號李菴。且謁余爲說。其之言曰。號有二義。昔在李唐之世。始事明皇。時以紫服金魚見賜者。中書侍郎李元紘也。我諱元紘。可謂暗合孫吳矣。後相武宗。早以文藝節操見用者。同平章事李紳也。而我生短小。可謂有似中郎矣。故我并斯二。以李菴爲號。彼何人也。我何

人也。請擴其說。予曰。噫哉號之。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固可規矣。竊攷紳之爲人。軀幹雖短。才德極長。與李衛公元才子。同稱三俊。於戲貌之短者夥矣。古今幾李紳乎。至其厲節操擢文藝。而才德俱長。宇宙一李紳也。更攷李中書。仁而守義。不侮貧賤。不阿權勢。曾爲雍州司戶。時公主與民爭禮。急判還民。且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改。還民者仁也。不改者義也。宜哉重其官厚其賞。特以金紫賜焉。其仁可及之。其義不可及之。然則號之所以爲號。不爲其與李中書暗合。而專尙其有義也。不爲其貌與李紳有似。而故慕其所長也。譬如馬相如之於蘭相。陶元亮之於葛亮。杜荀鶴之於荀鶴。皆是慕其爲人。而同其名也。不然則如以冠區杜子夏。以文章別李益。以春城無處不飛花。取舍兩韓翃。非慕其爲人。而姓名徒同而已。據仁秉義。他日成其才導其德。而平章佛法。如李紳之相武宗。賜紫

方袍。如明皇之待李中書。則弗翅藥嶠李菴。而天下李庵也矣。李庵唯々而退矣。書以投焉。

月海號說

城南善能精舍。迺泉涌菴法師未派。而以律爲宗。今之住持月海靜公長老。戒德精嚴。朝廷欲艷。勅爲官寺。蓋非升寺重公。而因公重寺也。其徒介人請予曰。我師雖以月海爲號。未有抒其義爲證者。願和尚就以叙焉。予曰。昔苻師之於吾千光祖。蓋門弟子行也。故苻師自太宋旋。吾祖邀至建仁。待遇殊篤。今予與公。雖蓋未傾。非无恩舊。若挂一辭於德號下。庶幾累世之好。自此始矣。豈可得拒乎。輒解之曰。照諸闇而無偏。之謂月。會百川而皈一。之謂海。而月有晦有明。雲霧主之。海有動有靜。風波使之。若能風不起雲不點。則月與海。光境俱融。水天一色。月必降而印海。不必升而涵月。雖然此是世之所謂月耳海耳。非公所號之眞月也眞海也。何謂之眞

月。何謂之眞海。古師道。心月孤圓。又道。性海湛寂。朗此心月。以照破情雲識霧。湛此性海。以淨盡盲風蝕波。是名眞正宗師。乃公之不待予說而所自知也。予姑假前好而言之。光祖曾徵泉師脩律。則猶如受月无水。泉師又徵光祖唱禪。則猶如鑑水無月。宜哉兩家相師。禪律並行。不是今日公所號。予所解之張本也哉。因副以住天台教僧大宋意公所錢於苾師之一序。且贈之云爾。

東啓字說

美之陽有美一人。天資朗悟。眉丰照俗。其游需予雅厭號。輒命以東啓二字。且問其說。周之詩云。東有啓明。解者言。朝在東。所以啓日之明也。漢則木星降而朔兒生。因姓之稱東方。唐則金星感而李母娠。又字之呼長庚。俱屬文辭。動輒驚人。故予取義於詩。而攀例二公。々々之於其爲人也。天下孰弗敬而景之。不惟此也。方今視天。夜而未曉。異時旭少年啓昏發明。再賓日

以中。則吾斫額東望。必曰。僧中復有太白星而出也矣。

先覺字說

孟子車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覺々後覺。是伊尹之任。而吾釋氏自覺之他之說也。賀陽傳灯之徒宿上人。就予問字。々以先覺。取其字雖據於孟氏。而副其諱則原之於永嘉。々々眞覺大師曾謁南華祖。徵詰數四。祖遂印之曰。善哉々々。且留一宿。時號一宿覺。所期上人振一錫於關南禪林。纔繞祖三匝之間。頓證引以及他無生。則今日後覺他日先覺也。孰弗謂之七百年後有一宿覺也耶。

說春江贈陽上人旋舊梓

賀州瑞應山下。有一英裔。名陽。字春江。頃徠京師。與余候款者殆三五歲。如十年素矣。今茲結制。據琴臺第二座。秉拂提唱。酬對破的。人天聳聆。識美解之後。將錦旋焉。可無贈言乎。及其執

畢臨簡。春江遽叩之曰。贈言實我所榮也。然我猶有可請益者。甫有人。字我曰某。而未曉其義。久欲待司而質之。唯願說之以實。則又何贈言之有也。余於是更命管城子。沐髮硯池。熏手松煙。告楮會稽。三分其地有二。先題春江二字於上。

且贅其下云。臨詩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楚宋王謂襄王曰。客有歌於郢者。陽春白雪。曲高和寡。其所以副諱之義。蓋原於此耶。夫春爲陽中。天和地融。群蟄萌動。綿蠻黃鳥。其鳴嚶々。瞻之在柳。忽焉在花。得其時哉。弗翅鉞針於俗耳。足以鼓篋於禪心。然則郢客之所以名於曲。亦非嚶嚶餘音乎。昨來說與琴臺日暮雲。則陽春一曲與流水遞奏。恰如彼鳥之出幽迂喬。而況大士上求之旨。隱然于內。今去嘯歌西嶺千秋窓。則白雪一腔與高山相應。又如彼鳥之下喬入幽。而況大士下化之跡。煥焉于外。彼時此時。左之右之。宜哉名與實俱符。心與境同宜。至矣盡矣。春江曰。

陽與春。得而聞之。以江從春。又何義也。余曰。綠淨春深好染衣。豈不小杜所賦漢江乎。是水之易色以時者也。所期吾公重來。必有錦衣耀日之榮也。行勿遲留。余將拭目以俟耳。

大有字說

傳灯之徒慶上人。(謂陳)調字於余。夕授以大有。說曰。

慶之可慶者不一矣。然吾取其最大者以論之。夫瑞雲甘露。景星膏雨。天之慶也。醴泉寶石。法皇芝草。地之慶也。家富位貴。年壽身寧。人之慶也。斯皆世間所慶。而非爲出世間者所慶也。曰出世間者何也。吾佛成道時。斛飯王家使來白淨飯王言。貴弟生男。王心歡喜言。今日大吉。語來使言。是男當字爲阿難。舉國欣慶。又名慶喜。是慶之大慶加焉。上人傳慶喜五十餘世灯焰。照而常寂。々而常照。所謂積善之有餘者也。可徵矣。(第四)世書曰。文吉在上。大有慶也。因字之曰大有云。

惟善字說

天下桀紂而吾獨舜。則其人必以善名聳于天下。天下堯舜而吾獨紂。則其人必以惡聲聳于天下。故善不能自善。以對惡故善。惡不能自惡。以對善故惡。善惡之分。其不在茲乎。華藏界中有一佳劑。曰令。介人徵字於余。々輒命以惟善。且諗曰。吾所字於子者。非向對惡者。世教曰。吾道一以貫之。亦此一善。吾教曰。唯此一事。實亦此一善。不其然乎。介者曰。信以此善行于一邑。々々之人必曰惟善。以此善施于一鄉。々々之人又曰惟善。何往不其善乎。介者曰。謹聳之矣。書以付之。

桐岡字說

頃歲余寓僑州之藥山也久矣。交游爲夥。而東明老人時執其誼。眷遇敦甚。故佳時勝日。不速而遙。老人亦怡如。或効韓孟之聃。夜釭剔雨。或追元白之陰。春觴酌月。旁有垂髫少年。問諱答億。乃老人之瓜抹也。觀其估畢臨簡。恰如竹節。

迎刃。余驚而異之。因徵余稱之字。々則朋友之職也。余不敢辭。輒呼以桐岡。繇爾人皆不名。其見器重也可知矣。旣而傾整。圓顙方袍。余私慶老人之有此寧馨也。余旋洛之明年。桐岡偶徠輦下。予時首其衆。分座提唱。桐岡從予於試習之場。磨鏃於問禪之闕。曳履於巡香之課。視其爲人。旣倍于遇藥山之日矣。余任解之後。桐岡出玉版箋曰。公所嘗命之字。未聳其說。願書以賜之。乃諗之曰。周詩有之。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解者謂。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生朝陽。々々山東也。言明君之仁德被物。則有賢如鳳凰者。戾止也。故趙宋大參政韓億。標其門以梧桐。天下指爲桐樹韓家。八子兩相。衣冠之盛未之有也。其文獻也。可以擬岡梧之栖鳳凰。其聖恩也。可以配山桐之負朝陽。吾子以億爲諱。則不愧梧桐名上韓家。以東明爲師。不辜朝陽之章。是余所以字於吾子之義也。今茲聞

在夏首。桐花放十三葉之紅。吾子封之殖之。以爲中心樹子。深其根以連少室二株。固其帶以並東山七葉。則弗獨高岡梧桐。而天下梧桐也。聖恩豈不加乎。鳳鳥豈不儀乎。然而鳳鳥未必自外而集。在子身之文章而已。聖恩未必自天而降。在子心之修治而已。桐岡思旃。余說止於此矣。子歸質諸老人。々々其亦有所告矣。

曲菴號說

梅花樹下有一道人。自號曲菴。而問說於予。々戲詰之云。曲乃不正之名也。豈足表以稱之乎。曰。世有直躬者。退省其私。無一不曲。奚翅自曲。亦以曲他。而自謂我直也。譬如人之不知己醜而自以爲妍。孕智者不敢鑑焉哉。我則知之。故表以自鑑々他。直在其中。宋司馬文正公自誓。終身不妄語。而稱以迂叟。々々之意。我之意也。予執其手曰。善哉言矣。其直可及。其曲不可及也。古之所謂大直若曲者歟。曲庵欣然曰。是

曲庵之說也。遂筆以投焉。

懷叟號說

遠疏洞水逆流於新豐。而現宰大慈笏室於東奧之大長老珠公。立別號曰懷叟。蓋取諸陸士衡水懷珠而水媚之語而已。雖然此是世珠也。非公所懷之珠也。昔在洞山依雲岩拾得一顆明珠。價直三千大千世界。未嘗有人酬得以懷焉。公甫齡疏志學者二歲。寓所之水月猛省底。豈非此一顆所在乎。後十年。造越之龍澤發悟。詣龍泉印證底。不亦此一顆所現乎。不盈而立者纔一歲。董藝之洞仙。是此一顆之所脩飾耶。開基於洞井。起廢於光明。亦此一顆之所草創也。後又六年。視篆登之總持以來。飯州中興福藏。亦皆此一顆之所潤色耶。宜哉法旆所靡。山川草木无不被光澤矣。且道。是這一顆。收在那邊。嘆。誰知藍縷底。明月照寒江。

功英字說

吾美陽東郡大梁山中有一僧郎。諱成。廼藏龜仁甫翁之高弟。而且命字曰功英。蓋取諸古人所謂功成名遂之語爾。壬午秋。有其游徠于京師者。訪余於東山泉坊。話次出軸。徵爲功英字說。云

曰。夫玉衡正而三明位。風雨節而四時平者。天之成功也。青陽發而萬植秀。金氣動而百物實者。地之成功也。政教張而方伯睦。禮樂盛而庶民安者。人主之成功也。故人分其功。則上佐萬葉。下緒百官。臨大節決大義。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者在焉。出論其功。則無攻不破。無戰不克。定中原鎮四夷。武夫呵于前。從卒塞于塗者在焉。自天而地。自地而人。々而爲主爲將相。其所職各異而其成功一也。雖吾緇家者流。亦不外乎此矣。無爲而自治。不化而自行者。道人天子之聖功也。寶惠日揭百尺竿頭。補釋天鍊萬條鐵線者。方袍夷吾之元功也。提金剛王佛祖乞命。枯木上座魔外潛蹤者。宗門武庫之勇功也。是謂

功能明位々明功矣。功英學而不厭。勞而不倦。他日功成名遂。期以法王凌煙。則仁翁所以命字之義。終不虛也。余亦斫額東望。必曰。吾鄉有萬人英。

孝叔字說

輿之產而班鹿山首座者曰忠。癸未夏入洛。訪余於東嶠。哀紙需立之字。且爲之說。余輒取諸孔夫子所謂孝慈則忠之義。命以孝叔。諗之曰。夫始於混沌。塞乎天地。通人神。貫儒釋。莫孝如也。聖人以之爲萬行之本。以之爲千戒之宗。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乃知孝於親者。能忠於君也。吾首座雖以忠爲名。豈有釋氏而臣於君之道者哉。徒以表其孝而已。昔以采菽氏愛其親而被萬類引。況顯孝叔遺其母以及莊公。首座其庶幾乎。加復曾爲黃蘗首座。掛蒲鞋於睦州門外者。彼何人斯。

爲春字說

春之行於萬物也。靡一物不春。而物有早晚先後之異者何也。蓋非春之私物。々之不地於受春也。譬如月之印衆水。々在陽則月現。在陰則不現。是謂月之咎則可乎。故鮮鱗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爲春。惠山佛照門下有佳少年。名陽。其游問字於余。余字之曰爲春。夫佛照之道之煦育後學。猶如透花春色也。少年既隸門下。乃向陽花木也。他時異日。學爲根柢。以深之固之。行爲莖幹。以暢之達之。語言文字。爲枝葉。爲花葉。以使之敷榮。使之茂蕃。則其得春不晚而早。不後而先也必矣。於是一門諸君子虛左皆曰。吾栗棘禪。果屬斯寧馨也矣。

世長字說

凡物冠其類。則推之稱長。果日照書衆陽長之。素月耀夜。衆星長之。崑岡聳西。衆峯長之。渤海沿東。衆水長之。鱗爲毛虫之長。鳳爲羽虫之長。龜爲甲虫之長。龍爲鱗虫之長。牡丹長於百花。

豫章長於百植。梨長於百菓。酒長於百藥。而長於萬物者。蔑人若。在人亦九州以王爲長。諸侯以伯爲長。所謂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伯把也。取於把持諸侯權之義爾。相藍長得門葉。在泉陽曰長慶。有佳髻年曰伯。問字於余。々以世長而稱之。夫諸刹之上有五岳。猶如諸侯之有五伯。々々々々。學無小大。无内外。螢窓雪案。孜孜弗懈。至而立。踰不惑。以垂知命。則其必端居乎五岳之巔。把定諸刹之權。壽長得長慶祖業於百世之下者。是命之所規於髻年也矣。

文泉字說

泉南海會主盟季猷老人有一僧童。名湧。眉宇清秀。敏而好學。其游就余徵授之字。余輒取諸小許公思如湧泉。而字之以文泉。且問之說。因諗之曰。子嘗見水之成文乎。水本无文矣。風實使之也。然風無心於成文。水亦有求於風乎。盖水之與風。不期而相遇。自然文生焉。則非風之文

也。非水之文也。二物相資。文出於其間矣。其文維何。漪々焉。漣々焉。有徊復者。有跳躍者。舒則如雲。散則如霧。結絡而如疊龍鱗。織密而如蹙羅縠。輪如者石轉之也。帶如者岸縈之也。千態萬狀。雖丹青之妙。不可得髣髴焉。斯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可謂天下至文矣。易象曰。風行水上渙。々者水洑盪而散漫也。夫是之謂乎。今世之以雕虫篆刻爲工者。非不文也。不可以自然而論之。然則天下至文而可稱之者。唯水而已。故古之君子欲無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傳以爲至言矣。許公湧泉之思是也。子隸泉南。而海會之有龍井。泉南第一鳴泉也。自今以往。微風來水面之時。子試一臨之。則所謂天下至文者。不待余說而自見矣。

△書

答勤侍者書

維時仲秋廿有五。某頓首復書。月浦雅伯閣下。別來逾月。雖謀日以致音問。邊雁聲乾。遊鱗迹沉。以故狂如乖違。實非予意。今月仲浣。却領閣下之手翰。幸甚過望。無地措詞。一讀則踴然以喜。二讀則肅如以敬。三讀則宛爾如以對其清揚。但欠軒渠耳。茲承吾翁所述之贊。極極慥乃翁之望。以此聳吾翁。々亦所悅也。比日初寒。露結欲霜。伏惟尊候福々。所仰自愛不情。守之如懷璧。翁之側益受諄々之誨。朝參暮扣。晝誦夜禪之外。專以恭遜孝順爲心。就是不謂法門曾參乎。然予之攸恨者。相去甚遠而相別之最久。況今秋風。東籬菊逼重九。斯時不歸。則恐有爲花所嘲邪。予亦誰與考盤以遊。日々獨立長吟。至昏鴉而有待。所期載脂載牽還遺格。餘者無可言者。某頓首。

奉宜竹景徐和尚書

龍崇頓首。拜復宜竹堂上法座下。苐季敝邑多

虞。久絕音耗。全非素意之所縊。伏蒙慈察。某生無異稟。爲百事皆落人下。寔足以甲鈍榜。猥拜趨座側。頗忝慈誘。諄々盈耳。今也熟處難忘。暫寓陋邦。心旌日夜西嚮靡々。千里不遠。仰挹道風。去春梅叔詞丈至。賁然解后。審述燕居丈室推挽季學之餘。道貌增勝。蹈舞無措。歸期秋云暮矣。誓指飛絮之天。有如曠日。比來天漸就寒。爲大法自愛保齋珍重。誠惶誠恐頓首不縷。

呈東輝書

某再拜謹覆某閣下。余葦。木托山者勢高。蓋不唯山之使木能高。山亦以有木而高耳。若其使山無木々無山。則何以稱其爲佳山爲佳木也哉。夫惟。閣下地位清高。實人倫之泰華。而可以產佳木。於是旁有桃蹊契丈。天質奇麗。又人物之英秀。而可以安泰山。世僉仰慕之。予誓帶礪於契丈之初。與契丈善謀。與閣下善斷。盖以其擇之不太謹。則其交之不必厚也。契丈若非有記閣

下。則未必使予與契丈至於劉葛之水魚也。閣下若非有挾契丈。則又焉使予與閣下得於韓孟之雲龍乎。故識閣下者。契丈之仁。而親契丈者。閣下惠也。實所謂莫逆之交耶。頃玉府諸髦。各以議論背馳。一寺如分兩寺。漢之禁錮乎。宋之姦碑乎。南是北非。猶預未決。然非閣下與予之所預言也。始則葦而笑之。中則各以其黨相爭。殆痲市。豈其本志哉。終則果何如耳。嗟予之於閣下。非衆人翻手之比。閣下雖有不善於予。々豈復不善於閣下哉。況於契丈。造次顛沛以不達爲志。何必黨其黨乎。縱令昨黨其黨。而今之後。非與閣下黨而誰與黨乎。若有人說予不善者。則請詳葦以諭之。予必就其非則改之。就其惑則解之。是亦君子信友之道也。世之好事者。入彼入此。傳虛爲實。閣下察焉。若其寬假以使遂予志。則夕死無悔也。他者無可道。卷而付之面展。某恐懼再拜。

奉梅菴老人書

某拜手謹啓梅花無盡藏侍閣下。蛩雨易候。蘂露結霜。伏以起居多福。邇來疎濶。因循不獲作數字訊消息。以無的介也。向所拜借之帳中香一卷。返璧此介。滯慢多罪。此日瑞泉活佛光儀於當菴。講臨濟語錄。僕所持一本。未加朱墨二點。況本事機緣。可記副之乎。願照寫梅花藏中所閱哮喘本。如以一器水傳一器。想必不輕允他見。以鴻慈許可。則何資陪之。鄉產一包。聊寓芹暄。愧不足贍朝盤。事々不縷。誠恐頓首。

梅子再拜々々。焚柏披封。實握手結眉毛。歡抃歡抃。谷抄落手。且又覓一覽惠照吾录。朱也墨也。必多誤。請一々削焉。豈不下幸手哉。瑞泉大和尚之講。龍之水乎。虎之山乎。余脚頑途遠。不及陪其席。可憐生。荆溪集一冊。卽今付來奚。（朱墨）古云。借書一瓊。還書一瓊。今與閣下相與借書。欠一瓊之面皮。罪科在余歟。罪

科在閣下歟。但閣下惠余有大雄之菌一袋。未下箸以前。芬芳撲鼻孔。而津液激舌端。況於咬嚼之時邪。珍重。菊既捲旆。梅漸出師。時候如仲冬。尊躰爲國自珍自重。恐惶敬白。季秋念六。漆桶拜答。

奉梅菴書

某再拜復梅花無盡藏下。創歲以還。未交一字。非敢後也。便不的也。伏以珍重萬福。比承尊躰康寧。日益剛強。盖州校之大幸也。非趨州校之幸而已。實天下國家之大幸也。時輩攸推。後學攸出。非以厥躬所宜私也。予因可言者惟四也。某嚮草老蕭周忌代薌之俚偈。呈雲門翁寬和。且望幸冒瀆尊眸。斷望擊節。蚤達高聞。輒賜雪和一觀之則如天花變現。不可揣其所從來。二觀之則如駿馬注坂。可望而不可就之。（兩觀）三視之則如小兒對蜜。雖玩味竟日。終不告厭也。豈可大寂定中不爲之點頭乎。十襲藏櫃。永爲家珍。以鎖一

門於無窮者矣。是其一也。加復和又所及私呈雲門之什。何賁如之。漫疊一章以稿奉。所愧似詩非詩。如周人之懷朴爲璞。具眼者必胡蘆以失啖之。願下點鐵之手。是其二也。爰有鬻書漢。出一山祖語錄示之。乃閣下嘗所粗箋也。就中有之。頑極下有三明云々。其一想必束生明也。其二何人邪。未審胸襟流出底語歟。抑亦古德紙上涎唾歟。示諭萬望。（是說薄）其三也。頃吾山僧堂殆荒廢矣。風則獵於木瓦。雨則鱗於單床。忍舉目乎。衆中有一道人。具修鳳之手。徧募衆緣。粗治其廢。於是位卑者。轉之迂喬。未任問僧者。捨白水以解其職。舉衆是爲宜當矣。寧馨玉霄。職未果。位未進。今俾十真人。鞭下楊州。則二俱足矣。不亦悅乎。是其四也。餘無可言者。楮短意長。布詞草草。仰望高察。維時梅潦漂杵。麥波可杭。自愛保齋。誠惶敬白。

奉東陽書

某頓頭上覆瑞泉函丈老師大和尚猊座下。恭惟尊候動止萬福。拜別以來。枉欠問候。而仰斗之志。未嘗午子忽之。伏望尊照。比承藥阜智公上司飯座下。去春西上。卒然與某解后。茲審道貌增勝。弗倦樵拂。實宗門之大幸也。某昨寓雲寺之日。猥拜趨座下。屢蒙登未聾。加之希叟所述之贊。馬防所序之錄。親侍講幃。粗啓蘊蒙。雖曰隔生。胡然忘之。況於此身乎。所願一投法席。永沐慈化。然老蕭遺囑之所系。區々猶未放下在。少埃時至。遂素願。尙恐不似之質。無分煩郢斤乎。近日雲門翁有手簡。副以大和尚所賁來。賜二韻和章。手之不釋。則墨光交暎。際爛於眉睫之上。至以忘寐。口之不輟。則高味雋永。宛轉於齒頰之間。可以廢食。不意投个魚目。還獲驪頤。十襲珍闕。未輕發之。何榮履焉哉。僧和者乙章。起草以奉濫獻座右。一々勿慳慈斤。即日孟夏漸熱。伏以爲大法自嗇寶重。誠懼誠惶頓敬白。

呈考叔書

某蒲拜上覆大應菴頭孝叔大和尚三應閣下。歲運如矢。恭惟尊候萬福。牛順馬逆之地。雖不能交一語於數歲。山仰景行之私。靡不每視千里於咫尺。有一事囑於和尚。吾山草昧。殆乎三百霜。吾祖有塔。而未有院。々之所入。乏於其經營也。是和尙之所歷而知也。數年之先。被爲州之饑守豪奪。所入亦無矣。況於經營乎。亦和尚之所推而知也。於是吾蕭菴師切齒擅腕。聳之於公。辨之於私。且募衆緣於五山十刹及善男子等。以信得入者。寸積銖累。勃然興之。緇家者則曰。千光日本小達磨也。雖非厥祖。孰弗有本而報乎。白家者則曰。千光扶桑一國師也。雖非厥義。孰弗有信而皈乎。各竭誠助焉。蓋出師之一臂。厥功無忝於祖矣。亦復和尚之所聳而知也。土木之役無窮。心力之精有限。湏然逝矣。天下惜其□之（棟）既立而未畢。其院既成而未潰。況列其門下而稱

其門弟者乎。其院未潰。無遺憾之。其塔殆廢。風則蒼皮生猳。片々南竊北翔。雨則瓦鱗吹浪。步步東漂西泊。未如之何。此則是和尚之所忽而不知也。夫以龍山之於吾山。丘陵之山。百川之海也。而稠廣之衆。未有一人揮金之手。胡以不思祖之太甚乎。檢募帳。唯嫻桂老一人而已。餘者無所見矣。予頃宰院事。寧不嗣先志乎。而如和尚於師則爲師友。於予則父執也。仰望自大和尚資始。至雛僧肥典之末。無多無寡。信然樂施。各鞭其後。則必潰其未潰。以及其殆廢者。福之大也。莫大於焉。餘無可道者。某蒲扒不宣。文龜元年林鐘十又六。

投雪嶺西堂書

東皈之後。鳥飛兔走。因循未呈一字。蓋乏鱗羽也。伏以文候萬福。昨來發軔。賜以宿花衣。實予畫錦也。持以衣被吾鄉。則溪山增光。花竹如采。可不貴哉。茲承河洛兵罷。西東一家。風可化

矣。麟可出矣。是否。然則清涼其命維新乎。青松其社復舊乎。併以攸望也。予不幸嬰國多難。況宗家不安。俄頃成鳥有矣。以故予亦郎常。奔越還美。嘗盡山川之險。雖蜀門之西。不至於斯矣。且喜司命所存。死地得活。亦不幸中之幸也。然累歲螢雪所纂之書。舉爲秦燼。則樂山之志既萎矣。寧不察下情乎。所愧楚弓安習。不能淨盡也。即今寄錫於正法寺。明季先花以西者。必如曠日。力便倉卒。萬不盡一。恐惶不宜。

△文

解涪翁名與字文

講家者流率解涪翁名之與字曰。昔顓帝之子有皐陶。庭堅者取字於斯。柳子厚先友記曰。王紆魯直。其字名於是出矣。是則是也。譬諸入海而不竭底也。予因原之。世之以黃爲姓者。推輪子顓帝。々之爲子凡八人。謂之八愷。其第四曰大

臨。第六曰庭堅。第八曰叔達。則亞父之名三子。以三愷者。非反其本而慕藺之也乎。且夫皐陶矢謨曰。愿而恭。直而溫。解者曰。愿者遲鈍。外失於議。故言恭以貌強。直無屈。任情違理。故言溫以合道云々。絲是按之。魯言遲也。與愿字義相通。又就其字而併按之。則庭者直也。堅者剛也。剛之爲德。以直而立。夫如之則其名之爲設也。豈偶然矣乎。可謂名之與字胥副合矣。他之近取柳記爲據者。蓋二字連環也。若用我者。毋必毋必。

謹瘧鬼文此文未退之詩

明應丙辰孟秋廿有三。瘧鬼方來。進駕於午。椒裝於酉。其始也如坐致廣寒冰雪之窟。手龜脚栗。雖累繒纈而挾之。未足以爲適。其終也若直入洪鑪煉鍛之冶。唇燥胃焦。雖倒銀河而滌之。未足以爲快。少焉渙然汗下。疢勢稍退。如宿醒之頓醒。似春夢之欸驚。予乘間日諗之曰。瘧乎

瘡乎。吾嗟爾之爲生。軒皇之孫。顓帝之子。入則不能盡其孝。出則不能修其德。爲人無似。遂泛江水。然而弗獲享靈胥之祭祀。孰能競靈均之鳧軍。慈濟之所托。化爲虐鬼神。誰欺罔。惱惑翁媼。變寒暑於斯須。開陰陽於膚寸。善應方所靡弗格至。豈不忝厥祖。胡其覲々貪利嘔洩之際乎。吾則不俾醫師費劑。灸師施艾。亦詎勞詛師之彈霹靂舌。符師之揮丹墨竹筆。或呼桓氏名。或誦杜老詩。或貼乾蟹於戶。皆是真兒戲耳。直將吾祖師門下一个關捩子。鎖斷爾賁來之路。金刀所不開之處。有何神可瞞。何鬼可諱也乎。且歌一曲云。式微々々兮胡不飯。江之水兮碧依依。吸素月兮嗽清漪。鮮々維苔兮可以製秋衣。燦々維石兮可以爲支機。于嗟江之水樂哉。有孰兮與子爭隈。去々兮勿復來。

祭橫川和尚文

維歲舍昭陽赤奮若。月建因敦。日丁著雍涒灘。

大僧錄鹿苑堂上橫川大禪師唱滅於小補軒。次日計聳於四方。無賢愚皆出涕。吾靈源翁特愕痛惜。小子龍崇亦以爲父執。弗勝欽慕。淪茗以祭。祭雖非小子職。擬而寓哀以文。々曰。

在昔大元皇帝己丑之歲。釋之大鹿王化矣。君子謂之佛道中興橫川示寂。而今大倭皇帝癸丑之歲。釋之大鹿王化矣。君子又謂佛道中興橫川示寂。偉哉此土他土。異處異時。先聖後聖。同名同運。烏虛哀哉。師之稟於天。走盤下陷。出匣針鏤。補祖天於旣闕。快試鵬圖。麾佛日於將頽。頓熄螢灼。氣挫圓通長芦。辨折永安明白。嬉笑怒罵靡非文章。逆順縱橫自合渠。十虛空爲一華座。開口則禮竅岳聳。四大海爲一墨池。染毫則歐頭柳脚。挾其一藝猶足空群。矧是多能孰能敢當敵。千聖辟舍而立。羣妖望崖而却。曷知鹿野席猶未煖。迷塗之轅歛摧。廼視熊峯履又旣痊。苦海之筏遂溺。天胡奪之太速。世皆望以嗟惜。

往者期以宗匠靈光殿。今者圖諸法王凌煙閣。因此終天感我。疇昔師之於吾翁。實金鑾上客。師之過翁也。小子出而逆。師問。翁在不。小子曰。不在。師曰。太深遠生。小子曰。佛眼瞋不着。如丹霞訪南陽而值真。而師之於師所問亦無適也。

後傳翁命而謁師也。師問。翁近事何若。小子曰。

不慕諸聖。不重己靈。師曰。何太高生。小子曰。

沉淪寧受。解脫不覓。如青原令遷往南岳。而師

之於小子所對亦無會也。伊良人兮何時而復覩。

眼欲不潛焉得不潛焉。心欲不愁焉得不愁焉。試

使十日麗天。不足乾予之淚。有九年泮水。不足

洗予之感。韋綴以辭燕。聊侑以奠薄。烏虋哀哉。

尙享。

青原思單而令石頭遷馳書往南岳讓和尚處。乃曰。回來與汝鐵斧子。住山去。石頭到彼未通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岳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問向下。頭曰。寧可永劫受沈淪。不求諸聖解脫。便回。師問。返何速乎。書達不。頭曰。書亦不達。信亦不通。去時蒙許鐵斧子。即今便請。師垂下一足。頭便禮拜。報南岳住。

祭先蕭菴文

維明應七年歲次戊午。月建甲寅。日丁庚申。吾蕭菴翁唱滅於京之東山靈源先廬。越旬有二日。訃至岐之舊梓。愕然失哭。缺望之痛可勝言乎。厥翌虔望先廬。薰蕕微之次。昭告以斐文。禿筆供養。其辭曰。

烏虋哀哉。

師之住世。纔七十有一。選佛有科。輔教有筆。人天有師。法王有弼。倂者有所憚而不放。端人有所賴而不恤。譬如三百三十六萬里妙高屹立於巨海中。而三明運旋。七金環峙。可望不可昵。今師之逝也。選佛無所欽嚮。輔教無所祖述。玄學泥於烏焉。叢規迷於鳧乙。倂者蠹午。以自獻。端人狼狽。以自黜。譬如夜半有力人負山走藏之於澤。而天地晦冥。日月墜失。烏虋哀哉。昔

師之尙幼也。敏而好學。手不釋卷。燕子日長。懷彼江西之示相姪。其既長也。筆端具大辯才。喜笑怒罵皆自合轍。天下望以爲黃龍頭角。天下

指以稱瞎驢正宗。猶如東山下有佛日。似清涼有甘露滅。及其漸就老也。相公降以鈞帖。則不乘塵尾而瑞世于賀陽于紫府于洛城。三據祖翁笏室。至其謝事而退也。台眷益渥。薦以南禪。且請升座。則亦猶如牛丞相之於資福。僉曰一佛間出。天下能事殆畢。烏虜哀哉。螟蛉有子。雖責阿舒懶墮無匹。螺贏負之。且喜阿虎粗識詩律。慈顏不可復見。非託夢而奚術。寧厭世之溷濁。示幻滅。以幻疾。道樹春暮。孤宗誰揭。嗟予不遇。弗獲近密。五載于今。今電之一掣。噬臍何及。追奔無驪。疑團如山。孰決孰質。天兮可荒。地兮可絕。師兮不可作。淚兮不可尼。烏虜哀哉。伏以尙享。

祭惟精禪師文明應九年七月十四日

于嗟禪師其滅矣乎。天下指吾門。爲東山法窟。而四三年來。故材已凋。新秀未茁。所以襲前而繼後者。當矣來哲。而禪師其可滅矣乎。惟吾師

兮。語入滑稽。習除閤閱。領扶桑最初禪刹。九州坐斷脚跟。透積翠向上玄關。十世尙有祖烈。善順處慈雨沃焦。卒暴處怒潮赴浙。于嗟。自今而後。可與古人列。古牆猶竹聲。是師之德容也。虛閣自松聲。是師之辯舌也。殘僧六七輩。屋破風雨多。嗟吾門昨隆而今替。蓋茶三奠。爐薰一蕪。尙享。

祭先師文

粵明應戊午之歲戊午之月端午之前一日。宓迎先師（德勝）十々諱旦。肅詣塔下。珍羞焚柴瓣之次。敢昭告曰。師之於世。稟命於天。其不異人。四大合緣。人皆室居。而師亦然。人皆衣服。而師亦然。人皆飲食。而師亦然。人皆衰老。而師亦然。人皆疾病。而師亦然。故今則亡。仰叫蒼天。其不同人。一片識田。人有一德。師集成焉。人守一藝。師兼有焉。人厭貧賤。師獨樂焉。人屈豪富。師（人厭賤）傲視焉。猶古道。師力規焉。故凜如生。有光釋

天。々哉々々。假不以年。百歲僅七。胡奪之遽。雙履既瘳。十旬俄遷。缺望弗沫。涕淚漣々。年甫弱歲。家譜密傳。其重千鈞。螳臂所懸。一旦卷還。飯缺嗣々。伯述仲去。季歷惟賢。然秦無人。況趙素屏。與俾然緒。續無鵲絃。盍俾潛魚。跳出故淵。宓惟再來。重開三玄。影前囂々。髮一縷梅。筆下苒々。湧七軸蓮。庶駕願轂。式降齋筵。

祭亡友春卿文

維明應戊午歲薤賓丙申朔十有一日。濃之藥阜主藏春卿育公亡矣。越七日。訃葺京師。小游龍崇弗勝痛慟。陳以芳羞。告以斐文。聊從一爐之煙云。

烏虬哀哉。哭公以淚乎。予淚無從。哭公以文乎。予文無縫。顧予與公。相於三歲。處則對床。出則聯袂。花雨春夜。月露秋天。共剔銀釭。同坐瓊筵。昨予大故。征驂西飯。出送春戀。涕泗霏々。別來三月。如歷三祇。尺素二致。千里結眉。未遑

裁服。忽得訃書。悵焉失望。憂心焚如。石門梁稷。未實先萎。南陽鳳雛。未飛何衰。嗟少於予二歲于此。孰令公夭。造物兒戲。初終是夢。載問載詢。說與阿誰。江東暮雲。岐山迢々。岐水沄々。沒而不沒。存而不存。求之存沒。頗似失言。然情所鍾。寧得不爾。清洛爲俎豆。青嵩爲簞簋。庶幾分來儀。以享兮以祀。

追祀孫菴大禪師文

維明應金猿々兒之月單五。伏迎大叔孫庵古佛緯旦。虔備珍羞誦神咒之次。昭告大士之靈云。夫佛心宗之衣被吾天下者。以有吾山也。天下指吾山爲黃龍法窟者。以有吾門者也。吾山推吾門爲衲子洙泗者。以有吾師也。吾門皈吾師爲佛法司命者。以有其道德文章光于前而絕于後也。其惟。吾師以江西副其諱。曾陷破幾人。以續翠揭其居。克嗣似承祖。身無可著之行。剛而著之。禿天下兎。焉足彷彿之。口無可擇之言。剛而擇之。

擢天下髮。豈亦次第之。嗟乎今則亡矣。換裘葛者五十五回。文章昧於燕右。道德混於鄭璞。門風灰寒。山勢陵夷。再來今幾時。塔色猶如故。弗翅吾徒慕蘭於師。天下之士。識與不識。誦師名。望師風。師々片言。法師隻行。稽首虛空以拜焉。然由師而視之。猶螻蚊之望龍象而已。蘇太史撰韓文公碑云。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僕於師亦云。維時千秋空在白露既往。謹陳伊蒲。聊酬慈蔭。伏惟尙享。

祭慈永大姊文

維歲永正丙寅二月辛亥朔孟七之夕。長空慈永大姊卒於栗城北萱之堂。轉盼間生七云臨。孝子總州刺史平公尙胤虔就墳院。設伊蒲之次。命族末釋龍崇。祭之以文。敢昭告其淑靈云。

嗟乎哀哉。生者必死。夕無再生。百年一霎。露栖曉英。惟永大姊。風度凝遠。雅志淵澄。喜怒憂樂。如不經情。妙齡夙識。宗門有程。入睹駟室。

結師資盟。猶似月上。向鶯子呈。涅槃妙義。頓自發明。中歲先君。既埋九京。薤髮爲尼。孤燈守貞。又似耶輸。隨佛權衡。法花會上。頗研其精。頻年家國。蠻觸相爭。天之所與。彼輸我贏。竟歸栗里。遠辭柳營。令子亂孫。候門相迎。秋殿酌月。花塢步晴。逆虜伺隙。數襲吾城。大姊一笑。不搖心旌。軍中獨得。女丈夫名。頃設籌幄。外討賊兵。民德歸厚。交頌河清。嗟乎哀哉。耳順漸過。(古德)者稀未盈。就枕兩月。微恙云嬰。百劑不効。半夜告行。座脫如睡。視世何輕。閨坊改色。闔城吞聲。予時歸省。親哭雨檐。(陽字境)淚盡無從。七々俄更。況母子間。肝摧魂驚。若過死。反亂未平。焉幹其盡。致如在誠。孝心所感。天意兼并。衆善隨志。集以大成。是生前福。即身後榮。春雨如膏。山田可耕。煙裊金博。花泛雪坑。魂歸來兮。伏惟尙享。

祭亡友仙英上司文

維文龜第三孟夏己亥。仙英養公上司死兵於鄉之敦城。越旬有餘日。訃聳洛東所羨之寺。於是識與不識。反袂嗟惜焉。況我平素相忘於雪月者乎。然淚之無從。似元不曾。仍薦以半甌之雪。插以一縷之煙。且告以文云。於戲公之稟天。孽箭之機。舉一反三。公之處世。不羈之才。瞻前忽後。予嘗與客論公曰。具一切智。現十方身。其謂何也。志汎學於牛毛。求速成於鱗角。夙入天隱室參詩。虛接實接之律。粗得其舛。旁師橫川蹟學字。草書行書之法。頗逼其真。或執文翰品藻風月。則憲章藏叟祖述橋洲。或弄戲墨一掃江山。則借潤牧溪規模玉潤。至若瓊々餘巧。細々雜藝。則無一不有。可勝數乎。故曰具一切智者也。公者越人。而寓于洛。自幼挾冊割半間於大昌縣裏。樂只東山之遊。亦不減會稽。比壯卷席掃一室於新豐洞中。所欽天童之禪有克似翰苑。由爾旣降。春而洛下。旣孟郊一日之花。秋而越

上。對禹錫四時之雪。登清暉樓哦詩。則白傳舊題鸞絃堪續。憩善應寺製記。則黃潛新文虎斑難窺。本無象於去來。寧有意於彼此。故曰現十方身者也。然此則是公平素所踐而行之。余尋常所知而言之。抑亦北礪翁有云。事不避難。禍子智勇。公謂無之乎。嗟呼。嬰一旦族。陷百年身。某日何日。寄形鋒刃。某地何地。暴尸沙場。三昧鎧乎。何不使防身以得全。五位旗乎。何不使就死以得活。唐道平雖拜金吾將軍之號。以破祿山兵。未聳爲賊而亡。宋唐突雖□太平興國之旨。以神劔加頸。猶遭爲法而赦。公獨何爲。遽此屯遭。將曰老而能事旣畢。則位猶居上司。將曰少而血氣未定。則齡已邁不惑。豈有人欲護公以免之。然公擲而麾之。蓋有天命之有數耶。丁世相之如幻邪。是必智之餘勇也矣。然此則是公之所自輕其命。而予之所以太惜其才也。更所可問者。岩頭末後一聲。公果如何耳。止々。山可爲

砥。海可爲桑。魂不可招。問不可答。嗟呼。昨恨生別。今嘆死別。今之後永爲古人。非夢則何逢之有。愁腸九轉。哀歌一闕。歌曰。

有淚々々兮。可以徹九泉。有聲々々兮。可以達九天。越山杳々兮。洛水漣々。維此良人兮。不可復騁。新豐春樹兮。何樹未秋易色。古洞曉枝兮。何花未雨無力。況物之靈兮。豈不相憶。天地久兮。奈此罔極。

祭大德東陽禪師文

躰文不躰道。如驪頷失月。躰道不躰文。似象牙無花。於戲禪師何人也。宗說兼通。才德俱加。獨秀峯前。爭雄法戰場。則連舉五將話頭。下一喝於四喝之餘。漢幟堅赤。龍安山中。占魁心空第。則活弄大僧史詞翰。挑正燈於五燈之上。趙壁絕瑕。人天知識。和尚始得。涅槃妙心。付屬無多。少林八月梅花。分髓何早。瓣香七年夜雨。返魂苾訶。伏惟尚饗。

△銘

玉成字銘

龜山林少年。一時風流稱首也。其游命予字之。古之記禮者有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因字曰玉成。而爲之銘。々曰。玉之在璞。本自無心。玉工探焉。琢以成琛。溫爾其色。琅然其音。人之於學。與玉異襟。立志在堅。如石如金。取友以輔。擇師以箴。霜辛雪苦。灯晷交尋。至道必遂。致知益深。德無瑕類。夜光緇林。映徹萬物。洞貫古今。就不倚之。玉成惟欽。

鐘銘

山城州愛宕郡東山祇園社鐘銘。寺社號令。以鐘爲先。日夜扣擊。聲超大千。幽明蒙利。見葦結緣。天下豐樂。國土安全。佛法王法。億々萬年。

葉叔字銘

遷史世家。嗣業爲美。僧史世家。傳道爲軌。惟我

心宗。單傳直指。五家七宗。得肉得髓。所應取與。百孫千子。派裂支分。姓同氏異。如月印空。似水注器。數世之後。絕祀者□。來源衰々。洞濟二水。東山左邊。七葉益熾。挑法燈焰。五灯爭晷。變今々々。直下的嗣。勉業孜孜。於道亦爾。億萬斯年。有光於史。

日新字銘

賀陽瑞應山下。有一俊少。曰暹。其游就予徵雅之號。暹之爲義。日光升也。取諸湯盤。號以日新。銘曰。日々々升。歲月以成。日々人學。才德以生。知新溫故。進不算程。經史子集。繼晷有榮。青雲坐致。走卒誦名。一國駿奔。百世雷鳴。俊少勉旃。何往不來。

文臺銘

有文無武。則不能撥亂以安社稷。有武無文。則不能布政以化邦家。項籍山東英物也。自恃拔山之力而不讀書。復生一秦矣。李煜江南雅主也。

空負濟世之才而不治兵。竟浪五季矣。唯有曹魏父子。據鞍馬而爲文。橫干槊而賦詩。不朽之下。望風而立。固万夫之雄也。然則文與武。不可得而離焉耳。西尼氏秀教。世積勲勞。爲國柱礎。運籌輜略之外。暗與孫吳相合。公退之暇。頗嗜歌詞。雪月其宵。錦繡其心。可謂振文以武。偃武以文者也。以故古今之詠。漢和之學。未嘗一日不目染手濡也。因設以讀書臺子。欲便於倦勞。不亦宜乎。且徵予爲之銘。々曰。一日之冬。四時之夜。細雨春如。梨花紅亞。不出卷中。坐知天下。

龍伯字銘

神物之應。不可其揆。劍于平津。杖于葛陂。玉樓雷駭。紅葉電馳。物或皆爾。況人有知。一臥一起。終始如期。叙夜柳下。孔明草茨。千百歲後。誰其嗣之。

大年字銘

東海之濱。有一道人。既老求字。其名曰椿。春江

禪翁。惟德爲隣。原義莊蝶。假言孔麟。呼以大
年。厥旨最親。負笈游學。雖魯脚塵。展少鞋翼。
奮藤枝鱗。風殮露宿。雪苦霜辛。六經其腹。百氏
其脣。德實內積。才華外新。名垂不朽。八千秋
春。

鼎用字銘

鼎可器也。調鼎爲用。義一軒三。皆有命中。神禹
改鱗。以象九貢。后世傳國。爲寶相重。人之負
才。與鼎伯仲。藏之於身。待時而動。佛法僧寶。
世所崇奉。至矣盡矣。以規以頌。

和溪字銘

雨順風調。天之所和。歲豐穀登。地之所和。主歡
民樂。人之所和。天和雖至。不如地和。地和雖
至。不如人和。々々然後。士盛賢多。文章有程。
薦達有科。朝野穆々。孰不謳歌。

△襍着

題扇面

鶴者仙府紅驥。而非世之所馴養也。二童能馴而
養之。蓋鶴之其聲聳天。々爲降此神童。以授之
命。授之祿也。於戲人之聲之成文。動天感神。可
疑哉。桐崗仙少。幼而好學。他日才翼大成。必有
太乙下觀之祥也。仙少思旃。

題扇

傅岩鎖煙之後。渭水藏月以來。若人罕逢。不知
誰某氏翁乎。以貌取之。則其德可以四三老六五
更居耶。

扇面

牽牛以蹊陳之田中。恐見奪之。以過齊之堂下。
恐見覺之。宜矣牧豎不田不堂。緩牽以渡野水之
濱。孰能奪而覺之。更有橫笛。則按阿濫於飯背。
試不俾涪翁一聽焉哉。

題畫

雪者天地清絜也。宜探梅而有昨夜之花。宜听竹

而有碎玉之聲。二翁何人。共闢此堂。而挹此清。西湖林逋李及乎。剡溪戴逵王猷乎。偶有小簑笠。擎舟堂下。貫鮮以進。翁欣然欲接之。輒勅山童。挈壺指風帘疾走。頃刻而必至矣。於是梅兄謂竹君曰。君主阿猷。我主逋仙。酒既得。肴既設。可無佳作乎。有則我欲三薰之。君其擊節以和之。曰唯。玉立檐端如有待矣。

七賢圖

竹似賢乎。無適俗之韻。賢似竹乎。有歲寒之節。古賢之栖於晉竹者七人。其韻之高。其節之潔。寧可逾竹而不及竹哉。難矣歲晚。濤去戎出。五君猶存。々者與出者。於此君似不似何如耳。

司馬相如題昇仙橋圖

世之稱大丈夫者。以志爲必立之本矣。故司馬相如使蜀之日。題昇仙橋柱上以十數字。弗唯自執志之確爾。且要俾天下後世規識其所以立也。不則聖主不拜以將之。守令不先以驅之。卓王之孫

不寵以尚之。南夷之君不願以臣之。苟徒以讀其書舉其劍而取夸毘。則何面目而復過此橋也耶。

八景扇面

學李杜者難爲詩。遊瀟湘者難爲景。々入詩逾奇。詩得景故佳。今也大雅不作。山川舍諸。游學人光陰莫虛過。

八景圖

天下說八景者夥矣。而瀟湘爲最。沙雁寒而叫月。江雨凍而成雪者。四時之變也。漁照殘而帆飯。晴嵐送而鐘近者。一日之常也。皆不得頃刻集尺寸縮。而併觀之者。不是畫手之妙也乎。

扇面牡丹竹

淇澳竹雖可比衛公切磋之德。而時無文同。宋堪入畫也。欄檻花雖可擬韓公岱斗之文。而世有趙昌。終不到真也。況其惠之儀。文之美。難以形似而論者乎。誰其云者。枝上春禽語喃喃々。

扇面

松之年以萬計。龜之年以千計。鶴之以三千計。新歲相逢鬪其齡。併而計之一萬四千。持以無讀書之晷。不亦悅乎。

七賢圖

夫竹有賢々之色。而人少倚々之德。昔司馬氏之王也。天下稱賢七人。羣集竹下。然而嵇向絕巧。不若此君之正真。山王貴盛不若此君之瀟灑。劉阮放達不若此君之節儉。後素者古來沿襲。以爲竹林七賢圖。々中豈不愧此君乎。後之稱賢者。以此君之賢爲賢。則德其或全而已。

扇面白鷗

鷗其真閑乎不閑乎。予杜子曰。遠鷗泛水靜。則鷗閑者其所見之遠故閑也。又曰。春鷗懶避船。則鷗閑者以其性之懶故自閑也。爰有忘機之人。白鷗一雙。就手相馴。風吹不飛。潮來不動。然則非懶且遠而閑者。在我機有元也耶。

扇面菊花

花之所以爲世愛者二焉。色爲上。香次之。蘭以國香見採。牡丹以國色見貴。而菊獨以時。故夏小正曰。季秋月鞠有華。蓋菊能五色。非無其顏。菊能孤芳。非無^(而)其香。苟非競秀春陽。沖和之中。尙獨立風霜凜冽之後。則孰能俾陶家晚節高乎。羲皇之上哉。觀此便面。菊花外不著雜花。畫者所取可知矣。若有人指問曰。菊之愛在時。則霽之然。菊以黃爲正。故曰黃花而不名。今後素者五色中獨弃黃何乎。予又欲答而言之。滿面是黃金。更畫爲甚。且夫天下皆劉而菊獨姓陶。豈使菊花冒卯金之色乎。是必畫者新意也矣。花間飛者一蝶兩蝶。固知淵明陰魂猶在。夫復有所言者邪。

扇面菊花

秋籬之可翫者夥矣。而菊獨爲之長者何也。蓋不以西施粧而愛之。不以南陽壽而尙之。以其晚節能堪風霜也。否則何以陶令把之於東籬。魏公諫

之於北門。三閭大夫漁之於楚煙湘雨之餘。花上有蝶。双々隻々。不知是誰氏吟魂也哉。

山水扇圖

山之遠與邇孰佳乎。遠者淡々迢々。春而睡。秋而瘦。橫挹一抹。美人之眉乎。斜聳獨秀。詩人之肩乎。暮煙凝而半紫。宿雨晴而乍綠。固詩家膏腴也。近者岩々鬱々。夏撐風月。冬含冰雪。暮色滿兮樵斧忙。嵐氣滴兮僧鐘濕。終日對而不識其真。半空仰而不見其巔。亦詩家閑散也。然則近者不及遠者耶。觀此便面。南有遠岫。北有近嶺。其間煙水茫々。有舟三四五葉。々中之客不知言詩者歟。其必以山之遠近有所品評矣。

八景扇面

人能勝天者其唯畫乎。湘雨懸而洞庭月朗。漁村照而平砂雁下。山市嵐風可令張帆勢勁。而見之則穩。江天雪可令壓鐘聲低。而聳之則近。共湖南數千百里之景。而收一握中。豈非畫手勝天也。

哉。

驪駒圖 弄胡髻

夫歌驪駒舞驪駒者。人之所爲也。令弄胡孫。歌以舞之。蓋獸心而人者也。世固有人面而獸者。可慚而可愧矣哉。

又

弄胡孫師云。東方袈裟幢界者。山應如來應世之地也。百千眷屬之內。有一獼猴子。冠楚人冠。服周公服者。各在六窓。內外相應不知幾恒沙也。今所弄其一也。別々謂緋衣孫供奉。只是金沙馬觀音。

題畫

平遠之山者秋而拭稜也。空濛之林者春而籠靄也。予便欲棹舟以往。旁有童子曰。畫也。予唉曰。睦梢枯矣。輒摺而還之。

題畫

專天下清者梅竹也。閱劫外年者龜鶴也。若自齊

物者而見之。則梅溪王龜鶴者。爲白鶴畫竹仙人。集諸家注之圖也矣。

扇面

昔孝靈天子御宇。(出賦)大湖開而士峯苗。今此簞鱗。面有太湖。背有士峯。不知誰人負走而置之於掌握中。豈得非百萬軍中爭駿馬二子之雄也哉。

扇面

陽谷侍者問予曰。古之詩能奪造化者。何之謂乎。予指其所持扇面曰。是即此也。陽谷猶似有疑矣。予諗之曰。梅之有花。以冬爲時。早者以秋。晚者以春。是化工之所由賦也。而炎天吐蘂。忽今見者。如在前村深雪之中者。獨簡齋詩世界也。不是詩之能奪造化哉。陽谷曰。唯。因出扇求書。乃筆以付焉。

題畫

世之志於學者。若非處而漁獵簡冊。則必出而跋涉山川。其跡雖殊。所志則一爾。故太史迂之屬

文也。不在書而在山川之間。是謂天下自有一部史記。不亦可乎。今觀此便面。春岫之帶霞而淡者。近若遠。蓋會稽九嶷乎。春水之送波而靜者。深若淺。蓋沅湘汝泗乎。山趾有麓。々間老屋。三節三脊。如逃世而居者。蓋齊魯之郊乎。水泐有舟。蟠叟一杖一僮。欲迎棹而上者。蓋史迂之亞乎。小游繼天生入讀書窟。簡冊取諸左右。況乎不出掌而游目天下山川。他日執僧史筆者。舍公其誰乎。

雪蕉

(出賦)

天不能雪降夏。地不能使芭蕉耐冬。摩詰何人。筆權能奪天地。蕉雪自若。不知夏而蕉着雪耶。冬而雪被蕉耶。君其問諸毛穎子。

題水仙梅

昔伯夷叔齊不事污君。不與鄉人處。北海以待天下之清。其風足以激貪立懦也。百世之上之下。(二字前題)誰其似者。予見水仙梅兄弟。不阿東君。不與桃

李處。冒冰雪以專天下之清。蓋花之伯叔而已。時有兩珍羽飛來。其紅者投南枝。碧者上北枝。恰々然瞻前瞻后。詎知不有激貪立懦之分也耶。

扇面爲如麟雄侍者

鳳以希世爲瑞。若能家々馴而畜之。孰敢貴焉。且夫德不孤。麟爲隣。惠山有如麟之人。鳳兮鳳兮。宜哉借翬於虎頭彩毫。翔下彼掌握中。所謂物以類聚者耶。

白鷗梅

梅無羽翬。鷗無馨香。分而見之。鳥自鳥。花自花。併而見之。鳥即花。々即鳥也。恰似人之心。心相知。忘形忘年也耶。

山水圖

垂鬚佛云。西湖招提三百六。佳處如春在眉目。觀此摺筵。林巒春而含煙。樓觀暮而欲月。寔如美丈夫眉目秀發。豈其畫工模取湖上一招提也矣。

扇面牡丹

世之畫牡丹者多矣。第皆貌似乎彩色富貴之態而已。故沈香之亭。四香之閣。姚家之館宅。併以圖入焉。豈恐庸工之所爲耶。今則異此。不亭不閣不館宅。鏤彩屏色。閑淡墨模出一枝。生意活動於筆外。蝶舞風寂。咄々逼真。豈不以庸畫之眩富貴者爲法而以爲戒也。噫其可貴哉。

山水圖

獮叟曰。佳山水如王佐才。可就不可致。是理之固也。茲有化筆。其力能回萬牛。方三更無月夜。隻手搏取將來。縮千里於毫末。皈萬境於一握。宜哉山容曲兮獻寺。其堂虛寂。可詩可碁。溪河曲兮通橋。其流清碧。可漁可釣。西岫劍閑。東巒舒眉。遠梢照殘。近樹掛雲。斯須間不知幾變遷也。世之好事者。就而見之。猶爲難。何況坐而致之。山水猶然。況王佐乎。傅岩煙渭水月。誰歟行藏倚接立矣。

題畫

昔聖宋之興。以孔弟善言也。趙普讀纔半部。相太祖而治天下。宜哉蘇軾得其旨於黃岡瘴煙之底。而講其義於玉堂雲霧之上。非其所得之深。則焉有所講之密也。感主之深。故俾元祐登樓之日。再復建隆開國之初也。

麝香賦石竹圖

介而不移者石也。貞而不變者竹也。合此二者爲一。以名於花。花之有堅節也可知矣。而麝香將其雛眠其間。不知花擇麝邪。麝擇花邪。

題竹

竹之有節。如人有禮。々無則不能知邦家。節無則何以凌霜雪。有美一人。其節與竹可抗。何況禮下於人乎。古云。和以禮節。禮節之相品可知矣。

題栗鼠

鼠之爲物。其族不一。在松者姓松。在栗者姓栗。

今在枇杷者。亦喚爲枇杷鼠乎。若又栗而松而曰在枇杷。則所謂楚材晉用者也矣。

題芭蕉

布地皆金也。碧芭蕉三四五葉。直捲斜展。鳴蟬處乎其陰。頗如有得。勇哉娘。怒其臂襲其後。聖哉蟬。太早覺奮飛避之。娘果蟬若。欲追不及。予視之。必是一場金谷也。蕉葉之墜露。非帳中綠珠乎。娘臂之當轍。非門外孫秀乎。然蟬之智。過石氏也遠矣。石氏幾早計。則豈有名園化如秋後芭蕉也哉。

題梅

雪者梅之天匹也。梅之走而花於冬。雪有傲之也。雪之殿而宿於春。梅有要之也。使天微雪。則不能成梅之皎潔。使地微梅。則亦豈抗雪之清白哉。然雪過下則有害於花。猶如朋友數斯疏矣。未免持咒以保之。小雀其胡爲者。偷眼而下。彈之不驚。凍立時久。想是放翁千億身化爲此鳥。

後五百年猶托吟魂於花來也耶。

題畫

竹之有筠。松之有心。與梅有芳。依爲歲寒三友。歛其一則可乎。玉府茂材侍少寄此畫筵。需題一詞。予指問曰。向背有梅有竹。而松獨无。畫匠之意何如哉。花間有鳥彩其羽者十數。彷彿應曰。茂材之材之美也。如松之茂。其貞色正性。與梅竹併以足伴歲寒。更何畫之用哉。予驚而顧焉。彩羽外無復見誰云者。所謂畫而有聲焉耳。

題畫

梅之與月者。天地兩尤物也。有梅則月添其色。無月則梅羞其香。今夕何夕哉。偶有野鷹。不呼而來。翹立於枯枝之上。一顧四邊。飛走絕蹤。霜兔伏而月爲之失色。暗牖驚而梅爲之收香。斯寔梅之虞人乎。月之脩愛乎。

鯉躍龍門圖

魚化爲龍。不改其鱗。愚化爲賢。不改其容。唯所

改者德也。其形於勢也。在天以欲飛之。其形於言也。見賢以欲齊之。他日觀此圖者。不思之乎。

牡丹

按愚叟牡丹志。朱砂紅爲九嬪。玉版白爲御妻。細風爲花君子。狂風爲花小人。今此扇頰所寫。紅白交色。艷采可愛。然扇者招風之具。他日佳人人手動搖。宜使其細。莫使其狂。則可也。

題雪舟畫本

澗陰不云乎。佳山水如王佐才。可就不可致。余云。可致不可就。何者。山水之佳也。一旦入丹青之手。輕々負走。移於屏障。藏於胸次。豈曰不可致乎。雪舟近世牧溪玉澗也。特爲等本掃橫墨一帖。蓋畫家傳衣鉢也。余披而觀之。左則布水而兩折而下。飛流濺沫。匯爲沼池。溢爲江河。有四松上偃下聳。其間有水閣。兩髯双立。挈杖挹袂。想是雨謫仙之亞乎。右則遠山迢々。尾巒如走。疊岫似翔。有舟搖々而入渡口。二客顧語。似喜

飯程之速也。舟子三人。閣棹著岸。蒼樹翳翳。中

間有一招提。飛甍隆樓。秀出於剩晴殘靄之外。

二叟出門躊躇。前者指瀑泉而顧後者。嘆其壯

觀。一僕肩杖而立。亦兩謫仙之外。復有兩謫仙

耶。予子々雲水。無卓錫。兩謫仙不可得而見之。

得見一招提。斯可矣。然桑下可戒。忽卷而返之。

題泊川小師坡侍者號

應山坡公侍者。頃雲遊。偶與余萍逢藥阜客欄。

父兄慰誘以勸飯。其將行也。或命余立之字。々

者朋友之稱也。不辭而輒以規東喚之。蓋取諸筠

水規模東坡之義也。因作詩。兼簡上泊川雅伯机

右。以求是正云。一是一非休問天。佳名占得

玉堂仙。飯田從是唯良策。十月回春紅杜鵑。

畫馬圖

子韓子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々々々常

有。伯樂不常有。今也不翅無伯樂。千里馬亦無。

如長途何。遂著筆鞭於丹青。而圖以傳于千載

耳。吁矣。

題扇圖

溪桃不色。峽猿不聲。春帆一片。帶雨而飛。不知

誰氏北飯之舟乎。

鋤月齋

月可鋤乎。不可鋤乎。不可則止。可則必插梅花。

劉翰所謂自鋤明月種梅花是也。文秀上人。乃月

堂古佛種草。而以鋤月揭其齋。蓋劉翰其手耶。

第恐廣寒殿前與蟾桂。連其芳交其色無復餘地。

他日爲我拗一枝。憑仗東風。則清光應更多。

題高宗得說扇面

龍能致雨。非雨致龍。武丁飛龍之始。夢得說於

傅塾。以致天下蒼生之霖雨。是非說之來入帝

夢。而帝之夢往求說也。吁古來幾傳說。而世無

武丁。俊少何人。吾將待以他日宗門傅霖也。

題扇面牡丹梅

牡丹與梅。地其同乎。牡丹者花之堯舜。而梅者

花之巢許也。不可得而同地焉。時其同乎。牡丹者春陽。而梅者歲寒。不可得而同時焉。然堯舜若在林野。則厭世如巢許。々々若在宮掖。則治民如堯舜。牡丹若約歲寒。則如梅之魁衆芳。梅若約春陽。則如牡丹之王百花。蓋人異而道同。物異而德同。今後素者。畫以爲一便面。亦宜矣哉。

扇面爲越人題

雲山重々。不知何州。遠者如低而淡。近者似高而濃。是必若耶雲門乎。會稽秦望乎。就中東山在何處。滿架薔薇。春風一動。往與吾東山。欲較遊事也。

由有宇宙。便有此梅。々之孤芳於冰雪。可比其清者。宇宙之間絕無有焉。故天開孤山。爲梅世界。生和靖。爲梅主人。其清可超於梅。寧不及梅乎。蓋非和靖之遇梅。々之遇和靖也。且夫疎影

之橫梅。暗香之浮月。則春過乃止。和靖清節。旁礴乎宇宙之間。百世有芳。不知雪後水邊。月暗籬疎。清標玉立。是梅花耶。是和靖耶。君其問諸童子。々々不答。又其問諸白鳥。々々鶴々。顧而不言。吁。

鮎魚上竹扇圖

鮎魚上竹者。有志不成者也。若壯其圖。一躍龍門。則其志或有成耶。鮎兮々々。勉旃。

扇面

前面之雪者。花而無香也。後面之花者。雪而有香也。就是眞花。就是眞雪。傍有能言鳥。傳語春風云。待清明後一日即看。

鼬貓雀兒扇面

事之出於不期者。人莫得而測焉。何況餘細物乎。鼬之爲物。鼠中之狼而非雀之狼也。惜哉雀也。省前爲鷹鷂所逐。而不覺後有鼬奪其命也。雀若機密意純。以全其生。則鼬豈暇伺其便乎。

噫。害雀者雀也。非魴也。余眼而悲之。物固相噬。猶不忍之。人而食人。如何忍之。昔狼秦關楚欲割其地。楚不覺之。遂亡其身。今魴者秦也。雀者楚也。然楚三戶而亡秦。雀果報魴乎。

扇面長春花

春者萬花之主也。先春而花者。非得春之意則不能以香。後春而花者。非假春之色則不能以美。況當春而花者乎。未有一花不用春之力而開。然則花非待春而開者。春托花而開也。今如所畫一朵。日々春。月々春。時々春。歲々春。宜哉以長春而名之。

畫馬扇面

世固無識馬者矣。豈有空群乎。觀此畫底。馬其空群耶。人其識者耶。奔波赴吻逆過臍。老髯程徑騎且顧。々者何也。若夫馬化成龍。我乃中流投鞭。如何脫去。雖然彼必真識者。則未化龍之先。別有翻身一着也矣。

鴛鴦花梅

鴛鴦與梅。素非配偶也。作譜者見梅之實双生者。名曰鴛鴦梅。今畫梅花。以配鴛鴦。非譜者所以名梅之義。蓋梅而鴛鴦。則恐其早飛去。故割一物爲二。姑存其名而已。否則豈非涪翁鴛鴦浮弄嬋娟影句圖也耶。

梅竹圖有鳥

梅與竹。蓋氣類也。而梅以破顏冰雪爲清。竹以正色歲寒爲節。好風忽來。竹有碎玉之聲。梅有沈水之香。孰優孰劣。無心花裏鳥。盡力問不磨。

四時梅圖

物無兩美矣。若使牡丹有勝花之實。荔支有勝實之花。則天下莫嬋焉。然以梅之香得聖清。和堪相才而較之。則修到三生。猶隔天淵爾。觀此畫簃。龍前年後。紅白單疊之花。煙吹雨際。青黃生熟之實。與露結易色之葉。而一樹之異。四時之佳。併以備于掌中。豈唯牡丹荔支花于實于一時

之比也哉。城南蘭有侍史。其游寄此需余題。石敏若詠梅詩曰。家是江南友是蘭。宜哉投蘭有以梅羞也。

東坡邇英講論語圖

趙宋真定郡王普。曾分論語爲兩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太宗致太平。竟稱開國臣矣。至哲宗元祐初政。翰林侍讀蘇軾召入邇英閣論語終篇。蓋有意致太平於天下者邪。顧普素乏學術。僅一魯論。以夾二帝開炎運。如軾學術俱足。胸次容百千孔子。哲宗若任用厥才。如普於祖宗。則延元祐全盛之日。及千萬世亦可。豈唯八年而止焉哉。

四時花圖

長乎四序而令百花者。陽春和氣之力也。故雖夏秋冬。不得春之和而花者。未之有也。人之心之有和。時々春。言々花也。與此所繪者。可併觀也耶。

布袋蛭兒引頸圖

梅里天上有當來補處尊皇太子彌勒。此去五十六億七千萬歲之後。降生雞頭末城。可坐龍華樹登法王九五之位。猶勞守株。暫來此土。化長汀子。所謂布袋是也。又本朝有日月兩神之弟蛭兒三郎者。生而跛。乃載之海舶。因風放弃。舶攝之西宮。百世庶祀。今觀所繪。彼與此。絡繩子於頸。互挽以欲較其力。蓋長汀子若輸。必賭布囊以償之。蛭兒不贏。又賭鮮魚以償之。然長汀彌勒化身。而三會所可度三百億人。皆爲之手足。蛭兒雖友二神。以其跛而放于海。豈足鬪強弱乎。是必給師之以戲墨。索笑於好事之士者矣。

炎梅雪蕉圖

天不能使梅花當暑以香。而能之者。簡齋吟界風光也。地不能使芭蕉傲雪以碧。而能之者。輞川筆端造化也。所謂人勝天者。豈唯多云乎哉。地不如人者。豈唯和云乎哉。於戲雪裏之蕉。不曾

入簡齋吟。則孰信輞川畫中有詩。炎天之梅。今
上少年便面。(笑談)始覺簡齋詩中有畫矣。少年爲誰。
天下龍門。雪色如花雪庭佳丈是也。

扇面山水爲越人題

越之爲鎮也。千岩競秀。萬壑爭流。形勢之雄。勝

遊珍觀之盛。人物器用之美。可從事雪月而品藻
花鳥。古來號爲天下無仇之州矣。然其守令之任
不在險而在德。々之可觀者。非今賢守則誰歟。

(右角虎道人文集以淺草文庫本加一校了)

續群書類從卷第三百四十四

文筆部二十八

三益稿

蚊雷

驚雷聲震快晴天。細聽飛蚊在髮邊。鳴傍紗帷如破柱。今宵誰是夏侯玄。

金井梧桐

悲秋元莫若梧桐。何事栽之金井東。自一成王煎圭後。弟兄有道幾西風。

花院雨聲代永初

滿院春風桃杏霞。吟懷偏自雨時加。一非一是四簷響。折盡左花催右花。

讀柳子厚愚溪記

子厚漂流灌水邊。何時再得執朝權。元和天下豈難洗。回也不愚溪亦然。溪上有溪波自清。儀曹一洗謫居情。寧顏愚被仲尼稱。水爲先生亦得名。

童子春誦圖

萬卷堆中強可勤。古來平地有青雲。五陵年少醉花處。村校書聲聞不聞。孜孜對卷小青衿。春不看花惜寸陰。魯叟彈琴杏壇上。喜聽絃誦有餘音。

代顯濟

幽齋栽竹思無邪。雪壓竿竿影已斜。只爲琅玕屢

持咒。主人不敢保梅花。

楓林暮色

閑行不覺日西殘。楓葉經霜葉々丹。莫怪遊人未
飯去。林梢欲月暮雲端。

松間紅葉

路入松間山更幽。夕陽楓葉卜吟遊。風聲十里聽
虫好。又恐霜紅不耐秋。

隔牆看楓

飽霜楓樹錦成堆。吟自前臺望後臺。百萬買隣今
目意。一枝紅葉過牆來。

花時故人不至

有約不來情豈闌。春風院落獨凭欄。鶯梢日暮碧
雲合。花與佳人見面難。

爲梅掃雪

前村風雪夜來深。埋却梅花寒不禁。忽掃瓊塵漏
春色。始知弊帚直千金。

沛然膏雨滿春城。漸覺鶯梢和氣生。他日恐無今
日喜。落花時節四簷聲。

鳳凰集楓樹

千仞高翔鳳九苞。來儀今在晚楓梢。滿林霜葉似
丹穴。誤向秋風尋舊巢。

春入棹歌

扁舟輕泛碧波間。風送棹歌春晝閑。飯罷江邊背
花去。一聲漁曲是陽關。

人跡板橋霜

桼水橋邊霜降晨。双々誰跡往還頻。慇懃先欲問
青女。題柱人耶進履人。

楊妃出浴圖

妃子新粧傾李唐。驪山賜浴侍君王。溫湯水作馬
嵬雨。一夜蕭然損海棠。

鴛鴦荷雨圖

新荷帶雨晚涼生。中有鴛鴦理舊盟。點滴殘邊傾
翠蓋。一双鳥似孔萊程。

月夜泛船

半輪明月照湖山。佳景留人不許還。一夜船窓勞俯仰。雲間秋影在波間。

因雪待友

吾有故人金石盟。遠衝風雪問柴荆。今宵却喚梁王宴。座上相如本薄情。



數客來敲合雪齋。遙岑獻狀入吟懷。我慚西嶺千秋色。入杜陵窓詩已佳。

童子春誦圖

萬卷堆中寄一身。何隨花行樂看人。青衿亦有不孤德。爲誦蒙求燕魯論。

雨後碧桃

雨過園林風景加。碧桃福在小籬笆。(蘇軾)遙知候嶺登仙子。洞裏春晴醉此花。

海棠麝香圖

庭院晝閑紅海棠。更憐山麝在其傍。春來減却淵

方恨。風入臍堂花亦香。

讀伯夷傳貞元

周武干戈事已非。陳言不細掉頭飯。普天下是蒼姬土。莫采西山雨後薇。

瑞柳

隋將是日柳先疎。寂寞長堤十里餘。却報唐家太平瑞。枯枝吹綠映中書。

讀魯直煎茶賦

蟹眼煎茶主與賓。涪翁一賦品評新。由來土地因人顯。先記我家双井春。

書聲如琴

風送唔呬出學蠻。琅然恰似玉琴鳴。青衿時有絕絃手。盞底油乾無諷聲。

又

唔呬聲碎小青衿。認作伯牙流水琴。絃誦琅々十年雨。江湖燈火是知音。

又

一曲琴聲殘月天。細聽有客讀陳篇。唔咿亦□□
□□。萬卷堆中舜五絃。

江亭看月

偶避九衢車馬塵。江亭偏愛月華新。玉欄干外無
他物。萬頃滄波秋一輪。

喜氣消雪

太平氣象自熙々。春雪易消溫洛涯。十二街中共
誇說。天顏有喜六花和。

又

喜氣滿城春早和。餘寒送雪不容多。瓊瑤融入五
橋水。今日都無流恨波。

槐陰讀勻書

切韻一篇如鏡明。槐陰點檢側兼平。風前虫亦學
而習。枝上吟蟬十六聲。

洛水無冰

一團和氣滿皇家。冰亦溫然水未加。北鼠東蠶被
寒鎖。幾生修到洛河涯。

雨後杜鵑花

雨過杜鵑紅尙加。鶴林春色屬君家。空塔餘滴誰
相約。更待重陽七々花。

重修第五橋

第五橋荒久臥波。奈斯朝往暮還何。雲斤月斧一
新日。多少人從虹背過。

又

未霽何虹橫碧空。路人爭見洛城東。南橋恰似惠
州美。興在坡翁詩句中。

稚松 座有少年

人自少年期老成。寸苗松亦勢崢嶸。大蘇未出岷
山日。已有清風十里聲。

花院雨

一聲簷滴數行啼。可惜殘花落委泥。因憶霖鈴惱
唐朝。海棠紅脆馬嵬西。

盆池小荷

太華峰頭我未遊。藕花十丈得看不。朶頤無厭古

今戒。意足盆池葉々秋。

閉門護笋

風雨園林護笋心。柴門保閉半溪陰。不須剝啄賓將至。渭子湘孫玳瑁簪。

蛩雨

蟋蟀在床聽不眠。空階餘滴更蕭然。寒酸虫亦孟郊躄。認作昌黎秋雨聯。

雲破月來花弄影

重々花影日高時。雲破月來奇外奇。更愛橫斜清淺水。千年唯有老逋詩。

讀和鵲經

寒鴉曾作玉顏愁。飛入昭陽得自由。禍福從來是前定。朔兒經戒婕妤不。

扇面梅雀

雪後園林春漸融。雀兒來啄一枝紅。孤芳皎潔比巢許。即去莫飛宮殿風。

松下讀書

松風繞屋晚涼清。萬卷堆中功已成。文教而今能及物。（案：此句在「及物」後，有「雀兒」二字）枝頭雀亦魯論聲。

淵明飯去來小幅

陶侃策勸南渡時。曾孫何事不扶危。敗□有數元嘉後。三徑秋風雨鬢絲。

淡墨芙蓉

天姿元不借胭脂。愛看芙蓉水墨枝。若把斯花比西子。捧心臺暗月殘時。

花飛有底忙

閒說仙上長駐春。世間紅紫易成塵。朝忽暮闌辭枝去。三月風前花似人。

夕佳樓

樓頭極目□吟哦。佳景偏從薄暮多。詩未成時照將落。倚欄欲借魯楊戈。

讀王子安滕王閣序

滕閣爲文句法嚴。子安才氣不曾凡。誰知昔日有神助。七百里風張一帆。

楓寺暮鐘

憶曾張繼客蘇州。夜半鐘聲愁更愁。今日夕陽楓葉外。春容緩度寺樓秋。

溫公釣魚庵圖

漁竿消日釣庵中。萬事無心司馬公。十五年間徵不起。熙豐天下一枝風。

漁灯

釣舟月落傍寒汀。蓬底燒燭數點青。挑對江湖十年雨。琅琅夜誦養魚經。

書燈

蠹底添油喜夜長。孜孜勵業讀書堂。才名赫赫青雲上。只是芸窓一點光。

春燈

去冬燈鈔暗窓紗。喜見春來光始加。二十四番添一信。檠枝紅綻五更花。

照愁灯

愁眼無眠燈火殘。不知何夕照初歡。熒々影似鄺

州月。今夜閨中只獨看。

晉宋文章湯惠休。僧中今古稱風流。從吟日暮碧雲句。添得人間思友愁。

東坡雨竹

坡老袖中東海瀾。吹爲一雨洒琅玕。弟兄難追對床約。可羨此君盟不寒。

夢裡鳴鳩

庭院無人只耐眠。鳴鳩日永北窓前。聲々喚得暮天雨。烏亦荆王枕上仙。

月來花弄影

數杵鐘聲送夕陽。保紅涉紫月交光。何人妙筆滿欄影。不啻繪花還繪香。

• 花史

千歲寂寥司馬遷。何人青史爲花編。似攀列傳老聃例。二十四番梅在先。

花塢新晴

久欠春遊十日陰。好花今趣晚晴尋。昨宵風雪有心否。留得殘紅供我吟。

寒燈

窓紙未糊多朔風。青衿尙對五更紅。長檠八尺青雲熱。雪苦霜辛夜讀功。

九月梨花

天使梨花不一般。挽回春色在秋殘。東欄雪映東籬菊。蛺蝶飛來持兩端。

讀東坡桂香酒詩

桂醕在樽聊忘憂。南遷萬里白頭秋。醉中杯視宋天下。欲作廣寒宮裏遊。

盆池小荷代勢

三尺清池水有涯。小荷移得愜幽懷。坡翁縱作西湖長。未識盆中秋色佳。

冬夜聽雨於大呂

雨入寒窓奈寂寥。五更枕上尙蕭々。却知點滴宜冬夜。春損簷花秋打蕉。

木犀花數珠

一串摩尼誰費工。禪床薰徹木犀風。廣寒八萬四千戶。都在山僧掌握中。

官湖納涼圖

冠蓋相臨湖水濱。畫船浮處晚涼新。清風盡入王侯手。奈此炎天矮屋人。

讀韓吏部毛穎傳

昌黎昔日以文鳴。曾爲管城書姓名。唐謫先生秦^{國上卿}。一毫却重泰山輕。

逢窓看月

賞月非唯庾亮樓。江村奇觀有孤舟。浦風常厭蓬窓破。漏得十分今夜秋。

夢遊廬山

廬山萬里在江州。夢裡遽然成□遊。載得破瓜西子去。蝶翎亦是五湖舟。

書窓短日

尺璧寸陰駒隙移。讀書常咲得功遲。斜陽欲落半

窓影。不爲青衿佳少時。

讀王子安懽王閣序

子安作序出新奇。爲謁中元水府祠。可惜他年神助少。鬪鷄一撥左遷時。

夜寒無夢

衾鐵稜々不耐寒。五更枕上漏聲殘。神遊欲入華胥國。風雪今宵行路難。

東坡錢塘觀潮圖

壯觀知誇蘇謫仙。胥潮捲雪越山巔。錢塘可是胸中芥。詩有波瀾勢蹴天。

花時待故人不至

一年行樂莫如春。有約不來情更新。遷叟洛園雖獨樂。花時猶待小車人。

柳塘晚步

涼風入柳氣淒々。吟步移時鴉已栖。却勝龍池雨中色。翠陰欲月野塘西。

松下讀書

萬斛新涼松石陰。讀書不覺日西沉。汗牛充棟功成後。十里風聲蘇翰林。

贊伍子胥

伍胥出楚作吳人。好爲夫差生翼鱗。可惜當年鑄鏤劍。不平越甲殺忠臣。

遊人不管暮鐘聲。一塢春風吟且行。阪路何迷斜照後。桃花雖暗李花明。

燕子未來

社雨井肥泥亦深。舊巢何事未相尋。羞池想見烏衣國。鳥亦宣尼去魯心。

宮鶯

禁漏出花催曙光。時聽黃鳥啼聲長。雪殘鴉鵲似幽谷。料識綿蠻宮未央。

帳中香

李王風流今尙傳。帳中時裊博山邊。香孩薰徹宋天下。滅却江南一炷烟。

歌舞閑窺弄月明。十分秋屬帝王城。閑人只愛林間影。獨被蒼官識履聲。

蟬聲報秋

禁樹陰陰欲暮天。涼風處處有鳴蟬。羽虫亦祝吾王否。吟取成周七月篇。

扇面

上有梧桐下有泉。宮人避暑夕陽前。西風吹落十三葉。天爲吾王報國年。

和刁

美人和氣似春風。坐了來時心自融。若比一枝梅玉色。好呼李白與桃紅。

春雨移花栽

花栽遠自別村移。細雨聲中插小籬。磬弟梅兄一稠影。似看軾轍對床時。

馮道詩臺冠古今。易州山水滿胸襟。四朝去就手

翻覆。雲雨從來可入吟。

讀東坡蒲澗寺詩

坡老曾來蒲澗遊。踈鐘時出夕陽樓。箇々喚醒是非夢。始覺斯身在廣州。

山房雨竹

蔣卿陶令有遺蹤。更看誠齋添一重。三反涼梅南渡後。漢時種竹晉時松。

照君青塚圖

一雨蕭然涼意生。山房深處竹千莖。滿林只爲龍孫長。簷有天瓢餘滴聲。

畫贊

和親失策有愁魂。塚上春風野草繁。除此青々一抔土。胡沙不屬漢乾坤。

田策

十歲江湖欲買舟。此心未遂又悲秋。羨君早得飯田策。萬里誰馴浩蕩鷗。

讀王子安滕王閣記

滕閣勝遊賓主兼。西山暮雨捲珠簾。誰知一段子安錦。換得閻公五百緜。

東坡賜金蓮圖

金蓮光動玉堂西。太后垂簾恩有私。不破熙豐天下暗。先生賜燭十年遲。

移春檻圖

一檻移春丞相家。好奢豈似好賢邪。此中方惜有遺失。李杜文章五色花。

東坡祥符寺觀燈圖

坡老南遷久在杭。觀燈夜々問禪房。玉堂異日金蓮賜。換盡祥符今夜光。

同

餘杭流落大蘇公。寂寞觀燈古梵宮。窮達有時元祐日。端門喜色萬枝紅。

耄雞

人生常驚白髮催。舊時鳥亦羽摧頽。鬪心未屈老猶壯。又道朱翁嬰鐵哉。

讀杜甫北征詩

遠赴鄜州行處吟。戰場陷月濕夜襟。胡塵滿洛君靈武。紫鳳天吳顛倒心。

含雪齋

浣花溪上倚窓吟。西嶺凌雲幾萬尋。疊雪香羅今楚越。千秋寒色草堂深。

雪竹

六花洒竹白於鷗。密々疎々聲更幽。雪裏亦昌梅與杉。可憐寒玉獨低頭。

雨中白鷗

沙鷗獨宿意淒涼。風雨蕭々十日強。浩蕩誰馴暮江上。同群白鷺子與桑。

東坡祥符寺觀燈圖

祥符燈燭映紗籠。此地初迎玉局翁。魚爲先生同不畏。熙寧天下似湯中。

盆竹

朶頤無厭世人常。吾愛盆中竹有涼。一掬清風心

也足。朝遊涓畝暮瀟湘。

湘簾

蝦蟇翠羽未爲工。截取湘江竹一叢。膝閣昔年唯捲雨。豈知八景在斯中。

新蟬報夏

晚鶯啼送九旬春。又有蟬聲報夏新。奏得南薰五絃曲。羽虫亦道舜何人。

花史

冶紫倡紅褒貶加。文章不讓魯東家。書中二十四春色。起筆梅花絕棟花。

凍鷄

隣鷄聲斷欲深更。風雪舊時寒不輕。壁後巨衡猶夜諷。朱翁可愧廢其鳴。

王母獻桃圖

阿母獻桃星夕秋。漢家兄子學仙不。恰如方朔食蟠實。社稷終遭王莽偷。

蒲葵扇

誰把蒲葵裁扇成。一揮只在暑威輕。清風曾入謝安手。掃盡淮肥百萬兵。

梅花硯

硯材如此古今無。形似橫斜常雪癭。寄語補之休下筆。陶泓即是墨梅圖。

京洛十年塵撲顏。夢君床上睡眠閑。枕兒跳入普門境。夜半夏來南海山。

韓愈過藍關圖

先生只合在京城。路過藍關心不平。落魄潮陽左遷後。泰山却似一臺輕。

立春前三日聞鶯

三日冬殘風雪時。啼鶯已在早梅枝。待春恰似待坡老。一曲綿蠻李節推。

禁鐘

長樂宮西日已傾。華鯨時去掖花清。憶曾楚水劉司馬。慰十年愁只此聲。

湘浦飯雁圖

雁亦春愁在故鄉。背花千里出瀟湘。飯程怪汝遲留意。兩岸青苔三宿桑。

詩瘦

月夕風晨費琢磨。双肩山聳髮皤々。梅花亦似我吟骨。開向炎天春不多。

秋石竹

滿庭綉竹點秋光。一草還紅万木黃。縱觸風霜顏不老。花間有麝避寒香。



不競世間紅紫春。栽培只愛碧桃新。空堦餘滴白相語。天上花斯兄弟人。

李白捉月圖

鵬背風生汗漫遊。沉香亭畔暫淹留。唐朝人物藩籬鷁。萬里圖南采石秋。

野寺□□贊

野外秋荒古梵宮。斜陽半落暮鐘中。廊腰欲暗飯

僧路。塔抄猶留一抹紅。

贊韋蘇州

李杜雖亡詩法興。蘇州刺史鬢髯鬢。吟中幸有蘭與桂。燕窺清香不用凝。

臥楫

臥楫生苔久弃捐。恰如傳野有遺賢。渡頭縱是屬舟子。今日無人濟巨川。

喜氣消雪

十分喜色滿吾朝。風雪春來不得飄。四海今逢同軌日。人生白髮亦應消。

和勻

連雲萬里築長城。爭似五公筆陣橫。不動干戈決詩戰。花中鳥語太平聲。

綠陰亭又三四

主人愛綠耽閑談却笑花巷司馬公

林下何人藏姓名。綠陰深處小亭傾。地閑不到風塵客。隔葉黃鸝剝啄聲。

金井梧桐

百尺清泉六月寒。梧桐影裏暫盤桓。宮娥綏引銀瓶水。上有鳳凰栖未安。

四海砥今屬太平。梧陰欲聽鳳凰鳴。恩風及遠可如此。天下知秋一葉聲。

誰取鳴鴉子細聽。占方方記得一編。人間禍福烏經裡。耆草未神龜未靈。

僧舍華鯨警曉昏。宮梧何事杵聲繁。喚醒雲雨巫山夢。風送春容似諫言。

讀歐陽醉翁亭記

出守滁州景歷年。醉翁亭上日盤旋。何圖一被先生識。千古留名僧智僊。

又

滁州太守德惟馨。賓客滿筵皆忘形。白髮蒼顏唯酒可。一言不說醒心亭。

又

憶昔山川氣象加。醉翁亭聳冠瑯琊。誰知佳入野芳外。公自牡丹京洛花。

又

曾築新亭僧智仙。歐陽落地設賓筵。遺民千古醉其德。村釀春香六一泉。

風雨園林紅作塵。天々唯有碧桃新。主人應是探花手。和露移來天上春。

睡蓮

芙蓉睡美臥斜陽。占得鑑湖々上涼。誰與六郎同此。眠花落井賀知章。

前梅后棟逐時新。遊事從今幾許晨。九十韶光若吟盡。長繩湏繫謫仙春。

白鷺扇

雪髮霜衣映水鮮。化成團扇幾多年。憶曾不受人間暑。風雨影寒西塞前。

畫贊有寺有松有人

名走利奔皆昨非。此生老矣掛冠飯。暮鐘聲度松風外。閑步尋梅上翠微。

畫

帶露芙蓉秋水涯。江村奇觀此時加。枝頭何鳥殺風景。心在飛虫不在花。

椿有鳥

紅顏不老一枝椿。野鳥飛來毛羽新。日暮聲々向天訴。顏齡爭見八千春。

粟有蝸鳥似欲啄之

黃粟秋濃風露叢。蝸牛角上似爭雄。蠻戈觸甲雖多勢。恐在山禽一啄中。

粟有鶉

鳥之拙者莫如鶉。埜草秋風寄此身。百結衣兼一莖粟。皇天所命任清貧。

便面

畫耶非畫墨漫々。我欲題詩子細看。萬里陰雲天

未雨。朦朧蟾月影西殘。

同

北是主山南案山。寒岩枯木自清閑。定知此地有佳句。金碧韜光烟靄間。

口口口

獸中王有這金狻。可咲野狐肝膽寒。百億文殊跨其背。五臺雲起一毛端。

上方臺殿向秋風。紅蒸開口古梵宮。三萬二千獅子座。即今移在一口口中。

梅花成道臘八

空劫以前天地間。梅花成道立機關。一枝曾自通消息。祖叫鰲山佛雪山。

巴陵三轉語

口擊元來吾道存。舉三轉語賺雲門。若言一句報恩去。也是景升兒子豚。

謹依 不二和尚寶偈尊勻奉悼文寂座元

瞻部洲中期百年。常驚物化瞥然迁。一朝吾首座

行脚。過紫兌莫超綠乾。

仙源試筆和

筆有波瀾砥柱搖。陽春一曲賀清朝。冰肌玉骨以何比。姑射神人陶鑄堯。

青甫試筆和

絳帳今誰馬李長。少年勤學欲窺牆。芳聲難掩書樓外。一陣春風七里香。

謹依

文岳佳丈春首嚴句兼賀家玉美云

之作永恩九傾

土龍西與士衡東。難弟難兄有二公。豈料祇林秋暮後。一門桃李起春風。

麟叔試毫

遊學多君赴洛城。讀書忘却故鄉情。佳名可插大鵬翼。九萬風從兩腋生。

春暖佳人筆下風。花街柳巷雪泥融。從今急可催遊事。聞說花無十日紅。

李膺昔日有仁風。累世通家只孔融。我與佳人欲修好。梅花一樣北南紅。

白髮殘僧掃影堂。憶曾吾祖出瞿曇。故家春色海棠上。本地風光霽木傍。書信傳來數行字。法恩酬得一爐香。遠修累世通家好。陰德君須報首陽。

永正十五年夏。（云）未瑞光宋。關東之僧寄詩於瑞光祖塔乞和。有諸老之和。某代益藏主作之。（東輝禪伯有時夜雪之什。樵庵法兄和之。謹依其句末云々。）

風雪天寒日在房。知君別有好思量。山河大地驚山境。須爲師兄爇嗣香。

上林春雪

上苑雪從年後奇。天公呈瑞在丹墀。吾王春獵獲非獸。先向山陰召戴逵。

子陵客星館圖

漢祖當時登極年。太平有象五星連。餘光未減中興日。復照桐江波上天。

鳥倦知歸

似慕張翰千里歸。翩々鳥亦入林飛。蒼鷹昨日下午去。倦翫秋來早見機。

洗筆泉

右軍才氣有誰當。洗筆泉存蘄水傍。坡老後來遊此地。波瀾潤色晉文章。

白榆歷々照青霄。一夜春回北斗杓。又喜更深月離畢。催花細雨定明朝。

蓬萊盃

秦皇仙術竟無功。謾使徐生至海東。心足不求航萬里。蓬萊春在酒盃中。

同文岳

飲具傳來從海東。梨花竹葉不同工。弱流三万里春水。總在航船一棹中。

西子菊十章爲點者五

昔日捧心臺上人。化爲黃菊曉粧新。春花不比秋英好。俗李凡桃恐效顰。

越女何年化菊來。淡粧濃抹帶霜奇。鴟夷若見秋容好。知爲吳王獻一枝。

西施何歲托東籬。風露叢中秋色奇。吳越興亡夢醒後。餘丹空駐折殘枝。

菊有西施倚小簷。金英五月艷妝加。吳宮宴罷無人寵。空托芳魂隱逸花。

傾城佳色世焉庾。西子新妝在菊留。不似吳王歌舞地。東籬寂寞一枝秋。

菊有佳名知孰奇。東籬秋色比西施。破吳花亦論功否。似着黃金鑄一枝。

秋熱雁半遲

青松前後五日
雪嶺三章

火雲八月尚燒天。未見海門鴻雁連。炎暑縱殘豈肯久。一群湏着祖生鞭。

第四句突出

旅雁半遲八月雲。南州殘暑尚紛紛。鄉書未達他

鄉客。只恨炎蒸不恨君。四句三句之中有兩字不順暢

塞雁信遲秋半遷。山々猶有火雲連。惜哉八景欠

其一。影斷湘南殘暑天。

八月却兼三伏同。何時北雁度遙空。葦林風散蘆

花雪。紫塞便應消暑宮。蘆與葦同耶別可悟之

秋早速句涼未吹。一行新雁幾時來。異鄉只爲待

書信。殘暑毒人曾不知。古人有不會知無會不知已則都如何

芙蓉枕

常愛芙蓉露下紅。急爲眠具費良工。夜來支得紗

窻底。夢遶秋江煙雨叢。

芙蓉秋滿小江干。一枕新裁露未乾。不信人爲斷

腸草。夜床臥月太山安。

露下芙蓉簇彩霞。裁成一枕屬誰家。更無春草池

塘句。入夢秋江烟雨花。

初日芙蓉露一叢。餘香吹滿枕囊中。鰥床好與秋

人睡。元是秋江並帶紅。

初日花開紅弄妍。誰成一枕慰孤眠。宮人玉臂何

須羨。夢遇芙蓉城裏仙。

梅得羊字左大昌右齊松句峻句奇篇々驚人然而或句不至或意不至韻錄不足爲可惜之左月舟

冰雪破顏吹暗香。笑他桃李逐春忙。三閭昔日豈

無語。恐是離騷誤芊芊。改恐是二字則可也句意特不圓語

一樹橫斜壓衆芳。要看臘底漏春光。前村深雪尋

無處。昨夜花成減穀羊。

衆芳凋後有孤芳。且向三冬凌雪霜。誰道愛花身

欲死。暗香跡欲燭人羊。

一朵吹來萬斛香。苦吟日々至昏黃。東君何不鞭

其後。枝北春遲舊牧羊。意巧語不朽

松得魚字

獨立亭々霜雪餘。高擎翠蓋覆清虛。蒼龍千尺依

岩岫。群卉皆應點額魚。無水字則魚字不穩

萬木經秋林隙疎。清陰不改歲寒餘。蒼龍臥壑一

諸葛。天下誰令蜀主魚。

竹得鷗字

寒王一溪臨碧流。湘孫渭子拂雲脩。主人不待鳳

鳳至。截取漁竿伴白鷗。

右雪嶺。有十餘章詞絕俗。筆有力。苟匪胸襟冰雪而肝腸錦綉者。安得有之哉。維批者三者二。可德矣。其余之管見之謂乎幸。

硯

陶泓千古屬文人。功以朝磨夕琢新。疎懶平生廢家業。袖中□海亦揚塵。

誰取珠材自兔邐。曾封即墨屬詞場。文章波浪乃無底。紫石潭中是濫觴。

筆

秦時曾出管城公。風月場中獨立功。毛氏終非案間物。長生搗藥廣寒宮。

紙

玉楮舒來砥石平。書林萬古喚先生。蔡侯一代殺青後。渭子湘孫盡老成。

又

家盆玉板久難傳。無復金華賜謫仙。薄暮詩成天有助。鴉青染出一溪烟。

墨

不是潘家定李家。一枚墨玉淨無瑕。磨來時書畫紅□。髣髴夕陽楓葉鴉。

右十餘首。篇々盡退之緘口。衣翁袖手。不立不意。大雅鑒一之後。耳於虞詡之音鳥乎。蟬紫之衆作。可汗顏乎哉。

雪庭孤鶴八章皆好拔其華者四首批之

一隻胎禽拔俗標。寒庭終日立瓊瑤。飛騰豈屈冲天志。只爲蒼苔待雪消。

孤鶴昂然雪滿身。羽毛凍損有精神。勸君至莫望蓬島。瑤草琪花□刻春。

病鶴摧頽誰問安。滿庭六出冷相看。双翎更薄於芦絮。風雪柴門一子寒。

隣鐘

朝昏鐘動寺樓寒。曾自遷隣心未安。一百八聲霜月夜。莊周胡蝶過牆難。

蕭條茅屋接樓臺。常聽華鐘攪睡媒。數杵聲々善隣室。梅窓殘月起予來。

坡仙雪堂圖點污三首月舟

萬里黃州卜謫居。北飯未遂髮蕭疎。竊愁他日解如雪。仁政回春元祐初。

一字新成風雪寒。黃州逐客鬢凋殘。平生慣聽對床雨。今欣踈々耳不酸。

六出堆中一字安。熙豐天下百艱難。滿堂風雪猶應忍。更有黎村秋雨寒。一二顛倒難然語意好

冬日種竹得紅字

痕雪箇々種殘斜照紅。

公子春遊圖

少年行樂得春多。柳自碧幢花綺羅。社稷艱難都不管。韶光九十醉中過。

晚雨洗花

今古花時晴日稀。紅南紫北雨霏霏。空階餘滴溫湯水。出浴粧新看貴妃。

麒麟炭

風雪三冬如夜何。獨燒仁獸覺微和。一麟而足寒

爐底。世上烏銀衆角多。

茶星於大呂

昨夜天星入茗來。南箕北斗影參差。春風一枕吸將盡。也似長庚伴月時。

筆

穎恬一自次中山。毛氏佳名滿世間。昔日頗遭秦垢污。文房四友獨何顏。

讀王半山傳

語近周南奇更奇。半山夜雨撚吟髭。工次却出壁唐人却借先生力。字々改來晴景詩。

雨中白鷗

白鷗宿所社盟深。點滴聲寒黃蘗林。唐是豫章官暇夢。江湖夜雨十年心。

春入舊年

舊歲殘時春又加。一年兩度見年華。寒梅亦識仲尼意。溫故知新雪裡花。

贊伍子胥

鷗夷裹骨有忠魂。薜荔秋寒抉目門。誰道到江吳地盡。胥山不□越乾坤。

贊陳搏

華山飯去老陳搏。榮辱悲歡一鼠肝。五季興亡春睡裏。野花啼鳥付□□。

渴燕

社已過時巢未安。梁門忍渴似雙翰。喃喃只爲誦論語。恰似東坡講舌□。

徽宗畫鶴

宋祚空亡五國城。畫中一鶴似悲鳴。胡塵吹滿綺衣上。春水芦根洗不清。

邵堯夫天津橋聞杜鵑圖

自一天津杜宇鳴。南人□相洛陽城。他年裂竹半山雪。又似不如飯去聲。

美人采蓮圖

采蓮歌斷漸斜暉。猶有清香吹入衣。爲慰平生鱖

臥意。扁舟載得六郎飯。

荷葉盃

明月池邊如夜何。好斟緣蟻滿□荷。天然標格一盃露。元結窪樽機巧多。

竹涼如雨六月朔於興善會

蕭然一雨夜沉沉。細聽涼風入竹林。誰識傳岩幽夢外。此君亦是旱天霖。

清泉濯暑

乘涼避暑到泉源。石□寒波聽不喧。更爲佳人望太華。傳言上有洗頭盆。

簷卷細雨

人待花耶花待人。滿林風雨喜津津。遶簷琴筑太平曲。舜紫堯紅次第春。

美花映竹

春入鶯梢興已多。琅玕況又綠婆娑。二難并在一庭裏。竹是聖清花聖和。

續群書類從卷第三百四十五

文筆部二十九

三益艷詞

狂斐一章。奉獻呈——佳丈春風帳下。紅
渦。

竹葉羊車帳望長。君門獨立幾斜陽。多情不啻人
間事。三月風前花亦狂。

夫上下而遠者霄壤耶。南北而隔者商參耶。
予於——佳丈。若論門地尊卑。則其相隔者
霄壤云乎哉。若較文彩優劣。則相遠者商參
云乎哉。今茲龍集丁丑佳節之夕。初顯名於
丈之金蘭簿上。幸之又幸也。古論交道者
有言曰。上交不諂。下交不驕。蓋交者以忘

形爲義也。然則豈分尊卑優劣於其間耶。
丈也下交而不驕。予也上交而不諂。朝往暮
還。拍肩花前。挹袂月下。而始終如一。則无
今人棄如土之嘆乎。如予碌々不足數。所喜
人必傳。丈之博愛焉。靡不初。鮮克有終。
予慎之而已。仍賦川八一章。爲河帶山礪起
本云。采納。
交義忘形自古難。題名初喜入金蘭。一團和氣程
明道。三尺微身王子安。門掩蓬蒿多歲恨。風搖
松竹昨宵歡。盟如白水從今後。看我平生鐵石
肝。

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尊君昨自北方起。在吾群玉府中。一見清容。无不斷其腸。何翅傾國而已哉。天下四海。亦可傾心矣。予頃蒙恩顧者一再。而矧合歡之床。連理之枕。談梅話月。不覺刻將移。於戲楞櫟散材。蒲柳衰質。何幸得遭逢者如斯。不知所爲謝。聊綴小詩。獻呈左右云。

首尾吟謝詩

一室蕭然獨臥床。天書忽下侍君王。夜深花底退朝後。一室蕭然獨臥床。

蘇李躰一篇。奉呈玉府——尊君烏皮几下。以謝疇昔恩遇萬乙。莞爾。

春老雨聲中。落花滿地紅。愁懷何處述。望眼幾回窮。折簡忽徵我。倒衣又謁公。謝恩呈小律。可

愧句无工。

孟夏第三之夕。——仙丈有折簡呼。往侍其席末。恩情倍常。蹈舞之餘。詩以致謝忱萬乙云。

不覺百年生有涯。歡談把手思无邪。滿園紅紫變新綠。人只長春月々花。

——佳丈頃入洛城。與京兆尹優遊者數日。飯寺之後又召予。恩遇特厚。謹製俚語奉呈閣下。

君入洛城情不勝。飯來復喜記吾曾。逢京兆尹語何事。問否敲門月下僧。

古人云。時來梅天風雨涼。對床要作連夜語。疇昔之夕。一雨送梅。其聲蕭瑟。實難過之夜也。思對床而不可得之。忽有敲門聲。吾——雅伯折簡之呼也。乃往以陪席末。一歡雖慰曩積。所恨不作連夜語。吁歡樂極。今哀情多者乎。詩以述此意云。

掣電一歡梅雨天。飯來依舊又蕭然。空階餘滴記君語。半夜灯前聽不眠。

野詩一章。謹奉呈上。——青年閣下。謝前宵恩賜云。

待得暮樓鐘鼓沉。與君把手說胸襟。誰知殘暑毒人夜。冰雪肌膚暗語心。

謝簡

屢對紅顏忘白頭。乾坤之內好風流。合歡夢熟一雙枕。七十鴛鴦輸百籌。

謝昨夜恩遇者一章。錄呈。——住少閣下。電囑惟幸。

吾君恩澤海无涯。又拜詔書趨玉墀。一雨油然蘇久旱。天時人事共熙熙。

六月晦之夕。忝蒙。——雅丈招呼。明日七月旦。詩以代謝簡云。

昨夜鳴蜩驚夏去。今朝吟蟀報秋來。我无宋玉心中事。滿面西風一任吹。

——雅伯寵眷益加。前夕又陪席末。叨裁鄙詞。以爲謝簡。采納。惟幸。

人間多是馬牛風。喜我與君同此風。清話濃時心似水。々精靡動暮樓風。

展重陽日。賦一絕奉呈。——佳少。以謝前夕寵遇。云。

吹帽秋過九日臺。爾來相遇兩三回。天心不似人心好。雖展重陽菊未開。

相公頃赴攝之溫泉宮。右京兆爲之啓。左京兆爲之殿。其餘官屬車馬闐々而扈從。都下爭覩者如堵。衣冠之美。人物之盛。古未有之。昨夜詣——雅丈閣下。嘲風弄月之次。話及時處。不覺更籌已移。其翌詩以致謝悰云。

相公南去赴天津。官屬森然車馬塵。何管溫湯不關我。佳人笑語暖於春。

謝簡

風流文物出塵寰。恍忽相逢群玉山。評品古人詩句去。俗談不掛牙齒間。

陪——雅丈華席之翌。賦六言以致謝悰之萬乙。軒渠。

一夜霜染葉。小春暖入梅花。吟好箇時節。詩思依然无邪。

丁丑九月十三之夕。辱應——尊君佳招而詣閣下。于宵月色娟々。興殊不淺。予曰。今夜亦有明月之名。與仲秋同。盖有據乎。君曰。其事從吾邦後醍醐天皇而始。其博識可歎賞矣。話次更出佳句曰。影淡紗窓月。令予廢之。陽春白雪。其調雖高。命豈可拒乎。即擊節曰。瑞新金闕雲。吁風流清絕。今時阿誰有如此事。扑舞之餘。謹折五字爲韵。賦五絕句。錄呈之云。

氷輪團々出晴嶺。萬里无雲夜色靜。正當九月第十三。天與仲秋无兩影。

滿懷忠誠不言憾。幾許私恩奈難償。交義自古有所掄。小人甘兮君子淡。

少年佳句玉无瑕。只喜聲名次第加。聞說文章要工巧。應如鮫客織龍紗。

才氣天然无等双。笑他陸海與潘江。平生學業知多少。灯火燒殘夜々窓。

春秋猶富君紅顏。雪霜已侵吾白髮。此遊奇絕不可忘。滿簡清風紀年月。

四言二十韵。錄呈——美少年梅花帳下。謝寵眷萬乙云。

天无二日。地无二王。以之爲譬。我无二腸。丘陵爲谷。滄海變桑。此約不改。地久天長。心肝如石。髮髮似霜。門外魏勃。晚達馮唐。存誠一字。往還履常。君不凡貌。實天文章。群玉之府。球玕琳琅。於稠廣裡。獨被人望。况復博愛。不捨奴郎。嗟我何幸。疇昔對床。天風吹夢。入溫柔鄉。藁蒨倚玉。取笑一場。爲齊物我。是非兩忘。碧流

月淡。金爐烟香。昏鐘聲斷，夜猶未央。花有夜合。烏有鴛鴦。天之所命。人而何妨。恩澤浩々。寸蠶難量。

短篇一章。獻呈。——美少年青玉案下。奉

謝昨夜恩遇。密乞莞爾。

每逢情更切。天地一佳人。溫潤紅顏色。牡丹雪裡春。

謝

无限華山千萬重。更籠雲霧在吾胸。昨宵不借巨靈手。一笑相逢无一峯。

仲冬第四夕。有詔赴——尊君闕下。仍綴卑

閣⁴

詞一章。擬陳情表。伏望笑擲。

比猥鴛鴦比目鷁。相逢更有我情添。飯來獨臥破窓下。初月掛空眉樣纖。

野詩一章。奉酬——佳丈昨夜恩遇之腆。

縱着千萬言致其謝。實一毛于九牛者邪。然而不言詩。則違叢社恒典。不可廢之。是故

書焉。

黃葉投帷蛋近床。秋來事々斷人腸。只緣一笑把君手。萬斛牢愁減穀羊。

——佳丈頃染微疾。有驗。昨夜又赴對床之約。冰肌玉骨倍于恒時。詩以錄呈研右。

紅渦。

一臥悄然旬日移。清容却是勝平時。銀屏宛轉相逢夜。髣髴捧心臺上姿。

——雅丈前日賜手書招我。々偶有事而不赴。以爲恨矣。數夜之後。遂得盡其喜。々而抃者。豈啻鼃而已哉。詩以矢謝忱云。

頃者召吾書一封。秋鴻社燕恨重々。爾來刮目待三日。吳下阿蒙今夜逢。

薦十五夕謝。此一兩夕前。有新奉公人。官街昨夜雪飛頻。忽得黃泥謁紫宸。近日朝班有新進。聖恩未忘舊時臣。

賦梅花。奉謝——髫年昨夜恩遇。唾擲

惟幸。

野水寒深冰雪中。橫斜怪底漏春風。一團和氣佳人意。昨夜花非造化功。

戲賦禪詩奉酬——青年寵遇眷々之情。

永粲。

獨夜雖如祇劫永。逢時却似剎那過。始知萬象從心起。月亦今宵喜色多。

頃者街談巷說曰。南兵將侵京師。都人聽

之。踴高踳厚。所冀烏有子亡是公之所言。而居民皆安堵焉。昨宵侍——雅君席末。

恩情之腆。不知所謝之。因假言於此。製小律呈上之。以詩滑稽耳。曰。

太平今日祝无疆。未必寇兵侵洛陽。先覺江南入吾殼。御爐薰徹帳中香。

古叢林密取交者。于往于來。其遇合也不能終一宵。自昏鐘鳴至一更。爲之期。比年吾山落莫。彼報更籌之職。廢者尙矣。是故或

往而侍華席。或來而過篋門。談笑之間。不

知夜如何。往々至失其期。頗以爲恨。頃函

丈老師命行僕而督之。再得復舊典。鼉寂鯨

瘡。翻然革其音。可嘆盡美矣。昨夕辱

——暨年高軒過。飯時而忽聽鼓聲。則更之一

也。掣電一歡。實雖可惜之。鑾叢社舊禮者。

不亦悅乎。其翌夜袖乎短札。詣閣下以拜

謝。詩曰。

昨夜高軒過。電歡難盡情。无端礙我耳。鼉鼓一更聲。

頃蒙——尊君寵遇頻繁。昨夕又召。赴蓬萊闕下。蹈舞之餘。詩以致謝忱云。

勳業難成鬢似蓬。常思江海作漁翁。何圖忽入青雲去。滿袖天香花外風。

頃風雪侵天。寒威不禁。昨謁——尊丈梅花帳下。溫語淳々。和氣霽々。坐了春風之中。拊躍之餘。詩以抒丹悃云。

隣雞聲凍鷗聲乾。風雪三冬栖豈安。地角天涯昨宵我。緜袍戀々不知寒。

——佳丈頃遊雄峯而看楓。後數日。召予侍華席。仍錄私語而爲謝詞云。

秋在佳人詩句中。翻雅影映夕陽楓。飯來誇說雄峰觀。十樣錦鮮霜後紅。

謝詩一章。獻上。——尊君玉樓下。伏希笑擲。

夜雨蕭々一榻閑。佳招又喜拜天顏。傍人不識頻煩寵。三度逢君半月間。

戊寅王正人辰後二日。新雷啓蟄。一雨滂沱。僉曰。太平祥瑞也。于時天書忽下召予。於側陋予猶如斯。况賢君子隱于釣築乎哉。至祝々々。其翌綴俚語。擬陳情表云。

長樂宮西日暮鐘。孤臣又賜紫泥封。謝恩借得唐人句。雷雨江湖起臥龍。

上元前一夕。赴。——尊君召。主恩特腆。

詩以矢謝悰萬乙云。

野客何圖頻沐恩。掖垣花影月黃昏。蘇公若在羨吾否。賜宴端門先上元。

戊寅王正數蓂者二十六之日。吾山耆宿携群玉林結社盟之徒。就。——雅丈書軒下。大開詩筵。蓋賀落飾也。丈有詩。擲地金聲洋々乎。凡忝末契者。以和而喝爲式。然予已於前會攀嚴韵者兩回。易云再三瀆。是故束而閣之。且讓餘子令鼓吹之。不敢殿。其翌偶赴佳招。拊舞之餘。步上高韵而作謝詩一章云。

叔孫禮樂漢朝儀。群玉林中高會時。坼襪線才雖可愧。酬恩敢後和君詩。

謝簡

李徑桃蹊遊客車。東風二月滿城霞。誰知別有多情處。帳下佳人花外花。

昨夜侍。——雅丈席末。爲乾陪奉之漢。話

平生者猶未盡。一更鼓已動。其音似催眠。
吁有喜則必有憂。此人世之常耶。詩以言
之。賜恕爲幸。

待得昏鐘拜玉顏。須臾又聽一更還。逢時意與別
時意。人在悲歡兩字間。

謝詩一章。呈上。——佳丈机右。殆乎有寓
子懷而作。審之。伏希 慈愍。

滕薛相爭鵠立臣。承恩次第謁楓宸。從來自謂是
雞口。近日却爲牛後人。

昔醫秦太虛之疾者。摩詰畫也。療曹阿瞞之
疾者。陳琳檄也。盖非砭藥所及。而力過砭
藥者乎。僕頃被疾染。身上五勞。心事蒙々。
昨之夕。忽得——尊君折簡呼。強整冠履而
詣床下。一笑把手之間。快々乎覺疾頓去。
亦奇哉。其翌賦詩致謝忱云。

悄然臥病惱殘生。纔侍君傍心自平。譬似積陰雲
霧夜。風師判斷一時晴。

僕與——尊君。開口而笑者。一月之間。
不過四五。當其不相逢之時。屈指而待可逢
之夕。雖曰有愁。粗可歡矣。已得逢之後。可
再逢者。又不可期。雖曰有歡。粗亦可愁矣。
吁人之處世也。憂樂悲歡。事々如此。卷而
懷之者。其唯聖人乎。恩遇之翌夜。賦詩致
其謝。兼說人世不歡之意云。

私恩多處有誰知。花柳前頭春暮時。悲喜半交逢
後意。再遊相待又三祇。

僕綴朝班者尙矣。屢赴夜直。金吾不禁。往
還熟之謂也。昨霄特蒙私恩。捧短札擬謝表
云。

路自掖花深處過。禁門不復誤誰何。摩醯數盡大
千雨。知否吾君恩澤多。

——尊君昭陽殿下 謝詩

恩遇如斯自古難。五更枕上有餘歡。春云暮矣綠
陰雨。我獨今宵耳不酸。

一夕赴——侍丈佳招席夜話。々而及吾邦近古之詩。丈曰。吾翁少年日所持摺扇。尙在舊篋之中者多矣。一時老宿村庵小補蕭菴默雲等贊之。就中記默雲兩句曰。老矣龍澤龍。快哉虎丘虎。予謂。龍者吾不知之。默雲自云乎。虎丘虎。盖乃翁于掌藏鑰之謂乎。龍澤龍且置。虎哉々々。虎而獵者乃翁也。丈也虎子而其威已振。有是父有是子。他日作宗門爪牙者必矣。涪皤曰。謝公文章如虎豹。至今斑々在兒孫者。可併案。祝々。仍綴小詩。期遠大云。

虎豹未彰雲霧間。威風已是動南山。期君必作文章伯。我亦管中窺一斑。

奉謝 聖恩者一章情見于辭

一介忠臣鐵石腸。須臾不敢忘君王。欲裁謝簡開窓座。階下葵花傾大陽。

——侍史前夕以手書召僕。不勝稽抃。曳履

將行焉。復賜一書曰。即時有事。請卜明夜。僕雖憊懣有餘。進亦命也。退亦命也。昨夜遂行而踐其約。丈也前席談笑。恩意特腆。吁前夕之憂作昨夜之喜。昨夜之喜亦今已夢耳。仍綴詞述之。電囑。

天道從來虧與盈。悲歡豈啻在人生。昨非今是夢醒後。繞屋松風殘夜聲。

昨夜僕與——侍史。對床夜話。々而及頻年入唐使所言者。就中西湖多少佳景。思之在此。思則必夢焉。僕歸第之後。五更枕上。遂與侍史跨胡蝶之獄。凌萬里之鯨波。異哉。仍記夢者一章。錄呈之云。

殘夢熟時鐘鼓閑。蝶翎載得大唐山。西湖三百寺佳景。看盡歸來頃刻間。

昨夜赴——雅伯折簡呼。盡歡而歸。未幾阿香推車。風雨欵起。然而四簷點滴。无復舊時之聲。就枕甘寢。乃續之作一絕句。以

投呈机右云。

被底鴛鴦交義深。歸來唉語有餘音。小亭夜雨不
崇枕。始識坡翁記喜心。

昨之夕扣——尊君左右。々々乃關于君。(問與)

君卒然而相迎。恩特不淺。(情態)實出乎不意之中。
不意者也。竹話梅談。盡歡而歸。于時蕭然
吟興溢懷。忽得小詩。其明日記之。以獻上
左右云。

召入深宮恩有私。欲歸只恐別人知。蕭然一雨是
天幸。履亦不聲沙濕時。

謝詞情見于辭

左掖無人宮殿深。御香燼處漏聲沉。扶桑結實九
千歲。待得逢君昨夜心。

僕頃有事。不侍——尊丈閣下者旬餘。灰
于心。霧乎胸。昨之夕忽趨佳招。恩情又所。
謝以小詩云。

久絕往還情萬般。昨宵把手似初歡。梅花帳下麒麟

麟炭。陣々朔風吹不寒。

不赴——尊君招呼者尙矣。憊懣有餘。昨
夕偶得侍華席。仍賦小詩呈上之。前二句致
夜來恩遇之謝。後二句述日者何濶之懷云。(陳態)
梅花連理竹同根。共話歲寒心自敦。聞說藥无如
獨臥。君恩稀亦可君恩。

蜡月廿三之夕。辱——侍史一呼。恩意之
腆。縱着千萬言。未克謝之。若又默而不言。
則粗似踈濶乎。叨寫二十字而錄呈之。宓
丐 冰晒。

一句餘舊曆。三日待春風。不覺老將至。天遊仁
氣中。

四夜謝

夫叢社結交之徒。以君臣擬焉。一歲之中
以春王第四之夕。爲行幸權輿。昨夕——
君過予者。不亦幸權輿乎。詩以致忱萬
乙云。

萬國歸心拜冕旒。春風吹滿帝王州。聖恩欲謝詩難熟。半醉半醒三日遊。

侍——尊君席末。明日賦雪。以述所思云。

中秋見月老東坡。無限忠心水調歌。我亦想君今夜雪。瓊樓玉宇可寒多。

謝簡情見于辭

幾度相逢金石盟。古今天地一交情。非吾者亦可如此。終夜思之心未平。

謝前宵遇合者一章。呈上——君春牕下。

窓丐紅渦。

多情被底鴛鴦並。一夢帳中胡蝶双。春院夜閑宮漏滴。催花細雨入紗窓。

謝簡

有花无月夜沈々。有月无君誰共吟。滿院春風花又月。與君相對十分心。

右効方秋崖梅花詩跡者一章。奉獻上——

詩伯。謝昨宵寵遇云。

叢社結交之輩。赴折簡呼時。必聽黃昏之鐘而進。待初更之鼓而退。實掣電一歡也。昨夕詣——雅丈床下。吟語特濃。恩情益腴。所恐坐久而違恒例。遂不盡意而退矣。其翌詩以言之。賢察 惟幸。

把手暫時雖喜逢。飯來依舊奈情鍾。終宵難繼合歡夢。一百八聲隣寺鐘。

僕與雅丈乖睽者月餘。青鞋尋雲門之古寺。布襪乘耶溪之扁舟。其興雖有餘。獨遊可憐矣。矧又石上水天邊烟。早行也暮宿也。途中艱難不可忍焉。飯浴之日。即謁丈。々又過僕。一啖一語。慰數日之旅懷。仍賦一詩。以獻上左右云。

莫言大道絕遮欄。翻手爲悲覆手歡。峻阻艱難備嘗後。與君置枕泰山安。

謝簡

九十韶光漸欲過。相逢又好費吟哦。千紅萬紫與

愁盡。恩似綠陰次第多。

孟夏第六之夕。詣——詩伯床下。飯時杜宇一聲掠雲而過。感懷有餘而作。

須臾把手話多情。初月朦朧影已傾。一段傷心暮雲外。不如飯去杜鵑聲。

侍——尊君殿下。明日綴謝詞獻上左右。以述丹悃云。

君是聖兮臣是賢。唐家賜宴柳公權。南薰殿下微涼夜。愧我不才无一聯。

古詩一首。上——尊君閣下。謝昨夜寵遇云。

槐夏罹久旱。火雲欲燎天。朝野皆渴望。有憶傅岩賢。昨日雷破柱。一雨忽油然。草木得生意。森森綠又鮮。我久不拜詔。相思恨且千。展轉曉鐘後。惆悵暮笛前。疇昔沐恩沛。又好對床眠。我情未及說。把手約彌堅。飯來破窓下。夜深月娟々。餘歡不能寐。起舞或欲顛。天意與人事。今日得

兩全。

謝忱

風雨連床影不孤。歡娛雖好奈須臾。簷聲猶急一更後。非啻送梅還送吾。

右一章。奉謝雨中勝遇云。

——侍史烏皮几下 忘吾子——

手一夕。陪——雅丈而夜話。品論古今詩格也。風騷以來。漢晉六朝。唐宋元之詩。无不掛齒牙。予曰。普賢滔遠在邊戍。其妻蘇若蘭不堪閨怨。織回文錦字詩以寄之。其詩也雖不足稱一曄。或爲談柄亦可也。丈曾遊目哉。丈曰。未。予藏一本於舊篋者久矣。探而得之。其翌副小詩而投贈之云。錦字織成蘇若蘭。郎夫在遠恨千般。與君喜我无離別。一月兩三回合歡。

立秋前一日。陪——尊丈席下。呈野詩述謝忱云。

宋玉中秋索々。潘郎鬢上雪皚々。唯吾今夜合歡處。不覺西風明日來。

黃太史有言曰。萬言萬當不如一默。如此則不可以詩謝君恩。雖然不措一詞。何以顯蘊奧。即今所獻之二十字。彌中彪外者乎。

采覽 惟幸。

微臣退朝時。二更山吐月。々雖有陰晴。君恩无盈缺。

歲除之夕。綴卑詞獻上。一一尊侍。兼致昨夜寵遇之謝云。電覽惟幸。

今歲今宵將盡處。明年明日欲來天。佳人只有盟如石。不逐陰陽作變遷。

侍 一一侍史席末。明日獻上水仙梅花。以述謝意云。

坐了春風情不堪。水仙清客迭相參。兩花若在住人側。天下嬋娟從此三。

謝簡

宮漏聲中侍禁闈。飯來盤路雪霏々。不知料峭餘寒重。滿眼春風柳絮飛。

中和前一夕。陪一一尊君華席。殊恩之腆。不知所以謝。聊獻唐律。置一毫於太山云。

中和節屬李長源。名使使春初一存。何必宸遊期此日。昨宵我已侍金門。

天陰數日。雨聲不歇。獨坐多感。門外不聞颺々音。忽得一一佳丈手簡。々曰。來而踐

對床之約。不堪陷舞。遂綴短篇述寸情云。

陰雲三日不吹晴。風雨瀟然獨臥情。一夜連床尋舊約。洋々盈耳滿簾聲。

亂來不赴一一尊丈召者久矣。蓋以紛冗也。昨暮偶詣床下。詩以述謝意云。

塞外關中兵馬塵。有花處處似无春。南山亦欲改其色。交義不渝君子人。

重三後一日。謁一一佳丈閣下。言詩以奉謝殊恩云。

三級岩前三月桃。活然躍處浪頭高。攀鱗愧我侍君側。登李膺門一世豪。

謝簡

自一約君云有年。合歡床上舊因緣。平生習氣除難盡。春夜先參花月禪。

六言一章。謝前夕寵招。奉寄——詩伯青玉案下云。

天地蠻戈觸甲。東西魯弱齊強。與君芥視人世。月思風情話長。

首夏初一之夕。陪——侍史床下。恩情難荷。詩以聊述謝意。一笑。

春風昨夜群芳盡。夏雨朝來新綠多。好是與君長會合。胸天日月不消磨。

野詩一章。奉投呈——佳丈閣下。以酬恩遇之渥云。

我豈忘君寵。君寧弃我忠。此交蛩與鴈。有笑燕兼鴻。窓外黃梅雨。門前翠柳風。餘歡吟不寐。灯

火五更紅。

謝昨夜佳招者一章。奉呈——侍史玉案下云。

洛下民驚走。江東欲起兵。佳招丁此日。真个見交情。

——侍史遊清水岩。見瀑布。探勝尋幽者三日。飯駕之後。折簡招予。寵遇倍恒。其翌詩以呈上机右云。

瀑布岩前五月秋。爲詩三日此成遊。飛流濺沫聞君語。尙喜餘清洗我愁。

東山左邊有一神祠。謂之蛭兒。居民每歲以仲夏二十日祭之。今日偶值此日。戲綴一絕句。錄呈——侍史。且致昨夜恩遇之謝云。

爲護法神稱蛭兒。居民今日祭其祠。不憑船上三郎力。我爲佳人釣得詩。

謝詩一章。呈上——佳丈机右。情見于辭

昨雨溟濛雲擁空。乾坤宇宙似鴻蒙。一晴今日快

吾意。天與人心窮則通。

古詩一首。奉呈——尊侍。謝昨夜歡遇云。

混沌未分先。乾坤開闢後。子細點檢來。誰侶此交厚。昨夜歡語長。數盡銅壺漏。忘形或狂言。自顧愧卑陋。吾髮雪霜侵。君顏春秋富。雖如侍玉葆。猶喜稱故舊。无由述謝忱。燕詞獻左右。

某欽製小簡。奉呈——佳丈閣下。摠招呼之謝。驚云。

夫惟世之執交者。其始也膠漆之堅。雖奴看婢視。陳雷管鮑之輩。其終也往往至變之。其甚者旦暮而改操。謂之朝鴛夕虎。或一歲兩歲而不能守其節。少陵所謂弃而如土者也。予於君非曰結交。其故如何。君尊而予卑。譬如以蚊脚爲階梯。欲上夜摩天焉。然而君不爲卑予。待以賓禮。何幸哉。矧復眷々頻々。磁鐵而不炭冰。始終不渝者如白水。歲云暮矣。疇昔又赴折簡之呼。而慰蕭瑟之心。更期以廿八之夕。嘻恩情廣大。天不能

疇之。地不能載之。豈所小簡之可述其謝乎哉。於是閣筆。不宣。

謝星夕來訪者一章。呈上——佳丈研右。發一笑云。

銀漢斜懸微月殘。門前玉佩響珊珊。曉來仰首向天笑。未必双星有此歡。

謝來訪者一章。呈上——侍史研右。伏乞一啖。

白汗透衣如暑何。竚簷低處莫人過。旱天霖雨傳岩外。更有吾公仁沛多。

——尊君訪予於陋巷。恩情難荷。漫綴卑詞謝萬乙云。

玉佩聲傳竹屋東。豈圖清話洗昏蒙。微風吹送殘宵雨。人在巫山一夢中。

——佳丈頃將有若耶之行。蓋以天下兵馬安危未定也。未契之徒悽然不耐離索之情。於是相公惜洛下人物空在殊方。而令人留

其行。々々遂止。可謂一時光華也。昨宵過
予蓬葦軒。歡有餘。呈一詩而傾葵心。采
覽爲幸。

翩然欲作若耶遊。台命難辭爲且留。宰相從來一
菩薩。令人免此別離憂。

小律一章。謝——侍史來訪云。

官軍昨日退南兵。十二街中賀太平。不動干戈有
奇策。佳人一咲破愁城。

庚辰正月第四莫夕。辱——尊君來問。先
從隗始者。燕昭之遺意耶。謹裁卑詞述謝
忱。伏乞——一覽。

初月斜懸鸞掖西。風鳴玉佩步遲々。門前剝啄鶴
先報。榻外他鸞蝶未知。和氣入花々發笑。歡心
及柳々舒眉。新年寵眷從吾始。來夜迎君又是
誰。

文君頃自若耶飯。一夕見狂高駕。把手閑
話。多日離索之愁積鬱于我胸者。化爲烏有

先生。不亦悅乎。仍賦五八一章。致丹悃云。
別來百餘日。々々歷三祇。風棹越溪月。暮鐘洛
寺涯。鴛鴦堪獨宿。鴻雁奈相思。昨夜迎君笑。究
通實有時。

謝星夕來訪詩并序

忘吾子——

夫叢林密契之徒。每歲必以星節爲合歡之
夕。蓋取西牛東女遇合之時也。予忝——
佳丈末契者。三周于茲。前年丁丑星夕。

丈赴京兆尹招。是故前一夕。先期而過予。
今作詩云。牛女佳期卜明夜。人間先着祖生
鞭。去年戊寅星夕。丈復在若耶舊梓。予

獨臥孤眠。空望双星渡河耳。今己卯星夕。
偶迎玉趾於把茆簷下。一年三百六十日。日
日屈指待此夕。嗟乎三星節而得相逢者纔
一夕矣。人間遇合之易違者可知矣。仍賦卑
詞記前事。且抒謝忱云。

與君一執交。已數三星節。兩節巧相違。今始約

磁鐵。今是與昨非。心事解如雪。鵲橋欲曙天。牛女一年別。喜君寵頻繁。幾回枉車轍。露下並帶蓉。地上聯綿畎。仁霽雲未多。聖涯海何竭。聊欲抒謝忱。我無張儀舌。

謝來訪

矮々簷低小草堂。炎蒸六月避无方。冰詞電話迎君處。不借天河一滴涼。

謝寵臨者一章。呈上——尊丈閣下。采納 惟幸。

昨夜珊珊玉佩聲。先呼風伯掃柴荆。相迎未幾又相送。一刻千金月亦傾。

單五前一夕。辱——雅丈來訪。明日賦七言八句。錄呈机右。且祝佳節。且述謝忱云。節物新時興不究。南詠長養幾多功。出波蒲葉依然綠。帶露槐花分外紅。齊國猶餘孟嘗勢。楚人未忘屈平忠。千年舊話東高閣。吾在吾君仁澤中。

昔魏吳蜀三分天下而鼎峙。吳蜀勢衰而魏終獨全。侍——尊君閣下者三。共存忠義。不爭權勢。三即一。々即三。雖然君恩苟不齊。則不能无鵠蚌之心。頃其一南行。其一北去。趨朝者予一人耳。恰如三國歸一。阿呵々。昨宵 尊君過予。其明日戲賦一絕。呈上之云。

君有三臣德不孤。平生折簡可勞呼。一人南去一人北。今日殊恩唯在吾。

杜少陵詩曰。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疇昔之夕。斜風入窓。雨暗黃昏。蕭瑟岑寂。若不相與語。則奈此夜何。于時磨門童子相告而曰。文君在門。不覺倒衣而出。迎引以虛左。君曰。一雨有興。不俟駕而來。盖其心在少陵所言者。不亦悅乎。明日乃以杜兩句爲首。賦五八爲謝詞。采覽 惟幸。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點滴催花細。餘聲洒

竹多。迎時忘寂寞。飯後奈滯沲。殘夜不安枕。悲歡吟又歌。

川八二章。奉錄呈——尊君蓬萊殿下。前

一章述除夕之賀。後一章致前夕來訪之謝云。

一年光景一宵殘。鬼走鳥飛不耐嘆。爆竹聲中春欲至。梅花枝上雪猶寒。驚人佳句詩神島。絕代雄文究鬼韓。明日戴星朝北闕。天門曉日照衣冠。

人傑應慚地不靈。蓬蒿宅畔駐雲輶。新粧傾國文君黛。熟面忘年阮籍青。灯色添歡雖可愛。鐘聲告別豈堪聽。多情先約再逢夕。春在王正第四蓂。

謝雪夜來問者一章。投贈——雅丈吟研

右。睡擲。

飛雪滿天破屋風。堆夕盈尺路難通。山陰卜隱戴安道。洛下閉門袁邵公。我喜溫存君踐約。君憐

清絕我思忠。不知窗外夜寒重。滿座回春喚語中。

謝前夕寵臨者一章。呈上

紅靴策々問柴荆。慰得平生无限情。詩興有餘君去後。楓林纖月夜三更。

昨夜——侍史。忝托鳳輦於鸚宅。蓋告若耶之行也。秋之爲氣。蟋蟀鳴床。黃葉投帷。寸心觸物。无不感激。況話別離乎哉。其情也不言而可知矣。聊綴一律攄萬乙云。

滿目秋風心轉迷。天涯萬里奈離睽。從今夜々思君夢。青葉山東後瀨西。

一夕辱——侍史臨降。平生襁褓積于胸中者。解而如雪。嗟乎公之一笑。若爲陽哉。去時而小雨班々。飯傘有響。吟履无聲。實可憐之良宵也。詩而記之。以爲謝詞。軒渠相逢何必盡吾情。話未濃時心已平。好是柴門送君處。傘簷小雨有詩聲。

忝末契於 文君者甚夥矣。僕雖不敏。幸而爲之隗始。蓋李花梨花白。杏花桃花紅。而雖各自得其時。二十四番之春。例而以梅爲第一者耶。君也昨之夕。托玉趾於蝸屋。落飾之後。響步履者又其始乎。私恩重々。非詩何以謝焉。書一律呈上左右云。

二十四番春色諸。野梅何幸在其初。寬仁又喜君恩重。多少衣冠同一如。

——佳丈落飾前一夕。辱下訪於草廬。卒走筆致其謝忱云。

綠髮今日風擾雲。圓頂明朝月生嶺。明朝今日無雨般。雨奇晴好西湖景。

卒命毛穎。復次前句者一章。奉謝 ——仙丈雪夜來訪云。

歲晚同盟菊與松。芳尋踏雪話殊濃。清標元是蓬萊客。瑤草琪花春入冬。前句在雪處。

——佳君問吾於陋室。座有數客。共賞瓶裡

殘菊。々乃晚節之花也。詠之爲謝詞。不亦可乎。

人間多是隔商參。唯我與君交似金。愛見千林搖落後。黃花秋淡歲寒心。

无媒徑路。草色連天。不聽砧々者日尙矣。疇昔之夕。門有剝々啄々之聲。開而見之。即吾 ——尊君也。清夜岑寂。常之人而其猶可喜矣。何矧 尊君乎哉。倒履出迎。促席閑話。以吾卑陋不爲心。恩情益深。吾何人哉。得幸者如斯。不耐鼃抃雀躍。謹綴小律。抒丹悃云。

綠髮佳人一世豪。何圖剝啄問蓬蒿。若言恩義知多少。海水未深山未高。

予小庭之北。有數株楓樹。風霜染葉。美而可見矣。昨暮。吾門耆宿十如師。携東輝老人而遊其下。坐未定。二老相議曰。招 ——君共論文。則興彌佳乎。予驚悸曰。陋巷

豈忝高軒過哉。二老曰。君子居何陋之有。即遣人督之。君不待駕而來。坐客皆避席迎之。因續韓孟聯句詩。君亦有句曰。鴛水其源一。坐客莫不嘆美。予與君把交久矣。蓋有所指云爾乎。予亦以此五字。誓之於烏紗巾上天。仍分其句。各爲首句。詠小詩五篇。投贈研右。期遠者大者云。

鴛水其源一。盟堅石不如。鸛鵲楓葉暮。陋巷駐高車。

鴛水其源一。雷陳漆與膠。年々花雪月。願莫厭推敲。

鴛水其源一。論交无淡濃。於戲天所命。兩夕再相逢。

鴛水其源一。合歡情緒長。位雖分上下。心不隔參商。

鴛水其源一。龍雲到處双。此言君可記。莫作葛藤椿。

八月單五之夕。忝一一尊契玉趾於陋室。詩以述其謝。此日唐家千秋令辰也。語及乎此。伏希一笑。

聖恩許我語平生。共記千秋佳節名。不是九齡金鑑錄。聊裁唐律寫丹誠。

一一佳君先星夕。問吾於蓬葦。詩以致其謝云。

銀河一道影斜懸。天上鵲橋猶未連。牛女佳期卜明夜。人間先着祖生鞭。

昨夜一一尊君。問於吾陋室。昔韓第因雪而微行。君今月而來。易地皆然乎。其翌裁小律。聊攄謝忱云。

警蹕无聲恩有私。尋吾閑步下丹墀。滿天月色明於晝。雖是微行人自知。

謝來訪

昔晋文公行霸道。大合諸侯。遠召周王於晋河陽之地。而得盡群臣之禮。似尊事天子而非禮。仲

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河陽。——君雖不主于天下。忘吾子雖不霸于天下。苟爲君臣之道。其義一也。君托高駕於予陋室者數矣。昨之夕。天朗氣清。初月纖々。影在半空。實可怜良夜也。君又微行。扣予之室。恩惠厚也。縱以九川八海爲喻。只是涓埃耳。歡語未盡。參橫斗轉。柴門月色。遂送君而飯。予意恐有以臣召君之誚。時論如何。猶豫未決。傍有毛楮二先生。與其故舊陳玄陶泓。相議而曰。愚哉忘吾子。夫周晉爲君爲臣。其事係于天下社稷。文君與子。其恩義也。其忠誠也。雖有君臣之義。或拍肩而吟花於春。或挹袂而詠月於秋。當其交接之時。又有似管鮑陳徐之輩。加之子不召君。々々乘輿而來。地亦不遠。君住西頭。子住東頭。纔五步十步之間而已。以周晉校之。豈啻肝膽楚越乎哉。只須歡娛相迎相送而始終如一。莫容幾許是非計校於其間。予曰。諾々。書以爲謝詞。不宣。

春雨油然。海棠紅濕。有憶唐家溫泉之舊。仍折一枝。獻上——尊君閣下。以供吟。

憶昔楊妃賜浴時。溫泉宮裡秘清姿。托花猶有餘妍在。紅濕海棠春雨枝。

賦海棠呈——吟丈研右。伏乞電覽。

壓倒春風李杏桃。紅粧更使我心勞。漫題一語被花笑。杜甫編中不着高。

桃之緋者。奉獻呈——佳少雲母屏下。

一朵紅桃帶雨開。獻君聊欲作詩媒。仙宮不隔人間路。花自武陵源上來。

折碧桃獻上——仙郎吟机下。副以俚詞一絕。志之所之。比而興者也。唾擲。

紅桃春早碧桃遲。造物陶甄似有私。何恨人間難適意。得恩時也失恩時。

短篇一章。賦繡竹。投贈——佳丈松蘇利右。以供吟。云。

於花天有意。石與竹爲名。取譬堅牢物。令人不易盟。

賦綉竹奉謝 一一美少昨宵寵遇。莞爾。

繡竹莖々雨露加。天恩不許向吾誇。金爐烟裊朝回袖。分與麝香眠處花。

古者以端午上巳重陽。謂之三令節。風物可愛之時也。菊乎重陽。桃乎上巳。皆易發詩興。獨端午也。无花之可翫者。雖有菖蒲爲時物。不花不香。安期好之。文王嗜之。徒顯其名耳。未足爲詩人墨客遊賞之具。可惜矣。今日值此節。欲作詩而无所起筆。忽有客惠石竹花者。就而見之。風露淒々。乃麝香眠處來者也。於是詩思湧然溢于懷。即裁小詩。獻上 一一雅丈吟研右。紅渦。

菖蒲雖曰屬端陽。元不開花不送香。吟翫有餘紅石竹。一叢風露洗詩腸。

賦繡竹投呈 一一吟丈青玉案下。 宓丐

微粲。

夢遇青衣數少年。到頭紅帽自嬋娟。覺來始識花妖艷。繡竹堦前風露鮮。

折石竹獻上 一一佳丈。副以小律云。 索笑。

蓬萊仙女下仙壇。身着綠衣頭絳冠。氏是石兮名是竹。一朝謫在野花欄。

星夕前三日。折仙花數莖。奉呈上 一一佳少。供吟翫則爲幸。

仙萼莖々風露清。獻君聊復理同盟。此花歲々約牛女。七夕紅非荔子名。

折仙翁花數朶。獻上 一一侍史。有詩云。

河上仙翁逢漢文。一朝辭去又凌雲。花中猶有其名在。聊祝長生獻我君。

龍集己卯夷則第四之日。立秋令節也。仍獻上仙花數莖於 一一尊君閣下。副以卑詩。聊致壽云。

秋之爲氣易消腸。萬禾飄零葉已黃。怪看一花紅不老。仙翁分與駐顏方。

紅綺花名曰仙翁。其軀裁也。紅顏青衫。實有仙風道骨。可愛矣。仍折數莖。獻上。

——仙丈雲母屏下。有詩云。

白髮秋風情所鍾。鏡中易變舊時容。仙翁分我駐顏術。不待栢葉臺上蓉。

——雅丈近日不安。賦仙花一章以致壽云。

蓬山萬里海東雲。中有仙翁容不群。忽化紅花降塵土。長生秘訣獻吾君。

賦仙花獻上。——仙君碧疏下。 采納

惟幸。

三萬里遙東海山。仙翁怪底到人間。秋風易老閑花草。丹訣分來欲駐顏。

吾邦有一種奇花。每歲以六七月着紅。謂之

仙翁。世傳。自嵯峨仙翁寺所出也。大唐詩文之中。論花甚夥矣。未聞有此名。異哉。今

日得數莖。獻呈。——雅丈青玉案下。聊供吟翫云。

一簇仙翁寺裡霞。炎天最愛吐奇葩。大唐四百餘州濶。未識秋風有此花。

紅藥數莖。呈上。——仙君真珠簾下。副艷詞

一絕。庶幾 微過。

燕紫鶯黃春去時。當階芍藥始離披。三生有約被花惱。我亦楊州杜牧之。

昨賦紅藥。獻。——仙君閣下。枝々鹽栗而

不開。頻以爲恨。今又有全開者。更次前句投之。 紅過。

前日投君鹽栗時。而今和露十分披。愛花心可九方馬。開與未開何管之。

紅藥數朶。獻上。——詩伯硯屏下。供吟翫

則惟幸。

群紅落盡惱吟身。芍藥當階又一新。花亦聖恩多雨露。認爲春淚是何人。

紅藥數莖。獻上——佳少研右。詩以述卑懷云。

當階芍藥殿春風。三四莖開曉露叢。我有佳人菩薩面。看來花亦似无紅。

紅藥數莖。獻上——詩伯吟机右。副以小詩云。

芳事已稀初夏天。茶蘼茉莉鬪嬋娟。滿階紅藥傾城色。花史只愁同傳編。

紅藥數枝。呈上——佳丈研右。繫以小詩云。

芍藥梢頭曉露芳。滿階風物似維楊。紅顏花亦有慚色。十倍曹丕年少粧。

楮尾有餘。更賦水僊梅花。謝詩楮尾二有之

化花藐姑射。爲草水仙王。元是好兄弟。相依不閱牆。

梅花一枝。獻呈——侍史吟机下。聊述數日鬱懷云。

齟齬從來无限愁。梅花傳信暗香浮。暮寒欲雪橫斜影。分得佳人和氣不。

離落寒梅着花一點。折而呈上——侍史吟硯右云。

籬菊殘時梅又新。橫斜影瘦雪精神。黃昏月亦一麟足。不得枝頭爛熳春。

梅花數枝。獻上——佳丈研右。副小律一章。寓意者可知云。

梅花點々帶陽和。持贈佳人心奈何。烟雨暮村猶未笛。鴛鴦枝上得夢多。

戊寅灯夕。携梅花數枝。詣——佳丈閣下。節則灯而花則梅也。豈可不言詩乎。仍以梅花灯爲題。賦川八者一章。聊供吟翫云。

一點春灯照碧紗。看來元是小橫斜。暗香猶度青藜杖。冷蘂忽開紅粟花。影自羅浮山下淡。明從大庾嶺頭加。梅西幸有君書室。夜々挑之照五

車。

日南至之辰。賦小詩欲賀之。然而不得一句。時有客。贈紅梅一枝來曰。破顏於冰雪之中。豈非微陽一寸之功乎。予於此有得句。遂携此花。呈上。——尊君書幌下。伏希微笑。

聞說日從今日長。吟詩猶恐易昏黃。漢宮紅影元非線。一朵梅花一寸陽。

丁丑重陽。菊花未開。有感于懷。詩以呈上。——吟梧下。以索一吟云。

遊客尋詩九日天。東籬未菊思悠然。秋風急可督花事。恐被早梅先着鞭。

今年氣候不常。重陽之日。菊鞠无黃花。及小春而始有芳。仍折數枝。奉獻呈。——尊君研石。副以小詩。

十月東籬秋十分。數枝折得欲投君。菊花開日乃重九。蘇玉堂云我亦云。

砌下百合開花數莖。投贈。——佳丈。爲二十八字詩媒。伏希微哂。

百合紅新三兩莖。由來草亦似同盟。幽齋風雨孤眠夜。花有佳名慰得情。

即日有客。惠百合花數莖。予曰。奇貨不可居。獻之於。——尊君。以供陰翫。則不亦可乎。客曰。些々如何。予曰。不見王半山榴花之詩乎。動人春色不須多。矧亦當炎天而吐此奇芬哉。客曰。唯々。乃賦以小律。而投贈之云。

春風桃李萬枝霞。六月炎々无一花。想是數莖紅百合。催君佳句吐天葩。

昨日群玉林中有耆英之會。各賦詩。以令兩少年子誦之。吾。——尊丈其一也。頻伽出轂之音。聳動群聽。君亦有詩。特出奇麗。謹依其嚴勻。賦水仙花者一章。獻投研石云。

花有神仙在水濱。忽飯吾手督詩頻。冰肌玉骨群尤上。替弟梅兄无此春。

端午

竊按。今古君臣乎一時者。其君雖爲君。其臣有不臣者。其臣雖爲臣。其君有不君者。是故怨以怒哀以思。君臣道合者殆爲少矣。楚三閭大夫。蓋存臣之道者耶。千古以其有忠義見稱。如日月赫々焉。然而時君不克任用之。遂賦離騷而寄情於芳蘭杜若焉耳。

——尊君閣下。博愛及物。如春在群卉。人皆靡不服其和。君之爲道不亦在茲乎。若予賤陋而雖不足稱臣。存忠義於心者。不多讓古人。君已爲君。臣豈不臣乎哉。實風雲際會時也。於戲三閭若在。避吾一頭地者必矣。今日偶值單五之令辰。聊綴卑詞。式據平生之忠。在心爲志。悉之則予願也。詞曰。三閭忠義滿乾坤。何事懷王弃不論。楚越天涯今

日我。終身長可荷君恩。

頃日江東英雄起兵而討西賊。輸贏未決。洛下人民跼天蹐地。茲遇端午令辰。仍賦二絕句。呈上——佳丈閣下。記時事云。

社稷安危戰鼓喧。端陽依舊綠蒲繁。江東子弟起兵處。競渡舟非爲屈原。

人日

君不見唐室忠臣杜拾遺。落魄昔年遠赴饑。泰曆三年逢人日。寓懷吟出兩篇詩。鶯難至兮花較遲。佳句千古磨不盡。又不見七世文章蘇太史。曾在惠州髮絲々。落梅村前桃藥渚。曉雨人日愁攢眉。一翁價聲動天地。可惜一生不得時。才大從來无用處。此語可信不可疑。我今愚昧真鹿鹿。終身只合在蠻夷。何幸衣冠陪鵷序。春王正月趨丹墀。鷄狗猪羊牛馬過。今日又喜獻一詞。聞說聖朝无棄物。吾儕沐恩太平基。大厦燕雀有吉語。千仞鳳凰亦來儀。登庸若无賢不肖。八荒

同軌國豈危。言不盡意高閣筆。堯紅舜紫萬年枝。

己卯人辰

——尊君蓬萊閣下

雞狗之日已過而又迎人辰。仍賦一絕。獻上

——詩伯。督遊事云。

住莧光陰節物新。々年景象又人辰。請看遊客尋詩處。煙濕落梅村裡春。

戊寅人日之口號

文君一顧萬人望。不借臙脂易斷腸。可笑含章簷下面。待梅花落始成粧。

六月一日。世傳以爲賜冰之節。蓋擬天官所謂中夏頒冰也。炎官持節。暑氣燠人。把茆矮々。而无處引涼。金井之水。玉壺之冰。焉可得之哉。仍獻上一章於——尊君暑樓下。庶幾把手一唉。消此煩鬱。恕之。

梅雨晴時夏日長。紛紛暑氣不應當。肌膚冰雪若

相近。便是人間六月涼。

賜冰口號。獻上——雅丈南薰殿下。以攄

卑臆。冰漿。

溽暑紛紛扇不風。清水焉得洗昏蒙。玉壺賜入何人手。我只從來似夏蟲。

頒冰之日有詩。呈上——尊君清涼殿下。

抒寸懷云。

六月火雲困溽蒸。清水未賜有懷冰。々々寒鎖幾千尺。北鼠東蠶謝不能。

每歲夏之仲季。炎官司職。紅暑毒人。是故官頒冰。以慰群臣渴望。今歲氣候不齊。手未扇。身未浴。溽寒猶如三二月。異哉。偶迎賜冰之節。詩以呈上——侍史。記時且述寸懷云。

氣候今年六月寒。問天何處置炎官。溫袍猶願同床臥。閑却玉壺冰一團。

星節之夕。錄呈小詩。以奉挑——佳少。

亮察 惟幸。

西牛與東女。今夜合歡多。天上已如此。人間復若何。

己卯星夕。賦小律呈上 一一佳丈摘星樓下云。

一年一度此宵歡。天上佳期恨萬般。化作人間閑草木。牽牛花發碧琅玕。

星夕口號。獻呈 一一美少摘星樓下。索一笑云。

天孫與河鼓。合歡在此夕。夜上乞巧樓。指點望碧落。異哉彼双星。東西銀河隔。烏鵲橋成時。對床如連壁。一年一度逢。其約堅於石。吾雖開口多。真个意難適。尊卑才不才。其交不枉尺。一班強而窺。汗顏上華席。阮籍眼不青。潘岳鬢空白。胸中事萬般。何以消髮積。說愁憑牛女。假道似虞虢。學道真實心。豈被究達易。天外出頭看。悲歡皆戲劇。乾坤逍遙遊。江湖漫浪客。此理誰共

論。長嘯倚欄拍。笑欲問彼蒼。々々只莫々。

立秋之什。奉獻 一一雋丈書幌下。効李長庚三五七言云。

一葉飛。秋始來。新涼蛩已響。餘熱雁猶遲。從此灯火可親夜。唔咿君須倚書帷。

戊寅季夏二十有三日。乃金神持節之辰也。不克无悲哉之嘆。賦一絕以抒寸懷。

夏未去時秋又來。天官何事急相催。隔窓彷彿梧桐落。夢自幽人枕上回。

立秋之什。奉錄呈 一一侍史。發悲哉之嘆云。

商聲昨夜在西方。殘夢先驚鰥臥床。一葉梧桐憂患始。雁烟蛩雨鬢間霜。

上巳口號。奉錄呈 一一佳丈吟机右。一覽 惟幸。

聞昔長安多麗人。態濃意遠惱詩人。誰今續得杜陵句。更記東山縹緲人。

上巳詩并序

丐 莞爾。

去年今日。僕初辱識荆於——君。爾來烏飛兔走。而復見桃花三月之浪。歲月荏苒。

三十餘間結綵縷。開元天子事奇遊。誰知萬丈文章焰。功在書窓一盞油。

迂變如斯。不改者僕中心而已。今也登君之龍門者多矣。庶幾僕不作點額曝腮之輩。嗟

上元之夕。詩奉呈 雅君。聊抒卑懷。伏丐一笑。

乎前度劉郎鬢已皤然。憐察之焉耳。

初謁吾君上巳辰。東烏西兔一回新。今年我是去年我。只恐桃花有別春。

萬枝灯火照端門。鷺序鵷斑賀上元。我此山窓寂无事。松杉風外月黃昏。

永正秋仲三五之夕。賦扇對二十言。奉錄呈

立春之什。錄呈——侍史吟研右。電

——髻年蟠回右。抒寸懷云。

囑。

月莫仲秋若。空青萬里清。夜兼疇昔異。秋色十分明。玉宇高寒否。愛君拙至誠。朱門行樂耳。抱

臆雪雖殘寒不深。溫風旋々入園林。分明點檢東君路。半在花間半柳陰。

獨訴多情。閨々休言恨。世間常缺盈。芸々可觀物。天上又陰晴。聽雁慰岑寂。穹廬蘇子卿。跨鯨

戊寅龍月廿八日。值立春之辰。即裁小律。以呈上——侍伯研右。取乎倭人之歌寓

遊汗漫。采石李長庚。起舞三人影。无由期剝啄。

意耳。 宓丐 盧胡。

狂吟千歲笑。倉卒不經營。

野水梅花雖有雪。池塘楊柳漸生烟。鴈猶未去春先到。曰舊年耶曰始年。

灯夕寓懷。奉寄——侍史讀書樓下。伏

夫白露節二十四氣之一也。歲月延促。其日

不定。而風俗相習。每歲以八月旦爲之節。
有據乎。蓋如端午上巳。以三々五々爲一概
乎。今茲八月初吉賦露。以獻上 一一美少
清涼殿下。花裂 惟幸。

漢武求仙事未成。秋寒二十丈金莖。吾皇何好荒
唐說。雨露恩深億兆氓。

花朝之口號。獻上 一一詩伯澆花亭下。以
伸卑臆云。

李明桃暗逐時新。節號花朝情更親。九十日春今
已半。寸陰可惜勝遊人。

戊寅冬至口號

一氣洪鈞篴管灰。梅花枝上覺飯來。舉頭更見太
平象。五色祥雲遶魯臺。

至日之什。奉呈上 一一佳丈望雲臺下。伏
乞一粲。

新粧恰似雪中梅。天下白人從越回。愁與群陰皆
剝盡。歡心稍逐一陽來。
君頤自越之
前州飯贊。

昔唐家十年。宰相創置一節號中和。與上元
重陽謂之三令節。蓋推其意。二月十五以後。
雖是花時。天近寒食。而疾風苦雨。不宜遊
事。二月一日。正是桃李時。々不可失之。爾
來賞此節而趣春遊者。皆李氏芳躅也。不亦
宜乎。今日偶值此辰。詩以呈上 一一詩伯
春風樓下。以抒卑臆云。

灯節已過桃節遲。中間行樂又何時。唐家一置此
佳節。遊客爲花添幾詩。

初雪口號。獻上 一一雅伯書案下。電
囑。

白盡歲寒梅竹松。朔風蕭瑟六花濃。看來愁鬢莖
莖色。散作山河大地冬。

即日天陰。雪洒午簾。吟興有餘。便獻上小
詩於 一一雅丈。疎々密々。到夜未止。又
席前勻爲剝啄之先客云。

鷗在林耶鷗在松。模糊映物淡還濃。花風雪月四

時景。唯道宜詩莫若冬。

南至後一日天雪。賦小律獻上。——雅伯。

密乞 一祭。

霏々凍雨夜斜々。清曉吹成六出花。可怪天公无定度。一陽來日一寒加。

古來叢社交接之間。于月于花。于雪于雨。必以詩文。通之消息。今茲仲冬下浣。天大雪。予將呈上詩於——雅丈。意謂。與

丈執交者兩三。在予北舍者。在予東隣者。

皆一時文章伯也。定有佳句之先着鞭者。予耻而緘口矣。然而夜則疎密。曉則整斜。三日而猶未晴。推之。天公戲予。欲試布鼓於雷門乎。不能默止。強敲氷泓而寫鄙句。非敢曰後吳昇。聊復狗尾續貂而已。伏希采覽。

天爲騷人添錦囊。朔風三日六花狂。梁園賓客多佳句。我若言詩雪上霜。

詠雪者一章。奉錄呈——侍史吟机右。伏

乞 采納。

幽客尋詩獨倚欄。朔風送雪盡漫漫。今宵誰寄溫存問。野外梅花特地寒。

詠雪奉呈——侍史梅西齋下。微哂。

模糊吹雪滿山溪。一等乾坤皆白圭。別有人間奇絕處。曉寒花瘦朶梅西。

詩以奉送——侍史北征。述離索之懷。

憐察。

我在南京君北州。白頭一夜別離愁。風吹落葉長安路。滿目人間兩地秋。

——侍史頃日赴若耶。遲留有日。偶得行李往來。賦卑詞以攄別後之懷云。

咫尺不逢愁易加。秋風況復隔天涯。飯期末卜中秋月。莫背東籬九日花。

寄若耶——少年

別後光陰秋又冬。鯉沉鴻斷思重々。忽聞明日行

人發。半夜窓前書一封。

奉寄若耶 一一侍丈

聊寄一封訟白頭。問君別後記吾不。碧雲合處天涯遠。雁恨蛩愁夜々秋。

若耶 一一雅丈見寄一書。詩以報之。

一別秋風兩鬢糸。喜君尺素報飯期。芭蕉院落獨宵雨。我此心情枕可知。

一一侍丈滯留乎若耶有日矣。辱末契輩。不堪離索之懷。今也有告其來飯者。乃袖短詩而詣坐下云。

若耶溪月浮舟處。第五橋秋飯駕時。去則山輕來則重。爲君記得少陵詩。

一一侍史滯留北越者尙矣。別恨轉深。今也飯旆入洛。不耐拊躍。卒製漫語述卑忱云。

愁中日月只麼過。又喜相逢咲語和。萬岳千岩詩幾首。胸襟猶可越山多。

僕將赴北州。賦艷詞一章。奉留別 一一尊

君。且爲再逢之起本云。 軒渠。

風雪陰山路不分。好花時節奈離群。我心何必隔夷夏。造次於君顛沛君。

僕先赴北州有詩。奉呈上 一一侍史。今復來歸。次前勻抒離睽之懷云。

歡枕難双袂易分。背花鴻雁久无群。重山複水知多少。一片忠心不隔君。

即日山中耆宿。携三四年。過吾南隣而優遊。一一君不赴之。蓋以微恙也。群公心如未足。況於予哉。是故席未散早退矣。其夕袖小詩。詣閣下問微恙。兼述卑臆云。

低唱淺斟吟惜春。群公今日過南隣。吾心未足早歸去。年少叢中少一人。

一一仙君頃見造化小兒戲。詩以奉咨問云。聞說吾公屢臥床。无端添得九回腸。駕言一隻蓬萊鶴。去問仙家白日長。

丁酉蜡月十有七日。乃立春令辰也。某一一

欽製駢儷語。呈上 玉府——尊君閣下。以致其賀云。

明帝迎春於東郊。 茲歌八佾。

哲宗降星於南極。 式祝千秋。

勃焉漢家威儀。

宛爾宋室盛事。 共惟。

玉府——尊君 冰詞電語。 霧鬢雲鬟。

鄉思難忘。 在若耶而慕稚仙迹。

天姿可視。 入洛陽而負賈生才。

少年叢裡有容有儀。

風騷壇上盡美盡善。

郁々其色巖々其德。 萬古一人。

淳々之訓渾々之書。 寸陰尺璧。

衆攸仰止。

誰不嘉焉。

某—— 陳年曆乎。 臘月扇也。

單居閑院。 雖曰服伽梨禿奴。

偶遇佳辰。 有似賦綵花學士。 不宜。

蜡月十有七日 某頓首啓上

玉府——尊君閣下

忘吾子欽啓上 玉府——尊君閣下。以致

除夕之賀。兼述昨宵來訪之謝忱云。

一年三百六旬。 駒陰可惜。

小盡二十九日。 雞旦云臨。

喜君修歲寒之盟。

爲我踐金石之約。 共惟

玉府尊君閣下 風流溫藉。 門閭雲霄。

乃祖昔創禪居。 前百丈後百丈。

少年今登甲第。 大狀元小狀元。

奕葉貽厥孫謀。

叢林樂只君子。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文思不群。

隻日學草雙日學真。 筆勢无敵。

本是北冀異產。

僉曰西方美人。

某——百事不能。一寒如此。

辛勤守志。初節易晚節難。

踈懶廢書。未學多已學少。

入金蘭簿而雖稱朋友。

綴玉笋班而有擬君臣。

今夜已聽煤竹之聲。

明朝又獻椒花之頌。

丁丑歲除之夕

某啓上

玉府——尊君閣下

永正龍集戊寅雞旦。某啓上——尊君閣

下。以抒賀悰云。右宓以。

堯年舜壽禹子湯孫。民歌聖德。

蕭規曹隨房謀杜斷。相得賢才。

逢三元下降之辰。

祝四海太平之象。

——尊君 花有和氣。松无時粧。

永元故家之春。黃鳥出幽谷遷喬木。

新羅夜半之日。金烏入咸池拂扶桑。

彼前哲兮有祖有宗。

況後昆而令聞令望。

球琳琅玕群玉。容貌不凡。

紅綠白碧牙籤。纂抄无懈。

某 大厦燕雀。一枝鷦鷯。

天然愚蒙。誦帚忘苕誦苕忘帚。

家譜賤陋。種桃无李種李无桃。

雨露久沐于主恩。

涓埃聊報以儷語。誠恐誠惶頓首。

永正龍集戊寅雞旦 某謹啓上

——尊君閣下

某謹製駢儷。呈上——仙郎閣下。以致鷄

旦賀云。

周建子般建丑夏建寅。昔分三代禮樂。

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犬。今成一等乾坤。

丁萬物資始時。

際四海无爲化。

——仙郎閣下

天下尤物。

僧中此郎。

憶彼先人。

召元昇於玉華殿。

胥哉之子。

拜弘忍於黃梅山。

積善家有餘慶。

大名下无虛士。

風翮鵬霜蹄駿。

僉曰逸才。

丹頂鶴綠毛龜。

以祈遐壽。

某

緒餘士苴。

者也之乎。

一日看盡長安花。

徒賀他鸚鵡薦耳。

五湖飯去孤舟月。

未遂吾鷁退焉。

茲祝新歲君舊歲君。

仰拜俗天子道天子。

仍煩毛楮。

聊獻暄芹。

不宣。

永正歲舍己卯雞旦

——謹啓上

——仙郎閣下

朔旦。永正庚辰三元。某謹啓上

——侍

史閣下。右伏呂。

喻二南詩於犧易。

分陰分陽。

考五始文於麟經。

書年書月。

幸逢太平宰相。

誰顧亂世英雄。

共惟。

塵外摩尼。

——侍史閣下

林間占蔔。

忽見遺孽。

大鑒題竹葉符。

茲騰餘芳。

圓悟和梅花句。

彼文采也豹蔚虎炳。

其名聲也鶯翰鳳鳴。

訪葛仙於若耶溪邊。

雖思故土。

留梵僧於新羅泉畔。

寧厭殊方。

自非逸格風流。

焉得偉材間出。

某—— 永床雪被。 白髮青灯。

當卜幽栖。 五湖飯去孤舟月。

叨蒙恩渥。 三雨全清六合塵。

束帶而成鳬趨。

挾簡以賀雞旦。 誠惶頓首。 某啓上

——侍史閣下

四夜之謝

陋巷迎賢。 陳平門多長者轍。

冷官抱獨。 鄭虔家无坐客氈。

床榻抽連理枝。

灯火吐合歡藥。

玉府——尊君 平生取友。 博愛爲心。

思如春養威如秋霜。 人能弘道。

鼓似雷霆潤似風雨。 天未喪文。

莫比濁水之摩尼。

是謂青雲之偉器。

梅西花發。 陸放千億之化身。

月裡桂芳。 居易十七而登第。

自然得時得處。

庶幾不羈不崩。

某 无力薔薇。 散材樗櫟。

聞說葛陂風浪惡。 未卜飯休。

相送柴門月色新。 叨蒙恩顧。

永正龍集春王初五 某謹啓上

玉府——尊君閣下

某謹啓上 玉府——縉郎閣下。 式致度牒

之賀。

作梵閤梨引請閤梨。 戒珠清淨。

實相般若觀照般若。 法寶圓成。

縉衣覆白雪之肌。

霜刀薙綠雲之髮。 共惟。

玉府——縉郎閣下 烏雲瑞禪。 馬勝威儀。

乃父佳名。 標月於修多羅藏。

神靈外護。 回春於摩利支山。

挑无盡灯則昏衢煌々。

建精進幢則清風凜々。

川荔苴漸瀟洒。

標致集而大成、

越冰雪杭雲霄。

皓潔可以併案、

雖曰一代尤物、

元是十世大僧。

某

吸海蛟虻。

升雲蚯蚓。

三條椽下。

叨參黃楊木之禪。

萬卷堆中。

未識金銀車之字。

幸逢佛法中興之日。

式賀心空及第之人。

謹啓。

玉府——緇郎閣下

——仙郎始侍

函丈老師藥局。可謂識得

人矣。某——不耐蹈舞。謹裁僂語。致其賀

云。右必以。

武帝問誌公之藥方。

妙中得妙。

道吾奪漸源之蓋子。

機外呈機。

出則知雄守雌。

行則應節合律。

□顧群玉之人物。

奚翅三紅之秀才。

——仙郎

南溟鷗鵬。

北產騏驎。

禪不禪道不道。

乃祖曾作新羅之遊。

人其人廬其廬。

此郎久離若耶之境。

宏材不乏。

確論无私。

累世猶存典刑。

周勃以安劉氏。

名家兼全韜略。

武侯其倍曹丕。

非視仍昆風流。

焉知丈夫出處。

先覺後覺。

有待蕙蘭罷參。

戒重定重。

豈異麝荀有序。

僉曰一時之盛事。

盡在少年之狀元。

聊製駢儷。

式期遠大。

某謹啓上

——仙郎閣下

某謹綴小啓。聊抒結制小參問禪之賀。

玉府——繙郎閣下

千人之英。

四象所望。

初發心便正覺。

雖无聖凡。

若轉物即如來。

難辨真假。

自匪隨師學道。

爲得利自化他。

堅固法身。

芍藥有情薔薇无力。

圓成實相。

梅香入室蕙草罷參。

殿閣送薰風之涼。

鐘鼓吼黃昏之月。

雲興問餅渴答。

驚聽法底道流。

露桂舞灯籠歌。

賀選佛塲及第。

續群書類從卷第三百四十六

總檢校保己一集

男源忠寶校

文筆部三十

松蔭吟稿

春初寄題北野庵

洛陽城北是營家。一炷爐薰望拜賒。便覓神靈來不速。江村雖野有梅花。

百喜圖

百喜關々亦喜人。好音宜耽嬾晴晨。勸君向我詹花止。相共无愁送一春。

惜除春

送盡清明遊事空。惜春心在不言中。鶯々欲老落花雨。燕々猶忙飛絮風。

又

爲惜餘春去易遷。曉鐘吟到暮鐘天。蟠桃未信三千載。墮絮飛花白髮前。

漁樂圖

聖人漁世太多端。仁義惟鈎道德竿。至樂莫如釣魚手。濁醪醉月向鷗灘。

望湖樓

杭有西湖身未投。今逢此景似曾遊。晚風吹散跳珠雨。月色荷香秋一樓。

次韻有功弟春首作

湖上尋詩興自融。一堤柳色記蘇公。出時不計歸時遠。吟過野橋東復東。

又

江水滿時山雪融。敢將此景換三公。七年蟄下城樓雨。鼓角西鳴刀斗東。

答古韶老人見寄

十載漁村寄此身。江花江草自成春。一書忽得鯉魚信。猶記青雲有故人。

太平花

劍外春風四出英。曾聞移入帝王城。放翁詩句獲麟筆。花是太平時不平。

夜合花

夜合花前對夕暉。回頭萬國戰塵飛。美人含淚綺床上。恨滿枝々郎未歸。

荔子屏風。

荔子屏風記盛唐。生紅猶似橘初香。真妃一咲三郎喜。玉座時珍十八娘。

跋趙松雪清風樓聯句

前代王孫雪滿頭。清風樓上興悠々。一聲白雁南

飛後。罨畫吟殘碧樹秋。

明皇擊梧圖

羯鼓催花春暫時。人間樂極必生悲。君王休擊梧桐樹。元是秋風起此枝。

秋江芙蓉

照水芙蓉初日花。嬌紅露壓半欹斜。秋光雖不似春色。欲把牡丹論等差。

次韻謝人惠菊花

重九真雖賞菊時。對花何恨惠來遲。秋容最好經霜後。隱逸風標隱逸知。

又

晉有淵明宋有韓。名賢同世古來難。好將晚節離根菊。一老風流一樣看。

葉盡孤村見夜灯

鄰村茆舍隔桑榆。惟見夜深灯火孤。知被霜風吹葉盡。樹間漏得月明无。

梅窓讀易

象數一彰周宓義。韋編三絕屬宣尼。唉吾窓下猶開卷。月照梅花太極枝。

觀雪獵

原野風收晴雪晨。將軍出獵氣如春。恨无一箭定天下。徒射微禽墜玉塵。

脚婆

寒夜渾身纏破裙。春心滿腹貯溫湯。閨情應妬小兒女。聘以千金置臥床。

立春得鸚字

客中歲月去如流。又見辛盤菜綠柔。欲遣青春先入睡。午窓欹枕懶於鷗。

畫菜

菜生野圃不厨珍。豈有官家知味人。誰託英雄杜門志。黃雲閑寫一籬春。

燒灯夜宿山寺

城市灯花隔九霄。山房投宿夜蕭條。袈裟不負上元節。一椀松肪照寂寥。

殘夜海日

破曉紅輪出海涯。波光却似夕陽時。眼迷五色雲中影。掛在扶桑策幾枝。

應制柳色

龍池柳色媚晴天。千尺金絲深得鮮。聖澤於人亦如此。萬條齊帶御爐烟。

讀山谷答禽語詩

去年租重苦蒼生。軟語涪翁陳此情。布穀何知无袴著。南村鳴斷北村鳴。

桃林放牧圖

周武德如堯舜君。蒼生无事樂耕耘。牧牛背上斜陽笛。吹入桃林花外雲。

懶

夜臥早今晨起遲。此身渾似困春時。卻嫌人比嵇中散。洗面三句一不爲。

明皇並笛圖

宋姚執政護邦家。並笛深宮西日斜。吹裂開元天

下後。海棠變作落梅花。

江岫殘雪

隔湖晴岫帶春容。雪色乾時翠色濃。飛鳥斷邊停棹看。一堆猶白最高峯。

村舍迎燕

村雨初晴泥未乾。一双來補舊巢殘。呢喃似向主人記。並舍雖低栖止安。

讀鄉黨篇

身出衰周感歎深。一篇鄉黨尙遺令。山梁有雉得其處。季路何知三嗅心。

檳榔杖

蠹刺檳榔苦作紋。翠嵐青嶂幾年舊。不知誰氏南遷客。嶮路柱過蠻嶺雲。

綉雲

衣上春雲五色深。幾多態度出纖斜。朝夕不變陽臺下。應是宮人綉得心。

刁景純藏春塢圖

塢中藏得好春光。想看先生吟味長。楊柳風搖花欲謝。後凋心在萬松岡。

李白

親侍金鑾賜御羹。詩腸磊落醉中情。錦袍觸破海棠睡。兩袖天風去跨鯨。

琴某書畫橫幅

真趣在琴真味書。圍某展畫興何如。青灯夜雨五更後。流水高山三歎餘。

修牡丹欄

僧舍牡丹紅數株。癡欄添竹巧相扶。春風寄語開元主。防得啣花野鹿无。

茶烟

碾破雲腹烹茶簾。裊青引素石鑄霑。睡餘一吸風生腋。暝色吹將過暮簷。

司馬溫公訪邵堯夫圖

枉遭執拗誤淵豐。二老引身藏路中。會合更无請可比。主人康邵客溫公。

題朱陳村圖

民村樂莫若朱陳。世結婚姻會飲頻。紅杏花開百餘里。兒孫併作一家春。

讀秦紀

蠶食諸侯盡屬秦。萬機制政一朝新。咸陽宮闕連雲色。不及桃花源上春。

初夏遊故人園林

初夏園林樹色深。此時正好寄登音。與君行樂興何盡。昨日酌花今綠陰。

扇市

扇市年々酷暑初。滿闌人鬧動城閭。清風晞價右軍筆。五字新題畫不如。

子美泛漾陂圖

旅食京華鬢已翁。漾陂弄棹慰詩窮。波心倒蘸終南翠。界破荷花一半紅。

客中端午

京華一自避胡塵。流落五逢端午辰。誰道心兼昌

歎苦。分明解得客中身。

麝香石竹硯屏

杜陵野客過僧房。山麝閑眠石竹傍。好向硯屏描此景。花餘美色獸留香。

范希文

嘗與一韓齊勇名。胸中數百萬精兵。若教斯老在今日。西賊仆旗心膽驚。

護筍

護筍幽居有所期。清陰宜暑歲寒姿。山童爲報敲門客。不許來參玉版師。

野塘白鷺

雪羽霜翎帶水烟。伺魚潛立野塘前。群飛忽上青天去。初識多時傍白蓮。

臥鐘

舊時長樂寂無踪。臥地華鯨苔半封。他日與王重起廢。春風花外聽春容。

夏日訪僧不遇

冒熱尋涼上翠微。蕭條空鎖竹間扉。對床合啜瓦甌雪。一衲閑雲何岫飛。

墨藕花

無數藕花依晚風。何人水墨寫成工。却疑六月玄霜降。換盡西湖十頃紅。

翡翠鳴衣桁

翠羽飛來衣桁鳴。水邊知被浪聲驚。傍人靜立說何事。江上小堂巢未成。

蜻蜓立釣絲

四翼參差立釣絲。停々暫有自由姿。磯頭不動一竿影。也勝風蒲獵々時。

鏡

臺上菱花塵不侵。西妍東醜任相臨。今年四十二毛雪。照看便休勦業心。

驛樓曙雞

喔々寒雞旅枕驚。檐頭殘月影西傾。驛樓不似龍樓曉。一拍聲中又發行。

讀歐陽憎蒼蠅賦

營々屢觸醉翁嗔。盃瀝砧腥詞賦新。昔日所憎今日誠。羽虫部裏有讒人。

湖村小景

湖村樹色帶殘暉。點破青烟白鷺飛。水曲斜連三四屋。釣船自向畫中歸。

贈墨工

年來磨盡幾松烟。自咲文章不直錢。君若有情分半笏。黟川點漆世無傳。

白髮驚秋

白髮逢秋每易驚。客居況又亂離情。如何掃得千莖雪。從此灯窓落葉聲。

船灯

孤灯結網一船秋。殘夜熒々隔岸幽。却怪餘光猶在水。滄波蘸月淡如油。

蟹

海上橫行誰肯爭。無腸公子是佳名。婆娑誤入分

魚市。束縛樽前一座傾。

食蓮實

秋深蓮實嚼如霜。甘味誰知苦處長。猶憶紅粧依翠蓋。綠房風露齒牙香。

竹墅對床讀書

微涼度竹響颼颼。開卷對床文選樓。興勝二蘇懷遠驛。萬竿翠色一檠秋。

露珠

曉滴秋叢顆々連。寒光故帶月華鮮。草頭欲綴小瓔珞。又觸微風碎不圓。

秋日郊行

孤筇郊外步遲々。滿眼秋光說與誰。衰草寒烟天欲暮。自然吟作晚唐詩。

送人從軍

京國兵塵尚未平。從軍今日賀君行。待看百步猱貅裏。一劍霜寒奪戰名。

韓愈謁衡嶽廟圖

遙望衡嶽陟崔嵬。南逐韓公心不埃。七十二峰雲霧合。精誠默禱一時開。

挽蔬

鋤圃種蔬闢矮籬。露芽霜葉綠離々。故人偶到秋宵雨。手把筠藍小摘宜。

村校夜雨

村校夜深灯火殘。何堪圭竇雨聲寒。書中自有登科路。綠髮秀才聽不酸。

張季鷹

早是中原知禍機。尊鱸寄興脫朝衣。踈烟細雨松江上。千里秋風一舸歸。

蛛網

空裏綵絲手脚忙。和風羅織暮檐傍。小虫觸處身輕走。勢似漁郎舉大網。

讀禾譜

聞說田禾禾種多。譜中初識各分科。不言農器非無意。更待坡仙秧馬歌。

徽宗畫白鷺

玉色白鷺堪指呼。想看艮岳按新圖。秋風北狩五城暮。劍翮如霜拂綠蕪。

舟中月夜

借得漁舟夜泛湖。碧玻璃上月輪孤。蓬窓若有飛來鶴。自是坡仙赤壁圖。

管梨

紅梨初熟摘盈盤。脆響如冰着齒寒。只慣春風花淡白。也知秋日菓甘酸。

訪山人閑居

世外高人溪上房。訪閑半日對藤床。茶烟散盡鳥聲斷。坐看山雲度短牆。

荆公讀書堂

蚤歲勤書王半山。誤時祇在薦群姦。五經六籍聖人澤。不到青苗兩字間。

桃紅菊

菊似桃紅春一番。秋容凝露故溫摩。閑吟欲問玄

都路。花在東籬咲不言。

春花秋開

李白桃紅各競時。此花獨怪吐芳遲。春天只爲多風雨。開傍傲霜秋菊籬。

寒蛩

露冷霜荒砌草衰。暗蛩唧唧轉堪悲。不知虛織誤名否。終夜呻吟賈島詩。

湖寺秋晚

清湖遠遠寺門前。秋晚維舟訪老禪。黃葦丹楓無限景。上方樓閣暮鐘邊。

寒爐殘火

爐圍殘火懨寒哦。不羨官家鳳炭多。一兩點紅烹雪水。夜深灰裡撥陰何。

讀柳宗元詩

博學能吟柳々州。中唐標格極深幽。謫居一霎元和夢。春半意迷榕葉秋。

豆粥

豆粥如酥味更增。飢寒頓解野盤僧。公孫昔奉劉
文叔。二百年來漢中興。

張志和

曾著玄真兩卷書。翰林解印上元初。綠蓑青蒻釣
竿雨。心在逃名不在魚。

歲暮謝隣人惠酒

隣人有酒惠吾來。臘味醇乎極美哉。獨酌梅邊不
辭醉。暮年心事付深盃。

瘦馬

毛骨鋒稜不耐轡。長楸落日怯寒威。王良若解辨
龍種。何羨驚駘肉太肥。

虞伯生

元室翰林人姓虞。臨川早作暮年謨。陶菴在左邵
菴右。滿壁清詩是畫圖。

借衾

展則如雲擁則春。就床安臥不知晨。鳥聲莫喚梅
花夢。欲裊暗香還故人。

石香鼻

三足元如魏吳蜀。虛名未類斗牛箕。龍涎一炷雲
根濕。恰似籠羹染指時。

高宗夢傅說圖

神夢通天資相才。傅岩物色竟良哉。近來王者枕
邊蝶。飯築遺賢寒似梅。

和靖雪後看梅圖

童鶴相隨晴雪晨。湖山清氣玉嶙峋。天書輕擲凍
吟外。只顧梅花不顧身。

自樂齋

當戶青山助朗吟。遶階綠水洗塵心。客來可羨閑
家具。案上有書床有琴。

老人星

南極出時光粲々。北辰朝處影煌煌。聲名不負老
人稱。五彩長呈萬歲祥。

湖山春望

山雪漸消湖綠深。一望撐杖不勝吟。眠鷗和夢泛

晴渚。歸雁拖聲過翠岑。

次韻畊月老人夕日佳什

曾是浮香閣上人。能吟到處岸紗巾。江烟淡々梅飛盡。啼鳥日長茅舍春。

又

人負春耶春負人。思量未了屢欷巾。鶯花懶見風塵裡。春不負人々負春。

奉答畊月老人早春偶作

竹裡茅堂人愛梅。吟詩不覺白頭催。無風忽爾送香去。有月偶然移影來。

陳圖南睡像

五季興亡摠不知。華山春睡日遲々。畫工若解憂天下。驢背須圖一咲時。

野鷺

怪爾黃金宮樣衣。村歌野調弄春輝。狼烟深鎖上陽樹。墟落啣花自在飛。

和某人韻

流落村僧茅舍寒。曉晴簑笠掛牛欄。君來若話十年舊。一夜春灯挑不殘。

驛路殘梅

驛路迢々春不寒。水邊烟外野梅殘。行人莫道花無賴。風送清香逐去鞍。

睡起

午時支枕已晡時。萬事何如睡不知。啼鳥無端驚破夢。西窓花竹影參差。

叔孫通

曾以魯風興漢風。諸侯爭似一人功。龍飛甲子記其七。花外春鐘長樂宮。

畊月老人今春未訪陋居。瞻戀溢懷。偶以小詩見示。不勝欣然。連和二章。述來暮之嘆。且致移居之賀云爾。

三分韶景二空移。日々期君思不涯。花若有情花亦恨。春來此地未論詩。

復聞君屋舊栖移。勝景依然湖北涯。抹月批風緣

相訪。翠竹白沙湖水東。

敗荷

淨植老時秋水寒。野塘風落葉聲乾。若爲繰取藕中線。補得摧霜翠蓋看。

重陽後。畔月見過。留宿三日。以詩一篇示予曰。老懶相加。雅思益廢。然籬菊未荒。不可無詩。勉強而作焉。予輒依芳押。奉答其意云。

可愛黃花香未衰。休言白首老還痴。寒裳同遠東籬下。我是無詩君有詩。

次韻畔月重見寄

清貧安分愛吾廬。莫道留君治具疎。籬落黃花賒酒醉。園中柿葉覓詩書。

丁酉十一月十一日。聞賊兵已退。喜而有作。

賊陣仆旗如瓦崩。官軍喜氣薄雲層。南來北去聞人說。海內昇平漢中興。

秋浦白鷺

潦水已清荷盡時。飛來影可被魚知。磯頭拳足立斜照。似恨秋風吹頂絲。

庭下栽松。鏗子有詩。用其韻。

累土栽松斗歲寒。一庭翠似對層巒。唯應月影風聲好。莫作秦封垢污看。

夜宿漁家

遙認夜灯沙岸東。土床竹壁僅容躬。漁翁醉臥簑衣底。客枕夢寒蘆荻風。

十一月十三日始開爐

幾處開爐十月端。唉吾冷淡坐冬閑。滿階霜葉紅麟炭。此夜初燒慰得寒。

答畔月老人至日寓興

懷彼包犧仁政賒。暨今天道竟無差。江村處々小籬落。纔得一陽梅已花。

單于昭君夜坐圖

風雪陰山是虜營。蛾眉對飲寒塵清。琵琶不弄單

于曲。月落漢宮多夜情。

湖山晴雪

朔吹卷沙昏晚汀。晴晨看雪坐湖亭。自然詩與自然畫。寫上前山白玉屏。

雪夕

群嶺初收蟾影微。閑聽夜雪灑窓扉。故人有約不相訪。知是前溪興盡皈。

寒魚依藻

寒魚依藻可憐生。水暖何時逐隊行。恰似江湖流落客。草廬風雪暮年情。

歲暮寄鏗弟

聞構新居欲自怡。暮年心事隔天涯。君看急雪鶴鵲影。原上双飛不暫離。

餅裏水仙花

仙骨託花春早催。影浮餅水點無埃。夜深月黑書窓下。卻認清香訝有梅。

梅枝

杖

柱較鳩藤瘦更加。吟行相伴一枝斜。黃昏和月靠床角。疎影猶怜如有花。

書懷

世間奔役爲功名。贏得此身無此情。日夕村詩又村酒。狂吟爛醉送殘生。

茅屋賦詩

把茅雖陋樂殘年。占斷江村詩話天。只爲簷低難得月。夜深吟出竹籬邊。

自遣

負笈壯年都下遊。不成一事雪盈頭。却甘吾性天然懶。長在江湖伴白鷗。

倩人賒酒

撥盡寒灰詩未成。倩童賒酒欲寬情。前村雪徑應難認。夕取風帘動處行。

倩人修籬

倩得隣家髻叟來。柴籬聊遣補摧頽。從今雪後可吟玩。莫縛橫拋小朶梅。

李及訪林逋圖

雪滿孤岑門半開。翩然鶴報使君來。風流不盡六橋水。賓主啖談清似梅。

新築梅花

新築佳哉湖水涯。梅梢雪月映窓紗。年々此會此時節。先約主人兼約花。

予弟鏗祖庭。從幼好學。而同研席者殆三十年。今茲夏臥病彌留。秋九月二十四日遂逝矣。其初恍然如暫別而又可相見者。然日往月來。宵夢之外。未由復見。烏乎已矣。感懷之餘。賦小詩以充祭文云。

三十年來共聚頭。一朝永訣不禁愁。可憐獨雁叫群夜。殘月聲寒湖上秋。

庚子初夏。予丁母喪。慈愛之重。追慕之深。欲言而不得言之。黯然逾月。爰逞卒哭之日。畔月老人作詩弔慰。予言不得之情。具見短篇。手之弗措。從淚而已。遂依芳押。聊

述追思云。

有子如無病杜多。罷經每自影前過。袈裟滴盡數行淚。這老婆心深幾何。

水底山影

嵐山雲盡已多時。影蘸前川有令姿。忽被微風吹碧浪。西施皺斷鏡中眉。

秋夕過友人書齋

故人住處一村幽。相過羨看書滿樓。宵誦倦時吟亦好。松窓殘月女蘿秋。

贊韓魏公

正是南人執事時。安陽歸去忘安危。青苗四百州天下。老圃黃花秋一籬。

灯下梅影

精神難得花光老。面目未真楊補之。此夜寒灯疎壁下。自然新畫小橫枝。

湖雪釣舟圖

風雪湖邊一釣舟。寒江日暮未收鉤。寄言漁客爲

予說。隔岸梅花無羨不。

梅莊小集

吟歎梅莊雪月天。此清何料在城邊。滿簾香影舊相識。湖上推蓬十五年。

伊陽道中過雲津智海寺

出京三日入伊城。欲過禪翁慰旅情。先喜隔雲寺樓近。渡頭晚艇載鏡聲。

賀人登科

雪案螢窓萬卷書。功名一日上青虛。同遊避亂江湖上。君已化龍吾故魚。

春樓看雪

春風樓上雪時朝。削玉諸峰看不遙。只爲帝城多喜氣。柳邊花外霎時消。

早鶯

出谷金衣欲曙時。春風婉曲耿初奇。懦夫亦愧遷喬志。占得梅花第一枝。

凍硯

寒夜堅冰封墨池。欲涵吟筆却遲々。數呵未泮敲如鐵。坐得書窓日上時。

和仙友年少試筆

白髮頻驚辰又辰。賞心爭似少年春。滿城花柳連雲色。燕約鶯期處々新。

和西山某年少試筆

夢見仙標未曙時。春遊怪底到瑤池。醒來一咲識其處。西崦紅桃雲壓枝。

讀歐陽脩日本刀歌

日本利刀中國驚。魚皮貼鞘巧裝成。而今却恨醉翁筆。不記扶桑鍛者名。

和九齡年少試筆

一席三年親見分。唔咿每到夜深聞。他時各自東西去。君在青雲我自雲。

掖花

花繞掖垣西又東。連雲春色曉隴々。青絲亦染朝天履。玉漏聲中踏落紅。

花時過西山故人

吟履尋花興有餘。城西遙訪故人廬。山櫻殘處推
窓看。點破青嵐雪不如。

春晴野步

春晴散策出塵囂。無限風光日未晡。野竹村梅知
幾處。（題外） 鶯兮相趁作前驅。

記北野神廟

愛梅丞相姓其嘗。古廟春閑紅白間。一咲問神々
許否。袈裟袈取暗香還。

燕外晴絲

遊絲百尺映晴暉。撩亂春空似脫機。咲問禽中小
天女。和風纔取織誰衣。

爲花祈晴

莫恠祈晴裁綠章。打花春雨滴愁腸。坐來有應通
明殿。紅杏枝頭掛夕陽。

垂絲櫻花

雪壓櫻梢萬縷垂。夕陽殘處亂紛披。明朝片片風

吹盡。恐認綠陰成柳枝。

節後桃花

節後桃花依竹籬。深紅猶是雨餘奇。仙家春色三
千載。未必人間一夜衰。

月夜觀潮圖

錢塘八月々中樓。龍馭迎潮誇壯遊。一自行宮成
梵剎。殘僧吟冷浪花秋。

讀楓橋夜泊詩

寄宿楓橋淺客船。獨容張繼有佳篇。愁人可解愁
人意。夜半鐘聲落月天。

輕雨灑梅

湖上看梅二十霜。短蓬雪白釣磯傍。爭如東閣捲
簾暮。輕雨霏々浥暗香。

釣磯梅

微雪寒梅磯石傍。釣絲未捲月昏黃。若教尙父似
和靖。不把三公換暗香。

逢雪借笠

借笠晚飯風雪時。村邊小路步遲々。此間若着僮翁去。寧雨蠻烟改舊詩。

客居書懷

群玉府東祇樹西。客居半月未安栖。此身恰似昏鴉在。風雪寒林幾度迷。

和堯伯年少試筆

予時寓居正眼院

春屬飯雲洞裡仙。玉簫案月碧桃前。可憐西舍寒吟客。一榻松風當夜絃。

和繼蕭年少試筆

不忍紅塵掠面吹。閉門遣興莫如詩。閑中自是多閑友。雪月風花十二時。

和万年秀峰年少試筆

山村莫若有梅時。處々柴籬香暗吹。安得佳人過此地。黃昏月下展吟眉。

和萬年龍孫年少試筆

官閣捲簾春霧開。新吟入樣幾詩催。牡丹傾洛海棠蜀。雪月中間莫似梅。

和龜阜月屋年少試筆

何時見面眼俱明。東嶺西嵐隔禁城。想得君家一叢竹。夜深風葉答書聲。

社後待燕

燕子今年負社公。茅檐春雨舊巢空。幾回決眚差池影。紅杏花西翠柳東。

竹齋官暇

夏日聞君句一休。探涼偶訪竹齋幽。初知此地無炎熱。灑洒侯勝萬戶侯。

夜涼試灯

讀書有興早涼宵。餘習吟吾猶未消。五十今年更加六。一檠秋影髣髴蕭々。

讀逍遙遊篇

莊叟曾聞證辟支。此篇隱几讀初知。寓言不到圓融境。鯤北鵬南天一涯。

泉聲如雨

寺藏岩底氣如秋。臥聽飛泉落枕頭。却咲耳根疑

有雨。山童和月掬餘流。

橫梁賦詩

綠髮將軍一世雄。威風凜凜卷江東。誰知橫槊賦詩夜。興在湖山秋月中。

寄四州雲心老人

回首人間事。非。羨君卜隱脫危機。京遊可咲我何益。白髮蒼顏一布衣。

寄三英

豎拂多君絕百非。四州販去度群機。扶持祖塔吾無力。老淚幾回霑弊衣。

寄賢藏主

同舍三年無一非。中心我亦不藏機。春風莫忘曾遊寺。潛邸牡丹香襲衣。

松枝喜鵲

一双山鵲影相親。巢在長松枝上新。日暮喜聲無別事。乾濤吹月。涼人。

依能州芳洲年少韻

未見清容識少年。芳聲先向洛中傳。騷盟莫道阻千里。秋月春花共一天。

池館晚涼

幽館池邊小雨過。煩襟晚欲弄清波。綠楊南與紅蓮北。不識涼風那處多。

醉月閣

月臨高閣興佳哉。無限秋懷醉裡開。却咲嫦娥竊靈藥。人間至樂兩三盃。

臥陶軒

清風高枕散餘醺。平陸成江曾未驚。今日城南晁正字。北窓復見老淵明。

濁酒千觴又萬觴。北窓醉夢到羲皇。山河盡屬寄奴手。未奪先生一枕涼。

和文英年少試筆

詩名本是屬君家。佳句更將風景誇。樓上春山暎脩竹。塔前暗木出深花。

依和仲年少試筆

茆欄曝背到斜陽。甘得無能睡味長。吟履春風多少客。柳邊花外和詩忙。

和芳心年少試筆

雪盡山容曠曉霞。三軍喜氣益相加。凱旋有待日何日。春入侯君池館花。

春陰護花

春日連陰淡又濃。護花天氣自無風。村々不辨桃耶李。與在溟濛烟霧中。

梅邊書齋

新築書堂梅塢深。乾坤清在主人心。南枝宜月北枝雪。萬卷何曾似一吟。

老年看花

遊興老來全未衰。尋花頻作看花詩。春風似與翁翁戲。片々吹將點鬢絲。

和春榮年少試筆

我髯蕭疎白雪吹。羨看年少與春宜。新居移種梅松竹。月影風聲皆好詩。

溪流紅葉

路認高雄入翠微。滿溪紅葉映斜暉。秋風却恠碧流上。吹落天孫雲錦機。

重陽未開菊花

東籬菊未破鵝黃。於節雖佳懶舉觴。知爲此花開稍晚。重陽嘗有展重陽。

秋晚小集

滿山黃落不堪秋。莫恠相過終日留。菊有晚香人晚節。吟中幽趣勝春遊。

重陽前一日移菊

高齋先節設詩場。移植黃花蝶亦忙。莫折一枝插吟帽。重陽明日減秋香。

依故人惠梅詩韻

魯叟因何貴弧矢。秦人況又重綿絕。爭如故舊遠來志。一朵梅花題品高。

詩以奉餞文仲少年飯安陽

贈以晚秋黃菊枝。少年莫敢負飯期。若非臘雪馬

嘶日。定是春風鶯囀時。

寄文溪侍丈

美人南國隔天涯。幾處吟遊忘故家。秋到龍田春吉野。滿川紅葉滿山花。

和某年少試筆

桃花稍暗李花明。催得君詩春滿城。誰識有梅小茆歟。閑中日月似咸平。

謝人惠梅

短衾破帽老袈裟。夜々山寒侵半跏。春意何圖冰雪底。一枝漏泄小梅花。

正的和尙微恙之後。以書懷一篇。見寄仙館老師。謹奉塵尊韻云。

老禪近日力彌雄。坐嘯青巒翠竹中。示病維摩不曾病。煉丹却笑葛仙翁。

秋鐘

鐘湧秋雲西日殘。樓頭一百八聲酸。昏鴉投宿却驚起。落葉空山風杵寒。

扇面

雨笠烟簑一老漁。繫船販去樹間廬。料知手裡携無物。江上波荒不得魚。

題松下淵明像

折腰無意向兒曹。三徑皈來一世豪。上有青松下黃菊。醉中不識卯金刀。

依三井柘菴老人韻

聖教滿堂廿一閑。高哉湖水以南山。放吟晚稱詩尊宿。蘿月松風唐宋間。

小池養魚

夏種新荷遮暑日。冬移密藻護冰寒。袈裟臨水投生飯。莫作玄沙畏影看。

窓前貯水鑿岩阿。養以魚兒種以荷。潑刺莫嫌池面隘。江湖雖樂釣綸多。

扇面

雲山樓閣幾重々。烟樹深邊欲暮鐘。若宿此間何處好。半窓月色最高峰。

依靈泉和尚尊韻

經筵侍講染濡深。每到昏鴉來滿林。今日春遊泉上寺。老年不負壯年心。

擬應制賦柳色

柳遶龍池映玉除。金絲千尺細如梳。蘇堤灞岸春風綠。染得天街一雨餘。

潛邸牡丹

行宮駐蹕六龍車。黃愛姚家紫魏家。幽鳥聲中僧護院。春風寂寞兩三花。

和維山年少試筆尊韻

太平氣象自然和。紫燕如吟黃鳥歌。唯爲相公恩澤普。春風一樣野花多。

春湖夜泛

夜泛春湖詩興濃。岸花香動淡烟中。秋風應悔楓橋客。不宿梅邊月半篷。

立秋後會客

昨夜秋聲俄入聽。過君好倚碧梧櫺。都無殘暑侵

吟肺。臺似挽河樓摘星。

風翻梧葉入書櫺。殘暑消如宿酒醒。秋髮三千餘丈雪。座中喚我老人星。

餞燕

此去烏衣海外州。掀簾直卒說離愁。若爲留得差池影。踈柳烟寒村舍秋。

挽蔬

屋後僧蔬吹綠柔。和衣手挽短籬秋。霜根露葉真風味。却出園奴瘦罐頭。

望海樓觀潮圖

望海樓前潮蹴空。銀山涌出浪花中。熙寧權相無全策。壯觀歸吾長喟翁。

懶

糞火堆中煨芋師。全身可比個生涯。春三二月因如醉。花落花開總不知。

臘月移竹

臘天移竹小檀欒。子美中心定一般。歲暮踈檐風

雪夜。山寒欲禦兩三竿。

聽春雨

春雨庵中僧白頭。蕭々入聽夜難收。一千二百耳功德。繞滴檐花總是愁。

和萬年東叔年少試筆

傳得新詩卷復舒。想看彩筆倚窓書。景陽宮北春風曉。花外鐘聲折號初。

徐福廟看花

徐福廟前花滿村。春風曳屐到黃昏。因懷吾祖南遊日。賦得三山對至尊。

爲梅移居

影香無限逋仙宅。閑靜有餘蘇玉堂。畢竟移居唯一事。小橫枝上月昏黃。

招東山仲舒侍史

定惠院中僧白頭。海棠樹下憶春遊。々々去與美人遠。門掩西風黃落秋。

夕陽楓葉

霜葉裹山紅作堆。勝花色被夕陽催。吟筇遙指鴉翻處。錦繡屏風點墨來。

和龜阜關西年少試筆

紅頰佳人花有和。白頭愧我掩簪歌。龍門七十二龍種。應咲千年雷澤梭。

隔簾看梅

溪寺尋梅怯晚風。隔簾相看興殊濃。憶曾湖上橫斜月。雪後船窓掀短篷。

溪橋新漲

雪盡前溪聲若雷。忽疑潮自浙江來。橋頭一霎東風轉。數尺春流半是梅。

依竺關老翁從丹陽飯所作韻

多年丹壑隔行蹤。輦下聞飯限未逢。記取同遊潛邸寺。七條零落暮樓鐘。

讀陳簡齋詩

簡齋氣節似僧清。細讀遺篇俗眼驚。蘇白杜黃唐宋輩。炎天梅藥受降城。

雪壓庭竹

平生洗竹願看山。夏爲招涼多不刪。今夜數竿遭雪壓。諸峰一咲玉孱顏。

東閣早梅

早梅微雪想湖邊。投老飯^{マ、ン}鯁買釣船。東閣吟遊應眷々。橫斜月淡畫欄前。

和龜阜叔厦年少試筆

翠鳳栖嵐春滿溪。未容凡鳥此間啼。夕陽樓上陪惆悵。花與佳人在我西。

招攝之景殷侍史

春淺章村花未開。鶯期燕約待君回。錦囊定有驚人句。看盡江南處々梅。

二月驚晚梅

一樹山梅太瘦生。開花二月見初驚。黃鶯枝上向人說。元祐朝廷用老成。

鶯語隔花

鶯語隔花聽欲迷。春風百轉樹高低。金衣不怯餘

寒重。飛入紅霞深處啼。

春晚花過客至

柴門敲寂老詩人。惆悵百花吹作塵。此地慣無賓客至。野桃村杏不留春。

星夕

天孫今夕覺情親。鸞扇影搖斜漢濱。老去笑吾強乞巧。一生詩未得驚人。

讀獨樂園記

迺叟非迺至聖涯。園中獨樂有誰知。都將今日灌花木。潤色他時元祐枝。

洛瀝名園風月身。熙豐政事付權臣。誰知獨樂元非獨。下友群賢上聖人。

喜江南捷書至

官軍氣勢卷江南。獻捷飛書已再三。白雁一聲春水綠。大元復見漢曹參。

和龜阜仙遊年少試筆

少年詩興好春天。掃盡羲之九萬錢。窓對晴嵐花

似雪。幽禽啣落硯屏前。

菰蒲鴛鴦圖

鴛鴦浮處小池塘。菰葉尙青蒲葉黃。記否長生私語夜。秋風夢冷一叢霜。

扇面

修竹溪邊人出幽。閑觀春水作三遊。談間誤莫及塵事。下有忘機一隻鷗。

依梅圖典藏韻後篇自述卑臆

廣覽期君到聖涯。讀書不作小兒啞。階前落葉山房雨。剔盡灯夜々花寒。
家在東湖鷗鷺涯。棹聲幾度夢嘔啞。不才何事飯休末。白盡秋風双髮花。

題東坡雪堂圖

四海東坡百世名。黃岡謫寓亦恩榮。玉堂爭似雪堂好。故舊情深馬正卿。

依悼前蔭涼季泉和尚韻

鈞旨不違三千年。溘然戢化九重天。山庵村寺亦

哀奠。茶鼎松風煮礪泉。

寄越上廷綸侍者

輦路鶯花春已深。淹留爭信惱離襟。其邦天下佳山水。幾處樓臺作越吟。

淺水梅影

昏月梅花淺水涯。俯看疎影立多時。却疑南岳華光老。戲熨冰紈寫一枝。

悼廷麟和尚

遺偈傳來字不斜。活機關屈阿師家。曩遊猶記春風暮。簾朶留雲々似花。

當皆紅葉

當皆芍藥自離披。絕艷獨誇春盡時。却恨玄暉着鞭晚。紅粧全在未繭枝。

和萬年月心少年試筆

寺隔宮花望未通。幾回夢蝶趁香風。年拋措大白袍外。春在佳人紅帳中。

山花似錦

花裏春山錦段長。紅經碧緯晒斜陽。西川織就亦何似。聲出天機更在香。

題四睡圖

豐于寒拾老於菟。千仞崖根一睡俱。若有風蘿吹月落。不勝清冷欠伸無。

重陽日。安世詩伯以折簡見招。觸微恙而不赴。幽寂之餘。寄是詩述懷云。

自把茶盃擬酒盃。詩雖有興與詩催。多年天地無居定。不種黃花蝶不來。

双燕

暖戲杏梁毛羽齊。呢喃相喚語高低。舊巢欲補芹泥雨。雌自東飛雄自西。

孤鶯

不似諸雛出谷時。春深唯有影相隨。向誰說與斷絃恨。百轉訴花々不知。

溪上殘梅

溪上梅殘纔半枝。貪看疎影過橋遲。何人繫馬花

成雪。坡老詩中季節推。

湖亭垂柳

柳遶湖亭帶淡烟。風絲撩亂小欄前。江鄉何日吾飯去。借取翠陰維釣船。

贈基僧

一局碁中一著非。怪君猶未會真機。試看門外野塘水。白鷺立邊鴉又飛。

招酒伴

獨酌尋常興不長。一壺春酒嬾開嘗。洗盃忍渴待君到。花塢殘紅欲夕陽。

杖

掌中七尺紫藤杖。扶得老來頑脚危。興在雲山烟水裡。孤吟相挂立多時。

燈

蘭膏燒雨五更天。冷焰寒光裡幾編。壯歲悔吾曾不讀。昏花翳眼瓦檠前。

讀韋蘇州詩

律與淵明無等差。只將高雅自成家。清香焚盡春
城雨。白首吟殘暮館花。

題王輞川畫

誤爲祿兒承僞官。輞川飯去髮凋殘。畫工却勝化
工否。寫得芭蕉雪裡看。

明皇貴妃望月圖

龍中望月立秋風。妃子相隨夜正中。太液池頭天
一色。建章宮似廣寒宮。

頃者惟圭太江二尊友。有倡和之華篇。予觀
之欣然。廣韻二章。蓋前篇簡惟圭以述爾來
踈濶之情。後篇簡大江以美其安貧樂道而
有大志。寔詩者志之所之也。併乞吟納。

洛下飯來會面稀。無由往問似情微。前遊猶記西
湖寺。短艇尋梅敲荻扉。

舊時交友曙星稀。短褐憐君生計微。萬卷撐腸未
爲足。一棊挑雨揜紫扉。

一勝藏主。一日過予曰。瓢菴柔仲老人。頃

者主盟於南國禪昌精廬。去載冬偶訪之。挽
而留者數日矣。遂臨分袂。以二詩見餞。十
襲飯洛矣。公其和之。不亦可哉。予欣然披
覽。則無庵慶甫和于前。誰庵業叔和于後。
一勝之和篇。併書以爲一卷。琦章繪句。皆
大雅清風也。予謂曰。誰庵居但之北。無庵
居和之南。山川阻絕。固非隻日双日而可遶
徠之地。胡其珠玉無脛而臻茲也哉。蓋雖云
千里中有同風句。所貴在某去之同而已。予
亦不可無和。輒綴二章續貂云。

天涯托夢欲相逢。幾度愁聽殘夜鐘。偶讀諸君詩
一軸。灯前細雨憫衰容。

探遍江南處々梅。詩情酒興老猶催。山中寂寞舊
遊地。花落烏啼人不回。

江居早春十絕

晴雪湖村撐釣竿。四邊削玉幾重巒。願言失曉負
將去。乞與洛中詩老看。

江鄉飯去偶逢春。野竹村梅也故人。並舍相過無事酒。醉中天地一甕民。

牛卷春泥半濕時。一番細雨亂如絲。田翁只道豐年瑞。欄外催花總不知。

湖邊天氣欲新晴。試喚櫻筇吟且行。殘雪蘆根釣磯外。一雙白鳥弄春色。

六里關山隔洛涯。社中風月任人誇。茅廬贏得無書看。春雨窺園移菜花。

海燕未來風剪々。林鳩相喚雨冥々。今年爛勝去年爛。午鼎茶聲嫌睡醒。

孤吟獨詠日西低。並舍農談興不齊。這裡誰知真造請。(指家)梅花枝上野鶯啼。

三四漁家水一方。烟深月淡又昏黃。江樓長笛何人曲。籬有梅殘聞斷腸。

數尺漲痕春滿陂。蒲芽青處水枝々。風流因憶趙松雪。不遣前啊驚鷺兒。

雪盡風和堤柳輕。要須此地托餘生。野翁擔上釣

畔具。賣去賣來三四聲。

於船典藏。元旦作二小詩。而祝祠于北野神君之廟。奉依其芳押。充試筆之帖云。

四海昇平萬物和。如今不用魯陽戈。尋詩好趁春晴去。苔廂梅花年後多。

梅花樹下苦吟身。應是生前未了因。神亦遠遊如好事。徑山寺裡去尋春。

竹外一枝梅花

家々雪月萬梅叢。竹外一枝曾不同。如此暗香吹更好。佳人翠袖挾清風。

春耕圖

紅陳困粟氣薰天。冠蓋如雲鼻食賢。識否耕夫能竭力。春泥沒膝叱烏犍。

雨後村田農事催。春泥融處水縈回。把鋤人立耕牛倦。小杏花東午餉來。

白水分流春幾畦。綠簑鋤雨杏村西。晝堂花醉萬鍾祿。誰識成功在一犁。

高田引水碧渠深。耕遍春蕪村日沉。簷袂笠簷黃
犢雨。白頭不負阿衡心。

梅雪齋

造次於梅顛沛梅。雪時一倍興佳哉。羅浮春晚剡
溪夕。併是双清入句來。

漢武迎王母圖

瑤池金母降承華。可惜仙風誤漢家。謾道客星侵
帝座。侍臣不惟紫雲車。
緜姬畫下武皇宮。縹緲仙遊似夢中。玉管曲涯青
雀去。集靈臺上恨秋風。

仙友侍丈。予忘年雅也。每至山中。無不訪
於予弊廬。冬節之前。稅駕者殆彌旬。弗與
一夕之顧問。初以疑之。後以恨之。遂不獲
默止。寄是詩自述卑隱云。

身老家貧多愧慚。更無一個客來談。誰知我有好
詩料。浮月山風添雪三。

予蝸室巽離之間有隙地。纔不過一弓矣。環

植以松。其傍有老梅一株。其下種水仙者亦
一叢焉。去歲季秋之後。葉既繁茂。而如蒼
壁翠琅之挺々然無瑕。甚可愛矣。予謂。其
葉如斯。則他日著花。亦有幾莖哉。拒微霜
禦急雪。而保護不顧勞。固閑中一忙事也。
然而逮臈之既盡。未克茁一莖焉。予復謂。
保護殆乎失勳績。以爲遺憾矣。西鄰之學之
老人。亦種水仙數本。皆先臈而綴花矣。老
人俾予觀之。意如有誇矣。嗚呼。老人所種者
有花。予所種者無花。蓋是造物者之私於一
己耶。抑亦保護之力不足耶。遺憾益不已
矣。今茲正月過中。而日暖風和。聽黃鸝之
三請。而偶揭甕牖。出而闕砌。老梅盛開。水
仙亦擎六七之瑤藥於葉間。予視之愕然曰。
自臈已至春首。其交僅彌旬。而有此異。則
將其造物慰予遺憾者乎。案夫水仙以梅爲
兄。梅以水仙爲弟。水仙之於梅花也。造次

於梅。顛沛於梅。然則梅花之於水仙。亦復如斯耶。梅之毫而花之遲。水仙隨之。豈不宜哉。二物其一時之秀。而友于兄弟者。蔑以加焉。故綴一絕。併書以寄學之老人研右云。

交遊有道固難哉。三十餘年終未埃。物類從來也如此。梅花開日水仙開。

月中桂花

月裡桂花開遍時。人間只見影參差。無風爭識天香好。五百丈高蟾窟枝。

又

桂花吹露月宮閑。中有嫦娥獨破顏。八萬三千風透戶。天香不鎖落人間。

遠浦歸帆

日斜湘寺暮鐘風。罷釣漁舟杳靄中。不識家今在何處。一帆西去一帆東。

同社雲心老人。奉別十餘年。偶值於都下。

欣然傾懷。予謂。先廬之復舊。允得斯人也。不幾而告歸。予復愕然。若有所失。不及強留焉。輒謀予諸老而轉位於吾龍峯第二座。仍綴楚語一篇。餞其行云。

相逢未說盡斯文。草々何圖又送君。兜率宮中轉身去。行裝吟指五臺雲。

曉星

時蘭坡翁爲詩筵主盟

白榆向曙隔銀河。莫怪光鉉見不多。北極文星宋天下。人間降作百東坡。

題畫

擔夫江上步遲々。鴉外林巒欲暮時。雪逕應迷三四屋。和梅埋斷小柴籬。

病中夜作

藥債難償夏又秋。寸心不穩雪盈頭。天憐病枕因殘暑。風透疎簾月入樓。

業叔詩伯。吾風月社中主人也。比年屏居于但之山陰。故賴騷盟者。不克靡寂寞之歎。

今茲季秋偶入洛。僉曰。珠還合浦。草木生輝。不幾而復告但之行。猶如掌中所獲之物。俄遺失。故欲留之不可也。欲送不敢也。豈忍眷々也耶。公入洛之途中有偶作。同志皆和。予亦不得止。續貂者二章。聊述分携之卑臆。且督來春之飯駕云爾。

幾度離愁上髻邊。送君又是雪連天。緬懷寒月孤村曉。蒨店雞聲酸似鶻。

雨中送春

晚春小雨亦難禁。奈此滴花連日心。不識東君何處去。簷前一樣綠陰深。

天桂禪翁。唱滅於江左里閭。予以有親故之□。自違將弔焉。豺狼當塗。不克遂卑志。相望而哭耳也。爰業叔明甫二尊老。各作詩從淚矣。予雖違弔之。蔑以加焉。輒贅二老尊押。聊抒追慕之情云。

將謂梅邊一字師。元來林際小廝兒。這翁六十七

年事。造次於詩顛沛詩。湖北甘閑伴白漚。舊遊欲問荻花秋。何人夜半負舟去。月落江空望渡頭。

桃花菊

紅者天々傍短籬。以桃名菊最相宜。晉懷陶令唐劉子。春色秋香滿一枝。

予僦地於山館之南榮下。而栖息者十餘載。頗得閑適意。且復同社交義。雖曰弟昆。蔑以加焉。今茲醵徒別院。離思溢懷。謾賦一絕。寄梅圃典藏云爾。

梅塢松巢小竹籬。山泉遶砌共相宜。十年惜得此風景。臨別多情留一詩。

梅圃典藏疊和三篇。曰新。曰奇。曰工。篇々皆備王蘇黃之一體。吟玩靡措。況序末有園中花竹如待予飯來之語。頗以爲感。重用前韻。綴爲十章。各奉寄諸友云。

十方三界絕籬籬。到處吾廬到處宜。猶想梅莊春

月夜同遊只少一人詩。右寄梅莊主盟

天上調羹銀箬籬。太平時節御遊宜。春花秋月侍

高會。不減紅樓應制詩。右寄天祐

北第南園只尺籬。就中交義與君宜。侍師有孝吾

相感。反哺林鳥黃九詩。右寄春雲

屋鄰侯館有花籬。宴月笙歌聞可宜。是處偷閑吟

亦好。晚風春景晚唐詩。右寄玉岑

燕尾溪邊鹿眼籬。約君太喜唱酬宜。誰知貧道真

風味。折脚鐙中爛煮詩。右寄梅圃重

隔竹書堂雲半籬。唔呶相答玉音宜。因懷坡老三

猶子。阿虎聲名獨屬詩。右寄維少年

清在樵軒微雪籬。家聲況得此郎宜。十年宵誦孤

灯影。一代風流百鍊詩。右寄雪樵之安世

並含情親不設籬。匡衡灯影我殊宜。人生戀舊君

須記。三百篇中伐木詩。右寄性菴

莊上有梅斜出籬。推窓最是雪時宜。平生稽古今

相識。衝口和來留別詩。右寄梅莊之安叟

西湖々上柳樊籬。烟雨雖奇晴亦宜。此景中間有
衣鉢。試參方丈老人詩。右寄季因

酬業叔詩并序

時蘭坡和尚
龍淵室再住

業叔余同志也。才識全而詩禪熟。信可貴矣。

頃者自但入洛。而訪余龍阜南澗。々々之陰無

塵亭下。清泉茂樹。冥藏之景一盼之。頃而頗

有稱意之色。輒賦小詩見示。蓋詩之意。下築

未久。而殆風烟栖老者。且恠之。且美之。其語

出乎自然。思有餘焉。余於是誇說曰。某江人

也。初從駕篠驂之日。出則吸湖光滄山秀。入

則風帆沙鳥。雨奇晴好。几案間之物。雖曰吳

儂解水。亦豈多讓耶。絲是思之。泉石之爲膏

肓。則某所稟者也。爰泊中年。移居靈岩蕉壑祖

甘棠之地。官娃宮畔。水濶雲多。如坐趙渭南

佳語中。其北有若王。南有永觀。櫻花開而映

乎春山。楓葉墜而漂乎秋水。四時幽賞。與目相

謀者不一矣。斯復非益吾烟霞癩疾乎。應仁丁

亥。賊之兵起于洛。而龍阜諸院。悉羅狼烟。一霎時間。變糜鹿場。向之所目謀。曠蕩而靡一存焉。勝地不常。盛筵難再。其斯之謂乎。遂退居乎江之舊澗。償江山債有年矣。不圖迨丁酉歲。逢得南京收復。固知天之未喪矣。故輦下東西群納。各願歸舊業。如鳥之戀本枝。可憐乎哉。余就今之南澗。借隙地一區。以營塔室。且復借山借水借烟雲。花時借花。雪時借雪。以爲我有。々々者咸造物者之無盡藏也。然則今我所借者。猶是伯夷之隘乎。管仲之小乎。不如借天下之勝。々々々々。近者之在日本。須磨。明石。龍田。泊瀨。士峯爲最矣。遠者之在中華。曰茗。曰雪。廬之瀑。浙之湖。石崇金谷。王維輞川。舉以納諸我方寸中。其所納之大而用之不竭。則其非吾室也乎。業叔有詩。余乃和之。蘿月不唐。松風不宋。樂只君子。則其非吾廬也乎。業叔拍掌一咲。余書是酬之詩。

曰。

上有佳山下美泉。煮茶哦句與無邊。與君交會不曾瀆。風月平章四十年。

夏日遊留雲洞

會于東禪

寺移鐘阜倚松筠。眞淨禪師現後身。洞口留雲常有雨。窓間消夏自無塵。

早雁

一行橫塞度金河。萬里南飛意若何。楚地霜遲烟水暖。喚群宿處綠苔多。

新竹

誰道養花如養賢。吾於新竹亦其然。細香堪愛暑風夕。寒碧相期冰雪天。

歐陽遊西湖圖

潁湖天下好風光。懷得醉翁遊趣長。綠菱紅蓮吟不盡。蘇公重會兩歐陽。

折梅花寄故人

寒梅骨瘦雪精神。好寄能吟舊故人。知我平生情

不淺。山籬減却半枝春。

松聲愈好

惠崇禪師寂後洛下諸老會于聽松

關世老松聲愈奇。乃翁憶得撚吟髭。林巒變盡出寒後。大雅清風只此枝。

后土橘花

后土祠前地自清。一株春色粲如橘。向神說與神聽否。花外所祈三日晴。

賦拒霜花惜人落飾

名是拒霜姿牡丹。斷腸終日撚髭看。嬋娟染出液池水。不識秋江有夜寒。

寄賀州桂林菴希顏老友

亂離白髮一天涯。三十年來費所思。記否百花深處寺。春風曳履共尋詩。

惜暮秋

皆曾于西園寺之亭

吟秋黃閣岸烏沙。情倍暮春鶯日斜。今夜莫嗔頻秉燭。飽霜紅葉脆於花。

伊陽道中。訪長興之主盟。々々于時赴洛。

以不遇爲遺憾焉。然桃叔侍丈出而被迎。一盼如有素。固羈中之懷。慰藉不少矣。還洛

之日。書是詩奉寄侍丈几下云。

雨笠烟筇困路賒。何圖半日憩君家。排簷綠樹新陰好。却恨春風不見花。

宜晚亭

亭在今熊野雲林軒

當軒山色晚冥々。夏日最宜登此亭。風卷炎雲襟似水。飯禽飛盡數峯青。

臨川精廬飾月軒下。有竹一窠。是乃吾祖宗史云甘棠也。今夏天用侍丈。隨師於軒下。偶作洗竹之詩。予傳而見之。有感于懷。漫繼芳

押云。

寺似唐餘僧幾殘。皇圖憶祝泰山安。可憐吾祖百年後。踈竹月寒三四竿。

山寺秋晚

前朝古寺寂凭欄。楓錦秋深紅欲乾。怪得山中無宿客。滿廊落葉雨聲寒。

招玉府某人美

二八佳人遊未還。白頭何夕對紅顏。朝來雪壓東橋竹。指點京南十里山。

讀賈至舍人朝大明宮詩

賈至昔時朝拜時。御香携袖下丹墀。建章宮畔千條柳。猶有流鶯誦舊詩。

窓前草色

課罷殘經揭小櫺。復看春草茁幽庭。但緣一寸本根在。餘雪消邊次第青。

雪樵大禪佛。以戲寄投黃花數枝於惟久老人之

影前。以爲法供。且有尊偈。謹贅韻末云。

禪翁哀慕老門生。菊若有情陳此情。不恐袈裟遭露濕。籬邊手折晚秋英。

龜阜天用侍者。清晨著輦。出而看雪。其風采可畫。寔一時之美談也。三會和尚聞之。輒作禪詩被美。諸徒皆有和。予亦續貂者二章。連書以奉呈。蓋後篇其意屬天用而已。

指教惟求。

度月橋邊風雪時。他山爭似此山奇。老禪室內煎茶鼎。煉出鄭公驢上詩。

想君吟步出門時。削玉溪山曉更奇。應似愛梅寒處士。滿身風雪滿襟詩。

招惠峰某人

聞說伊州是故鄉。別來幾日斷愁腸。君看黃落秋風暮。海上神山也易霜。

捲簾看山

山至西風看不群。捲簾却咲事紛紛。朝來爽氣了詩未。暮雨又催溪上雲。

日菴禪伯。訪予於西山之勝鬘精廬。而袖間出一巨軸曰。是乃因州摩尼寺塔婆之事實也。公作之字足矣。予年過耳順者惟四。故辭以昏花矣。伯曰。公非與吾州之太守有素耶。勿敢辭則幸也。輒服其言。而勉以書焉。仍廣記末伽陀韻。述守駿莫如跛之意云。

七千餘字固文哉。傾倒禪河教海來。老眼揮毫何
所似。月移花影上春臺。

長得禪翁有悼後竹林寺殿之偈。欽依韻末。
資助其哀。

高官貴爵累朝榮。雨綿俄驚挽出城。玉珮不回深
殿閉。影前一盞夜灯明。

和誤君年少試筆

(自賦)

詩語慚吾不帶霞。今年懶與去年加。香風吹送半
簾月。初識隣家有美花。

次勻芳童元旦作

餘雪漸消西嶺隈。幽居隨分有春來。報言東閣舊
詩伴。竹外何村無野梅。

伴梅菊

一種菊英開稍遲。籬邊最愛伴梅枝。春風三月新
桃李。霜下何曾夢見之。

和龜阜文楚年少試筆

乃翁知我々知公。情在西嵐潛邸宮。三級岩前飛

瀑雪。一條界破百花紅。
(別無)

孟郊騎驢圖

風雪吟驢清有餘。莫愁宇宙故人疎。漫天絮亂南
山暮。一蹇不鞭知弊廬。

乙卯季秋。訪穆庵老人於丹陽之岩栖精廬。
留數日。別來眷々之情。惻藉不少。臨去作
是詩云。

一別亂來三十霜。白雲丹嶂遠相望。再逢喜得俱
無恙。舊事細論秋雨床。

丹陽歸路。過桐江典藏所居。明日乃重陽
也。因留是詩而去。

君在龍山最俊髦。曾遊記否共登高。野村僧舍小
籬落。折取黃花泛濁醪。

贊仙館翁尊韻。餞性菴賀陽之行。

坡老文章萬斛泉。君稱其子豈其天。莫將世故廢
家業。詩在征鞍風雪邊。

依三井北林坊之韻

暮齡嗟我日西傾。往欲相隨違此情。論教如公古誰在。世親無着弟兼兄。

和萬年以西年少試筆

九重春色入吟濃。宮樣文章換古風。花在簾前人帳下。新粧相映一般紅。

燒燭對花

有客有梅吟興長。春宵秉燭小山房。老禪不是粘泥絮。照看吳姬心欲狂。

韓家桐樹

門有梧桐姓是誰。不同種菊老韓琦。恰如一葉報秋色。參政家聲天下知。

題畫

山寺高低梅影橫。俯看浦々亦詩情。松梢飛瀑橋邊水。付與琴翁寫此聲。

和萬年叔實年少試筆

少年光景惜三餘。讀破玉堂蘇氏書。更想梅花吟世界。萬松嶺上月昇初。

招松裔年少留滯播陽

洛苑牡丹春色闌。遠遊何意駐吟鞍。風流想見美年少。萬里江山濯綺紈。

次韻梅園典藏櫻花佳作

老矣負春花自飛。吟遊無力趁晴暉。倩誰傳語山櫻去。々歲興多今歲稀。

東坡玉堂種花圖

花繞玉堂雲亦紅。昨非今是一吟中。半山松竹蕭條日。春屬翰林蘇長公。

深樹黃鸝

春樹深圍花氣薰。黃鸝鳴斷欲斜曛。舊巢記否磬邊草。聲入上林紅杏雲。

花下話舊

繞屋梅梢鳥亦吟。主賓話舊惜春深。老來不減看花興。二十年前今日心。

昨雨變雪

夜聽雨聲鳴竹屋。曉看雪色滿梅籬。試將陸伯同

參句。繖作歐公禁體詩。

寒灯

不向朱門照管絃。凍膏無焰夜蕭然。可憐紙帳梅花影。風雪挑殘二十年。

和龜阜陽谷年少試筆

釋迦院北始逢春。興向牡丹開處新。白髮從教被花唉。一詩欲寄意中人。

文成知藏遊中華。飯途而逝矣。慨歎不少。

太江老人作禪詩見悼。蓋代諸友之志者耶。

予輒袖拙和。就其舊居。聊呈露哀慕之情

云。

大唐日本作神遊。失却吾山白額侯。四十餘年春夢裡。風花一片向空浮。

謹奉塵大昌和尚追悼阿圖學庭典藏尊韻

憶曾過我澗之涯。苔逕履痕無復加。一夢三年去如昨。春風灑淚暮檐花。

宮漏出花

杏桃霞暖繞宮墻。夜直衣冠假寐長。曉箭傳聞出花漏。玉堂春夢覺猶香。

依中岳俊少追悼靈源翁芳押

一株梅萼爲誰開。憶昨禪餘臨水栽。院落晚風春寂々。飛花吹作影前埃。

題畫

脩竹娟々綠似烟。雨翁竚立檢書編。琴囊未卸童知否。興在溪橋流水邊。

扇面蹴鞠

深殿春閑踴鞠聲。君臣排列玉除清。轉身舉足青松下。輕似蹴花風燕輕。

扇面鶉草花

天上有鶉朝紫微。人間飛下幾時皈。深紅淺碧草花露。裝點秋風楚々衣。

月下泉聲

前朝古刹住溪陰。月下泉聲不耐吟。似奏湘娥絃上怨。寒流遶砌夜沉沉。

扇面鵲鴿

行則搖兮飛則鳴。憐渠凝立獨含情。秋風原上荒
荆暮。似恨淮王兄不兄。

扇面白鷗

世上危機何日安。皈心引動小江干。碧波風靜葦
林外。一對白鷗盟不寒。

蘭叔。予忘年友也。學業粗稔。才思有加。俄
告若州之行。漫賦詩擬郊餞。且督來皈云。

北雲飛處憶同遊。一舸遙浮杜若洲。暫別有期君
莫負。初涼吹度舊書樓。

古寺蟬聲

先皇古刹日斜時。幾箇鳴蟬綠樹枝。似說漢宮黃
葉昔。無端愁殺老閨梨。

又

初訝泉聲落樹頭。細聽葉底暮蟬愁。前朝遺寺漸
蕭索。何事未愁頻喚秋。

秋後竹夫人

冰玉肌膚宜暑風。青奴名似恨涪翁。更憐簷下弃
捐夜。殘月秋寒長信宮。

桐葉題詩

桐樹秋風興若何。題詩葉々費吟哦。翻時戶外雨
聲急。落盡塔前月色多。

楓林硯屏

老髯稍寒慵出遊。屏間楓葉獻良籌。霜紅數點硯
池影。坐看吳江楚水秋。

題畫

四隣綠樹三椽屋。萬里滄波一葉舟。洛下只今無
靜處。山中江上興悠悠。

又

烟霧溟濛西又東。春深綠樹鳥吟風。溪橋過客山
家主。應是舟中相對翁。

合歡蓮

蓮有合歡嘗未稠。稱同並帶與雙頭。晚風傾蓋紅
如語。莫比鴛鴦獨宿秋。

和龜阜龍叔年少試筆

西望龜峰知幾人。少年詩語獨清新。簷花欲月暮
簾外。嵐靄吹殘古寺春。

和希由少年試筆

去年花下憶俱題。君句格高吾句低。爲怯春來紅
頰瘦。夜寒能用辟寒犀。

和秀岳年少試筆

二八佳人才亦奇。春遊羨見幾篇詩。花非老伴是
誰語。此意吾今徹底知。

和清叔侍者韻

鳥聲日永落花春。勲業宜勤十二辰。當昔少陵讀
書處。金華山裡出斯人。

招玉府航

望闕樓前春色酣。幾時花下繫歸轡。山々吹盡天
邊雪。雁已北飛人未南。

花下惜飯

少年勸我醉春風。花下忘飯七十翁。萬紫千紅俱

一啖。留人意在不言中。

坐蒲看山

皆在龍淵室

看山佳處即吾廬。不管乾坤無定居。一个團蒲五
峯頂。唉他潘閬倒騎驢。

梧館勝集

梧館迎秋消暑塵。韓家爭若雅筵新。一鳴枝上九
包鳥。儀似軒中佳主人。

初日芙蓉

並葉芙蓉錦繡叢。晨粧露重小欄東。沉香亭畔杜
丹手。輸却秋風初日紅。

依克成悼天秀侍史韻

人在老松深處吟。風聲月色幾株陰。何圖此日同
窓友。灯下題詩擬憶霖。

扇面梅花紅翠鳥

梅花佳處自宜詩。認比羅浮更一奇。枝上幽禽紅
翠翼。暗香入睡立多時。

扇面

畫本雖新難了詩。苦吟燃斷數莖髭。白雲兼屋擁山麓。欲曙時耶欲暮時。

元旦寄題北野神君廬

管相留祠右近場。應人所念往無方。欲知自在神通力。何處梅花不暗香。

春初會詩伴

前溪水暖梅香暗。後嶺雪消松色深。不用古吟求我語。只須新語寫君吟。

答安世之書簡

都下風塵傷幾情。朝談北伐暮南征。江村幸有吾廬在。須問白鷗尋舊盟。

題畫

寺住山峯隔翠微。幽居在下客來稀。主人應是風流漢。暮雪推窓待鶴皈。

暴雨初晴樓上晚景

雷雨傾盆洗爵蒸。暮樓山色碧層層。西欄立盡東欄又。目送歸禽待月昇。

寄驂州華屋座元飯雲門徒

千里東遊誰挽衣。士峯晴雪映朝暉。先皇古寺秋風暮。洞口雲皈人未皈。

四皓朝太子圖

偶見丹青愜素聞。四翁羅拜漢儲君。莫言今日求無處。芝草春香商領雲。

扇面牡丹小鳥

春風爛熳一叢霞。壓倒姚王魏后家。此裡不容踰墻鹿。化成小鳥欲啣花。

淮南二十四橋圖

淮上樓臺看盡難。行人幾處駐吟鞍。松杉風外花兼月。二十四橋春一般。

溫公獨樂園圖

獨樂園中藏相材。讀書臺對釣魚臺。誰知一掬澆花水。洗滌熙豐天下來。

題畫

瘦與夷齊品論同。此君直節立摩空。風搖翠袖不

蕭索。下有長春相映紅。

題畫

白梅蘆橘映春風。枝上珍禽翠更紅。兩色嫣然花不老。吳山却月憶蘇公。

依南溪座元春首韻。述卑臆云。

三千餘丈滿鷗絲。無用身知無當卮。莫俟邇來吾語拙。十篇九是野村詩。

寄安世

踈竹殘梅村舍春。一封書信喜情親。休言君有江湖興。沙上白鷗知僞真。

寄梅圃

踈竹殘梅村舍春。憶曾輦寺幾僧親。就中最是思君夜。十夢天涯九不真。

寄九江

踈竹殘梅村舍春。除非野老有誰親。故人遠寄兩丸藥。益覺平生情味真。

寄性菴

踈竹殘梅村舍春。一來更覺十倍親。莫言吾出不相遇。昏月籬邊面目真。

寄蘭洲

踈竹殘梅村舍春。謝君幽討勝諸親。肯論舊面與新面。交義從來唯一真。

用前韻答華屋座元和篇

邦君宜補袞龍衣。天隔東關望重暉。月夕花朝無事酒。幕中扶得醉人飯。

舊面今稀銷瘦衣。餘齡似日迫斜暉。草鞋安得生雙翼。踏遍士峰晴雪飯。

南隣何日挽君衣。共見吾山春色暉。記取百花深處徑。樵人今有拾枯飯。

防州乘福禪寺之宗林匡公首座。頃者遊于都下。分位於琴臺第二而秉拂。功成名遂。將還里閭矣。一日公之本院飯雲守塔月岑西庵。相倡過予。蓋意在覓贈言耳。雅志靡措。予輒詣諸老述緒由。諸老饒章既成矣。

十襲以還。則畫錦之榮。何加焉耶。且復欲
系俾一辭於其尾。予相諭曰。從蚤歲馳騁嵩
聲譽者。惠日了庵是也。文章開西漢王府者
。繼
北禪餘烈而幹父蠱者。老街僧省松鷗是也。
有序有詩。序以贈之。則所謂秘演名托歐陽
一序。詩以唱之。則非王輞川之陽關第四聲
耶。至矣盡矣。又何言耶。宗林所徵不已。仍
系一絕。以勿謂倚玉以幸。

輦寺重來又幾時。莫言萬里隔天涯。鏡空堂上一
輪月。影落飯雲岩下池。

天神贊

現自在身超海天。凌霄峰頂直參禪。梅花應是投
機句。手裡春風六百年。

紅木屋

象山八月木屋風。色動龍顏入禁中。秋舉幾人攀
折志。牡丹不是狀元紅。

奉和相國堂頭和尚重陽韻

相逢是處結眉毛。氣味何殊蘇與陶。看這風流老
和尚。朗吟對菊帽檐高。

昨秀岳繙郎。携太厦季才見過予。以他適不
面。頗爲遺憾。寄小詩述卑臆云。

偶煩三友欠逢迎。奈此白頭秋晚情。更恨堦前蕉
葉上。和風點檢不題名。

欽奉蘆相公詠梅之嚴韻

宮樣一枝春早催。暗香度處五雲開。吟襟洗盡綺
紈習。雪洒欄干月在梅。

和東山有慶年少試筆祖溪老
人之徒

四州一島海雲邊。乃父遲留十五年。定被君詩促
飯興。洛花賞遍狀元鞭。

扇面

江山景在夕陽前。不奈秋雲與水連。西子由來天
下白。頭蒙具帽秘嬋娟。

又

雲裏遙岑連翠微。酒旗斜插兩三扉。料知閣櫂舟中客。欲待晴嵐載月歸。

又

人尋春色馬蹄遲。行盡溪橋烟水涯。山寺逢僧定誇說。吟鞍馱着幾篇詩。

又

山々雪色玉玲瓏。行路欲迷西又東。臨水寒梅如有恨。閑舟歸去一簑翁。

又

瑤樓玉殿照林間。未度溪橋斷宿攀。輦寺東西荒廢日。畫中羨見小廬山。

又

雪擁尖峰暮天連。村々漁屋待歸船。隔溪行客宿何處。倦僕挾肩驢不前。

又

徑隔山家欲雪時。行人載笠步遲々。遠舟孤客掩篷坐。應有夜來乘輿詩。

題軸

寺住山間日欲低。僧鐘相送出幽溪。樵翁載笠擔肩重。家在長橋烟雨西。

又

春樹溟濛雲裏山。溪陰閣棹小堂閑。想看遠浦夕陽好。猶有孤舟遊未還。

又

世上風波多嶮艱。危於萬里片帆還。野航維氏閑遊客。占得柳陰消暑灣。

又

亭下維舟水不瀾。山容樹色映雕欄。詩翁應是工夫末。飛瀑岩前回首看。

又

松下過橋徑踏之。春山何處不宜詩。吟筇欲到前峰寺。岩畔有花移步遲。

閏六月旦竹亭避暑

得陽字

百廿長期屈指頭。今年添閏暑難收。竹亭借枕涼

投老。聲下同袍強寄聲。

（扇面題）

夫子彈琴古意深。歆聽十弟各披襟。松陰却勝杏壇否。月下清風續雅音。

竹林七賢畫像

晉七清容照素紈。微風吹度翠琅玕。此中真隱五君是。莫把山王一樣看。

和萬年治山年少試筆

尺五南隣玉色梅。春風偏爲少年催。夜深不睡團蒲上。定有暗香和月來。

和賢之年少試筆

年少何知日易西。春風委轡踏花蹄。近紅遠白城南巷。想像黃昏飯路迷。

和龜阜惟川年少試筆

西嶺雪消春早融。少年吟立畫欄風。三千世界花無數。一點驚人莫若紅。

雨後移稚松

稚松手種老袈娑。春雨土霑晴更嘉。萬木叢中君子樹。歲寒顏色美於花。

扇面

一閑有樂山中屋。萬事無心水上舟。爲問此間容我否。風塵頭白洛陽秋。

池塘鳴蛙

池塘雨過水滔々。日暮春蛙鼓吹囂。青草渡頭分兩部。一聲低唱一聲高。

題畫

山下松梢風色靜。亭前梅萼暗香吹。主人迎客興何淺。詩羅彈琴々羅詩。

全

陌上風塵厭市朝。江山佳處望迢々。林間樓閣若相問。借釣船耶度野橋。

海棠鳴禽圖

曉粧睡足雨餘叢。西蜀稱花唯此紅。詩史無名眞薄命。鳴禽枝上恨春風。

魯直草書扇子

涪翁戲筆出神奇。寫得唐人小律詩。若向扇頭論草聖。東坡門下有張芝。

扇面

誰氏華堂避暑眠。當垆蕉葉翠參差。童兒奉硯勸題句。鳳尾搖風下筆遲。

招伊陽惟正侍史

久侍君暇目送鴻。東南吳楚水連空。幾回吹醒天涯夢。月黑潮痕荻風。

山色歸意圖

路隔關山六里東。湖邊列岳似圖中。明朝一別宮前寺。又把袈裟補釣蓬。

扇面小五
月會

兵衛森然日未曛。三千教侶祭神君。魚龍起舞前湖水。猿鳥飛來後嶺雲。

招與甫佳少詩求堆雲老師指教

一自城南識美名。伊陽暫寓亦關情。隨師學道少

年日。莫負書堂秋雨藥。

鍾馗像

武德秀才其姓鍾。後來托夢見玄宗。誰知三尺掌中劍。提起終南小朶峰。

扇面

雨露所霑觀物華。紫青紅白各相誇。交情莫管人深淺。一樣天恩十樣花。

扇面

兩寺相輝金碧堆。前山飛瀑響如雷。更添紅樹多詩景。吟立遊人晚未回。

扇面

寺樓鐘欲鳴。江樹雪模糊。後面與前面并成八景圖。

夜雨晴嵐夕照時。舫帆載月雁橫涯。眼中探勝少其二。雖是瀟湘難了詩。

扇面

翠竹三竿風葉斜。歲寒勁節獨堪誇。莫言相映無春色。人有紅顏美似花。

題畫

天下江山入戰圖。羨看是處免艱虞。漁烟釣雨却
多事。坐睡船頭日又晡。

又

露網粲然開滿枝。眞妃睡起洗胭脂。野禽豈有蝶
蜂意。不管秋香節後衰。

自吟

剃頭外道甚因緣。不看經兮不坐禪。每日睡餘無
別事。幾回執帚掃堦前。

遠寺晚鐘

遠鐘幾杵半天風。吹落溪橋西又東。行到前峰定
應月。寺樓高聳暮雲中。

山市晴嵐

烟霧漸消山市前。醪香竹裏兩三椽。檐頭不重過
橋客。意在晴嵐第一塵。

山齋梅松圖

一字山齋點不塵。主人定是可詩人。梅花夾路喬
松下。坐詠行吟占得春。

次梅雲老人韻追悼遺孫

一夢人間作客經。三霜宰樹葉空零。追懷豈忍同
窓友。求偶飛來書案螢。

除夕送窮鬼

貧鬼多年寓我家。濁醪聊爲假裝賒。殷勤好去他
方界。一炷香烟當御車。

甲子年首口號

飯後負暄書院南。隨分春色自堪甘。風花雪月無
遺恨。倒用橫拈七十三。

和西周年少試筆

常見清容語未濃。霧中老眼隔山峰。讀書可比丘
公信。花外敲殘半夜鐘。

和惠阜文谷年少試筆

老嬾頻加興不加。世間情味薄於沙。(錄附)城南春色尙
佳否。年少詩新杜曲花。

依月谷知藏寄北野詩韻

北野地靈詩亦新。滿城接踵賀初春。一千七百徑

山衆。吟取梅花唯此神。

春雲出谷

谷口閑看雲半扉。渾將蹤跡付天機。曉來一片先
鶯出。染柳洒花成雨飛。

鴻門王會圖

西東相約宴鴻門。意在關中九五尊。項伯舞衫長
幾尺。一朝翼蔽漢乾坤。

扇面

海上金山天下奇。六亭無客不題詩。雲間龍出夜
船月。記得唐人一宿時。

題越之含雪主盟扇面

船上認來花錦繡。窓間含者雪瓊瑤。爲君好獻千
秋壽。萬壑春風吹不消。

蘇仙汲江煎茶圖

高帽臨磯軀汲腰。茶聲響月夜蕭條。邇英講舌有
餘渴。傾倒江湖入一瓢。

依月浦老人韻送光室座元越行

北去南來無二天。離筵何恨落花前。飯鴻飛處山
猶雪。停棹應吟浦々船。

贈折桃花告別人

手折桃花聊餞公。約飯在此不言中。我今老矣若
無恙。共看明年消恨紅。

對花忘老

尋花偶作看花詩。諸老皆言忘老衰。阿母蟠桃猶
有限。春風不變壯年時。

和伊陽梅嶺年少試筆

孤村灯校學詩書。聲譽從來辛苦餘。寄語京遊定
何日。少年莫負破瓜初。

李白掛長繩繫日圖

繫日長繩細似絲。見之尙記昔聞之。惜春李白有
餘習。後五百年煩畫師。

西周美丈見惠紅藥數枝。不勝吟玩。遂作小
詩。以欲謝投之。無紹介。漫書拙毫而已。

紅藥携來扣嗣阿。春風惱殺老禪那。昔時東武七

千朶。不及佳人芳意多。

文溪典藏。吾龍阜之舊風流也。從幼有志於斯文。先是十又餘載。居和之片岡日。諸彥以詩招。々不來矣。今在山陰之遐邦。則屏迹甚遠。而際離益年舊矣。吁乎星河一天而已。茲春偶寄詩橐一卷。見徵許。只熟讀玩味。手不釋之矣。予嘗遊應仁之亂。羊狂于江左。凡鷗傍鷺側漁歌樵唱之觸耳目者。綴爲俚語一百餘篇。呈村庵惠鑑師座右。師書篇尾曰。在今世而存古風者。是予華袞之榮也。竊謂典藏詩橐。頗有古風者耶。蓋村庵平素。一語不濫發。々則如精金美玉。有定價然矣。予竊所言。不知宜當否。高適爲少陵所推。老蘇爲歐陽所許。典藏幸爲老松源的裔。讎安三轉語。着得一工夫。則予所言之當不當。豈弗顯然哉。不見道參詩猶如參禪矣。僭批若干篇。副以一絕。抒眷

眷云。

落花洛水春風暮。積雪山陰夜月時。視物想人々想我。同聲相感莫如詩。

書梅圃詩後

詩者非堯叟家所業焉。蓋詩者人之情性也。然則爲人者不可不言矣。政繇唐宗以往。衲家有詩名者。不可勝數矣。凡詩三百餘篇。皆正乎禮義。如樂之二十四調。各有韻聲。至矣哉。梅圃雅伯。廼雪樵蘭坡翁眞子也。翁禪暇以詩文爲緒餘矣。雅伯從幼侍巾瓶。濡染之功可知焉。有其志乎詩。猶如東坡翁有阿虎。然伯予之平素管鮑也。一日題詠一卷裏袖來。徵之評點。披覽則七絕五十首也。宋楙宗以夔州五十詩寄黃豫章。々々曰。五十清詩是碎金。試教擲地有餘音。是公詩之餘聲。可併案者乎。又曰。五十清詩一段氷。持來恰得慰愁生。是俾予僭評而慰藉予之閑聞者。無復止乎禮儀也。

耶。然而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繇是花朝之朝。月夕之夕。手之不釋。因循而逾年于茲。梅圃徵而不止。遂加汚黑者若干篇。此外不登於彙者有幾首乎。異日編輯而見幸也。仍爲後用系一絕云。

今古學詩如學禪。休求新語費雕鐫。踈簾高捲見天下。青嶂白雲鳥几前。

姜詩躍鯉圖

聞說姜詩廣漢人。朝夕雙鯉獻慈親。孝心舉世若如此。何處水濱無錦鱗。

題畫

喬松閱世老儒家。平遠春山晴更佳。青玉案前人侍立。詩中參請定梅花。

題北野神君像

松色梅香遺愛春。看他曾現宰官身。扶桑六十州靈廟。人稱詩神唯此神。

和二條閣下弔藤氏先孝追忌之詞詠

君家法供不曾輕。黃閣和歌蒙寵榮。文字清新三十一。梅邊春雪巧吟成。

送字溪首座東皈

千里鄉關忘路賒。士峯晴雪映烏紗。可慚洛下東西寺。只見風塵不見花。

官池雛鴨

紅脚綠頭毛毳時。蒲間緩步領官池。玉堂七十鴛鴦列。不許人呼野鴨兒。

依少林翁看予山梅見寄之韻

回首山中老友稀。此翁獨喜扣幽扉。代梅報道重相訪。白已飄零紅未飛。

題畫

願言世外謝安危。老去江山遺所期。最羨此翁無長物。一船風月一生涯。

林檎枝上獨雀圖

獨雀思群立夕陽。紆于雲隔碧天長。林檎不是可含巢。意在秋風野栗場。

答濃之宗昇老人見寄

別後天涯各暮年。再逢所願在生前。曩時潛邸壯丹會。除却此翁無一賢。

中秋喜晴

七十四齡之老禪。今春何幸醉花前。快晴又喜中秋月。吟到三更暫不眠。

隋宮放螢圖

熠燿滿山穿碧霄。離宮夜宴記隋朝。餘光未熄千年後。廢趾秋風照寂寥。

夏日過雲林

夏木千章雲又烟。對床閑話老瞿禪。一塵不□人間熱。上在新亭接半天。

題燒楓葉煖酒圖

山路吟秋移雅筵。燒楓煖酒夕陽前。深紅只爲曉霜重。濕葉和烟吹不燃。

松間紅葉

會于鹿苑寺

曉霜染盡鴉翻葉。暮靄吹殘鶴踏枝。台覽可驚新

樣錦。紅經青緯不須絲。

重寄題鹿苑寺

松老楓殘古寺中。相君遺愛感秋風。遊人歸盡金堂閉。霜葉飄零池底紅。

煖芋

拾得蹲鴟手自煖。不容李泌認烟來。生酥變作醅酬味。爐底深埋三四魁。

燒松葉

松葉成塵也太清。一宵燒助茗爐烹。可憐禪榻淡烟裡。猶帶蒼髯嘯月聲。

和天真佳少試筆

賦新詩得扣冰泓。人曰狀元佳少生。鶯日初晴行樂好。春風委轡牡丹平。

和惟天佳少試筆

年又新時詩亦新。佳人蘸筆硯無塵。玉堂猶記舊池館。柳色花香啼鳥春。

依勢州貞宗公春日和歌韻

高閣掀簾不怯寒。新春喜色上眉端。檐花吹濕小
鶯雨。想像公餘拄笏看。

和瑤叔佳少試筆

(全散)

杜員外北謫仙東。憶昔暮雲春樹工。色佳人今兩
玉地。新詩傳誦牡丹紅。

窓間有蝶。凍而不飛。爲作之。

枕中世界一場夢。花裡春風三昧遊。獨不近梅何
罪業。請君振翼問莊周。

山櫻吹香

春暮山櫻開遍不。雲霞隔谷鳥聲幽。清香涉水引
人袂。后土竊花輸一籌。

艾虎二首

皐比剪草綠靈寥。滿腹威風凜若含。百萬群邪供
一嘯。金釵頭上視耽々。

又

艾虎上釵威逼眞。避邪多是屬宮人。(借勢)借哉磨爪利
如劍。不爲靈狗害佞臣。

虞舜彈琴圖

聖君膝上五絃琴。雅曲宜彈松樹陰。玉指清風九
天下。炎塵齊洗兆民心。

扇面炎天梅蕊

炎天梅蕊看新奇。精彩却勝深雪時。從古所無今
日在。化工不及簡齋詩。

藕池待月

紅藕池邊乘夜涼。嫦娥影未約花房。雲間仰見廣
寒殿。水面俯聞沈水香。

春庸詞伯。留宿于真乘舊院。在偶作。見示
月谷知藏。用其韻疊和五章。蓋末之三章。
詞伯畝城中後。重述予所懷云。

肺府鍊詩無旭燠。金聲玉韻好欵聞。苦吟難得續
貂句。破帽頭低似暮雲。

我今衰老迫斜曛。一臥山中百不聞。堪喜君來却
堪愧。空淡茗若瓦甌雲。

山雨浪々吹送曛。願言今夜對床聞。蘇公玉糝好

風味。籃底秋蔬半畝雲。

樓鐘鴉外又催曉。秋杵聲寒不忍聞。縱有僧尋恐無路。門前落葉亂於雲。

西望城居曉又曛。舊廬履響幾時聞。新霜愈好秋山色。未必青雲及白雲。

桂菴和尚大禪師。廼吾龍山才望也。蚤還紫陽之閭里。其齡幾乎越於古稀矣。孰莫來暮之歎也耶。先是六七年。榮領於東山玉府之鈞帖。雪樵蘭坡翁製駢儷抒賀辭。寔九峯一疏也。繇是吾山故舊相議曰。如禪師本色宗匠也。出而董席。則不盛哉。然而欲往亦勸之。則鯨浪阻海。狼燧填山。比年矯首而俟視慈航之來飯而已。今幸依陳公外郎詩韻。寄呈一絕。述眷々卑臆云。指教惟求。

壯遊如昨兩衰翁。五十餘年離索中。不識此情傳得否。海南萬里鯉魚風。

中秋有雨。翌日邂逅于少林翁。々曰。疇夕

之佳節。欲典酒無僕。欲論詩無伴。獨榻寥寥。然無月。併以爲三恨矣。斯語雖似滑稽。皆事實也。予話次作一絕口說之。翁一咲而已矣。

每歲中秋漫動情。向天幾度問陰晴。老禪和雨說三恨。無酒無詩無月明。

題一吟上人所居

翠竹白沙黃葦林。寺樓臨水不勞尋。向來束閣郭熙筆。萬頃湖山付一吟。

秋浦夜泊圖

秋浦無風月在濶。客船好是泊江干。丹楓黃葦敗荷葉。篷底折燒詩不寒。

拜西山祖塔次。有感而書之。

寺廢僧稀路欲無。江楓落盡委霜蕪。西風風景甲天下。今日何知入戰圖。

題淵明像

葛巾漉酒幾盃傾。醉裏悠然詩興清。多事愛梅千

億陸。黃花世界一淵明。

春庸老人詣伊廟有詩次韻

伊上靈祠開闢時。不加剪剗自椽茨。盡扶桑者皆神助。君獨休誇得好詩。

重陽後菊花未開

殿節黃花遠所期。多情無語對東籬。偶然解得未開意。秋暑今年霜降遲。

北山秋晚

城北招提吟倚欄。晚秋偶使老懷寬。殘楓相映松蘿色。木末山容雲未寒。

伴梅菊

群枿凋零花盡時。伴梅黃菊一般奇。而今罕見真君子。晚節相依雪後枝。

題水仙山茶圖

水府仙妃清太佳。輕盈微步倚山茶。梅兄相別何村月。踈影應寒雪後花。

聚芳軒梅花盛開。携兩三輩。酌而甚醉。漫

賦狂斐云。

環坐庭梅數樹間。暗香滿袂共忘還。平生不飲對花醉。欲借酒紅壯老顏。

扇面

宮馬覆鞍金線絨。深宮班在曉雲中。黃鶯亦得遷喬志。艷曲妍歌御柳風。

題畫

多年萬國困風塵。老矣憑誰避秦。羨見幽禽來得所。紅桃翠竹一叢春。

荔子双禽圖

荔子嘉名重瘴鄉。野禽不啄立相望。眞妃喚破大唐國。一果臙脂風露香。

蘇仙詠海棠圖

高燒銀燭坐春風。南國照看西蜀紅。似訴少陵無詠恨。夜深不睡對蘇公。

秉燭見紅梅

座有奇不美少年。臙脂梅蕊鬪嬋娟。三春易暮九

千刻。一夜多情紅燭前。

和萬年光室年少試筆

五朵雲兼一抹霞。想看詩興日相加。君家自是春風好。翠竹娟娟映美花。

先相公山莊看花

憶昨東山撫兆民。謝公不及我公仁。宛然遺愛花千樹。二十年來如一春。

溪流桃塋

城南遙認暮春霞。行過溪橋小路斜。隨水桃紅吟不盡。明年復見去年花。

乙未之秋。都下在兵事。東西剝之徒。亦騷然失氣。予偶出門數步。有一僧拱而立。談之頃。從袖間出詩。披覽則肥之菊地人。名曰楊。仍需和。辭之不允。輒走筆寫觸目景付之云。

漫天兵氣暗王畿。盡取朝衣換鐵衣。秋杪蕭條潛邸寺。溪邊葉帶夕陽飛。

鏡

臺上菱花塵不侵。西妍東醜任相臨。今年四十二毛雪。照看便休勦業心。

采蓮圖

十丈畫船消暑洲。采蓮纖手似仙遊。宮娥夢斷景陽月。翠蓋紅妝風露秋。

題畫

山々晨霧高低寺。浦々夕陽遐迫舟。此際不知多少景。孤筇何日去深幽。

杏林主盟。年既雖過於古稀。甚壯益健矣。今茲季春。步以詣熊野神廟。途中之受用。如在家舍焉。歸洛之口。三山景象。尚溢于懷。遂命工模寫瀑布於所居壁間。飛流濺沫。粲然可觀。落澗之琮琤。亦復若聽矣。固城中一壯觀也。慶源禪翁有詩。杏林見督予和。輒依其韻。壁間飛雪。洗却予惡詩。不亦幸哉。一吟。

熊野三山凌絕巔。雲間路峻幾鞭穿。通神一念千尋瀑。湧出杏林亭子前。

夏日聽鶯

春盡飛花塵滿城。怪渠幽谷未皈情。虞絃零落無人續。夏日殘鶯三四聲。

題畫

千水萬峯雲又烟。聽迷遠寺暮鐘邊。留秋紅樹喬松下。招得唐人夜泊船。

春圖移花

移花未必下成蹊。裝色山窓雲半畦。先喜朝來兼蝶到。相期雨後著鶯啼。

又

小圃移花詩興新。人生知足是全真。平泉金谷輞川勝。處々烟霞一樹春。

題畫

萬疊雲上欲夕陽。孤舟閑泛小滄浪。此間好洗風塵耳。瀑水聲幽松下堂。

飯僧圖

杖子相扶忘路長。袈裟影落小滄浪。吾廬莫喚如蝸殼。溪月山風秋一床。

和蓀年少試筆

一來悔我十年遲。偶下芳隣得此時。廼父襟懷花與月。白鬚杜老在西枝。

業叔送行之詩

須記山陰殘雪邊。百花撩亂洛陽天。挽衣相約君飯日。莫及暮春三月鶡。

和貞岳侍者韻

君屋傍花春早融。畫簾側畔鳥呼風。吟遊應惜少年日。朝見新紅暮老紅。

偈頌

重開方丈

宗門極品一龍淵。廢趾秋風二十年。再造有時開笏室。毘盧頂上浪滔天。

和龍安和尚嚴韻

翠飛花落洛西東。烟雨溟濛春已空。直上北山峯
頂看。快哉南浦不貲風。

和長福主盟悼即心法兄韻

來々去々一家鄉。即處何曾關斷常。生鏤鑄成大
梅子。等閑咬着齒牙香。

江州妙智庵十三佛安座點眼

列聖端居一十三。利生接物好司南。筆頭指點本
來眼。藕碧蓮紅湖上菴。

和佛館和尚見悼大慈和尚尊韻

大慈真相月當天。影落寒江衆水前。忽爾烟雲逆
風起。靈公唯有夜來船。

和定惠禪翁見悼村性岩公韻

真武不鹿心地平。人猶身後畏雄名。胸中八九雲
夢澤。吐作湯池護法城。

奉和相國堂頭和尚元旦尊韻

承天門裡現威神。日映金闌三祝晨。何料二年陪

此席。江村簑笠一開民。

和養德和尚見悼天琢禪翁韻

六十餘年折脚床。凜然氣宇挾風霜。虛空綫出黃
金淚。大死底人誰不傷。

菊圃號

傲霜奇種晉風流。封植工夫在鑿頭。大地都盧黃
落後。晚香吹滿一籬秋。

心源號

少室峯前雪一堆。無端立處絕疑猜。散成二流分
南北。水自曹溪流出來。

微咲號

一花拈出老牟尼。迦葉師兄大鈍癡。昨夜前村深
雪裡。破顏先屬早梅枝。

菊逕號

一叢金葉傲霜枝。未入門關香自吹。誰識淵明眞
達磨。南山秋意滿東籬。

雲仲號

態度靄然天上春。諸昆穆々一家親。有時蘇物作霖雨。法苑英才得此人。

稱好號

花柳娟々碧映紅。吟中不背一春風。此時此興有誰解。元祐宗臣司馬公。

大成號

三千剎界破微塵。佛祖真機集在身。素月清風無事客。青山綠水罷參人。

梅莊號

乾坤清氣屬斯花。雪裡回春倚竹筵。請看夜來真面目。半窓昏月小橫斜。

隨叔號

湛然性海一真如。散作萬波滔太虛。江暮風閑半篷月。漁家昆弟愛吾廬。

景梅號

株熟果饒團々。馬祖機前費話端。五月園林烟雨裡。等閑摘取試甘酸。

東岫號

曉日昇邊雲霧開。紅輪映徹碧崔嵬。莫言隔萬八千土。當面重々排闥來。

圓叟號

耽源九十七因緣。个々拈來脫躡全。白髮杜多親愛用。當軒大坐打安眠。

傳心號

列祖大機方寸中。分明拈出本來空。人々不用向他覓。依舊三星繞月宮。

月洲號

雲隙氷輪落葦間。風波不起暮江閑。蟾宮八萬三千戶。一葉漁船載得還。

餘雪吹消天嫩晴。前峯後嶺幾禽聲。看來兩岸花皆好。不費工夫誰綉成。

蘭室號

楚畹奇芬玉露叢。禪林繼得總持風。這中別有採

香徑。々自木叉花裡過。

和庵號

帶得主人安樂心。繞簷花竹亦森々。且昏手取真詮讀。不用笙歌有雅音。

竹西號

虛心亭立玉嬋娟。子葉孫枝經幾年。莫認梅南兼柳北。碎金影在夕陽邊。

月江號

天上銀蟾影浸秋。沙頭夜靜水悠悠。靈山所指太無用。好付漁翁作釣鉤。

春庭號

三百六句之履端。東君行令不曾寒。試從這裡趨過看。霽々門風和一團。

雲岳號

起於膚寸淡而濃。蓋覆眼前千萬峰。日暮洞中飯亦好。巉巖露出舊時容。

泉岩號

百尺飛流激々鳴。嶮崖誰奏玉琴聲。湔除塵垢更無物。直向空生行處行。

心澤號

賁之不得別何求。即處安來現自由。試看滔々千頃水。々中涼月一輪秋。

古岩號

直指宗風傳至今。懸崖撒手祖師心。欲知這裡不遷處。雲霧重々巖翠岑。

仙溪號

雲臺霧館是何人。流水涓々絕點塵。金色頭陀懺咲後。只看鷺嶺一枝春。

孝叔號

須於道不逆於倫。伯雪仲霜俱絕塵。瑞世待看酬法乳。祖師門下得斯人。

春英號

東皇弭節降東堂。萬紫千紅誇寵光。纔到緇林風景別。座看劫外一枝芳。

桂室號

熊耳峯頭托本根。大千沙界立宗門。天香吹度一
軒月。坐斷還他禪狀元。

功叟號

盖代元勳不覆藏。禪關推出狀元郎。庸流何識丈
夫志。六國平來兩鬢霜。

玉林號

涅不緇兮磨不磷。給孤園裡重千鈞。一團光彩玲
瓏底。散作花紅柳綠春。

賀公侍丈別號祥鸞。乃宜竹禪翁之所命。就
予求證偈。盖侍丈吾同系而有俊才者也。不
敢辭。書拙語祝遠大云。

佳氣爲雲滿四維。重晴有鳥似堯時。分明他是太
平家。飛入緇林刷羽儀。

悟谿號

瞿曇成道雪山巔。萬派流傳烏作焉。樵子不迷烟
雨徑。斷橋苔滑水潺々。

祐公髫年。乃武衛玉堂氏華族。而承宗系於
遠山。逮隸名吾龍阜。寄紙見需雅號。命以
惟天。予爲謂曰。如松源祖。則其美譽。杭
衡于華岳連天之秀色者必矣。祝々。仍作小
偈。々曰。

群書堆裡養昏蒙。一陣清風過太空。掛起軒窓舉
眸看。須彌南畔日輪紅。

祖庭二百載陳葛。薰却一爐薰九區。日本太唐南
浦景。淡烟疎雨古今无。

柱嶽號

洞家僧

少室二株枝葉濃。洞山分綠幾重々。君臣道合底
時節。瑞霧祥烟擁萬峰。

太華號

秀色連天雲又霞。五千餘仞勢无涯。最高峯頂有
誰到。玉井風香十丈花。

谿庵號

寺號
般若

山水佳邊插草莖。瑤樓玉殿自圓成。舌瀾不動熾然說。一榻松風般若聲。

明倫號

眞佛如々如日輪。識塵僅起有疎親。芙蓉鏡下心空第。英傑雖多取一人。

玉庭號

一顆圓成無價珍。自家門內絕纖塵。等閑若是強彫琢。倒退三千立雪人。

仙溪號

五通何必隔塵寰。路在蒼崖翠壁間。七百年來避秦地。春風花下水潺湲。

有麟號

點檢周詩靈趾存。奇毛正好以仁論。緇林今日重呈瑞。衆角雖多一角尊。

證道號

剎界三千那一眞。縱遊無礙本來身。脚頭脚尾鐵稜角。踏着還他活步人。

德林號

百福莊嚴古道人。森々嘉樹自成隣。箇中心境總無事。山鳥啣花管領春。

意淵號

西來五字築長城。中有深々定水清。方寸肯休成解會。一波纔動萬波生。

布袋贊

重擔和囊擲杖枝。掌中擎出寶摩尼。降闍浮矣升兜率。辛苦皤然大肚皮。

大醫局宮內卿法印。命工造飾於無量壽如來。廿五薩埵之像。梅莊禪翁有賀頌。予亦贊

韻末云。

儼然諸聖太非常。即是唯心那一場。濟度群生如療病。主人手裡有靈方。

大應國師忌齋之辰。龍安堂頭和尚有燒香

華偈。欽贊韻末云。頌有前

文叟號偈并序

周又老人。頃日開禪宇之基。而求其名。即扁

之以曰多福。德貺特重矣。又以別號命焉。蓋

贈以言之例也。偈曰。

人來若欲問宗風。多福庵前竹一叢。百則葛藤束

高閣。青山滿目半窗中。

大永癸未三月初吉 遣唐使鸞岡書印

玉海號

古岳和尚作

世有明珠見者稀。九重淵底發光輝。作家手段天然別。學得驪龍額下歸。

明叔號

伯陽和尚作

日昇若木發輝光。仰則彌高盡十方。何被微雲掩却去。維摩室內不曾藏。

續群書類從卷第三百四十七

文筆部三十一

冷泉集

東山諱崇忍。嗣蒙山智明。享祿中住建仁寺。有集名冷泉集。

便面有桃有實爲選案少年

寅 庵

阿母瑤池不可游。有桃是處即仙丘。從今風月三千歲。都屬君家文選樓。

春鐘

山氣濛濛簇晚霞。春容聲度梵王家。細听有聲還有色。東透翠楊西出花。

詠庭前鶯宿梅

鶯化梅耶梅化鶯。隨呼千載得佳名。一吟說與林徵士。鳥有清香花有聲。

柳

淮南二十四橋頭。春入垂楊翠欲流。野鳥飛來如有怪。一株憔悴驛邊秋。

雁

相鳴獨啄兩關情。應似慈親將弟兄。憶昔二蘇連壁日。荆南却侍老泉行。

松下讀書

松下新營屋數楹。主人對卷眼猶明。琅玕盈耳耐消暑。中有清風十里聲。

暮春遊山寺

春亦夕陽山夕陽。行看金碧綴蜂房。暮鐘敲落岩

花雪。明日出溪汴水香。

忍久戀

三首和歌送別源常房之闕左

和月和花幾斷魂。碧雲合盡又黃昏。十年心事藏
彌露。襟上斑斑淚有痕。

晝夜夢雪

終日昏昏困暑埃。夜間入夢雪成堆。清風一枕北
窓下。不到羲皇到剡隈。

寄牡丹花

覆地皆花環以欄。盃中日月髮凋殘。金爐香濕畫
簾雨。醉夢翳翳看牡丹。

長安初雪

凍雨打窓三日酸。半成飛雪滿長安。君王夢暖龍
衾底。不見孤舟簑笠寒。

蝶幸圖

紅袖携花謁武皇。不知蝶欲認何芳。翩然遮莫過
牆去。春色偏歸睡海棠。

全

宮妃侍宴競携花。一樣春風無等差。可笑君干心
不鉄。漫隨胡蝶碾羊車。

畫孔雀一雙

誰把文章爲汝裁。屏間憶昔上鸞臺。唐家三百歲
風月。盡自此禽開闢來。

短日送寒

愛日雖佳暮色遄。霜威況向折綿天。一寒憶着江
湖底。杜老爭禁白髮前。

水仙梅

花有二難天與奇。寒梅欠葉水仙枝。幽禽若具詩
家眼。只看清香一樣吹。

李節樵風水洞圖

追君待我轉相多。認得岩花不水波。交義祗今無
李泌。平生四海幾東坡。

七寶茶

慶曆出開山祖師。吟殘雜蘂賜茶詩。君家七寶苦
提樹。道味奇於官味奇。

擊甕圖

少小能令沉者浮。活人才畧冠同不。熙豐天下一壅水。拳石變成元祐舟。

御溝紅葉

霜老驪山宮樹秋。片紅剪錦落清溝。閑僧不管長門怨。遮莫詩媒去逐流。

冬日桃花

小桃襯雪映仙壇。欲與梅花鬪歲寒。千古武陵紅幾樹。避秦猶易避春難。

急雪鵲鵲圖

飛雪和風縱又橫。原頭相並寂無聲。急難好此鵲山客。鵲羽睡濃鵲羽驚。

詩簡若耶

潤甫侍史代來暮歌云

夢遶若耶秋水涯。佳人猶未卜來期。芙蓉豈與醴蕪比。一任香風入袂吹。

醉後嚼蜜漬梅花

蜜漬梅花染得黃。濃於甘露淡於漿。欲知醉後舌

頭味。身似蜂房有暗香。

晚香亭

百卉秋深漸欲凋。亭前黃菊思蕭條。恰渠自擇風霜國。豈向春光枉折腰。

社鼓

社鼓如雷動四隣。山村酒熟樂堯民。聒々聲罷歸家晚。桑柘深陰扶醉人。

聽春雨

春樓一夜雨濛々。興在灯前獨座中。點滴堪愁却堪愛。梅花落盡杏花紅。

松筵

輕筵裁成松有功。動搖是處發微風。挽涼誰是萬牛力。萬里三韓掌握中。

客樓梧桐

驛樓無夢到殘更。崇枕梧桐落葉聲。恰似燕山聞杜宇。主人眠熟客眠驚。

仙人春睡圖

疑是華山人姓陳。對花酣睡亦天真。不騎白鳳騎胡蝶。吟遍十洲三島春。

春初觀射

迎春鄉飲試良弓。力猶強雪未融。莫向上林輕發箭。先花恐是有歸鴻。

灯市

端門憶昔萬枝灯。市上連輝都幾層。可惜中山賢太守。夜深鐵馬響春冰。

觀雪漲

天霽春寒猶未收。千山雪向一川沔。東風倒卷銀濤起。勢似錢塘八月秋。

苔錢

滿地青苔布孔方。心疑騎鶴下楊州。春來經雨無銅臭。買得梅花萬斛香。

御溝柳色

御柳溝邊萬縷垂。淺黃微綠映風漪。三眠知被宮鶯喚。青眼照沔初展眉。

惜落梅

野梅臨水影橫斜。片片飛時恨不涯。應是東風知主惜。吹殘樹底兩三花。

郵亭殘花

花落郵亭恨不涯。春陰欲雨晚風吹。殘紅亦似初開日。喜見欄前一兩枝。

初夏

埜白村紅盡委塵。須臾又見綠陰新。詩情何必隨時變。昨日回頭猶是春。

麥浪

村北村南麥隴風。溶溶翠浪接晴空。只疑平陸忽成海。萬頃烟波一望中。

客舍端午

節物驚心五五來。京華旅食未能回。客亭岑寂樽無酒。三嗅菖蒲當一盃。

雁字

燕山霜早雁來初。屢見雲間數字疎。萬里秋天一

張紙。鄉心寫出幾行書。

閨情

欹枕香閨擁翠衾。六宮人定思沉沉。多情唯有入簾月。照見空床獨夜心。

李白捉月圖

江月一鉤雲際懸。水中捫影飲中仙。鯨魚知被素娥釣。背負長庚去上天。

淵明漉酒圖

葛巾漉酒晉風汴。休了微官百不憂。醉裡何知興廢事。羲皇向上送春秋。

蘇武牧羊圖

白髮蕭々漢老臣。牧羊海上送青春。柔毛細助是何幸。畫裡長隨麟閣人。

東坡海南煎茶圖

茗

萬死投荒蘇玉堂。風爐煎茶鬢如霜。此中記否邇英閣。曾賜龍團第一綱。

葛洪丹井圖

暮年勾漏髮蕭騷。丹竈功成風馭高。舊井依然水猶赤。海山何處醉蟠桃。

楊雄

公才不敢出宣尼。纔吐一言方可師。但有玄經傳宇宙。恨無後世子雲知。

銅雀臺圖

銅雀高飛照碧空。曾將歌舞樂曹公。二喬不鎖層臺上。恨殺江船赤壁風。

醉經齋

六籍蟠胸似酒醇。一生雖醉不沾唇。古來黃卷有真味。舉世鋪糟知幾人。

讀阿房宮賦

四海八荒歸始皇。蜀山突兀出阿房。依然只有唐人賦。六國亡來秦亦亡。

洞暖無雪

洞天雲暖擁丹壇。見雪無時下即乾。堪笑桃花深處屋。避秦猶易避寒難。

賦梅花得曉

字

楚梅臨水々悠々。中有沙禽弄影浮。知是放翁身百億。三生餘習化成鷗。

劉神童及弟賜時果圖

武帝面前揮翰後。眞妃膝上畫看時。手中珍重蓬萊橘。登第雖榮也不知。

逢春思睡

老年春自睡中回。紅意綠情心似灰。應有夢魂飛化蝶。猶留餘習入花來。

題畫代師

烟簾風簾亂似雲。雌雄並話送斜曛。冬宜急雪夏宜雨。不可無君鳥亦云。

招龍嶠中谷侍者

別來日々思沉々。蛩雨雁風秋已深。過却重陽驚菊晚。滿城花亦待君心。

楚水楓林圖

數樹丹楓楚岸秋。可憐倒影落清流。天公織作江

中錦。似爲靈均裝畫遊。

溪寺晚梅

溪陰三月梵王家。始見橫枝涵影斜。檻外清流常洗眼。道人神氣潔於花。

早梅近水先發

有水無梅冷水污。有梅無水失梅清。東君欲置百花上。猶是巢由飲洗情。

和氣醉人

和氣濃於竹葉春。心雖如醉不沾唇。誰知至道有眞味。公是後身程伯淳。

憑黃鸝留春落飾

春事堂々去易移。惜花聊欲倩黃鸝。東風忽被渠三請。似爲遊人住少時。

重陽無菊

怪得黃花開尙遲。重陽已到負佳期。何之可認秋香去。蝶似楊朱迷泣岐。

花外雨聲

班々小雨帶東風。檐外催花似霧中。一種春聲兩般色。梨邊如白杏邊紅。

送仙英

春風躍馬出京華。移太行來不得遮。心若相通〔夢〕相訪。蘭山何處是君家。

招人

人似紅鸞不可攀。幾時整翮出岐山。碧梧院落舊棲地。蛩雨秋深自掩關。

聞新雁有感

京華旅食幾回秋。每被新鴻催客愁。今夜故山殘雨曉。一聲緩度讀書樓。

白髮唯公道

白髮由來公不公。郢州一變到坡翁。三占從二若攀例。都在蒼溪五字中。

謝東山始末不渝志

三處東山一色春。高風唯與伯夷隣。他年富貴若渝志。洞口薔薇解笑人。

禁堦春雪

殘雪埋春未弄晴。通明殿上轉添明。東皇若續兔園詠。未至相如一凍鶯。

韓魏公薦歐陽

吏部去來三百霜。中興文物得歐陽。解言才士信知己。汲引難哉韓魏王。

西川無杜鵬

家在杜陵猶未歸。殘生到處意相違。客中只合西川住。無箇啼鵲賦式微。

晚晴登樓

早上東山眼界開。解言魯國小於盃。快晴今日寺樓晚。禹鑿乾坤九點埃。批云泰山與寺孰高

跋林和靖帖

四清圖上識林君。人品雁行王右軍。更對梅花檢遺帖。蘭亭風月拂層雲。

全

先生遺墨立門庭。枉道西臺有典刑。草得浮香昏

日句。筆端百億湧蘭亭。

讀皮日休桃花賦

花似士信知己鳴。梅逢和靖菊淵明。曾從逸少賦
成後。桃亦春風第一名。

听夜雨

寒去寒來暗易驚。半生心事一灯檠。楓林昨夜蕭
蕭雨。認得天孫織錦聲。

殘夜澗聲

直自初更到五更。風湍高枕睡難成。曉來太覺寒
威重。凍合急流听不聲。

從人覓竹

人道幽居似渭川。紛紛蒼雪歲寒天。請君寄與數
竿玉。日夕知衣自在眠。

十月十七日迅雷下擊大雨雹

迅雷十月轟雲端。電走金蛇掩耳難。擊碎廣寒冰
雪窟。和風撒下水精丸。

子陵釣臺

九鼎一絲存漢宮。雲臺高在釣臺中。向來夢暖龍
衾底。吹醒桐江波上風。

六月紅葉

狂葉含紅映夕陽。怪何六月弄秋光。枝枝織出其
江錦。知有夜來鄒氏霜。

立秋風

昨夜金神鞭大鵬。西風萬里掃炎蒸。蕭蕭吹起故
園夢。不獨松江一季鷹。

白露

跡是蘂葭髮是霜。秋風獨立憶劉郎。洗愁自在金
莖露。不賜相如一滴涼。

漁舟火

漁火挑殘曉未收。滄波萬里入孤舟。寒光明滅綠
蓑雨。壁後匡衡一白鷗。

雲安對月

籠中日月一盃酒。笛裡關山雙鬢秋。也是雲安三
五夜。歸心空折大刀頭。

鐘樓上看雪

樓外山々削玉寒。孤峯凝碧上欄干。鴛家新定江南策。半夜撞鐘破一鼾。

芳草眠犢圖

栗犢眠濃春漸過。雨餘草色疊輕羅。桃林不結謝塘夢。日永堯民雲半簑。

蟾蜍硯滴

蟾蜍何代下青空。翰墨場中久有功。哦月欲添硯池水。奮身跳上廣寒宮。

榴花白鷺

一朵猩紅五月初。嬋娟倒影映清漪。風絲吹亂雪衣鳥。貪看花枝忘却魚。

芙蓉

初日芙蓉思永嘉。品評寧許屬他家。如何誣入唐人句。竟作秋風下第花。

東坡雨竹

丹淵未派有誰攀。獨許老坡窺一班。試見筆端化

龍勢。數竿挾雨暗何山。

七星劍

百二山河三尺霜。七星點々列寒芒。想看隆祖斬蛇日。應似向人投夜光。

立秋

伏末方愁酷暑消。乾坤何處不涼飈。夜前有箇梧桐樹。彷彿千聲一葉飄。

春月勝秋月

楓外影寒花外香。四時一月別商量。若將人物論優劣。春色秋光劉與楊。

稚松

砌下松苗手自移。亭草早有歲寒姿。寸根封殖未加爵。可待秦皇避雨時。

春雲如鶴

藹々春雲是鶴哉。朝歸閬苑暮陽臺。風前舞下六橋上。疑有杭君來問梅。

花下

得羊字

惜春重上選花場。一雨滿城流水香。諸彥勇爲疇昔政。鶯梢蝶朵華元羊。

全

有花庭院送昏黃。絳蠟燒殘夜未央。侯紫白紅春一夢。風其秦虎雨周羊。

碧映山紅

五溪春色錦重々。何似一枝凝碧濃。只恐無風錯驚落。緩撞嵩少講時鐘。

全

新條易色欲賢々。惟德何衰紅杜鵑。更向花中分十哲。春風第一綠顏淵。

春鳩

勃鳩樹上睡思深。休喚平生拙不禁。昨雨吹添三尺水。爲花更欲乞春陰。

來薰閣

廣厦萬間工部愛。長裘千尺樂天仁。惜哉柳氏欠忠諫。推與微瀛歸一人。

桃花菊得雞字

柴桑風物武陵溪。有菊似桃秋作蹊。陶令詩關銷春住。過牆蝶可孟嘗雞。

全

避秦刪宋跡雖齊。栗里終高桃洞低。不愛秋花帶春色。違時恐似厭家雞。

製芍藥茶

芍藥塔前露葉新。摘和北焙亦宜人。楊州夢覺有遺恨。禪榻風烟欠此春。

全

初看璽栗綴梢頭。采擬建茶供午甌。誰信看經陸鴻漸。補遺更欲下楊州。

暑窓話雪

炎天築就聚星堂。談喚座中風絮狂。愧我鹿才爭白戰。一東坡與百歐陽。

全

南薰未快解梅蒸。話雪午窓消可勝。休向熱官等

閑說。疑團恐似夏虫水。

春灯

三十年來一檠灯。逢春猶自照書棚。蘭膏應是催花雨。連夜挑殘紅幾層。

和青松老師賜詩

五岳齊呼萬歲聲。群蒙啓塾百雷驚。師今七十纔逾九。趙老面前誇後生。

全

文章道德振雷聲。啓發群蒙塾戶驚。百不一聞螟誨事。逢人誇說是門生。

盆池養魚苗

盆池分種水梭花。小似新苗白似沙。針眼養成一瓶足。釣絲風亂漢江槎。

王安石再入相府

傳法當初誤惠卿。瓣香敬爲野狐精。青苗埋沒半山雪。東閣春風吹又生。

王子高遊芙蓉城圖

萬里神遊跨鳳凰。碧雲樓上酌仙觴。佳期別在澄江口。莫道芙蓉夢一場。

槐陰移榻

庭槐交翠影婆娑。一榻移來涼轉多。之外不容着他軒。清風吹夢到南柯。

贊杜牧之

才望阿衡扶日月。詩名王部動山川。如何一覺亭午夢。禪榻風輕蟹眼烟。

夏夜連句

夜榻勾秋共鍊詩。涼花影逐漏籌移。月即簪筆星即墨。要見江西奇外奇。

東坡遊赤壁圖

赤壁秋應蓬島春。是非夢醒謫仙人。玉簫吹起英雄嘆。雲破東巒月一輪。

蟬聲報秋

日掛林梢柳嚙爭。談風說露不勝清。枝々易色斜紅外。勾引秋光亦此聲。

題承國寺吞碧亭

環亭皆竹與山齊。烟水悠悠望欲迷。風壓□梢三四尺。波心月在白鷗西。

春鳩

聲々自是勸農文。驚得慵夫事夕耘。休嘆平生謀太拙。一春晴雨總憑君。

題謝靈運池塘芳草句後

江左風流兩兄弟。埧簾相得以詩鳴。池塘併按武姜夢。春草青青寤忽生。

全

謝家兄弟有誰抗。文物風流共雁行。成佛生天皆是夢。不唯芳草繞池塘。

修五鳳樓

大唐日月屬朱三。五鳳樓高洛水南。修補未全賤十樣。文章斤斧要重探。

花塢夕陽

詩人梅塢北藏春。昨雨晴時花一新。浴罷梳風夕

陽外。紅妝白抹號耶秦。

鈎簾待燕

社前未見燕子于。春院無人日欲晡。花外鈎簾望已久。多情鳥亦邵堯夫。

燕子未來

正月俄迂二月開。茅檐俟燕日徘徊。天長海外烏衣國。撚斷芹鬚招不來。

蛛絲網花

接雪迎風吹欲無。一枝網住小蜘蛛。朝來隔淚數殘處。愛見和花綴露珠。

呂蒙正龍門嘗瓜圖

地是龍門室是蝸。他年化作珥貂家。手中囊括宋天下。解道用人如取瓜。

讀麗人行

杜陵一變到坡翁。讀麗人行詞更工。波瀾有餘金翅筆。千年卷入大鵬風。

詩灯

未信暗中模沉謝。只須灰裡撥陰□。一灯挑起劍南雨。李杜燭光應更多。

全

李杜吹光萬丈高。六朝烟雨是蘭膏。丹心灰冷唐終晚。元祐一灯挑洞曹。

紅梨花

春風紅綻小梨花。々亦似呈新巧誇。誰道郭西千樹雪。東欄吹落一株霞。

春衣宿花

夕蘂雪香朝蘂霞。三年此地醉生涯。吟衣若不戒桑下。蝶夢今宵欲宿花。

殘蟬

蟬吟漢樹欲秋初。怪底聲々催日除。渴望峻雲夕枝露。前身作賦馬相如。

墨梅

阿猷去後竹容疲。陶令歸來柳色非。唯有梅花謝紅粉。又看宰相出緇衣。

月下寒圭

月色籠秋影欲西。露根如訴響莎雞。姮娥若有辟寒藥。合爲羽虫分半圭。

紅梨花

餘杭昔日釀春醅。每趁梨花爛熳開。一樹紅顏渠亦醉。却嫌洛客洗裝來。

淵明

萬里山河皆祖劉。盃中日月勝封侯。此生須是醒還醉。司馬灰寒五柳秋。

二月末別天寧主盟

山號大梁

別後風光記我不。孤筇撐出大梁州。三分春色有其二。一樹梅花八百周。

和平尙胤

世間交義果何憑。一才胸中三尺冰。家督賴教老彭在。江西髮白木蛇僧。

鶯聲隔花

綿蠻聲緩轉隣家。咫尺何妨桃杏遮。鶯是張南我

周北。劉中央可一庭花。

扇面

蘆灣撐出一漁舟。欲趁松江鱸子秋。赤壁若逢雪
堂客。月明舉網續前遊。

稚松

誰把稚松庭下栽。偃蹇早有老成材。兩蘇〔天斂〕上蜀

山日。十里風聲捲地來。

廬山夕陽屏風

五百僧房遠翠微。倦飛鳥與白雲歸。酒星一點虎
溪上。典手山河送落暉。

白露節代人

皐鶴一聲明曙樓。金莖露滴雨初收。劉郎能洗河
東念。莫管相如心上秋。

荷花稱意

尙友難逢太極翁。芙蕖稱意爲誰紅。平生解道花
君子。後五百年和不同。

秋鶯

徵君在宋傲義世。宣父居周行夏正。憐彼託身黃
落裡。關々猶是弄春聲。

江畔尋宿

瘦筇撐月光裡。破衲裹雲山色邊。到處是家豈
難過。客亭休問有啼鶯。

鐘聲出花

燕紫鶯紅遶寶坊。金鐘輕動日初長。春容聲裡君
閑听。似有色時還有香。

庭花駐春

千林葉暗翠如攢。庭下一株春尙殘。不道花無駐
顏術。天仙乞與碧霞丹。

墊鶯

建仁帖下暫閉戶
不出正月二日

墊臥三冬禦得寒。新年却可避春難。迂喬爭似入
幽好。花柳中間有彈丸。

遠浦歸帆

長天連水々連沙。何處雲山始是家。落日下帆洞
庭岸。客心和夢宿蘆花。

山市晴嵐

積嵐纔破弄晴輝。草市蕭條倚翠微。薄暮橋聲人散盡。買山不見一身歸。

半池白蓮

池蓮傍岸白亭亭。冰雪爲心玉爲形。被爲友人割根去。綠荷強半只浮萍。

臘菊

一籬黃菊背秋風。晚節獨存冰雪中。豈意宋家凋落後。百花衰末見韓公。

賞春晴

日暖天晴酒半醺。天桃窓下懶於雲。背花睡欲賞春去。蘇長公云吾亦云。

花前騎竹強名馬

騎竹童如騎馬然。春風得意百花前。一鞭唯恐化龍去。更有葛陂投杖仙。

早梅

乾坤清氣莫如梅。故愛催花第一開。應是仁根含

太極。滿山風雪幹春回。

春水

春面冰封猶未開。春寒惻々玉皚々。風和日暖半融處。忽見游魚吹沫來。

謝人惠墨

寸墨分明如寸金。匣中珍襲幾年深。傳爲萬古文章印。君亦涪翁持贈心。

灯市在前

端門憶昔万枝灯。市上連輝都幾層。可惜中山賢太守。夜深鐵馬響春冰。

山舍餘寒

山家猶未見春回。料峭餘寒去却來。應是東君留會住。古牆陰處鎖青苔。

觀雪漲在前

天霽春寒猶未收。千山雪向一川流。東風倒卷銀濤起。勢似錢塘八月秋。

茅檐待燕

茅檐有待雨晴時。社後風光來尙遲。留得舊巢情不淺。海雲何處滯差池。

惜落梅

野梅臨水影橫斜。片々飛時恨不涯。應是東風知主惜。吹殘樹底兩三花。

蘭花

幽谷開花人不知。好風時有國香吹。離披細葉大夫佩。寂寞孤芳徵士詩。

夢觀牡丹

珊瑚枕上黑甜鄉。猶見牡丹風露香。身似貓兒花下睡。暫時成夢亦春光。

新竹過牆

綠竹數竿纔過牆。和風解籜玉蒼々。一從老杜題詩後。暗覺新梢有細香。

悶座

獨坐幽亭頭欲霜。逢人猶未說愁腸。有誰能識此中事。撚斷梅花嗅暗香。

乞炭

地爐無火忍寒哦。誰有烏薪貯得多。欲寫一篇求半束。夜深灰裡撥陰何。

邊思

天山何日掛彎弓。秋早兵前草木風。霜雁歸時鄉思動。戍樓月白角聲中。

湘竹管筆

湘竹成紋筆一枝。文房餘見二妃悲。淚痕亦有化龍勢。爲報莫輕投硯池。

梅花狀元紅

文蘭落飾南禪相國諸老會陳外郎宅

雪洒橫枝紅入葩。狀元名屬愛梅家。牡丹不約歲寒後。却作人間下第花。

溪上老梅

老樹溪陰人不知。橫斜涵影月遲々。豈圖春水綠波底。也有華光淡墨枝。

送東旭牧公歸鄉

忽々告別出都門。翠柳陰間獨斷魂。前路春光行

可好。詩中世界盡乾坤。

蝶市

紛紛胡蝶樂晴天。成市花間似駕肩。信道風光勾引破。清香萬斛不論錢。

二月梅遲

村梅亦似避餘寒。二月開遲春欲闌。惜不破顏冰雪裡。游人多作杏花看。

玉樓翡翠

自一營巢入玉樓。雌雄相並度春秋。江湖夢遠雲霄上。記得散人衣桁不。

喜村翁送蜀蔬

蜀中佳菜莫如晚。偶見村翁供野盤。不啻喜渠芳意厚。山奴免得指頭寒。

春山如畫

山々霞破碧迢迢。看似宣和畫未銷。知是外天揮御筆。鵝溪數幅掛春宵。

花塢新晴

夕陽塢外透花紅。身坐嚴維詩句中。雨若不過無此景。却教人喜五更風。

寄越少桂侍者

人如白傳避胡塵。緬想紅樓五字新。一自旅愁春入越。幾回鄉夢夜歸秦。

次韻龜山立英

西嶺春風竭力吹。千秋雪不有消時。君窓何似草堂冷。黃四娘家花壓枝。

寄芳春

君住南涯我北涯。心如嶺樹自分枝。但教香色一般好。何管春風前後吹。

買硯

購得端州古硯甄。蛛封塵蝕幾經年。平生未了文章債。又爲陶泓費俸錢。

夜聞風鐸

支枕床頭未五更。時聞輕燕蹴秦箏。閑僧亦有放翁夢。覺後風前檐鐸聲。

全

獨臥幽齋夜悄然。時聞風鐸響檐前。丁東聲似與人語。月入紗窓皓不眠。

秋色歸舟圖

秋入鄉心曉放舟。湖南湖北水悠悠。莫留歸棹繫林下。聞說江楓有客愁。

野水白鷗

茫茫野水碧於天。中有沙鷗懶避船。觀物想人々是物。少陵詩後又庭堅。

夏日與諸友話雪岳

慰得多年夏日長。界天雪嶺是君家。窓中含取千秋影。話作皇州六月涼。

送人之越

青駕先春歸若耶。有人恨別欲移家。洞門深鎖黃昏雨。閑却薔薇一架花。

寄仙英

別來吟事日郎當。鳥少歡聲花少香。何夕與君共

携手。月前曳履涉長廊。

寄伊陽松岳

髫歲講交今尙深。一談每覺勝千金。比隣尺五苦猶遠。伊洛天涯別後心。

遊濃天寧寺

青山湧出梵王宮。孤塔招人插半空。夾路楓林紅幾樹。醉吟行盡錦屏中。

寓筆

榮辱忽過渾是夢。功名雖好不關心。舊詩改罷靜凭几。呦鹿一聲山更深。

郊行

驢背尋詩日向沉。盡驅風景入新吟。岸楓濯出水妃錦。籬菊鑄成圍客金。批云水客豈可必貯金乎

改梅詩

減却前村雪後枝。頭一字着來奇。若非平素愛僧厚。不敢爲渠論此詩。批云一二句自然出奇

沙步

禹錫中山微小山。鄉遊何處不歡顏。慇懃寄語漁竿客。莫把三公換一閑。

寄河清

星落桐江彌重漢。月沉渭水始興周。一聲漁笛行藏外。懶向沙頭問白鷗。

听雨

蕭々秋雨度殘更。客夢鬚髻睡不成。只慣尋常欹枕听。等閑認作急灘聲。

聞新雁寄東明

秋暮小樓寒雨餘。一聲新雁度青虛。曾教人起流年嘆。夜半吹灯讀漢書。

寄洛社故人

悔被虛名纏此身。多年蹤跡染紅塵。釣竿手滑江湖底。懶向中間問故人。

日野途中杜鵑花盛開

十月破顏只梅耳。杜鵑紅綻映山房。誤遭名字催歸意。花是無聲也斷腸。

和春首

造化無私天地春。野梅官柳共爭新。風光到處何曾負。自是放翁千億身。

見落花

書机塵堆睡思加。棠梨院落雨斜斜。春深却訝春猶淺。纔見梢頭三四花。

小春二十日雪初下懷持是公

時軍江州

朔風吹雪夜漫々。起下疎簾爲却寒。料識英雄擒敵手。折梅湖上插歸鞍。

雪裡海棠

驪宮連理馬嵬妝。招取春魂寄渺茫。待得乾坤還太素。出寒娥與水仙王。

批云若夫。擇對李王與水。仙王孰可非詩人難具眼

小雪

風吹微雪夜斜々。春色朝來浩可涯。開闢林逋詩世界。都無一樹不梅花。

僧院薔薇

半山寺裡一叢霞。春色依然舊謝家。帶取鐘聲故

無力。夕陽敲落幾回花。

自嘆

昨日紅顏今白鬚。轉眸人世祇須臾。拂衣好是早歸去。一片青山不負吾。

遠峯殘雪

孱顏數點遠彌奇。春盡餘寒雪到眉。山意亦嫌脂粉污。曉妝黛淡上樓時。

漁舟火

孤灯影裡髮斑々。一葉漁舟天地閑。猶有愁人眠對否。寒山鐘動月殘灣。

次韵送琉球勝侍者南行

此生念々在隨緣。何必家鄉空送年。迎步春風行可好。大唐日本密中邊。

鑑湖夜泛圖

曾避兵塵卜客居。鏡湖夜半雁飛初。畫船載夢荷花底。無復吹灯讀漢書。

鶯邊繫馬

馬蹄一抹落花埃。忽到鶯邊解轡來。三請慇懃向人話。寒岩深處晚梅開。

題畫

松宜琴客竹宜碁。開盡軒窓如有期。携杖遊人定佳手。山蹊苔滑步遲々。

惜春鳥

爲花不是欲留春。々去唯嫌老更頻。憐汝盡聲啼徹夜。無情鳥亦有情人。

贊蘇穎濱

潤甫落飾與文岳兄弟同時

天以文章鳴弟兄。同年並舉振家聲。他時勇退穎川尾。未忘對床風雨情。

畫鷹

楚鷹一顧挾霜威。不屑秋風狐兔肥。好解紅條自由去。天南高搏大鵬歸。

扇面

梅有芳兮竹有筠。歲寒依約德爲隣。珍禽也識擇栖密。枝穩橫斜掛月春。

李白草清手調圖

昨夜文星與酒星。併爲太白降堯庭。花前草罷清平調。鯨背春風吹不醒。

鵝

有鳥奔々字曰鵝。相飛相集遂常倫。一篇記得詩三百。千古佳名托衛人。

鷹

霜鶻凌秋捷若風。活擒飛鳥血毛紅。丈夫意氣吞餘子。百二山河一攫中。

畫軸

世上功名醉夢間。一竿得意對江山。生憎八十封侯相。釣到文王不到閑。

贊劉校書

新室陰霾漢日闌。暗中成誦動天端。青藜吹焰且聊爾。不禁卯金灰易寒。

次韵龍阜心甫少年

眞淨曾登龍阜時。波瀾不讓老南奇。多君傳業有

才美。一日詩成天下知。

武丁按圖求傳說扇面

武丁夢得中古賢。親按眞圖求四邊。雲雨陽臺空夜々。枕頭不著傅岩烟。

畫軸

高柳含風吹尙寒。緩騎款臨夕陽殘。山如入越春多態。行未過橋隔岸看。

全

忘世未曾忘網羅。漁舟搖蕩入蒼波。江村千古好風景。莫似晚來披一簑。

全

漁人智也元耽水。樵者仁乎亦樂山。劈面相逢話何事。白鷗孰與白雲閑。

全

峭壁倚天森玉屏。誰家措大鬚星々。奴寒休訴擔肩重。一棹春風小洞庭。

全

飛雪衰風之路遙。上方臺殿遶山腰。簑翁欲獻仙
瓶水。橋下澗流分一瓶。

楓林殘照

楓自霜餘色日新。山行不怕夕陽頻。吟衣立盡翻
鴉後。半是留人半送人。

月是故鄉明

今宵月可故山明。客裡那堪獨看情。安得水輪輕
駕我。鄉關萬里到秦京。批云熟處難忘

畫軸

數椽茅屋一株松。門枕寒流詩意濃。隔岸招提應
更好。山雲聲濕夕陽鐘。

扇面

閑花閑草各多姿。晚節猶香霜下枝。陶令不來秋
又老。碧天雲盡月如眉。

雞冠花 有鵝

有誰半夜放家雞。化作秋花風露淒。匹鳥飛來忽
相喚。錯教人訝五更啼。

賀第五橋新成

百八十欄架沉寥。行人免得水齊腰。馮夷窟宅無
梁棟。直截虹霓作此橋。

和月汀春首

正月纔殘二月新。絲遊日夕迺良辰。讀書聲靜城
南寺。不競少年叢裡春。

枯葦鴛鴦

驪宮比翼竟如何。今夜鴛鴦情更多。不覓葦林風
色冷。野塘一水亦恩波。

畫贊

老樹雲埋短日頽。酒旗風外似招來。漁翁不管明
朝雨。欲解簑衣換一盃。

蛛絲網花

漸老堪嗟春有涯。落紅吹雪亂斜斜。詩人不及蜘蛛
巧。遮却東風網住花。

秋院話舊 南禪方丈

圃已菊殘山未楓。南禪院古記遺宮。秋風獨有杜

丹秀。誇說當初御愛紅。

修菊籬

平時愛菊似陶家。手補竹籬經雨斜。怪得昔人爲梅說。三生骨肉唯黃花。

觀相公拜賀常德院殿

新拜將軍謁漢宮。從今四海一英雄。村僧亦喜太平象。多在車聲人語中。

遠夕立

怪風一陣奪炎威。電走金蛇霹靂飛。千里吹過別山雨。羈雲却送夕陽歸。

畫贊

天邊誰葦卓成峰。影落滄浪舟不蹤。孤塔招人知有寺。卯樓殘月暮樓鐘。

雲安對月

雲安月色古來今。着得秋風老杜吟。戎馬塵昏看不見。夜刀聲裡影西沉。

便面

梅花樹下六珠衣。恨殺松風吹夢非。白鶴若知吾欲問。羅浮仙女幾時歸。

春入舊年

開闢乾坤幾送迎。寒來寒去客心驚。東君先入舊年王。萬歲聲高三請鶯。

次某人詩韵

由來學道似爲山。九仞難成髮欲斑。鞭不曾前退之馬。半鞍風雪擁藍關。

便面

愛梅開昔字鴛鴦。爲鳥爲花兩不忘。踈影嬋娟碧波底。紅衣相浴夢應香。

灯下梅影

似見佳人標格奇。一檠殘影抹臙脂。餘寒三日東風惡。持咒慇懃護此枝。

爲花築避風臺

卿桃公李擁蓬萊。祇恐春深吹作埃。天意亦知有人護。鶯梢雲幙避風臺。

越桃鳥蝶

越桃花發石潭傍。六出花開雲有香。胡蝶不知林
鳥樂。晴絲風外舞霓裳。

梅花

有野鳥
野花

梅自春風第一功。不輕題品楚騷中。老韓同傳花
兼鳥。畫史前身太史公。

送人歸江東

入京未幾又辭京。話盡江雲渭樹情。半夜何堪和
落月。長安鐘有杜鵑聲。

泉房話舊

諸彥會
數泉

數椽老屋我泉幽。諸彥相將話白頭。鐘子去來知
音少。水聲猶似舊時不。

綉梅花扇

春晝無眠春思加。金針懶繡小橫斜。秋風他日入
君手。又似離騷忘却花。

綉春雲

一片春雲五色絲。美人倦繡立多時。風前何事停

針語。似待催花爲雨吹。

灞橋驢雪

灞水橋邊天地寬。一鞍風雪鬢凋殘。青雲他日濟
川手。孰與吟中驢背寒。

招前越人

花罷紅霞柳歛烟。怪君緩夕着歸鞭。雲埋松寺耶
溪上。知是春深無杜鵑。

雪後寄人

寒花晝舞讀書堆。病肺無詩興暗催。聞說前村梅
已發。與君不論一枝來。

讀畫錦堂記

一韓德量百歐脩。持節歸來鎮相州。畫錦非□爲
戒耳。黃花霜老北門秋。

送人

遠離粉里客瑤京。又見秋風暗動情。別後好傳書
信去。寒潮月白石頭城。

翡翠折葦畫障

隻影波寒斜日收。魚潛不見屢回頭。翩然飛過綠荷雨。輕立蘆花淺水秋。

御溝柳色

御溝春色到垂楊。碧縷縹烟百尺長。固識此中涵帝澤。波心影似袞龍裳。

同

官柳縹絲青轉新。分行遙映御溝春。曉枝烟淡晚枝暗。醉眼多迷歸院人。

和春首

一刻千金花有香。春宵偏爲好詩長。蘇家子姪多文物。風雅傳衣定此郎。

稚松

庭際松如了髻兒。知君摩頂說襟期。青雲莫托丁公夢。出晚要看長老枝。

春衣宿花

庭樹吹添一朶霞。袈裟撩亂忘歸家。夜深恐有洗春雨。舉袂東風翼蔽花。

雨中招故人

故人暫別易驚情。憑仗東風訴不平。可怪歸期三日晚。檐花細雨鷓鴣聲。

畫贊

吟遊到處百花紅。好去陳蓄湖水東。隔岸依前徐孺宅。爲君一榻下春風。

仙人春睡圖

盤石是家霞是巾。遊仙枕上睡思新。更無一夢落塵世。蓬島紅花閬苑春。

同

青春日永地仙家。夢入無何醉九霞。一睡不知塵世隔。碁盤吹滿碧桃花。

畫贊春

花裡神仙春貴妃。睡猶未足倚斜暉。一聲啼鳥太無賴。驚得香魂逐夢飛。

同夏

白者雪耶紅者霞。四時長是弄春花。幽禽若具選

花眼。傳語詩人定等差。

同秋

一顧中原孤兔眠。天南萬里去搏鶩。牽牛驚落藏無處。化作秋花上綠筠。

同冬

風吹微雪落瓊塵。寒鳥無枝可托身。歲晚相依堪慰藉。淇園綠玉建溪春。

和天寧主人

寺是寒山橋是楓。曩遊欹枕夜鐘中。客情偏似倦飛鳥。莫怪重來未謁翁。

白江州鍊丹圖

洞天日月草堂寬。藥竈功成髮尙寒。九轉不須用心苦。老來却悔碧霞丹。

依爲春少年新字春什兼賀人日詩塲操觚之選二首

鳳曆才過灯火辰。侯門桃李易爲春。美名瑯玉好年少。他日三頭張又新。

同

人日題詩共競辰。愛君幽塢自藏春。黃鸝三請試聲處。花似楊雄着美新。

秋色傍梧桐

群木淒淒日漸流。涼花猶少暑花稠。碧梧風有萬牛力。一葉挽回天下秋。

三咲圖

三十年來不出山。爲君偶過虎溪灣。微風忽入幽松遠。引得咲聲盈世間。

畫芙蓉

依約西風開獨遲。從他桃杏競春時。日邊天上非吾地。寂寞秋江托一枝。

竹八々鳥

一鳴待鳳未曾聞。受用三年漫養君。出晚怪何双八々。故來占此數竿雲。

泉有春聲

數尺寒泉徹底清。一冬凍合鏡心平。夜來水面東

風轉。听作檐花細雨聲。

月下春灯

元日纔過元夕來。誰無不道看灯回。夜深人散蘭膏盡。一刻千金月在梅。

招濃之湖仙

別後紅陳又綠新。佳人可想況鄉人。東山有待重遊日。古洞榴花五月春。

畫贊

松風輕度柳烟收。雲外僧伽塔更幽。待得涪翁成夢去。江南可着一沙鷗。

星夕代人

河影迢々一道斜。欲升無復漢家槎。天孫剪落紅千綺。化作秋風相思花。

鶯聲隔花

以歌鳴與以詩鳴。试听東風花外聲。相約若分春色去。南枝屬我北枝鶯。

槐省納涼

數樹槐陰却暑臺。頻招兩省逐涼來。葉間彷彿聞絲竹。知有此中登上台。

觀天門放狀元榜

正月二日
每年即席

春早九天闔闔門。放黃金榜映朝曦。一名遙見書僧某。祝得吾家光狀元。

折殘花插帽

戲攀蝶朶上烏紗。花愧人兮人愧花。鬢老紅衰兩相適。醉歸莫笑帽簷斜。

薩之長福主盟天澤藏主。徠于輦下。客儻未煖。告歸。漫寫一章。壯其行色云。

東遊如夢客衣單。挽袂無由話出寒。我有靈泉五雲錦。爲君裊取洛陽看。

有客誦藤神童卷首華什者。雅思適美可愛矣。因督以和。余頃墊居過春。豈可攀高押乎。然風化難逃。偕和一章。近衛殿。

身似茅山一懶融。柴荆春還日邊紅。忽驚幽遙嚙花到。玉屋紫藤香裊風。

常樂主翁獲性石之秀綠者。盆之勢如臥虎而尺許。寔可褻翫矣。因請東山二大老作詩賦焉。蓋欲就虎添班也。余乃窺一班耳。

爪牙未露石爛斑。凜々威風動草間。豈意特爲假山去。漢家飛將擲弓還。

若耶竹也道人。遊學關左者殆十砵葛。一日作小詩簡阿兄。且起居其慈妣。々既往矣。宿草露白。兄獨悵然掩簡。或傳及予。々昧素面。於和何如耳。暫應或者求。聊擴其懷云。

禪有璉嵩教辨臻。尋師千里若比隣。芙蓉秋靜若耶晚。憶得分甘少一人。

惠嶠渭春少年。頃在伊州未廻。詩以督歸。佳人杳々隔伊州。漫樂我鄉莫滯留。諸友洛南吟有待。松風拂月近中秋。

祥雲老人。頃自洛來。宰金剛。一日問余螻居。遞以故人河清小簡。予時東遊。面之弗

獲。頗爲憾矣。後數日作詩。代徵謝云。

感君眷々特過予。燕雁相違情有余。昨夜枕頭無別夢。々中只讀故人書。批云。頗有感慨。

小童兒疊花作扇。請予題其上。戲作小詩云。

二八佳人綠髮垂。天涯何處寄相思。疊花戲作合歡扇。長覺春風入手吹。

夜聞風灘漆桶曾寓濃天寧中出今誦此詩彷彿旅境

一道洪河傍門橫。風激奔湍日夜驚。睡起忽焉渾不辨。認成急雨打窓聲。

機杼隔林七夕梅庵命之

松林風外響機梭。知是隣家秋已多。咫尺東西夢難到。乾濤吹起小銀河。批云。句淺意深可愛。

萬年惟高首座。客遊伯之山陰。累出不旋。詩以督焉。

春已欲歸人未歸。應緣某地杜鵑稀。家翁八十尙無恙。獨立東風見絮飛。

秋夜與客連句不成

對客狂吟句不成。青灯挑盡到三更。相逢只愧我才短。一字何曾下得平。

前堂秉拂

釣語 靈泉五色鯉魚。豎弗。豎第一義。頭角更踈跳看。出手。手何似仙手。展脚。脚何似驢脚。參。

自叙 學問水淡。飛騰景斜。慕薦福而同名。雖白和歸來辭以逃栗里。先慈氏而補處。未免廣知足吟以效香山。衆慈賜恕

登座 次翼惟。清涼老師大和尚上方。月舟。負八斗才。拔千丈俗。乃祖有圓悟福惠而不對延和殿。坐馳江南古佛之名。吾師立寂音文字而雄據清涼山。夙取天下英物之譽。茲蒙屈狻猊駕。證蠟蜂禪下座。輒展尼師壇。必盡槃陀華。仰望鴻慈尊照。又共惟。十如東堂大和尚。雪嶺。雪山白獅。丹穴紫鳳。光祖超東海而唱烏頭子之

道。雖有百孫克家。逢公領南禪以中牛相公之銓。獨推一佛出世。所歎毘盧頂上。不演甘露音爾。伏乞道照。次惟。悅岩西堂。胸藏棟牛。口吐霞鶯。山最都下。延東軒長老於護國院。地接泉南。憶西菴道人於無等岩。馬文正曰。光之與范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公豈非吾景仁乎。山門指門。三關外立一關。一關中具三關。作開勢。開也坐見星河落曉山。喝。一寺有夜星河。佛殿 咄哉大醫王。未解安心方。舉手。或有佛手散。爲海侑一觴。

土地 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莫々。江西句中眼。虎斑未易窺。祖師 你說西來意。我說東來意。要定諸訛摩。此去三千里。

山門疏 三門首下笠。坐斷主人翁。舉疏。此中何所有。江月與松風。

道舊疏古桂 柳州先友行。路泌八十餘。投我以木

瓜。愧不報瓊琚。

江湖疏雪韻 大兒比子陵，小兒賀季真。一聲欸乃。

白雲陽春。

祝香 九州九々州。布德化於一氣亭毒之表。万

古万々古。還聖運於二儀坎北之初。

真如寺

山門 吾未整真如冠冕之先。正與汝諸人約法

三章。作推勢。開也。先入關中者王。

佛殿 舉香。靈山曾拒此一枝。不知旁觀者掩鼻。

揮香。出乎你。反乎你。

土地 移松樹謝嵩嶽之戒。持茅草入佛鏗之夢。

鄉掄云。我這裡不用如此小賣弄。

祖師 活捉雄峰大虫。生擒林際大龍。鉄牛無

角。付與牧童。

據室 者裡是金粟如來。方々丈室包容三十二

億師子。山僧一踢々翻退三千里。何故如此。一

榻之外。豈着他人鼾睡。

建仁入寺

指山門云 林際半夏上黃蘗。山僧半夏住黃梅。

看々。飛樓凌霧起。寶蓋拂天來。喝一喝。

佛殿指佛。 你是東山下三佛。未以堪荷負正宗。

點胸。第九世的骨。產出東山崇。

祖堂 蹈破梁魏山河。是甚表達李磨。賊々。舉數

珠。金索在手。不可放過。

山門疏雪韻 四六八六。繡句綺章。爲吾通一線。

願補舜衣裳。

諸山疏 攢峰列岳。移文以成。吾何面目。復見

山英。

道舊疏景叙 天下達尊。宗匠魯殿。雖生衰世所不

耻者。辱此一薦也。

江湖疏舟月 六合外四海內。無一字有孤舟。舉。者

箇霄起。予者白鷗。

同門疏 封胡羯沫。冲本秀夫。一門凋謝。古有

今無。

拈衣舉衣。這金縷僧伽梨衣。乃本師尺迦皇帝

曾勅迦葉師兄。轉授皇太子彌勒底當來大福田。

且道。師兄未起雞峰之先。者箇爲甚在知足天。

搭肩。快馬追風。不待一鞭。

自叙。後學桃李。無力薔薇。昔崇常庵孫承靈

源叟。今日之介。前日之通。而予於吾祖學不至

者也。後渭清遠。子事笑隱翁。俗門之姪。法門之

嗣。而予於吾師似而非者邪。慙汗慙汗。

拈提。記得護國鉄禪師住清涼之日。因僧問如

何是諸佛正宗。師曰。汝是什麼宗。新清涼有一

偈。爲他剝迷封去。法幡隨處立門風。護國清涼

非兩重。諸佛正宗只這是。誰家蜜桶不藏蜂。

翌日祖塔拈香。吾祖一南禪已東。扶桑國裡振

宗風。方今門葉蕭々日。塔色怪何猶未紅。

七月旦上堂祝香。堯無子。舜無親。天縱將聖。

商用伊魯。周用老。時行中庸。

垂語。昨日祖暑。今朝新秋。參。現成公案。切忌

外求。

自叙。衰髮雖戴千秋雪。未足以助清涼也。吟懷

雖藏萬岳冰。豈可得却炎熱乎。

同解。性不堪暑。職非學士而汗淋。眼雖猶明。

喚以狀元則渴睡。

十如東堂大和尚。謝東山稱一門叔父。揚德馨

於芝蘭玉樹之間。蘇西蜀富七世文章。飛名嶺於

蓬萊瀛洲之上。

一華東堂大和尚。乃祖倒三千丈莢目山。爲一

禪床。直得諸佛同座。斯光攝二十重華藏界。入

丈方室。何妨萬象交參。

悅岩西堂和尚。轉無等輪。碾破清風明月。奏知

足曲。鼓弄白雪陽春。

月江西堂和尚。擬寒山以詠法灯詩。誰識此意。

字月江不蒞興國衆。在正其名。

都寺禪師。百廢難舉。誰捨金山三萬貫。寺產以

輸之。衆檀非多。願得祇園八十頃。從革而布之。

監寺禪師 挾楮衾入典金穀。古宿風規誠莊甲。
不妄鞭笞。造達家訓。

悅衆禪師 佛源到本源波瀾彌高。誰其肖祖
者。應庵得蜜庵家聲益大。公亦有後乎。

直歲禪師 明頭來。暗頭來。千打萬打。當甚宗
旨。東廊下西廊下。三喝四喝。要分主賓。

座元禪師 玉山書心經。警訓學徒。筆頭具眼。
寶覺閱傳灯。開發自己。語外探玄。

後板禪師 追回仰嶠率陀夢。置枕泰山安。翻案
此山梵語詩。落筆風雨快。

藏主禪師 揭起自家無盡灯。不分晝夜。拂拭胸
次大圓鑑。肯惹塵埃。

知浴禪師 取手巾爲褰衣。莫錄小過。瀆禪床以
斷薪。所貴卒應。

侍香禪師 內舉外舉。忘己爲人。弗怠侍者職
事。折旋周旋。如子侍父。僉曰長老鄉人。

總謝 空東山有言。秦溪在處皆招提。我此東山

爲最上。我觀此會比丘衆。混而不雜如千光。今
吾東山亦秦溪勝處。而一會比丘衆無非千光王
分身。禹稷顏子。易地皆然者耶。可貴可貴。

拈提 記得雲門大師問僧云。秋初夏末。不落平
常道得一句來。僧無對。自代云。初二十一中九
下七。拂云。雲門如蘭相懷壁入秦。々不割城。

自指其鍛失。山僧不然。面南看北斗。黃昏候日
出。

次日上堂祝香 猿飲鳥言之鄉。解辯子來玉砌。
鷄貴象尊之國。捧筐臣服丹墀。

自叙 一味是懶。半生守孤。只合長甘泉頭布
衣。何圖出提石臺鋤斧。

結座 十方刹土。不隔毫端。則遍法界一字常菴
子。大地山河。轉歸自己。則盡天下一箇崇禪師。

無始劫來。若佛若祖。若凡若聖。胡言漢話。唐詩
晉帖。十二時中。乍雨乍風。乍陰乍晴。林嶺谷
嚶。晝晝夜夜。盡是一篇和陶歸去來辭。直得與

一切有情無情共把手。還本歸源。其樂熙々。即今擗鼓。告別山僧。口似秤槌。大衆還悉麼。脫或未然。且聽龜毛公。代發一曲狂斐。

身似孤雲一片飛。去來無蹤又無機。四方上下皆吾宇。誰及道人真箇歸。

中秋上堂祝香 東步元。西游凱。明逾三五乾坤。左集靈。右望仙。玉成八萬戶牖。

垂語

作捷勢云。

撲落明月珠。

拍床角云。

擊碎夜光壁。

打圓相云。

只看一箇歡喜丸。寒者爲儒飢者粟。

自叙 詩料齟齬。兼恐待月却逢雨。眼花撩亂。可怪當秋猶駐春。伏乞怜察。

九月旦上堂祝香 會三千華藏界海歸一海。難比聖涯之甚深。累百億蘇迷廬山爲大山。爭抗壽丘之最勝。

垂語 落霞與孤鶩。何曾有今昨。捲起朱簾看西山。起入滕王閣有麼。

自叙 自幼無識。自婉誦若忘帝誦帝忘若之轟

才。至老益愚。寧有點鐵成金點金成鐵之轉智。重陽上堂正語 門外齊侯九々賢。屋裡清涼三衆。與麼來交參。知識豈有種乎。奏我日東曲。作此樂神歌聞麼。伊路波仁保邊土。囉々哩哩々囉。

重陽自叙 蒲髮雪白。偏憐烏帽多情。寸懷灰寒。寧脩龍山故事。

重陽山僧。即今登高。舉示大衆。不知還當得向。上玄麼。更有一偈。續殘夢以擬鸞弦云。

每到重陽九日天。汾州一句轉新鮮。黃金鑄出菊花藥。不與陶家爭後先。

九月望上堂祝香 聖德應時。開元爲法。天寶爲戒。皇風復古。永嘉之末。正始之音。

垂語 宿雨收兮金鴉翥。草木黃兮南雁歸。衆中莫敢有不墮。聲色領第一機底麼。

開爐上堂祝香 天地爐陶鑄堯舜。世豈可乏元明。陰陽炭煨冶莫干。國永以無姦賊。

垂語

登弗

十月初吉。菊始有芳。若是儒中知識。

不妨來作重陽有廢。東坡和陶詩引云。十月初

吉。菊花始開。乃與客戲作重九。

達磨忌拈香

以香指真云。

碧瞳赤鬚封侯相。法王凌烟

留遺像。心黑也如面黑無。千古丹青未易狀。

垂語 風作何色。雨作何聲。亦非東平。亦非鏡

清。者裡莫有不墮。聲色法中英麼。

自叙 稽叔夜不堪者七。豈必爲多。司空圖宜休

者三。所羨猶少。

自叙 痴々兀々。未參松源黃楊木禪。顛々頂々。

肯解楊岐栗棘蓬話。

冬夜小參垂語 南包師子橋。與諸人分冬。試嘗

過看。滋味何似黃龍。

自叙 白雲曰。住持如籠中鳥。不忘飛去。況鳥

而翰羽未全文。采猶淺者。雖在籠中不爲人愛翫。

豈可耐久乎。蓋龍崇之謂也。

高菴得記於龍門圓悟稱曰。龍門有此僧耶。東山

法道未寂寥爾。今日龍門宜俾東山增重者。非春和老人其誰歟。

薦福刻楞寮梅花莊三大字於茗雲山中曰。他日

却清充莊主。清香十萬斛。當盡情收拾。糴與春風。

如吾監寺不勞於茗雲宰。屋裡梅莊誰不飲羨乎。

應菴司綱維於虛丘之後。依護國元和尙分座。人

稱之曰。天然師子吼。裂破野狐心。如吾悅衆。他

日幸振獅音。爲子分座。所亦期望也。

開福執浴於崇果。一日將濯足。垂沸湯手。發明

已見。今舉沸湯未熟。當觀時節者。吾知浴是也。

洛浦曾侍林際大龍之口。陸堂云。有一條鯉魚。

向南方去。他後大龍門下。沂桃花浪。一躍可蒸

雲者。吾侍香足也。

至上堂祝香 八荒開壽。一氣轉鈞。義日與祖

日俱候歟三皇結繩。五帝畫象。娚天兼釋天無虧。

薄福住山歸期云。臨登座之次。漫述一偈。謝大

衆扶護之忱。

承乏名藍荷衆心。捲衣又入舊栖深。明朝別後
若相問。護國門前竹一林。

佛誕生日祝香 輝玉毫於五濁。塵々感白象旃
檀下天之祥。示金相於無生。步々見鳥跋蓮花湧
地之瑞。

謝秉拂上堂垂語

西來五字城。千聖把降旌。

拍禪

床角。聞麼風搖松竹凱歌聲。

小參之次

共惟。月舟東堂。

覺天維北

〔遠歎〕

徑指南。風

富清涼二筆之才。不屑韓京兆以詩人稱。況累天
台後身之德。

七月旦上堂祝香

有正春則無亂秋。陳王業於

幽七月之賦。戴皇天而履后土。所叡算於嵩三呼
之聲。

開山忌拈香頌

大唐日本一青天。不翅無師無

復禪。幾度再來泉上立。瓣香喚醒老龍眠。

解夏小參垂語

本色住山翁。一拳分背觸。豎拳。

畢竟是什麼。不肯望他彫文喪德。參。

提綱 文殊來至靈山。一身三處夢。林際却回葉
嶠。半夜九回腸。建仁不然。孟夏啓建。張箇龜毛
網。一結々定山河大地有情非情。九十日內。未
曾終日不圓覺。今朝滿期。磨箇兔角叉。一解々
却森羅萬象若凡若聖。一丈室外。直得遍界是清
涼。雖然恁地。者裡別有不受解結底一物。諸仁
還諦當麼。良久。翠岩到此不束語。惜取眉毛三尺
長。

自叙 空名播時。木雞元無司晨之德。虛位誤世
葛狗。豈有守夜之功。

都寺 夜明簾外排班。功位全露。日黃籊上結
算。公私避疑。

監寺 對青山談世事。勿辱先宗。隸清涼領監
司。須明自己。

悅衆 梅兄居前。攀弟居後。莫如同生。茸君應
天。黃臣應人。宜分五位。

後板 集雲峰五色虎。眼動百步之威。若木端三

足鳥。光吐千丈之瑞。

知藏 三吳百越。眼底挂故國山川。十京一都胸次豁前朝風月。

無愧錢越王以國師迎。

監院禪師 點油鑒迎老師。未聞土地告報。賣生

薑叱行者。必應州郡嘉招。

悅可禪師 冬禮夏樂。秋矩春規。儼然青山一

會。朝唄夕梵。晝誦夜諷。宛爾白雪遺音。

典座禪師直歲禪師 護借香積陳腐。不爲鼠機。

防警草賊穿籬。莫使虬吠。

西班牙堂中座元禪師 胸去町畦。行磨冰雪。合族

助化。微歐脩爭見汝上文風之興。積善有慶。得

曹霸尙存魏氏清門之典。

知賓禪師知浴禪師 接待大方鳥跋之客。左手

遮日。右手招風。認得破曉鹿盧之聲。上間運柴。

下間搬水。

日子 按諸佛無行經云。千光明國有七寶樹。出

空無相無〔作歎〕。無所有無相。如是諸法之音。願我

千光界內諸菩薩衆。淨行第一如金色迦葉者。掄

持第一如銀色阿難者。戒德潔廉如琥珀不捨腐

芥者。輕視世財如失足碎瑪瑙盤者。適價壓四叢

林貴百車渠者。琉璃其喉珊瑚其舌悅可衆心者。

各具諸法之音。實人中七寶樹也。可貴哉。

次日上堂祝香 魯削吳劍。鄧刀宋斤。歸心而新

入貢。巴寶蜀賄。越踪楚璧。重足而共來朝。

自叙 假名長老。暗證禪師。何所取材。維昔之

登百拙。無地藏老。即今之聰白頭。

謝秉弗上堂垂語 占得心空狀元科。探取少林

第一花。要見此人麼。要識此人麼。通雲路不在

他家。探取少林第一花。前堂。

總謝 按地理志云。魯多儒士。衛多卿士。螺川

壽水。朱紫滿朝。武夷桃源。神仙繼踵。願我東山

一衆。人々魯儒衛卿。箇个螺壽武桃。固知古今

人物之出。必山川靈異使然也。可貴哉。

次日上堂祝香夏解有功不賞。雖五堯不能帝。有

罪不罰。雖十禹不能王。恭願賞可賞罰可罰。德

合五堯。功累十禹。

垂語 法歲已滿。萬戶盡開。何以爲驗。一陣西

風起林末。蠟人倒策鐵牛回。

自叙 性素昏愚。宜潛万象之底。老益疎懶。愧

居一堂之先。

總謝 譬如觀滄海。細大極龍蝦。黃摩闍云。吾

亦云。

自叙 五緣不圓。百拙畢備。清兄褪花之雖□有

魏乏利生餘珍。鄭公散材之僇任人道有廼祖遺韵。

白槌 五岳外尊衆山中最。激真淨波瀾於獨秀

峰頂。僉曰。尺迦文之後有禪師。開双林爐韞於

龍華樹間。豈知慈氏佛之應非大士。伏蒙屈貌

座效多賓左證。鳴鑼祇續曼殊化義。

鹿苑 佛法權衡。宗門鈞軸。佛惠奉黃麻。住相

國智海之院。霹靂舌散千峯雲端甫賜紫袍。任

左街僧錄之司。毘廬警現四等目。賜南禪帖。領鹿苑席。

常晚十參垂語 書記投枕西山。侍者滅灯東山。

若續昔日夜話。不妨榻外容他甌有麼。

西話東堂 等慈赴物。軟語醺人。獅子岩中。乃

祖如入春風之座。熬山店上同參想見夜雪之寒。

栖芳東堂 風流冠冕。雪月襟懷。宗承一國師。

橫谷寔金鑾上客。化行三佛后。介石爲青山外

人。

悅岩西堂 絳紗同生。金蘭尙友。參寥詩與林逋

伯仲。自出不謬。積翠書得魯公典刑。先業未墜。

松岳西堂 雅志淵澄。天資魁特。抽双塔擎麟角

之敏手。荷法爲心。弄大覺拔鯨牙之活機。扶宗

有力。

春和西堂 孤灯照寂。萬卷策功。蘭亭千百億分

身。少日已稱筆絕。翠微二十五長老。累世益播

道風。

十如東堂 學海南針。覺天北斗。慕雪菴名振四

海道價。今日亦參。明日亦參。識廬岳面爲他年故人。此山如是。彼山如是。

一華東堂 胸涵竺支。道行吳越。小範門下如游夏。賜由者玉立當世。難哉獨拔其尤。高峰室中引孔孟老莊以陶冶諸方。學而不師其蹟。

洞雲東堂 行在先友。義如同師。慕牧潛二字於筠溪。默坐見雲歸洞口。得頑極一序於薦福。內修如春在雪中。

悅衆 吟肺削雪。雅音挾春。洋輿得□姪傳衣。且喜通陽岐正脉。澹寮爲村客制禮。深戒學流水新聲。

典座直歲 栽種及時。補葺隨處。筭揚八十四糠粃。箕唇指天。喝散五百員苾芻。金吾禁夜。

垂語 指五臺雪。爲六月梅。鼻端無孔漢。不悟有香來。參。

同 春有雨小春。月亦第二月。把定太歲咽喉。看討甚麼臘本曆日。

自叙 住持得□色人。則鐘鼓一新。山林改觀。山野住院以來。更鼓稍疎。定鐘多絕。蓋非鐘頭鼓頭之罪。而山野不德之所覃也。山容帶瘦。林顏呈醜。又非林神山神之慙。而山野薄福之所致也。每蒞稠衆。流汗浹背。恕察爲幸。

結座 山僧未住此山以前。前半夏既消一月半。放過他寒山子。已住此山以後。後半夏猶剩十日五。看得箇水牯牛。雖然恁麼。熱惱海中。時々九夏。清涼山下。日々三秋。說甚麼三月護生。螢依溫草同爲旅。論甚麼九旬禁足。雨滴空堦別是愁。只如二祖不往西天。達磨不來東土。是真安居。是名進修。到這裡任運。晝降閤扶。夜升兜率。何妨朝游檀特。暮歸羅浮。休々衲僧面前。猶是勞途程沒蹤由。畢竟如何履踐。其久云。一拳々倒黃鶴樓。一踢々翻鸚鵡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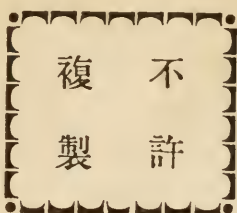
藏主 分東西藏。列大小乘。護教如持雨之雲。夙受大龍仙之記。小心似無波之井。深藏睡虎子。

之機。

侍香 緇林之瑞。玉府之英。識張商英於棲巖壇。見地超拔。屈蘇和仲於香案吏。到處聚觀。昔佛照光擢孤雲權公。充住山入院侍者。名位之重宜規焉。

祝聖香 德三三議。量一四海。以堯舜爲心而稱本朝堯舜。不意生逢堯舜之仁。以禹湯爲迹則亦今日禹湯。何必外求禹湯之治。滴盡滄海。豈測微算。消得劫石。叵報聖恩。

明治四十年五月十一日 印刷
明治四十年五月十五日 發行
昭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 六版發行



發行者

東京市豊島區池袋二丁目一〇〇八番地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代表者

太田藤四郎

印刷者

東京市豊島區西巢鴨二丁目二五七四番地

丹羽誠次郎

印刷所

東京市豊島區西巢鴨二丁目二五七四番地

忠義堂印刷所

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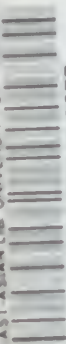
東京市豊島區池袋二丁目一〇〇八番地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

城替東京六二六〇七・電話大塚七一八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043 3577